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七二冊目次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六）（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註 元興文署刻本 〇〇一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六）

（宋）司馬光撰 （元）胡三省音註

元興文署刻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二

起彊圉大淵獻十二月，盡昭陽大荒落，凡六年有奇。始丁亥十二月，終癸巳，凡六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上

天寶六載（載，子亥翻。）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徵靈詧入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靈詧大懼。仙芝見靈詧，趨走如故，靈詧益懼。副都護京兆程千里、押牙畢思琛及行官王滔等，（押牙，盡管節度使牙內之事。行官，主將命往來京師及鄰道及巡內郡縣。琛，丑林翻。）皆平日構仙芝於靈詧者也。仙芝面責千里、思琛曰：「公面如男子，心如婦人，何也！」又捽滔等，欲笞之，（捽，才沒翻。笞，丑之翻。）既而皆釋之，謂曰：「吾素所恨於汝者，欲不言，恐汝懷憂；今既言之，則無事矣。」軍中乃安。

初，仙芝為都知兵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瘦纇目，（少，詩照翻。纇，盧對翻。）一足偏短，求為仙芝傔，不納。（傔，苦念翻。）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離，力智翻。）仙芝不得已留之。會達奚部叛，夫蒙靈詧使仙芝追之，斬獲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為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為留後。（唐諸使之屬，判官位次副使，盡總府事。又節度使或出征或入朝或死而未有代，皆有留後，其後遂以節度留後為承宣使，資序未應建節……）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為郎將，（詮，且緣翻。）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德詮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院，節度使治事之所。）使召德詮，每過一門，輒闔之，既至，常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為留後，（離，力智翻。中丞謂高仙芝。唐邊鎮諸帥或帶御史中丞大夫，特隨其所帶官稱之。）郎將何得於眾中相陵突！」因叱之曰：「郎將須蹔死以肅軍政！」（蹔，與暫同。）遂杖之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邪？」及見常清，遂不復言；常清亦不之謝。（號，戶高翻。復，扶又翻。）軍中畏之惕息。（史言封常清能治軍，政亦緣高仙芝不以私昵撓法。惕，他歷翻。）

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如李靖、李勣、劉仁軌、婁師德之類是也。開元以來，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等，亦皆自邊帥入相。帥，所類翻。）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社爾討高昌，侯君集為元帥；何力討高麗，李勣為元帥。將，即亮翻。契，欺訖翻。）

（毗必翻使疏吏翻）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王晙郭知運張守珪之類是也）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諸王事見二百一十三卷開元十五年蕭嵩事見十七年牛仙客事見二百一十四卷二十四年）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蓋嘉運事見二百一十四卷開元二十八年王忠嗣事見上卷五載蓋古合翻）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illegible]）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為于偽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皆胡人也）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卒子恤翻）

七載夏四月辛丑左監門大將軍知內侍省事高力士加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自此始唐制勳階二十九驃騎大將軍為之首從一品驃古斷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爺以遮翻俗呼父為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將即亮翻相息亮翻貲即移翻不貲言不可算計也）於西京作寶壽寺寺鐘成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畢集（宋璟若在必不預斯集矣朝直遙翻）擊鐘一杵施錢百緡（施式致翻）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減十杵然性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橫戶孟翻）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少始紹翻惡烏路翻）

五月壬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上時掌翻）赦天下免百姓來載租庸擇後魏子孫一人為三恪（三恪二王後注已見前杜佑曰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也義取王之所敬故曰三恪天寶十三載公卿議曰三恪二王之議有二說焉一曰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為三恪此依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封夏殷之後而言一曰二王之後但在一代通二王為三恪此據左傳但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二云二王之後為一恪妻之父母為二恪夷狄之君為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梁崔靈恩云三說以初為長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靈恩據禮記遂以為遂存五代竊恐未安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第三代已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況知其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二代為三恪焉以此致之蓋以後魏子孫與周隋子孫為三恪也明年壽罷魏後又見後注）

六月庚子賜安祿山鐵券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釗音昭斂力贍翻惡烏路翻使疏吏翻洪邁隨筆曰楊國忠為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案其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太清紫微宮使自餘所領[illegible]當租庸鑄錢等使以是觀之槩可見矣）甲辰以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度徒洛翻）恩幸日隆

臣光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恒戶登翻易以豉翻）事歸本而難失（難乃旦翻）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洎其冀翻使疏吏翻）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鉷戶公翻）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記大學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冬十月庚戌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癸未以貴妃姊適崔氏者爲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爲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爲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每命婦入見（姊蔣兒翻姨音夷命婦外命婦也見賢遍翻）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玉真公主睿宗之女）三姊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銛丑廉翻錡魚倚翻遺于季翻下賂遺同）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昏嫁（十王宅百孫院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五年）皆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緡彌賓翻帥讀曰率去羌呂翻）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圬墁（圬音烏墁謨官翻）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復扶又翻技巨綺翻）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嗤丑之翻蜥先擊翻蜴羊益翻師古曰爾雅云蜥蜴蠑螈守宮是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在澤中者謂之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十二月戊戌或言玄元皇帝降於朝元閣（於華清宮中起老君殿之北爲朝元閣以或言老君降于此改名降聖閣）制改會昌縣曰昭應廢新豐入昭應　辛酉上還宮（自溫泉宮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吐從暾入聲）（島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冰合遊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故謂之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屏必郢翻近其靳翻）是歲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卒子恤翻嗣祥吏翻南詔王父子相繼其子必以父號下一字冠於己所號之上歸義本號皮邏閣帝賜名歸義其子號閣羅鳳是以閣字冠其號之上也閣羅鳳之子號鳳迦異是以鳳字冠其號之上也其後至豐祐乃革其舊開元二十六年考異不取此說然二百四十三卷穆宗之長慶四年則又書豐祐不與父連名事）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唐六典曰周禮有外府中士主泉藏之在外者掌邦布之入出以供百物而待邦用者也又有職幣上士中士主貨幣之入者也並今左藏之職至秦漢則分在司農少府後漢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丞掌中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置少府屬

右藏令東晉御史九人各掌一曹有庫曹掌給役分庫曹置外左庫內左庫宋文帝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曰左庫齊梁陳有右藏庫而無左藏北齊太府寺統左右藏令丞後周有外府上士隋有左右藏署令丞唐左藏有東庫西庫朝堂庫又有東都庫余按雍錄太極宮中東左藏庫西左藏庫東庫在恭禮門之東西庫在安仁門之西大明宮中有左藏庫在麟德殿之左又有右藏署令掌邦國寶貨雜物而天下賦調之正數錢物則寺歸左藏也藏徂浪翻下帑藏同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釗音昭帥讀曰率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三月朔方節度等使張齊丘於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里木剌山築橫塞軍以振遠軍使鄭人郭子儀為橫塞軍使橫塞軍本名可敦城按宋白續通典橫塞軍初置在豐州開元六年張嘉貞移於古代郡大安城南以為九姓之援天寶十二年改為天德軍參考諸書橫塞軍即橫野軍天寶元年書河東節度統橫野軍開元六年所移者也此築橫塞軍在可敦城者也振遠軍在單于府界鄭縣漢屬京兆後魏置東雍州并華山郡西魏改華州隋開皇初廢郡大業初廢州以鄭縣屬京兆唐屬華州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刺盧達翻 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璋咸寧郡本丹州丹陽郡元年更郡名守式又翻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妖於喬翻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唐制銅魚符所以起軍旅王畿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右者在外行用之日從第一為首後事須用依次發之周而復始大與之制若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應官鎮守則左右各十唐六典符寶郎掌符節曰木契者所以重鎮守慎出納車駕巡幸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受處分若為木契并行軍所及領軍五百人馬五百匹以上征討皆給木契三公以下兩京留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亦給木契曰銅魚符者所以起軍旅易守長兩京留守若諸州諸軍折衝府諸處捉兵鎮守之所及宮總監皆給魚符程大昌演繁露曰唐出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先悉薦翻下遐嫁翻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彍騎見二百一十二卷開元十三年彍音郭又音霍府兵日益墮壞墮讀曰隳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復扶又翻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馱徒何翻糗去九翻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記儒行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注云以儒相詬病故相戲病猶恥辱也杜預云戲而相謂為詬詬音遘又呼候翻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將即亮翻下同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唐府兵之制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五十人為隊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耗音耗發非其時矣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為之其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

市井負販無賴子弟孔穎達曰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文云市特也養贍老小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本由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曰市井案禮制九夫爲井應劭二十畝爲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爲市或如劭言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

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水經注曰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亦曰中南宋白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杜彥遠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隋志曰太一山在盩厔縣界新志曰太白山在[illegible]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御史中丞王鉷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上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戊申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皇帝竇太后以下皆加謚曰順聖皇后　辛亥刑部尚書京兆尹蕭炅坐贓左遷汝陰太守汝陰郡潁州　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厥九勿翻吐從暾入聲　其城三面險絕惟一

徑可上上時掌翻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檑木及石貯丁呂翻檑盧對翻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高秀巖後爲安祿山守大同蓋二人朔方河東將也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王忠嗣言見上卷六載　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深入虜境懸軍不接兵法曰遺人獲也　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爲神武軍又於劍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寧都護府置保寧都護麻以領羈柯吐蕃

丙寅上謁太清宮天寶元年正月得靈符起玄元皇帝廟於西京大寧坊東京置於東宮積善坊臨淄舊邸天下諸郡各置玄元像於開元觀至二年三月十二日改在京玄元宮爲太清宮東京爲太極宮天下諸郡爲紫極宮　丁卯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赦天下禘祫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　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撥爲十姓可汗騎奇寄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八月乙亥護密王羅真檀入朝朝直遙翻請留宿衛許之拜左武衛將軍　冬十月乙丑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乙未吐火羅葉護失里怛伽羅遣使表稱朅師王親附吐蕃怛當割翻伽求加翻使疏吏翻朅丘竭翻又去謁翻困苦小勃律鎮軍阻其糧道臣思破凶徒望發安西兵以來歲正月至小勃律六月

大力律揭師亦曰羯師胡種也與吐火羅鄰接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其北即小勃律
許之

載春正月己亥上還宮　羣臣屢表請封西嶽許之　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楊妃初忤旨見上卷五載復扶又翻忤五故翻戶部郎中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吉溫此言欲以自結於楊妃耳邪音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使疏吏翻下同離力智翻掖音亦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為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翦髮一繚而獻之繚力照翻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婦人女子最為難養以忤旨而出之若棄唾可也既出而復召還則彼之怙寵悍悍將無所不至明皇其時何冊乎古之所謂英主如漢武之於鈎弋庶乎

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梃於前宮苑小兒宮苑翻之梃翻華僅以身免　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破揭師虜其王勃特沒揭丘竭翻考異曰實錄去載十一月吐火羅葉護請徒安西兵討揭師上許之不見出師今載三月庚子冊揭師國王勃特沒兄素迦為王冊曰頃勃特沒於鄰不孝不忠不言揭師為誰所破按十載正月高仙芝擒揭師王來獻然則揭師為仙芝所破也三月庚子立勃特沒之兄素迦為揭師王迦音加　上命御史大夫王鉷鑿華山路設壇場於其上鉷戶公翻華戶化翻是春旱辛亥嶽祠災制罷封西嶽　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渾坐贓巨萬流潮陽潮陽郡本潮州義安郡九年更郡名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天寶四載吉溫鞫兵部之獄自是得進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為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釗音昭為于偽翻蕭炅及渾皆林甫所厚也炅古迥翻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剪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五月乙卯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秋七月乙亥置廣文館於國子監以教諸生習進士者時廣文館博士二人　八月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給糧失宜軍士怒毆其判官兵馬使郭子儀以身捍齊丘乃得免毆烏口翻世皆知郭子儀得衆然後能捍免張齊丘而不知當此之時唐之軍政果安在也　癸亥齊丘左遷濟陰太守濟陰郡曹州濟子禮翻以河西節度使安思順權知朔方節度事　辛卯處士崔昌上言處昌呂翻上時掌翻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下遐稼翻集賢殿學士衛包上言集議

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酅公韓元魏後介後周後酅隋後孔穎達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氏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不得比夏殷之後以昌為左贊善大夫包為虞部員外郎 冬十月庚申上幸華清宮 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考異曰舊志王鉷奏玄翼見玄元於寶仙洞因遣鉷與張均王倕王濟王翼王鉷求於石中得玉石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紀籙等獻之今從實錄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近宅為觀捨式夜翻觀古玩翻以祝聖壽上悅 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莨菪酒本草曰莨菪子生海濱川谷處處有之苗莖高二三尺葉似地黃王不留行紅藍等而三指闊四月開花紫色苗莢莖有白毛五月結實有殼作罌子狀如小石榴房中子至細青白色如米粒毒甚煮一二日而芽方生[illegible]為同飲於鴆翻莨音浪菪音蕩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於昭應時王公皆置第於昭應故祿山以承恩命有司起第[illegible]朝直遙翻長知兩翻[illegible]祿山至戲水戲許宜翻楊國忠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辛未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上谷鑄錢五爐[illegible]乃獻錢樣千

緡[illegible]楊釗張易之之甥也釗音昭○考異曰[illegible]天寶故事云楊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天授中張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上仍去其梯[illegible]絕嗣乃密令女奴蠙珠上樓遂有娠而生國忠[illegible]此無稽今不取奏乞昭雪易之兄弟易之兄弟誅見二百七卷中宗神龍元年庚辰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於房陵之功事見二百六卷武后聖曆元年[illegible]復其官爵[illegible]仍賜一子官釗以圖讖有金刀唐曆在七月二十五日今從實錄請更名讖楚譖翻更工衡翻上賜名國忠 十二月乙亥上還宮 關西遊弈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以難得為白水軍使[illegible]使疏吏翻[illegible] 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偽與石國約和[illegible]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眾以歸悉殺其老弱仙芝性貪掠得瑟瑟十餘斛[illegible]黃金五六橐駝其餘口馬雜貨稱是皆入其家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illegible]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褊補典翻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過古禾翻[illegible]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謂西南夷羈縻之州也

十載春正月壬辰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免天下今載地稅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李暐知留後事 丁亥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上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六尺於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甖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

上每令中使為祿山護役築第及儲偫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為罷戲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教坊樂 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驛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歡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入朝獻所擒突騎施可汗吐蕃酋長石國王朅師王加仙芝開府儀同三司尋以仙芝為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群胡割耳剺面請留己制復留思順於河西 安祿山求兼河東

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為左羽林將軍，以安祿山代之。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為兄弟，說祿山曰：「李右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溫雖蒙驅使，終不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忘曩日之言。數，所角翻。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節度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留後判官，大理司直，從六品上。河東事悉以委之。是時楊國忠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與王鉷俱為大夫，鉷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它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林甫第十。既歸，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己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尚，雍奴人，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臥內。尚

也……通儀鳳之子……
孝哲……冊也承嗣世為盧龍……
……兵馬使……其大叛……祿山按行諸營
……嗣營……無人入閣士卒無一
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夏四月壬午劍南節度
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瀘水之南也武德元年置……長城縣屬嶲州天寶初更名瀘南縣……考異曰……）
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嶲州至
曲州靖州（分為二道一道出戎州一道出嶲州也自戎州開邊縣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曲州……）
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
雲南而去且曰今吐蕃
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
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軍大
敗（使諸吏……乃吏……）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
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考異曰唐曆云令仲通……）
閣羅鳳斂戰尸築為京觀遂
北臣於吐蕃蠻語謂弟為鍾吐蕃命閣羅鳳為贊普
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己不
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世容復歸
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
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
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
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
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
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高仙芝之虜石國王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
欺誘貪暴之狀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
鎮仙芝聞之將蕃漢三萬眾擊大食
深入七百餘里至恒羅斯城與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羅祿部眾叛與
大食夾攻唐軍仙芝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所餘纔數
千人右威衛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
汗那部眾在前人畜塞路嗣業前驅奮大梃擊之人馬俱斃仙芝乃得過將士相失別
將汧陽段秀實聞嗣業之聲詬曰避敵先奔無勇
也全己棄眾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

芝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仙芝以嗣業兼都知兵馬使為己判官 八月丙辰武庫火燒兵器三十七萬（考異曰唐曆云四十七萬今從實錄） 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為鄉導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水遇雨 祿山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何思德言於祿山曰吾兵雖多遠來疲弊實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臨之不過三日虜必降 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為已得祿山勇氣增倍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獨與麾下二十騎走會夜追騎解得入師州 歸罪於左賢王哥解河東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

出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 思明退謂人曰嚮使早出已與哥解幷斬矣 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卻之 十月壬子上幸華清宮 楊國忠使鮮于仲通表請己遙領劍南十一月丙午以國忠領劍南節度

十一載春正月丁亥上還宮 二月庚午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錢 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囂然不以為便衆共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為之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如故 三月安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事見上卷元年降戶江翻）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為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帥同羅數萬騎以擊契丹獻忠恐為祿山所害白留後張暐請奏留不行暐不許

獻忠乃帥所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乙巳，改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積委，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鉷子準為衛尉少卿，俱供奉禁中。準陵侮岫，岫常下之。然鉷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寵，不忍害也。準嘗帥其徒過駙馬都尉王繇，繇望塵拜伏；準挾彈命中於繇冠，折其玉簪，以為戲笑。既而繇延準置酒，繇所尚永穆公主，上之愛女也，為準親執刀匕。準去，或謂繇曰：「鼠雖挾其父勢，君乃使公主為之具食，有如上聞，無乃非宜？」繇曰：「上雖怒，無害；至於七郎，死生所繫，敢不敬乎！」鉷弟戶部郎中銲，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託以他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話之私室，

鉷使長安尉賈季鄰收會繫獄，縊殺之，會不敢言。銲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以告狀面授鉷，使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使人召之。日晏，乃命賈季鄰等捕縡。縡居金城坊，季鄰等至門，縡帥其黨數十人持弓刀格鬬突出。鉷與楊國忠引兵繼至，縡黨曰：「勿傷大夫人。」國忠之傔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縡鬬且走，至皇城西南隅。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鉷必預謀。」上以鉷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辯解；上乃特命原銲不問，然意欲鉷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戊子，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鉷子準、偁流嶺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鉷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為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庚子以思順為朔方節度使

五月戊申慶王琮薨贈靖德太子

丙辰京兆尹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采訪等使凡王鉷所綰使務悉歸國忠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為中丞鉷用林甫薦為大夫故國忠不悅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鉷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疏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為仇敵矣

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劍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秋八月乙丑上復幸左藏賜群臣帛

癸巳楊國忠奏有鳳皇見左藏庫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庫西通訓門

九月阿布思入寇圍永清柵柵使張元軌拒却之

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

己亥改通訓門曰鳳集門魏仲犀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

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為林甫所害貴妃亦為之請上謂國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令林甫出庭中上登降聖閣（天寶七載十二月以玄元皇帝見於朝元閣改為降聖閣在華清宮中）遙望以紅巾招之（今之富貴之家猶以紅色巾率之遺俗也）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出覆面

十一月丁卯林甫薨上晚年自恃

以為天下無復可憂復扶又翻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開元二十二年林甫為相至是年凡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庚申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右相即中書令文部即吏部其判使並如故判謂判度支之類使謂諸使國忠為人強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慴之涉翻自侍御史至為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行下孟翻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陝失冉翻彖吐亂翻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國忠以司勳員外郎崔圓為劍南留後徵魏郡太守吉溫為御史中丞充京畿關內採訪等使魏郡魏州京畿關內先置採訪使溫詣范陽辭安祿山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為溫控馬出驛數十步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

十一月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眾譽

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丁亥上還宮自華清宮還考異曰本紀己亥還京今從實錄

丁酉以安西行軍司馬封常清為安西四鎮節度使唐制行軍司馬位節度副使之上天寶以後節鎮以為儲帥

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朝直遙翻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嗥戶刀翻為于偽翻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為怨

棣王琰有二孺人爭寵，其一使巫書符置琰履中以求媚。琰與監院宦者有隙，宦者知之，密奏琰祝詛上。上使人掩其履，果得之。大怒。琰頓首謝：「臣實不知有符。」上使鞫之，果孺人所為。上猶疑琰知之，囚於鷹狗坊，以憂薨。

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其事乃畢。及楊國忠以宰相領文部尚書，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

十二載，春，正月，壬戌，國忠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選人，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繆甚衆，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侍郎韋見素、張倚趨走門庭，與主事無異。見素，湊之子也。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

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為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資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

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夏，五月，己酉，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也。衛包以助邪貶夜郎尉，崔昌貶烏雷尉。

阿布思為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

壬辰，以左武衛大將軍何履光將嶺南五府兵擊南詔。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

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九曲地見二百十卷睿宗景雲元年鄯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橋）初高麗人王思禮與翰俱為押牙事王忠嗣翰為節度使思禮為兵馬使兼河源軍使（麗力知翻使疏吏翻）翰擊九曲思禮後期翰將斬之既而復召釋之思禮徐曰斬則遂斬復召何為（復扶又翻）楊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為河西行軍司馬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曰安遠門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使疏吏翻）

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蜜施為突騎施可汗北庭都護程千里追阿布思至磧西以書諭葛邏祿使相應（應讀曰應邏郎佐翻）阿布思窮迫歸葛邏祿葛邏祿葉護執之并其妻子麾下數千人送之甲寅加葛邏祿葉護頓毗伽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金山王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考異曰舊紀作戊申按長曆是月無戊申今從實錄）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障幕道路為之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從才用翻）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別彼列翻）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復扶又翻）遂置暄上第及暄為戶部侍郎珣始自禮部遷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己之淹回珣之迅疾國忠既居要地中外餉遺輻湊積縑至三千萬匹上在華清宮欲夜出遊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諫曰宮外即曠野安可不備不虞陛下必欲夜遊願歸城闕上為之引還（為于偽翻）是歲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菩薩勞城前鋒屢捷常清

沙之斥候府果毅段秀實諫曰 新書作隴州准府果毅此从
羸而屢北誘我也 羸倫爲翻 誘音酉 請搜左右山林
虜須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還 中書舍
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廣平劉迺 廣平郡本洺州武安縣天寶元年更名選須絹翻 以選法未善
上書於昱以爲禹稷皐陶同居
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 書皐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又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考九載也上時掌翻陟竹力翻
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
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 銓廷謂吏部銓量選人之處昌呂翻
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 徐陵庾信唐以上元大曆以皆尚其文
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 嗇夫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何
論聖賢之事業乎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三 起閼逢敦牂盡柔兆涒灘凡二年有奇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下
十三載 卷首當書天寶二字 春正月己亥安祿山入朝 考異曰肅宗實錄十二載楊國忠屢言祿山潛圖悖逆五月玄宗使輔璆琳詗之璆琳得祿山厚賂言祿山忠於國國忠又言祿山有不臣之跡玄宗手詔追祿山祿山來朝嗜痛亦歸按玄宗實錄祿山事亦遣璆琳送甘子于范陽覘祿山反狀在十四載五月而肅宗實錄及舊傳云十二載誤也今從唐曆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
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 見賢遍翻
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
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
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甲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 此崇玄館學士也 見玄元皇帝乘
紫雲告以國祚延昌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
文詞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
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

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棊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處昌呂翻 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垍皆翰林院供奉。 唐天子在大明宮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在興慶宮院在金明門內若在西內院在顯福門若在東都及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鍊僧道卜祝術藝書弈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illegible]即位以來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垍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萬機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嘗簡當代士人以備顧問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名曰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為榮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尚辰羊翻[illegible]巨贊翻 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 令力丁翻相息亮翻下遐稼翻 恐四夷輕唐。」上乃止。乙巳，加祿山左僕射， 射寅謝翻 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丙午，上還宮。 還從章清宮還從宣翻文音如字

安祿山求兼領閑廄、群牧；庚申，以祿山為閑廄、隴右群牧等使。 使疏吏翻下同 祿山又求兼總監； 唐有四十八監此羣牧總監也[illegible] 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 武部即兵部 充閑廄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 惡烏路翻 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飼祥吏翻 二月，壬申，上朝獻太清宮，上聖祖尊

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大皇大帝；[illegible] 癸酉，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甲戌，群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 凡上尊號七[illegible]上時掌翻 赦天下。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命。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效甚多，[illegible] 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眾心也。三月，丁酉朔，祿山辭歸范陽。 范陽在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十里 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 潼關 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 凡挽船夫用板長二尺許[illegible]貫板之兩端以繩繫船而挽之 十五里一更， 更工衡翻 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 [illegible] 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

知欲命為相而中止故也[illegible]上以告國忠曰已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illegible]為建安太守垍為盧溪司馬垍弟給事中埱為宜春司馬[illegible]哥舒翰亦為其部將論功[illegible]敘上以隴右十將特進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歸仁為驃騎大將軍[illegible]河源軍使王思禮加特進臨洮太守成如璆討擊副使范陽魯炅皋蘭府都督渾惟明並加雲麾將軍[illegible]隴右討擊副使郭英乂為左羽林將軍英乂知運之子也翰又奏嚴挺之之子武為節度判官河東呂諲為支度判官[illegible]前封丘尉高適為掌書記安邑曲環為別將[illegible]

程千里執阿布思獻於闕下斬之[illegible]以千里為金吾大將軍以封常清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使

夏四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李日越

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illegible]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illegible]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饑死什七八乃引還[illegible]蠻追擊之宓被擒[illegible]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illegible]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illegible]何得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illegible]

（甘心使辛其身之不及知己大稍撥箭發直付之與可）秋七月癸丑哥舒翰奏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陽澆河二郡及神策軍以臨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陽太守充神策軍使（洮陽澆河二郡皆置於洮廓二州西南廓州本澆河郡天寶元年更名寧塞郡洮州西八十里磨環川神策軍新書曰澆河郡置於積石之西洮陽郡置於神策鎮）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韋見素和雅易制（易以豉翻）薦之八月丙戌以希烈為太子太師罷政事以見素為武部尚書同平章事（考異曰時國忠用事見素知其不能堪以陳希烈然望事在知不可後見其不能堪詔以其為太子太師見素為武部尚書同平章事）

（希或未稱欲見此時兵部侍郎吉溫方寵見遇於上故其黨以禍福之國忠猶以溫祿山賓佐吉溫為國忠忌國忠甚欲擯去之乃引韋見素為相見素本以舊恩可用言兗之有素寬易之時國忠專權而方希烈之亦事中書舍人宋昱見素知其不能有所為故相之事乃用事明皇若不察忠直之言自是東南用事）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長沙郡潭州京師南二千四百五十四里）峴禕之子也（禕信安王也有功於上開元初以罷為工部尚書）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扶風郡岐州）國忠使御史推之（宋白曰唐御史分察東西之事凡諸司及諸道州縣皆知之）

（是年御史臺除推事外日知雜事謂之雜事御史又有監察御史推按）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雨三日已上為淫）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冬十月乙酉上幸華清宮十一月己未置內侍監二員正三品（唐初內侍省置內侍四人從四品上中官之貴極於此矣至是以寵其事楊思勗以軍功高力士以恩寵皆拜大將軍階至從一品猶曰知內侍省事今置內侍監正三品則職事官矣）河東太守兼本道采訪使韋陟斌之兄也（陟安石之子斌音彬）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相息亮翻）使人告陟贓汙事下御史按問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為國忠所發（復扶又翻）閏月壬寅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桂嶺縣屬賀州澧陽郡澧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二里）安祿山為溫訟冤（為于偽翻）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戊午上還宮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鄉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千四百八十八（有唐戶口之盛極於此）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新書蘇毗本西羌部落吐蕃破之其部悉屬吐蕃）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進畫者命中書……）

爲發日敕從請御畫而行之唐六典中書舍人言其制敕已曰發日敕王晉御畫發日敕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則用之將即亮翻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

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

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

素入見（遍入翻見賢遍翻）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

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

逡巡不敢言（逡七倫翻）上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

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

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

節度使楊光翽爲河東節度使（翽呼會翻）則勢自分

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

果賜祿山潛察其變（輔姓也左傳晉有大夫輔躒又智果別族爲輔氏即考異前所引以甘子賜祿山事璆音求）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

奉國無有二心（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

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鎭遏朕自保之卿

等勿憂也事遂寢（考異曰實錄正月辛巳祿山表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上遣中使袁思藝宣付中書令即日進畫便寫告身楊國忠見素相謂曰流言傳祿山有不臣之心今又請代漢將其反明矣乃請陳事既見上先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國忠等遽走下階垂涕具陳祿山反有狀因以祿山表留上前而出俄頃上又令袁思藝宣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爲圖之國忠奉敕自後國忠每對未嘗不懇請其事曰臣有一策可銷其難伏望下制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賈循

等分爲三道上許之草制訖留之未行上遣璆琳送甘子私候其狀還因稱無事其制遂寢上乃召祿山引宰相對見常置白麻於座前臣曰祿山必無二心其制朕已決矣新事之始上有發能山意遣備饒山事具責云以不憂乃命左代撲設之始有悲復無狀言又請追見祿山起並第不變以蕃將意官衆論祿山無亦反叛遂見素曰賜是自寒見素之居衆上見時所至上載疑成疑惡見口所以公若實爲比見附授上矣將至上竊疑慮及此見公若實爲公比見之國中都無一言所傷其意見素約事公若未講公繼涕此外他也自一忠言事是年春二月己巳未堂先見書宗巨玄宗幸蜀見于至是命三人代漢將日辛亥兵宗使河千年表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日掌其辛日山招宰相見楊國忠曰祿在公山老見素此能其困知忠所以曰蕃老亂成其擾我何無亂也以今以蕃忠昔宗是何忠亂見久許之乃矣曰與公之掌當在能能蕃察禍無忠見時乃方狀見在以日事自古公於之見以蕃何

忠曰事恐不能預防犯臨期雖悔恨而無益偏見自生黷陳之正其言不獲死又於阿從而自見素相入對見素言祿山其偶理日本忠二涕相對之國忠但祿山將久之國忠時謂祿山將隨上昭其流事告忠曰既國忠旦因謂國安出事當之回公若山遷者不便國忠時平見見素召上又若祿山遲至國見有素計以祿山裝素上以國忠見書之乃見有其宜開以郵十四日見今狀此使見上書其事也所遣請以禄山自中門下奏章事出狀之見素請禄山之閒自中書見素見請臨事之以往之又見十四日祿山宮思此見璆琳送甘子祿山令若近言甘年之任以吾國忠之璆琳藩令賂其受以盆稱奏以之以矣禄山之心事付賜金帛以東見先寫奏上日臣謂忠奉國必與禄山心自持望之官家不憂也東見寵祿山曰忠奉臣曰祿大臣異罪合萬死絕耳聽者又事何能所見其一事臣使宇祿之自餘與實錄又事出所述略同又國忠平之行書察之大成反此際安首已之事見素同心蓋祿山欲其反文安其 …

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段其可削者 循華原人也時爲節度副使

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入朝道得風疾遂留京師

家居不出 三月辛巳命給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

夏四月安祿山奏破奚契丹（[illegible]） 癸巳以蘇毗

王子悉諾邏爲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illegible]） 安祿山歸

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illegible]）

盛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

見無復人臣禮（復扶又翻又如字） 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

使京兆尹圍其第（[illegible]）

[illegible]

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

之祿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illegible]）

（[illegible]） 密報祿山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

昏手詔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

（[illegible]） 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以進（[illegible]）

（[illegible]） 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

車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

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他事撲

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illegible]） 且曰朕新爲卿作一湯

（[illegible]）

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

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上安隱（聖人謂上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

師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

表（[illegible]） 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illegible]）

八月辛卯免今歲百姓租庸 冬十月庚寅上幸華

清宮(考異曰舊紀壬辰今從實錄新紀)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
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
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
數以事激之([illegible])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
決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
外郎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
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
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將示之
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illegible])諸
君宜即從軍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
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
十萬反於范陽(考異曰[illegible])命范陽節度副使
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
秀巖守大同([illegible]) 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
祿山出薊城南([illegible]) 大閱誓眾以討楊國忠為
名牓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

兵而南祿山乘鐵轝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illegible])
([illegible]) 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
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illegible])
([illegible]) 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
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
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
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翽出迎因劫之以去(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 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
猶以為惡祿山者詐為之([illegible]) 未之信也庚午
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
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
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
琛詣東京([illegible]) 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
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
朝([illegible]) 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
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
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illegible]) 計
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為范陽平

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斷，音短。）甲戌，祿山至博陵南，（博陵郡，本定州，天寶元年更郡名。舊書：博陵郡，京師東北二千九百六里。）何千年等執楊光翽見祿山，責光翽以附楊國忠，斬之以徇。（考異曰：……十九日甲戌，至博陵，楊光翽……）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土門；忠志，奚人，祿山養為假子。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張守珪……）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常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郡名……）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西來，……河東……井陘口。）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著，陟略翻。）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杲卿，思魯之玄孫也。（顏思魯，……師古之父也。）丙子，上還宮。斬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為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為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九原郡，豐州。）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太原府……）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衛尉卿猗氏張介然為之。（……）以程千里為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為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彍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丁亥，安祿山自靈昌度河，（……四百九十里，至……三百三十里。）以絙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滑州東郡……天寶元年更郡名。舊志：靈昌郡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至東都……五百三十里。）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登城，眾恟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使，守陳留。（舊志：陳留，京師東一千……）

（…五十里，東…四百一里。）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隴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初，平原太守顏真卿（漢置平原郡，唐為德州，天寶元年復為郡。）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易，以豉翻。）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博平郡，博州。）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間，古莧翻。）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平原至京師二千九百…十二里。）上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從，才用翻。）

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滎陽郡，鄭州，西至洛陽二百六十里，舊志：至京師一千一百五里，東都二百七十里。）殺無詖，（詖，彼義翻。考異曰：唐曆、舊紀作甲午，今從實錄。）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張，知亮翻。）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更，工衡翻。）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蹂，人九翻。）官軍大敗。常清收餘眾，戰於葵園，又敗；（葵園在…子谷南，上東門…）戰上東門內，又敗。（洛陽上東門，…東都城東面三門，北曰上東。）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壞，音怪。考異曰：…表云十二月…三日，…後七日，祿山…未…，…蓋與賊…戰。）

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降，戶江翻。）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荷，下可翻。憕，直陵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憕潰去。憕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長，…音…。）朝服坐臺中，（朝，直遙翻。）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廄，使人執憕、奕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數，所具翻。）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夫，音扶。復，扶又翻。）憕，文水人；（[illegible]）奕，懷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illegible]）

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考異曰：…萬頃…玄宗景龍三年…）封常清帥餘眾至陝，（帥，讀曰率。）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見，賢遍翻。趣，七喻翻。考異曰：…肅宗實錄云：…大軍…失…；…陷…。）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眾。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復，扶又翻。…）臨汝、弘

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弘農郡本虢州，天寶元年更郡名。濟陰郡曹州，濮陽郡濮州，雲中郡雲州。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為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illegible] 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illegible] 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尉賈賁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晤。[illegible]

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庚子，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江陵長史源洧為之副；[illegible] 潁王璬為劍南節度使，蜀郡長史崔圓為之副。[illegible] 二王皆不出閤。洧，光裕之子也。[illegible]

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國。考異曰：唐曆、幸蜀記皆云十六日辛丑。按長曆，辛丑十七日也。實錄又作己丑九日 [illegible] 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遺，唯季翻。

不意逆胡橫發，[illegible] 下同。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illegible] 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枕，之任翻。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并命在旦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illegible]

顏真卿 [illegible] 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illegible] 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illegible] 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 [illegible] 載、鹽山尉河內穆寧共斬道玄，自帝事邊功，運青萊之粟浮海以給平盧之兵，故置海運使。景州本滄州，[illegible] 更名景城郡。清池，漢浮陽縣地，隋開皇十八年更名；鹽山，[illegible] 以縣有鹽山為名。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謁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illegible]

[illegible]討祿山寧書中安[illegible]尚為[illegible]書然後用之[illegible]

不[illegible]使乃在明年常[illegible]後今皆不取 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

書[illegible]今從[illegible]氏行狀 若異曰[illegible]春秋作 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

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游弈將訾嗣賢濟河 [illegible]

訾即[illegible]翻姓也[illegible] 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冲各有衆數

萬人共推真卿為盟主軍事皆禀焉祿山使張

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

[illegible]陽 [illegible]州[illegible]州河間郡瀛州上谷郡易州趙郡[illegible]文安郡莫州[illegible] 高仙

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

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 [illegible] 且

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

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仙芝及

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 使疏吏翻 上皆

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

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

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

授首故常清云然 [illegible] 令誠

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

上宿掌翻 [illegible]

[illegible]常清[illegible]祿山[illegible]

[illegible]

大斂[illegible]向日[illegible]章即為尸諫之臣 死作聖朝之[illegible]云然今從[illegible] 常清既死陳尸蘧

篨 蘧篨[illegible] 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

隨 索山客翻 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

宣敕仙芝曰我[illegible]遇賊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

地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

其聲振地遂斬之 [illegible] 以

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

廢在家 考異曰[illegible]翰入京師[illegible] 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

見 [illegible] 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 [illegible]

敕天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病固辭上不許以

田良丘為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為判

官蕃將火拔歸仁 [illegible] 等各將部落以從 [illegible] 并仙

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 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

不能治軍，[illegible]悉以軍政委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illegible]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illegible]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鬬志。[illegible]

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illegible]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illegible]子儀乘勝拔靜邊軍；[illegible]大同兵馬使薛忠義寇靜邊軍，子儀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濬、左武鋒使[illegible]僕固懷恩、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大破之，坑其騎七千。[illegible]進圍雲中，[illegible]使別將公孫瓊巖將二千騎擊馬邑，拔之，開東陘關。[illegible]

甲辰，加子儀御史大夫。懷恩，哥濫拔延之曾孫也，世為金微都督。[illegible]釋之，渾部酋長，世為皋蘭都督。[illegible]

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真定令賈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皆預其謀；[illegible]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illegible]會顏真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illegible]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眾詣郡受犒賚；[illegible]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履謙、馮虔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illegible]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井陘之眾。[illegible]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馮虔往擒之。[illegible]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illegible]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illegible]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illegible]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illegible]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

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

[illegible]

安王萬德先於即令將宗驛誠之千守至知遣後降
令度下騎與安石默取又生論千年去送手郡借使
曰祿山附乘書果郡忠誠感發禮賊寇遣歸部爲宗
往持從弟負母秀平原太守遣言告果欽程與起義
兵持虎斷賊歸路以舒西寵之數兒州乃與史史衣
擾議前眞定令賈深前內丘承張通幽等詩閒土門
以等之祖山遣將數奏爲遂帥康五千守土門果相
祿謀欽奏開土門之路詩欽奏軍康常山郡屬鉞添
遣慮遽往名州來還果密遺吏召對矣李郡計事是
冉二二凡疫故後至合之從車會會欽說陳令表
梭議獎參車馬吏賢覺李椅默手力往蕭陵等觀鉞
奏中疲踞京辯欽陵首見家京山復亦清事之濟
也是夏看以思權宴不執高爲還至密成部令馮更
雖萬遠鐸玄不往蜀之信朝謀之野諸數人至奉城
驛安不皆欽之表亇邀至安石給之口大守偏而契
小傳舍巍石擇響丁馬馬責罕綸高嘗之是二賊將
行千年會東常來想郡將受往高佐伏良六體泉騎
于年至又繪之郡日結二聽雜還郡枝祿山初自兆
陽篇數萬表南下棠山當英所出之全君果留不
從台遣以午錄人拒之則應時遷教安得復守故郡

乎兄時孫山結以諫揚國忠爲各表陸位號果卿淘
兮宋之受兵金笑給不能兇矣書宗實錄所云者蓋
欲全意臣之節耳然果物忠直昌烈來般徇譯舍生
取妻自古罕壽豈肯更上書謂涗祿山外之謀高深
云為之畫言其并香之蔡此日指布知議者父知其
不然也蓋包語乃與遂之子欲言果密初無討賊立
節之意由已父上書詔成之以大其父功耳觀防蠡
果卿上將山書貿遂等上果抽書田承嗣上史朝蓋
跳其文體如一足知皆詢說擢也又張是誘兄爲逆
寰又教王承業奪果錄之功然以反囊接芽其行事
如此而包謂云初與史遂同上書勳果卿爲忠義尤
叢信也播傳云欽奏高遂同守上門欽淩遣遂往幽
州二得既擢兵同鎮土門欽奏豈得擢書寬往幽州
令從穀晃果卿傳祿山自遣遂微兵是也河洛春秋
云留同羅鬼落河百人淩鎮并陘遇山西之軍重任
亦豈百人所能守手殺傳云七手人守生門此七手
人又來發謙一夕所能鐸也蓋祿山留猜兵百人以
爲欽奏寢心爪牙莊餘皆蠻練民兵胥從若耳故發
謀得醉之以河深鉞湊及百人而散其餘耳河洛春
秘云爲中咒毒按時黃康厚與欽奏同欽豈得帰置

才於谷匿中予令不聆舊集及叛遣皆云欽湊炟忝
乎從交宇肅宗實錄唐曆姓李玄宗寶錄十二月上
支果將殺賊將李欽湊競句千年高邈送京師接已
交十五日也而貞卿以壬寅斬段子光壬寅什入日
也眞卿既發子光乃報果卿司鄴義兵令從舊傳爲
二十二日丙午殺欽書肅宗實錄又云果游之斬欽
奏等因使約諸郡曰令上使泉王為元師哥討輸爲
副識大下兵四十萬東向討逆按實錄發卯始命蕭
爲局元節計兵午常山京朱令不取可各春秋云
十三郡遣卑義兵歸朝廷穀亮頻六行獄傳穀真僧
傳唐習旨云十七郡歸寄盡河洛春我不數平原景
拔河門鐃陽先定者工頻氏行狀司下欽若六郡而
巳時穀郡亦未下
盡準其熟數平
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
陽汲鄴六郡而已
攻書志無盧龍郡雲是故平州見
平郡爲盧龍君也密雲郡本燕州
樂郡天寶元年更郡名
陽郡薊州汲郡常州
果卿又密使人入范陽招
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
郟城漢縣以郟照之地後
鉅置龍山縣及南陽縣隸

叙改龍山曰汝南十八年改汝南曰郟城南陽
安大業初改輔城曰郟城廢襄城入隸郟音夾
祿山負恩悖逆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雖得洛陽終歸夷滅
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
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
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范陽引
循屏語
將即亮翻下同屏必郢翻
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
縊於計翻
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
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
范陽郡之西山南連上谷中山之諸山
隱者徐遇匿之得免初祿山欲自將攻潼關
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
考異曰玄宗實錄十五年正月壬戌祿山將犯潼

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鄙讀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考異引河洛春秋十月）二月乙未，思明、希德等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午始殺李欽湊，六乙未，是也。今從請書。城陷，據思明傳，正月六日粵常山，九日城陷；按之今從玄宗實錄、唐曆、舊紀。）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常山東至京一千七百六里，至東都一千一百三十六里。）王承業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杲卿爲衛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陷，戶韽翻）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數，所具翻）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杲卿爲范陽戶曹，祿山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瞋，昌真翻。罵，莫駕翻。）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爲，于僞翻）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剮之。（臊，蘇遭翻。中橋，跨天津中橋也。剮，古瓦翻。）杲卿、履謙比死，（比，必利翻）罵不絕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李立

將次于新安，聞有備，乃還。按祿山以此月丁酉發東都，至壬戌凡二十六日，非東盡諸，豈得至新安？蓋後知其有備，乘常山有變，故擢而歸耳。今從肅宗本紀。人自河內北擊常山。（河內郡，唐懷州。）戊申，榮王琬薨，贈諡靖恭太子。是歲，吐蕃贊普乞棃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吐，從暾入聲。娑，素禾翻。）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上

（諱亨，玄宗第三子，初名嗣昇，開元十五年更名浚，二十三年更名璵，二十八年更名紹，天寶三載更名亨。）

至德元載（是年七月太子即位，始改元至德。）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書令，（考異曰：幸蜀記云以珣爲左相，通儒爲右相，今從實錄。）高尚、嚴莊爲中書侍郎。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爲河南節度使。（是載始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睢陽、靈昌、淮陽、汝陰、譙、濟陰、濮陽、彭城、臨淮、東海十三郡，治汴州。）以前高要尉許遠爲睢陽太守兼防禦使。（許遠先仕於蜀，章仇兼瓊辟爲從事，遠堅守不許。高要縣，屬端州。）濮陽客尚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爲衙前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濮，博木翻。栖，即兮翻。曜，弋照翻。）顏杲卿使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於京師，（翟，萇伯翻。）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謂張通晤也。）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

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鉅鹿郡邢州，信都郡冀州，文安郡莫州。復，扶又翻。）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所敗。（敗，補邁翻。）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考異曰：汾陽家傳曰：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汾陽與李臨淮俱為將，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約語約束，及號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拔於時。玄宗未幸蜀，唐之號令猶行於天下，若以制書除光弼為節度使，子儀安敢擅殺之，杖故得於事。開之誤也。從汾陽家傳及舊傳。）甲子，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餘如故。置南陽節度使，以南陽太守魯炅為之，將嶺南、黔中、襄陽子弟五萬人屯葉北，以備安祿山。炅表薛愿為潁川太守兼防禦使，（南陽郡鄧州，襄陽郡襄州，葉縣屬汝州，潁川郡許州。炅，古迥翻。將，即亮翻。黔，音琴。葉，式涉翻。）龐堅為副使。愿，故太子瑛之妃兄；堅，玉之曾孫也。（去聲。）[illegible] 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卻之。己巳，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州防禦使；真卿以李暐為副。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訪使。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騎，奇寄翻。考異曰：玄宗實錄：己亥，光弼以朔方馬步五千出土門，救常山郡。河洛春秋云：光弼從大同城下領蕃漢兵馬步一萬餘人，并太原弩手三千人，殺賊定實錄言朔方元領之兵，河洛言列真安之數耳。）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降，戶江翻。）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更，工衡翻。陳，讀曰陣。行，戶剛翻。）視吾此眾可敵思明否？今為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易，以豉翻。）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久，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九域志：真定至饒陽二百三十五里，思義蓋指思明下營處言之。）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射，而亦翻；下射兵射同。）賊稍

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為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挑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太半太讀曰泰中竹仲翻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南逢壁度憩息九門縣屬常山郡在郡東宋白曰九明戰國策云本有九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縣憩去例翻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真定藁城石邑九門行唐井陘平山獲鹿靈壽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石邑縣自漢以來屬常山郡在郡西南以戍兵多於餘縣首旅以通太原之路也宋白曰隋開皇[illegible]以在恒山之陽為名[illegible]石邑在井陘也餘皆三百人戍之上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眾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為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淮陽郡陳州宋白曰襄邑縣春秋宋襄公葬焉故曰襄陵[illegible]以縣卑濕遂徙於襄陵又更名襄邑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間入雍丘考異曰肅宗實錄曰[illegible]庚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眾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砲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

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上，時掌翻）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伺，相吏翻；縋，馳偽翻）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之；（尚，辰羊翻；朝，直遙翻）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事見上卷天寶十載）使人詐為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遺，于季翻；數，所具翻）丙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

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于代。（代，代州）

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守，式又翻；使，疏吏翻）

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為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長，知兩翻。考異曰：實錄云乙丑光弼拔趙郡。按壬午三月二十六日，乙丑十二日也。河洛春秋收趙郡在四月，今從之）

加顏真卿河北采訪使。真卿以張澹……

先是，清河客李萼，（先，悉薦翻）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為，于偽翻。考異曰：顏氏行狀作李華，今從舊傳）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清河郡，貝州。九域志：德州西南至貝州二百二十里）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贍，時豔翻）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啜，陟劣翻；貯，丁呂翻）今有五十餘萬事，（事，一物可以給一事者，謂之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為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以為：「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崞口在洺州武安縣西）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

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幽陵即幽州），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帥讀曰率）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勢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平原縣，平原郡治，古平原）（郡治馬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九里，今德縣治北，實所築城時平原郡治）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宋白曰：堂邑縣，博平郡本漢清縣、發干二縣地，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堂邑縣，因縣西北有堂邑故城為名）。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北海郡，青州），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將，即亮翻；下同），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行，戶剛翻）。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為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

（考異曰：顏氏行狀云：進明失信都，[illegible]公繼之，使往行在，進明之時，乃於信都之下，公之護也。今從舊傳。又曰：三月四日乙酉，真卿與河北[illegible]。進明起義兵北度河，與真卿同經略，六月拔[illegible]。真卿破袁知泰於堂邑，進明再拔信都，皆在六月。按二月無乙酉，乙酉四月二日也。今從統紀。）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薦，[illegible]；藉，[illegible]）。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石邑縣之往[illegible]），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衛，[illegible]），為方陳而行（陳，讀曰陣），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卻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陘，音刑），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宋白曰：九門縣，本漢九門縣，[illegible]），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衆奔趙郡，蔡希德奔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降，戶江翻；下同），思明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至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效，[illegible]）。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璆（璆，音求）。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恆陽就食（恆陽即恆山[illegible]）。

恒山之陽也唐置恒陽軍於郡北又博陵郡有恒陽縣漢之曲陽縣也[illegible]

楊國忠問士之可爲將者於左拾遺博平張鎬及蕭昕[illegible]鎬昕薦左贊善大夫永壽來瑱[illegible]丙午以瑱爲潁川太守賊屢攻之瑱前後破賊甚衆加本郡防禦使[illegible]人謂之來嚼鐵[illegible]安祿山使平盧節[illegible]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詧殺之[illegible]平盧遊奕使[illegible]劉客奴[illegible]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眞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眞卿遣判官賈載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眞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質音致）朝廷聞之以客奴爲平盧節度使[illegible]賜名正臣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爲平盧兵馬使　南陽節度使魯炅立柵於滍水之南安祿山將武令珣畢思琛攻之[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四（起柔兆涒灘五月盡[illegible]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下

至德元載[illegible]五月丁巳魯炅衆潰走保南陽[illegible]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垍薦夷陵太守虢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爲太僕卿[illegible]以巨爲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illegible]黔中節度使趙國珍[illegible]南陽節度使魯炅國珍本牂柯夷也（牂音臧[illegible]）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趣七喻翻）

喻解

賊聞之，解圍走。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復扶又翻 勞力到翻 潮因說巡曰：說式芮翻 「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為于僞翻 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還從宣翻 又如字 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驍堅堯翻 騎奇寄翻 更工衡翻 挑徒了翻 三日，至行唐，師古曰 漢南行唐縣屬常山郡 九域志在鎮州北五十五里 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沙河在行唐 [illegible] 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復扶又翻 將即亮翻 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玠音介 [illegible] 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恆陽，思明隨至，恆戶登翻 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於嘉山，考異曰 河洛春秋以此為 [illegible] 汾陽家傳作嘉山 在常山郡 [illegible] 恆陽也 [illegible] 實錄 壬午戰於嘉山 舊傳 [illegible] 六月 [illegible] 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illegible] 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將即亮翻 考異曰 [illegible]

[illegible]

漁陽路再絕，[illegible] 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為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

為此說 啻若 弟也

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為尚、莊說祿山曰：為，于偽翻。說，式芮翻。下同。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衆，未更行陳，更，工衡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尚、莊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為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即召尚、莊，置酒酣宴，自為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為，于偽翻。考異曰：祿山事迹作阿浩，今從唐曆、統紀、舊傳。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為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說，式芮翻。考異曰：玄宗實錄云：或勸翰留兵一萬守關，悉以精銳回誅楊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illegible]翰若同[illegible]誅不問，則天下與祿山無異。[illegible]禮勸翰抗表[illegible]陳國忠罪誅，不敢明發舉兵乎？事必不然。且翰既心許，它人安得知？正由翰[illegible]兵不遲，故[illegible]疑懼，思翰同兵誅之兵。實翰無心也，若果欲誅國忠，則安肯說哭出關乎？實事記云：翰使王思禮至陝，[illegible]御史中丞[illegible]將軍平西大使權乾祐，令傳[illegible]與祿山數其干紀亂常、背軍天軍，且曰：若高適不來，身歸死節。翰九族罪人，一身如更[illegible]于路遲疑，未決，大軍一發，玉石俱焚，雨審只之，悔無反矣。按翰既祐方對壘相攻，思禮軍中大將，豈可使竊罵祿山之[illegible]？蓋後人依托為之，恐不取。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說，式芮翻。援，于元翻。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時監牧、五坊、禁苑之卒，皆謂之小兒。上許之，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將，即亮翻。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此祿山之用閒也。陝，失冉翻。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趣，讀曰促。以[illegible]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羸，倫為翻。誘，羊久翻。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上，時掌翻。賊必內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弊，音敝。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己，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

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亘音亘使疏吏翻趣讀曰促考異曰幸蜀記曰賊將崔乾祐於陝郡西潛鋒蓄銳司鼓偃旗不備且奏云賊全無備上然之又曰玄宗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為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於公不得已撫膺慟哭久之乃步貯出關國忠又令杜乾運領所募兵於馬嘲覺上老備哥舒公公曰令軍出竭勢千全矣更置乾運於伸以為疑非人心憂疑即不疾見賊吾軍資矣必當侍之以吟句憂遂令摘前慈營北萬進追軍誠之司右不受於即便斬頭來乾運果不肯逆進誅詞如欲報爭舒窮請見乾運蕃喜運兄之與請遲忽抽佩刃曰事定分西公頭乾運藩濯求守右參新招募者恐投使從是進遂斬乾運總首至於軍門來皆攝氣乃競其軍起歸拔翰若擅役乾運而奪其軍則是已反也捫是亦能無之求關季書奏竟以其軍隸潼陷捩廷已許之翰召乾運文勇分或有所違伍罵言軍褻以新之耳委掌部志云郭子儀李光弼將進軍關輕建讀宮潼闕國拔陝洛二公莊曰哥舒公老疾昏耄賊素知諸軍息合不只以六據山逸歙庵驗宛洛賊之餘衆盡委思附我自詭之便覆其集鮮報捷之拔敢祿山之首其懟必矣若潼關出師有戰必敗覺城不守序室有變天下之書訴可乎之乃陳利害以歸且請國關無出害晉會嘗人自陝至云崔乾祐所將衆不滿四千不足圖也上大說舊翰傳翰頻斬乾運心不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接躬親委政於行軍司馬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頻無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鬬志令兼承之

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靈寶縣更名見二百十五卷天寶元年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薄伯各翻隘烏介翻考異曰肅宗實錄乙丙翰與乾祐會戰舊傳四日次靈寶西原八日庚寅交戰所傳丙戌次靈寶西原庚寅與乾祐戰後涂事餞選敗必不留四日然後戰玄宗實錄丙戌翰出關己丑遇賊庚寅戰此近是令從之幸記云亦然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

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少詩沼翻趣讀曰促將即亮翻又音如字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踈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乘繩證翻塞悉則翻考異曰幸蜀記曰賊先有官草積數十以人之令勞積燼煙焰所被，被皮義翻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而射之。射而亦翻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河北軍翰所自將者也翰獨與麾下數百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陽山當是首山衡陽字首山在蒲州河東縣界與湖城縣之門山陽相對關外先為三塹，皆廣二丈，深丈，塹七豔翻深式禁翻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衆踐之以度，踐慈演翻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牓收散

卒欲復守潼關。復，扶又翻。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帥，讀曰率。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illegible] 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縶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illegible] 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事見二百一十六卷天寶十一載。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illegible] 魯炅在南陽，炅，[illegible] 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為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不效，乃囚諸苑中。苑，東都苑中也。

潼關既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河東郡，蒲州；華陰郡，華州；馮翊郡，同州；上洛郡，商州。所在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illegible] 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六典：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時守兵已潰，無人舉火。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安祿山反，即令副使崔圓陰具儲偫，以備有急投之。[illegible] 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懼流涕；[illegible] 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唯，于癸翻。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illegible] 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虢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為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劍南節度大使潁王璬將赴鎮，令本道設儲偫。[illegible] 是日，上移仗北內。唐都長安，以太極宮為西內，大明宮為東內，興慶宮為南內。[illegible] 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illegible] 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

門（延秋門唐長安禁苑之西門也程大昌曰[illegible]唐禁苑西北包漢長安故城[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乙未日事[illegible]）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illegible]）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為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史記文宗有君人[illegible]）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唐制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號衙內五衛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衛為之二曰親仗以親衛為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為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為之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衛為之[illegible]入立班[illegible]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內外[illegible]）門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illegible]）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柰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玄宗始置內侍監秩三品以高力士為之[illegible]）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咸陽縣在京城西[illegible]望賢宮在縣東[illegible]）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illegible]胡餅今之蒸餅[illegible]）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illegible]）上皆酬其直慰勞之（勞力到翻）眾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事見上卷）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illegible]）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

食，舉御膳而至。（尚食，主御膳之官。舉，一作以。）上命先賜從
官，（從，才用翻。）然後食之。令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
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金城縣屬京兆，本始平，中宗景龍二年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更名金城。在京城西八十五里。）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
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
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
以復辨。（復，扶又翻。枕，職任翻。藉，慈夜翻。）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
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
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馬嵬驛。（馬嵬驛在京兆興平縣。）將
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
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
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
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馬
嵬驛之西門也。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
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
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眾又
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為亂兵所撾，腦血流地。眾曰：
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
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
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
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處，昌呂翻。）
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
曰：（[illegible]）今眾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
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
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
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
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置驛庭，召玄
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請罪，上慰勞之，
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
整部伍為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
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
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丁酉，上將發
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
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
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
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眾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
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易，以豉翻。）不如且至
扶風，徐圖去就。（考異曰：幸蜀記曰：上發馬嵬……[illegible]）

宋若夫曰蜀方地近接帶山河險道之排突厥……

上詢于衆衆以為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illegible]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

姓誰為之主須臾衆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illegible]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illegible]建寧王倓[illegible]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illegible]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illegible]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凊為兒女之戀乎記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考異曰舊傳張良娣勸太子……

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illegible]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illegible]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illegible]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illegible]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illegible]又使

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illegible]己亥上至岐山[illegible]岐山縣在扶風郡東北……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耄[illegible]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illegible]知卿等皆蒼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茇涉至此[illegible]勞苦至矣朕甚愧

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既留莫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散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瑴亦走又斬之

庚子以劍南節度留後圓為劍南節度等副大使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壬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為六軍使潁王璬先行詣劍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採訪防禦使瑀璡之弟也

憲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

與火拔歸仁俱降賊。（降，戶江翻。）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爲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爲隴右節度使，（[illegible]考異曰：肅宗實錄即位之日以[illegible]）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illegible]）招其部落。以思禮爲行在都知兵馬使。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下同。）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考異曰：[illegible]）以張通儒爲西京留守，崔光遠爲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此西[illegible]苑中[illegible]）孝哲爲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孝哲監關中諸將，（監，工銜翻。）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賊。（[illegible]）祿山以希烈、垍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illegible]）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illegible]）然賊將皆麤猛無遠略，既克長安，自以爲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illegible]）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躡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俌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山。（[illegible]）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顏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即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illegible]）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illegible]）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illegible]）

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靈武郡靈州朔方節度使治所）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見太子太子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為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暹之族子（杜暹開元中為相）涵道王元慶之曾孫也（[illegible]）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庀具也[illegible]）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illegible]）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史言肅宗以此成興復之功）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

甲子上至普安（普安郡劍州）憲部侍郎房琯來謁見（[illegible]）上之發長安也群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謂垍尚主[illegible]）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而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illegible]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illegible]）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天寶十一載改吏部曰文部[illegible]）初張垍尚寧親公主（[illegible]）聽於禁中置宅寵渥無比陳希烈求解政務（[illegible]）上幸垍宅問可為相者垍未對上曰無若愛婿垍降階拜舞既而不用故垍懷怏怏上亦覺之（[illegible]）是時均垍兄弟及姚崇之子尚書右丞奕蕭嵩之子兵部侍郎華韋安石之子禮部侍郎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嘗曰吾命相當遍舉故相子弟耳既而皆不用（[illegible]）

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illegible]）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眾心為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群臣舞蹈（[illegible]）上流涕歔欷（自此以後凡書上者皆謂肅宗歔音虛欷音希）尊玄宗為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是歲天寶十五載至是改為至德元載）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采訪使為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為之（關內采訪使以京官領無治所今改為節鎮治安化領京兆同岐金[illegible]）

[illegible]安化縣本育之弘化縣天寶元年更[illegible]
[illegible]弘化郡為安化郡[illegible]即[illegible]使[illegible]

以陳倉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為天水太守兼防禦使（[illegible]）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illegible]）立朝廷（[illegible]）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illegible]）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illegible]）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illegible]）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illegible]）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illegible]）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illegible]）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illegible]）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為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節度都副大使也）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為之傅充都副大使（[illegible]）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illegible]）其諸路本節度使虢王巨等並依前充使（[illegible]）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鎮（[illegible]）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illegible]）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使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為黔中節度使領黔中等諸郡（[illegible]）分江南為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illegible]）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illegible]）劉秩知幾之子也

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illegible]）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慶宗（[illegible]）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illegible]）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掊揭其腦蓋（[illegible]）

[illegible]

項翻人腦門[illegible]流血滿街。己巳，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庚午，上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illegible]）上與語，悅之，房琯復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寬見素爲左相。渙，玄暐之孫也。（[illegible]）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爲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illegible]）後得歸隱，居潁陽。（[illegible]）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illegible]）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illegible]）

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廄馬二千匹逃歸朔方，（[illegible]）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illegible]）

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却之。

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擒斬之。（[illegible]）

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爲賊且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

山光遠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十餘人來奔。京兆府長安萬年 己卯，至靈武。上以光遠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illegible] 取 以震為中丞。震，瓌之孫也。[illegible] 禄山以田乾真為京兆尹。侍御史呂諲、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詣靈武，以諲為御史中丞，綰為起居舍人、知制誥。唐制誥皆中書舍人掌之，以他官掌制誥者謂之知制誥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考異曰：段秀實傳曰：詔嗣業將安西五千兵赴行在。今從舊傳。 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據新書，秀實[illegible] 嗣業大慚，即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illegible] 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

敕改扶風為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從，才用翻。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是年五月，令狐潮再攻雍丘。 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復，扶又翻；下復敵、復同。 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帥，讀曰率。朝，直遙翻。 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將，即亮翻。 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被，皮義翻。縋，馳偽翻。射，而亦翻；下射同。 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復，扶又翻；下同。 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中，竹仲翻。 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諜，達協翻。 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言殺君附賊，未識君臣之倫也。焉，於虔翻。 未幾，出戰，幾，居豈翻。 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眾屯白沙渦，九域志：開封中牟縣有白沙鎮。杜預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陽亭，春秋之沙隨地也。 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司馬彪郡國志：東郡燕縣有桃城。燕縣，唐為滑州胙城縣。 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眾，別，彼列翻。 嬀、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嬀州，漢潘縣地；檀州，漢白檀縣地。舊書云白檀

路卽在北于雍丘城下守六十餘日考異曰張中丞傳自三月二日潮大敗而走則於時已五月初矣又云未幾潮又帥衆來攻謂巡曰本朝危蹙兵不出關又云是潼關未破也又巡答潮書主上緣哥舒翰[illegible]皇帝收河隴之馬取太原之甲[illegible]咸陽門十萬衆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門蜀漢之兵[illegible]江而下汝王申王部統已鬥申[illegible]門竊胡勇[illegible]不遠矣則是七月已十五[illegible]以後也其曰前月二十[illegible]日兵到土門蓋置[illegible]傳聞之誤也又云相守四十餘日收兵入東留不敢出其下乃云五月曾見[illegible]於此六月[illegible]錫[illegible]殺於濮陽上皇幸蜀皇帝北巡[illegible]六月九日賊將瞿伯玉據圍城十二日[illegible]白沙渦下四日夜然襲[illegible]之七月十二日潮伯玉至雍丘又破之其日月前後差舛不可考蓋李翰亦得於傳聞不能詳今但置關破以前事於五月關破以後事於七月耳

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河北諸郡猶為唐守為于僞翻常山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說式芮翻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明皇幸蜀蜀在長安之南[illegible]退守晉陽李大夫謂李光弼也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家國為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言信都之地[illegible]達非可守之以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玼之族兄也烏承玼見二百十三卷開元二十[illegible]年[illegible]韓愈烏氏先廟碑云[illegible]承洽之兄今從新傳考異

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僞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奔博陵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採訪處置使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頒逋還翻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　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為戶部尚書北都留守武后天授元年以太原為北都中宗神龍元年罷開元十一年復置天寶元年曰北京是年復曰北都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先悉薦翻易弋豉翻光弼素不平李

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考異曰：肅宗實錄：八月壬午，子儀、光弼皆於常山郡[illegible]……山大破賊，子儀等以奏[illegible]……思明於京[illegible]之下[illegible]……長驪而奉宗[illegible]河北[illegible]……恩至蜀奉肅宗[illegible]……辛蜀肅宗[illegible]以書上宗[illegible]……在亥[illegible]公云云以跪[illegible]……自騎公牽[illegible]……一日二十七[illegible]……六月二十[illegible]……太原[illegible]河洛春秋[illegible]……[illegible]舊紀實錄同。子儀傳：七月，肅宗即位[illegible]以步[illegible]……丙寅方謀收復洛，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光弼以[illegible]……五至自河北，光弼[illegible]行在[illegible]中使[illegible]……玄宗實錄：六月[illegible]嘉山[illegible]……[illegible]大破之[illegible]……六月[illegible]……靈武也。若河洛春秋二十五日破賊，與諸書皆不合，恐[illegible]……太後[illegible]今據舊玄宗紀、汾陽家傳、唐曆皆云六月八日破史思明，宜可從。幸蜀記：十一日玄宗召子儀、光弼事於此，但二傳皆云肅宗召之，恐是二人[illegible]已被軍赴難，在道遣[illegible]肅宗中使

[illegible]家孫靈武。今從舊傳、唐曆錄。相在七月二十八日入，陽家傳二十七日，肅宗實錄八月一日，三書皆不知。[illegible]子儀傳云八月[illegible]無日，與實錄亦略[illegible]今從實錄。據舊傳光弼亦會至靈武，疑挺方兵盡從肅宗故。光弼但領河北兵赴太原守，河名春秋月日，光跡所云設王承恩司守晉吳[illegible]誤也。回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考異曰：玄宗實錄、[illegible]皆云八月癸未，[illegible]玄宗實錄、唐曆、舊[illegible]統長曆皆云壬午朔，今從之。時上皇尚未知太子即位於靈武。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為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即以琦為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開元十一年，宇文融除句當租庸地稅使，此租庸使之始也，其後[illegible]國忠[illegible]使。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殺獲太半。庭望收軍夜遁。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七月甲子即位，至是凡三十日方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illegible]復，扶又翻。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考異曰：肅宗實錄：[illegible]山奉表至蜀。玄宗實錄：八月癸未，制天下時皇太子已至靈武，七月甲子即位，遣路踰[illegible]未達及[illegible]

下是詔數日北使方至具陳羣臣懇請太子嗣位之官辛卯下詔稱太上皇遣韋見素等奉冊令遜之（舊紀唐肅）

辛丑史思明陷魏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太常樂分為二部唐初祖孝孫張文收定樂立部伎坐部伎玄宗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立部八一安樂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坐部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鼓吹……教坊……）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唐六典洛陽禁苑中有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　祿山聞嚮日百姓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西門長安城西門也）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

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過古禾翻又古卧翻勝音升屬之欲翻下同）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帥所類翻將即亮翻）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冢知隴翻嗣祥吏翻）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謂皆以有定天下之功承大統）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考異曰鄴侯家傳曰以李光弼爲元帥左廂兵馬使出井陘以定常山冀范陽郭子儀爲右廂兵馬使節衆南兵馬渡河東按汾陽家傳時郭子儀方北討未定河東也鄴侯家傳又曰上召光弼子儀謀任進討二人有恭莫之言上大怒作色叱之二人皆以兆不畢詞不罷上告公曰二將官偏裨一年署周家言黯朕又即位於此遂季三公將相看已有驕色商議任討欲遷延滴來叱之皆色之圖克發而將已驕朕甚憂之朕今委先生戎事府中護事密示以威令使著知懼對曰陛下必欲使異臣與依兩二人必請謁王臣因爲酒令約不起王寒伺二人未見衡平伏皇令工亦暫至府二人至斬至行談元帥以帝子之尊俯從臣酒令可以知陛下二人兄臣軍中之令必行它時或失律前死亡之片乂參口伏望言於廣平知是事恐欲李郭出畏臣非臣所恃恩然也上曰廣平於泌豈有形迹曰帝子國儲以陛下故親臣臣何人敢不懼明日將晚王亦至及李郭至長軍容嚮敬乃坐飲二人因言未見元帥乃使報于王王將至輒盡爲令益不得起及王至先公曰適不令許二公不起王曰寡人不敢讓就座飲李宁突公笑先生曰二人起謝廣平曰先生爲二相公知之寬憂寡人盡力令者何心哉宗社大計以言望統宇謂吉來飲令非行軍吉乎言北吾亦攘適宗昌仁二公勇悉無而北今吾之事全不敢侯）

閏之謝泌曰此固臣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行下孟翻）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衣於既翻下衣同）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稱尺證翻）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以侍謀軍國官寵泌）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從千容翻）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重直龍翻凡宮禁宮府門皆置籍交門閉已後閤外有急切文書則以籍轉通進內以通之）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之（爲泌請選繼契張本）

阿史那從禮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衆聚於經略軍北（時九姓胡凡居六州者各帶舊置府號按唐書李吉甫傳[illegible]宥州是也天寶[illegible]經略軍[illegible]六胡州[illegible]經略軍[illegible]郎九[illegible]延恩[illegible]曰經略軍在[illegible]三百里[illegible]天寶中置王忠嗣[illegible]置軍[illegible]靈武去[illegible]六百[illegible]）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天德軍在大同川天寶十二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川西築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illegible]東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至西受降城[illegible]百八十里北至[illegible]汾陽家傳[illegible]五萬[illegible]汾陽家傳[illegible]命公赴天德軍[illegible]實錄[illegible]戊辰行幸彭原戊辰[illegible]七日也[illegible]）

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既而復逃歸懷恩叱而斬之（玢[illegible]貧翻復扶又翻）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張知亮翻）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北狄逐水草為行國西域諸國皆有城郭故謂之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調徒弔翻）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復扶又翻）上斬之丙子上至順化（上改安化郡為順化郡）[illegible]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

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illegible]上不許置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禮記凡為人子[illegible]昏定而晨省）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事見上卷天寶十四載[illegible]）意薄之素聞房琯名（琯古緩翻）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詞情慷慨上為之改容（為于偽翻）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諸相拱手避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鄰里之舊何至於是（良娣[illegible]家[illegible]云[illegible]）上曰先生為社

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聞[illegible]）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比[illegible]）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李泌及倓（為良娣[illegible]倓張本[illegible]惡烏路翻）[illegible]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林甫動搖東宮見二百十五卷天寶五載六載從千容翻）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惡烏路翻）

但來及害卿而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樂音洛 處昌呂翻)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為用韋妃之故(廢韋妃事見二百一十五卷天寶五載)內慚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被皮義翻)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它夕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玄宗母昭成竇后)(說良娣祖母竇氏玄宗之姨也封鄧國夫人其子去惑生良娣)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史言李泌能引君當道)

南詔乘亂陷越巂會同軍(會同軍在越巂州)據清溪關(清溪關在大渡河外)尋傳驃國皆降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五(起柔兆涒灘十月盡彊圉作噩閏八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上發順化(……以來為弘化郡……至德為順化郡)癸未至彭原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政事筆……承旨……更工衡翻)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洋音祥……)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判度支……)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天下鹽就山海井竈置監院使吏出糶榷鹽户佌游民業者為亭户免其雜徭盜鬻私市者論以法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雄古奇翻房琯喜賓客喜許記翻好談論好呼到翻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琯以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南海郡廣州是時凡興方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銜下至五季遂為宋制其帶憲銜自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為憲銜守手又翻琯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王衍事見晉紀板蕩之詩刺周室大壞天下無綱紀文章之詩也後人本引此二詩以謂天下大亂毛氏傳曰板板反也正義曰蕩蕩法云板反之也邪辟御反之義故為反也其曰蕩蕩法度廢壞之

翻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事見上卷上即位於靈武靈武其地在賀蘭山之北上皇在成都其地在蜀山之南故謂之南朝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蓋指李峴李承式鄧景山等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己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疏之房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考異曰唐曆上以房琯有重名虛己以待之禮遇加等琯推誠奉上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古雅太宰相望其於兵非所長也後頗以直特京上以名高隨寇諸不皆容矣琯遂請兵為元帥許之今從實錄

狀者畏則上之疎琯特因進明之言也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琯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閑習也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為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天寶元年更盩厔縣曰宜壽屬鳳翔郡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以賀蘭進明為河南節度使潁王璬之至成都也見上卷璬吉了翻崔

圓迎謁拜於馬首璬不之止圓恨之璬視事兩月吏民安之圓奏罷璬使歸內宅京師有十宅以處諸王未出閤者此時在成都亦即行宮為內宅以武部侍郎李峘為劍南節度使代之峘胡登翻考異曰肅宗實錄明年正月甲寅以峘為劍南節度使蓋峘已授上皇命肅宗申命之也峘峴之兄也上皇尋命璬與陳王珪詣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延王玢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瑀救之乃命玢亦詣上所玢音邠考異曰明皇雜錄賀蘭進明之初守北海也城甲不完歸猜於外寇又將至懼貪兵用進明遂焚之遁有寺人至北海求貸於晉凡不獲歸以擒軍用閒於上隊部觀守蜀延上代上不及遣中使詣之而加开為曾夜赴蜀夜于路曰王罪不宜及玢額少宵決路使者感一與紀既至蜀進明言於上曰延王陛

（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郡國以驕其志臣道於對狼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望臣恐業武望思之菜將見於聖朝矣因寵韶使赦之謂進明曰俾父子如初卿之力也遂而此明往靈武道唐迷王進明說馬亦窮之王望之降車宿首而夫肅守謂之曰卿解千覆之圍阻賊退之軍而不以讓曰今意復全我兄弟乃往援之亞及按御史大夫今從舊傳）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復狹又翻）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千級賊遁去　房琯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在咸陽縣東其路斜出故曰陳濤斜又宋敏求退觀錄引唐人文集曰唐宮人墓謂之宮以斜四使者錄死之陳濤名之耶因內人所葬地而名之耶）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驚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畜許救翻）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琯自以南軍戰又敗（南軍宜壽之軍也）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琯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為于偽翻）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以薛景仙為關內節度副使　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承寀使回紇見上卷九月）回紇可汗以女妻之（妻七細翻）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見賢遍翻）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伽求迦翻）　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

與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暐赴湛水死（新書作赴河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時舉郡降（樂安郡棣州景城既陷樂安孤絕勢降賊蓋人心危懼賊至不能守也）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清河郡貝州博平郡博州考異河洛春秋云思明引兵攻貝州陷五日城陷今從肅宗實錄）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信都郡冀州降戶江翻）（史言烏承恩兵力足以拒守）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　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illegible]束鹿縣[illegible]）

（饒陽郡本深州天寶十五載更名饒陽縣東漢安定縣隋改曰饒陽之明皇以安祿山反改之鹿泉曰[illegible]）饒陽彌年不能下（前云饒陽攻深州經月者今次攻城亦在後云守經年者并前後因盡十四月之數也）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守式又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illegible]）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涂炭生人大丈

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妾，僕有□□足下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如燕巢于幕，(□小□傳吳□之言)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不絕口，以至於死。(如史所云，則河北二十四郡，惟平原以忠義士耳)賊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財賄婦人皆爲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擔，都濫翻)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史思明與郭子儀、李光弼特戰於常山、博陵，祿山盡發其兵乃能下河北，此蓋幸其不□史不削入耳)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鎭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葛邏支，羅□翻)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十二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新書作呼延谷，今蕃語轉耳，汗音寒)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榆林郡，勝州，大河經其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軍洛交。(洛交，本鄜州上郡，天寶元年更郡名)

上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令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帥，讀曰率)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永王璘幼失母，(璘，郭順儀之子也，順儀早死)爲上所鞠養，常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鎭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爲之謀主，以爲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覲於蜀；璘不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上召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適爲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瑱爲之；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

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期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晝夜死鬬，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

未上凍殺之上問李泌曰今敵彊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

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爲先倓不從

甲辰永王璘擅引兵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璘怒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吳郡季廣琛襲廣陵長史淮南採訪使李成式於廣陵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李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璘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

于闐王勝聞安祿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道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

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是歲，置北海節度使，領北海等四郡；上黨節度使，領上黨等三郡；興平節度使，領上洛等四郡。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初，林邑王范鎮龍為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盡滅范氏。國人立其王頭黎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更立頭黎之姑子諸葛地，謂之環王，妻以女王。

二載春，正月，上皇下誥，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總行百司，命崔圓奉誥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

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李豬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為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為，敢不敬從！」又謂豬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以氈裹其尸埋之，誡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為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眾不服，不令見人。慶緒

日縱酒爲樂（慆，叨刀翻，又叨亂翻。令，力丁翻。樂，音洛。）見事狂以爲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將，即亮翻。）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處，昌呂翻。從容，千容翻。帥，所類翻。）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請以語廣平（語，牛倨翻。）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illegible]）臣

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還，從宣翻，又音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飛龍廐物五坊，使兒者，皆謂之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詆，丁禮翻。訐，居謁翻。數，所角翻。）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illegible]）

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illegible]）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illegible]）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illegible]）上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治，直之翻。）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唐制，食實封者，凡一戶則以丁之庸調給之。）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一年。）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爲嚮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

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illegible]）

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甲子，幸保定。（保定郡本涇州安定郡，[illegible]更名。）丙寅，劍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賈，音古。[illegible]）將軍席元慶、臨邛太守柳奕討誅之。（臨邛郡，邛州。[illegible]）

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illegible]）聚眾六萬。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illegible]）胡據其五，二城堅守。支度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陽，（[illegible]）引兵共十萬，寇太原。（[illegible]）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眾不滿萬人。思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illegible]）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illegible]）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illegible]）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趣，七喻翻。）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人，善穿地道。（[illegible]）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illegible]）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砲，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illegible]）圍守益固。光弼

遣人詐與賊約剋日出降賊喜不爲備[illegible]地
道周賊營中擒之以木○[illegible]至期巡勒兵在城
上遣裨將引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illegible]鼓噪而
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illegible]東之俘
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
德等圍太原○慶緒以尹子奇爲汴州刺史河南節
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
[illegible]
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illegible]巡有兵三
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
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
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
習兵[illegible]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請
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
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郭子
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illegible]
[illegible]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子
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
爲內應　初平盧節度使劉正臣自范陽敗歸[illegible]
[illegible]安東都護王玄志酖殺之祿山以其黨徐歸道爲
平盧節度使玄志復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之[illegible]
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筏度海與大將田神功
擊平原樂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秦爲平
原太守[illegible]
[illegible]引兵趣河東　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illegible]
分兵取馮翊[illegible]
己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
[illegible]殺
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
拒官軍[illegible]子儀擊之斬首四千
[illegible]擒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
[illegible]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
[illegible]遂平河東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
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
[illegible]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不絕
[illegible]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
夜不絕西師既息既定[illegible]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
之衆如前策并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
[illegible]心而更引兵東

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游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媯川王；以牛廷介領安陽軍事；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

先是，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強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戊戌，永王璘敗死。其黨薛鏐等皆伏誅。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于揚子；成式使判官裴戎將兵三千，軍于瓜步洲，廣張旗幟，列于江津。璘與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死於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奔江寧，馮季康奔白沙。璘憂懼，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軍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為兩，璘軍又以火應之。璘以為官軍已濟江，遽挈家與麾下潛遁；及明，不見濟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璘

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侃等逆戰，射瑒中肩，璘兵遂潰。璘與仙琦收餘衆奔鄱陽，收庫物甲兵，欲南奔嶺表。江西采訪使皇甫侁遣兵追討，擒之，潛殺之於傳舍。瑒亦死於亂兵。侁使人送璘家屬還蜀。上曰：「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於蜀而擅殺之邪！」遂廢侁不用。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旰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度渭，河東。

三月辛酉，以左相韋見素爲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爲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楊國忠惡憲部尚書苗晉卿，安祿山之反也，請出晉卿爲陝郡太守兼陝弘農防禦使。晉卿固辭老病，上皇不悅，使之致仕。及長安失守，晉卿潛竄山谷。上至鳳翔，手敕徵之，爲左相，軍國大務悉咨之。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

谷壘推其（小字）而賊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
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夏四月顏真卿自荊襄北詣鳳翔　上以
為憲部尚書（憲部即刑部）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
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
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三原本漢池陽縣地）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
伏兵邀之於白渠留運橋殺傷略盡
歸仁游水而逸　若幽神通之玄孫也（淮安王）
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
潏西
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
相守七日官軍不
進　五月癸丑守忠偽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
千為長蛇陳（陳讀曰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

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為賊所擒軍資
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
中外戒嚴是
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
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
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
王者　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
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
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
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
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名器之濫
至是而極焉　房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
多稱病不朝謁　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庶子劉秩
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
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贓賄丁巳罷琯為太
子少師　以諫議大夫張鎬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
內晨夜誦佛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
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庚申上皇追冊上

楊妃為元獻皇后。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鋭，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甲子，以子儀為左僕射。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

至尹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六月，田乾真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翻城來降。乾真解安邑遁去。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於陝郡效力。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上表，以為：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

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夫音扶夫縣民也縣令則其君也大君謂天子治直吏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伏惟明主令其邊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議之下戶嫁翻太子太師盧簡求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過古禾翻[illegible]去奈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技渠綺翻橫戶孟翻爲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爲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去奈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唐初定律有十惡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凡十惡者不得依議請之例其不義之注曰謂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喪喪息浪翻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夫音扶少始紹翻邪音耶今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然況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奈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爲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陝失冉翻觀古玩翻至蜀之事也事見二百一十卷先天元年南充土豪何滔作亂執本

郡[illegible]劍南節度使盧元裕討平之[illegible]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琅邪郡殺賊二萬餘人[illegible]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反六軍兵馬使陳玄禮劍南節度使李峘討誅之[illegible]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illegible]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illegible]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illegible]雜以茶紙樹[illegible]睢陽將士死不[illegible]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鬭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illegible]以大木爲梯下置六輪上立[illegible]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推吐雷翻欲令騰入巡豫於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盛時征翻拄知主翻折而設翻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棚閣城上架木爲[illegible]鉤之所[illegible]

及賊以鉤車巡以大木末置連鎖鎖末置大鐶搨其鉤頭搨吐盍翻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illegible]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松明者松枯而油存可燃之以為明乾蒿[illegible]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illegible]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

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illegible]

[illegible]澳在江南運補曾[illegible]

[illegible]著叛八月龍溪為餘杭太守[illegible]東采訪防禦使[illegible]以張鎬兼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靈昌太守許叔冀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拔眾奔彭城考異曰實錄云拔其眾南投睢陽郡張中丞傳云許叔冀往譙郡[illegible]今從新紀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巡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illegible]

是時許叔冀在譙郡[illegible]尚衡在彭城[illegible]賀蘭進明在臨淮[illegible]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眾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眾左右馳射賊眾披靡[illegible]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illegible]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illegible]大夫坐擁強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考異曰韓愈書張中丞傳後敘云[illegible]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illegible]按[illegible]曰嚙[illegible]足矣今從[illegible]傳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座中往往為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張巡自寧陵入睢陽蓋使廉坦守寧陵城使所置也[illegible]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

賊（[illegible]）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illegible]）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琯爲相惡賀蘭進明（事見去載十月惡烏路翻）以爲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史言房琯以私憾用進明許叔冀以[illegible]）（[illegible]制其勢不敢分兵救進明之才皆庸才救亦未必能救[illegible]）戊辰上勞饗諸將（勞力到翻饗許兩翻）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考異曰汾陽家傳肅宗八月二十三日[illegible]九月丁亥元帥領兵十五萬發出又云戊子回紇[illegible]至扶風盡郭子儀以閏月二十三日發行也扶風九月十二日廣平乃發也）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長安苑門也）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illegible]扶又翻下同）賊屢攻上黨節度使程千里所敗（敗補邁翻）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上黨郡潞州爲程千里被擒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玖伯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六（起彊圉作噩九月盡著雍閹茂凡一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下

至德二載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餘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收騎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欲擒希德反爲希德所擒[illegible]不可恃勇輕[illegible]）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illegible]）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illegible]）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爲特進囚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見賢遍翻勞力到翻）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爲

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此皆秦上林苑地也[illegible]香積寺[illegible]澧水[illegible]）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挑，徒了翻）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趣，七喻翻；重，直用翻）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呼，火故翻）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先，悉薦翻）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王難得為鳳翔都知兵馬使，時上在鳳翔，蓋御營大將也）賊射之中眉皮垂鄣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射，而亦翻；中，竹仲翻；掣，昌列翻；去，羌呂翻；被，皮義翻）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騎，奇寄翻；偵，丑鄭翻）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索，昔各翻）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交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囂，許驕翻）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騎，奇寄翻）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illegible]）俶固止之使還營（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遲，直二翻；諜，達協翻）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廣平王若用僕固懷恩之言，[illegible]）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為，于偽翻；下當為同）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跪，[illegible]）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illegible]）百姓軍士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

安鎮洪二十日引大軍東出（東出洛陽城門）以太子少傅（少傅又翻）虢王巨為西京留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啖徒覽翻姓也）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射寅謝翻）泌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臣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馬嵬請留事見二百一十八卷）靈武勸進（至德元載）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養羊尚翻）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以事契入鑰見二百一十八卷上年九月）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樂音洛）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為句踐也（句踐既與越王句踐報吳之恥乃稱五湖遺大夫種書以為句踐長頸烏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敢復言（復扶又翻）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曏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謂不從使建寧王自范陽之策也）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謂馬嵬勸留及北趨靈武血戰以衛上也事見二百一十八卷至德元載六月）朕非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事見上卷本年正月）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事見二百一十八卷至德元載九月）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

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非也既往不咎（引論語孔子之言）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賢廢見二百二卷永隆元年死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illegible]）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識職吏翻記也）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李泌歷事肅代德三朝皆言人所難言奇士也）郭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爲賊所汚者半天下（汚烏故翻）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 冬十月丁未啖廷瑤至蜀 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illegible]王難得[illegible]興平軍）吐蕃陷西平（西平郡鄯州）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是無江淮也（[illegible]）且我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illegible]）況密邇羣帥乎（[illegible]）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食祥吏翻）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illegible]）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眥[illegible]又才[illegible]）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抉於決翻）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illegible]）生致許遠於洛陽（[illegible]）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戰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

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illegible]）。人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illegible]），數步之間，勢有同異（[illegible]）。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illegible]），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illegible]），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illegible]）。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illegible]）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為。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illegible]），汝為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梁鎬代賀蘭進明，見上卷八月。），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illegible]）及譙郡太守閭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illegible]），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考異曰：[illegible]）。

張通儒等收餘眾走保陝（自長安東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illegible]），得兵步騎十五萬（[illegible]）。己未，

廣平王至曲沃（[illegible]）。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旁，步浪翻。）。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據舊書，新店在陝城西。），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illegible]），走河北（考異曰：實錄無新店戰日[illegible]）。

（[illegible]）

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考異曰：[illegible]）。許遠死於偃師（[illegible]）。

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為。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為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

丙寅，上至望賢宮，得東京捷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

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為安成府，改元天成，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眾至六萬，軍聲復振。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己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祗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收繫之。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為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強舁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

濟起詣軍門上謁(掌翻)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

三司(時令三司以受賊官爵者因館於此司署令[illegible]以賊官爵者羅拜之[illegible]賞)令(當作[illegible])

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愧受賊官爵者之心)以濟為祕書郎

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illegible])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

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為

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

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污者

勿問(東內端門曰丹鳳門[illegible]樓[illegible])癸酉回紇葉護

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長樂驛在滻上[illegible])上

與宴於宣政殿(宣政殿在含元殿後[illegible]入宣政門為內朝[illegible])葉護奏以軍

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沙苑在馮翊[illegible]一名沙阜[illegible])自歸取

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孽[illegible]翻)上賜而遣之十

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

家國由卿再造(勞力到翻)張鎬帥魯炅來瑱吳王祗李

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

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大同[illegible]河南代[illegible])

己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

二萬匹(遺[illegible]季翻)使就朔方軍受之以嚴莊為司農卿

上之[illegible]為九廟主(主[illegible])

[illegible]庚寅朔享於長樂殿(長樂殿[illegible]以栗為之主[illegible])

丙申上皇至鳳

翔從兵六百餘人(從才用翻)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

發精騎三千(騎奇寄翻)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

駕迎於望賢宮上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

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

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著之(著陟略翻)

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

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

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仗衛士立仗所在)縱千

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

矣(復扶又翻)上皇不肯居正殿(正殿行宮正殿也)曰此天子之位也

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

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

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為于偽翻鞚苦貢翻)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

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

為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玄宗失國倖蜀[illegible]自以為天子父[illegible]貴以為天[illegible])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

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辛亥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為詳理使（因按獄特置此官）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為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之刻深而峴獨得美譽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

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賜爵加食邑有差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以張良娣為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為趙王新城王僅為彭王潁川王僴為兗王東陽王侹為涇王僙為

襄王倕為杞王偲為召王佋為興王侗為定王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以為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惡揚錄瑕棄用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

況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也臣敢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憕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為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

大敗，思明據其所有。慶緒忌思明之強，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耿仁智為范陽節度判官）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玼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耳。」（易，以豉翻。）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悉眾數萬逆之，相距一里，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勝，音升。）邊兵怯懦，懼相公之眾，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入內廳樂飲，（樂，音洛。）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日，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十三郡：范陽、北平、嬀川、密雲、漁陽、柳城、文安、河間、上谷、博陵、勃海、饒陽、常山。）及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

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蕚攝恆州刺史，開井陘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諲、器守文，不達大

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
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
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
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
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賊皆
任權要均仍爲賊毁吾家事罪不可赦上
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
臣不能活均垍使
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
左右扶上起曰張垍爲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
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
安祿山所署河南尹
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
中來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

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
上甚悔之臣光曰爲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
烈等或貴爲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
以規人主之過乃從而逢迎之及
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
爲之陳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各
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詭詞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
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
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何爲善者
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
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
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
乃復責其不能死從不亦難哉
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故妃韋氏既廢爲尼居禁
中是歲卒
置左右神武軍取元
從子弟充其制皆如
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
善騎射者千人爲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
軍
升河中防禦使爲節度領蒲絳等七州

〔注：……至德元年復爲……不見在何月日見歲十一月壬午赦天下近日所改百官額及郡名官名一切……依故事蓋此時頒以郡爲州之文也北方已出此時……乾元元年……〕分劍南爲東西川節度東川領梓遂等十二州〔注：劒南東川領梓遂綿劍龍閬普陵瀘榮資簡十二州〕又置荊澧節度領荊澧等五州夔峽節度領夔峽等五州〔注：荊南節度……荊澧朗郢復五州……夔峽……五州〕更安西曰鎮西〔注：……〕

乾元元年〔注：是年二月始改元〕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冊加上尊號〔注：……〕上固辭大聖之號〔注：……〕上皇不許上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注：……〕先是官軍既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乙酉敕盡停之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注：……〕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注：……〕以爲鴻臚卿充河北招討使丁未上御明鳳門〔注：……〕赦天下改元〔注：……〕盡免百姓今載租庸〔注：……〕以載爲年〔注：……〕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爲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使三月甲戌徙楚王俶爲成王戊寅立張淑妃爲皇后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注：……〕癸巳北庭兵馬使王惟良謀作亂嗣業與裨將荔非元禮討誅之〔注：……〕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注：……〕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剮於鄴市凡有謀歸者〔注：……〕誅及種族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注：……〕不勝而還〔注：……〕癸卯以太子少師虢王巨爲河南尹充東京留守〔注：……〕辛卯〔注：……〕新主入太廟〔注：……〕甲寅上享太廟遂祀昊天上帝乙卯御明鳳門赦天下五月壬午制停采訪使改黜陟使爲觀察使〔注：……〕

（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當時以爲重難制，罷之，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四年罷，八年復置按察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illegible]）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中人居要謂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強則眾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思明、叔冀後皆如鎬言。滑州靈昌郡，唐人多以文用[illegible]）時上以寵納思明，（以當作已，二字，唐人多作以）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明在范陽，滑州治白馬，許叔冀屯焉）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爲不切事機，戊子，罷爲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爲河南節度使。（尚辰，羊尚翻）

張后生興王佋，（佋，音韶）纔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從，千容翻；揆，求癸翻）「成王長且有功，（長，知兩翻）朕欲立爲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勝，音升）上喜曰：「朕意決矣。」庚寅，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揆，玄道之玄孫也。（玄道，武德中爲天策府十八學士）

乙未，以崔圓爲太子少師，李麟爲太子少傅，皆罷政事。上頗好鬼神，（好，呼到翻）太常少卿王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俗，上悅之，（[illegible]）以璵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

（[illegible]）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illegible]）諡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爲太僕丞。（[illegible]）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事見二百十七卷至德元載）上在鳳翔，顏真卿爲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張通幽爲普安太守，（普安郡，劍州）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泉明爲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壽陽縣，屬太原府[illegible]）爲史思明所虜，裹以牛革，送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illegible]）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爲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號，戶高翻；索，山客翻）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爲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閔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illegible]）

（□□數竹之）一如親戚至蒲州冥卿悉加贈給父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衣冠□謀其疑復謙衣衾後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悉服（[illegible]）所及也

六月己酉立太一壇於南郊之東（[illegible]）從王璵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illegible]）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勢所過煩擾州縣干求受贓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illegible]）至黃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啟（[illegible]）震怒破鐍而入曳巫於階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師上無以罪也

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嗣業為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以[illegible]）

山人韓穎改造新曆丁巳初行穎曆（[illegible]）

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貶降者續處分（去年十二月[illegible]）

太子少師房琯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朝夕盈門其黨為之揚言於朝云琯有文武才宜大用上聞而惡之下制數琯罪貶豳州刺史（[illegible]）前祭酒劉秩貶閬州刺史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刺史皆琯黨也（[illegible]）

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為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思明念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勸思明降唐（事見上卷至德二載）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illegible]）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illegible]）帷其床伏二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illegible]）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為節度使二人於床下大呼而出（[illegible]）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illegible]）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

得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烏承恩持鐵券入，不測之勇，使阿史那承慶之事不成，承恩其能奉鐵券以還天子乎！使思明果授首，則宜有其同惡而先籍其姓名，果能遂謀之乎！余謂李光弼之明智必不為此。蓋思明因承恩言為此牒，抗表以罪狀光弼，又偽為簿書，雜將士姓名以激怒之，使與己同反而無他志。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為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榜，音彭。考異曰：唐曆、舊傳皆云四月殺承恩，今據河洛春秋，四月始為節度副使，六月死。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玼走免。玼，音此，又且禮翻。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時掌翻。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況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思明又以此激怒其將佐。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不為，于偽翻。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凡表皆函封。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召入，去，羌呂翻。復，扶又翻。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之，腦流于地。史言耿仁智去逆效順，以死全節。呼，火故翻。烏承玼奔太原，李光弼表為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石嶺軍在忻州秀容縣。

秋，七月，丙戌，初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乾元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行。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妻，七細翻。以殿中監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為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天寶中，鮮于仲通附楊國忠致位顯。甲子，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衣，於既翻。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鄉者唐與諸國為昏，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妻，七細翻。恩禮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婿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自突厥有國以來，可汗妻號可賀敦。舉國皆喜。

乙未，郭子儀入朝。考異曰：實錄郭子儀擒逆賊安太清……下按上元元年李光弼擒偽將安太清……

誤也唐曆本紀等皆無之舊子儀傳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以獻諸書亦無之今不取 八月壬寅以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爲滑濮等六州節度使（考異曰實錄二[illegible]青[illegible]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illegible]又[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青[illegible]登[illegible]也○余按[illegible]青密登萊四州[illegible]至德元載置青密節度使[illegible]乾元元年青密[illegible]領青密登萊沂海六州節度使[illegible]以青登五州增滑濮二州則七州矣其數不合）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爲中書令光弼爲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九月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將軍趙泚爲蒲同虢三州節度使（去年置河中節度使[illegible]等七州今[illegible]同虢三州而已蓋兵興之際分命節帥以扼險要其所統之增減離合隨時制宜[illegible]）丙子招討党項使王仲昇斬党項酋長拓跋戎德傳首（[illegible]党項[illegible]拓拔諸部畏留[illegible]又置芳池[illegible]都督府於[illegible]州[illegible]小州十[illegible]以處党項野利氏[illegible]以來中國亂党項因[illegible]）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illegible]及[illegible]河[illegible]）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爲事其大臣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

儒譖而殺之（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好殺同考異曰河洛春秋十月[illegible]希德有[illegible]又曰慶緒既殺希德[illegible]內應左右士[illegible]崩之變[illegible]思明[illegible]希德[illegible]在相州[illegible]招[illegible]英武皆不[illegible]爲[illegible]所殺[illegible]知其[illegible]大喜見於[illegible]今從實錄）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爲用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總中外兵乾祐愎戾好殺（愎弼力翻戾郎計翻好呼到翻）士卒不附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illegible]）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illegible]時思禮爲關內節度使[illegible]澤潞[illegible]州[illegible]考異曰實錄有李奐無崔光遠[illegible]有崔光遠[illegible]李[illegible]）將所部兵助之（[illegible]）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illegible]十萬而不置元帥[illegible]）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illegible]）觀軍容之名自此始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廣州本漢番禺縣南海郡）刺史韋利見踰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冬

十月甲辰，冊太子。考異曰：實錄云：可大赦天下，項者頗曼經蕩滌，猶慮近者或下累一切放免。按既云大與眾洽，殊私承上之，則徒以下累恐可大赦，其天下見禁囚徒，免已下是術字耳，今不書赦。八赦，則死罪皆免，豈有但免。是以為祥，更名 更名曰豫。豫，初太子生之歲，豫便江為豫州獻嘉禾，故

自中興以來，羣下無復賜物，至是始有新鑄大錢，乾元重寶錢也。百官六軍霑賚有差。

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獲嘉縣，本汲縣之新中鄉，漢武帝行幸至此，聞獲呂嘉，因置獲嘉縣，屬河內郡。唐屬懷州，九域志：獲嘉縣在衛州西九十里。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陽武縣，故屬滑州。酸棗縣，故屬滑州。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眾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射，而亦翻。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復，扶又翻。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兵拒戰於愁思岡，愁思岡在鄴城西，據歐史，在相州湯陰縣。薛居正曰：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思岡。考異曰：汾陽王家傳：十月五日，戰愁思岡，賊黨奔，錄：癸丑，子儀破賊，擒安慶和。

癸丑，十四日也。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考異：塘捷奏始到。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遙為慶緒聲勢。滏陽，磁州治所，滏陽縣，南至鄴城六十里。甲寅，上皇幸華清宮。

十一月丁丑，還京師。考異：實錄：下又置，貴妃葬，元載為二縣。崔光遠拔魏州。魏州，漢元城治。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為魏州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為三，一出邢、洺，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洹水縣，漢長樂縣地，隋書國志曰：周建德六年分斥漳縣，隋置洹水縣。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甲辰，置浙江西道節度使，領蘇、潤等十州，以昇州刺史韋黃裳為之；浙西道節度使，領昇、潤、宣、歙、饒、江、蘇、常、杭、湖十州，治昇州。庚戌，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越、睦等八州，以戶部尚書李峘為之；浙東道節度使，領越、睦、衢、婺、台、明、處、溫八州，治越州。兼淮南節度使。此宜參考下卷上元元年鄧景山，李峘注。己未，羣臣請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許之。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崟，魚金翻。賊勢盛，處崟連戰不利，還趣城。趣，七喻翻。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illegible]之，腰斬處崟。處崟驍將，眾所恃，既死，眾無鬪[illegible]

（魏[illegible]夫君在宋[illegible]）光遠脫身走還汴州。

□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illegible]）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illegible]）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illegible]）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書仲虺之誥之言。）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扶問切。）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illegible]）臂指之相使，（[illegible]）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覬音冀，覦音俞。）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周禮：王以八柄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illegible]）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姑，且也；息，安也；且求目前之安也。）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此即周禮所謂八柄也。）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illegible]）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illegible]）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詩大雅[illegible]之辭。）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illegible]）為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illegible]）由是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illegible]）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illegible]）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illegible]）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illegible]）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

之陵夷乃自然之勢也（賈誼論正此意）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庭直也不庭謂諸侯之不直者近[?]以不朝為不庭其不來庭也）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是歲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鎮北大都護府領大同長寧二縣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因舊振武軍而名其節度兼押蕃落使宋白曰振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即郭定襄府之地[?]黃河[?]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呼延[?]在於此置雲中都督府麟德三年改為單于大都護府至德後振武節度治焉）又置陝虢華及豫許汝二節度使安南經略使為節度使領交陸等十一州（安南節度使領交陸峯愛驩長福祿芝武峩演武安十一州治交州宋白曰陸州玉山郡本玉州上元二年改為陸州以州界有陸水為名）吐蕃陷河源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七（起屠維大淵獻盡上章困敦凡二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考異曰河洛春秋作周萬至邠志作周至[?]作周摯今從實錄）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嘉山之敗事見二百一十八卷至德元載）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眾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使用光弼之計安有滏水之潰乎朝[?]之罪[?]）戊寅上祀九宮貴神（李心傳曰九宮貴神者太一攝提權主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宋白曰九宮貴神其說本之黃帝九宮經蕭吉五行大義）用王璵之言也乙卯耕藉田（乙卯當作乙酉）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為流矢所中（中竹仲翻）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眾（將即亮翻）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李嗣業以鎮西北庭兵屯懷州會詔攻鄴以段秀實知留後事）

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羽檄爭進芻粟兵甫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二月壬子月食既（春秋之法書日食不書月食日君象也此因張后之專橫而書月食[illegible]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是後月食皆書於上方）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考異曰舊紀作翊聖今從實錄）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韋后事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幾居依翻橫戶孟翻）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重直龍翻）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牆麴及馬矢以食馬（[illegible]）人皆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稟（主帥令諸營無所稟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降戶江翻）城久不下上下解體（師老勢屈故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果如李光弼之言[illegible]）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illegible]）官軍出則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趣讀曰促）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邏郎佐翻）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陳讀曰陣下同[illegible]）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炅中流矢（中竹仲翻）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illegible]）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illegible]）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守式又翻[illegible]）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剽匹妙翻）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

整勒部伍，全軍以歸。[illegible]

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illegible]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illegible]都虞候張用濟[illegible]曰：「蒲、陝荐饑，不如守河陽，賊至，并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弈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illegible]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illegible]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illegible]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illegible]荔非元禮至而軍焉。[illegible]諸將各上表謝罪，[illegible]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illegible]貶蘇震為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illegible]

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衆，還屯鄴城南。[illegible]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illegible]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illegible]慶緒曰：「任公暫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illegible]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illegible]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徧示將士，咸稱萬歲。[illegible]乃手疏唁慶緒[illegible]而不稱臣，且曰：「願為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illegible]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illegible]棄失兩都，久陷重圍，[illegible]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illegible]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

（復扶又翻，又扶字）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去聲）兩都亦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吾為，為，于偽翻）豈受爾佞媚乎！即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朝，直遙翻）引兵還范陽。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宋敏求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門內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辛卯，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為節度判官。（復扶又翻）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諲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苗晉卿為太子太傅，王璵為刑部尚書，皆罷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為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並同平章事。上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為李輔國忌峴不得久於相位張本）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邏，郎佐翻）李揆上疏曰：

昔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周勃安劉事見漢高后紀。考其本末，恐不如此。李揆引周勃事，誤）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徼，李備問翻。以羽林軍為天子親兵）乃止。（金吾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羽林掌統北衙禁兵之事）丙申，以郭子儀為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東畿，東京畿內也。山東，河南、河北也。河東，自蒲絳北至忻代）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來瑱自河西節度使以之陝，以守關中，兵寡，不得）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潞城縣，漢潞縣地，春秋潞子所邑也，隋開皇十六年置潞城縣，屬潞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四十里）太監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內宅，蓋在禁中輔國止宿之署舍也）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雍錄：六典，大明宮紫宸殿之西曰右銀臺門，直紫宸殿之東曰左銀臺門，六典本文既云宮城東西之門在宮殿之左右，其入右銀臺門，又入翰林院，二銀臺門皆在宮城東西，而左銀臺門亦在宮城之東，以地望準之，皆直紫宸殿之左右，其地則在宮城東西耳）事無大小，輔國口為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

人，皆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案，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索山客[illegible] 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illegible] 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illegible] 輔國行事多所變更，[illegible] 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本官，太子詹事。上不許。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處分，[illegible] 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illegible] 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illegible] 自今須一切經臺府，臺，御史臺；府，京兆府。如所由處斷不平，[illegible] 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illegible]

甲辰，置陳鄭亳節度使，以鄧州刺史魯炅為之；以徐州刺史尚衡為青密七州節度使；[illegible] 以興平軍節度使李奐兼豫、許、汝三州節度使；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illegible] 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炅所部兵剽掠尤甚，[illegible] 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炅慚懼，飲藥而死。[illegible]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illegible] 立其妻辛氏為皇后，子朝義為懷王，以周摯為相，李歸仁為將，[illegible] 改范陽為燕京，諸州為郡。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為鄭陳潁亳節度使。[illegible] 抱玉，安興貴之後也，[illegible] 為李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

山同姓，故賜姓李氏。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illegible]）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為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邪，音耶。）然亦為之剺面而哭。（[illegible]）

鳳翔馬坊押官為劫，（押官者，管押馬坊之吏也。[illegible]）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天興縣[illegible]）（[illegible]德二載[illegible]置天興縣[illegible]）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廄，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冤。（[illegible]）

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鞫之，（此唐所謂三司也。）與鎣同，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鞫之。（[illegible]太平縣[illegible]）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illegible]）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illegible]）曄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illegible]）鎣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為朋黨。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考異曰：代宗實錄[illegible]）

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illegible]）

壬午，以滑濮節度使許叔冀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節度使；（[illegible]）以試汝州刺史劉展為滑州刺史，充副使。

六月，丁巳，分朔方置邠寧等九州節度使。（[illegible]）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考異曰：[illegible]）士卒涕泣，遮中使請

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願得親王為之副辛巳以趙王係為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考異曰… [illegible]）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采皆變（史言… [illegible]）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樂音洛）左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以待（被皮義翻上時掌翻騎奇寄翻）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師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彊其兩翻 [illegible]）右武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illegible]）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眾（考異曰… [illegible]）僕固懷恩繼至光弼引坐與語須臾閽者白蕃渾五百騎至矣（[illegible]）光弼變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違光弼曰士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illegible]）以潞沁節度使王思禮（[illegible]）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illegible]）初潼關之敗（[illegible]）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盩厔張光晟下馬授之（盩音輈厔音窒 [illegible]）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illegible]）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史河西辛雲京（雲京蘭州人 [illegible]）思禮怒之雲京懼不知所出光晟時在雲京麾下曰光晟嘗有德於王公

從來不敢言者恥以此取賞耳今使君有急光晟（[illegible]）往見王公必為使君解之（為于偽翻下特為同）雲京喜而遣之光晟謁思禮未及言思禮識之曰噫子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邪光晟以實告思禮大喜執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思禮言光晟授己以馬脫於兵得有今日）吾求子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為兄弟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冤（從千容翻）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日特為故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贈金帛田宅甚厚（晟承正翻）（王思禮可謂君子矣其後事德宗以失職怨望遂委身於朱泚何前後之相違也）辛卯以朔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僕固懷恩兼太常卿進爵大

寧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冠古玩翻）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刺史王政奔荊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公主嫁回紇見上卷上年）戊午上使將軍曹日昇往襄州慰諭楚元貶王政為饒州長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為襄州刺史楚元不從壬戌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使之收復河北及幽燕也）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荊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爭潛竄山谷（時荊南節度使領荊澧朗郢峽夔忠萬歸十州）戊辰更

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唐世[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九十九爐絳州之爐三十[illegible]）加以重輪一當五十（[illegible]徑一寸二分文亦曰乾元重寶[illegible]每緡重十二斤時號重稜錢[illegible]）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宜以新錢給其冬料（冬料謂各官冬季所當得俸料錢也）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為荊襄招討使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處昌呂翻）以陳潁亳申節度使王仲昇為申沔等五州節度使知淮南西道行營兵馬（時淮西節度使領申光壽安沔五州）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為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

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皋周摯自胡良濟河（白皋胡良皆河津濟度之要在滑州西北岸良或作梁濮音卜）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許叔冀卒如光弼之言）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長蘆縣漢參戶縣地後周更名長蘆時屬滄州質音致）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南宮縣漢屬信都國唐屬冀州）思明以為平盧兵

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以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illegible]）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鄭州之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illegible]）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illegible]）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illegible]）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夫音扶[illegible]）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

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illegible]）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illegible]）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illegible]）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illegible]）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

躡之不敢逼（[illegible]）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illegible]）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掎其後（[illegible]）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illegible]）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illegible]）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illegible]）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史思明

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illegible]）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謾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illegible]）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illegible]）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

易之（易，以豉翻）。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illegible]），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呼，火故翻），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illegible]）。賊眾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illegible]），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

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illegible]）。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illegible]），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illegible]），以巨木承其根（[illegible]），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illegible]），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illegible]），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illegible]），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illegible]），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illegible]），問曰：「司空在乎？」（[illegible]）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illegible]）？」光弼曰：「此

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illegible]）庭暉時為五臺府果毅。（[illegible]）己亥，以庭暉為右武衛大將軍。（[illegible]）思明復攻河陽。（[illegible]）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illegible]）

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爲，于僞翻）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帥，讀曰率，下同）時光弼自將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illegible]）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潬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illegible]別築短垣高纔及肩謂之羊馬城）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塡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塡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塡塹（爲，于僞翻，下同）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illegible]）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度，徒洛翻。易，以豉翻）乃復引退（復，扶又翻，下同）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

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趣，七喻翻）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陳，讀曰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郝廷玉，光弼愛將也）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論惟貞，吐蕃來降者）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颭旗三至地（[illegible]）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釋名曰鞾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illegible]）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却（瑒，音暢，又雉杏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呼，火故翻）賊衆大潰（史言河陽之戰[illegible]）

（亦致死不足以決勝）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illegible]河南）其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考異曰：舊傳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周摯。按[illegible]周摯二年三月為史朝義所殺，李秦授上元元年四月乃[illegible]，今從實錄。[illegible]為懷州節度使安太清并男朝俊[illegible]刺史。徐璜[illegible]按太清上元元年九月拔懷州始擒之。[illegible]皆不取，而考異謂之今從實錄，[illegible]字不可曉。[illegible]二書又為本末，則此時只當書擒徐璜玉、李秦授，亦未[illegible]，當書擒[illegible]）思明不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為右金吾大將軍。邛、簡、（邛，渠容翻）嘉、眉、瀘、戎等州蠻反。（簡州，漢牛鞞縣地，[illegible]之地，後魏於牛鞞置陽安縣，又置[illegible]郡，[illegible]）

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為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此殿中監以寓[illegible]）（[illegible]）賜姓李名忠臣。康楚元等眾至萬餘人，商州刺史充荊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鄧之境，招諭降者，厚撫之，（降，戶江翻）伺其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眾遂潰，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荊襄皆平。倫，見素之從弟也。（韋見素相天寶，以至德[illegible]）發安西、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第五琦作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重，直龍翻）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上言者皆歸咎於琦；庚午，貶琦忠州長史。

（忠州，漢臨江縣地，[illegible]）御史大夫賀蘭進明貶溱州員外司馬，坐琦黨也。

十二月，甲午，呂諲領度支使。乙巳，韋倫送康楚元詣闕，斬之。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礓子阪，（礓子阪在河南永寧縣東[illegible]）得馬六百，歸仁走。以伯玉為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寧、莎柵之間，屢破之。（永寧，漢宜陽縣地，[illegible]）

上元元年（[illegible]）

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丙戌，以于闐王勝之弟曜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illegible]）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等州節度為鄜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illegible]）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寧，鄜州刺史杜冕領鄜坊節度副使，分道招討。戊子，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使，（兩道，邠寧、鄜坊也）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

之上祀九宮貴神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沁音心） 忠州長史第五琦既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曰琦備位宰相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即奏琦已服罪（史言劉期光不能審克陷塞妄奏） 庚戌琦坐除名長流夷州（宋白曰夷州之地歷代恃險不開隋大業七年始招慰置綏陽縣唐武德四年置夷州舊志京師南四千三百八十七里至洛陽三千八百八十里） 三月甲申改蒲州為河中府 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 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 襄

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翽據州反（翽呼外翻） 制以隴州刺史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已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至德二載置南陽節度使尋升襄陽防禦使為山南東道節度領襄鄧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襄州） 瑱至襄州張維瑾等皆降（降戶江翻） 閏月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為司空自武德以來思禮始不為宰相而拜三公 甲戌徙趙王係為越王 己卯赦天下改元（改元上元） 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選歷代名將為亞聖十哲（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

牲樂之制如文宣王出師命將發日引辭於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是年尊為武成王以歷代良將為十哲像坐侍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於右） 其中祀下祀并雜祀一切並停（唐六典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為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眾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為小祀雜祀蓋小祀之中若漢志所謂將軍寶之類） 是日史思明入東京（考異曰按去年九月思明已入東京實錄至此復云爾者蓋當時城空李光弼在河陽思明還屯白馬寺不入宮闕今始發軍入其城耳） 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侍中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宦者馬上言受

賂為人求官於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諲諲為之補官（為于偽翻） 事覺上杖死壬子諲罷為太子賓客 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南華本漢離狐縣歷代不更天寶元年更名南華屬曹州鑄錢使乾元元年以命第五琦會要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其後楊慎矜楊國忠相繼為之）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治直之翻） 六月甲子桂州經略使邢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眾斬其帥黃乾曜等（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相承為豪又有黃氏居其地西接南詔天寶初黃氏彊與韋氏周氏儂氏相脣齒為寇害據十餘州又承韋周〔…〕數千里所陷） 三品錢行浸久（開元錢與乾元當十錢重輪錢為三品） 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

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榜，音彭。）乃敕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錢當三十，諸州更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史思明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一當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

甲申，興王佋薨。佋，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佋，音韶。侗，音通，又音同。）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數，所角翻。）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佋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乙酉，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党項於普潤。（普潤縣屬鳳翔府，漢杜陽縣之地，隋作仁壽宮，大業初置普潤縣。宋白曰：普潤縣本漢安定鶉觚二縣之地，在美，又為漆縣，隋大業元年於此川谷置普潤縣，杜泰岐三水灌溉民田，民獲其利，以為縣名；麟遊縣則漢杜陽之地，有隋仁壽宮。）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事見上卷至德二載。）上時自夾城往起居，（夾城，開元二十年所築。）上皇亦間至大明宮。（間，古莧翻。）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考異曰：當時言者作九仙媛，唐曆作九公主收媛，今從新舊傳。如仙媛，宮人也。）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長慶樓南臨大道，上皇每御之，裴徊觀覽。）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諸道遣官入京師奏事者，謂之奏事官。）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為之作主人。（為，于偽翻。）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寵，丑隴翻。）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李輔國此言，以諂肅宗，以危上皇。）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illegible]）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朝，直遙翻。）庸何傷乎！」（樂，音洛。）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illegible]）纔留十匹。（[illegible]）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唐以大明宮為東內，大極宮為西內，興慶宮為南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湫，下也。隘，狹也。[illegible]）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幾，居依翻。）高力士曰：「李輔

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在猶今人言好在也以今人言好在猶言無恙也）將士皆納刃再拜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上皇馬鞚（鞚苦貢翻）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西內以太極殿為內殿甘露門內為甘露殿）輔國帥眾而退所留侍衛兵纔尪老數十人（尪烏光翻）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王地（玄宗為王時宅睿宗景雲元年）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見賢遍翻）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勞力到翻）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即興慶宮）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蓬州梁以巴渠二郡置伏虞郡西魏置蓬州唐屬山南道京師南二千三百六十里）癸丑敕天下重稜錢皆當三十如故（重直龍翻）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溱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歸州漢秭歸縣地後周置秭歸郡隋廢唐武德二年分夔州之秭歸巴東二縣置歸州京師南二千一百六十里）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萬安咸宜二公主皆上皇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初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關磨環川於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及安祿山反軍使成如璆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赴難既而軍地淪入吐蕃伯玉留屯於陝累官至右羽林大將軍八月庚午以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丁亥贈謚興王佋曰恭懿太子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為江陵府仍置永平軍團練兵三千人以扼吳蜀之衝從節度使呂諲之請也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乙未命子儀出鎮邠州党項遁去戊申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發射生英武等禁軍及朔方鄜坊

邠寧、涇原諸道蕃、漢兵共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illegible] 制下旬日，復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illegible]

冬，十月，丙子，置青、沂等五州節度使。[illegible]

十一月，壬辰，涇州破党項。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強自用，故為其上者多惡之。（惡，烏路翻。）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illegible]「展倔強不受命，姓名應謠讖，[illegible] 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為亂。然展方握強兵，宜以計去之。（去，羌呂翻。）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峘，戶登翻。）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之力耳。」上從之，以展為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illegible] 密敕舊都統李峘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illegible] 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間，古莧翻。）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為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為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峘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illegible] 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illegible] 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儇、（儇，許緣翻。）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illegible] 景山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

（[illegible]淮[illegible]）降[illegible]人謂景山曰吾奉詔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呼火故翻）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摽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暅將兵四千略淮西（[illegible]）李峘闢北固為兵場（北固山在京口北[illegible]正當[illegible]處地）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illegible]今揚州[illegible]上對京口[illegible]二十里[illegible]）多張火鼓（張火鼓以為疑兵）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峘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illegible]下蜀[illegible]在句容縣北[illegible]近江津[illegible]）峘軍聞之自潰

峘奔宣城（宣城郡[illegible]陵[illegible]宣城縣[illegible]）甲午展陷潤州（考異曰[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李峘[illegible]奔宣城[illegible]二十六日[illegible]乃十[illegible]到[illegible]八日甲午[illegible]史劉展[illegible]昇州[illegible]）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群棄城走昌群遣其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為潤州司馬丹楊軍使（[illegible]乾元二年置[illegible]潤州）以昌群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用[illegible]）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

清（考異曰[illegible]傳云擒[illegible]入清[illegible]帝文等[illegible]按周摯於時不[illegible]懷州城中明年為史朝義所殺此尤[illegible]所擒也）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兗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illegible]新書[illegible]）十二月丙子党項寇美原同官大掠而去（[illegible]）賊帥郭愔等引諸羌胡敗秦隴防禦使韋倫殺監軍使兗鄆節度使能元

皓（[illegible]方鎮表乾元二年[illegible]度使[illegible]兗鄆青密[illegible]）擊史思明兵破之李峘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峘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illegible]三江[illegible]五湖[illegible]）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二千人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炅之棄城走（宣歙[illegible]）

李遵奔洪州李藏用與其將張景超孫待
封戰於郁墅兵敗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
湖州（湖州本漢烏程縣地……）錢鏐徙以其將許□為潤州刺史李可封為常
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
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餘杭漢縣……杭州西……里）
展以李晃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傳子
昂屯南陵（南陵……）
（年移治……）將下江州徇江西（江南西道……）於是屈突孝標
陷濠楚州王晌□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
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
兵拒之由是晌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兵馬
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任音壬）鄧景山既
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
之（趣讀曰促）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
喜悉眾南下及彭城敕神功（……）展聞
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度
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
騎亡度江神功入廣陵（考異曰……）

（神功入揚州在……今從之）及楚州（……）大掠殺
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
藏吐蕃陷郯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伍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八（起重光赤奮若，盡昭陽大淵獻八月，凡二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下

上元二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illegible]）李藏用將李強於石夷門。（[illegible]）孫待封自武康南出，（[illegible]）將會景超攻杭州，（[illegible]）溫晁據險擊敗之。（[illegible]）待封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暅；（[illegible]）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illegible]）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洲；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illegible]）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illegible]）會大風，五舟飄於金山下，（[illegible]）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illegible]）神功不得度，還軍瓜洲。（[illegible]）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展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illegible]）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帥眾力戰。（[illegible]）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illegible]）劉殷、許嶧等皆死。（[illegible]）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暅於淮南，暅引兵東走，至常熟，乃降。（[illegible]）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聞展死，悉以兵授張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illegible]）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illegible]）

荊南節度使呂諲奏，請以江南之潭、岳、郴、邵、永、道、連，黔中之涪州，皆隸荊南；從之。（[illegible]）

二月，奴剌、党項寇寶雞，燒大散關，南侵鳳州，殺刺史蕭㤈，（[illegible]）大掠而西；鳳翔節度使李鼎追擊，破之。

戊辰，新羅王金嶷入朝。

因請宿衛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illegible]）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愎（愎蒲逼翻）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法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illegible]）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戊寅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陳讀曰陣）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考異曰實錄曰[illegible]）光弼懷恩渡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illegible]）

李揆與呂諲同為相不相悅（[illegible]）諲在荊南揆恐其復入相奏言置軍湖南非便（[illegible]）又陰使人如荊湖（[illegible]）求諲過失諲上疏訟揆罪貶揆袁州長史以河中節度使蕭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史思明猜忍好殺（[illegible]）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illegible]）常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illegible]）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將兵為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illegible]）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礓子嶺（[illegible]）衛伯玉逆擊破之（[illegible]）朝義數進兵皆為陝兵所敗（[illegible]）思明退屯永寧以朝義為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隅城（[illegible]）欲貯軍糧（[illegible]）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詬怒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須而畢（[illegible]）思明又曰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為

思明在鹿橋驛[illegible]令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illegible]

[illegible]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illegible]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illegible]朝義[illegible]不許。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為之，勿驚聖人。[illegible]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恐禍及己，不敢違。[illegible]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illegible]宿衛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illegible]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廄[illegible]中，自備馬乘之。[illegible]悅傔人周子俊射之，[illegible]中臂，墜馬，遂擒之。[illegible]思明問：亂者為誰？悅曰：奉懷王命。[illegible]思明曰：我朝來語失，[illegible]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囚之，[illegible]還報朝義曰：事成矣。[illegible]朝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無。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illegible]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摯、叔冀來迎，悅等勸朝義誘摯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眾心未壹，遂縊殺思明，[illegible]以氈裹其尸，橐駝負歸洛陽。朝義即皇帝位，改元顯聖。[illegible]使人至范陽，敕散騎常侍張通儒等[illegible]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數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illegible]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為范陽尹、燕京留守。[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有父風[illegible]亂幽州[illegible]

[illegible]與不[illegible]貴[illegible]父仁[illegible]又[illegible]閣州其

明己死[illegible]清日[illegible]人[illegible]

事尤重分[illegible]猶在上人[illegible]

自貽罪咎[illegible]之是[illegible]

[illegible]高如震等[illegible]

[illegible]那王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貶。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術士長塞鎮將朱融（[illegible]）與左武衛將軍竇如玢（[illegible]）謀奉嗣岐王珍作亂，金吾將軍邢濟告之。夏四月乙卯朔，廢珍為庶人，溱州安置，其黨皆伏誅。（[illegible]）珍，業之子也。（業，[illegible]之弟。）丙辰，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鎬嘗買珍宅故也。（[illegible]）己未，以吏部侍郎裴遵慶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乙亥，青密節度使尚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丁丑，兗鄆節度使能元皓破史朝義兵。（[illegible]）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東川節度使李奐奏替之，（[illegible]）子璋舉兵，襲奐於綿州。（[illegible]）道過遂州，刺史虢王巨蒼黃修屬郡禮迎之，（[illegible]）子璋殺之。李奐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為龍安府，置百官，又陷劍州。（[illegible]）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遷上皇事見上卷上年。）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illegible]）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癸巳，党項寇寶雞。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

令狐彰為滑鄭汴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滑州治滑臺也
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降徙屯杏園度思明疑
之遣其將薛岌圍之彰與戰大破之因隨萬定入
朝甲午以彰為滑衛等六州節度使滑衛相貝魏博六州戊
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范陽兵破之乙
未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東川節度使李奐共攻綿
州庚子拔之斬段子璋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
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荊南江
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考異曰實錄舊紀皆云光弼都統河南淮南東西
淮南山南東江東五道唐…會要為河南淮南東西
山南東荊南五道閬展亂如…又有江西浙東浙西凡
八道按未畢亂浙東光弼平之則是浙東亦其出
鎮臨淮臨淮郡泗州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
史朝義將李元遇考異曰…元皓…本年冬書兗鄆節度使能元皓…
賊…
江淮都統李峘畏失守之罪
歸咎於浙西節度使侯令儀丙子令儀坐除名長流
康州康州因晉康郡而名…端溪縣至京師五千一百五十里東都…
戊寅加田神功開府儀同三司賞平劉展之功也徙徐州刺史
徵李峘鄧景山還京師…
党項寇好畤…
陽二十一年省好畤…復置上宜更上宜曰好畤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
之既大星皆見遍見以試少府監李藏用為浙西
節度副使八月…加開府儀同三司李
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日僕射尚書赴省上日上事
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
甚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
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上密
謂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
出問冕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
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己巳李光弼赴河
南行營辛巳以殿中監李若幽為鎮西北庭興平
陳鄭等節度行營及河中節度使鎮絳州賜名
國貞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
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壬寅
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
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因赦天下停京兆河南
太原鳳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號

自今每除五品以上清望官及郎官、御史、刺史，令舉一人自代，觀其所舉，以行殿最。令，力丁翻；殿，丁甸翻。見上卷上年

江淮大饑，人相食。冬，十月，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為楚州刺史。考異曰：實錄：[illegible]崔圓乃署藏用為楚州刺史[illegible]七月藏用已將浙西節度[illegible]命未到耳。會支度租庸使以劉展之亂，諸州用倉庫物無準，奏請徵驗；唐六典：度支郎中掌支度國用租賦少多之數。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而會計之。此支度租庸使，蓋以江淮租庸者也。使，疏吏翻。時倉猝募兵，物多散亡，徵之不足，諸將往往賣產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己，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牙將高幹挾故怨，使人詣廣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襲之；藏用走，幹，古案翻。幹追斬之。崔圓遂簿責藏用將吏以驗之，將吏畏，皆附成其狀；將吏畏高幹，附會其言以成李藏用反狀。獨孫待封堅言不反。圓命引出斬之，或曰：「子何不從衆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鎮，劉大夫謂劉展，展赴鎮事見上卷上年。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為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庸有極乎！吾寧就死，不能誣人以非罪。」遂斬之。[illegible]決一己異之，多濫用刑。

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如正旦儀。以十一月為歲首也。朝，直遙翻；下同。

癸未，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司農卿嚴莊，俱下獄。臚，陵如翻。下，遐嫁翻。[illegible]

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上尋敕出莊，引見。見，賢遍翻。莊怨晏，因言晏與臣言，常道禁中語，矜功怨上。丁亥，貶晏通州刺史，通州，通川郡，漢宕渠縣地，[illegible]京師西南二千[illegible]里。莊難江尉，難江縣，漢宕渠縣地，梁置東巴州，以縣有難江為名，[illegible]謙伏誅。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為戶部侍郎，充句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句，古候翻。當，丁浪翻。度，徒洛翻。載初為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

戊戌，冬至，己亥，上朝上皇於西內。朝，直遙翻；下同。

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史朝義，拔永寧，破澠池、福昌、長水等縣。永寧、澠池、福昌三縣時屬河南府。澠，彌兗翻。後魏分陝縣置南陝縣，[illegible]改曰長淵，[illegible]長水縣本盧氏地，[illegible]高祖諱[illegible]二年分盧氏[illegible]州。宋白曰：[illegible]東自南陝谷以[illegible]沙渠谷以[illegible]同上注。

己酉，上朝獻太清宮；庚戌，享太廟、元獻廟。太清宮在丹鳳門之左，南出第二街北東；太廟在朱雀門之東第二街。元獻廟，上母元獻楊后廟也。

建丑月，辛亥朔，祀圜丘、太一壇。元年立太一壇，見二百二十卷。考異曰：實錄：建子月戊戌冬至，[illegible]祀昊天上帝。己亥，詔以來月一日祀圜丘及太一壇。又云：建丑月辛亥，以河南節度使[illegible]為太子少保。下又云：建丑月辛亥[illegible]丙寅、戊日[illegible]又有丁未[illegible]又云[illegible]大一壇。按唐傳未嘗為河南節度使，又少保[illegible]實錄[illegible]一自事其冬至祀上帝，蓋有司行事，非親祀也。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絕，又為奚所侵，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

李懷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寶應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illegible]）建寅月（[illegible]以建寅月為正月[illegible]），甲申，追尊靖德太子琮為奉天皇帝，妃竇氏為恭應皇后；丁酉，葬于齊陵。（琮，上之長子，天寶十載薨[illegible]）甲辰，吐蕃遣使請和。（[illegible]）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illegible]）丙午，戰于城下，又破之。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度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illegible]）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illegible]）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illegible]）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illegible]）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為群盜，州縣不能制。（[illegible]）建卯月，辛亥朔，赦天下；復以

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illegible]）奴剌寇成固。（[illegible]）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薨，（[illegible]）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陳腐米萬餘斛在。（[illegible]）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鉤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死，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如一馬乎！」遂作亂，癸丑，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為節度使；甲寅，以雲京為河東節度使。（[illegible]）絳州素無儲蓄，民間饑，不可賦斂，將士糧賜不充，朔方等諸道行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illegible]）突將王元振將作亂，（[illegible]）矯令於眾曰：「來日修都統宅，各具畚鍤，（[illegible]）待命於門。」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邪！」乙丑，元振帥其徒作亂，燒牙城門。（[illegible]）國貞逃於獄，元振執之，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則無之，軍食則屢

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振曰今日之事何以復問邪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拔刃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屯於翼城（翼城縣屬絳州[illegible]翼以其[illegible]侯邑于此也）亦殺節度使（[illegible]）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節度使朝廷因而授之　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于申州城下為賊所虜淮西震駭會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剽匹妙翻）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從連賊（從子容翻）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辛未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

度行營（[illegible]）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絹四萬匹布五萬端（[illegible]）米六萬石以給絳軍建辰月庚寅子儀將行時上不豫（[illegible]）羣臣莫得進見（見賢遍翻）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　史朝義遣兵圍李抱玉於澤州子儀發定國軍救之乃去　上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樂在襄陽其將士亦愛之乃諷所部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樂音洛復扶又翻）荊南節度使呂諲淮西節度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

曾見
見

使令瑱止領六州（山南東道領襄鄧[illegible]九州今分四州[illegible]六州[illegible]）會謝欽讓圍王仲昇於申州數月瑱怨之按兵不救仲昇竟敗沒行軍司馬裴茙謀奪瑱位（[illegible]）密表瑱倔強難制（[illegible]強其兩翻）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為然癸巳以瑱為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使（[illegible]）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茙代瑱為襄鄧等州防禦使　甲午奴剌寇梁州（[illegible]）觀察使李勉棄城走（[illegible]）以邠州刺史河西臧希讓為山南西道節度使（[illegible]）丙申党項

寇奉天（[illegible]）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illegible]上元二年八月[illegible]）庚午以戶部侍郎元載為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陶銳為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illegible]）戊申華罷為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illegible]）　建巳月庚戌朔（[illegible]）澤州刺史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illegible]）　壬子楚州刺史崔侁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illegible]）

寶一曰玄黃天寶如笏長八寸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一孔黃玉也二曰玉雞毛白玉也三曰穀璧白玉也徑可五六寸其文粟粒無雕鐫之迹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白玉也徑六七寸五曰碧色寶圓而有光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如櫻桃八曰琅玕珠二枚長一寸二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斜長理如鹿形陷入印中以印物則鹿形著焉十一曰皇后採桑鉤長五六寸細如箸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十二曰雷公石斧長四寸闊二寸無孔細緻如青玉十三曰凡十三寶置于日中皆白氣連天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

羣臣表賀

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神龍殿蓋中宗居之，崩於此殿也）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羣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剺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改元寶應）復以建寅爲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勅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且以甲卒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恒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年五十二）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僴

高力士 死

梁蕭錄本紀丙寅隊竟使李輔國殺龍蔚昌使程元振遷皇后于別殿殺越王係兗王僩是夜皇帝崩代宗錄唐曆統紀係傳皆以段恒俊為馬英俊按張后以乙丑日召太子迨夜不至詩必知有變矣輔國等安能待至來夜然後勒兵收係等乎蓋張等在丙寅之夜也今從代宗實錄傳代宗紀新舊傳皆云元王鑑實錄元年肅宗代宗實錄羣臣議傳闕之是六二日以惡共窮其蓋闕亦預其也今從之是

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大明宮城西面右銀臺門之北有九仙門又北轉東則凌霄門相見唐是闕叙上皇晏駕拜

哭叙自上皇晏駕後宮中多故不見羣臣始行監國之令命太子監國在甲子前

乙丑命太子即令之自古家廟定戊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

宣遺詔蕭宗崩於長生殿內殿發喪於西內內殿也上皇崩於甘露殿己巳代

宗即位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流巫州上元元年赦還至

巫州京師尚二千一百五十九里至是得赦北還至朗州聞上皇崩號

慟嘔血而卒力士見上卷上元元年

甲戌以皇子

奉節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奉節縣名屬夔州為奉節郡即師所類

詔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

事聽老奴處分於上前明言之無所忌憚上內不

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為尚父

而不名尚父太公號武王號師尚父今以其號寵中人事無大小皆咨之羣

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史言輔國之以

內飛龍廄副使程元振為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

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十餘人

皆流黔中自朱光輝以下皆左右嘗隨侍肅宗以下

初李國

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

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

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

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

私邪五月庚辰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

辛雲京聞

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

率皆奉法

鑑之混用人可不慎哉

壬午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党項寇同官華原

甲申以平盧節度使侯希逸為平

盧青淄等六州節度使由是青州節度有平盧

之號

乙酉徙奉節王适為魯王

追尊上母

吳妃為皇太后東宮生上

壬辰貶禮部尚書

蕭華為峽州司馬元載希李輔國意以罪

誣之也

敕乾元大小錢皆一當一民始安之

元二品錢見上卷乾元二年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

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爲遂城果毅開封劉昌曰有遂城府開封漢縣唐屬汴州故城在今縣南五十里杜佑曰天寶以後邊帥怙寵便請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臺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授千餘人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李太尉謂光弼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爲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illegible]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衆寡遂徑趣徐州[illegible]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先是田神功既克劉展劉展事見上卷上元元年二年留連揚州未還太子賓客尚衡與左羽林大將軍殷仲卿相攻於兗鄆考異曰舊[illegible]上元元年[illegible]青[illegible]此年五月田神功自淄青移兗鄆六月衡自賓客爲常侍七月仲卿爲左羽林大將軍[illegible]爭相攻[illegible]兗鄆[illegible]淄青仲卿亦在[illegible]有新除[illegible]未肯入朝也聞光弼至憚其威名神功遽還河南此河南總言河南道衡仲卿相繼入朝考異曰舊傳曰史朝義乘邙山之勝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兵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州光弼徑趣徐州以鎮之遣田神功擊敗之又曰[illegible]光弼將赴臨淮[illegible]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illegible]田神功平劉展後遂留於揚州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illegible]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illegible]河南[illegible]八月[illegible]今從新書本傳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

以餘衆務悉委判官張傪傪七感翻又倉含翻傪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處昌呂翻諸將白事光弼多令與傪議之諸將事傪如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夏戶雅翻先是田神功起偏裨爲節度使去年六月田神功自平盧兵馬使[illegible]留前使判官劉位等於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傪抗禮乃大驚徧拜位等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爲不言成神功之過乎[illegible]居其上者當以身[illegible]丁酉赦天下立皇子益昌王邈爲鄭王[illegible]延慶王迥爲韓王來瑱聞徙淮西大懼上言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行又諷將吏留己來瑱挾衆以要君欲[illegible]求免得乎上欲姑息無事壬寅復以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扶又翻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自肅宗時李輔國常居禁中內宅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入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遣之考異曰舊傳曰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閤吏止之曰尚父罷[illegible]身入此門輔國氣憤而言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優詔荅之按此乃對上之語非對閤吏之言也今從實錄壬戌以

吏部侍郎嚴武為西川節度使。 襄鄧防禦使裴茙屯穀城，（穀城，漢筑陽縣地，晉置[illegible]郡，隋[illegible]縣屬襄州。[illegible]）既得密敕，即帥麾下二千人沿漢趣襄陽，（[illegible]）己巳，陳於穀水北。瑱以兵逆之，問其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illegible]）何受代之有！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茙驚惑。瑱與副使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茙於申口，（[illegible]）送京師，賜死。（考異曰：[illegible]）

乙亥，以通州刺史劉晏為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轉運、鹽鐵、鑄錢等使。 秋，七月，壬辰，以郭子儀都知朔方、河東、北庭、潞、儀、澤、沁、陳、鄭等節度行營（[illegible]）及興平等軍副元帥。 癸巳，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拒嚴武，武不得進。 八月，桂州刺史邢濟討西原賊帥吳功曹等，平之。（[illegible]） 己未，徐知道為其將李忠厚所殺，劍南悉平。 乙丑，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入朝謝罪，上優待之。 己巳，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 台州賊帥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改元寶勝；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李光弼遣兵擊晁於衢州，破之。（[illegible]太末[illegible]）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illegible]） 九月，庚辰，以來瑱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知山南東道節度使。 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內侍監。（[illegible]） 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illegible]）議事有與程元振相違者，丙申，貶冕施州刺史。（[illegible]）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庭，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illegible]）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敕書曰：先帝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illegible]） 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illegible]）

方二千里見州縣皆爲丘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降虜

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衆至矣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初毗伽闕可汗爲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爲登里可敦勞力到翻妻七細翻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爲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爲于僞翻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遭兵荒說式芮翻數所角翻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洺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可從懷州入太行行戶剛翻咽音煙亦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度河陝州陝縣北有大陽故關即茅津也在陝縣東北茅津渡對岸[illegible]之要路也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宋白曰太原倉在陝州[illegible]

袁晁陷信州乾元元年分饒州之弋陽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建州之地置信州冬十月袁晁陷溫州明州溫州本永嘉郡上元二年以括州之永嘉安固置溫州明州開元二十六年以越州之鄮縣置[illegible]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爲判官給事中李

進爲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雍於用翻[illegible]上欲以郭子儀爲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沮在呂翻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illegible]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橫戶孟翻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張后事見上卷[illegible]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illegible]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爲刻木首葬之爲于僞翻仍贈太傅三公太傅[illegible]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illegible]

雍王适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illegible]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軍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爲元帥[illegible]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

在殯（兩宮謂上皇先帝時皆未葬）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琚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illegible]）琚少華一夕而死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方鎮表上元元年[illegible]陝西節度使[illegible]）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爲殿（殿丁練翻）自澠池入（澠彌兗翻）潞澤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分道並入以攻洛陽）雍王留陝州（考異曰代宗實錄戊辰元帥[illegible]）

（雍王帥僕固懷恩等諸軍及回紇兵爲進發陝州東計留英乂朝恩爲後殿[illegible]澤州路入今從唐曆及[illegible]傳）辛未懷恩等軍于同軌（[illegible]同軌城）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衆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illegible]）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去年[illegible]）乙亥官軍陳于橫水（[illegible]）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于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並步浪翻柵測革翻）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衆而賊陳不動魚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illegible]）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illegible]以皮編竹爲之[illegible]）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illegible]）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填尚書谷（[illegible]）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illegible]）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伷等（伷音胄）承制釋之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illegible]）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奔濮州獻誠開門出降（[illegible]）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爲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illegible]）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illegible]）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

朝義自濮州北度河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於衛州（[illegible]）朝義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illegible]）僕固瑒（[illegible]）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走（[illegible]）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趙恒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洺音名恒戶登翻考異曰[illegible]）嵩楚玉之子也（[illegible]）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其狀朝廷密為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illegible]）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illegible]）己丑以戶部侍郎劉晏兼河南道水陸轉運都使（[illegible]）丁酉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鬬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眾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為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為善（[illegible]）擢為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illegible]）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臨清漢清淵縣後魏改曰臨清唐屬貝州九域志在貝州北一百五十里）朝義自衛州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逐之大戰于下博東南（下博漢縣屬深州）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考異曰[illegible]）

偃月陣後前軍既卻敵必至牢營受其珍玩必求攻取帳其兵斂陣勢已分然後停鼓齊鳴前後俱予鏃然舊勇悉指爭先左軍西行右軍東出皆取占執之南令首尾互屬伏兵之發伴嚴必發擊軍之來自然斷絕前後既不相救中軍又遇精兵閉於亂不敗何待令文景義主左軍達下義必主右亦足下自主中軍若其不從老臣請以弱卒五千足下吞之朝義覽疏大悅民用其言官軍敗請與師二千就義既敗瑒人聲退詩衰十里田是戰敗義得并軍官軍威聲竝發尾十里之追集人莫已遣集州兵既并官許先濟戰量東丈部以方以軍南行將有攻陣得北琪令史士各頭歿亦以兵雜郵第乃整而促實諸將之計從其言傳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

兵馬使郝廷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十二月庚申

初以太祖配天地高祖武德元年封每歲圜丘方丘之祀以太祖景皇帝配寶應元年一年以高祖太宗並配是時太常卿杜鴻漸等議以神堯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配天地從之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

初名俶改名豫肅宗長子也[illegible]代宗

廣德元年元是年七月方改元事見下卷春正月己卯追諡吳太后曰章敬皇后吳太后上生母也癸未以國子祭酒劉晏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因去年加瑱平章事元振譖瑱言涉不順王仲昇在賊中以屈服得全賊平得歸與元振善奏瑱與賊合謀致仲昇陷賊壬寅瑱坐

削官爵流播州賜死於路由是藩鎮皆切齒[illegible]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illegible]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眾三萬追之及於歸義[illegible]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illegible]

[illegible]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illegible]今既歸唐豈可更為反覆獨不愧三軍邪大丈夫恥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皆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

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illegible] 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 [illegible]，至溫泉柵，[illegible] 李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illegible] 考異曰：[illegible]

閏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illegible]

門司不敢遏。癸亥，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illegible] 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illegible] 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illegible] 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illegible] 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illegible]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眾所過抄掠，[illegible] 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illegible] 趙城尉馬燧獨請行。[illegible] 比回紇將至，[illegible] 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illegible] 帥遺之旗曰：[illegible] 「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

斬之……涉其境者皆拉……抱玉奇之……至……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初長安人梁崇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義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眾心瑱之入朝也命諸將分戍諸州瑱死戍者皆奔歸襄陽行軍司馬龐充將兵二千赴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引兵還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充奔房州崇義自鄧州引戍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為長久之不決眾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為帥崇義尋殺昭及南陽以其狀聞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崇義奏改葬瑱為之立祠不居瑱聽事及正堂　辛酉葬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于泰陵泰陵在同州奉先縣東北二十里金粟山　庚午葬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于建陵建陵在京兆醴泉縣東北十八里武將山　廟號肅宗　夏四月庚辰李光弼奏……

……聚眾近二十萬……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為之備　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　羣臣三上表請立太子　秋……月癸卯詔許……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媯檀平薊為幽州管恆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六月癸酉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幸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

辭飾又道舉亦非理國罷一道舉…四經與之體請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為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聲病謂…平上去入四聲…風流頹敝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勑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又請置五經秀才科　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數年間有眾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牙兵…以之…以之…同華節度使李懷讓為程元振所譖恐懼自殺乾元元年置陝虢華節度使上元元年改陝西節度使分陝州之同州與華州為同華節度使華戶化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三十九

起昭陽單閼七月盡柔兆敦牂十月凡二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下

廣德元年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以楚州所獻十三寶為上登極之符瑞也上時學翻壬子赦天下改元方改元廣德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冊回紇可汗為頡咄登蜜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頡咄華言社稷法用登蜜施華言封竟合俱錄華言婁羅毗伽華言足意智毗伽華言…可敦可汗之妻…娑墨華言… 蜜翻…結翻…娑蘇何翻…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左右殺…雄朔王…封…戊辰楊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唐取士之科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明法委刑部考試

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以僕固瑒為朔方行營節度使。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illegible]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糗，去久翻。)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畜，吁玉翻。邏，郎佐翻。)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史言唐所以失河隴。)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犒，苦到翻。)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朝，直遙翻。過，古禾翻，又古卧翻。)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祁縣，[illegible]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illegible]懷光，本勃海靺鞨也，(靺，音末。鞨，音曷。)姓茹，(茹，音如。)為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為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為，于偽翻。)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數，所角翻。)「汝與吾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illegible]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illegible]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樂，音洛。)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illegible]

我也。宣以之至，辛公館于城外，致牛酒以犒之。懷恩欲因回紇規其城，陰導回紇請觀佛寺，辛公許之。入城，見羅兵於諸祠，諸蕃人大驚，辟易而去。今從舊懷恩傳。）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謂自安祿山反，懷恩方起兵討之，以至平賊時也。）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謂嫁回紇可汗也。），說諭回紇（說，式芮翻。紇，下沒翻。），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為：「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貲，俾之上道，行至山北（上，時掌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illegible]太原之北也。），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祗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為彌縫，方得出塞。雲京、奉仙

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復，扶又翻。令，力丁翻。為，于偽翻。下並同。），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玢為同羅所虜，得間亡歸（玢，敷巾翻。間，古莧翻。），臣斬之以令眾士，二也（二事並見二百十八卷肅宗至德元年。）；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為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瑒不顧死亡，為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謂田承嗣、李寶臣、李懷仙等。）皆握強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天下既平，送之歸國，六也（說，式芮翻。難，乃旦翻。）。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深重，夙夜思奉天顏，

但以來瑱受誅（瑱，他甸翻。事見上卷正月。），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illegible]），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惟群臣不忠，正為回邪在側（[illegible]），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詞情非不摭實（摭，之石翻。），陛下竟無處置（處，昌呂翻。），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比，毗至翻。），蒙蔽聖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驃騎，謂程元振也。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阻（[illegible]）。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為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

獎，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詆，丁禮翻。），弓藏鳥盡，信匪虛言（[illegible]）。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為馬（[illegible]）！儻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忠言逆耳，利於行，古語也。），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朝（朝，直遙翻。下同。），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臣，臣即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訴冤（號，戶刀翻。）。遵慶為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

誠以為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為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為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為不可。遵慶乃還。（還，音旋，又如字；下同。）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泄其事，遂留之。

吐蕃之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鄉，讀曰嚮。）（考異曰：汾陽家傳……[illegible]……吐蕃……以城降，因為吐蕃鄉導……）

（……月辛未紀京畿。新本紀：九月乙丑，涇州刺史高暉叛附于吐蕃；十月庚午，吐蕃寇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今月從實錄，而不取其日。）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黨項、氐、羌二十餘萬眾，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渡渭，（[illegible]）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於盩厔之西。（將，即亮翻；上如字。）乙亥，吐蕃寇盩厔，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為虜所擒。（復，扶又翻。）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為。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滻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illegible]）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為元帥，（郭子儀為中書令，故稱。）

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復，扶又翻。）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群臣奏請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承宏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為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

苗晉卿病臥家，遣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illegible]）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商州治上洛縣，至京師二百八十一里。）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illegible]）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將，即亮翻。[illegible]）子儀恐吐蕃逼京畿，留軍七盤，（[illegible]）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為糧料使，給軍食。（[illegible]）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延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illegible]）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illegible]）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illegible]）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眾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illegible]）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眾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滻水。（滻，音產。[illegible]）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紿，蕩亥翻，又音殆。[illegible]）虜以為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illegible]）吐蕃惶駭，庚寅，悉眾遁去。（[illegible]）

子儀又說之子儀之衆千餘人山谷崇隘逶延百餘里人不得騎廷昌與驍將十數人挾徑被追後不相及至倒迴口遣與張知節儀別行諭諸軍登七盤趨于商州先大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京城奔于商州掠避難朝官日將軍及吳人負販兵已至日不奔延昌與郭既至諸將知節可歸乎以令公元帥來也已欲至洛又南其軍下若賣頭士卒論今郭令公請令公元帥也之圖故長安兒郎壯士盡常之數也知節大喜令公來之諸軍藏希讓高昇彭盈李之等數人各有部其家時兵當十騎把火至中又登其計策迎子儀書約不侵暴延昌里至下主又縱以其議諸將歸大喜法約不南十餘吐又之送其人子兵迎子儀出至藍田以至吐蕃當將入京師又仙翻兵仲既至人舊羅田至蕃蕃合衆敢兵張馬督長孫全緒等往藍田諸蕃請士事乎暈卒長行為州仲將至百姓二百騎往得官勢舒將軍孫全餘往之百餘騎奔直齊不度其勢江南以為百姓皆出之又字不度其數江首以為然百姓逃去軍兵逃紛紛汾陽家傳曰公

公以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公西望國門慟不能自謂吾為舍人可以復國門哭不公謂諸將曰兵已數日之內以盜迷商於若更行技合戰辛兼武關兵數日諸將皆辛苦設監田設兵遂為持收公於公雄壯曰諸軍蓄力乃以託輿吏騎之兵為盜而公人讀廷昌議曰數兵至商州以官吏不守問之兵間而人延昌追中宿至商州果如所議廷之昌以公之言問之招撫之亂乃止遺乃復今孫之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下同考異曰新魚朝恩傳曰朝恩遣劉德信斬之今從實錄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為京兆尹癸巳以郭子儀為西京留守甲午子儀發商州己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為陝州刺史周智光為華州刺史為周智光以華州叛張本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

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伉苦浪翻以為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近習謂宦寺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枕職任翻不為天下討罪人乎為于偽翻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言悉出宦官隸諸州羈管也時宦官皆為內諸司使於外為監軍使持神策兵付大臣時魚朝恩將神策軍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不悛悛丑緣翻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

定議事見上卷寶應元年十一月辛丑制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王甫自稱京兆尹聚二千餘人署置官屬暴橫長
安中橫戶孟翻壬寅郭子儀至滻水西郭子儀至滻水西則已度滻水近京
城矣甫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
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甫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
之考異曰實錄曰有武將王甫等誘長安惡少數百人集六街鼓於朱雀街大鼓之吐蕃聞之[illegible]夜設剌道汾陽家傳曰射生將王福而多力自蘇後史吳夫領五百騎二千步卒兼權宮屬以謀作[illegible]甲午公發商州冬十一月壬寅公次滻水之右王衛知公之來也於城中堅列行陣戈矛若林指揮其間說子不出人勸公公不可入公以三十騎竿甫雷不少懼令傳呼王撫撫應聲伏馬台之徒一時而潰部志曰郭公屯商州十二月一日率諸軍五萬無人出書曰去城百里而軍城中相傳言大軍將至盜戒懼

惡三日馬家小兒張小君李酒盞射生官王甫等五百餘人夜半聚六書鼓入于子城雷擊天門中仍[illegible]潰閣阿吐蕃以爲大軍疫至掘飲遣去卜吾使[illegible]公七日郭公全部入于京師擊君酒盡三[illegible]之曰吾大軍未至故設詐以畏吐蕃吐蕃知[illegible]情告陽從各而夫豈不由汝乎入斬之公[illegible]舊子儀傳曰全攝遣斧重舊將王[illegible]事淡爲内應一日齊擊鼓於朱雀街[illegible]文曰射生將王甫自署爲京兆尹聚兵[illegible]亂方城子儀召撫殺之器子債猖京城留守吐蕃[illegible]餘衆尚在怒早將王撞及獨史大夫王仲昇領兵介來中入推鼓大呼仲衛之兵又入[illegible]吐蕃皆奔走若如網志所言是子義設撫面攝早約計子儀必不爲也子儀顧業今古推高吏佳依書
多[illegible]疑有宿嫌不可盡信今從汾陽家傳及子儀舊傳其兵悉散白孝德與
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京兆府管二十縣萬年長安爲赤縣
餘爲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宦官廣州市舶

使呂太一發兵作亂唐置市舶使於廣州以收商舶之利時以宦者爲之[illegible]
節度使張休棄城奔端州舊志廣州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太一縱
兵焚掠官軍討平之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
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
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難乃旦翻轉鬭至鳳
翔值吐蕃圍城璘帥眾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
背城出戰帥讀曰率背蒲妹翻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
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先昔薦翻俘方與翻復扶又翻璘開懸門
以待之杜預曰懸門施於內城門按今是城之門一哉以魯僕下門者設於門闕之外壞而不下寇至則下之以塞門以爲重閉之固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

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原州高平郡會州會寧郡成州同谷郡渭州隴[illegible]
[illegible]之地陷吐蕃以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illegible]左丞顏
眞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眞卿怒曰
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illegible]又音如字數吉亥[illegible]又音如字朝直遙翻[illegible]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
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
卿不早故及於此[illegible]以魚朝恩爲天
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權寵無比[illegible]
之權[illegible]寵未得專所[illegible]築城於鄠
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爲鄠縣築城

使避吐蕃兵（蕃音……吐從暾入聲……又音如字）乙未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慶為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主書音……倩……）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探……）言無不合上以是益愛之英倩金州人也（金州……）吐蕃既去廣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之不誅丙申放之於華州（華州華陰郡去京師一百八十里）程元振既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松州交川郡……松嶺……開元二十八年……山郡天寶八年……乾元元年……保州又按天寶八年……築二城也）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使疏吏翻……吐……）二年春正月壬寅朔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之功也）尋復令於江陵安置（……）癸卯合劍南東西川為一道以黃門侍郎（……）

嚴武為節度使（分劍南為東西川至德元載……）丙午遣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先李抱玉魚朝恩

四人耳（……）自餘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為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為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為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甲寅禮儀使杜鴻漸（……）

新史奏自今祀圜丘方丘請以太祖配祈穀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乙卯立雍王适為皇太子吐蕃之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子弟相聚為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子午谷、斜谷、駱谷、藍田谷、庫谷也）所在為患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僕固懷恩既不為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竭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戊午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癸亥以劉晏為太子賓客李峴為詹事並罷政事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以右散騎常侍王縉為黃門侍郎太常卿杜鴻漸為兵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丁卯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癸酉上朝獻太清宮甲戌享太廟乙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眾攻瑒殺之（帥讀曰率）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語牛倨翻）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自汾州西度河趣靈州）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曰不然此必

衆潰矣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衆歸鎮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先昔儔翻)釋之不得已納之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韶爲間殺釋之而收其軍(史言李釋之以臨事不決自禍 間古莧翻)使韶主之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寘於彌峩城而死(張韶之死宜矣挾兩端而殺舅 [illegible])(脛[illegible])者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傳[illegible]驛馬也)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節鎮州府皆有牙官行官 [illegible])(牙官給[illegible]行官使之行役 [illegible])維嶽賂諒使

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考異曰[illegible]汾陽家傳曰[illegible])(及[illegible]郭公使[illegible]如[illegible]詐[illegible])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史言[illegible])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 戊寅郭子儀如汾州 丁(考異曰實錄廣德元年十二月[illegible])以其衆歸郭子儀(懷恩[illegible])朔方兵[illegible]在子儀[illegible]之後[illegible]陽家傳二年正月[illegible]癸亥[illegible]

(恐朔方節度大使[illegible])(一年正月[illegible]詔郭公加河中節度副元帥[illegible])(日加朔方節度二月[illegible])(天云[illegible])州并言之懷恩之衆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李[illegible]抱真之言[illegible])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illegible])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皆所以懷來光弼)自喪亂以來([illegible])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自江漢抵梁洋[illegible])三月己酉以太子賓客劉晏爲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議開汴水庚戌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挼穗以給禁軍([illegible])宮廚無兼時之積(宮廚所以奉上)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illegible])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推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甲子盛王琦薨(琦玄宗子也)党項寇同州郭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李國臣擊之曰虜得

剽掠(闒茸音[illegible])官軍至則逃入山宜使羸(羸倫爲翻)師居前以誘之勁騎居後以覆之國臣與戰於澄城北(澄城春秋北徵之地漢爲徵縣屬馮翊後魏爲澄城縣并置澄城郡隋廢郡唐屬同州在州北九十里)大破之斬首捕虜千餘人　夏五月癸丑初行五紀曆(寶應元年六月望戊夜月蝕官曆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署蝕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司天臺官屬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爲五紀曆[illegible])　庚申禮部侍郎楊綰奏歲貢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孝弟力田之科[illegible])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子儀時鎮河中[illegible])　六月勅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乾元二年置耀德軍於河中[illegible])子儀復請罷關內副元帥(復扶又翻)不許　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勳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察其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優詔解其職任使河北諸帥不復憂其約束朔方將士[illegible])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秋七月庚子稅天下青苗錢

孔李光弼

以給百官俸(乾元以來天下用兵京司百僚俸錢減耗上即位推恩庶寮下議公卿或以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illegible]每畝稅錢十五文[illegible])　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臨淮武穆王李光弼治軍嚴整(治直之翻)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少詩照翻復扶又翻[illegible])光弼愧恨成疾己酉薨(史言李光弼不能以功名終)

八月丙寅以王縉代光弼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行營(縉[illegible])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朝直遙翻[illegible])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帥讀曰率奉天縣屬京兆府[illegible])　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少詩沼翻)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以此[illegible])懷恩本臣偏裨(裨頻彌翻)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　辛巳子儀發赴奉天　甲午加王縉東都留守(守手又翻)　河中尹

兼節度副使崔寓（使疏吏翻寓牛具翻考異曰五月已罷河中節度今猶言副使者蓋言其前官也）發鎮兵西禦吐蕃為法不一九月丙申鎮兵作亂掠官府及居民終夕乃定（[illegible]入聲）丙午加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同平章事　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使疏吏翻）以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illegible]）子儀聞吐蕃逼邠州（邠悲巾翻）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illegible]）己未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眾拔當狗城（當狗城當白狗羌之路故以名城）關中蟲蝗霖雨米斗千餘錢　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為郭晞後繼（[illegible]）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將即亮翻又音[illegible]）（考異曰實錄[illegible]孝德敗吐蕃一千餘眾於宜祿生擒吐蕃數人按汾陽家傳二十八日賊先鋒次宜祿然則前八日孝德安得已敗吐蕃於宜祿實錄誤也）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以實錄舊子儀傳[illegible]邠州子儀在涇陽[illegible]長男朔方兵馬使晞率師[illegible]之與孝德閉城拒守按實錄及晞傳[illegible]）庚午嚴武拔吐蕃鹽川城（鹽川城[illegible]）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

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眾心離矣敢言戰者斬　辛未夜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陳讀曰陣）壬申未明虜眾大至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考異曰實錄十月辛[illegible]騎遣[illegible]三[illegible]人於邠州[illegible]殺千餘人生擒八十二人等大將四人十一月乙未懷恩及吐蕃[illegible]白賓京所[illegible]殺命歸家傳曰十亡七日公[illegible]門之外眾陣猶如十萬渾未罷懷恩吐蕃可統[illegible]馬等已陣于乾陵抗長二十里懷恩等初謂無備[illegible]加營于此原十二日攻其東門不剋十四日橫陣于南原請戰晞等陣之連戰大破之遁奔數十里二十一日涉涇而遁邠志懷恩寇邠涇十七日眾變邠州郭晞率眾集之戰于邠[illegible]我師敗懷恩眾其陣[illegible]曰此昔為我兒我教其射反為它人致死於我[illegible]哉弱引軍南出舊郭晞傳曰懷恩誘[illegible]再寇邠州[illegible]晞乘其半[illegible]而擊之大破懷[illegible]斬首五千[illegible]皆捷[illegible]蕃薄日郭[illegible]於邠州西三十里今據[illegible]所恩營[illegible]五千級斬首千餘級生擒八十五人降其將西人[illegible]書載邠寧戰守勝敗事各不同今從汾陽家傳以實錄參之）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使疏吏翻監古銜翻將即亮翻[illegible]）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眾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摧砂堡在原州[illegible]靈武後周置建[illegible]後又置歷城郡隋開皇三年廢）

部十八年改建安為黃陂仁壽几年又改曰靈武屬涇州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歸宋白曰永壽縣屬邠州武德元年於永壽原置縣因原立名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幾居豈翻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甘州為沙陀所殺舊志涼州西北至甘州六百里沙陀姓朱耶世居沙陀磧因以為名沙陀始見于此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行營入朝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儀故不敢言涇州刺史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虞候古官之職虞度也候望也孝德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酒翁釀酒者也今人呼為酒大工刺七亦翻壞釀器壞古壞翻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植市門植直吏翻又時力翻考異曰此出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段公家傳曰廣德二年正月白孝德為邠寧節度使七月大軍西罷求有將掠又以邠士然寇未服耕義乃其頓軍奉天取給識內將會摩匡常吏人著寬軍士公行發搖表施捷府閤里乾苦遠近彰聞得德知之力不能帥公戲謂實朋曰若使余滿軍假不令至是行軍司馬王緩以其言啓於白孝使即曰以公為都虞候秉權存奉天賢事攻自而軍不犯禁向月而路不於遺承奏元年孝德奉詔歸邠月表公進封張掖郡王壯庭行軍以寧邠虞娭據實錄時歸官寬左常侍宗元云尚書誤也又按實錄廣德二年十月吐蕃寇邠州孝州錦閉箴形寺公陽家傳其年九月公使與回光與孝德議鼻事於分川則孝德不以永泰元年始歸邠州陳綿吳也逸事狀又云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

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邪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段公別傳大曆八年焦令諶猶存蓋宗元得於傳聞其實令諶不死也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實盡辭去選老躄者一人躄必益翻跛之甚者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老卒秀實自謂也言戴頭而來聽其斬之也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邪邪音耶晞時帶左散騎常侍故稱之副元帥負若屬邪副元帥謂子儀李何欲以亂敗郭氏敗補邁翻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動塞天地塞悉則翻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幾居豈翻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道讀曰導恩甚大敢不從命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唐六典五人為伍十人為火秀實因留宿軍中晞通夕不解衣解佳買翻戒候卒擊

衛秀實曰俱至孝德所謝不能匈請陛（退也）邠州由是無患。五谷防禦使薛景仙討南山羣盜連月不克上命李抱玉討之賊帥高玉最彊抱玉遣兵馬使李崇客將四百騎自洋州入襲之於桃虢川大破之玉走成固（使疏吏翻 將即亮翻 騎奇計翻 洋音祥 又如字 洋州有成固縣 唐志）（洋州治興道縣 鄖古成固地）庚申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擒玉獻之餘盜皆平　十二月乙丑加郭子儀尚書令子儀以為自太宗為此官累聖不復置（復扶又翻）近皇太子亦嘗為之非微臣所宜當固辭不受還鎮河中　是歲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天寶之末戶口……至是戶口……廿七八）　上遣于闐王勝還國勝固請留宿衛以國授其弟曜（勝令弟曜攝國自將兵入援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上許之加勝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武都王（以贊說又許之）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卯朔改元赦天下　戊申加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以李抱玉時陳鄭澤潞）以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路節度使治潞州 以抱玉為鳳翔隴右節度使 從才用翻 監古銜翻）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

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比必利翻又也）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為諸道最（為李抱真以澤潞兵撫制諸叛張本）　二月戊寅党項寇富平焚定陵殿（定陵中宗陵也在富平縣西北凡翻陵有寢殿有門殿）　庚辰儀王璲薨（璲玄宗子也音遂）　三月壬辰朔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永泰元年詔京官五品以上清官二人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集賢以上人亦待制於章善明福門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隨仗待制是年詔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太子少傅裴遵慶太子少保白志貞太子詹事臧希讓左散騎常侍暢璀檢校刑部尚書王昂高升檢校工部尚書知省事崔渙吏部侍郎李季卿王延昌禮部侍郎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禁門書院以待制）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今師興不息十年矣（自玄宗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至是十年）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追翻 剽匹妙翻）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紛麻（百揆……官 孔安國曰……也）

百官此所謂吾敎蓋言百官之事也詰去吉翻將即亮翻刺七亦翻遣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泊入聲邠卑巾翻番禺音潘愚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爲于僞翻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兵、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阨要害之地、俾置屯禦、令力丁翻阨與阸同悉休其餘、以糧儲屝屨之資、屝扶沸翻草屨也黃帛臣於財所造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丙午、以李抱玉同平章事、鎮鳳翔如故、　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程大昌曰寺在朱雀街東第四衛之兵坊興唐寺別在向南一坊開元八年造太平公主爲天后會要興唐寺在大寧坊神龍元年立爲罔極寺開元二十年改爲興唐寺使疏吏翻載祖亥翻又音如字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不虞猶不備也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是春不雨、米斗千錢、　夏四月丁丑、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諝入奏事、諝私呂翻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

上復問之、復扶又翻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諝寬之子也、裴寬事玄宗　辛卯、劍南節度使嚴武薨、武三鎮劍南、按至德二載收長安以武爲劍南東川節度使上皇誥以劍南合爲一道拜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召入朝去二年復以武爲劍南西川節度領劍南二後三使今耳廣德二年考異曰東西上皇誥所合者蓋至德二載分一京兆東川爲一上皇還京師時合東西川爲一道以至是通乾元元年書發武爲西川實應元年書以發武爲東川節度使實應元年書合東西川以爲郎嚴武爲節度使廣德二年書以嚴武爲曰三鎮蓋先爲東川後除東川乃可言二取新舊書宜不當除東川一節然言三更新唐書考按下考書周崔旰事可以爲蓋因杜甫詩有主恩前後三持節之語致有此誤厚賦斂以窮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數所角翻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爲官婢矣、言武母畏以悖逆累己及母令乃知免、　五月癸丑、以右僕射郭英乂爲劍南節度使、爲英乂爲崔旰所殺張本射寅謝翻使疏吏翻畿內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史言第五琦附會古法以欺上從之、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侯希逸鎮淄青始上元二年使疏吏翻下同好遊畋、營塔寺、好呼到翻軍州苦之、兵馬使使疏吏翻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

宜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為
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
六月壬辰以鄭王邈為平盧淄青節度大
使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承德節度使李
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
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
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
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
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甲午以上女昇平公主

通鑑二百廿三　三十

嫁郭子儀之子曖　太子母沈氏吳興人也
安祿山之陷長安也掠送洛陽宮
上克洛陽見之未及迎歸長安會史
思明再陷洛陽遂失所在上即位遣
使散求之不獲己亥壽州崇善寺尼廣澄詐稱太子
母按驗乃故少陽院乳母也
鞭殺之　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於資聖西明兩
寺講
仁王經內出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

懷恩死

之狀導以音樂幡蓋百官迎於光順門外從至寺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剌
數十萬眾俱入寇
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
黨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
吐谷渾奴剌之眾自西道趣盩厔回紇繼
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
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
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寧
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

通鑑二百廿三　三十一

忠臣各出兵以扼其衝要
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
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
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
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
大將張韶代領其眾
別將徐璜玉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玉而領其眾懷恩
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　上猶為之
隱前後敕制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

恩不及，為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上命宰相及諸司長官（六曹有尚書，寺有卿，監有監，諸司各有長官）於西明寺行香設素饌，奏樂（饌，雛戀翻）。[illegible]日，吐蕃十萬眾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渾，戶昆翻。瑊，古咸翻）、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擊，古歷翻），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身先士卒，虜眾披靡（先，悉薦翻。披，普彼翻。靡，文彼翻）。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中，竹仲翻。鏑，丁歷翻）。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眾，數日，斂眾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盩厔，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皂（索，山客翻。衣，於既翻），團結為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塞，悉則翻）。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眾，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閤門，[illegible]東西閤門也）。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illegible]），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唐人謂宦官為敕使。使，疏吏翻）！今屯軍如雲，不勠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劉[illegible]事立朝守正不可奪如此，且兩省官也，而史失其名，唐置史館何為哉！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邑兵足以扞寇，[illegible]天子奔[illegible]宗朝[illegible]恩色溫而[illegible]）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黨項西掠白水（白水，漢粟邑縣之地，後魏太和二年置白水郡，隋廢郡存縣，屬同州），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北，因逐北至鄜州（宋白曰：鄜州，漢上郡雕陰之地，後魏太和十一年置東秦州，孝昌二年又改為北華州，廢帝二年改為鄜州[illegible]）。

[illegible]

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坑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冬，十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寺。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考異曰：邠志：八月，懷恩以吐蕃入寇。九月朔，[illegible]）

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illegible]）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涇陽之北原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長，知兩翻。）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牙將，牙前將，領親兵。說，式芮翻。下往說同。）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從，（從，才用翻。）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郭晞扣馬諫曰：（晞，子儀之子。）「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子儀時為中書令，故傳呼令公。）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illegible]）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illegible]）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自貞觀中四夷君長請太宗為天可汗，是後夷人謂天子為天可汗。上都，長安也。）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

顧舅甥之親，[illegible]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勝音升）馬牛雜畜，長數百里，（長，直亮翻）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好，呼到翻）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為，于偽翻）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illegible]「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illegible]杯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向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隱，[illegible]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illegible]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見，賢遍翻）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illegible]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

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illegible]

逼涇陽，諭于郭[illegible]漢語者曰[illegible]中[illegible]事[illegible]郭令公也。再曰：郭令公已矣，然我也。郭公[illegible]之，獨與家童五六人常服相詣，其子晞等[illegible]馬[illegible]上之，公擲其手曰：去。使人告曹[illegible]接[illegible]就之。回紇熟[illegible]上之，地下馬皆拜曰：始者不知令公尚在，今[illegible]信[illegible]降[illegible]可[illegible]郭公入其衆，取酒飲之。又請曰：令公不見信，[illegible]須[illegible]吐蕃以自效。郭公[illegible]之。回紇[illegible]逐之三十[illegible]召[illegible]蕃衆於[illegible]臺，殺萬餘人。[illegible]長曆十月己未朔，二日辛酉，十九日丁丑。如實錄所言，豈有[illegible]吐蕃數十萬[illegible]入畿，留十七日，不容無攻戰之一[illegible]當日[illegible]時[illegible]在[illegible]京義軍[illegible]得其實[illegible]令[illegible]書[illegible]圖[illegible]及子[illegible]與臣[illegible]監[illegible]皆[illegible]家傳[illegible]事[illegible]兼[illegible]書擇其可信者取之。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illegible]下[illegible]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北軍，北門六軍也。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史言神策軍雄盛之所由始。

郭子儀以僕固名臣[illegible]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敕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

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智光以擅殺之罪未治，謂殺張麟及杜冕家屬之罪未治[illegible]直之[illegible]上既

遣而悔之。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見，賢遍翻。藏，徂浪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

起旃蒙大荒落閏十月盡昭陽赤奮若凡八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

永泰元年閏十月乙巳郭子儀入朝子儀以靈武初復僕固懷恩死始復靈武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朔方軍糧使三原路嗣恭鎮之軍糧使即糧料使河西節度使楊志烈既死楊志烈死見上卷廣德二年請遣使巡撫河西及置涼甘肅瓜沙等州長史上皆從之丁未百官請納職田以充軍糧唐制一品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三頃中府下府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千牛備身二頃折衝上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一頃五十畝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八十畝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官一品六十頃郡王職事官從一品五十頃國公職事官從二品三十五頃郡公職事官從二品二十五頃縣公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職事官從四品十一頃職事官從五品八頃男職事官從五品五頃品二頃五十畝八品九品二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飛騎尉八十畝雲騎武騎尉六十畝散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許之戊申以戶部侍郎路嗣恭為朔方節度使[illegible]嗣恭披荊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己酉郭子儀還河中子儀自朝京師還鎮河中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初劍南節度使嚴武奏將軍崔旰為利州刺史時蜀中新亂山賊塞路塞昔則翻旰討平之及武再鎮劍南賂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求旰利州古苴侯邑秦漢為葭萌之地蜀漢為漢壽縣晉為晉壽郡為黎州尋又改利州天寶為益昌郡乾元復為利州山南西道[illegible]獻誠使旰移疾自解詣武武以為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漢州漢雒縣什方綿竹地唐垂拱立漢州天寶為德陽郡乾元復為漢州武作七寶輿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薨見上卷四月行軍司馬杜濟知軍府事都知兵馬使郭英幹英乂之弟也與都虞候郭嘉琳共請英乂為節度使旰時為西山都知兵馬使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由是銜之至成都數日即誣崇俊以罪而誅之召旰還成都旰辭以備吐蕃未可歸英乂愈怒絕其餽餉以困之旰轉徙入深山英乂自將兵攻之聲言助旰拒守會

大雪山谷深數尺（深式禁翻）士馬凍死者甚眾旰出兵擊之英乂大敗收餘兵纔（纔與才同）千人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英乂為政嚴暴驕奢不恤士卒眾心離怨玄宗之離蜀也（離力智翻肅宗至德元載玄宗離蜀）以所居行宮為道士觀（觀古玩翻）仍鑄金為真容英乂愛其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宣言英乂反不然何以徙真容自居其處於是帥所部五千餘人襲成都辛巳戰于城西英乂大敗旰遂入城都屠英乂家英乂單騎奔簡州（宋白曰簡州漢牛鞞縣地隋仁壽三年分益州之陽安平泉資州之陽安置簡州以州東有賴簡池為名）普州刺史韓澄殺英乂送首於旰邛州牙將柏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巙（宋白曰邛州漢臨邛縣地梁武陵王紀置邛州取南界邛來山為名瀘州漢江陽縣梁置瀘州取瀘水為名劍州漢梓潼之地梁置安州西魏為始州唐先天二年改為劍州取劍閣為名巙奴刀翻考異曰唐曆作李昌巙今從實錄）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旰衛州人也　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宋白曰唐垂拱二年分辰州麻陽縣地并開山洞置錦州至京師三千五百里）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

大曆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正月乙酉敕復補國子學生丙戌以戶部尚書劉晏為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荊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侍郎第五琦為京畿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轉運等使分理天下財賦　周智光至華州（周智光還華州見上卷上年）益驕橫（橫戶孟翻）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眾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剽匹妙翻）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二月丁亥朔釋奠于國子監（唐制中春中秋釋奠于文宣王以上丁）命宰相帥常參官（常參官日常朝參者也唐制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弘文館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其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朔望朝[illegible]）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illegible]）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辛卯命有司修國子監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載祖亥翻訐居謁翻又居例翻）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比毗至翻）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

目（尚書郎掌綱紀，所謂郎官者，尚書省曹二十四司郎官；御史者，御史臺三院御史也。）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塞，悉則翻。爭，讀曰諍。為，于偽翻。）太宗著門司式云：（唐式三十三篇，以尚書省諸曹及祕書、太常、司農、光祿、太僕、少府及監門宿衛計帳為其篇目。）『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唐制，門籍者，內記官爵姓名，月一易其籍。無門籍者有急奏，則令門司與仗家引奏。仗家，五仗之執事者。）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喑嗚，不明也。）卒成幸蜀之禍。（卒，子恤翻。）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他事陰中傷之，（中，竹仲翻。）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乙未，貶峽州別駕。（峽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八十八里。）

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濟，子禮翻。）修好於吐蕃。（少，始照翻。好，呼到翻。）

壬子，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為三使都虞候。（三使，四鎮、北庭、邠寧也。）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考異曰：舊傳作……引二十四弓……段公別傳……）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中，竹仲翻。）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璘由是在邠寧，聲稱殊美。（稱，尺證翻。）

癸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兼劍南東川節度使，邛州刺史柏茂琳為邛南防禦使，（邛南，以邛水出邛南道……入江……）以崔旰為茂州刺史，充西山防禦使。三月，癸未，獻誠與旰戰于梓州，獻誠軍敗，僅以身免，旌節皆為旰所奪。

夏，五月，河西節度使楊休明徙鎮沙州。（河西節度使本治涼州，陷沒，故徙。）

秋，八月，國子監成。丁亥，釋奠。（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

菜禮輕也釋奠則加舞司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兵宗祀授舞者兵周禮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注云合舞等其進退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香之菜奉漢釋奠以文為則以人常行事習采以學官主祭南齊武帝有司奏釋奠先聖先師禮文又有釋菜禮詳令當何禮何樂用何器喻希議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及諸王齊車駕幸太學釋奠唐於國學釋奠三獻皆以學官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四年釋奠于國學玄宗開元廿一年春秋釋奠用牲牢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三公非其人則折足而覆公餗矣王縉怒元載怡然實錄音桑谷翻鼎實也會書載資治通鑑考異曰留守東都而釋預其事則朝恩時在京都有朝恩講入朝詔元載王縉於其宴然則縉郭子儀東都有謂朝恩講易時也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杜鴻漸至蜀境聞張獻誠敗內懼使人先達意於崔旰許以萬全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喜進至成都見旰但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州府事悉以委旰又數薦之於朝因請以節制讓旰以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巙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杜鴻漸欲習朝廷之務故也壬寅以旰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甲辰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京兆常袞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玄曰成均五帝之學也唐開元以後國子監亦曰成均取此義今人亦指國子監為大學不宜以宦者領之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上者蒞事也京兆尹黎幹自南山引澗水穿漕渠入長安功竟不成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開元十七年以八月上生日為天長節貞元中始以十月為興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行什一稅見上卷上年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改元大曆悉停什一稅法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自陝入朝事過華州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為汝反矣叱下斬之臠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眾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材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之過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智光能之元仙股慄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

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
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illegible]）以隴右行軍
司馬陳少遊為桂管觀察使（[illegible]）少遊博
州人也為吏彊敏而好賄（[illegible]）善結權貴以是得進
既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illegible]）宦官董秀掌樞密
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
仲武內外引薦（[illegible]）數日改宣歙觀察使
（[illegible]）

資治通鑑二百廿四　九

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
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
己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illegible]）
（[illegible]）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illegible]）甲子
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淮西節
度使李忠臣入朝以收華州為名帥所部兵大掠自
潼關至赤水（[illegible]）二
百里間財畜殆盡官吏有衣紙（[illegible]）或數日不食者
己巳置潼關鎮兵二千人　壬申分劍南置東川觀

察使鎮遂州（[illegible]）二月丙戌郭子
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互置酒於其第一會之
費至十萬緡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
嘗與昇平公主爭言（[illegible]）曖曰汝倚乃父
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
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
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
有之（[illegible]）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
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夏四月庚子
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唐寺（[illegible]）　杜

資治通鑑二百廿四　十

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後（[illegible]）
（[illegible]）六月甲戌鴻漸來自成都廣為
貢獻因盛陳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
鴻漸復知政事（[illegible]）秋七月丙寅以旰為西川節度
使杜濟為東川節度使旰厚斂以賂權貴（[illegible]）元載
擢旰弟寬至御史中丞寬兄審至給事中　丁卯魚
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illegible]）以資
章敬太后冥福（上母吳太后謚章敬）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
財不足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illegible]）

祠次實於都市者長安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其地在秦為宜春苑在漢為樂遊園開元疏鑿遂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江側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華清宮見二百十八卷天寶六載費逾萬億十孔穎達曰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大數以萬為等數萬至萬萬為億又以萬億為兆衞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又曰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又曰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為法而崇塔廟踵梁武之風乎又上書略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榜音彭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又曰陛下廻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為于偽翻皆寢不報考異曰鄴侯家傳八月二十五日後書九月十二日上令因搢恩寺終言之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葷臭菜也血者殺生也[illegible]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為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謂安慶緒殺祿山史朝義殺思明也僕固懷恩

稽桑佞佛本傳杜之道萬方之合傳何心

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下沒翻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事並見上年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飯扶晚翻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仁王經護國經也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敕天下無得箠曳僧尼造金閣寺於五臺山代州五臺縣有五臺山釋氏相傳以為文殊師利菩薩居之鑄銅塗金為瓦所費鉅億鉅大也億萬萬也大數之億也縉給中書符牒令五臺僧數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營之載等每侍上從容多談佛事從千容翻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紊音問

八月庚辰鳳翔等道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李抱玉入朝李抱玉以鳳翔節度使防吐蕃固讓僕射言辭確至確堅也上許之癸丑又讓鳳翔節度使不許丁酉杜鴻漸飯千僧以使蜀無恙故也飯扶晚翻九月吐蕃衆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潘原本陰盤縣天寶元年更名屬涇州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鎮奉天考異曰汾陽家傳八月十七日吐蕃至涇西二十七日詔統精卒一萬與馬璘合攻之今從實錄甲寅靈州乙卯小寇宜得蕃奏至日今從實錄山獠陷桂州逐刺史李良獠魯皓翻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

吐蕃於靈州城下（[illegible]）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十二月庚辰，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爲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惡，烏路翻）。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illegible]）

是歲，復以鎮西爲安西（改鎮西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

新羅王憲英卒，子乾運立。

三年春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贈建寧王倓爲齊王（倓死見二百一十八卷至德元載）。　二月癸巳，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尋討平之。　甲午，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illegible]），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illegible]），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語，牛倨翻）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庚子，以後宮獨孤氏爲貴妃。　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戊寅，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疾舉從父弟右羽林將軍獻恭自代（從，才用翻），上許之。　壬寅，西川節度使崔旰入朝。　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illegible]）。既至，復賜金紫（[illegible]），爲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illegible]）。上時衣汗衫躡屨過之（[illegible]），自給舍以上（[illegible]）及方鎮除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又使魚朝恩於白花屯爲泌作外院，使與親舊相見。上欲以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泌固辭（[illegible]）。上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勑然後爲宰相邪！後因端午，王公妃主各獻服玩，上謂泌曰：先生何獨無所獻？對曰：臣居禁中，自巾至屨，皆陛下所賜，所餘惟一身耳，何以爲獻！上曰：朕所求正在此耳。泌曰：臣身非陛下有，誰則有之？上曰：先帝欲以宰相屈卿而不能得（[illegible]代宗至德元載七月），自今既獻其身，當惟朕

所為不為卿有矣泌曰陛下欲使臣何為上曰朕欲與卿食酒肉有室家受祿位為俗人泌泣曰臣絕粒二十餘年陛下何必使臣隳其志乎上曰泣復何益（[illegible]）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乃命中使為泌葬二親（[illegible]）又為泌娶（[illegible]）氏女為妻（[illegible]）費皆出縣官賜第於光福坊（[illegible]）令泌數日宿第中數日宿蓬萊院上與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令力丁翻[illegible]）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illegible]）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鄉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乙卯制追謚倓曰承天皇帝庚申葬順陵（[illegible]）

（[illegible]）崔旰之入朝也以弟寬為留後（[illegible]）瀘州刺史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illegible]）朝廷聞之加旰檢校工部尚書賜名寧（[illegible]）遣還鎮

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朱泚（[illegible]）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為希彩所敗（[illegible]）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領幽州留後

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illegible]）秋七月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illegible]）子琳走

乙亥王縉如幽州朱希彩盛兵嚴備以逆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illegible]）勞軍旬餘日而還（[illegible]）

回紇可敦卒（[illegible]）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為弔祭使（[illegible]）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illegible]）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illegible]）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自絕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而歸之

丙戌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illegible]）

[illegible]上焚之。[illegible]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旛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光順門在大明宮[illegible]之西[illegible]）自是歲以為常。八月壬戌，吐蕃十萬衆寇靈武。丁卯，吐蕃尚贊摩二萬衆寇邠州，京師戒嚴；邠寧節度使馬璘擊破之。[illegible]庚午，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辛雲京薨，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餘如故。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illegible]丁丑，濟王環薨。（環[illegible]宗子也。）

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衆於靈武。[illegible]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辭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臨洮，洮州[illegible]）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illegible]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戊戌，京師解嚴。潁州刺史李岵以事忤滑亳節度使令狐彰，[illegible]彰使節度判官姚奭按行潁州，[illegible]因代岵領州事，且曰：「岵不受代，即殺之。」岵知之，因激怒將士使殺奭，及同死者百餘人。岵走依河南節度使田神功於汴州。[illegible]冬十月乙巳，彰表言其狀；岵亦上表自理。上命給事中賀若察往按之。[illegible]

丁卯，郭子儀自奉天入朝。[illegible]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為節度使。[illegible]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illegible]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illegible]

節度使以邠寧慶等州隸朔方汾陽家傳曰四年五月詔集兵於邠邠六月公自河中遣一萬兵二十八日公如邠州舊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璘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自河中移鎮邠州徙馬璘鎮涇[illegible]吐蕃既退[illegible]諸侯入覲是時[illegible]馬璘[illegible]使[illegible]公軍澤潞以[illegible]軍[illegible]大將[illegible]公[illegible]入[illegible]有年矣安危大計曰令[illegible]無[illegible]之[illegible]曰安危[illegible]及也[illegible]日又言且曰得一[illegible]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大臣非[illegible]京[illegible]王作兵[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京室王畿方先兵在河中[illegible]故曰非所及也之外[illegible]四鎮[illegible]三賢之[illegible]意何如彰李曰[illegible]臣[illegible]圖之[illegible]三[illegible]之所得無邠澤[illegible]行[illegible]資之季公三公曰[illegible]行乎十二月[illegible]兼領山南[illegible]以[illegible]公以[illegible]資之三將皆[illegible]詔[illegible]方[illegible]統數道軍之精甲悉聚邠府其將子弟分[illegible]雲洛置

寺擇以衛其令蕭之餘卒糾[illegible]十年[illegible]之間無書甲兵段公別傳曰馬公朝于京師以公掌留事馬公懇奏請以邠寧慶三州讓副元帥子儀令以朔方河中之軍鎮之自將四鎮北庭之衆還鎮涇州請以[illegible]西壁代宗壯而許之十二月朝廷以馬公為涇原鄭潁節度使蓋三年之此歲至四年[illegible]

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illegible]

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德二元載事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久羈旅，數遷徙，所徙數見[illegible]四鎮歷汴、虢、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鄜[illegible]及徙涇州，眾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刀斧兵使執刀斧以衛帥者也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旦警嚴鼓以警眾也今人謂之擂鼓前一日，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掌漏者謂守漏之卒也[illegible]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illegible]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從史言段秀實能弭亂令，力[illegible]

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眾。

平盧行軍司馬許杲今從舊紀考異曰舊紀作許杲[illegible]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淮南節度使崔圓令副使元城張萬福攝濠州刺史，元城縣漢屬[illegible]隋[illegible]屬[illegible]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此當塗縣宋屬太平州，漢書地理志當塗屬九江郡應劭曰[illegible]人過江者立當塗縣[illegible]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僑立[illegible]州本漢丹陽郡[illegible]

萬福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按上元，楚之金陵，秦之秣陵，吳之建業，晉之建康，晉分秣陵置臨江縣，太康初又改為[illegible]，唐至肅宗上元二年更今名，屬昇州，[illegible]既去，昇州廢，以上元屬潤州[illegible]又自[illegible]

是歲，上召萬福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討杲。[illegible]杲又北至楚州大掠，[illegible]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illegible]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illegible]

（注：……健兒……六典：……健兒……年限更來往頗爲勞擾。開元十五年……以天下無虞，宜與人休息，自今已後諸軍鎮量閑劇利害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充健兒長住邊軍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永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同去者，聽至軍州，各給田地屋宅。人賴其利，中外獲安……之利而養兵之害……）不可復以（注）令方立小功，不足〔注〕償責，請用三分之一。

四年春正月丙子，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注：章敬寺，魚朝恩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吏亦告諸將，將士請衷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壬午，流李岵於夷州。（注）乙酉，郭子儀還河中。（注）辛卯，賜李岵死。

二月壬寅，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遊、普潤隸神策軍，從魚朝恩之請也。

楊子琳既敗還瀘州，招聚亡命，得數千人，沿江東下，聲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注：黃草峽……）子琳悉擒之，擊守仙於忠州，守仙僅以身免。子琳遂殺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荊南節度使衛伯玉欲結以爲援，以夔州許之，使者至襄，請於朝。陽曲人劉昌裔（注）說子琳遣使詣闕請罪。乙巳，以子琳爲峽州團練使。

初，僕固懷恩死，（注：事見上卷永泰元年。）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爲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爲判官。（注）六月丁酉，公主辭行。

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注）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注）

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環音宦）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臣（此晉吏韓之辭其一曰容有所）（帥讀曰率）戊申王縉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 辛酉郭子儀自河中遷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靈州（將即亮翻）軍士久家河中頗不樂從（樂音洛）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郢以整翻）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河東兵馬使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驕蹇以王縉書生易之（易以豉翻）多違約束縉受詔發兵詣鹽州防秋遣無縱奉璋將步騎三千赴之奉璋逗遛不進無縱託它事擅入太原城縉悉擒斬之并其黨七人諸將悍戾者殆盡軍府始安 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靈州本漢富平縣地）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鴻漸以疾辭位壬申許之乙亥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令力丁翻）丙子以左僕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載爲

新平尉（新平郡至于後魏上郡之白土縣）冕嘗薦之故載舉以爲相亦利其老病易制受命之際蹈舞仆地載趨而扶之代爲謝詞十二月戊戌冕薨

五年春正月己巳羌酋白對蓬等各帥部落內屬 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座恣談時政（好呼到翻）陵侮宰相元載雖強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北軍左右神策左右龍武軍皆謂之北軍說式芮翻）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貲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邪音耶）上聞之由是不懌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爲內給使衣綠（唐制內給使無官品）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

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爲儕輩所陵（儕士皆翻）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於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強笑曰兒服紫大宜稱（強其兩翻稱尺證翻）心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間古莧翻）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爲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衞（[illegible]）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爲援（陝失冉翻援于眷翻）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爲上謀（爲于僞翻）徙李抱玉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爲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郿虢寶雞鄠盩厔隸抱玉（[illegible]）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illegible]至德二載更名興平屬京兆府）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爲虞驕橫（橫戶孟翻）如故壬辰加河南尹張延賞爲東京留守罷河南等道副元帥以其兵屬留守（帥所類翻守式又翻）延賞嘉貞之子也（張嘉貞開元中爲相）二月戊戌李抱玉徙鎮盩厔（[illegible]）軍士憤怒大掠鳳翔坊市數日乃定

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朝恩朝恩始疑懼（暹息廉翻）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考異曰[illegible]）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三月癸酉寒食（荊楚歲時記[illegible]）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辯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illegible]）

（實錄曰：己卯，詔罷觀軍容等使，更加實封，留于禁中。朝恩既受詔，乃自縊。……[illegible]）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畿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illegible]）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己丑，罷度支使及關內等道轉運、常平、鹽鐵使，其度支事委宰相領之。（[illegible]）勑皇甫溫還鎮于陝。（[illegible]）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眾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illegible]）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載有丈人自宣州來，（[illegible]）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illegible]）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illegible]）判官聞有載書，大驚，（[illegible]）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illegible]）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觀察使崔灌。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之，取賂而還。（[illegible]）涇原節度使馬璘屢訴本鎮荒殘，無以贍軍。（[illegible]）上諷李抱玉以鄭、潁二州讓之；乙巳，以璘兼鄭潁節度使。庚申，王縉自太原入朝。（[illegible]）癸未，以左羽林大將軍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荊南節度使衛伯玉遭母喪，六月戊戌，以殿中監王昂代之。伯玉諷大將楊鉥等拒昂留己；（[illegible]）甲寅，詔起復伯玉鎮荊南如故。秋七月，京畿饑，米斗千錢。（[illegible]）劉希暹內常自疑，（[illegible]）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希暹死。（[illegible]）冬十一月，郭子儀入朝。（[illegible]）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illegible]）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軍，泌

之故吏也（[illegible]）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預謀卿勿以爲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illegible]）且屬少遊使善待之（屬之欲翻）

六年春二月壬寅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兼澤潞山南西道節度使李抱玉上言（[illegible]）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於扶文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道岷隴俱下（[illegible]）向岷隴而下）臣保固汧隴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許之（坻音底）郭子儀還邠州（[illegible]）

嶺南溪酋梁崇牽自稱平南十道大都統據容州（[illegible]）與西原蠻張侯夏永等連兵攻陷城邑前容管經略使元結等皆寄治蒼梧（[illegible]）經略使王翃至藤州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詣廣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illegible]）五勉以爲難翃曰大夫如未暇出兵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爲援冀藉聲勢亦可成功勉從之翃乃與義州刺史陳仁璀（[illegible]）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結盟討賊（[illegible]）翃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衆攻容州拔之擒梁崇牽前後大小百餘戰盡復容州故地分命諸將襲西原蠻（新書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illegible]）復鬱林等諸州先是番禺賊帥馮崇道（[illegible]）桂州叛將朱濟時皆據險爲亂陷十餘州官軍討之連年不克李勉遣其將李觀與翃併力攻討悉斬之（觀古玩翻）三月五嶺皆平

河北旱米斗千錢

夏四月己未澧州刺史楊子琳入朝上優接之賜名猷（[illegible]）

庚申以典內董秀爲內常侍（唐百官志太子內坊局令[illegible]從五品下初內坊隸東宮開元二十七年隸內侍[illegible]內常侍正五品下）

吐蕃請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吳損使于吐蕃（[illegible]）

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贓陰事（[illegible]）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珽凶險

比周離間君臣，（注：[illegible]）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秋七月丙午，元載奏：凡別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從之。時載所奏擬多不遵法度，恐為有司所駁故也。

八月丁卯，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將兵二千屯奉天防秋。

上益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九月，吐蕃下[illegible]領軍于那城。

是歲，以尚書右丞韓滉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滉，休之子也。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注：朱雀門，宮城南門也。）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

三月，郭子儀入朝。丙午，還邠州。

夏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

五月乙未，赦天下。

秋七月癸巳，回紇又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奪其馬；說乘它馬而去，弗敢爭。

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悖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瑗因眾怒，伺間殺之。眾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眾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眾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冬十月辛未，以泚為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

十二月辛未，置永平軍於滑州。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崿，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壬午，制以崿知留後。

二月壬申，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亳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

彰貢賦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
道路供饋皆不受所過秋毫不犯疾亟召掌書記高
陽齊映高陽漢縣屬涿郡唐屬瀛州與謀後事映勸彰請代人遣
子歸私第彰從之遺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義欲掠
滑州臣不聽由是有隙及朝恩誅值臣寢疾以是未得
入朝生死愧負臣今必不起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
中將士州縣官吏按堵待命將即亮翻堵丁古翻伏見吏部尚
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臣男
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薨將士欲立建建拒之不
從舉家西歸三月丙子以李勉為永平節度使吏
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妾弟侯莫陳
忿為美原尉美原漢頻陽縣地又晉始平縣之白水[illegible]武德二年分富平華原及同州之蒲城以
故土門縣置美原縣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illegible]
往來供給車馬芻粟相報州皆辦驛之優於他縣也屬之欲翻又屬邕擬長安尉忿
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狀栖音西劾戶概翻又戶得翻勅
禮部侍郎萬年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應原
上怒夏五月乙酉貶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
戌貶濟杭州刺史邵桂州長史朝廷稍肅明州京師東南四千
一百里歙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杭州京
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六里桂州京師東南四千
七百六十里歙音攝杭戶剛翻長知兩翻考異曰
實錄云侯莫陳忿為美原尉積考[illegible]

侯莫陳忿以主郵傳優授長安尉又曰栖筠劾奏浩
等上依違未決留月餘上問其故對曰臣聞月餘修
德月餘修刑今陛下私之罪失迴由天之所以
戒於明聖也是感寤坐浩忿皆貶請問此朝綱益振
百度肅然按己丑月乃
食於時未也今不取辛卯鄭王邈薨贈昭靖太
子邈上之子也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
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
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
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
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遺唯季翻乘承正翻八月己未
吐蕃六萬騎寇靈武踐秋稼而去考異曰汾陽家傳八月吐蕃五千
騎至靈州[illegible]
等[illegible]九月大破之今從實錄辛未幽州
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
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滔至上大喜勞賜甚厚勞力
到翻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
復扶又翻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殺嶺南節度使
呂崇賁據嶺南反癸未晉州男子郇模郇須倫翻古國名後
出以國為姓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
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
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
客省唐於右銀臺門置客省凡四方奏計未遣者上書言事附旨者及蕃客未報者皆館於其中常
百人館古玩翻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

諸道監軍使也（監古銜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爲于僞翻）。且求爲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奏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夜，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靈州破吐蕃萬餘衆。吐蕃衆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于宜祿。（宋白曰宜祿本漢鶉觚縣地後魏平二年分縣鶉觚置東以盤縣藝帝元年以縣南臨宜祿川改爲宜祿縣九域志宜祿在邠州西六十里考異曰實錄作甲子蓋奏到之日也邠志云十八日與唐曆合今從之）瑊登黃菩原，（菩音倍黃菩草名蓋其地多黃菩草因以名原）望虜（句），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爲！」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陳讀曰陣）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爲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于鹽倉，又敗。（鹽倉在涇州城西考異曰邠志曰十月西戎寇邠涇原節度使馬公聞之郭公使其將渾瑊率步騎五千爲之犄角十八日師登黃菩原望見吐蕃藏急引其衆前據秉險仍設拒馬諸以遏勁突之勢史抗溫儒雅等宿將五六人任氣自負輕侮老將置酒高飲使人召之至則皆醉[illegible]焉撫曰野兆見賊須擊發此何爲命矣之夜宗既陳抗等叱馬軍使驗賊又恐自衞其軍可蕃驕貴而入我師大賊卒之不死者什二三陽陽家陣十月吐蕃四節莫壁遲川過閣川南於消河合軍公嘗渾藏等宜後相撫以拜之二十四日大戰于長武城我師敗續賊等笑出乃免唐曆十八日出蕃寇邠州瑊與戰於宜祿官軍大敗二十二日馬璘出兵擊之又敗二十七日已巳發遣軍斫吐蕃營破之二十八日庚午詔追諸軍兵屯丙郊十二月一日吐蕃退四段公別李□八部冬十月二十三日犬戎入寇大戰于臨涇我軍與朔方兵馬使渾瑊之衆併力齊攻諸軍望風而退於是我師不利分日從邠志唐曆段公家傳事從實錄舊傳兼采諸書）璘爲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諶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諶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邪！」令諶等惶懼拜請命。（帥所類翻將即亮翻）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原，（陳讀曰陣）且收散兵，爲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却。既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聞音問）今爲虜敗，何策可以雪恥？」（敗補賣翻）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復扶又翻下同）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理治也）不則再見任。」（不讀曰否）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既破官軍，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括地志曰秦州清水縣有秦亭秦谷非子所封地也每十陰翻）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百城即涇州靈臺縣之百里城）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于潘原，（[illegible]）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乙丑，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討哥舒晃。

初，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

時吐蕃數為寇，(數，所角翻)元載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秦嶺即[illegible])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唐原州治古高平，當隴道之要。漢光武取隴，右先降高峻，而後可以[illegible]。赫連勃勃據高平，乘高以窺隴東嶺北，得以病魏興要害。之地也。平涼縣為原州，西南即隴山之六盤關。)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閒，古莧翻)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原州西南有木峽關，州境又有石門關)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枕，職任翻。度，徒洛翻)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柰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為後楊炎復議城原州張本)

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為，于偽翻)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一 (起閼逢攝提格，盡屠維協洽七月，凡五年。[illegible]始甲寅，盡己未七月，凡五)

年零七月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

大曆九年春，正月，壬寅，田神功薨於京師。(田神功入朝，見上卷上年)

澧朗鎮遏使楊猷自澧州沿江而下，擅出境，至鄂州，詔聽入朝，猷遂泝漢江而上。(澧，音禮。使，疏吏翻。朝，直遙翻。泝，蘇故翻。下，遐嫁翻。上，時掌翻)復州、郢州皆閉城自守。(復、郢二州皆[illegible]，漢沔時遠屬山南東道巡屬。守，式又翻)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發兵備之。

二月，辛未，徐州軍亂，刺史梁乘逾城走。(徐州治彭城)

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吐，從暾入聲。[illegible]出使。見上卷六年)

庚辰，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盜庫財潰歸。(汴，皮變翻。考異曰：[illegible]曆作十日己酉。按長曆，是月庚午朔，十日己卯，[illegible]今從實錄)田神功薨故也。己丑，以神功弟神玉知汴宋留後。

癸巳，郭子儀入朝，上言：「朔方，國之北門，中間戰士耗散，什纔有一。今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眾，(朝，直遙翻。史炤曰：羌

（[illegible]党項之屬，吐谷渾也。）勢強十倍，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制勝之道必矣。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樂音洛。妻七細翻。嗣祥吏翻。）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史言狼子野心，不可以恩結。）以澧朗鎮遏使楊猷為洮州刺史、隴右節度兵馬使。（[illegible]時洮州已陷吐蕃，楊猷[illegible]耳。[illegible]）夏四月甲申，郭子儀辭還邠州，（[illegible]）復為上言邊事（[illegible]）。壬辰，赦天下。五月丙午，楊猷自澧州入朝，（是年正月[illegible]）至[illegible]泝沔交流[illegible]（[illegible]已書楊猷[illegible]澧州[illegible]今方至京師[illegible]）涇原節度使馬璘入朝，

諷將士為己表求平章事。（為于偽翻。將即亮翻。）丙寅，以璘為左僕射。（璘離珍翻。射寅謝翻。）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泚音此。且[illegible]將即亮翻，又[illegible]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仍為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癸未，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賜爵肅國公，諡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illegible]佛在[illegible]多羅[illegible]為五人說契經[illegible]提說毗尼藏[illegible]毗曇藏[illegible]三藏學又三藏學經律論[illegible]）京師旱，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覡刑狄翻。更工衡翻。）彌月不雨，又禱於文宣王。上聞之，命撤土龍，

減膳節用。秋七月戊午，雨。朱泚入朝，至蔚州，有疾，諸將請還，俟間而行。（蔚紆勿翻。泚自幽州西出山後，取太原路入朝。宋白曰：蔚州西南至代州四百六十里。[illegible]）泚曰：「死則輿尸而前！」諸將不敢復言。（復扶又翻。）九月庚子，至京師，士民觀者如堵。（安史之亂後，河北諸帥阻兵不事朝[illegible]朱泚之來長安，士民以為[illegible]）辛丑，宴泚及將士於延英殿，（[illegible]延英殿[illegible]）犒賞之盛，近時未有。壬寅，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晝殺人，（紇下沒翻。臚陵如翻。）有司擒之；上釋不問。甲辰，命郭子儀、李抱玉、馬璘、朱泚分統諸道防秋之兵。（璘離珍翻。泚且禮翻，又音此。）冬十月壬申，信王璵薨。乙亥，梁王璿薨。（二王皆肅宗子，以州為國名。[illegible]又音皇[illegible]）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使疏吏翻。誘羊久翻。嗣祥吏翻。將即亮翻。）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崿，帥其眾歸承嗣。（帥讀曰率。）崿奔洺州，（洺音名。[illegible]）上表請入朝，許之。（上時掌翻。朝直遙翻。）辛丑，郭子儀入朝。壬寅，壽王瑁薨。（瑁音莫報翻。玄宗子。）乙巳，朱泚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

後許之　昭義裨將薛擇爲相州刺史薛雄爲衛州
刺史薛堅爲洺州刺史皆嵩之族也（[illegible]）
戊申上命內侍魏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
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大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
攻衛州　乙卯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數萬於
西山（吐從暾入聲）斬首萬級捕虜數千人　丙辰詔諸道
兵有逃亡者非承制敕無得輒召募　二月乙丑田
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
據相衛四州之地（[illegible]）自置長吏掠其精兵
良馬悉歸魏州逼魏知古與共巡磁相二州（磁疾之翻）使
其將士割耳剺面（剺力之翻）請承嗣爲帥（帥所類翻下同）辛未
立皇子述爲睦王逾爲郴王連爲恩王遘爲鄜王（郴丑
林翻鄜芳無翻）迅爲隨王造爲忻王暹爲韶王運爲嘉王遇
爲端王遹爲循王（遹余律翻）通爲恭王逵爲原王逸爲雅
王（諸皇子皆以州爲王國名）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
留後（華戶化翻）河陽三城使常休明（河陽縣本屬懷州顯慶二年分屬河
南府□□大河長橋架水古播設險此城後魏之北守城□□西翻兵爭又築中潭及南城謂之河陽三
城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東京李光弼以重兵守河陽及雍王□賊令□□恩守河陽乃以河南之河清濟
□□□□紀統入河陽二成度河南尹紀禮領真縣額尋又以汜水軍□□度之使諸史翻）苛刻少
恩其軍士防秋者歸休明出城勞之（勞力到翻少詩沼翻）防秋

兵與城內兵合謀攻之休明奔東都軍士奉兵馬使
王惟恭爲帥大掠數日乃定上命監軍冉庭蘭慰撫
之（監古銜翻）三月甲午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珍失笑翻）
（冉而琰翻考異曰實錄三月二十八日辛卯陝州軍亂實錄新紀云甲午陝今從之）觀察使李
國清不能禁卑辭徧拜將士乃得脫去（陝失冉翻將即亮翻）軍
士大掠庫物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朝直遙翻）
（過古禾翻）上命忠臣按之將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
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庫物（設棘圍四周之令投掠庫物於其中）一
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爲賞（緡眉巾翻從才用翻）乙巳辭
寶常休明皆詣闕請罪上釋不問　初成德節度使
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爲田承嗣所輕（輕牽正翻使疏吏翻）
（淄莊持翻嗣祥吏翻）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
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
臣謝教敕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撻之承嗣遂杖殺寶
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
討之（上時掌翻）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貶
承嗣爲永州刺史（永州漢零陵郡隋廢郡爲永州）仍命河東成德幽
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
博若承嗣尚或稽違即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
自餘將士弟姪苟能自拔一切不問（令力丁翻將即亮翻）時朱

滄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磁州滏陽郡，本廣平縣地，隋置郡於滏陽，置磁州，治滏陽。本漢成安縣地。）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德州自□翻。屬平盧軍。）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衞州。（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衞州讀從上聲。）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眾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重，直用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高陽軍當置於瀛州高陽縣。海、北平、高陽等軍皆屬平盧節度，安史之亂以……）孝忠，本奚也。（張孝忠，本奚人，世為乙失活部酋長。）

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懼。秋八月，遣使奉表，請束身歸朝。辛巳，郭子儀還邠州。（子儀入朝而還所鎮。邠，卑旻翻。）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勳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考異曰：汾陽家傳作……）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史言郭子……）

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

九月戊申，回紇白晝刺市人腸出，有司執之，繫萬年獄；其酋長赤心馳入縣獄，斫傷獄吏，劫囚而去。上亦不問。壬子，吐蕃寇臨涇；（臨涇縣屬涇州。）癸丑，寇隴州及普潤，（普潤縣屬鳳翔府。）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屬出城竄匿。丙辰，鳳翔節度使李抱玉奏破吐蕃於義寧。（大曆八年置義寧軍。）李寶臣、李正己會于棗強，（棗強縣屬冀州。）進圍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衞州，南度河，屯陽武。（陽武縣屬鄭州。）寶臣與朱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玠守之，寶臣不能克。吐蕃寇涇州，涇原節度使馬璘破之於百里城。（考異曰：汾陽家傳：九月，吐蕃入寇……十八日至小石門……）戊午，命盧龍節度使朱泚出鎮奉天行營。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幾，居依翻。）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

之大破子期於清水按新書田承嗣傳清水作臨水晉置臨水縣於滏口之右屬廣
平郡後魏及隋屬魏郡唐初省永泰元年薛嵩表於臨水故城置昭義縣屬磁州擒子期送
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陳留漢縣後魏廢隋
開皇六年復置時屬汴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二里將即亮翻田承嗣懼初李正己
遣使至魏州承嗣因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
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
六嗣祥吏翻考異曰按承嗣卒時年七十五此云八十六蓋誑正己溘死無日溘口荅翻
奄也莊子曰溘然而死謂奄然也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孱士山翻凡今日
所有為公守耳為于偽翻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
於庭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
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
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
馬承倩齎詔勞之勞力到翻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
遺于季翻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慚其左右為承倩詈辱賤見左
右而自慙也詬許候翻又古候翻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使疏吏翻說式
芮翻下客說同令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
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
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
常欲之寶臣本范陽內屬奚范陽將張瑣高畜為假子因冒其姓歸唐又賜姓李因刻石
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
寶臣境內讖楚譖翻瘞於計翻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
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
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
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
卒繼之蔑不克矣令力丁翻說式芮翻騎奇寄翻寶臣喜謂事合符
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
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
之寶臣置於射堂與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
於瓦橋將即亮翻瓦橋古易京之地在莫州北三十里唐置為關宋白曰涿州歸義縣瓦子濟
橋在幽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唐置瓦橋關後周置雄州寶臣選精騎二千通
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
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衣它服得免衣於既翻寶
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怦守留府
怦普耕翻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嗣聞幽恒兵交即引軍
南還嗣祥吏翻恒戶登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
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慚怒而退考異曰
舊王武俊傳曰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齎詔
宣勞承倩將歸上傳含寶臣損害吾譬承情的罾齋
出道中王武俊勉玩養承嗣以為己資寶臣同令史
承嗣有賢矣可推腹心哉武後曰勢可患功轉為滌
為父子發嗟嗣耳其傳言佩前也令中貴人劉清
譚任驛新考送承嗣子弟方等以等矣賈臣曰吾不
能如兒武俊門失色為舊也其貪小將傳送承嗣以
取信許之故承嗣方求解於寶臣何必驗為以致信

承倩尚在舍此俊何不誅斬承倩而斬清譚乎實臣自以承嗣誘之非取幽州故襲朱希彩因承倩
之辱也今從唐紀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為易州刺
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史言田承嗣內交過於諸帥宋白曰易州東至幽州
二百一十四里刺七亦翻又音知字騎奇寄翻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
追謚貞懿皇后謚神至翻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
光以瀛州降嶺南節度使路嗣恭擢流人孟瑤敬
晁為將考異曰郭英家傳作敍倪今從舊傳討哥舒晃瑤以大軍當
其衝晁自間道輕入間古莧翻輕墟正翻丁未克廣州斬哥舒
晃考異曰舊嗣恭傳曰嗣恭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晁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家財寶數百萬貫盡
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兵部尚書無所酬勞建中實錄曰自

兵興以來諸軍殺將帥而要君者多矣皆因授其任以苟安之其王師在討不失有罪殆斯投也說而有
誘其長南海府軍陷上不實不得用又之授代宗以嗣恭附元載遣藏琉環豐惡之故不用耳事見郭庚
家傳或當射亦有人迎合以匿貨等嗣恭不可知也令不取李肇國史補云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嗣
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為亂陛下不信試召以不入嗣三伏中追詔至嗣恭不雷請待秋涼以修觀禮江
西判官鄉軍入南泣巳公有死方暑而追是為執玹所中令少還廷必猿滅也嗣恭羅日為之柰何渾曰
健步追還表贓公令日遇江宿石齒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按嗣恭恭
附元載載誅賴李泌營救得免事見鄴侯家傳載豈有諸嗣恭云欲為亂之理蓋載已[illegible]誅而召嗣恭適
在二伏庫有比疑時人因以為渾[illegible]事耳令不取余按去年命路嗣恭為嶺南節度使討哥舒晃嗣恭
既誅晃而平廣州則當在竄州柳[illegible]若以江西判官從嗣恭亦當在廣州今陳嗣表請[illegible]詔就道乃言過
江石石頭驛石頭驛在成章二之[illegible]岸嗣恭自[illegible]兩觀察赴召可言宿石頭驛自從湖[illegible]度赴召宗

石頭驛北去可以明李肇之誤及其黨萬餘人嗣恭之討晃也容管
經略使王翃遣將將兵助之西原賊帥覃問乘虛襲
容州姓譜梁有東寧州刺史覃元先則黔中有覃姓尚矣翃伏兵擊擒之十
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考異曰此事出汾陽家傳實錄新舊紀皆無之按實錄
明年二月加朔方入兵以備回紇則此加紇寇入寇也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
水[illegible]郭子儀遣兵
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illegible]元載王縉奏魏
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載祖亥翻又音宰縉音晉上不
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已
屢為之上表乞許其自新[illegible]吏翻朝直遙翻[illegible]翻上時掌翻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遣諫議大夫杜亞使魏州宣慰
使疏吏翻辛亥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四節度及
突厥吐谷渾氐羌羣蠻衆二十餘萬斬首萬餘級從吐
暾入聲九分翻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
復扶又翻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
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辛巳增朔方五城戍
兵以備回紇朔方先統三受降城并振武豐安定遠為六城時三受降城屬振武軍使朔方
發豐安定遠新昌豐寧保寧謂之塞下五城統下戍翻三月戊子河陽軍亂
逐監軍冉庭蘭出城大掠三日庭蘭戒備而入誅亂
者數十人乃定[illegible]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部

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卞皮變翻卒子恤翻使疏吏翻濮博木翻[illegible]癸巳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後汴宋曹濮兗鄆[illegible]八州濮博木翻乙未以靈曜為濮州刺史靈曜不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為汴宋留後遣使宣慰秋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敗李勉滑州永平節度治所敗補邁翻吐蕃寇石門入長澤川長澤[illegible]後魏置闡熙郡隋廢郡為長澤縣屬夏州[illegible]原州遂北入夏州界也宋白曰長澤縣漢朔方郡三封縣之地三封故城赫連勃勃據之為統萬城又按唐夏州北有長澤監吐蕃蓋入寇八月丙寅加盧龍節度使朱泚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八月己亥遣朱泚如奉天行營按去年已云泚出鎮奉天行營至此又云明年九月又云蓋泚每年將兵奉天防秋至春還京師但實錄不載其入朝耳

李靈曜既為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少詩照翻考異曰汾陽家傳作李思惠今從舊傳靈曜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問計昌為之泣陳逆順將即亮翻說式芮翻為于偽翻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為宋州刺史憑為曹州刺史隱金為鄆州刺史乙丑李

忠臣馬燧軍于鄭州[illegible]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滎澤[illegible]分滎陽縣置唐屬鄭州[illegible]十五里淮西軍士潰去者什五六鄭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史言[illegible]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于雍丘濮博木翻[illegible]宋州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

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於匡城少詩照翻匡城縣長垣縣隋開皇十六年更名屬滑州乘勝進軍汴州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縱子容翻穿尺絹翻斬數十人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譟蘇到翻枕職任翻藉慈夜翻勝音升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靈曜至韋城隋分白馬[illegible]置韋城縣故古韋國之墟也永平將杜如江擒之[illegible]曰韋城縣本屬滑州[illegible]城縣在汴州東南五十里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將即亮翻[illegible]

馬璘死

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加同平章事。涇原節度使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付以後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丙申，璘薨。（使疏吏翻。璘離珍翻。考異曰：實錄庚寅璘薨。段公別傳曰：十二月景申馬公薨。十二年正月八日奉制除涇州刺史、知節度事。實錄又云丁酉以段秀實知河東留後。按時馬燧辭薨秀實凡京留後備宗土苗當可疑之使攝河東，蓋奏報未至有斯命，尋聞舜焉。遂除涇原耳。亟紀力翻。）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內，（頔徒歷翻。治直之翻。）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記曲禮曰：離立者不出中間。注云：離，兩也。）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兵馬使崔珍、十將張景華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廷幹入宿衛，徙珍屯靈臺，補景華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高仙芝之敗師於大食，段秀實始見於史，其後責李嗣業不能全之，遂保河清以扶歸路，孫郭諸將之卒，身死馬璘論不可以為今念其內心以安西府最為驚擊矣，身後悲夫其事跡卓然表宜之書諸將中。）璘家富有無算，治第京師，甲於勳貴，（貴以力勳 貴懸搜職）

李抱薨

（與貴居直之翻）中堂費二十萬緡，它室所減無幾。（幾居豈翻。）其子孫無行，（行下孟翻。）家貲尋盡。（史言鎮將貨者適以為不肖子孫之資。）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留後。（使疏吏翻。磁疾之翻。）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治汴州。（李忠臣既破李靈曜得汴州，即以與之。治直之翻。）

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尚辰羊翻。）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癸亥，以河東行軍司馬鮑防為河東節度使。防，襄州人也。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令力丁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載昨亥翻，又音如字。橫戶孟翻。）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載妻，王忠嗣之女。縉音晉。）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尼女夷翻。）爭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群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悛丑緣翻。）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吳湊，章敬皇后之弟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為不軌者，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

載縉於政事堂（政事堂在東省門下省中宗後徙堂於中書省門下在右省並裴炎傳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中宗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相息亮翻入音如字繒音曾）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尚辰宇翻）問端皆出禁中（問端猶今言內面也）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使疏吏翻詰去吉翻）是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污辱（相息亮翻少詩沼翻）勿怪乃脫穢襪塞其口而殺之（襪勿發翻足衣塞悉則翻）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首謂罪首從謂從坐從才用翻）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括州刺史（括州本晉為永嘉郡隋置處州尋為括州因括蒼山為名劉昫曰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載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椒茲消翻本草曰胡椒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調食用之味甚辛辣徐表南中記曰生南海諸國）它物稱是（稱尺證翻）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楊綰為中書侍郎禮部侍郎常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綰性清儉簡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朝直遙翻坐徂臥翻）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騶側鳩翻從才用翻）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佶其乙翻）起居舍人韓會等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己故炎及於貶（載作亥翻又音如字）洄滉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丁酉吐蕃寇黎雅州（武后大足元年以雅州之漢源飛越嶲州之陽山置黎州吐從暾入聲）西川節度使崔寧擊破之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樂音洛惡烏路翻）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袞奏京官俸太薄（貸吐代翻又土得翻俸扶用翻）己酉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唐會要開元二十四年勅百官料錢宜合為一色都以月俸為名各據本官品月給付一品三十千二品二十四千三品十七千四品十一千五品九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五十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一十九百一十七至大曆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師三公侍中中書令每月各一百二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月各一百貫文東宮三太左右僕射各八十貫文東宮三少各七十貫文尚書御史大夫太常卿各六十貫文常侍宗正卿太子詹事國子祭酒各五十貫文左右丞及諸司侍郎給舍中丞贊客殿中舍割監司農等卿將作等監各四十五貫文太子二庶子太常少卿各四十貫文諫議諸司少卿少監各三十五貫文國子司業內侍東宮三卿各三十貫文郎中侍御史司天監少詹事著王傅國子博士諭德中允中舍殿中祕書太常宗正丞各二十五貫文殿中侍祭史著作郎大理正都水使者總監內常侍內給事各二十貫文員外郎通事舍人起居王府長史各十八貫文監察御史臺主簿轄關王內司馬司天少監太子典內人常衛上主簿宗寺子簿寺六錄事中書）

主書各十五貫文拾遺司議太子文學說書著作佐郎國子太學四門廣文博士大理司直詹事府丞及諸寺監丞都水監中書門下主事各十二貫文洗馬贊善諸寺監主簿詹事府司直各十貫文評事八貫文崇校正各六貫文諸奉御九成總監諸王諮議史諸陵令各六貫二百文城門符寶國子助教六司郎王府掾屬太常侍醫文學錄事參軍主簿武全諸衛及六軍長史兩市令諸副總監武庫署令太公廟令各五貫三百文太子通事舍人東宮二寺丞太學廣文助教內坊丞諸直長內寺伯千牛衛及諸率府長史諸陵丞諸陵署諸王府判司司竹溫泉監尚書錄事都水及諸總監丞司天臺丞太子侍醫諸司上局署令王府國令苑四面副監公主邑司令各四貫一百一十六文國子四門助教律醫學博士[illegible]律部內諸著諸衛六軍左右衛青府率衛佐諸王府樂軍大農都省兵吏禮部考功主事春坊錄事司諸副監諸司中省署令教坊王籌諸司上宮署及監醫司丞司天臺靈臺局保章挈流上太常寺醫及醫監向醫局司醫各二貫四百七十文太祝奉禮各中省行字事門下典儀御史及錄中秘書內侍省春坊詹事府主

事諸寺丞光祿六軍器司錄事諸司中局署丞及大理寺丞諸司監作監事諸率府錄事殿中尚醫佐食賢奉輦司庫司農奉乘尚輦奉御客司儀太僕主乘次坊典直司天臺司辰司曆監內侍省宮教博士東宮三寺主簿太常太樂鼓吹丞醫正按摩呪禁卜筮博士及針醫卜助教醫子書算博士及醫教諸王府豐丞將諸總監主簿各一貫九百一十七文武官左右金吾大將軍各四十五貫文六軍大將軍左右金吾將軍各四十貫文諸衛大將軍六軍將軍各三十貫文諸衛將軍各二十五貫文諸衛及六軍中郎將諸率府率副率各一十貫五百六十七文諸衛及六軍郎將諸王府典軍副各九貫二百文諸衛及六軍司階千牛及左右備身各五貫二百文諸衛及六軍中候太子千牛各四貫一百六十六文諸衛及六軍司戈太子備身各二貫四百七十五文諸衛及六軍執戟及長上各一貫九百一十七文京兆及諸府尹各八十貫文少尹兩縣令各五十貫文奉先及諸[illegible]泉等縣令司錄各四十五貫文畿令各四十[illegible]司兩縣丞各三十五貫文赤縣簿尉奉先等縣三十貫文奉先縣簿尉諸縣令各二十五貫[illegible]

別各二十貫文參軍文學博士錄事各一十貫文應給百司正員文武官月料錢并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月一百二十貫文內侍省監每月四十五貫文每年給加一十七萬六千貫文五月辛亥，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又令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自兵興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俸扶用翻重直用翻載祖亥翻又合如字縉音晉刺史月給或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緡眉巾翻使疏吏翻自是年定俸之後至千會昌以後又倍之節度使三十萬都

防禦使副使將軍[illegible]百萬觀[illegible]史十萬諸府尹大都督府長史都團練使司使卜上刺史八萬節度副使中下州刺史知軍事大館上州別駕五萬五千長史司馬五萬觀察[illegible]判官掌書記五萬諸大都督府司錄參軍事[illegible]赤縣令[illegible]萬五千節度推官支使防崇陵官上州錄事參軍[illegible]錄[illegible]縣令四萬諸大都督府判官赤縣丞三萬五千[illegible]團練推官巡官鴻赤縣丞[illegible]州曹參軍以下上縣[illegible]

掊多益寡，上下有敍，法制粗立。粗坐古翻

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阜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璘離珍翻橫戶孟翻及英倩下獄，下遐稼翻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上方

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秋七月己巳薨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使疏吏翻）

八月癸未賜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姓李氏

元載王縉之爲相也上日賜以內廚御饌可食十人（饌雛戀翻又雛晥翻食祥吏翻）遂爲故事癸卯常袞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餐錢蓋所謂食料錢也此 [illegible] 翻又音此上時掌翻）乞停賜饌許之袞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illegible]）時人譏袞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illegible]）

臣光曰君子恥食浮於人袞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夫音扶）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檀之辭）如袞者亦未可以深譏也

楊綰常袞薦湖州刺史顏真卿（[illegible]）上即日召還（[illegible]）甲辰以爲刑部尚書（[illegible]）綰袞又薦淮南判官汲人關播擢爲都官員外郎（唐都官郎中掌配役隸簿錄以理 [illegible]）

九月辛酉以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鄭潁節度副使段秀實爲節度使（[illegible]）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吐蕃八萬衆軍於原州北長澤監（[illegible] 長澤監）己巳破方渠（方渠漢縣屬北地郡後省中宗神龍三年分馬嶺置方渠縣屬慶州宋白續通典靈州方渠鎮宋初置通遠軍秦長城在城北一里）入拔谷郭子儀使裨將李懷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坊州

冬十月乙酉西川節度使崔寧奏大破吐蕃於望漢城（吐蕃築城於西山以望漢城因名望漢城）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河中府管安邑解縣皆有鹽池）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丁亥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illegible]）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illegible]）

吐蕃寇鹽夏州又寇長武（[illegible]）備遣將拒卻之（[illegible]）

以永平軍押牙匡城劉洽爲宋州刺史（[illegible]）仍以宋泗二州隸永平軍

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丁未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渭南縣唐初屬華州 [illegible]）

（……曰鄠縣……云謂……南縣……所置……也。）阿附度支，（度，徒洛翻。）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南浦縣，後魏分朐䏰縣置，周改曰萬川，隋改曰南浦，唐屬萬州。朐䏰音劬閏。）計讁澧州司戶，而不問滉。（滉，呼廣翻。）

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奏破吐蕃萬餘眾於岷州。（使，疏吏翻。吐，從暾入聲。）

丙辰，蔣鎮還奏言瑞鹽實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上，時掌翻。）請宣付史臣，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縣有安邑池也。）時人醜之。

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師。（朱泚自幽州入朝，遂留京師，因遣防秋。泚……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丁亥，崔寧奏破吐蕃十餘萬眾，斬首八千餘級。（吐，從暾入聲。）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濮，博木翻。鄆，音運。考異曰：實錄，此年二月丙戌，以納為青州刺史，充淄青留後。至此又云為青州刺史。舊正己傳云：正己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納傳云：正己擊田承嗣，署奏留後，尋還青州刺史。今從之。）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澶州，漢東郡頓丘縣地。隋開皇十六年分頓丘置澶淵縣，唐改曰澶水。武德四年分黎州之澶水、頓丘置澶州，貞觀元年州廢。大曆七年田承嗣表置澶州。相，息亮翻。洺，音名。澶，時連翻。）李寶臣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眾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眾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恆，戶登翻。朝，直遙翻。）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為，于偽翻。）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春正月辛酉，敕毀白渠支流碾磑以溉田。（碾，尼展翻。磑，五對翻，磨也。公輸班作磑，後人又激水為之，不煩人力。引水激輪，使自旋轉，謂之水磨。史炤曰：碾，磑也。）昇平公主有二磑，入見於上，請存之。（見，賢遍翻。）上曰：「吾欲以利蒼生，汝識吾意，當為眾先。」公主即日毀之。

戊辰，回紇寇太原，河東押牙泗水李自良曰：（押牙，節度使置都押牙，牙前重職也，即今制置使司帳前都提舉之職。泗水縣屬兗州，漢之卞縣也。隋時分西界為汶陽縣，於卞縣古城置泗水縣。）「回紇精銳，遠來求鬭，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抗其前，大軍蹙其後，

如世君主 真福泉 因狀如

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遣大將焦伯瑜等逆戰癸酉遇虜於陽曲將即亮翻宋白曰陽曲漢舊縣後漢移於太原北四十五里後魏又移於陽曲故城隋改曰陽直又移於汾陽故城改曰陽曲因漢汾陽縣名也陽曲又隋改陽直移理木井城今縣是也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回紇縱兵大掠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晟承正翻又音成九域志代州崞縣有陽武寨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己亥吐蕃遣其將馬重英帥眾四萬寇靈州帥讀曰率塞悉則翻塞塡漢御史尚書三渠水口以弊屯田三渠謂漢渠御史渠尚書渠也塡讀曰鎮 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朔方軍士之留屯河中者使謂回紇使過古禾翻又古卧翻輜莊持翻重直用翻因大掠坊市 夏四月甲辰吐蕃寇靈州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六月戊戌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泚且禮翻又音此乳如庾翻常袞帥百官稱賀帥讀曰率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妖於驕翻何乃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沔之子也崔沔開元名臣沔彌兗翻秋七月以祐甫知吏部選事祐甫數以公事與常袞爭由是惡之為袞奏貶祐甫張本選須絹翻數所角翻惡烏路翻 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邠卑旻翻瑊古咸翻將即亮翻又如字振武軍在單于府漢之雲中郡城也宋白曰振武軍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從之回紇始去 辛未吐蕃將馬重英二萬眾寇鹽慶二州重直龍翻郭子儀遣朔方都虞候李懷光擊卻之 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寶臣賜姓見二百二十二卷寶應元年 吐蕃二萬眾寇銀麟州略党項雜畜銀州漢西河郡圁陰縣地麟州漢新秦中之地党底朗翻畜許救翻郭子儀遣李懷光擊破之 上悼念貞懿皇后不已貞懿皇后獨孤氏十年崩殯於內殿累年不忍葬丁酉始葬于莊陵莊陵在京兆三原縣五里 九月庚午吐蕃萬騎下青石嶺逼涇州青石嶺在涇州保定縣西安定曰臨涇城直州西北九十里其界有青石嶺騎奇寄翻詔郭子儀朱泚與段秀實共卻之 冬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書轉運鹽鐵等使劉晏為左僕射知三銓及使職如故射寅謝翻歐陽脩曰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二 郭子儀入朝命判官京兆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朝直遙翻將即亮翻詰去吉翻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以給事中杜亞為江西觀察使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泌毗必翻李泌出江西見上卷五年見賢遍翻

翻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賴太子發其陰謀(言以歸功於太子)不然幾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固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幾居依翻去羌呂翻)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上因言朕面屬卿於路嗣恭(屬之欲翻)而嗣恭取載意奏卿為虔州別駕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琉璃盤徑尺(遺于季翻程大昌曰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璧流離師古注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虛脆不耐實非真物案[illegible][illegible]今書[illegible]王穿為琉璃字師古之說是矣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升山取采石鑄以成器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則鑄石為器古有之矣顏氏謂為自然之物亦不詳也北史大月氏傳稱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采礦於山中即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自是琉璃遂賤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性成者兼外國奇產中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真琉璃也然中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色甚光鮮而質賤輕脆以以熱灌隨手破裂其來自海舶者製差鈍樸不色亦鐵暗其可異者離石彿湯注之異磁銀無異了不復動是名當瑰瑰也禽琥璃之異於中國其別蓋知比而太將閣以石琢之物余謂路嗣恭所獻者蓋飾古所謂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則代宗何以罰之至寶哉程大昌考之不詳耳)俟其至當與卿議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畏權勢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路嗣恭始名劍客為肅關令運北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陛下未暇知

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為之為陛于偽翻)虔州別駕臣自欲之非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謂平嶺南之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邪音耶尚辰羊翻)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己銜之(曇徒含翻率所律翻)孔目官吳曜為子儀所任(諸道州皆有孔目官以綜理衆事使職使言一孔一目皆所綜理也)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猗氏丞(猗氏縣屬河中府[illegible]白口本[illegible]郢[illegible]猗於[illegible][illegible]口猗氏)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史言郭子儀過而能改朝直遙翻)常衮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泌毗必翻)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太公治齊五月而報政伯禽治魯三年而報政常衮用此語也)

十四年春正月壬戌以李泌為澧州刺史(澧音禮)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使疏吏翻嗣祥吏翻)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為才使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申以悅為魏博留後(為田緒殺悅張本)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

代宗曆

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為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好，呼到翻；橫，戶孟翻），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為眾所服。希烈因眾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暠等（暠，古老翻）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騎，奇寄翻）。上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以希烈為蔡州刺史、淮西留後（為李希烈以淮西叛張本）。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永平軍本治滑州；汴，皮變翻）。辛酉，以容管經略使王翃為河中少尹、知府事。河東副元帥留後部將凌正暴橫，翃抑之（…）。正與其徒約夜作亂，翃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乃安。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五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監國（監，古銜翻）。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內殿（…）。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癸亥，德宗即位，在諒陰中，動遵禮法。嘗召韓王迥食，食馬齒羹，不設鹽酪（…）。常袞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眾心。時群臣朝夕臨（臨，力鴆翻），袞哭委頓，從吏或扶之（從，才用翻）。中書舍人崔祐甫指以示

眾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聞，益恨之。會議群臣喪服，袞以為：「禮，臣為君斬衰三年（為，于偽翻；衰，倉回翻），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事見十五卷前漢文帝後七年）。高宗以來，皆遵漢制。及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今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朝，直遙翻；下同。別，彼列翻），朝野內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上以為太重，閏月壬申，貶祐甫為河南少尹。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更，工衡翻），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唐政事堂在門下省，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二省長官議事於此），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向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袞為欺罔，大駭。甲辰，百官衰絰，序立于月華門（…按六典，宣政殿前有兩廡，兩廡各有門，其東曰日華，…西曰月華…），有制，貶袞為潮州刺史（潮州，去京師五千…里），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聞者震悚。祐甫至昭應

而還（昭應縣本新豐縣垂拱二年改曰慶山神龍元年復故名玄宗更名昭應隋新豐治古新豐城北天寶昭應縣治昭應宮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既而羣臣喪服竟用袞議上時居諒陰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將即亮翻論盧昆翻載祖亥翻又音如字縉音晉屬之欲翻）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幸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相息亮翻僥堅堯翻甄稽延翻察也別彼列翻）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

除官八百人（○考異曰舊紀云祐甫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今從建中實錄）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為于僞翻）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諳烏含翻行下孟翻下同）上以為然　臣光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夫音扶行下孟翻）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眾曰賢矣己雖不知其

善政

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眾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又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使疏吏翻梨園事始二百一十一卷玄宗開元二年置大內曰禁苑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所留者悉隸太常　郭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關內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關內支度鹽池六城水運大使押蕃部及營田及河陽道觀察等使（河中靈夏皆有鹽池朔方塞下有六城單音蟬帥所類翻使疏吏翻）權任

既重功名復大（復扶又翻）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久不決甲申詔尊子儀為尚父（太公望為周師尚父尚父說者謂可尚可父又以子師也）加太尉兼中書令增實封滿二千戶月給千五百人糧二百馬食子弟諸壻遷官者十餘人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河東朔方都虞候李懷光為河中尹邠寧慶晉絳慈隰節度使以朔方留後兼靈州長史常謙光為靈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遠天德鹽夏豐等軍州節度使振武軍使渾瑊為單于大都護東中二受降城振武鎮北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使分領其任（將即亮翻邠卑旻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

宴户部郎中王紀翻又户不翻戰古或翻丙戌詔曰澤州刺史李鶚（烏各翻）上慶雲圖（上時掌翻下上言同）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卿雲即慶雲也）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令力丁翻）先是（先悉薦翻）諸國屢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荊山之陽（此荊山在京兆富平縣界）及豹貀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貀女滑翻）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淄青持翻）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為節度使（使疏吏翻）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承百井之敗（百井敗見去年）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騎奇寄翻）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稱尺證翻衣於既翻）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陳讀曰陣塞悉則翻）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兗州人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代州刺史委任之兵部侍郎黎幹狡險譎詐與宦官特進劉忠翼相親善忠

刘晏 回 第一 如

翼本名清潭恃寵貪縱二人皆為眾所惡（惡烏路翻）時人或言幹忠翼嘗勸代宗立獨孤貴妃為皇后妃子韓王迥為太子上即位幹密乘輿詣忠翼謀事覺丙申幹忠翼並除名長流至藍田賜死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為太常卿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度徒洛翻）（滉呼廣翻）先是晏滉分掌天下財賦（先悉薦翻六年晏滉分判度支）晏掌江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劍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聞滉掊克過甚（掊蒲侯翻）故罷其利權尋出為晉州刺史（晉州治臨汾縣古平陽也京師東北七百二十里）至德初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至德元載）（琦音奇榷古岳翻）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大曆末計一歲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緡眉巾翻）而鹽利居其太半以鹽為漕傭自江淮至渭橋（渭橋長安東渭橋也）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六月己亥朔赦天下西川節度使崔寧永平節度使李勉並同平章事（使疏吏翻）詔天下冤滯州府不為理者聽詣三司使（所謂三司使即御史中丞中書舍人給事中三人各一司官交理之謂之三司使也）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撾登聞

鼓，〔唐時登聞鼓在西朝堂之前。撾，側瓜翻。〕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復，扶又翻。〕及請度僧尼。於是撾登聞鼓者甚眾。右金吾將軍裴諝上疏，〔諝，私呂翻。〕以為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制：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其費。〔帑，他朗翻；藏，徂浪翻。〕刑部員外郎令狐峘上疏諫，〔令，力丁翻。峘，胡登翻。〕其略曰：臣伏讀遺詔，務從儉約。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邪！〔邪，音耶。〕上答詔，略曰：非唯中朕之病，〔中，竹仲翻。〕抑亦成朕之美，敢不聞義而徙！峘，德棻之玄孫也。〔令狐德棻事太宗。棻，扶分翻。〕

庚子，立皇子誦為宣王，謨為舒王，諶為通王，諒為虔王，詳為肅王。乙巳，立皇弟迺為益王，傀為蜀王。〔傀，口猥翻，又公回翻。以州名為王國名。〕

丙午，舉先天故事，六品以上清望官雖非供奉侍衛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備顧問。〔新志曰：初，太宗即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門下兩省，以備訪問。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福門。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隨仗待制。永泰時，勳臣罷節制無職事者，皆待制於集賢門，凡十三人。崔祐甫為相，建議文官一品以下日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宋白曰：時祐甫奏，准元敕，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其待制官待奏事官盡，然後趨出，便於內殿賜待制。[illegible]令，力丁翻。更，工衡翻。〕

庚戌，以朱泚為鳳翔尹。〔泚，且禮翻，又音此。〕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少，詩沼翻。〕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遺，于季翻。〕宰相嘗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相，息亮翻。貯，丁呂翻。〕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茗，莫迥翻，茶之晚取者。〕上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甲子，以神策都知兵馬使、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為東都園苑使，〔東都園苑使，掌東都苑囿之事也。〕以司農卿白琇珪代之，〔琇，音秀。〕更名志貞。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上恐其生變，以問崔祐甫。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視事矣。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使，疏吏翻。勞，力到翻。將，即亮翻。〕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治，直吏翻。幾，居衣翻。〕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尚，辰羊翻。上，時掌翻。壺，苦本翻。高宗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改元上元，是日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追尊高祖、太宗及后謚，武后專政也。〕

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天寶十二載加祖宗謚號有帝號者乃九字所謂上文宗尊號九十四字未知所謂加至十一字何所指也）至謂神 按周之文武稱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盖群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為褒少不為貶（褒保毛翻貶悲檢翻）今累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初謚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高宗天皇大帝中宗孝和皇帝）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傪（傪倉含翻又七感翻）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按唐陵中玉冊自高宗以上所刻皆初謚然玄宗謚冊乃至大聖大明孝皇帝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袁傪所謂木主已刊勒者見於此耳）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於右銀臺門（右銀臺門在大明宮西面又北則九仙門）置客省以處之（處昌呂翻）及上書言事失職未敘亦寓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并部曲畜產動以千計度支廩給其費甚廣（度徒洛翻給居立翻）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敘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壬申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載作亥翻璘離珍翻）初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宰相家廟已為楊氏馬廄矣及安史亂後法度隳弛（隳許規翻）大臣將帥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治直之翻妖於驕翻）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宮司（宮司掌宮禁之事者也）謂之奉成園（雍錄奉成園在安邑坊自丹鳳門出東街第六坊為安邑坊） 癸丑減常貢宮中服用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紇下沒翻先悉薦翻）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饔於容翻餼許既翻）殖貨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貪橫（橫戶孟翻）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衣於既翻）誘中華之（誘音酉）取妻妾故禁之 辛卯罷天下榷酒收利也（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師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酤古翻）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讀音豆太宗時晉王府有侍讀及為太子亦置焉）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翰林故事曰翰林院者在銀臺門內以藝能技術見召者之所處也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又以詔敕文告悉由中書多壅滯始選朝官有才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元和學士無定員下自校書郎上及諸曹尚書皆為之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不作文書又久次者一人為承旨）親重無比

識購得張本。乙未，以渤為右散騎常侍，仍為學士。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二 起屠維協洽八月，盡重光作噩五月，凡一年有奇。始己未八月，終辛酉五月。

月九一年
零十九月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大曆十四年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大曆十二年，楊炎以黨元載貶。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並同平章事。考異曰：崔祐甫與炎皆自門下遷中書，是時中書在上也；憲宗以後，門下在上，中書在下，不知何時遷改。上方勵精求治，治，直吏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相，息亮翻。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詼諧，粗，讀曰麤。喜，許記翻。無它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

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吐，從暾入聲。數，所角翻。使，疏吏翻。下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使，疏吏翻。俘，方無翻。江、嶺，大江之南，五嶺之外。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

衣而遣之（少始照翻襲衣一襲也衣一稱為一襲）協律郎沈既濟上
選舉議（唐志協律郎掌和律呂辨四時之氣八風五音之節屬太常寺正八品上濟子禮翻）以
為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曰才也曰勞也今選曹
皆不及焉（焉於虔翻）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
仰而已（唐選人之法有四曰身言書判身取其體貌豐偉言取其言詞辯正書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文理優長簿歷以著其資考[illegible]俯仰則[illegible]之間）夫安行徐言非德
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
下之士固未盡矣今人未土著（夫音扶著直略翻）不可本於
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
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
議焉（長知兩翻）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
牧守將帥（守手又翻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
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
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
不肖者不抑而自退眾才[illegible]而官無不治矣今選
法皆擇才於吏部試[illegible]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稱尺證翻）紊
亂無任（紊文運翻任音壬）[illegible]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
敢廢也責於侍[illegible]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
往也（量音良）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
其它也黎庶徒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
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
更其侍郎無益也（為於偽翻更工衡翻）盡人物浩浩不可得而
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
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其間或有
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
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翻令諸使僚佐
盡受於選曹則安能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乎既
濟吳人也（守使疏吏翻下諸使同將即亮翻令力丁翻選須絹翻）初衡州刺
史曹王皋有治行（治直吏翻行下孟翻衡州[illegible]湖南觀察）湖南觀
察使辛京杲疾之（大曆五年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陷以法貶潮州
刺史（[illegible]）時楊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
州刺史（相息亮翻復扶又翻）始皋之遭誣在治（在治者謂[illegible]吏治其事皋以因服在[illegible]）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
垂魚（唐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三品以上金飾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中宗罷龜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即貶于潮（[illegible]也）以遷入賀及是
然後跪謝告實皋明之玄孫也（曹王明太宗之子）朔方邠
寧節度使李懷光既代郭子儀邠府宿將史抗溫儒
雅龐仙鶴張獻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懷光右皆怏怏
不服（邠卑旻翻龐部江翻怏於兩翻）懷光發兵防秋屯長武城軍期
進退不時應令監軍翟文秀勸懷光奏令宿衛既離

營（監工銜翻翟莨伯翻令力丁翻離力智翻）奏使人追擒誣以它罪且曰黃賛之敗（黃賛敗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九年賛音[illegible]）職爾之由盡殺之

九月甲戌改淮西曰淮寧　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崔寧在蜀十餘年（永泰元年崔旰入成都至是十四年矣）恃地險兵彊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　南詔王閤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朝直遙翻使疏吏翻牟莫浮翻迦音加）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吐從暾入聲文州漢陰平之地隋爲曲水縣義寧二年分武都之曲水正西長松置文州扶州古鄧至地後周天和中置扶州[illegible]置龍涸防與陰平接界[illegible]南詔[illegible]）出黎雅（屬越嶲郡界隋置漢源縣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黎州漢沈黎郡雅州漢嚴道縣境相接也考異曰建中實錄[illegible]德宗實錄此月吐蕃三道入寇皆在梁益之境而來年四月乙云去冬吐蕃三道入來侵一自靈武一自山南一自蜀又云賛普謂韋倫曰令靈武之師聞命輟矣吾山南已入扶文蜀師已漸灌口追且不及與此自相違今不取）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將即亮翻）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趣讀曰促）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

萱當　音餘　酢字　誤

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柰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泚且禮翻又音[illegible]）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將即亮翻更工衡翻帥所類翻）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復扶又翻）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爲右神策都將（璘離珍翻使疏吏翻晟成正翻將即亮翻）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illegible]）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illegible]）東川出兵自江油趣白壩（[illegible]縣隋改爲江油縣帶龍州州管下景谷縣西北有白壩鎮壩必駕翻蜀人謂平川爲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吐從暾入聲[illegible]）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illegible]寰宇記大度河在黎州東界）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illegible]州南渡盧水六百五十里至羊苴咩城南去大和城[illegible]東北至成都二千四百里去雲南城三百里[illegible]）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爲

日東王。上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隸人，僕隸之屬。)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為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眾，(揣德宗之情，其猜忌已見於此。[illegible])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元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檀山。)廟號代宗。將發引，(引，羊晉翻。)上送之，見轀輬車不當馳道，稍指丁未之間，(轀輬音溫涼。考異曰：[illegible])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喜，許記切。)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璵、黎幹皆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雅，素也。璵，音余。)山陵但取七月之期，(禮，天子七月而葬。)事集而發，不復擇日。(復，扶又翻；下同。)

十一月丁丑，以晉州刺史韓滉為蘇州刺史、浙江東西觀察使。(滉，呼廣翻。使，疏吏翻。)喬琳衰老耳聵，(聵，五怪翻。)或時詢問應對失次，所謀議復疏闊。閏月壬午，以琳為工部尚書，罷政事。上由是疏張涉。(喬琳，涉所薦也。[illegible])楊炎既留崔寧，二人由是交惡。炎託以北邊須大臣鎮撫，癸巳，以京畿觀察使崔寧為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鎮坊州。(單音蟬。)以荊南節度使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又以靈鹽節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靈鹽州留後，代州刺史張光晟知單于、振武等城，綏、銀、麟、勝州留後，(晟，[illegible])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鄜、坊、丹、延州留後。([illegible])時寧既出鎮，不當更置留後，炎欲奪寧權，且窺其所為，令三人皆得自奏事，仍諷之使伺寧過失。(考異曰：[illegible])

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誦為皇太子。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唐制，太府掌[illegible]。[illegible]比音毗。)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琦，音奇。使，疏吏翻。)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將，即亮翻。)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百寶大盈庫。[illegible])(詳見二百二十八卷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注。)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藏，徂浪翻。[illegible])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

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耗當讀曰眊或讀如字）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度徒洛翻）量數奉入（量音良）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藏徂浪翻下同考異曰德宗實錄作三五十萬匹今從建中實錄）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丙寅晦日有食之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帥所類翻）上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illegible]）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以下詔求賢（比毗至翻近也以當作已）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為理乎（使疏吏翻幾居希翻）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　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或休假在第（令力丁翻假古訝翻）大事令中使咨決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諱适代宗長子也諡法諫諍不威曰德[illegible]）

（[illegible]）

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群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上時掌翻）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改作兩稅法（楊炎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據大曆十四年墾田數為定）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比毗至翻比來猶云近來也）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斂力贍翻趣讀曰促）無復常準（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統他綜翻）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勝音升）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著直略翻）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州縣有主戶客戶天寶三載令民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量音良見賢遍翻）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言居行皆無僥幸之利也僥堅堯翻）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初左僕射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射寅謝翻尚辰羊翻）元載之死晏有力焉（[illegible]）

代宗大曆十三年載祖亥翻又如字及上即位晏又典利權炎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多上時掌翻使疏吏翻又有風言晏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爲皇后者風言謂得於風聞而言之者也楊炎爲宰相欲爲元載報仇因爲上流涕言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幹忠翼死於大曆十四年事見上卷爲于僞翻相息亮翻臣爲宰相不能討罪當萬死崔祐甫言玆事曖昧陛下已曠然大赦不當復究尋虛語曖音愛復扶又翻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比毗至翻尚辰羊翻今宜復舊上從之甲子按是月無甲子恐是丙子否則戊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唐志金部掌天下庫藏出納之數京市互市和市宮市交易之事倉部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

祿糧倉廩之事罷晏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考異曰建中實錄曰初大曆中上居東宮貞懿皇后方爲妃有寵生韓王迥帝又鍾愛故閹官劉清潭京兆尹黎幹與左右宦者欲立貞懿爲皇后且言韓王所居獲黃蛇以爲符動搖儲宮而晏附其謀贊立殊勳圖爲宰相時宰臣元載擇保護上以爲最長而賢且嘗有功義不當移王縉亦謂人曰晏賢者也令所圖無乃過無乎後其議寢及貞懿卒不立上賊之至是以晏大臣而附邪爲姦不去將爲亂託諫奏不實謫爲忠州刺史沈既濟楊炎所薦盡附炎爲說今從舊傳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黜陟使始置於太宗貞觀八年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先悉薦翻使疏吏翻朝直遙翻河北黜陟使洪經綸考異曰建中實錄黜陟使十一人而無名德宗實錄有十人名而無河北道及經綸名蓋脫誤也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下遐稼翻令力

丁翻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爲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爲悅[illegible]連諸鎭之[illegible]拒命張本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讎爲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illegible]見一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曆八年又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陵陽渠在豐州九原縣[illegible]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爲今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爲沮己徵秀實爲司農卿使疏吏翻沮在

呂翻丁未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鎭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使移軍原州以四鎭北庭留後劉文喜爲別駕爲劉文喜以涇州拒命張本京兆尹嚴郢奏按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喪息浪翻郢以井翻人功不及因致荒廢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今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計所得不補所費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illegible]既而陵陽渠竟不成棄之上用楊炎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己酉貶劉晏爲忠州刺史舊志忠州[illegible]癸丑以澤潞留後李抱眞爲節度使[illegible]

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至涇州，披荊榛，立軍府；坐未安席，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為邠寧帥，即誅溫儒雅等，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為戮？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

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代懷光。

三月，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涉受前湖南觀察使辛京杲金，事覺，上怒，欲寘于法。李忠臣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請，言於上曰：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以乏財犯法，以臣愚觀之，非先生之過也。上意解。辛未，放涉歸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忠臣言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為當死久矣。上憫然，左遷京杲諸王傅。忠臣乘機救人，多此類。

楊炎罷度支、轉運使，命金部、倉部代之。既而省職久廢，耳目不相接，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癸巳，復以諫議大夫韓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萬年杜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

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

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

汔無賢愚莫敢仕若悉以兵細漢故其人苦之及見倫歸國皆毛裘蓬首窺覷淚下或嗚咽陳酒拜舞及宮闕章號言蕃之處貫皇王師之行遺其君君子曰悲乎人心之所棄也若遣代之後斯人既設後生安於所習雖乎哉此外流既滅之徵矣且貽附樓矣後何隴之說耳今人則[illegible]代宗之

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為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代宗臨[illegible]千五歲謂之四節至端午降誕州府皆有獻[illegible]貢元年四月十日不置節名[illegible]上生日九日也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詔縑并歸之也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賦扶又翻

五月戊辰以韋倫為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復扶又翻倫請上自為載書載書盟誓之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為非

敵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令力丁翻

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泚且禮翻又音此字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以之不拔天方旱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朝直遙翻上時掌翻勝音升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illegible]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帝初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時史朝義尤在行營皆部曲也豈肯附叛臣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梟堅堯翻為于偽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孔子之言爾能立效固善我

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予讀曰與於是眾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考異曰[illegible]

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六月甲午朔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薨薨呼肱翻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離力智翻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考異曰[illegible]云道茂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儀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墻大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蒼猝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illegible]今從實錄又及唐本傳李子傳之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紇下沒翻及有功於唐謂平安史也唐賜遺甚厚遺于季翻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

虛耗（耗，[illegible]）。而厲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使，疏吏翻。說，式芮翻。）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考異曰：[illegible]去年今[illegible]命[illegible]）其相頓莫賀達干，登里之從父兄也，（相，息亮翻。從，才用翻。）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羊馬數萬，可謂大捷，（事見上卷大曆十三年。）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比，[illegible]）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頓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擊殺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咄，當沒翻。毗，[illegible]。伽，求迦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見，賢遍翻。）願為藩臣，垂髮不翦，以待詔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臨漳縣，屬相州，本鄴縣地[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丙寅，邵州賊帥王國良降。（帥，所類翻。[illegible]）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岡，（[illegible]）以捍西原蠻。京杲貪暴，國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叛，與西原蠻合，聚眾千人，侵掠州縣，瀕湖千里，咸被其害。詔荊、黔、洪、桂諸道合兵討之，（[illegible]）連年不能克。及曹王皋為湖南觀察使，曰：「驅疲甿誅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遺國良書曰：（[illegible]）「將軍非敢為逆，欲救死耳。我與將軍俱為辛京杲所搆，（曹王皋事見上大曆十四年。）我已蒙聖朝湔洗，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速降，後悔無及。」（[illegible]）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猶疑未決。皋乃假為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illegible]）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皋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眾，使還農。詔赦國良，賜名惟新。（[illegible]）辛巳，遙尊上母沈氏為皇太后。（[illegible]）

之被□代宗克東都入宮得沈氏留之東都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荊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忠州荊南巡屬也故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illegible]己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初為轉運使獨領陝東諸道寶應元年晏充度支轉運鹽鐵等使代宗廣德二年始以晏為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乃錄陝以東以關陝西皆度支領之末年兼領未幾而罷大曆十四年晏兼領度支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常以為辦集眾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然

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能逮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語言無敢欺紿當時權貴或以親故屬之者晏亦應之使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沒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

通鑑二百二十六 十八

通鑑二百二十六 十九

[illegible]食海鹽者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復扶又翻）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illegible]鹽[illegible]入海[illegible]置常平[illegible]）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先悉薦翻）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illegible]）（汴船達揚州入[illegible]分汴水[illegible]河陰[illegible]置[illegible]）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入河之口）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illegible]）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illegible]）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illegible]）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illegible]）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以給之無復羨餘（[illegible]）船益脆薄易壞（[illegible]）漕運遂廢矣（宋白曰武德永徽之後[illegible]行本薛大鼎[illegible]皆言漕運未能置[illegible]察御史王師[illegible]請運晉絳之[illegible]開元初李傑為水運使始大興漕事十八年裴耀卿以言漕運拜江淮轉運使以蕭炅為副轉運鹽鐵有副使自此始肅宗[illegible]第五琦以[illegible]始置江淮[illegible]官吏至[illegible]鹽鐵兼漕運[illegible]）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董突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illegible]）（[illegible]）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帥讀曰率輜重直用翻）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illegible]）縱樵牧者暴踐果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眾強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多道亡（[illegible]）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自離

許之上以陜州之辱事見二百二十二卷寶應元年陜失冊翻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多紇下沒翻晟成正翻種章勇翻所輔以彊者羣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新立移地健有孽子登里可汗名移地健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相攻[illegible]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衆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引李斯諫秦王逐客之言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酋長怒[illegible]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聚為京觀獨留一胡使歸國為證曰回

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將即亮翻觀古玩翻[illegible]上徵光晟為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讎上為之貶光晟為睦王傅以慰其意為于偽翻[illegible]加盧龍隴右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隴右節度如故[illegible]以舒王謨為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illegible]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為留後[illegible]考異曰舊傳[illegible]言[illegible]邈之子也[illegible]

孫亡子之　癸丑詔贈太后父祖兄弟官及宗族男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illegible]九百二十有七遣中使以馬負而賜之九月壬午將作奏宣政殿廊壞十月魁岡未可修[illegible]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即命修之　大曆以前賦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秉政貨賂公行[illegible]天下不按贓吏者殆二十年[illegible]惟江西觀察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流之

上以宣歙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寓發之[illegible]冬十月己未貶邕連山尉[illegible]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不敢放縱上初即位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illegible]繼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illegible]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　庚寅以睦王述為奉[illegible]

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又命諸沈四人為判官，與中使分行諸道求之。尚，辰羊翻。行，下孟翻，又音如字。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遠人疾苦。令，力丁翻。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荅。先，悉薦翻。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及壻之諸父兄姊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擇用丁丑，是日上之從父妹卒，姊，蔣兕翻。有司奏供張已備，供，居用翻。張，知亮翻。且殤服不足廢事。殤，音傷。說文：未成人死也。禮：十九至十六死為長殤，十五至十二死者為中殤，十一至八歲死者為下殤。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卒，子恤翻。

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髮中白者曰華。雖居禁中，或十年不見天子。上始引見諸宗女，見，賢遍翻。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命嫁之，所齎小大之物，必經心目。齎，子兮翻。己卯、庚辰二日，嫁岳陽等九十一縣主。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是年五月，韋倫再使吐蕃。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還，從宣翻，又音旋。相，息亮翻。是歲，冊太子母王氏為淑妃。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籍兵，兵之著籍者也。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斛，胡谷翻。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考異曰：建中實錄云二月丁巳寶臣卒，疑奏到之日也。今從德宗實錄。谷況燕南記曰：寶臣末年好妖妄之人，兼陰陽術數諸苟且之輩爭獻靈讖。許作朱書靈芝靈石卜錄名字，又於後宮院結壇場。遣蓄米食置金琢玉策謁盤云甘露神祀自至其內。又言天符下降忠志內靈命符上天。使行文牒布告所縣云天之朱草于若更審報。上香禱院中不石呈祥各符飛璽封露之令神委。採咽我所求而期自至妄牒管內部緣宜日知有同。為書慶也號紀月為之全者更打橋云不天當授天。冲下降詩金伏玉印石計然後印大位為忠所大也。己方皆自歸錫不侍往之海內坐而定矣志志竊悅。多以金錄署言異物實厖皇湯狀方者自知虛神恐。事油見一共武知公宜為甘露靈之華是即天侵降。遼忠志諫任筆昔事寶為中密晉毒學飯飲畀一失。音三日而卒者寶來一人於按方士殺宴之寫冊爾。所疾所憑庠飽冤臣亦討耳若試殺寶匪身在壽中。逃無所之安能免死。人見寶臣晉欲其處遇疾而死，以為方士所飯，谷況因而書之耳。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少，詩照翻。豫誅諸將之難制者，難，乃旦翻。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朝，直遙翻。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真。妻，七細翻。士真復厚結其左右，故□□□□□□獨

全史言人不求安程且爲孝忠武俊歸國張本候扶又翻及覺孔目官胡震家
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爲寶臣表求令
惟岳繼襲上不許令力丁翻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
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
自爲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又不許汲縣屬汲郡還從宣翻
翻又音伊字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
將即亮翻事見上卷代宗大曆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
十二年嗣祥吏翻死見上卷大曆十四年寶臣力爲之請于朝爲于偽翻下爲同朝直遥翻使
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
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爲備至是悅爲惟
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
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
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鄉日因其所欲而命之
多矣而亂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
亂也德宗鑒於創平藩鎮而發是言誠中前代之病而終不能已亂方以召亂躬行者未能副其言也長知丈翻
然則惟岳必爲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
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
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田承嗣者悅之伯父也
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柰何無故與恒鄆
共爲叛臣成德節度使治恒州淄青節度使治鄆州故以恒鄆稱之恒戶登翻鄆音運

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
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
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內竟以憂卒卒子恤翻成德判官
邵真聞李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
衰絰之中相息亮翻衰倉回翻遽欲負國此甚不可勸惟岳執
李正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
之忠則旌節庶幾可得使疏吏翻幾居希翻惟岳然之使
真草奏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長知兩翻
好呼到翻柰何一旦棄之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
正己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
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
俊等皆敬憚之爲寶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
亦忌之不與圖事日夜獨與胡人王它奴等計議多
散金帛以悅將士將即亮翻從政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
事自上國來者藩鎮自比古諸侯故謂京師爲上國皆言天子聰明
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
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皆言爲大夫盡
死爲于偽翻下爲同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
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伺相吏翻且先
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撓奴教翻其

弟欲從仇者，庸可數乎！又相與幽州有隙，（[illegible]）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滔也，事見上卷代宗大曆之十年。）今天子必以為將。滔與吾擊柝相聞，（[illegible]擊柝相聞，謂相近也。）計其閒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是後李惟岳之敗，皆如谷所言。）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illegible]）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為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事亦見上卷大曆十年。[illegible]）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種，章勇翻。長，知丈翻。少，詩照翻。更，工衡翻。）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為乎！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且（[illegible]）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及，吾亦知爾素疏惡我，顧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illegible] 惡，烏路翻。朝，直遙翻。復，扶又翻。）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眾心。（好，呼到翻。）其母妹為李正己子婦，（[illegible]惟誠之姨也。）正己使復姓張，遂仕淄青。惟岳遣王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illegible]）從政飲藥而卒，

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illegible]張忠一[illegible]）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悅等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懼，（劉文喜、劉晏死，皆見上年。）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illegible]語也，使人傳言有此語。）會汴州城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汴，皮變翻。隘，烏介翻。東封，泰山之謂。[illegible]）故城汴州。正己懼，發兵萬人屯曹州；（[illegible]）田悅亦完聚為備，（[illegible]）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永平舊領汴、宋、滑、亳、陳、潁、泗七州；（此永平軍所領。[illegible]李靈耀[illegible]宋泗二州[illegible]十四年[illegible]汴潁二州滑亳[illegible]）丙子，分宋、亳、潁別為節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為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留守路嗣恭為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守，式又翻。使，疏吏翻。）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嗣恭二道，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為將者為諸州刺史，以備正己等。（[illegible]將，即亮翻。[illegible]）初，高力士有養女嫁呂[illegible]東京，（[illegible]）頗能言宮中事，女官李真一意其為沈太后，詣使者具言其狀。（去年遣使訪求太后。）上聞之，驚喜。時沈氏故老已盡，無識太后者，上遣宦官、宮人往驗視之，年狀頗同，宦官、宮人不審識太后，皆言是高氏。

稱賀非太后，驗視者益疑之，強迎入上陽宮。〔[illegible]〕上發宮女百餘人，齎乘輿服御物，就上陽宮供奉。〔齎，音咨。乘，繩證翻。〕左右誘諭百方，〔誘，音酉。〕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二月，辛卯，上以偶日御殿，群臣皆入賀，〔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今以喜得太后，故以偶日御殿而受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在長安，恐不言久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見高氏居內殿，以太后自處，〔處，昌呂翻。〕左右侍衛甚嚴。景超謂高氏曰：「姑何自置身於俎上！」〔俎，側呂翻。以喻伏刃，置身俎上，以俟刀也。〕左右叱景超使下，景超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左右可

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曰：「吾為人所強，非己出也。」〔強，其兩翻。〕以牛車載還其家。〔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上恐後人不復敢言，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復，扶又翻。幾，居依翻。〕自是四方稱得太后者數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知所之。〔之，往也。〕

御史中丞盧杞，弈之子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盧弈死之。〕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丁未，擢為大夫，〔擢為御史大夫。〕旬日，領京畿觀察使。〔旬。〕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離，力智翻。屏，必郢翻。隱，於靳翻。〕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

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為名，實使之密諭節度使云：「晏昔朋附奸邪，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而惡之，〔朝，直遙翻。使，疏吏翻。惡，烏路翻。〕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未發。乙巳，遷炎為中書侍郎，擢盧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杞蕞陋無文學，〔蕞，徂外翻。〕炎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唐制，諸宰相日會食於政事堂。〕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殿直學士，親任之。〔為盧杞以姦邪致亂張本，史杞為建中亂階，人皆知之，其引裴延齡以掌其職，蓋延迄於貞元之末年，人未知其罪也，故通鑑著言之。〕丙

午，更汴宋軍曰宣武。〔按是時李勉以永平軍節度使鎮汴州，蓋以宋亳潁為宣武軍。〕振武節度使彭令芳苛虐，監軍劉〔當從新書方鎮表。更，工衡翻。〕惠光貪婪，〔婪，盧含翻。〕乙卯，軍士共殺之。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時吐蕃通和，西邊無警，而河南北諸鎮連兵拒命，關東騷然，故抽京西防秋之兵以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將士，〔望春樓在滻水之西，臨廣運潭。勞，力到翻。將，即亮翻。〕神策軍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還之日，相與為歡。』故不敢奉詔。」〔按建中元年，遣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助朱泚等討劉文喜於涇州，既平，巨濟還屯奉天也。詰，去吉翻。帥，所類翻。還，音旋，又如字。〕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瓶罌不發，〔罌，烏莖翻。〕上

深歎美賜書勞之〔勞力到翻〕惠元平州人也〔平州北平郡〕
〔魏收地形志潁川郡曲陽縣有郾城後齊置臨潁郡隋廢郡爲郾城縣唐屬蔡州時分郾城臨潁陳州之郾下置溵州溵於巾翻郾於建翻〕月置溵州於郾城　辛巳以汾州
刺史王翃爲振武軍使鎮北綏銀等州留後〔翃戶萌翻〕
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吐蕃〔少詩照翻使疏吏翻吐從暾入聲〕
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
勸其入朝〔朝直遙翻〕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爲
閹宦所讒遷延稽命〔稽緩也〕及代宗嗣位不俟駕入朝
猶不免族誅〔來公謂來瑱死於廣德元年事見二百二十二卷〕吾歲久釁積
何可往也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方鎮表大曆十四年[illegible]淮西節度使[illegible]蔡州號淮寧軍事見上〕

崇義懼益修武備流人郭昔
告崇義爲變〔郭昔以告崇義將爲亂史因驛流人以叙其事〕崇義聞之請罪
上爲之杖昔遠流之〔爲于僞翻下爲陳同〕使金部員外郎李舟
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爲陳禍福
文喜因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
舟能覆城殺將〔將即亮翻〕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
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及還使宣慰諸道舟復
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惡烏路翻復扶又翻拒於境上〕上言軍
中疑懼請易以它使〔使疏吏翻〕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
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以崇義同平章事妻子

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仍以
其裨將藺杲爲鄧州刺史〔鄧州治穰縣藺良刃翻〕五月丙寅
以軍興增商稅爲什一〔楊炎定稅法商賈三十稅一今增之〕田悅卒
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illegible]〕連兵拒命遣兵馬
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薛嵩
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洺相二州〔事見上卷大曆十年洺音名相息亮翻〕
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洺縣〔臨洺縣[illegible]後魏[illegible]後齊廢入襄國縣置襄國郡[illegible]開皇之六年改易陽爲[illegible]十年改[illegible]爲臨洺[illegible]武安郡唐屬洺州[illegible]臨洺縣東至洺州三十五里朝直遙翻[illegible]〕
悅欲阻山爲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

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使疏吏翻愔挹淫翻將即亮翻〕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
昭義救兵〔邯鄲縣漢屬趙國晉屬廣平郡[illegible]〕
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洺〔[illegible]〕
邢州刺史
李共臨洺將張伾堅壁拒守〔[illegible]〕
貝州刺史邢曹俊

因承嗣舊將也，老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崿而疏之。嗣祥吏翻將即亮翻崿五各翻 及攻臨洺，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此孫子兵法之言 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illegible]翻 計以寡敵衆勢已不侔而以逆犯順更下侔也 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崞[illegible] 東之師自西山下崞音 已當至山之下[illegible] 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河[illegible] 諸將惡其異己，共毀之，悅不用其策。[illegible]

[illegible] 本曰佳 [illegible] 惡烏路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三

起重光作噩六月盡玄黓閹茂凡一年有奇始辛酉六月終壬戌九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二

建中二年六月庚寅，以浙江東西觀察使、蘇州刺史韓滉為潤州刺史、浙江東西節度使，蘇州治吳縣 滉呼廣翻潤州治[illegible] [illegible] 使誅吏翻 名其軍曰鎮海。張著至襄陽，是年四月遣著今至襄陽 養張著亦疑梁崇義遂遷不進也 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藺杲得詔不敢發，得除鄧州之詔也 馳見崇義請命。請免其死 崇義對著號泣，竟不受詔。號戶刀翻 著復命。癸巳，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渝州南平郡 加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考異曰：德宗實錄：五月己巳，加淮寧節度李希烈南平郡王、漢南漢北通知諸道兵馬使招撫處置使。希烈傳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拒捍朝命，迫脅使臣，二年六月，詔諸道節度率兵討之，加希烈南平郡王兼漢南漢北都知諸道兵馬招撫處置使。今從建中實錄。 楊炎諫曰：希烈為董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四年董秦賜姓名李忠臣卒子恤翻 為人狼戾無親，狠當作很 無功猶

倔強不法(倔渠勿翻強其兩翻)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固爭之上益不平荊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干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為前鋒少誠幽州潞人也(潞縣前漢屬漁陽郡後漢屬廣陽郡晉屬燕國隋屬涿郡唐屬幽州以潞水自塞北來經縣界名縣)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閩眉巾翻甬音勇橋在徐州符離縣界汴水上渦口渦水入淮之口渦音戈)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艘蘇遭翻)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使之通渦口)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睥普計翻睨研計翻)

辛丑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薨呼肱翻)子儀為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事並見代宗紀朝直遙翻)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一年使疏吏翻)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近其靳翻)校中書令考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校古孝翻)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

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渾戶昆翻瑊古咸翻)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殆三十年(自肅宗至德元年子儀自朔方入援至建中二年是年歲在重光作噩凡二十六年故云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

壬子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芃為河陽懷州節度使割東畿五縣隸焉(芃音蓬)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事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廣德元年)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昕許斤翻帥讀曰率)數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間道歷諸胡自回紇中來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護賜爵寧塞郡王以昕為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賜爵武威郡王(涼州武威郡)將士皆遷七資元忠本姓曹名令忠朝廷所賜也昕子儀弟之子也

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墮讀曰隳)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

用無傷也扼息亮翻擭扶又諷又言如牢 上以為然庚申以炎為左僕射罷政事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能從己懷反側而拒命遂置[illegible]皆炎[illegible]又使其黨李舟奉使[illegible]烈兵勢以計[illegible]炎又國言不可上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

不可上口[illegible]以前永平節度使張鎰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鎰齊丘之子也[illegible]以朔方節度使崔寧為右僕射[illegible] 丙子贈故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書光庭天寶末為伊州刺史吐蕃陷河隴光庭堅守累年吐蕃百方誘之不下[illegible]糧竭兵盡城且陷光庭先殺妻子然後自焚郭昕使至朝廷始知之[illegible]故贈官 辛巳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illegible] 癸未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於臨洺時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戰甚苦伾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illegible]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岳[illegible]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考異[illegible]

軍于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洺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雙岡在邯鄲西北臨洺之西[illegible]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卻燧推火車焚朝光柵[illegible]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眾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考異曰舊李晟傳[illegible]

眞及神策將李晟合勢擊之大敗賊於雙岡斬楊朝光擒其大將盧子昌衆勝進軍又破悅於臨洺故燧等加官按實錄此戰無月日但於馬燧加官時言之今據燧傳先敗悅於雙岡斬楊朝光後五日乃進至臨洺即實錄此月癸未衆軍破悅於臨洺也實錄在此年冬與此相違[illegible][illegible]記亦云七月燧與抱眞兵八萬自發府東下壺關先收邢鄉盧家砦窮光戰死臨洺城又大破悅悅分退走入在李正己死所與實錄此月招憑臨洺之戰悅遂軍已年燧等若寺至張懷必不能獨破悅軍於本紀十一月丁丑馬燧及田悅戰于雙岡敗之不知此日何出亦與諸書相違今並從七月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是年五月悅役兵析東將圍邢州悅敗走而圍亦解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納祕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洹于元翻帥讀曰率洹水縣屬魏州本漢內黃地後周武帝置洹水縣因水而名隋唐割魏縣屬相州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芃將兵會之包元翻居八月李納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 梁崇義發兵攻江陵至四望今隨州隨縣之東有四望山其山最高四望皆可見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李希烈引軍循漢而上上時掌翻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疎口又破之將郎亮翻翟萇伯翻少始照翻水經注水自襄陽東流又屈而西南流又東南流逕黎丘故城西又南與疎水合疎水出中廬縣西南東流至中縣北界東入漢水謂之疎口漢水又南逕宜城東夷水出白宏發陲東流注之桓溫以其父名尋改曰蠻水二將請降希烈使

將其衆先入襄陽慰諭軍民將郎亮翻降戶江翻使將同上音又音好字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 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于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范陽節度治幽州莫州在幽州南二百八十里易州成德巡屬在幽州西二百一十四里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說式芮翻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討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策也朝直遙翻射寅謝翻佇丈呂翻使疏吏翻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遣錄事參軍董稹奉表詣闕稹章忍翻滔又上表薦之上時掌翻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為子茂和娶滔女為于偽翻深相結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亟去吏翻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為己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為河中尹甲子以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上時掌翻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處之外館迫脅萬

方慶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朞年，軍府稍完。（[illegible]）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illegible]）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illegible]）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illegible]）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玄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為相，惡京兆尹嚴郢，（相，息亮翻。惡，烏路翻。）左遷大理卿。盧杞欲陷炎，引郢為御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先，悉薦翻。）有宅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為官廨；郢按之，以為有羨利，（[illegible]）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唐志：大理正，從五品下，掌議獄，正科條。）晉以為：「律，監臨官市買有羨利，以乞取論，當奪官。」（[illegible]）杞怒，貶晉衡州司馬。（衡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三里。）更召他吏議法，（更，工衡翻。）以為：「監主自盜，罪當絞。」炎廟正直蕭嵩廟地，杞因譖炎云：「茲地有王氣，（王，于況翻。）故玄宗令蕭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廟。」冬，十月，乙未，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令，力丁翻。射，寅謝翻。崖州，至京師[illegible]七千四百六十里。）未至崖州百里，縊殺之。惠伯自河中尹貶費州多田尉，（[illegible]）尋亦殺之。

辛巳，冊太子妃蕭氏。癸卯，祫太廟。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向而饗之。（[illegible]）

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季庚說洧舉州歸國。（[illegible]）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況海、沂二州，今皆為納有，洧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外來，（[illegible]）以為宰相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發

其請（相息亮翻諡戊質翻）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十
一月戊午以永樂公主適檢校比部郎中田華上不
欲違先志故也（永樂公主許降田華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九年樂音洛）蜀
王偲更名遂（偲言撰翻更工衡翻）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
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
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按新書李澄傳澄遼東襄平人唐自高宗世平東夷之地已弃而不有李以本貫在遼東襄平耳朝直遙翻淄莊持翻）先是李
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先悉薦翻將即亮翻）
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急（溫縣古屬）
切蜀偲州縣變二年度屬名州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舊志徐州京師東二千六
百四里）上為之發朔方兵五千人（為于偽翻）以朝臣將之（朝直
遙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
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
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嗤丑之翻都統謂李勉也統他綜翻令音上
聲）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
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
金將萬人助之（考異曰實錄前作隱金後作隱全今從其前）與劉洽等相
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卻朔方馬軍使楊朝
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
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
絕其背必敗之（使疏吏翻晟承正翻陳讀曰陣背蒲妹翻騎奇寄翻）朝臣從之
崇慶等東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
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
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
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
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盡得其輜重（溺奴狄翻重直用翻）
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
多（宋謂宣武兵也時以宋亳為宣武軍劉洽自宋州刺史為宣武節度使故云然）宣武人皆
慙官軍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
江淮漕運始通（淄莊持翻漕在到翻）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
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降戶江翻）甲申淮南節度使陳
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海州李納所據少遊傳讀史翻少詩照翻降戶江翻）十二月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亦降丁
酉以為密州刺史（宋白曰密州居海隅禹貢嵎夷之地春秋時為莒國之地州理即莒之諸城也漢為高密國晉立東莞郡後魏立膠州隋改曰密州取境中密水為名）崔漢衡
至吐蕃（崔漢衡使吐蕃見上卷吐從暾入聲）贊普以敕書稱貢獻
及賜全以臣禮見處（處昌呂翻）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
為境（五代志靈武郡弘靜縣有賀蘭山弘靜唐改為保靜雲州當作靈州史誤也）邀漢衡
更請之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為之
改敕書（為于偽翻）境土皆如其請（關東河北方用兵不暇與吐蕃較也）加

馬燧魏博招討使。
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芃引兵逼衛州，田悅守
將任履虛詐降，既而復叛。衛州治汲縣。芃，蒲紅翻。任，音壬。降，戶江翻。復，
扶又翻。又，音如字。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
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長橋在漳水上。月城，兩頭抱岸，形如半月。諸軍不
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實以土囊，塞其下流，塞，悉則翻。東觀
記：燧於長橋下流以土囊遏之。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
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
夾洹水而軍。洹，于元翻。洹水與漳水分流，又在漳水之東。李抱真、李芃問
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
兵不戰，三鎮，謂魏博、淄青、成德。芃，蒲紅翻。少，始紹翻。欲以老我師。我若分
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
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兵法有是言。彼苟出戰，必
為諸君破之。為，于偽翻。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挑，徒了翻。
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
令，力正翻。趨，逡喻翻。令曰：賊至則止為陳。陳，讀曰陣。下結陳同。留百騎擊
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
匿其旁，俟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
淄青、成德步騎四萬逾橋掩其後，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乘風縱
火，鼓譟而進。譟，蘇到翻。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
為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為前列。悅軍
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
軍小却，神策，李晟軍；昭義，李抱真軍；河陽，李芃軍。見河東軍捷，還鬬，又破
之。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三橋即在洹水上者。悅軍亂，赴
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
相枕藉三十餘里。勝，音升。枕，職任翻。藉，慈夜翻。考異曰：實錄：閏月庚戌，馬燧等破田
悅於洹水。按傳，馬燧傳洹水之戰，李惟岳救兵與田
悅兵猶連營相拒。又燕南記：惟岳見悅在圍，致[illegible]歸，
恨然則洹水戰在惟岳死前，實錄誤也。燕南記又曰：
恐與抱真雖猶破悅騎，李結助軍到，乃對軍狀勢畫，
汝救之計，去悅軍三十里下營，夜坐帳中，使心于人
習領悅兵及小將等五十餘人，立帳分擁田兵與兵
內將官已下高語曰：昨日以贊破田悅兵馬著盡
偶然之事，本亦不對。有此勝也，君悅兵雖敗，其將能
皆能死戰，亦天下之強敵矣。令更得李納兵助其勢，
不小。我路頗利，利則有鈍，化日田撓，更戰入將必預
害。看便宜如於直進，不可當鋒耳。悅懷外兵將性往
共閣燧語良久，曰：非曰陣上獲得田悅，於得所由領
選。既至，燧大罵，日田悅小臨敵叔奏未分，鼓謝兄行言
動兵馬你有何所辭？與我相敵，汝皆不自曰被與入
陳又何遇也？令於汝故去兵等大歡，吽拜謝而去。其
燧前後言，見悅悅召大將喜而謂曰：馬燧焚吉懼垂
對人罵我，此可知矣。吾再戰必建也。又肖李納助軍
新到，乃引兵出洹水，又陳燧先伏兵置降，不勝引
退。悅使兵盡出，遂燧引至伏兵，驗獲兵亦獲橫截
悅軍兩暨與抱真兵擊之，大破悅軍三萬餘人。今
從馬燧傳。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走，音奏。馬燧與李抱真
不協，頓兵平邑浮圖，據舊書田悅傳，平邑浮圖在魏州南，浮圖，佛寺也。悅夜
至南郭，魏州南郭也。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
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

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號，戶刀翻）。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淄青李正己、成德李寶臣，田悅以丈人行事之。伯父，田承嗣也。淄，莊持翻。嗣，祥吏翻），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量，音良），輒拒朝命，喪敗至此（朝，直遙翻。喪，息浪翻），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持出城降馬僕射（斷，音短，下同。降，戶江翻。馬僕射，謂馬燧。射，寅謝翻），自取富貴，無為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非私己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尚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尚，辰羊翻）。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眾心始定（田悅善敗不亡，所謂盜亦有道）。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悅不用邢曹俊，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李納軍於濮陽，為河南軍所逼，奔還濮州（九域志：濮陽縣東至濮州九十里。考異曰：時濮州治鄄城，別有濮陽縣），徵援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徵，陟陵翻。使，疏吏翻。璘，離珍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齧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瑤帥眾降於馬燧（齧，魚結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悅收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從，才用翻。洺，音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束鹿（束鹿，本鹿城縣，安祿山反，玄宗改曰束鹿，以惡之。屬深州。九域志：在州西四十五里。宋白曰：束鹿縣本漢安定縣地，今縣南六十里有西梁城，城尚存）。朱滔、張孝忠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密為表，先遣弟惟簡入朝（復，扶又翻。說，式芮翻。朝，直遙翻），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詵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讓之曰：尚書舉兵正為大夫求旌節耳（事始見上卷二年。岌，魚及翻。尚，辰羊翻。為，于偽翻，下非為、相為同），非為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尚，辰羊翻。邪，音耶）！若相為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為，于偽翻。重，直龍翻），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魏博、淄青兵強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遽

為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對
寇史斬之(寇史由及劉仕翻)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束
鹿丙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束鹿城下惟岳大敗燒
營而遁(考異曰實錄及舊傳惟岳傳止言惟岳一戰於束鹿敗績[illegible]惟岳[illegible]大破惟岳於束鹿[illegible]萬餘衆[illegible]令滔將兵[illegible]惟岳使[illegible]士百人[illegible]陣[illegible]惟岳[illegible]而遁[illegible]則是惟岳[illegible]敗也[illegible]又[illegible]與[illegible]傳相[illegible]今從[illegible])兵馬使王武俊為左右
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束鹿之戰使武俊
為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
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恆州(使疏吏翻)

(恆戶登翻)張孝忠引軍西北軍于義豐(義豐縣屬定州)滔大驚孝
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恆州宿將尚多未易可輕(將即
亮翻易以豉翻)迫之則并力死鬬緩之則自相圖諸君第觀
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
識淺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朱滔後卒如張孝忠所料)於是滔亦
屯束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
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
武俊(先相公謂李寶臣相息亮翻)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
(謂武俊子士真娶李寶臣女)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
若無武俊欲使誰為大夫卻敵乎(冠古玩翻難乃旦翻復扶又翻為于僞翻)

(為于僞翻)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
州又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將即亮翻又音如字)癸
未蜀王遂更名遡(更工衡翻遡蘇故翻)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
密二州李納復攻陷之(拔[illegible]又[illegible]復扶又翻下不復音)
王武俊既出恆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
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恆戶登翻[illegible]張尚書謂孝忠也)常寧曰
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為朱滔所滅今天子
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為眾所服
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為福特反掌耳
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會惟岳

使要藉謝遵至趙州城下(要藉官亦唐時節度衙前之職中宗景雲二年解琬為朔方大總管分遣隨軍要藉官[illegible]三城兵募[illegible]安令于[illegible]忠[illegible]料[illegible]尚[illegible]又[illegible]書忠義傳朱泚[illegible]為有要藉官[illegible]朝廷[illegible]王以大理少卿為[illegible]為[illegible]要藉[illegible]乃節度使之腹心[illegible]馬朱滔[illegible]為要藉[illegible]官曰承令也朱滔王武俊之[illegible]王[illegible])武俊引
遵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
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還從宣翻又如字)遵與士真矯惟
岳命啟城門內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
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眾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
詵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令力正翻[illegible]亮翻[illegible])武俊以惟

岳舊使之子(李寶臣已死故曰舊使使疏吏翻)欲生送之長安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罪歸咎於中丞(復扶又翻下同擬同又音以字中丞謂王武俊)乃縊殺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傳首京師(傳直戀翻)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姊將几翻降戶江翻)復榷天下酒惟西京不榷(罷榷酒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曆十四年七月惟岳)

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濮博木翻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使(朝直遙翻)王武俊為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朱滔討李惟岳以賞降將及成德之取德棣此左氏所謂尺寸之地皆不還為又欲徙以知祖王之伏觀也)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使己與康日知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朝廷不欲使故人為節度使(王武俊同州舊將故以然)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

惟岳旬朔之間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旬朔同上說…)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王侑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郅與許士則俱詣恒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為大夫憤邑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恐為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朱

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連兵(此三鎮謂恒魏幽)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判官同[illegible]說之易入)即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使疏吏翻)且令知深州事(令力丁翻)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說式芮翻)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說讀曰悅見賢遍翻)(從通鑑本文作癸卯然自上十二月戊午推至下文三月乙未其間不容有癸卯當作乙卯)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於禁中

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洧于軌翻[illegible]不能應機援以[illegible])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真劫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為二州刺史(德州治安德縣棣州治厭次縣[illegible]長知史翻[illegible])(州觀察團練[illegible])士真求援於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

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詣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州事(將即亮翻[illegible]音同上又[illegible])(音如字德宗以德棣與朱滔[illegible]力得之不如又以為王武俊之資也以詐)庚申吐蕃歸鄉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自吐蕃陷河隴入京師所俘掠唐人可以數計耶)(德宗先歸所俘者以懷之其歸向日所俘者八百人而已猜子野心姑以此報塞中國其志果如何哉異日平涼劫盟之事可見也)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萬人(盧龍朱滔恒冀王武俊易定張孝忠使疏吏翻恒戶登翻)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眾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將即亮翻官有品勳有級)今欲與諸君救魏(與諸同)共趣魏州(趣七喻翻)擊破馬燧以取溫

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髓息委翻又音如字)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太尉謂滔司徒謂武俊)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復扶又翻僥堅堯翻)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音遂)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習州通義郡)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將即亮翻又音)以深州授王巨源(朱滔如前約以結王武俊)武俊以其(始字趙州治平棘縣)子士真為恒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恒戶登翻將即亮翻)

又音如字涿州刺史劉怦代宗大曆四年朱希彩表分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置涿州治范陽縣距幽州一百二十里涿竹角翻怦普耕翻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為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朝直遙翻朱泚朱滔本昌平人朝廷以其官名其鄉里以寵其兄弟之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樂音洛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怦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卒子恤翻復扶又翻說式芮翻下同語牛倨翻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為逆謂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張孝忠本奚種王武俊本契丹怒皆部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喜許記翻司徒勿忘鄙言它日必相念矣言其後武俊必負滔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復扶又翻下復以同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之怦普耕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下文滔將同孝忠完城礪兵獨居彊寇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束鹿騎奇寄翻詰旦將行詰去吉翻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喧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柰何違敕南救田悅譟則到翻令力丁翻

下皆令同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頊等譬諭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眾稍止使疏吏翻頊吁玉翻令力定翻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纊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少詩沼翻纊苦謗翻纊綿也賦率猶言賦歛也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為馬僕射所奪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朝直遙翻下各還同射寅謝翻司徒但與范陽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處昌呂翻為于偽翻下行為不為同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喧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爭失軍禮眾聞言不知所為乃曰敕使何得不為軍士守賞物遂入敕使院擘裂殺之軍中別置館以舍敕使謂之敕使院使疏吏翻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呼火故翻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眾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為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詰去吉翻率音如字令力丁翻將即亮翻餘眾股慄乃復引軍而南眾莫敢前卻呼火故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觀田定怦之諫田悅欲從敗部負之諫李惟岳范陽之兵不肯從朱滔南救魏州河朔三鎮之人豈皆好亂哉上之人御失其道耳進取寧晉寧晉縣屬趙州本癭陶縣天寶元年更名九域志在州南四十一里留屯以待王

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元氏縣漢為常山郡治後魏屬趙郡唐屬趙州將即亮翻又音如字〕東趣寧晉〔趣七喻翻宋白曰寧晉漢楊氏縣也後漢為廮陶國後魏為廮陶縣唐天寶元年改寧晉縣九域志寧晉縣在趙州東南四十一里〕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見賢遍翻〕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為恆冀團練副使〔慷苦朗翻恆戶登翻〕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鎮〔康中丞謂康日知〕深趙終為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嘗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已為同列所忌至是為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為內應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私第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將即亮翻愔於今翻下將音同上又音如字燧音遂御河即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宋白曰御河在魏州魏縣煬帝引白溝水為永濟渠即此〕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〇考異曰悅傳曰悅以殺軍將李盡率其衆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燧傳曰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陳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今從實錄〕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緡眉巾翻〕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度徒洛翻上時掌翻〕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索山客翻賈音古搒音彭捶止蘂翻勝音升縊於賜翻又於計翻〕長安囂然如被寇盜〔囂五羔翻又許驕翻被皮義翻〕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民閒以物質錢異時贖出於母錢之外復還子錢謂之僦櫃僦即就翻〕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蓄錢帛者以櫃積粟麥者以窖窖古教翻〕百姓為之罷市〔為于偽翻〕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帥讀曰率〕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〇〔考異曰實錄借商統計田宅數婢等估錢纔八萬貫今從舊盧杞傳杞傳又曰杜佑計京師矣於是戶部特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則兵與惜約罷兵後以既而度支趙贊與其實等謀行括將公錢還勅既下京兆少尹韋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計富戶田宅數婢等估纔及八十八萬貫又借僦賃錢共纔及二百萬貫今從實錄〕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也〔陳叔明陳宣帝子封宜都王〕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為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使疏吏翻磁牆之翻洺音名〕初李抱真為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鉥鉥奔燧〔鉥食律翻〕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

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
諸軍逗撓久無成功數所角翻下上數同復扶又翻逗者逗留不進勢屈為撓撓奴
教翻上數遣中使和解之數所角翻使疏吏翻及王武俊逼趙州
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
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
李尚書以邢趙連壤九域志趙州南至邢州界七十四里自界首至邢州七十里晟
成正翻說式芮翻尚辰羊翻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
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騎奇寄翻造七到翻相與釋
憾結歡會洺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
真洺音名洺州自此遂屬昭義朝直遙翻請玄卿為刺史兼充招討之
副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
之晟成正翻燧音遂盧龍節度行軍司馬蔡廷玉惡判官
鄭雲逵奏貶莫州參軍雲逵妻朱滔之女也滔復奏
為掌書記惡烏路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雲逵深構廷玉於滔廷玉
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蔡廷玉朱體微皆事朱泚
者也校古孝翻少始照翻滔在幽鎮事多專擅其性非長者不可
以兵權付之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二人者長知
丈翻數所角翻泚滔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歸罪於廷
玉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玉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
尉柳州漢潭中縣地唐置柳州以分野當柳星之下而名去京師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萬州治

南浦縣春秋巴國之地秦漢為朐䏰縣地後周置萬川郡唐置萬州以郡為稱京師西南一千六百二十
四里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
彥昭使疏吏翻濮博木翻降戶江翻將即亮翻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髻
中遺朱泚遺唯季翻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
泚不之知上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
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
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大曆九年朱泚請入朝代宗為之築大第於京師事見二
百二十五卷考異曰幸奉天錄曰上命還私第但絕朝謁日給酒肉而已以功侍一人監之今從實錄
及舊傳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
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為朱泚失兵權東歸怨上張本上以
幽州兵在鳳翔幽州兵朱泚所將以入朝防秋者思得重臣代之盧
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己得專總朝
政鎰弋質翻朝直遙翻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
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
泚且鹽翻又音此將即亮翻校戶教翻相息亮翻俛音免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
寢不為三軍所伏貌不揚曰寢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
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
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
度等使為張鎰為李楚琳所殺張本初盧杞與御史大夫嚴郢共
搆楊炎趙惠伯之獄事見上二年炎死杞復忌郢又郢以井翻會

蔡廷玉等貶官殿中侍御史鄭詹誤遞文符至昭應送之廷玉等行已至藍田召還而東還從宣翻父音如字廷玉等以爲執己送朱滔至靈寶西赴河死靈寶縣屬陝州古桃林地漢爲弘農縣開元末改爲靈寶縣弘農郡故城在今縣西南一十里上聞之駭異盧杞因奏朱泚必疑以爲詔旨請遣三司使案詹此謂遣兩省官及御史臺官爲三司使使案詹等獄使疏吏翻又言御史所爲必稟大夫請并郢案之獄未具壬午杞奏杖殺詹於京兆府貶郢費州刺史費州治涪川江岸因州界費水爲名舊志費州京師南四千七百里費扶沸翻考異曰舊盧杞傳云貶郢州刺史今從舊傳卒於貶所卒子恤翻上初即位擢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爲有貞觀之風相息亮翻觀古玩翻及盧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間古莧翻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使疏吏翻少始照翻舊志淮南道督揚滁常潤和宣歙七州此貞觀中之制也以今觀之唐中世以後當統揚楚滁和濠廬壽光蘄黄申安舒等州稅錢謂田稅及商稅錢也五月丙戌詔增它道稅錢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鹽每斗價幾何而頓增百錢人何以堪之朱滔王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是年四月滔武俊進屯寧晉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滔行至宗城掌書記鄭雲逵參謀田景仙棄滔來降宗城縣屬

魏州漢廣宗縣地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上□□義武軍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張光晟之殺突董也事見上卷元年晟成正翻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喪息浪翻可汗下同汗音寒頡奚結翻又音如字可汗遣其宰相頡子斯迦等迎之頡子斯迦坐大帳新書回鶻傳作頡于迦斯迦求加翻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殺突董吾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污烏故翻去聲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見賢遍翻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己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爲源休以賞薄怨望從朱泚張本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懽呼動地呼火故翻滔營於愜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爲襲已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釁而動懷光曰

彼營壘既立，將為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滔於愜山之西，魏氏土地記曰勃海高城縣東北五十里有愜山余按此愜山當在魏州界近永濟渠陳讀曰陣縱音蹤將即亮翻喜許記翻轡悲媿翻號呼 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沮在呂翻 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藉，其積如山，水為之不流。蹙子六翻溺奴狄翻勝音升藉慈夜翻 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元豐九域志云河自魏州元城縣東至大名縣王莽河中國害也其流今不常河所流也漢書溝洫志云王莽時河徙從魏郡東北入海 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三尺餘，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使疏吏翻五郎謂朱滔之第五故稱之處昌呂翻 滔欲許之，王武俊以為不可，滔不從。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魏州城西三十五里 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考異曰實錄六月辛巳朱滔王武俊兵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庚子馬燧等四節度兵退保魏縣又曰田悅等築堰欲決御河水灌王莽故河以絕我糧道斷賊令白懷光欲退軍懷光不可抱真議亦欲決死守之賊將堰愈急勢迫會夜乃俱引退貞南記曰六月朱滔武俊懷光俱至懷光即欲戰馬燧抱真不得已從之七月文日懷光等擊滔勝之乘為王武俊所敗其後夾河相紀懷光等西歸之路日水深三尺餘馬燧懼朱滔

[illegible]

李納求救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遙戍濮陽南華以拒劉洽（使疏吏翻洽音恰又音如字濮陽縣時屬濮州南華縣屬曹州漢離狐縣也）甲辰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澶相節度使加朔方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前此改淮西節度為淮寧軍鄆音運燧音遂澶時連翻相息亮翻邠卑旻翻）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圖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引兵北趣趙州（晟成正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趣逡諭翻）王士真解圍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恒州（恒戶登翻）演州司馬李孟秋舉兵反（演州漢咸驩縣之地唐武德初置驩州貞觀九年改曰演州十八年省改咸驩為驩州廣德二年分驩州復置演州）自稱安南節度使安南都護輔良交討斬之（新書方鎮表乾元元年升安南管內經略使為安南節度使）八月丁未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二人度支總其大要而已（汴皮變翻度徒洛翻）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為節度使　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惡烏路翻）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中丞謂杞父奕事見二百一十七卷天寶十四載）真卿以舌舐面血（舐直氏翻）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九月癸卯殿中少監

崔漢衡自吐蕃歸（去年崔漢衡使吐蕃）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見賢遍翻）冬十月辛亥以湖南觀察使曹王皋為江南西道節度使皋至洪州悉集將佐簡閱其才得牙將伊慎王鍔等擢為大將引荊襄判官許孟容置幕府慎兗州人孟容長安人也慎常從李希烈討梁崇義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皋用慎恐為己患遺慎七屬甲（遺唯季翻周禮函人為甲犀甲七屬鄭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屬之數九七也）詐為復書墜之境上上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斬慎皋為之論雪（為于僞翻）未報會江賊三千餘眾入寇（江賊江中羣盜也自湖口入寇江南西道）皋遣慎擊賊自贖慎擊破之斬首數百級而還由是得免　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相息亮翻）恐其分己權乘間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間古莧翻）丙辰以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考異曰舊播傳曰播為吏部侍郎轉刑部尚書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今實錄自吏部侍郎為相與傳不同疑傳誤明年罷相乃改刑部尚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袵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愨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從子容翻少詩沼翻復扶又翻）戊辰遣都官員外郎樊澤使于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丙子，肅王詳薨。詳，上子也。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同平章事。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惬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二兄，謂王武俊，武俊第二。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鄭濡等，考異曰：舊傳作李子牟、鄭儒，今從燕南記。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鄆州李大夫，謂李納也。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眾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為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為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考異曰：實錄於十一月末云是月朱滔僭稱大冀王。燕南記云十一月十一日，於下營處各築壇場，設儀告天，稱首稱名，同日為王。舊本紀、朱滔、王武俊傳皆云十一月而無日，惟田悅傳云十一月一日，今從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令，力定翻。群下上書曰牋，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中書、門下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上，時掌翻；長，知丈翻；守，式又翻；帥，所類翻。司禮尚書視天朝禮部尚書。朝，直遙翻。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竟不受，嘔血死。以兵馬使衛常寧為內史監，彼所謂內史監，當位於左右內史之上。使，疏吏翻。委以軍事。常寧謀殺武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將，即亮翻。李希烈帥所部三萬徙鎮許州，帥，讀曰率。九域志：許州東至汴州二百一十五里。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為，于偽翻；治，直之翻；饌，雛戀翻，又雛睆翻。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希烈，數，所角翻。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蔡河，古之琵琶溝，在浚儀縣。杜佑曰：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至陳州而合。宋白曰：建中初，杜佑以漕路自浚儀西十里，路其南，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是秦漢故道，以隋開汴河利涉揚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路湮之。上，時掌翻。

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帥，所類翻。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度，徒洛翻。客主日益困弊，客謂滔、武俊之軍，主謂田悅。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使，疏吏翻；帥，所類翻。司天少監徐承嗣請更造建中正元曆，從之。乾元元年，改太史局為司天臺，以令為監，正三品；少監，正四品上，掌察天文，稽曆數，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異，率其屬占之。肅宗時，韓穎損益大衍曆為至德曆。寶應元年，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司天臺官屬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

曾[illegible]選擬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術曰五紀曆至是五紀浸[illegible]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衍差率頗異乃詔承嗣等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曆名建中正元曆[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内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户食實封玖伯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四

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十月不滿一年是年癸亥諸藩連兵拒命而德宗[illegible]尋干戈最爲多事是卷所紀纔十月耳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三

建中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盟于清水（鎰弋質翻吐從暾入聲清水縣漢古縣唐屬秦州九域志在州東[illegible]）

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illegible]汝州治梁縣[illegible]李承休[illegible]封邑也）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性疏傲敢大言好論兵（好呼到翻）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九域志汝州東南至許州二百七十里史言關播所用非才[illegible]）擢元平為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即募工徒治城（治直之翻）希烈陰使壯士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為人眇小無鬚（[illegible]）見希烈恐懼便液污地（[illegible]）

希烈罵之曰：吾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判官周晃為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尉氏縣屬汴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抄，楚交翻），圍鄭州，官軍數為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數，所角翻。邏，郎佐翻。騎，奇寄翻。邏騎，巡邏之騎。九域志：河南府河南縣有彭婆鎮），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東都西苑在東都城西，叔則蓋備有急易於西奔也。守，式又翻）。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少，始照翻。驍，堅堯翻。將，即亮翻。為，于偽翻），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真卿歷事玄、肅、代三朝），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甲午，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下，遐嫁翻。朝，直遙翻）。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少，詩沼翻。須，待也）。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焉，於虔翻）！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李希烈養子謂之義子。環，音宦），拔刃擬之，為將剸啗之勢（剸，之兗翻。啗，徒濫翻），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眾令退，館真卿而禮之（令，力丁翻。館，古玩翻）。希烈欲遣真卿還（還，從宣翻，又音

如字）。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使，疏吏翻。上，時掌翻。說，式芮翻）：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為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韓信誅於鍾室，白起賜死於杜郵也），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以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故希烈謂之四王。使，疏吏翻），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邪，音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它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時為太子太師，故首以其官稱之。相，息亮翻）。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杲卿事見二百一十七卷肅宗至德元載。叱，尺栗翻）？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史炤曰：以利動之曰誘，以威逼之曰脅。誘，音酉）！四使不敢復言（復，扶又翻）。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怡然，安和之貌）：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

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考異曰顏氏行狀以為公至許州希烈前後許為公去奏請朮表數十罷兩寢之蕭真卿傳以為希烈遣真卿兄子峴與□等數章表令已頑上皆不報希烈大宴其黨以真卿為戲起後汝從容更元帥在其黨真卿兄子峴奏事令使達在今與王正月蓋寺等始勸希烈年冀其賓元帥建令年王故今年等始勸希烈烈但稱建元師建年正月等始勸希烈稱帝遣嗣為都統也真卿兄子峴為草表奏已行矣云希烈烈為章表至已行矣云希烈遣奏是也

戊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為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畤行營兵萬餘人討希烈邠寧屬京三節度之兵奉天好畤神策屯兵也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郟城郟音夾郟城縣屬汝州東郟之龍山縣也初名汝州十八年改曰郟城大業初改以宋曰春秋楚令尹子瑕城郟即此九域志郟城在汝州東南九十里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沮在呂翻曜翰之子也天寶末哥舒翰以又叱干翰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南路遂絕貢獻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上津縣屬商州治之翻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區頰贊入見事始見上卷上年盧陵幼翻丙寅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為河陽軍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三月戊寅江西節度使曹王皋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斬之辛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敗補邁翻黃梅縣屬蘄州州西一百二十里蔡山在黃梅界江左宋蔡山所曾志達縣之地宋白曰宋分江夏郡置南新蔡郡陳以界內黃梅山名之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黃梅縣以界內有黃梅山故名又漢書蔡山出大龜春秋左氏傳所謂大蔡者也險不可攻皋聲言西取蘄州蘄音祈漢蘄春縣屬江夏郡後漢為蘄春侯國吳置蘄春郡後周改蘄州北齊置羅州以永興多蘄菜因名入于江也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皋乃復放舟順流而下上時掌翻又復扶又翻下遐稼翻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皋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為蘄州刺史王鍔為江州刺史淮寧都虞候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玢押牙姚憺韋清密輸款於李勉玢彼貧翻憺徒濫翻又徒敢翻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襄城縣漢屬潁川郡晉襄城郡後周置汝州唐貞觀元年廢州以襄城縣屬許州貞觀八年以伊州為汝州襄城仍屬許州天寶七載復屬汝州九域志襄城在汝州東南一百九十五里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為節度使使玢憺清為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騾軍三千人淮西少馬以騾乘騾子軍尤為勇悍又音銳將部署翻誠行音同戶字音落戎翻襲曾等殺之并殺玢憺及其黨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說式芮翻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襄邑縣屬宋州時以宣武節度使劉洽鎮宋州希烈聞周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

蔡州。上時掌翻。還從宣翻。蔡州治汝陽縣。外示悔過
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寺蓋在蔡
州。丁酉，荊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安州
黃實形之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
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
蘇，自是不復與人言。俘，芳無翻。馘，古獲翻。號，戶刀翻。慟，徒弄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夏，
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
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
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帥讀曰率。
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史言德宗窮兵亂將作矣。

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
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是年春，張鎰與吐蕃盟於清水。宋白曰：張鎰與吐蕃盟文曰：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為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為蕃界相息亮劉尚羌吐蕃役嶺入聲場音上 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
於贊普。是年二月，命崔漢衡送區頰贊盡說與之盟而還之，先而盟未定，又命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贊普以是時中國疲於兵，故圖存以寬唐，多盟無益也。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
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為
之副；以荊南節度使張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使，山
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皋為之副。[illegible]皆

哥舒曜進兵，曜至潁橋，[illegible]遇大雨，還保襄
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卻之。五月
乙酉，潁王璬薨。璬，玄宗子，古了翻。乙未，以宣武節度使劉
洽兼淄青招討使。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
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
史鄭景濟於清苑。[illegible]
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寔為留
守，[illegible]兵部尚書。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
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
升雲奔滿城。劉昫曰：滿城縣，漢北平縣[illegible]
[illegible]軍還保定州。[illegible]
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
其給事中宋端趣之。趣讀曰促。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
謂武俊曰：滔以熱疾，暫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
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耳。屣[illegible]

二兒必相疑惟二兒所為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寔寔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實無它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若見滔謝之（[illegible]）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詐降（[illegible]）（[illegible]）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illegible]）及登壇之日（[illegible]）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為四海之主

乎（[illegible]）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杜預曰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illegible]暴步卜翻[illegible]）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為武俊[illegible]朱滔張本）庚戌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荊南江西沔

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illegible]）（[illegible]）舊制諸道軍出境皆仰給度支（[illegible]）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illegible]）（[illegible]）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illegible]）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illegible]）（[illegible]）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

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illegible]）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丁卯徙郴王逾為丹王鄜王遘為簡王（二王皆上弟也）　庚午吐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illegible]徒歷翻）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illegible]）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秋七月甲申以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illegible]）壬辰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illegible]）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

臣不憚遠，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為，于偽翻。）謂杞曰：揆無乃太老？杞曰：使遠（使，疏吏翻。）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諳，烏含翻。練，郎甸翻。）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少，詩照翻。）不敢辭遠使矣。（使，疏吏翻。）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為其將康叔夜所殺。（復，扶又翻。）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嘉興縣，漢由拳縣地，吳大帝黃龍三年以其地嘉禾生，改為禾興；後避太子和名，改為嘉興，屬蘇州。贄，音至。）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唐初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以詔敕文告悉由中書，多壅滯，乃選詞藝學士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數，所角翻。兩河，河南、河北。）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即亮翻；下將非同。操，千高翻。）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左氏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又曰：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北則朱滔、王武俊、田悅，河南則李納，淮西則李希烈。）

尚恐其中或遭詿誤，（詿，古賣翻；又戶卦翻，誤也。）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況其餘眾，蓋並脅從，（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變。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幹，古案翻。瘁，秦醉翻。）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乘，繩證翻。）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事見玄宗天寶十四載、肅宗至德元載。）尚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中，竹仲翻。）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事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廣德元年。）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殽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汧，口堅翻。）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

拔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為，于偽翻。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illegible]神策六軍之兵，繼戍關外。[illegible]儻有賊臣啗寇，黠虜覷邊，[illegible]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也，[illegible]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以其事為易也。易，以豉翻。僉謂有征無戰，役不踰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度，徒洛翻。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拏，女加翻。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illegible]

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攜，貳也。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去，羌呂翻。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illegible]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

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illegible]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illegible]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備之？[illegible]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illegible]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illegible]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illegible]人心

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壬戌，以汴西運使崔縱兼魏州四節度都糧料使。[illegible]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illegible]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

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帥，讀曰率。下同。）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illegible]）遣二將趣許州，（趣，七喻翻。）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illegible]）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太半。（[illegible]）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illegible]）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illegible]）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illegible]）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illegible]）

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illegible]）庚子，以舒王誼為荊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更，工衡翻。）以戶部尚書蕭復為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為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為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將，即亮翻。下同。）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復，嵩之孫也；（蕭嵩開元中為相。）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考異曰：舊傳云[illegible]）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illegible]）

既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illegible]）惟糲食菜餤，眾怒，蹴而覆之，（[illegible]）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illegible]）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illegible]）令言入辭，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illegible]）軍士射令言，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呼曰：（[illegible]）諸君失計！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為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illegible]）上遽命賜帛人二匹，眾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illegible]）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illegible]）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

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陳讀曰陣小民聚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卒讀曰猝。難乃旦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以從；從才用翻，下同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曆五年有竇文

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帥讀曰率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殿丁練翻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禁苑在京城之北，東至灞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聞蹕，謁道左，遂以其衆從。曙，曖之弟也。曖，子儀之子，尚昇平公主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之，帥麾下四百人從。帥讀曰率，下同乃使建居後為殿。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事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帥所類翻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事見上卷上年。處昌呂翻心嘗怏怏。臣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

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飯扶晚翻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乘繩證翻盧杞、關播踰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翃及御史大夫于頎、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頎，頔之從父兄弟；頎渠希翻。從才用翻從一，齊賢之從孫也。劉齊賢事高宗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讙譟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呼火故翻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

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泚於晉昌里第。按長安志，朱雀門街東第三街，自北第十一坊曰晉昌坊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戊申旦，泚徙居白華殿，出榜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不閑朝廷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即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

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事見上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屏，必郢翻。）為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為，于偽翻。）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旗降者，列於闕前甚眾。（降，戶江翻。）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駱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眾。上思桑道茂之言，（道茂言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弁止之。弁，良嗣之兄孫也。（蘇良嗣相武后。相，息亮翻。）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眾心恃之稍安。（瑊，古咸翻。）庚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京城東面通化、春明、延興三門；南面啓夏、明德、安化三門；西面延平、金光、開遠三門；北面光化一門：凡十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為傭僕潛出。休又為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為，于偽翻。說，輸芮翻。）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李忠臣失兵柄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四年。）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張光晟事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校，古孝翻。晟，成正翻。）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為泚所得。（為，于偽翻。）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為時人所重，至是皆為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泚於是自謂眾心所歸，反謀遂定。以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度，徒洛翻。）李忠臣為皇城使。（唐六典：皇城在京城之中，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南面三門，中曰朱雀，左曰安上，右曰含光；東面二門，北曰延喜，南曰景風；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其中左宗廟，右社稷，百僚廨署列乎其間。……以城門郎掌……諸門開闔之節……唐自置元以後置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辛亥，以渾瑊為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為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為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為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渾，戶昆翻。瑊，古咸翻。……）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秀實失兵柄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意其必怏怏，（怏，於亮翻。）遣數十騎召之。（騎，奇寄翻。）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度，徒洛翻。）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遂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

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扶又翻……）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己皆為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illegible]）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illegible]）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illegible]）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上悅。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附，（[illegible]）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illegible]）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為受命，館溆於客省，（館，古玩翻。）尋殺之。溆，湊之兄也。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illegible]）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illegible]）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令，力丁翻。）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illegible]）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illegible]）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忷忷，（[illegible]）左右猝愕，不知所為。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眾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眾曰：「義士也，勿殺。」秀實既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

（唐制司農卿從三品）海賓縗服而逃，（劉海賓不能助段秀實與之同死逃將焉往縗倉回翻）後二日，捕得，殺之。（考異曰段公別傳曰五日夜泚使涇原將李忠臣高昂等統銳兵五千以襲奉天六日晚泚又令兵馬使韓旻領馬步二千以繼之奉天記曰秀實與海快實來謀泚伴入請聞計事而海賓置匕首於靴說以相應爲閽者見覺秀實遽奪源休笏擬而擊之舊泚傳曰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且虞叛卒之震驚法駕乃詐爲騎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駱驛丙司用與海賓同入見泚爲陳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匕首爲其所覺竟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勸遽奪源休象笏擊而擊泚秀實傳曰與海賓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於外及秀實擊泚而海賓等不至拔李忠臣等若已精五千人襲奉天則秀實所追還旻兵無益矣又海賓若於靴中取匕首爲驗所覺則登時死矣烏能復進若爲閽者所覺亦應時被擒事跡諸者賊爲之備秀實亦不得發矣此數者皆恐難信今但取段公行狀幸奉天録及舊傳可信者存之）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史終言之復扶又翻）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壬子，以少府監李昌巙為京畿、渭南節度使。（巙乃刀翻）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鎰，性儒緩，好修飾邊幅，（好呼到翻）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後營將李楚琳，為人剽悍，（悍侯旰翻剽匹妙翻）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去羌呂翻）鎰命楚琳出戍隴州。（隴州九域志鳳翔府西至隴州一百五十里）楚琳託事不時發。鎰方以迎駕為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鎰縋城而走，（縋馳偽翻）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竇出，抗為傭保，負荷而逃，皆免。（荷下可翻又讀如字考異曰舊映傳曰鎰不從映言乃召從琳馬一次令公使只外楚琳以違出令燕錄傳）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見賢遍翻）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為于偽翻）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郝呼各翻）商州團練兵殺其刺史謝良輔。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射公元殺之兄為宣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以姚令言為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為吏部侍郎，樊系為禮部侍郎，彭偃為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滔為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朝直遙翻）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休勸泚誅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鎮為門下侍郎，李子平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刀欲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

者以脅其餘鎭力救之賴以全者甚衆樊系爲泚譔冊文旣成仰藥而死[illegible]大理卿膠水蔣沇詣行在爲賊所得沇絕食稱病潛竄得免[illegible]　哥舒曜食盡棄襄城奔洛陽李希烈陷襄城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illegible]　姚令言之東出也[illegible]救襄城爲東出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爲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況知涇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illegible]

[illegible]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爲四鎭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況爲行軍司馬　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illegible]勞力到翻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爲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潸然出涕[illegible]　杞聞之與王翃謀陷之翃言於上曰臣與寧俱出京城寧數下馬便液[illegible]久之不至有顧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寧爲中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翃使盩厔尉康湛詐爲寧遺朱泚

書獻之遺唯季翻杞因譖寧與朱泚結盟約爲內應故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　朱泚遣使遺朱滔書遺唯季翻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洛陽滔得書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illegible]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帥衆赴長安[illegible]帥讀曰率馬燧李芃各引兵歸鎭馬燧歸太原李芃歸河陽李抱眞退屯臨洺　丁巳以戶部尚書蕭復爲吏部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爲刑部侍郎翰

林學士姜公輔爲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爲元帥[illegible]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爲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爲同華等州節度拓東王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爲西道先鋒經略使[illegible]邠寧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illegible]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

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
與奉天夾攻之游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
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志趣奉天
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
吾卒吾不能禁也瓌文秀欲留拒泚詔旨也史炎之言兵家常論也按詔旨兩依兵家
言論以制將財未有不折而從之者也救瓌遂據將之奉天給矣諸羊又翻遂引兵入奉
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
游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乘繩
證翻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帥讀
曰率曳車塞門縱火焚之塞悉則翻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

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
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西明寺在長安城中延康坊本
隋楊素宅[illegible]梯衝衝車代宗飯僧以韋令朱泚及[illegible]攻具以攻奉天拆達洛翻韓遊
瓌曰寺材皆乾薪乾音干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玄孫
也高侃事太宗高宗為將有功泚自是日來攻城瑊遊瓌等晝夜
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
天幽州兵即代宗時朱泚入朝詣京西防秋兵也普潤戍卒亦歸之普潤戍卒神策
兵也有衆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
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
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杜預曰不庭謂不朝

也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一說庭直也不庭不直也兇渠稽誅逆將繼亂
兇渠謂田悅李納希烈等也渠大也逆將謂朱泚將即亮翻兵連禍結行及三年
自建中二年兵端始啓至是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斂日重斂力贍翻內自京
邑外洎邊陲陲自其翻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
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
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
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間古莧翻陛下有股肱之
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
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難乃旦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
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

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書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祖
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
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事見尚書數所具翻此又捨人事而推
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履卦上九爻辭王弼曰禍福之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
祥生於所履處履之極成敗同以視履而考祥易大傳之辭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
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
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
鄭玄曰降康者下平安之福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
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朝直遙翻下達

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虞度也）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理治也唐人避高宗諱皆以理為治）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難乃旦翻）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而不可復追矣（復扶又翻）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於厄運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蕩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洺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洺有備未易輕也（易以豉翻）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寔還悅送武俊於館陶（館陶縣屬魏州在元城北四十五里）執手泣下至將士皆贈遺甚厚（遺于季翻）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先悉薦翻）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將即亮翻說式芮翻下同）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復扶又翻）

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至帝凡九世）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謂殺李惟岳也）當時宰相處置失宜（處昌呂翻）為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并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過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河間縣屬瀛州）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聞難引兵入援與泚衆戰於見子陵破之

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近文帝陵故薄太后曰南望吾子北望吾夫故俗呼為見子陵也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渭橋程大昌曰東渭橋在萬年縣北五十里霸水合渭之地

朱泚夜攻奉天東西南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卻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乙丑泚復攻城復扶又翻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梁山在奉天城乾陵在高而逐北身先士卒先悉薦翻賊伏兵擒之其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李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已已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

壬申王武俊與馬寔至趙州城下

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宋白曰後魏分涇岐之地置東秦州大統十七年改為隴州因隴山為名以隴右營田判官韋皋領隴右留後考異曰奉天記作鳳翔節度判官今從實錄及郝通奔鳳翔李楚琳作亂郝通自隴州奔歸之牛雲光詐疾欲俟皋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泄帥其眾奔泚至汧陽汧陽縣屬隴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里帥讀曰率所類翻遇泚遣中使蘇玉齎詔書加皋中丞王說雲光曰說式芮翻韋皋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皋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豚耳豘與豚同豕子也雲光從之皋從城上問雲光曰曏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復扶又翻下同雲光曰曏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謂朱泚加皋中丞之命也故復來願託腹心皋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眾乃可入雲光以皋書生易之易以豉翻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皋宴玉雲光及其卒子恤翻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本使謂張鎰也李楚琳之郡曲於而殺鎰從逆故云然既不事上安能恤下隴州鳳翔皆屬也李楚琳殺其帥實能恤時將士乎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奔詣奉天請命於行在所後遣使求援於吐蕃恐朱泚遣兵攻之引吐蕃以為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 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五

起昭陽大淵獻十一月盡閼逢困敦正月不滿一年始癸亥十一月終甲子正月一卷所紀財三月耳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擢皐為節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皐鳳翔節度使皐斬之史言韋皐以此發身使疏吏翻泚且禮翻

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靈武節度使治靈州夏州治朔方縣鹽州治五原縣皆鄰境相接渭北節度使本治坊州時徙治鄜州夏戶雅翻一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召將即亮翻相息亮翻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漠谷在奉天城西北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山陵樹柏成行以遮迾陵寢故謂之柏城宋白曰唐諸陵皆栽柏環之貞元六年十一月敕諸陵柏城四面各三里內不得安葬過古禾翻又古卧翻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角相應掎居蟻翻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泚且禮翻又音此令力丁翻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illegible]可其用以至乘輿播遷盧杞之言無一不誤而德宗信之如故[illegible]敗補邁翻從才用翻邠卑見翻泚且禮翻又音此輜莊持翻重直用翻休顏夏州人也夏戶雅翻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塹七豔翻使疏吏翻環音宦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誘音酉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晟承正翻前年五月李晟疾甚自易州保定州事見上卷晟成正翻聞上幸奉天帥衆將奔命帥讀曰率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數所角翻沮在呂翻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說式芮翻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illegible]中門北岳常為謂之大武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脊為界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霧界却九石門子令水鋪入飛狐形梅同兩寨之間至代州今儿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

至河東然路極峭狹按存中所謂地界乃石晉與契丹所分地界也丁丑加晟神策行
營節度使實言李晟前只節度河北神策出征兵行營今又加節度神策行營兵出征河南者出其所以得殊別號旨也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
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恆州恆戶登翻
上之出幸奉天也陝虢觀察使姚明敭陝失冉翻敭與揚同
以軍事委都防禦副使張勸去詣行在勸募兵得數
萬人甲申以勸為陝虢節度使 朱泚攻圍奉天經
月是年十月上出奉天纔至奉天數日丁未泚至攻圍至是月為經月城中資糧俱
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健步今之急腳子是也覘丑廉翻其人懇
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襦汝朱翻袴苦故翻上為之尋求不
獲為于偽翻竟憫默而遣之憫者憫其寒默者無以為辭也時供御纔有
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
而進之本草圖經蕪菁及蘆菔南北通有之蕪菁即蔓菁也蘆菔即蘿蔔也陶隱居云蘆菔是今溫菘其根可食葉不中噉蕪菁根乃細於溫菘而葉似菘好食日華子曰樓長葉瘦高者為菘闊厚短肥而庳及稷翻者為蕪菁葉出莖低卑雖曰菘菜北種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菘北種之不生北土猶橘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須史炤曰本草注云蕪菁北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詩云采葑采菲疏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蕘蕪菁也陳楚之郊謂之蘴魯齊之郊謂之蕘關之東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糲盧達翻伺相吏翻縋馳偽翻上召
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
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降戶江翻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

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
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崔縱為[illegible]行營糧料使懷光從之
縱悉斂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
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犒口到翻軍尚欲
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眾曰至河西悉以分賜
[illegible]元八年析河東置河西縣蒲津以西為河西[illegible]眾利之西屯蒲城有眾五萬
齊運惲之孫也蔣王惲太宗子惲於粉翻李晟行且收兵亦自
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
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樂音洛[illegible]旬月間至萬餘人
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
武關入援軍于七盤[illegible]吏翻將即亮翻又音知字七盤即古嶢嶺之陰敗泚
將仇敬仇敬即仇敬忠也唐史書之或誤或遺翻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
之別種也種章勇翻鎮國軍副使駱元光肅宗上元元年置鎮國軍於華
州其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為子將兵守潼關近十
年為眾所服潼音童[illegible] 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
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華戶化翻下同走音奏望之據其城將
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還從宣翻又如字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
數遣兵攻元光數所角翻[illegible]元光皆擊却之賊由
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鎮國軍節度使鎮國軍節度使

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宋敏求長安志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言也橋之寶至又六丈其往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望則東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北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敘渭曰水上有渭橋之橋皆是也後世加中以別於東渭橋上者為長安之西則有便門橋變置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故不得不以中別之也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援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望春樓近長樂坡臨廣運潭玄宗所立騎奇寄翻抄楚交翻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高居傲翻廣古曠翻近世學者多各以音如字讀之考異曰劉□錄曰高九十餘尺下瞰城中今從實錄裹以兕革史炤曰兕色如野牛而青一說雌犀也余按山海經兕角重百斤身重千斤黃帝得之以其皮冒鼓聲震百里其說固誕矣國語叔向曰唐叔射兕以為大甲周官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則兕甲固堅於犀甲矣左傳宋華元之言曰犀兕尚多則兕者世之常有也然兕者今不常見史言朱泚造雲梯以兕革不過用牛革耳兕序姊翻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恟許拱翻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易以豉翻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開元二十六年分左右羽林置左右神武軍使疏吏翻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伎渠綺翻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傃度徒洛翻傃桑故翻向也鄭玄曰攻城以其所向傃傃背也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迅私閏翻瓌古回翻囊疲也泚推雲梯推吐雷翻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轒轀轒扶云翻轀於云翻轒轀攻城車也兵法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數所具翻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無名告身謂空名告身也有功者則書填姓名以授之實食食實封也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謂立功者多所給告身既不足則書其功於其身也且曰今便與卿別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欷不自勝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勝音升時士卒凍餒又乏甲胄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中竹仲翻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卻輾尼展翻又女箭翻輾轢也火從地中出火即渾瑊等所蓄以待雲梯者風勢亦回瑊等所鑿以陷雲梯者也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讙呼震地讙許元翻須臾雲梯及梯上之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聞音問賊乃引退

於是三門皆出兵（時賊泚攻奉天城東西北三面，故三門皆出兵與戰）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瘡。（[illegible]）入夜，泚復來攻城，（[illegible]）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illegible]）並北山而西，（[illegible]）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illegible]）藏表於蠟丸。韶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為賊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illegible]）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比，必利翻，及也）身中數十矢，（中，竹仲翻）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舁韶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舁，音余）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泉。（[illegible]）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illegible]）泚既退，從臣皆賀。（[illegible]）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甚稱之。（[illegible]）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illegible]）重圍既解，（[illegible]）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為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illegible]）奉天破矣！欲以惑眾。泚

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illegible]）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illegible]）或謂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illegible]）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為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illegible]）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illegible]）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illegible]）涇原卒驕，皆不為用，但守其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性粗疎，（[illegible]）自山東來赴難，（[illegible]）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illegible]）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illegible]）或說王翃、趙贊曰：（[illegible]）懷光緣道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乖方，（[illegible]）度支賦斂煩重，京尹刻薄軍糧，乘輿播遷，三臣之罪也。（[illegible]）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illegible]）翃、贊以

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翻下同）懷光勳業社稷
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
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
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
為然（[illegible]）詔懷光直引軍屯便
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
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
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illegible]）
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
兵去至魯店（[illegible]）留二日乃行（[illegible]）
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朏以所部兵作亂入
成都（[illegible]）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棄城奔漢州（[illegible]）
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illegible]）斬朏及其
黨延賞復歸成都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
希烈屯盱眙（[illegible]）聞
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
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
館第數十修塢壁（[illegible]）起建業抵京峴（[illegible]）
樓堞相屬（[illegible]）以備車駕度江且自
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
曜武於京江以應之（[illegible]）鹽鐵使包佶（[illegible]）
有錢帛八百萬（[illegible]）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
未期收復（[illegible]）欲彊取之（[illegible]）信不可少遊欲
殺之信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
帛（[illegible]）信有守
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illegible]）信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
為韓滉所奪（[illegible]）
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
惟曹王皋數遣使間道貢獻（[illegible]）
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
皆自宣饒荊襄趣武關（[illegible]）皋治郵驛
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曏日致亂由上下
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illegible]）其略曰
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

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此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之意。惡，烏路翻，下同。去，羌呂翻）。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夫音扶），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背，蒲妹翻），人之所歸則植（植，立也），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靖，安也）！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輿，衆也），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眞僞雜糅於其間（否，部鄙翻。糅，女救翻），聚怨囂囂（囂，許驕翻），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近，其靳翻），事有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詰，去吉翻）。贄又上疏（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言周見人情也）。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禮記禮運仲尼之言[?]），言理道所生也（理道猶言治道也。唐人避高宗諱，以治爲理）。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處，昌呂翻。下同），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說，讀曰悅），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陸贄此言深究否泰損益之義，以箴德宗之失）！又曰：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斷，丁亂翻），流弊自久，浚恆太深（易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無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物猶不堪，而況始求深者乎……無所施而利也）。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禍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懾，之涉翻）。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德宗初年陸贄爲監察御史），獲奉朝謁（朝，直遙翻），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以言德宗初年臨朝氣象可見）。軒陛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

臣別延宰輔（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對使臣謂功臣節度及諸軍使往制者人有領）□以次對也別延宰輔謂□之外（□□之與議天下事也復扶又翻）既殊師錫（書堯典師錫帝曰孔安國注云師衆也錫與也）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論語載孔子責字救之言）漸生拘忌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伊字致翻之事）（哉如贄言）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塞悉則翻）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好呼到翻）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此德宗猜防之心發於言而不能自掩者也）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少詩沼翻衒熒絹翻又音炫）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孔子有言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融注曰聞於道路則傳而說之）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言次對人奏論此多不詳）（取用其言或曰取次尋人語也）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也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

敢盡言乃復上疏（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言人君所為有失以誠信開諭猶補於治道）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施式豉翻或讀如字）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德宗之言以為失在推誠故陸贄釋言誠信之不可去身以歸處上意）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書仲虺之誥曰惟王改過不吝虺許偉翻）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詩烝民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尹吉甫以美宣王之任賢使能也）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己必有過差（蓋為于偽翻）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陸贄告君之言可謂深切著明）

又曰後言無驗不必用(興宗之信裴延齡以後言也)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如甫…之類)是皆
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翔是也)
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眾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省悉景翻)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以…文從字順)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好呼到翻下同)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愎弼力翻很也)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指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勦…)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度…)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眾多宮闈之重深(夫音扶重直龍翻)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覯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覯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鮮息淺翻)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又曰昔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詰去吉翻)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材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亡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

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矯言納諫之美以誘被其爲好呼到翻是則人君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有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讜音黨

上頗采用其言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數所角翻上時掌翻衆論諠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恩州蜀漢合浦郡地蕭齊為齊安郡隋廢郡為海安縣唐貞觀二十三年以高州之西平海安杜陵置恩州海安改曰恩平天寶曰恩平郡乾元復為恩州宋平王則改貝州曰恩州遂以此州為南恩州

白謂此恩州與海最為蒸濕當海南五郡泝海路路自竇況海行數日方發陸人悍海波不由此路多由新州陸夫唯健步出使與通得經過瓊右方州治新興浮秦取陸梁地置家郡今州即其地永和分查語郡於此置新寧郡梁武帝立新州於梁置興漢合浦郡綜元縣也又按舊志云恩州京師東南六千六百毛西北六十里按廣州至京師界新州至京師五千五十二里趙贊為播州司馬播州隋牂柯驛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廿里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翟萇伯翻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為殺之為于偽翻 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為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為職方郎中祠部屬禮部掌祠祀以部考功屬吏部掌文武官功過考法以官職言之祠部比考功為清要郎中正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贄上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從才用翻上時掌翻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自至德以後散階輕而職事官重故云然 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夫音扶先悉薦翻遺以季翻望先錄大勞次徧群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說式芮翻考異曰燕南記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已下赦書出而實錄明年正月改元乃赦武俊等蓋上先已赦罪及赦書出始明言之耳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郅說悅曰朱滔等效漢官置虎牙將軍以左右將軍曰虎牙將軍以新書相王牙將軍蓋 日者八郎有急八郎田悅第八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事見二百二十七卷三年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朱泚第三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大梁汴州宣武節度治所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琯見悅審其可否內史舍人猶天朝中書舍人琯古緩翻悅猶豫不決密召扈萼與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司武侍郎猶天朝吏部侍郎此朱滔昔事李懷仙為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將即亮翻泚且禮翻又音此殺李懷仙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曆三年記作朱泚殺李懷仙今從舊傳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曆七年瑗于眷翻帥所類翻泚既為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事見

二百二十五 卷大曆九年 雖勸以忠義奮（奮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琛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千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況同盟乎！滔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勸，[illegible]。變，彼已世不[illegible]）（為與其人，其言不同耳；泚且禮翻，又泚音明）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illegible]野外[illegible]），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因大王兼魏、博之兵南向渡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為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勞，力到翻），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變矣。」[illegible]等皆以為然。

王武俊閣李瑄（[illegible]）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抱（[illegible]）曰（[illegible]司刑員外郎[illegible]）：「武俊鄉以宰相處事失宜（[illegible]），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重，直龍翻），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滔乎！（[illegible]）（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至帝九葉）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為王，固已輕我曹矣（事見上卷本年）。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汴，皮變翻。汴州、[illegible]。洛州，東都也。衡，[illegible]），吾屬皆為之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illegible]），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為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illegible]）悅意遂決，紿滔云從行，以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illegible]），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紇，下沒翻。[illegible]；重，直用翻）。

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李勉以宣武節度使鎮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將，音同上。宋州，劉洽也）。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illegible]），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九域志：襄邑在汴州東南一百七十里），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九域志：寧陵縣在宋州西四十五里），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詵結李納於鄆州（[illegible]）。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關播罷為刑部尚書。

以給事中孔巢父為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為河北宣慰使（[illegible]）。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走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令力丁翻將即亮翻悍下罕翻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更工衡翻上時掌翻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贄贄上奏以為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上尊號事始於開元元年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累力瑞翻襲乎喪亂之時喪息浪翻尤傷事體又曰羸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六年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聖劉見三十四卷漢哀帝建平二年天元見一百七十三卷陳宣帝太建十一年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稱尺證翻下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更工衡翻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謂改明年號為興元也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撰雛免翻贄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疵才支翻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丕大也構屋也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此本諸此君臨萬邦失守宗祧宗祧者百世不毀之廟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徵證也明證其義言無所掩覆也小子懼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易以豉翻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周公之語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戎兵也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鄭玄曰田萊多荒不墾也

暴令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illegible]）轉死溝壑，離去鄉閭，（[illegible]）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illegible]）萬品失序，九廟震驚，（[illegible]）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靦貌，（[illegible]）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避高祖諱，改淵為泉。）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見二百二十六卷。）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此等言語，雖強藩悍將聞之，[illegible]其感服易心。）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illegible]）

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君臣上下，天之常也。[illegible]）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illegible]）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illegible]）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illegible]）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illegible]）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illegible]）李抱真入朝，為上言：（[illegible]）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史究言興元赦書感動人心之深。）

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為恆冀宣慰使。（[illegible]）

朱泚更國號曰漢，（[illegible]）自號漢元天皇，改元天皇。

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illegible]）上表謝罪。（[illegible]）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illegible]）希烈遂即皇帝位，（[illegible]）

撓不懼屈身敬於歲首特布明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謹及於逆識巨猾已明於僭竊然則希烈稱帝必在正月初也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李綬李元平同平章事李綬新書作李綬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遽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峯即亮翻考異曰舊傳作楊豐今從奉天記齎赦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少始照翻使疏吏翻希烈乃以其

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使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壽州治壽春縣之壯也淮南節度治江都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後周書賀蘭祥傳其先與後魏俱起有紇伏者為賀蘭莫弗遂以為氏霍丘漢廬江松滋縣地梁置安豐郡東魏廢郡隋開皇十六年置霍丘縣唐屬壽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霍丘本春秋時蓼國梁置霍丘戍隋廢戍為縣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蘄渠希翻斷音短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水紀勝蘄水源出蘄春縣北大浮山南過其縣西又南至蘄口入于江佶其吉翻泝蘇故翻遇少誠入寇曹王皋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永安戍在黃州黃岡縣界梁嘗置永安郡後廢為戍大破之少誠脫

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奪佶財賦事見上年佶巨乙翻又其吉翻少遊懼厚斂所部以償之斂力贍翻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鄂州治夏口當江漢之會夏戶雅翻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驍堅堯翻將即亮翻鄂逆各翻鄂州治江夏縣即夏口帥讀曰率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沔彌兗翻使疏吏翻於是希烈東畏曹王皋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史言李希烈兵勢稍挫衰復扶又翻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犒口到翻入魏境田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

永濟宋白曰永濟縣本漢貝丘縣地隋已後為臨清縣地大曆七年田承嗣奏分臨清置永濟縣屬貝州以臨永濟渠為名館陶縣屬魏州在永濟北遣王郅見悅約會館陶偕行度河館陶悅見郅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謂先為馬燧等所破也戰守踰年資儲竭矣謂守魏州與馬燧等相持也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騎奇寄翻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司禮侍郎即天朝禮部侍郎滔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曏在重圍重直龍翻命如絲髮使

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之，（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辭不受。（事見同上）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馬寔攻宗城、經城，（[illegible]）楊榮國攻冠氏，（[illegible]）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取其帷帟器皿車牛以去。（[illegible]）

悅閉城自守。（[illegible]）壬午，滔遣裴抗等還。（[illegible]）丙戌，以吏部侍郎盧翰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翰，義僧之七世孫也。（考異曰：實錄[illegible]）

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環，音宦。）刺史邢曹俊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illegible]）又拔武城，（武城，即漢東武城縣地，[illegible]）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illegible]）又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以給事中杜黃裳為江淮宣慰副使。（考異曰：實錄，去年十二月癸酉，已云黃裳為宣慰使，此又有之，蓋去年十二月黃裳為給事耳。）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illegible]）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鬬志。上疏諫，（[illegible]）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illegible]）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慝，以斯制事，豈不過哉！」（[illegible]）又曰：「頃者六師初降，（[illegible]）百物無儲，（[illegible]）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illegible]）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illegible]）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illegible]）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illegible]）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illegible]）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illegible]）苟異恬默，能無怨咨！」（[illegible]）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illegible]）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illegible]）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

備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卽命去其牓。去羌呂翻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監古銜翻橫戶孟翻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被皮義翻自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朝直遙翻陛下誠能變更睿志、更工衡翻臣敢不竭力。此必盧杞貶逐之後蕭復蓋有是言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而直者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此事必在蕭復與盧杞同列之時史因德宗命復出使而并其事於此耳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荊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鄂五各翻疏所去翻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為之悵恨累日。朝直遙翻相息亮翻為于偽翻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意者以意度之也此亦德宗猜防臣下之一事卿知蕭復何如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為、復痛自脩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行下孟翻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遛、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楯、楯食尹翻韓子曰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其楯曰吾楯之堅一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

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不能應故後世謂議論自相反戾者為矛楯願陛下明加辯詰。詰去吉翻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為于偽翻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夫音扶逆詐者未至而逆之也是使情偽相糅、糅女救翻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復扶又翻

辛卯、以王武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左僕射。射寅謝翻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為本道節度使。前深趙觀察使康日知為同州刺史、奉誠軍節度使。以深趙與王武俊故徙康日知乾元初以同州為匡國軍節度使今又為奉誠軍曹州刺史李納為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李納本為曹州刺史建中二年其父正己卒納自領軍務未有朝命今方命以節先斂其本職而加以新命鄆音運

戊戌、加劉洽汴滑宋亳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眾授之。李勉失汴州命劉洽知都統事汴宋諸將多從上

辛丑、六軍各置統軍、考異曰實錄云神武六軍也又云因置統軍比之左右神武六軍各置統軍一員秩從三品、以寵勳臣。從才用翻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祕書監崔漢衡使

吐蕃發其兵吐從暾入聲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六起閼逢困敦二月盡閏十月不滿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

興元元年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厚恤其家段秀實死節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謚神至翻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直言事見上卷上年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之將即亮翻又音如字濮博木翻李希烈自建中四年攻寧陵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李澄降賊見上卷上年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下戶嫁翻白馬滑州白馬縣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令力丁翻剽匹妙翻下同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强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滉呼廣翻將即亮翻將兵之將音如字上若異曰新書栖曜字曰良器為武寧中郎將以兵隸淛

西希烈匿寧陵過水寨之翁今雷山光口陵良器以敵兵不理弩手萬於者公河追夜入及旦伏弩殺來賊若皆死號韓遣酒只器同其寧陵芍杷曜傳曰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此其足一事今參取之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射食亦翻及其坐幄坐才翻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朱泚自奉天敗歸事見上卷建中四年泚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晟屯東渭橋事始見二百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沪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沪侯古翻剽匹妙翻沪澗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是年十一月斬之詭加李晟沖策行營節度劉德信可將而不受宜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勞力到翻騎奇寄翻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將即亮翻又音如字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事見上卷上年朝直遙翻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惡烏路翻下同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壘力水翻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宮苑謂宮城及苑城也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易以豉翻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飯扶晚翻豈可遽戰邪邪音耶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

咸陽累月逗留不進逗音豆考異曰實錄云懷光以十一月癸巳解奉天圍李晟以二月戊申從東渭橋其間纔七十六日實錄所言謬懷光斥中以滿耳今但云累月上屢遣中使趣之使疏吏翻趣讀曰促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將即亮翻數所角翻下同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以日豈翻又音扌晟戊正翻李懷光行是可李晟與之連營於咸陽有不宜一息宴者以奉詔移軍當也然以歸東渭橋若晟之亡也蓋東北漕運宰相所據長安貢賦也必當西李晟以爲由東通之所以開其去路田於汴國城爲之開此其故也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下遐稼翻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窘渠隕翻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觖古穴翻觖望怨望也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沮在呂翻敗補邁翻乃曰將士戰鬭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將即亮翻贄未有言數顧晟數所角翻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將即亮翻又音如字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李晟之答懷光辭正氣和故能伐其謀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見上卷本年正月吐從暾入聲吐蕃相相息亮翻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

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旨
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
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
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
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
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
李懷光驕以欲養寇以自資分兵柬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中翻騎奇寄翻譎古穴翻 竟不
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
稽誅保聚宮苑 上時掌翻又音洗朱泚自據兵安居白華 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
兵重兵多在苑中故云保聚宮苑

之師乘制勝之氣 謂臨泉之勝也 鼓行芟翦易若摧枯 芟所銜翻
易以豉翻 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
輒沮其謀 諸帥謂李晟駱元光等沮在呂翻 據茲事情殊不可
解 解戶買翻曉也 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
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
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
易處之 易弋鼓翻處昌呂翻 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
慰 晟成正翻銜戶緘翻 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
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 要者須其用藉者借其力當時諸鎮有要藉官所以名言之意亦如此 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

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 從千容翻 向
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
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 言上已許李晟去咸陽則亦無妨晟移軍於事無妨也 要約再三 要一遙翻 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
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 敕下李晟依其所奏也下戶嫁翻 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 事由因也 言
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
東渭橋在京城東故云然晟成正翻 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
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
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

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 結陳而行以防李懷光追襲陳讀曰陣
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
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
師徒 鄜音膚使疏吏翻復扶又翻當管言見管也 足以獨制凶寇逗
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
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 比毗至翻近也 無
益成功祗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 言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之軍及李懷光之軍爲四軍帥所類翻
論勢力則懸絕高卑 言懷光之軍最強懷光之官最高故云懸絕 據職名則不相統屬 言懷光晟建徽惠元四人皆爲節度使各統一軍不相統屬
懷光輕其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

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齟牀所翻齬語許翻嫌釁遂搆俾之同處必不兩全處昌呂翻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芳服翻言李懷光李建徽楊惠元之禍敗如燭照數計覆亡之禍翹足可期翹足人立而翹一足則不能久翹足可期者言禍之速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寢興疚心疚病也太上消患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

急唯在此時拯救也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乃紀許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宣子之言先悉薦翻疾雷不及掩耳者也淮南子之言解闘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悵丑亮翻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渭北自咸陽東就李晟也恐因此生辭生辭猶今人言生語也轉難調息調息猶言調停也且更俟旬時旬時十日也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

龍節度使欲使之討朱滔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此指漢蜀路口壅於勇翻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三州當入蜀之道之要衝裨頻彌翻銑蘇典翻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將即亮翻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討趣讀曰促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雲夢事見十一卷高祖六年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間古莧翻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實食實封也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使疏吏翻考異曰鄴志曰十六日詔加懷光太尉實錄甲子二十三日鄴志誤今從奉天錄

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唐之臣子率稱君父為聖人邪音耶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悖蒲內翻朔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呼火故翻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使疏吏翻朝廷所遣謂之天使天使君也君之所遣猶天之所遣也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何益哉言懷光若反是自取族滅它人乘以為功而得富貴是富貴它人也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有水曰池無水曰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幾居豈翻張名振曰乃

者言不反(乃者猶言曏者也)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泚且禮翻又音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畢晃翻懷光所統朔方軍本屯邠州)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拉盧合翻)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為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郜成義詣行在告之(泚且禮翻又音此演以淺翻郜古到翻史炤曰郜姓也出自周文王子郜叔[illegible])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璀([illegible])璀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柰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

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也)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臠力兗翻令力丁翻斷音短考異曰邠志曰懷光投幟卷于地使者權焉名振呼於軍門又曰二月二十一日懷光拔其軍居咸陽又曰三月三日懷光趣咸陽城名振曰昨日言不反今悉軍此來何也又曰懷光既殺名振召演芬責之按名振云昨日言不反今何此來則晃呼軍門之明日懷光即殺軍咸陽若至咸陽巳十三門因延城而名振言之何得云昨日又何得云遂軍此來又名振與演芬同日死按舊傳云郜成義至奉天乃反其言告懷光子璀璀密告其父懷光若三月三日長車駕巳幸梁洋不李奉天且是時及勢已彰如此豈能尚歎人云不反邪今從幸奉[illegible]拔幾言之考[illegible])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illegible])於是

行在始嚴門禁(嚴門關出入之禁以防不虞)從臣皆密裝以待(史炤曰密具裝束以備行從也裝側羊翻)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為薄(德宗當患難之時進人若將加諸膝事定之後退人若將墜諸淵為于偽翻使疏吏翻)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梁州古漢中也)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鹽亭漢廣漢縣地梁置鹽亭縣唐屬梓州以產鹽名縣)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以來迎衛([illegible])用誠為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illegible])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語牛倨翻勛許云翻)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

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illegible]南谷曰儻北谷曰駱騎奇寄翻)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薪火於驛外(然與燃同[illegible])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從千容翻[illegible]錯愕[illegible]也)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illegible]戶慣翻)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

中一朝弃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讋服。（讋，之涉翻。[illegible]氣也。）勉送用誠詣梁州，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將[illegible]）飭裹其首，從命於行在。越期半日，（[illegible]）李懷光夜遣人（[illegible]）襲以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illegible]）[illegible]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爲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illegible]）

促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爲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寗景璿，（[illegible]）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覦，（[illegible]）皆守將也。（言此諸將各守其地也。）陛下各以其地及其衆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illegible]）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illegible]）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illegible]）足以誅泚。

況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illegible]）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illegible]）令昇鸞爲內應，以驚脅乘輿。（[illegible]）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上命瑊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爭從。（[illegible]）

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朱泚稱帝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illegible]）兵部侍郎劉迺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illegible]）九再往，知不可誘脅，（誘，音酉。）乃歎曰：鎮亦忝列曹郎，不能捨生，以至於此，（[illegible]）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污漫賢者乎！（[illegible]）歔欷而返。（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迺聞帝幸山南，搏膺大呼，（[illegible]）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卒。（[illegible]）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盩厔，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匿於仙遊寺。泚聞

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朔士之氣匿者多
出仕泚矣[illegible] 懷光遣北將孟
保[illegible]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
邀車駕[illegible]遇諸軍糧料使張增
於盩厔[illegible]三將曰彼使我爲不臣我以追不及報
之不過不使我將耳[illegible]因
見增曰[illegible]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紿其
衆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衆而東縱
之剽掠[illegible]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
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illegible]
懷光皆黜之河東將王權馬彙引
兵歸太原[illegible]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illegible]
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
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
計[illegible]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
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illegible]是時懷光朱
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獨

處二彊寇之間[illegible]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
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
書遺懷光辭禮卑遜[illegible]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
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恧未忍擊之[illegible]晟曰畿內
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illegible]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
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
芻粟不旬日皆充羨[illegible]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illegible]
田悅用兵數敗[illegible]
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
巢父[illegible]爲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爲
陳逆順[illegible]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
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
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巢父宴飲緒對弟姪
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僕射必殺
我[僕射謂悅也]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
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
內夾道[帥讀曰率]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崿判官許
士則都虞候蔣濟議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變[illegible]

緒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出中門也），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排牙者，牙前將吏以次立於庭二行，候節度使升聽事以次參謁也），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㟨謀反，昨夜刺殺僕射。」（悅以敗歸，下刺七刀斃。）衆大驚，諠譁，忠信未及自辯，衆分裂殺之。㟨聞亂，來及戟門（[illegible]外門[illegible]），還，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illegible]），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illegible]城上），諸君受先相公恩（田承嗣也），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㟨，皆歸緒。軍府乃安，因請命於孔巢

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其兄（田悅），皆[illegible]之，雖悔怒（[illegible]悔[illegible]），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即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執憲大夫，[illegible]御史大夫）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人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急，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部署城內[illegible]），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

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illegible]），其民何罪！今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illegible]）。況昭義、恆冀方相與攻之（昭義，李抱真；恆冀，王武俊），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旋踵，[illegible]足也。）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上之發奉天也（謂自奉天幸山南），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帥，讀曰率。○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韓遊瓌[illegible]其子[illegible]遊瓌[illegible]史從[illegible]前使其[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張[illegible]害[illegible]）

（[illegible]環既失兵柄，未知所從，說客[illegible]。[illegible]主邠將[illegible]公得之[illegible]天假之[illegible]。休[illegible]八百餘人[illegible]。[illegible]李懷光[illegible]休[illegible]邠州[illegible]。[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illegible]時出幸奉天[illegible]遊瓌[illegible]先[illegible]懷光[illegible]陰謀[illegible]不及[illegible]。[illegible]鄭有[illegible]不敢[illegible]南行，故[illegible]帥麾下歸邠州耳。）

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強（強，其兩翻），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良鄉縣，漢屬涿郡，唐屬幽州）：「取長安，殺朱泚，散

軍還諸道軍騎皆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謂其衆曰（說式芮翻）今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晩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俘掠衆許之（東方諸縣[illegible]以東諸縣也 考異曰幸奉天錄李晟[illegible]東渭橋與朱泚[illegible]旬日之後軍[illegible]光[illegible]之術殺軍[illegible]與朱泚[illegible]約[illegible]懷光傳曰懷光劫李建徽等軍[illegible]好時又曰吾二[illegible]乃驗兵掠涇陽[illegible]自同州往河中朱泚傳曰懷光爲泚所賣[illegible]移於好時[illegible]實錄三月平中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illegible]錄曰三月懷光拔咸陽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老小步騎百餘萬皆不云發軍[illegible]時又涇陽令從邠志及幸奉天錄）懷光乃謂宗略曰鄉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陷於不義（[illegible]）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說昕曰（說式芮翻）李太尉功高自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榮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從才用翻）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南高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爲漢衡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illegible]）閏月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旻在邠（[illegible]）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自明（[illegible]）遊瓌曰殺旻則懷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爲右廂兵馬使（[illegible]）聞之泣白懷光曰臣父立功於國（[illegible]）子當誅夷不可[illegible]懷光囚之（[illegible]）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illegible]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illegible]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爲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illegible]）泚[illegible]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illegible]）及富平（[illegible]）

也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illegible]）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illegible]）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illegible]）刺史李紓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illegible]）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覦帥獵團七百圍之（[illegible]）嶠請降詔以覦為渭北行軍司馬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

丹延節度使（[illegible]）　庚寅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illegible]）上長女也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散官即文散階武散階也試官事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元年）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illegible]）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以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畧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青朱雜沓於胥徒（[illegible]）金紫普施於輿皁（[illegible]）當

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illegible]）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illegible]）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也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illegible]）此所謂假虛名而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

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illegible]）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illegible]）竭筋力展勞效者則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illegible]）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何用為賞哉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illegible]）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與贄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

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迕上意（數所角反。迕五故切），盧杞雖貶官（杞貶見上卷上年），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卑官下陳登用（二人相見上卷[illegible]），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illegible]）。

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剽匹妙切），戶口減耗太半，雖節制十五州（[illegible]），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眾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illegible]），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竭，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illegible]），震使掌轉餉事，甚脩辦（[illegible]）。

初，奉天圍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illegible]）。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illegible]）。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所，皆不引見（[illegible]），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為：「楚琳殺帥助賊（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書云元惡大憝[illegible]），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illegible]），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扼（復[illegible]），僅通王命，唯在褒斜（[illegible]），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復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二逆謂[illegible]），恟恟羣情，各懷向背（[illegible]）。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塞悉則切），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illegible]）。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illegible]），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illegible]），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懼？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弊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illegible]）上釋然開悟，

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 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將皆李懷光兵撫故先用渾瑊） 庚子詔數李懷光罪惡（數所具翻惡烏路翻）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將即亮翻賁來戴劉考異曰舊高郢傳曰懷光歸河中又欲率衆而西時渾瑊軍在奉天未集衆究李鄘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璀從郭郢乃簡以遣言曰人臣所自發勇臣日云賓以來詔兵者今獲存在兒國家自夾天合光獨人云今若待衆西向自諸天天安知三軍不有棄遺者乎李璀寢擁處決氣家明年鄧與黙知兵焉援呂鳴岳都虞候張延英

同諸謂遣上表及受密詔事也二將立兵寵光乃大集將詰白刃學庭引郢詰之郢發拔抗以總所慰隱廣氣藏發觀者俱下懷光然且而止按責讀搬光以興元元年正月甲申走歸不中已亥以渾瑊為副元帥四月辛丑瑊始詣軍授節鉞與郢傳年月全不相應今不取）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旌旄猶言節旄也） 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 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為奉天行營節度使 靈武守將甯景璿為李懷光治第（治直之翻為于偽翻）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為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殺之 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分李

懷光兵柄以授李晟渾瑊鄜音夫華戶化翻）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遺于季翻）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閒（為賊于偽翻閒古莧翻）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衣於既翻）終無叛志（史言李晟以忠義感激士心） 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為河中同絳節度使（史失[illegible]）前河中尹李齊運為京兆尹供晟軍糧役（役者饋餉浚築之事）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為魏博節度使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斜余遮翻）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

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鍠將卒七百從瑊拔武功（鍠戶盲翻） 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攻武功鍠以其衆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其地高平在武功縣西故曰西原）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川（考異曰邠志云十日破旻等而實錄云乙丑蓋奏到之日也今從邠志）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上唐安公主薨於城固以屬也為于偽翻）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會合也上都謂長安）此

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凡行軍資糧器械所須者皆謂之軍須）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相息亮翻）（處昌呂翻）贄上奏以為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其略曰公輔頃與臣同在翰林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成則違於臣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玷都念翻玉病也）又曰唯闇惑之主則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讟徒谷翻書呂刑曰德刑發聞惟腥）迨乎顛覆猶未知非又曰當闢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居希翻見罪尚謙）唐虞之際主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以諫爭為指過（爭讀曰諍）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武王數紂之罪曰剖賢人之心）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紀偃翻）又曰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惡烏路翻又如字）黜其取名而不容則

陛下被違諫之謗（被皮義翻）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甲寅罷公輔為左庶子加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同平章事賞其供億無乏之故也（上幸漢中藉西川供億延賞以拒泚上時掌度支使吏翻）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數所角翻又音朔調陵使翻）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將即亮翻考異曰邠志曰興元元年四月邠公受詔征吐蕃分軍應援尚結贊子曹公勸出兵我公使韓遊瓌以二萬救之李楚琳遣三千赴軍乃以卒七百人從渾瑊收武功遣李懷光之屬以卒三千寇武功將軍韓旻田旻以卒從渾公御之陳于朱泚石鍠以其卒降吳於陳渾公軍敗乃馳詣西原建旗收會邠師以吐蕃至戰不知乃衆追渾公勝軍乃所復皆以吐蕃馬遂獲吳吐蕃既以勝此宰之卒大將而還人拒傳不言上吾請吳吾有功殺將不兒矣賞大吾日以殺馮公命於之受將先賞河清不以使禹公蕃請西戍皆出路軍營陷田以寧人使者希鑒州朱爾殺為之事歸之大使賜己於泚以告窮故為志曰涇原節度使肅宗除為請之以宿月今貢之我聞希鑒殺河清死在三月令狀貴錄撥眾耳以）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梁州在山南雍州在山北）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張皇大也）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覘丑廉翻又丑艷翻）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

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量音良復扶又翻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求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阬降卒事見九卷漢高祖元年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疏與踈同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年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事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四年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先悉薦翻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此數語曲盡德宗心事畏因安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藎徐刃翻先追仇乎詩王之藎臣毛氏傳曰藎進也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馳致離叛，搆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丁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為工部尚書。先是，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先悉薦翻澤奏事見上卷興元元年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為節度使。耽內牒懷中，宴飲如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為尚書問天子起居，為于偽翻乃敢自圖節鉞，奪尚書土地，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耽即日離鎮既得君命召不俟駕之義亦所以安軍以張獻甫自隨則樊澤無猜嫌亦所以全獻甫也離力智翻

左僕射李揆自吐蕃還，甲子，薨於鳳州。李揆入吐蕃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揆自吐蕃還赴興元至鳳州而薨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

丁卯，義王玼薨。玼玄宗子玼音此又且禮翻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復扶又翻為于偽翻說輸芮翻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復扶又翻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張孝忠時據易定滔連三道之兵，三道謂幽州易定魏博益以回紇，時回紇遣兵助滔進臨常山，恆州常山郡王武俊治之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自常山西至趙州皆阻西山又西南抵邢州沙河以西屬昭義以為險河朔盡入於滔矣。不戰，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

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朱泚竊據關中滔敗則泚喪氣矣喪息浪翻則翼贊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朝直遙翻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敘國家禍難難乃旦翻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縱子容翻武俊亦悲不自勝勝音升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泚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抱真第十故呼為十兄鄴蒙開諭得去逆從順免葅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間胡虜間古莧翻王武俊本出於奚辱為兄弟武俊當何以為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為十兄破之為于偽翻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史言抱真推心待武俊以成大功遂連營而進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裌衣裌音夾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七起閼逢困敦五月盡旃蒙赤奮若七月凡一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衫所銜翻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滉呼廣翻擔丁濫翻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為于偽翻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偫直里翻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廚籌滉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艘蘇遭翻自負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

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illegible]）田五百斛已發矣比至渭橋（[illegible]）蓋不敢近（[illegible]）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泚來至減五之四泚為人彊力嚴毅內奉儉素夫人常衣綿裙（[illegible]）破然後易（[illegible]）吐蕃既破韓旻等（見上卷是年四月）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illegible]）上以李晟渾瑊兵少（[illegible]）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顧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illegible]）致令羣帥進退憂虞（[illegible]）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illegible]）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人餘（[illegible]）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曰月餘之間所向必克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又遣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以聞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illegible]）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illegible]）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illegible]）上有掣肘之譏（[illegible]）

陛下無死綏之志（兵志曰將軍死綏 綏有前卻之義）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受責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侹薨（侹 肅宗子）徐海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建中二年李洧以徐州歸國以為徐海沂密觀察使）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餉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為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

中今見小敵逗撓不擊（按後漢書……）失遠近之望將何以令天下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　丙子旦……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桑林之地在……）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使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過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　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道去委棄所掠資財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內慚又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己（怦 音抨）怦悉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李惟岳本……張孝忠娶李氏……）請歸

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illegible]

劉燕主慕容垂改為不連後魏改為安喜[illegible]帶定州固烈悉

取府綾練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

一軍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

家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

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

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

上下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更工衡翻誘也華

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

滔道路阻澀澀色立翻不滑也滄州錄事參軍李

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說輸芮翻下同遣宇

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

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

緡王武俊又使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紿使者曰

王大夫必欲相引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

悉留其馬遣其士卒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

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

且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好呼到翻

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illegible]

[illegible]晟進軍之期[illegible]皆為邏騎所

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語牛倨翻

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illegible]給錢而縱

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耀武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賊不敢

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

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居人驚

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

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

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

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京城之下

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illegible]

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illegible]

光泰門[illegible]

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

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

天贊我也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

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華州兵駱元光之兵[illegible]賊併力

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

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

斂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白華，殿門也。）夜聞慟哭者倚

莿烈之聲也。丁酉，晟復出兵，（復，扶又翻。）諸將請待西師至

夾攻之。（西師，謂渾瑊、駱元光之師也。）晟曰：賊數敗，已破膽，（數，所角翻。）不乘勝

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

敗泚衆於滻西。（敗，補邁翻。）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

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佖，[illegible]翻。）牙前將史萬頃

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麚村。（按新書李晟傳，[illegible]。）晟先

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比，必利翻。）賊已樹

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刺，七亦翻。射，而亦翻。）官軍不得

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

帥衆先進，拔柵而入，（帥，讀曰率。）佖、演引騎兵繼之，賊衆

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

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

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

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呼，火故翻。）賊皆驚潰。（[illegible]）

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先，悉薦翻。）

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

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帥，讀曰率。近，其靳翻。）

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降，戶江翻。）晟遣兵馬使田

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含元，唐東內之前殿也。左金吾仗在殿之東，右金吾仗在殿之西。）令諸軍曰：晟賴將士

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

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

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

明曜取賊妓，（妓，渠綺翻，女樂也。）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

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

知官軍入城者。（史言李晟將軍嚴整。）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

亦克咸陽，敗泚三千餘衆。聞泚西走，分兵邀之。

己亥，涇原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

仙門，（大明宮南面五門，其中曰丹鳳門，丹鳳之東曰望仙門，又東為延政門，丹鳳之西為建福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

國寺，（安國寺在大明宮東[illegible]。）以鎮京城。斬泚黨李

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王武俊既破朱滔，還

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王武俊[illegible]。）

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

異作露布上行在，（上，時掌翻。）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

鍾簴不移，廟貌如故。（[illegible]）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

為社稷，非為朕也。（為，于偽翻。[illegible]）晟在渭橋

熒惑守歲（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熒惑守之是爲罰星）久之乃退賓佐皆賀
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
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
謂之曰鄉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前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爲贏贏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書天文志曰失次而上爲贏失次而下爲縮）萬一
復來守歲（又切）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泚將奔吐蕃（[illegible]）隨道散亡比至涇州（比必利翻）纔
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
（朱泚以田希鑒爲涇原節度使見上卷[illegible]）奈何臨危相拒使焚其
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

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
趣驛馬關（趣七喻翻）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
屯（彭原本彭陽縣[illegible]十八年更名[illegible]）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阬中
（[illegible]）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翔李
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　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
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裹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也內人給使令者皆冠
巾故謂之裹頭內人）贄上奏以爲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
卒尚未循拊（拊芳武翻）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
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
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

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黎庶（[illegible]）
（[illegible]勞力到翻）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
宣洪經綸等十餘人（[illegible]）
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沇等（事見二百二十八卷[illegible]）
己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駱元光
（[illegible]）各遷官有差（[illegible]）以檢校御史中丞田

希鑒爲涇原節度使詔改梁州爲興元府（[illegible]）
甲寅以渾瑊爲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
差（[illegible]）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illegible]）
擒獲丙辰斬之　上問陸贄今至鳳
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
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
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猶殺將安又（[illegible]六年[illegible]）
（[illegible]）議者或
謂之權宜將來論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illegible]）

擢用擾物之輕重較之以衡 今鑾路所經首行撫存易一帥而黜
當乘之義待一方而結四海之疑 [illegible] 乃是重
[illegible] 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
[illegible] 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
[illegible] 代之所以多亂而長亂由此誤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不如且以京官
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寵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
拒 [illegible] 戊午車駕
發漢中 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 [illegible]

[illegible] 白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
尹元貞奉使同華歸詣河中招諭李懷光 [illegible]
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
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
全之上不許 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
[illegible]
子瑀詣行在謝罪 [illegible] 請束身歸朝 [illegible] 庚辰詔遣
給事中孔巢父齎詔赦懷光太子太保 [illegible]
[illegible] 詔河中官爵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 [illegible]

也 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
從 [illegible] 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
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於三橋 [illegible] 先賀平賊
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
[illegible] 命左右扶上馬 [illegible] 至宮每閒日 [illegible]
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李晟為
[illegible] 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曹王皋遣其將伊
慎 [illegible] 安州 [illegible] 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
以救之遣其別將李伯潛逆之於應山 [illegible]
[illegible] 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
為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鄉走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丁亥
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
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者
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讙譟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
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
[illegible] 大夫孔巢父中官啖守盈 [illegible]

嚴以呂宦爵使者將至懷光陰遣其將使留己卒之（蕃渾恭奉大意欺害二使欲食其肉懷光買而獲之全尸以歸今從實錄）復治兵為拒守之備（復扶又翻治直之翻）辛卯赦
天下　初肅宗在靈武（見二百一十九卷至德元載）上為奉節王學
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永泰元年）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
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
以泌為左散騎常侍亞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
以候對（門下省謂之東省中書省謂之西省）朝野皆屬目附之（屬之欲翻）
[illegible]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精銳如達奚小
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夜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
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
今懷光將也（[illegible]）[illegible]乃兵耳何足為害
光既解奉天之圍（[illegible]）[illegible]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
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
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謂殺孔巢父啖守盈也使疏吏翻）鼠伏河中
如夢魘之人耳（魘於琰翻）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梟古堯翻）使
諸將無以藉手也　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事見二百二十九卷）
（本年正月）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
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昕許斤翻元忠見二百
二十七卷建中二年）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

控制西域五十七國（西域漢時有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唐有五十七國）及十
姓突厥（西突厥有五咄陸五弩失畢為十姓）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
兵東侵（併必政翻東侵謂侵河隴諸州）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
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代宗廣德元年河隴陷吐蕃）
（自安西北庭為唐固守[illegible]）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
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
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
而去（事見上卷本年四月）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
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怨八月壬寅遣中使至
蔡州殺顏真卿（考異曰[illegible]顏氏行狀[illegible]其年八月二十[illegible]）
（[illegible]）
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
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
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
縊殺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根（帥所類翻）
（涇州有劉文喜之亂既而又有田希鑒殺馮河清[illegible]）奏請
往理不用命者（理治也）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
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
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而

新之以纖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九域志同州至河中一百十十五里先悉薦翻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為所敗不能進數所角翻敗補邁翻時度支用度不給度支之度徒洛翻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壻要廷珍守晉州要一遙翻姓也姓苑吳人要離之後按漢有要兢今要氏牙將毛朝敭守隰州朝直遙翻敭音揚鄭抗守慈州晉慈隰三州皆漢河東郡地故將說下之馬燧皆遣人說下之說式芮翻下遐稼翻宋白曰慈州文城郡漢北屈縣之地吉鄉縣為之故隋為汾州西南郡大業為文城郡因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帥所類翻又按卷本翻華戶化翻是年正月置晉慈隰節度使二年置奉誠軍同州以授康日知事見二百二十九卷興元元年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鎮國節度使置於華州德宗興元元年置鄜坊節度使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降戶江翻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

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　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殺張鎰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治直之翻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裨頻之翻斌音彬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　癸未馬燧將步騎二萬攻絳州絳州又守將李懷光將徐亮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度徒洛翻自肅宗以來朔方軍力王室功高天下今為懷光所誤將士何罪冬十月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貯丁呂翻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李勉累表乞自貶以討李希烈失守也　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建中四年以勉為都統以求希烈之兵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武德元年分安邑縣置虞鄉縣屬蒲州貞觀十七年省永樂縣屬河中府猗氏縣屬蒲州又聞喜萬泉屬絳州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魚朝恩誅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曆五年典兵事見二百二十一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白志貞以貞觀復扶又翻大曆十四年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曆十四年志貞得罪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上復以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稍集兩軍謂左右神

不動俟 色益[illegible] 殺匡[illegible] 大序[illegible]

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戊戌，以[illegible]竇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宦官總兵柄自此始[illegible]）

閏月，丙子，以[illegible]田希鑒為衛尉卿。

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illegible]，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illegible]。」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illegible]。晟遂進腹心將彭令芳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illegible]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illegible]）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至。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芳[illegible]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illegible]。」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為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illegible]）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illegible]）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眾股栗，無敢動者。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眾圍陳州，久之不克。（[illegible]）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眾歸國。（[illegible]）甲午，以澄為汴滑節度使。（[illegible]）

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illegible]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illegible]崇暉於州西，（[illegible]）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illegible]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illegible]汴州，（[illegible]）至[illegible]北，恇怯不敢進。（[illegible]）劉洽兵至[illegible]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illegible]兩軍之士日有忿鬩。（[illegible]）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illegible]）詔以都統司馬[illegible]珏為汴州刺史。（[illegible]）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尚為相。（[illegible]）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眾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illegible]）悉舉其眾以授之，卒平大梁，亦

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滉
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陰蓄異志。上疑
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
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
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
將有永嘉之行，為迎扈之備耳。此
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
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
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
聞之。其子皐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
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
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察明其無
它。臣乞宣示中書，使朝眾皆知之。
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可保，慎勿違眾，
恐并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
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中，雖知
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
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
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對曰：今天下

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
早下臣章，以解朝眾之惑，面諭韓皐，使之歸
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
非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皐
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
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
卿父宜速致之。皐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
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皐別其母，
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
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
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
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吏部尚書同平章
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
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
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
韋皐幕府下僚，獨建忠義，
請以皐代少遊鎮淮南。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
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
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
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勉、盧翰知，敢問何事也？

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事見堯典舜典）爵人於朝與士
之（詔王制）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
[illegible]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僻此事乎此最當令之
[illegible]主上已有斯言（[illegible]）彼已面陳其不可
[illegible]不惜與公參行之但恐浸以成俗
[illegible]以宮竟不以語從一從一奏之（語牛[illegible]）上愈不悅
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
[illegible]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illegible]）
[illegible]之小遊聞之慚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
[illegible]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
推己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
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
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
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
粟帛入貢府（[illegible]）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illegible]）
（勞力到翔）恩遇始深矣　是歲蝗自海至[illegible]草木無遺惟不
食稻大饑道殣相望（詩云行有死人[illegible]墐之[illegible]路冢也又餓死為殣[illegible]）
（傳之）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癸丑贈顏
真卿司徒謚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illegible]）
（[illegible]四年）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illegible]上
果用為饒州刺史（[illegible]）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
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
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
制（下吏[illegible]）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illegible]）且
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
復用（又[illegible]）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
擅權（[illegible]）百揆失敘（[illegible]）
（[illegible]）天地神祇所知華
夏[illegible]之心丁巳袁
高復於正牙論奏（[illegible]）上曰杞已再
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
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
則[illegible]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illegible]）
（[illegible]）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
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
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
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
思卿言誠為至當（[illegible]）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
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

盧杞死于澧 卅

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恕己之孫也（恕己與張柬之等誅二張中宗復辟）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 三月李希烈陷鄧州 戊午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鄘抗言逆順無所懼隱懷光囚之鄘邕之子也 馬燧軍宿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皋為荊南節度使 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瑊為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 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 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 晏遽引兵去懷光知眾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 六月辛巳以

朱滔死

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辛卯以金吾大將軍韋皋為西川節度使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怦知軍事 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 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以制之一也 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勸二也 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皆觀我強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覦之心三也 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 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 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眾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

腹心之疾爲宗門之悔哉又請發兵一萬自伊[illegible]
續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
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
陛下平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言詞百端踞於遠近推先公保誠於朕朕信其言爭見為益知先公[illegible]體至誠奉國矣遂諭其意出而請先公至中書具說上言泣下拜謝後對上曰馬燧昨對其器質[illegible]用之必有成算皆元[illegible]日即除常侍興元元年七月乙未也八月癸卯加[illegible]晉慈隰節度使然則[illegible][illegible]

上許之。陝虢都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illegible]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陝江淮水運之至陝州皆經陝後至長安不得不煩卿一往。辛丑，以泌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illegible]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

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illegible]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illegible]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皆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illegible]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耳。對曰：它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眾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它人[illegible]延，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illegible]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illegible]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illegible]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上，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illegible]

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illegible]考云有疑此者記錄之謂也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
可相躡而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唯臣以受詔不敢
去[illegible]泌寫宣以卻之[illegible]
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
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illegible]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
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
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
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
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illegible]泌曰易帥之
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illegible]泌到自妥貼矣[illegible]不願聞也
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illegible]
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illegible]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
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汝為我齎版幣[illegible]
祭前使[illegible]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
來取家保無它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

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
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
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
請赦之詔謫戍天德[illegible]歲餘竟殺
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
泌已入陝而還壬辰以劉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
大旱灞滻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
纔支七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八 起旃蒙赤奮若八月盡強圉單閼七月凡二年始乙丑八月終丁卯七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七

貞元元年八月甲子詔凡不急之費及人冗食者皆罷之冗而隴翻

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燧音遂將即亮翻長春宮事始上卷是年四月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造七到翻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將即亮翻帥讀曰率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復扶又翻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郭子儀李光弼皆以朔方軍討賊克大功其後回紇吐蕃深入京畿諸鎮撫外寇內誅叛亦倚朔方軍以成功至是年凡三十一年今曰四十餘年四字誤也當作三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射而亦翻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第但也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籬堡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瓌古回翻籬力支翻堡在河中府河西縣西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將即亮翻尉紆勿翻本姓尉遲後單姓尉以從便易降戶江翻下同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胡於城上以侮之駱元光本安息胡人故徐庭光為優胡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眾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還從宣翻騎奇寄翻呼火故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不逮及也

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此謂之試官以本官兼上同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宋白曰河西縣本同州朝邑縣之地唐上元元年以朝邑地置河西縣大曆三年復置朝邑仍析朝邑五鄉并割河東三鄉依舊為河西縣東西十四里帥讀曰率考異曰舊燧傳曰燧軍次河西兵凡八萬陳於城下是日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娖隊矣河中東西兩城西城河西縣東城河東縣河中府治焉擐音宦娖測角翻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縊於計翻又於賜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以其子璀為監察御史璀七罪翻監古銜翻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事見上卷興元元年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

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人生在三事之如一謂君父師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委曲下彌縫）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復扶又翻下同）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陽而還（還從宣翻）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說式芮翻）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邪音耶）及李泌赴陝（李泌赴陝見上卷是年七月陝失冉翻）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陝失冉翻洋音祥降戶江翻）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迫逐其君謂懷光逼帝自奉天幸山南也）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人知愧者色見於面不知愧者顏厚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下同）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璀固賢

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行至河中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鄘於獄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爲都虞候上

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爲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覬臣姑以生禍爲憂未敢以獲福爲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

……言也。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王武俊、田悅、李納去王號，上表謝罪。）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興元元年……因其釁而觀其……則……矣。）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理道即治道，避高宗諱改之。）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擠，子細翻，又子西翻。）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闔境罹殃；（率，循也。不率，謂不循上之教令也。）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虞禍之態復興。」（陸贄斯言，可以謂之知當時事情者矣。儻，他朗翻。復，扶又翻。）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爲，于僞翻。）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

又音比。處，昌呂翻。長，知兩翻。）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慶懼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觀，古玩翻。……）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者，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號，（……希烈……）雖荷陛下全宥之恩，（荷，下可翻。……）然不能不自愧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鎭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之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歟！」（……）

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

以不死，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初，李晟軍戍成都，以營妓高洪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還之，由是有隙。至是，劉從一有疾，上召延賞，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

駱元光將殺庭光，謀於韓遊瓌，曰：「庭光辱吾祖考，吾欲殺之，馬公必怒，公能救其死乎？」遊瓌曰：「諾。」壬午，過庭光於軍門之外，揖而數其罪，命左右斬之，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輒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之。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默然。渾瑊亦為之請，乃捨之。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眾，朔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

盧龍節度使劉怦疾病，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怦尋薨。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從一罷為戶部尚書。庚申，以疾罷。

冬十月癸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十二月甲戌，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

于闐王曜上言：兄勝讓國，今請復立勝子銳。上以銳檢校光祿卿，還其國。勝固辭曰：「曜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不習其俗，不可往。」上嘉之，以銳為韶王諮議。

二年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郎劉滋為左散騎常侍，與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滋，子玄之孫也。造少居上元，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令宰相分判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戶部

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illegible]吉中孚判度支兩稅。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illegible]

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illegible] 山南東道節度治襄州。

崔造與元琇善，故使判鹽鐵。韓滉奏論鹽鐵過失。[illegible] 甲戌，以琇為尚書右丞。陝州水陸運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illegible] 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illegible] 是月，道成。[illegible]

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illegible]

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illegible] 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眾來降。[illegible]

甲申，以仙奇為淮西節度使。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illegible]「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illegible] 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illegible] 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復，扶又翻。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為節度使。[illegible]

秋，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illegible] 己酉，以虔王諒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為留後。以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為陳許節度使。[illegible] 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

簡賦役，平均數年之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八月，癸未，義成節度使李澄薨。其子克寧謀總軍務，秘不發喪。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西魏置府兵），且言府兵（府兵見一百六十二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府兵廢見二百一十二卷玄宗開元十年）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陳讀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illegible]果毅），參驗發之，至所期處（發兵刻期所會之處）。將帥

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罷兵使各隨便道歸，不必還至京師而後罷遣）。行者近不逾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見二百二卷高宗儀鳳二年），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墮讀曰隳），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事見二百一十四卷玄宗開元二十四年），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illegible]），利其死而沒入其財（[illegible]縛也）。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

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illegible]）。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illegible]），其後益為六軍（[illegible]）。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illegible]天寶八載）；兵不土著（著，直略翻），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illegible]）。曏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illegible]）！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先因置十六衛上將軍，欲漸復府兵之事）。九月，丁亥，詔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

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為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十六衛上將軍從二品，神策大將軍正二品，統軍從三品，將軍從五品）。庚寅，李克寧始發父澄之喪，殺行軍司馬馬鉉，墨縗出視事（墨縗自晉襄公始。縗，倉回翻），增兵城門。劉玄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懼，遁不敢襲位。丁酉，以東都留守賈耽為義成節度使。克寧悉取府庫之財夜出，軍士從而剽之，比明殆盡（[illegible]）。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州（[illegible]），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蓄兼并之志，請館其兵於城外（[illegible]）。賈耽曰：奈

人鄭道而野處其將士乘（處昌呂翻）命館於城[illegible]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illegible]吐蕃遊騎及好畤[illegible]乙巳京城戒嚴復[illegible]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illegible]吐蕃[illegible]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具裝[illegible]人情恟懼大夫福[illegible]不[illegible]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illegible]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illegible]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illegible]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illegible]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illegible]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illegible]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illegible]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illegible]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砂堡壬申

遇吐蕃眾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illegible]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illegible]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illegible]癸酉軍於合水之北[illegible]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illegible]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后乙未韓滉入朝[illegible]丁酉皇后崩辛丑吐蕃寇鹽州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眾奔鄜州[illegible]吐蕃入據之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屬吏禮謁之[illegible]滉相約為兄弟請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見之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illegible]

視其父為天人行故呼其母謂之六六也不可使吏部諸司次往填之凡引者言穩皆以入雖故云於緇省以車母悲泣不自勝升昔滉乃遣玄佐錢二十萬緡李遣翱省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云以到鄰縣二十萬匹犒軍令從國決補考異曰鄰氏敘一軍為之傾動偶為于朝玄佐驚服既而遣人密聽之滉問孔目吏以孔目吏令州郡一皆有之孔目官謂之都吏言一孔之事無不綜也今日所費幾何詰責甚細細詳計也玄佐笑曰吾知之矣壬戌玄佐與陳許節度使曲環俱入朝韓滉以既遣之劉玄佐入朝之資又大出賞勞以勸其一軍之心玄佐雖欲不入朝得乎下使貌吏詣朝直造翻軍考異曰其家傳不入朝初入朝先公令人報比在闕之已奏來家傳曰大梁入覲今來所望善論以致之十二月到闕

入吾此蓋李繁撰美今從柳氏敘訓崔造改錢穀法事多不集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諸使謂鹽鐵轉運諸使也元琇既失職謂判鹽鐵而為右丞也琇音秀造憂懼成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為崔造所改錢穀法及罷諸使今更從舊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衆去遂據其城托跋為托拔托地而長故以為姓拓跋起於鮮卑之族此自謂魏所本若也若唐時党項諸部亦自有拓拔一姓我朝西夏其後也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弃之又陷麟州州宋白曰銀州漢為西河郡圁陰縣地周武帝保定二年於此城置銀州因谷為名舊有人牧驄馬於此谷

共宗乞銀故名烈北至豐州二自三十里北至鹽州三百里上庚申崔造罷為右庶子琇貶雷州司戶香志雷州千五百一十二里考異曰實錄曰初元琇判度支關輔旱饉請運江淮租米以實京師上以琇滉秦著歲名加江淮轉是吏欲令事皆運發琇以滉出則使江與集事乃修奏令滉皆運丁勅木至揚乎元一百十八男自揚手以北皆琇主之滉累怒於琇琇以宮部錢重貨輕乃於江東鹽院收擾見錢四丁錄萬全韓送入斛滉不許語奏以為運千錢至京部費錢萬上以問琇琇奏曰千錢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於路至京師所貴三二百耳上然之遣中使齎手部令運錢滉堅難以為不可及滉旅度支進還宿心罷運癸琇是而改馬萬淮走傳曰造元琇素樂罷使之後鹽鐵表之而韓滉以司務行不可遠防愚宗饉滉為江淮轉罪使餘弊造常奏其年我八江淮漕大至京師德宗棄其功滉專須度支泛其鹽鐵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罷責淮政事於琇儲州司戶罪度家傳曰時元琇判度支江淮進

朮托史已入汴將而淄青及親府煌旱石甚人窗招食李勅無計欲東身入朝元琇遜支米十五萬石與之納軍遂齊三月入可軍第一絹米三萬石自集事連殺至三門十日而畢造入渭米亦歲米至嘆漢而度支牒至支充可中軍揚先公憂急不狗所為設使人關奏先今走馬與幹相謀之韓相報曰憤不可奏其允度支來在於勢不禁它反改它更鼓倚言語詩其令冬運畢當請朝觀此時面奏時蝗旱運路阻禮自四月初後有一日之內七奉手詔者皆為雖未日言軍閏糧儲自令月半後悉盡此米所糴公忠留陛奏暴星夜發遽以濟憂勸其旨如此而不新米皆成外支盡琇及時宰忌韓租及先公運米力戍而不容翻廷大訐幾至爾亂十月韓相以績被力戎請乀部及對見上大恍言無不從遂奏運罪見言元琇支木與器青河中臣在對與先公皆不敢奏上大驚郎曰賊縣為雷州司戶二說相違恐各有所執令但取其大要以吏部侍郎班宏為戶部侍郎度支副使吏捷名翻使路吏翻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

襲其營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
帥步騎二千人會鄜寧軍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
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
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
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彧彧
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為晟行軍司馬
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
言延賞等
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朝直遙翻下同）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
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為僧上慰諭
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
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
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為兄弟因宴
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
延賞為相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
為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
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
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
為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
將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騾謂之騾軍
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
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
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
自鄜州叛歸渾瑊使其將白娑勒追之反為所
敗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
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
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乃命靈寶給其食淮
西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陝西七里
泌不給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
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
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
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

救者務進必不在亂此泌所以料[illegible]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于澗北。澗北，陝澗之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驍將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四百自炭竇谷趣長水。長水本隋[illegible]長水縣，唐初[illegible]高[illegible]名，更爲長水。宋五代志曰長水縣後魏曰南陝[illegible]長水，[illegible]更名唐志長水縣屬洛州，本漢盧氏縣地，後魏置二[illegible]分盧氏東境[illegible]南陝[illegible]帝[illegible]爲長[illegible]以[illegible]中谷口，豪爲南陝[illegible]長水[illegible]城志在[illegible]府西[illegible]十里[illegible]熊長[illegible]趣七陽[illegible]下同。賊二日不食，屢戰皆敗。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果帥其衆太半趣長水，[illegible]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泌，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上命劉玄佐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爲村民所殺，又[illegible]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illegible]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爲其誅叛卒也。[illegible]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初，雲南王閤羅鳳陷嶲州，事見二百一十八卷肅宗至德元載。嶲州[illegible]獲西瀘令鄭回。[illegible]郡[illegible]隋[illegible]置[illegible]可[illegible]天寶元年改[illegible]本漢[illegible]縣地[illegible]回，相州人，通經術，閤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加如[illegible]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撻之。及異牟尋爲王，大曆十四年異牟尋立，見二百二十六卷。以回爲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南詔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illegible]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爲前鋒，賦斂重數，[illegible]所[illegible]又奪其險要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自歸於唐，[illegible]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爲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皋至鎮，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羣蠻求內附。皋奏：「今吐蕃棄好，[illegible]暴亂鹽、夏，夏[illegible]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八國生羌：白狗君、哥鄰君、逋租君、南水君、弱水君、悉董君、清遠君、咄霸君。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皋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附南詔內張本。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言映非宰相器。壬子，映貶夔州刺史，劉滋罷爲左散騎常侍。以兵部侍郎柳渾同平章事。韓滉性苛暴，方爲上所任，言無不從，它相充位而已，百吏救過不贍。渾

豎，韓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褊察為相，不滿歲而罷。[illegible] 今公又甚焉；奈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illegible] 滉愧，為之少霽威嚴。[illegible]

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澣充入吐蕃使。戊寅，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轉運使韓滉[illegible]。滉久在二浙，[illegible] 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illegible] 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分浙江東、西道為三：浙西治潤州，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illegible] 各置觀察使以領之。上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illegible] 柳渾曰：志貞，憸人，[illegible] 不可復用。[illegible] 會渾疾，不視事，辛巳，詔下用之。渾疾間，遂乞骸骨，[illegible] 不許。甲申，葬昭德皇后于靖陵。[illegible]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銛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illegible] 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illegible] 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illegible] 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為之請於朝。[illegible] 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游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強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眾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頰熱俱入朝論之。[illegible] 會滉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illegible] 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己意，計遂定。[illegible] 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illegible] 請以鄭雲逵代之。上曰：

實令自擇代者（令力丁翻）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讀曰[illegible]）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禮李晟謂之大臣之社也史言帝忌晟因吐蕃請和將相有隙而牽於浮言）晟薦都虞候邢君牙。（邢音刑）君牙，樂壽人也。（樂壽本漢河間樂成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十六里後魏移縣近古樂亭因改為樂壽樂音洛屬瀛州）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勳上柱國封西平王），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好呼到翻），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

何以為臣！叔度慙而退。（余謂李晟欲起於李叔度之言亦可謂忠於李晟矣）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朝夫晟之謂虎特于朱翻）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宋白曰鳴沙縣本漢富平縣地後周保定二年於此置會州建德六年廢州立鳴沙縣以人馬行沙有聲異於餘沙故號鳴沙又以河環曲為名）其眾乏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尚結贊，以責約。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泚（泚且禮翻又音此），未獲賞（以武亭之役也事見二百二十九卷），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將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夏戶雅翻將即亮翻）今明公來，欲踐脩舊好（好呼到翻言欲踐前好以脩舊好），

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言嘗與渾瑊共討朱泚），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尚結贊欲因盟劫杜李二帥以取邊盟渾再使瑊史起瑊古玩翻）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為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臚陵如翻復扶又翻語牛倨翻）：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清水漢故縣唐屬秦州考異曰實錄崔澣至自吐蕃尚結贊言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唯命是聽君歸以奏定當又盟夏相遠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夫見人和好輕侵不盛令節及元帥以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會生和書以境[illegible]知討令之比盟[illegible]涇原節度使李觀亦請主之[illegible]以將乃盟會[illegible]入吐蕃使令[illegible]尚結贊[illegible]全守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追入行中令渾瑊亦會盟改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按尚結贊本怨[illegible]故欲劫而執之[illegible]乃吐蕃意未[illegible]出也今[illegible]）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令力丁翻夏戶雅翻）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宋奉朝宦者也朝直遙翻下同）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新唐書地理志平涼縣西北五里有土梨樹會盟壇）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

告之申蔡留後吳少誠結兵完城欲拒朝命朝直遥翻
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爲手詔賜諸將申州
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宋旻曹
濟奔長安　閏月己未韋皐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
時書東蠻跨地二千里勿鄧豐琶兩林各有大鬼主爲之長苴那時勿鄧鬼主也苴子魚翻使
詗伺導達雲南詗翾正翻又火迥翻詗伺刺探之人也　庚申大省州
縣官員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
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初韓滉薦
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
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
問玄佐勞力到翻玄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
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眞抱眞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
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爲用故也史言張延賞妒
功疾能之罪　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癸亥以荊南節度
使曹王皐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
七州隸之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
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
好呼到翻下同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
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
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

瑊表稱詔示之稱詔以渾瑊表徧示百官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
必不成李晟時加太尉故以稱之吐從暾入聲好呼到翻此渾侍中表也盟
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李晟洮州人長事王
忠嗣李揭王皆有功名長知兩翻備諳虜情諳烏含翻諳悉也所以論奏但
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
瓌屯洛口朝直遥翻自古以來謂西戎爲犬戎潘原縣屬原州本陰盤也天寶更名時其地已沒於吐蕃瓌古回翻洛口即水洛口在瓦亭川東北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
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
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
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壕音豪
柵測革翻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
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騎奇寄翻趣逡
翻唐書地理志原州有百泉縣五代史志曰後魏分平涼置長城郡及黄石縣隋大業初改黄石爲百泉家白日時已沒蕃界　尚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
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尚結
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更工衡翻覘丑廉翻索山客翻瑊
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穿尺
絹翻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
幕易禮服禮服盟會之服虜伐鼓三聲伐鼓擊鼓也大譟而至殺
宋奉朝等於幕中譟蘇到翻朝直遥翻瑊自幕後出偶得它馬

乘之伏驟入其街馳十餘里街方及馬口故矣過其
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
衛尹監翻過古禾翻又古卧翻淅卽虎翻 死者數百人 [illegible]
亡沒者獸骨具[illegible]衣服棄于[illegible]水原 擒者千餘人崔漢衡爲虜騎所
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
成陳以行之 陳讀曰陣下同 虜追騎憚駱 [illegible] 瑊入元
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 [illegible]泉之軍也
元光以輜重資瑊 重直用翻 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
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
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
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
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 朝直遥翻
邪音耶 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鎭 [illegible]
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 [illegible] 明
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乎上欲出幸以
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
者 復扶又翻 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
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齎詔遺尚結贊 遺唯季翻 至吐
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甲戌尚結贊至故原
州 原州自廣德初沒於吐蕃城邑墟矣故曰故 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

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
姪弇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
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 在河曲謂鳴沙時
馬燧時屯石州不度河燧加侍中故以稱之 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
得歸 作令當 柰何拘其子孫命弇與宦官俱文珍渾瑊
將馬寧俱歸 [illegible] 分因崔漢
衡等於河[illegible]鄜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 惡烏路翻
[illegible]
六月丙戌以馬燧爲司徒兼
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
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 惡烏路翻 [illegible]
[illegible] 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
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
病不視事以陜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河東都虞候李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以爲
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燧日久 馬燧初鎭河東[illegible]
自良不欲代之爲帥 帥所類翻 乃以爲右龍武大將軍明日
自良入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 分扶問翻 誠
爲得禮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爲河東節

度使（平字□翻）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
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
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韋皋
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趣讀曰促見賢遍翻下同） 李泌初視事（入政事堂視事也） 壬寅與李晟
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為此
官卿自退讓（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 朕今用卿欲與卿有
約（此亦帝猜忌發見之一端也） 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
之（為于偽翻） 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輔國元載皆
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
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
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
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
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
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
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翻） 恐中外之
變不日復生也（復扶又翻） 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
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
畫陛下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
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
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
奉朝請何樂如之（樂音洛） 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
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
（□□□□多李泌不特欲使李晟馬燧無自疑之心亦以德宗猜忌開廣其言之耳） 上曰朕始
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
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
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
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
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
（吏部兵部主文武選凡奏擬皆自門下省吾司奏擬之時中給事中讀之有遺失則駁正） 舍人
則有六押（唐制中書舍人六員佐宰相判案同署乃奏六押中書舍人六人分押六司） 至
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
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泌請復所減
州縣官（是年閏月用張延賞之言大省州縣官） 上曰置吏以為人也（為于偽翻下誰為同□為其條同） 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
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
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
未當也（當丁浪翻） 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
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句斷謂計其在官之日以□文武兩選□□） □同類正員官（□□□所減員而停其員一凡所居官限）

預肯如此則不惟不然兼使之者矣又請諸王未出閤者不除府官此必所謂冗官不職者因請除而不除上皆從之乙卯詔先所減官並復故

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謂上自奉天幸山南時也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考異曰鄴侯家傳及舊叔明傳皆作昇今從實錄及舊傳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著行縢釘齧五結翻著陟略翻當作縢徒登翻行縢以邪幅纏足脛者詩采菽邪幅在下傳云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正義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釘鞵以皮為之外施油蠟底著鐵釘鞵音戶皆翻更控上馬以至梁州控苦貢翻它人皆不得近近其靳翻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郜國肅宗之女初嫁裴徽又嫁蕭昇唐制皇姑為大長公主正一品郜古到翻長知丈翻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郜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泌毗必翻少詩照翻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為陛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為于偽翻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言延賞與昇父叔明有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中竹仲翻而郜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除昇它官勿令宿衛以遠嫌遠于願翻秋七月以昇為詹事郜國肅宗之女也

甲子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右羽林將軍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夏戶雅翻使帥所類翻已見上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兩稅事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斂力贍翻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率所律翻又音類權率者以權率其資罰謂罰吏民有罪者徵謂以其罪而加徵之也此皆州鎮以充軍資點募謂點民為兵以自防衛捍古旦翻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令力丁翻留使者留以供使府留州者留以給本州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重直用翻使告者給賞而罪其隱沒者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輸式遇翻樂音洛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度徒洛翻句古候翻初河隴既沒於吐蕃代宗初河隴陷吐從暾入聲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

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仰，牛向翻。臚，陵如翻。鴻臚掌四夷之客，有禮賓院。府縣謂京兆府及其所屬赤縣、畿縣也），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度，徒洛翻。勝，音升）。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舉者，舉貸以取倍稱之利也。質者，以物質錢，計月而取其利也），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政府，謂相府也）。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朝，直遙翻）。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

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為散兵馬使或押牙（散，悉亶翻），餘皆為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省，所景翻）。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上復，扶又翻）。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比，毗至翻），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

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藏，徂浪翻。纈，奚結翻，又戶結翻。撮綵以線結之而後染色，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元色，餘則入染矣，其色斑斕，謂之纈），因黨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種，章勇翻。下其種同），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為，于偽翻）。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

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復，扶又翻）。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戍卒家口發赴邊鎮者，本貫為給長牒，所過郡縣續食以至戍所）。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帥，所類翻。更，工衡翻），亦喜聞矣（喜，許記翻）。不過數番，則戍卒土著（著，直略翻），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理，治也），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

張延賞死

復事矣泌所謂復府兵之策當以漸而成帝方罔之天下無復事是但喜其言之可聽而不悟十八事非旦暮之可得也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自李泌為相觀其奧置天下事姚崇以來未之有也史臣謂其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意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余謂泌以智免信如史臣言矣然其縱橫大言持黃老鬼神說亦智也泌處肅代父子之間其論興復形勢言無不驗及張李之傾所以保右代宗者言無不行元載之疾卒能自免可謂智者矣其與德宗論天下事若指諸掌以肅代之信泌而泌不肯為相以德宗之猜忌而泌實然當之亦智也為乎仕而得君謀行言聽則致身宰輔宜也譬事三世棄身遠害筋力自衰乃方入政事堂與新貴人伍所謂經綸之略為未能為肅代吐者盡為德宗吐之豈德宗之度弘於祖父邪泌盡量而後入耳彼徒宗之之猜忌刻薄直如藹姦謂之諤已貴直功如李馬忌而置之數述而泌也然言無揮彼其心以泌為祖父舊人智略無方弘濟中興其敬信之也久矣功之所以故當相位者其自量亦當矣矯并智乎其游黃老畏心說則子方欲後亦扯游之故智也但子亦功成後為之泌終始為好之耳壬申賜駱元光姓名李元諒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illegible]肱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九起彊圉單閼八月盡屠維大荒落凡二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吐蕃尚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先從瑊入盟漢衡為吐蕃所擒見上卷是年五月騎奇寄翻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潘普官翻觀古玩翻語牛倨翻使疏吏翻受其表而卻其人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渾與張延賞俱為相渾議事數異同相息亮翻數所角翻延賞使所親謂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為于偽翻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斷音短禁居吟翻由是交惡上好文雅醞藉好呼到翻醞紆運翻藉慈夜翻史炤曰醞藉有雅度之稱余謂說文醞釀也記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氏注云皆為溫藉重禮也鄭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裹承藉君子於人以威儀擯相自承藉縕與溫同而渾質直輕侻無威儀侻吐活翻於上前時發俚語俚音里上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長知丈翻李泌言渾褊直無它褊補典翻故事罷相無為長史者又欲以為王傅泌請

以爲常侍上曰苟得罷之無不可者(於此可以見帝之親任泌泌薦)
(翻)己丑渾罷爲左散騎常侍(散悉亶翻)初郜國大長公
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升復之從兄弟也(郜古到翻從才用翻)
(翻)公主不謹詹事李昇蜀州別駕蕭鼎(武后垂拱二年分益州置)
(蜀州漢州)彭州司馬李萬豐陽令韋恪(豐陽縣屬商州漢上洛縣地晉分商縣)
(置豐陽縣以川爲名舊治吉川城武德元年移治豐陽川)皆出入主第主女爲太
子妃始者上恩禮甚厚主常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
皆疾之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厭於琰翻禱丁又翻)上大怒幽
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長知兩翻)孝友溫仁

泌曰何至於是陛下惟有一子(考異曰按德宗十一子順宗其所生外猶有九子而泌云惟有一子者蓋當是時小王或未生詎容之外尚有昭靖子也)奈何一旦
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卿何
得間人父子(間古莧翻)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
言之大歷初陛下語臣(語牛倨翻)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
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昭靖太子上弟也)今陛下
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當此之時惟泌能言及此者)舒王
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因父子天性推而言及人)
(情利害所繫以感動之復扶又翻)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
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

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
必復殺而子(而汝也)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
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以父)
(自家眞情以動之)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
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
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
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
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
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建寧王倓德宗之叔也倓冤死事見二百一十)
(八卷肅宗至德元載)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

天子左右(近其靳翻)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復扶)
(又翻相息亮翻)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
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事見二百一十卷至德二載)先帝自
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
讒構之端(事見同上爲于僞翻)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
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
承乾屢嘗監國(監古銜翻)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
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
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
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

從之，并廢魏王泰。事見一百九十六卷貞觀十七年。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勝，音升。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從，千容翻。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它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事見二百一十四卷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大明宮內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所謂蓬萊池蓋因此也。觀其容表，非有蜂目豺聲商臣之相也，左傳：楚成王將立太子商臣，令尹子上曰：不可，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聽，既立之。商臣後果以宮甲圍成王而殺之。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大明宮中有少陽院，在浴堂殿之東，溫室殿西南。少，詩照翻。在寢殿之側，德宗常居浴堂殿。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事見八十三卷西晉惠帝元康九年。衷甲如太子瑛，開元二十五年楊洄復構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與妃兄薛鏽有異謀，惠妃使人詐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甲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遂皆廢為庶人。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累，良瑞翻。下累汝同。幸陛下語臣，語，牛倨翻。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曏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橫，戶孟翻。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為，于偽翻。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樂，音洛。累，力瑞翻。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言欲飲藥而死也。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記曰：起敬起孝，說則復諫。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閒一日，按經典釋文，閒，古莧翻。上開延英殿，獨召泌，宋白曰：唐制，內中有公事商量，即降宣頭付閤門開延英，閤門翻宣申中書，并牓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牓子奏請開延英，只是宰臣赴對。[illegible] 流涕闌干，泣涕縱橫為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悸，其季翻，心動也。不可復用，復，扶又翻。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屬，之欲翻。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甲午，詔李萬

不知避宗宜杖死左傳盧蒲癸臣於慶舍有寵妻之以女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余避余獨安避之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帥讀曰率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吳山縣屬隴州隋之長蛇縣唐武德元年更名以縣有吳山也史炤曰華亭本屬安定郡後屬隴州武德二年更名曰亭川元和三年省入汧源汧口堅翻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斷音短驅丁壯萬餘悉送安化峽西安化峽當在秦州清水縣界九域志平涼西有七十里有段北縣又隴州汧陽縣有安化鎮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

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幾居豈翻吐蕃之衆復至圍隴州復扶又翻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卻之沔彌兗翻

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緡眉巾翻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illegible]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宮中按以聖旨有所須則協謂之宣索索山客翻必有所須請降敕折稅折之舌翻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紇下沒翻咄當沒翻可讀從刊入聲汗戶干翻

翻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爲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吐從暾入易弋豉翻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以陝州之辱恨回紇也見上卷是年七月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三國謂雲南大食天竺担息虎翻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回紇宜

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事見二百二十二卷寶應元年陝失冉翻邪音耶少始照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屬之欲翻難乃旦翻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殺牟羽殺突董事並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爲社稷而言爲于僞翻

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凡人言死則曰見其人於地下，人主之前尊君之祖父則曰見於天上，言其神靈在天，死則得見之。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勞，力到翻。討安慶緒之時，代宗以廣平王為元帥。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為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造，七到翻。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驁，五到翻。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入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二載。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難，乃旦翻。故其志氣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言不敢深言，故云爾。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馴，松倫翻；擾，而沼翻。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己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此多少之少，音詩沼翻。卿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復，扶又翻。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曏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謂至德二載與代宗復兩京，寶應元年又與帝復東京是也。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廣德元年。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必報之讎，況其贊普尚存，言牟羽已死，則回紇可恕；贊普尚存，則讎當必報。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為，于偽翻。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復，扶又翻。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

侍之頗親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illegible]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讋，之涉翻。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雲南本漢之哀牢夷，後漢明帝永平之間開，其地在漢永昌郡界。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事見二百一十六卷玄宗天寶九載。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大食既并波斯，[illegible]又亡其地，東盡葱嶺，西際海，方萬餘里，[illegible]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illegible]歸其馬價絹五萬匹。[illegible]

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連雲堡在涇州西界。[illegible]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置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為斥候，連雲既陷，

門不開門外皆爲虜境樵採路絕每收穫必以兵迎扞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禾之秀實爲穗無實爲空穗言不收獲其實惟得空穗由是涇州常苦乏食 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武德二年分彭原置豐義縣屬寧州宋白曰彭陽縣後魏於縣界置雲州周武保定二年廢州爲防貞觀中置豐義縣於彭原縣之豐義城大曆三年分彭原縣爲豐義縣以屬寧州其城後屬涇州 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游瓌擊卻之乙酉復寇長武城長武城又見 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嶽瀆神五嶽四瀆命己爲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丙戌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推鞫也 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晟族滅

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事見上卷本年三月中外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臺御史臺推鞫之也 上從之欽緒游瓌之子也亡抵邠州游瓌出屯長武城留後械送京師壬辰腰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韓游瓌委軍詣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游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 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考異曰劉氏家傳十一月以張獻甫爲邠寧等州節度使代韓遊瓌而以渾瑊侍中兼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副元帥先公乃令獻甫

[illegible]南接涇州於是塞內始有藩籬[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入寇邊矣按獻甫明年七月以爲[illegible]分寧等[illegible]度支[illegible]州將也貞元三年八月詔以行在八千戍涇原尋徙隴州[illegible] 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歸汴州 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十二月韓游瓌入朝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爲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庚辰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樂音洛 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強其兩翻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

行營動數百里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復方目翻除其家役也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勤恤者勤於憂民也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數所角翻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載子亥翻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格音閣殘虐下民橫增賦斂橫戶孟翻斂力贍翻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樂音洛

洛

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屏，必郢翻。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眞僞，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家矣。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李泌以李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之。□□□黨恐自疑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考異曰：實錄赦云：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如三年一定以爲常式。陸贄論兩稅狀云：兩稅之立，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然□□定時錢□□但以資產爲等第，若□等坊郭十等戶，免去等一戶賦料。又云：□□內官物更定，□見注者一焉，勸停此蓋

用李泌之策也。按鄴侯家傳，泌請罷天下□□，又天寶下詔復所減官員，臣因請得部外官，許其得貢。後停額分官員當正官三分之一，則今年計已停一片。據此，故有額內官，又有額外官，皆在正官之外。不見內皆應作外字之誤也。

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大曆十二年，從權之數也。□□三師以下，俸給各倍其□□□□□□□□□□□□□□□。考異曰：實錄：自是京官□重□□□□□□□文武官俸料自是日□□□□□□□□□□。貞元元年正月，戶部別庫□□□□之給□□□□□□之備。李泌罷今諸官□□□錢，當□□□□□□□□。

從之。壬申，以宣武行營節度使劉昌爲涇原節度使；涇原節度使治涇州。甲戌，以鎭國節度使李元諒爲隴右節度使、隴右節度使治秦州，元諒以鎭國節度使鎭華州，李元諒本隴右節度使。臨洮軍使。

元諒皆帥卒力田，帥，讀曰率。下同。數年軍食充羨。羨，弋線翻。涇隴稍安。韓游瓌之入朝也，軍中以爲必不返，以其子欽緒叛。餞送甚薄。游瓌見上，□□前連坐也。瓌，古回翻。朝，直遙翻。去年十二月游瓌入朝。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鎭。□□□□□□□□入翻。軍中憂懼者衆。游瓌忌都虞候虞鄉范希朝有功名得衆心，□□□□□□□□□求其罪，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之，寘於左神策軍。游瓌帥衆築豐義城，二版而潰。□□□□□□□□□□□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夫，音扶。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稱，尺證翻。□□□□。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爲朝廷敗之以取信。』」爲，于僞翻。扞，□□翻。□□□□。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敗，補邁翻。

不能深入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左傳虢史嚚之言）今將帥立功而陛下遽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為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長知兩翻）今杜郵有舊祠（白起死於杜郵秦人祠之）請敕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為榮矣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

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從千容翻）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illegible]）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炎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擠顏真卿於死地（事見二百二十八卷[illegible]）激李懷光使叛（擠子細翻又子西翻）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論難（難乃旦翻）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

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交不可忍者言炎既形不平之辭而帝亦心懷不平）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事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illegible]西伯戡黎篇）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illegible]）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難乃旦翻[illegible]）盧杞小心朕所

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見論語[illegible]）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有喜色不當有憂色（[illegible]）雖時有逆耳之言如曏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illegible]）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

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郭、李，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為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劉昌復築連雲堡。

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更，工衡翻。）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

福建觀察使吳詵輕其軍士脆弱，苦役之，軍士作亂，殺詵腹心十餘人，逼詵牒大將郝誠溢掌留務。誠溢上表請罪，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

乙未，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良原故城而鎮之。

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

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

辛未，以太子賓客吳湊為福建觀察使，貶吳詵為涪州刺史。

吐蕃二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

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李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

韓遊瓌以吐蕃犯塞，自戍寧州，病，求代歸。秋，七月，庚戌，加渾瑊邠寧副元帥，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義為長武城行營節度使。獻甫未至，壬子，夜，遊瓌不告於衆，輕騎歸朝，戍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乘無帥之際，癸丑，帥其徒作亂，曰：「張公不出本軍，我必拒之。」因剽掠城市，圍監軍楊明義所居，使奏請范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避亂出城，聞之，復入，曰：「所請甚契我心，我來賀也。」亂卒稍安。朝晟潛與諸將謀，晨，勒兵，召亂卒謂曰：「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輩作亂當死，不可盡殺，宜自推列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衆迎獻甫。上聞軍衆欲得范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偪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覦，安反仄也。」上嘉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右龍武統軍。振武節度使唐朝臣不嚴斥候，己未，奚、室韋寇振武，

（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執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時回紇之衆逆公主者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騎與回紇數百騎追之回紇使者為奚室韋所殺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卻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 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illegible]）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悉以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䟫跌都督（[illegible]與回紇同出鐵勒而異種）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為于偽翻）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許之（考異曰舊回紇傳元和四年[illegible]汗遣使請改為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崔鉉續會要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為鶻舊紀同鄴侯家傳四年十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為鶻李繁北荒君長錄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已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家傳君長錄新書）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瀘北瀘水之北瀘水即諸葛亮五月所渡者）韋皋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遺于季翻貯丁呂翻）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會川本邛都縣[illegible]更名[illegible]有瀘津關在會川東南三百里）以塞雲南趣蜀之路（塞悉則翻趣七喻翻[illegible]）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illegible]）五千寇銅山（[illegible]）皋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illegible]）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illegible]） 吐蕃恥前日之敗（[illegible]）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illegible]）皋命韋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巂州經略使劉朝彩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以甬橋為咽喉（咽音煙喉音侯）地屬徐州鄰於李納（[illegible]）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illegible]）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illegible]）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

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騃可代，宜徵為金吾將軍。（騃，五駭翻。）萬一使它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紀法者有許無貸。）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

横海節度使程日華薨，子懷直自知留後。

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誘，音酉。）

五年春二月丁亥，韋皋遺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先，悉薦翻。）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戊戌，以横海留後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弓高、景城為景州，（景城縣本屬瀛州，武德四年屬滄州，貞觀元年屬瀛州，大曆七年屬瀛州，橫海軍因朱滔之敗復得而有之。後尋屬滄州。弓高，漢古縣，隋置弓高縣於漢蒲縣地，唐屬滄州。）仍請朝廷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乃以員外郎徐伸為景州刺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屢乞更命相，上欲用戶部侍郎班宏，泌言宏雖清強而性多凝滯，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處，昌呂翻。）上皆以為不可。參，誕之玄孫也，（竇誕，武德中尚齊王元吉，齊王者也。）時為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晉為太常卿。至是，泌疾甚，復薦二人。（復，扶又翻。）庚子，以參為中書侍郎兼度支轉運使，董晉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班宏為尚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

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考異曰：韓愈作晉行狀曰：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其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illegible]）

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考異曰：[illegible]）

泌佐肅宗復兩京，不受極位而去，代宗之
東宮從親厥，得沒其大節可重者也，舊傳毀之太
過。鄴侯家傳，其子所撰，雖難盡信，亦豈
得盡不信？今擇其可信者存之。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事見二百三十二卷貞元元年。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爲懷光後，燕，於賢翻。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胄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率，所律翻。守，手又翻。冬，十月，韋皋遣其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于巂州臺登谷，臺登，漢縣，屬巂州。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皋所攻城柵無不下，數年盡復巂州之境。

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與兵襲蔚州，蔚，紆勿翻。驅掠人畜，詔書責之，踰旬還鎮。瓊州自乾封中爲山賊所陷，瓊州在海中大洲上，中有黎母山，黎人居之，不輸王賦，所謂黎母山，蓋黎人也。宋白曰：瓊州北十五里極大海，泛大船，使西南風，三日三夜到地，名崖山門，入江一日至新會縣，或從新會十日到廣州。至是，嶺南節度使李復遣判官姜孟京與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之。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册命其子爲登里羅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爲吐蕃所隔，河、隴之路不可由，故假道於回鶻以入奏。先，悉薦翻。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誅求無厭，厭，於鹽翻。又

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三葛祿，葛邏祿有三族：一曰謀剌，二曰婆匐，三曰踏實力，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白服突厥，唐書作白服突厥。回鶻數侵掠之。數，所角翻。吐蕃因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壬辰，韋皋復以書招諭之。又化[illegible]

六年春，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諸寺以示衆，傾都瞻禮，施財巨萬。施，式豉翻。二月，乙亥，遣中使復葬故處。

初，朱滔敗於貝州，見二百三十一卷興元元年。其棣州刺史趙鎬以州降於王武俊。鎬，乎老翻。既而得罪於武俊，召之不至。田緒殘忍，其兄朝仕李納爲齊州刺史，或言納欲納朝於魏，緒懼，判官孫光佐等爲緒謀，厚賂納，且說納招趙鎬取棣州以悅之。爲，于僞翻；說，式芮翻。因請送朝於京師，納從之。丁酉，鎬以棣州降于納。三月，武俊使其子士眞擊之，不克。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弑忠貞而自立。考異曰：[illegible]其大相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簒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爲可汗，年十五。相，息亮翻。帥，讀曰率；下同。

五月，王武俊屯冀州，將擊趙鎬，鎬帥其屬

奔鄆州（鄆音運）李納分兵據之田緒使孫光佐如鄆州
矯詔以棣州隸納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貝州取經
城等四縣　回鶻頡于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
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
忠皆降於吐蕃（為後朱邪來降張本）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
千人奔西州六月頡于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
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
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去年遣鋒）
（郭鋒冊忠貞可汗者）　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
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阿多（阿多）
頡于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
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
安秋頡于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將復北庭又為吐蕃
所敗（敗補邁翻　史言回鶻衰亂）死者大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
西州頡于迦斯紿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既而留不
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北庭既陷于吐蕃安西路絕故）
（莫知其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守（為于偽翻）葛祿乘勝取回鶻
之浮圖川（浮圖川在烏德鞬山西北）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
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
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　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
容驕慢（為下張本）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
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
景略先據高壟而坐（壟音龍）梅錄俯僂前哭（俯低頭也　僂曲背也）
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
氣索然盡（索昔各翻）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
名聞塞外（聞音問）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十
一月庚午上祀圜丘　上屢詔李納以棣州歸王武
俊納百方遷延請以海州易之於朝廷上不許乃請
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納始以棣州
歸武俊
七年春正月己巳襄王僙薨（僙音光　代宗子）　二月癸卯
遣鴻臚少卿庾鋋冊回鶻奉誠可汗（考異曰實錄作康鋋）
（分從書）　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築平涼故城（舊書）
（平涼在原州西五十里）以扼彈箏峽口浹辰而畢（浹辰十二日也）分兵戍
之又築朝谷堡（朝谷堡在平涼西二十五里）　甲子詔名其
堡曰彰信（彰信舊書作彰義）　涇原稍安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
等軍有衛從之勞（從才用翻　下同）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
難功臣（難乃旦翻）

年諸選功臣差多至後梁修唐倫以戎卒求賞興也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橫戶孟翻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詬辱官吏謂府京兆府縣謂赤縣畿縣詬呼漏翻罵也毀裂案牘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笞丑之翻勝音升朝笞一人夕貶萬里由是府縣雖有公嚴之官莫得舉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辛巳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若軍士陵忽府縣禁身以聞北軍十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illegible]神策六軍者言神策軍與左右[illegible]神策軍貞元二年以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又以左右射生為左右神威軍此時神策軍[illegible]軍為左右神威軍北軍凡十軍此時神策軍居[illegible]

[illegible]軍之名所謂六軍蓋書此事又專言神策六軍者羽林龍武神策也六軍也不及左右神策軍以神策又在六軍之右也其後[illegible]左右羽林置於[illegible]於神策者以其身委御史臺推覆縣吏輒敢苦辱必從貶謫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安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斂安南都護府本交州調露元年改夏四月羣蠻酋長杜英翰等起兵圍都護府正平以憂死羣蠻聞之皆降史言貪帥[illegible]五月辛巳置柔遠軍於安南[illegible]端王遇薨[illegible]韋皐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比毗至翻[illegible]終未獲報然吐蕃每發雲南兵雲南與之

益少少詩沼翻皐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閤羅鳳使者也閤羅鳳異牟尋之祖六月丙申皐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敦諭勉諭之也秋七月戊寅以定州刺史[illegible]為義武留後庚辰以虔州刺史趙昌為安南都護羣蠻遂安八月丙午以翰林學士陸贄為兵部侍郎餘職皆解竇參惡之也惡烏路翻下同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夜遁敗補邁翻遁徒困翻九月回鶻遣使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福建觀察使吳湊為治有聲福建皆古閩越地秦為閩中郡漢為治縣後漢為侯官縣吳置建安郡陳置閩州隋改泉州唐移泉州於晉江縣而

[illegible]閩州[illegible]置縣也以年號為名本亦泉侯官之地開元十三年又改閩州為福州自此福建不相參治[illegible]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惡烏路翻丁酉以湊為陝虢觀察使以代參黨李翼[illegible]睦王述薨述上弟吐蕃知韋皐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本蠻也皐聽其歸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為質質音致雲南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扇式戰翻韋皐遣三部落總管蘇峞將兵至琵琶川[illegible]

……也琵琶川在嶲州西南徼外為下卷明年執夢衝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三

劉玄佐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起玄黓涒灘盡閼逢閹茂五月凡二年有奇始壬申終甲戌五月凡二年零五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九

貞元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數所具翻又所主翻）雲南之路始通。

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皋薨。（使疏吏翻皋諡曰成皋呼勞翻）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孫子五間有因間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張預注云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劉玄佐之制李納正用此術也）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史言玄佐忠順[illegible]發此言蓋本之劉氏母[illegible]唐人識蓋不無補益者然此等言語有益於世教）

庚午，玄佐薨。山南東道節度判官李實知留後事，性刻薄，裁損軍士衣食。鼓角將楊清潭帥眾作亂，（將即亮翻鼓角將掌軍中鼓角者也帥讀曰率）夜焚掠城中，獨不犯曹王皋家。（曹王皋之家蓋已出次外館不在使宅）實踰城走免。明旦，都將徐誠縋城而入，（縋馳偽翻）號令禁遏，然後止。

史072-310

取清潭等六人斬之實歸京師以為司農少卿
實元慶之玄孫也道王元慶高祖之子丙子以荊南節度使樊
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竇參為度支轉運使度
班宏副之參許宏俟一歲以使職歸之歲餘
參無歸意宏怒司農少卿張滂宏所薦也滂普郎翻
參欲使滂分主江淮鹽鐵宏不可滂知之亦怨宏及
參為上所疏乃讓度支使於宏又不欲利權專歸於
宏乃薦滂於上以滂為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仍隸
於宏以悅之 竇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狡古巧翻愎弼力翻
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

謂之喜鵲 上頗聞之謂參曰申必為卿累累良瑞翻
宜出之以息物議參再三保其無它申亦不悛悛丑緣翻
左金吾大將軍虢王則之巨之子也虢王巨肅宗上元二年為
與申善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與陸贄
不叶竇申恐贄進用陰與通玄則之作謗書以傾贄
上皆察知其狀夏四月丁亥貶則之昭州司馬昭州漢荔浦
通玄泉州司馬

為閩州開元十三年又改閩州為福州舊志泉州京師東南六千二百一十六里申道州司
馬尋賜通玄死 劉玄佐之喪將佐匿之稱疾請代
上亦為之隱為于偽翻 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虢觀察
使吳湊為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為
便然後除之湊千候翻 湊行至汜水汜音祀汜水縣本屬
鄭州 玄佐之柩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令
留器用以俟新使將士怒玄佐之壻及親兵皆被甲
擁玄佐之子士寧釋衰絰登重榻衰倉回翻 自
為留後執城將曹金岸 令李
迺曰爾皆請吳湊者遂劈之 盧瑗逃免士寧以

財賞將士劫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竇參曰今
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庚寅以士寧
為宣武節度使考異曰實錄士寧 王武俊劉濟田緒皆以士寧未安 舊傳云皆留之不直
寧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翟 託言巡撫至宋
州以都知兵馬使劉逸準代之 逸準
正臣之子也劉正臣肅宗至德 乙未貶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竇參為郴州別駕
考異曰柳珵上清傳曰貞元壬申春三月相國竇公居光福里第月夜閑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欲啟事郎須到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公

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令有人在旋偶上吾情將
至且此事奏與不奏皆受禍汝寬人死於道路汝在
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爲宮鞍聖君若下
問善爲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實公下
階大呼曰樹上君子應聲而下是陸贄使來非金老夫有性大命
[illegible]

使欲陷多其術固多豈肯爲此況遲金不近人情令不取 貶竇申錦州司戶以尚
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憬仁本之曾孫也 仁本見二百一卷高宗咸亨元年 張滂
請鹽鐵舊簿於班宏宏不與滂與宏共擇巡院官莫
有合者闕官甚多滂言於上曰如此職事必廢臣罪
無所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財賦如大曆故事
大曆元年命第五琦劉晏分理天下財賦事見二百二十四卷 壬子吐蕃寇靈州
陷水口支渠敗營田 [illegible] 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
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 [illegible]
[illegible] 在靈州 [illegible] 北二百里 吐蕃乃退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
舉其屬 [illegible] 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幷以升黜
舉者 [illegible] 五月
戊辰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
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
擇勿任諸司 諸司謂諸司長官 贄上奏其略曰國朝五品以
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
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 六品以下
[illegible] 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
言起居郎舍人拾遺補闕及御史皆由吏部奏擬 [illegible] 其後倖臣專朝 [illegible]
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

行戶剛翻行下孟翻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又曰宜行以
來繼踵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
未聞於闕敗行下孟翻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
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其人受賄
其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
善者亦反其辜以罪反坐也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
其公議不出主名主名告主之名也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
枉直同貫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
士諳烏含翻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
為私薦易明揚以闇投公私明闇以相形而文理自見此作文之法然明揚二字
出虞書疇咨字本之漢書作文又不可無所本也數人為文者觀此文止於此而情故
必多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謗雖則秉鈞
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
聖鑒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
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
殊行舉者臺省長官舉之宰相行之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
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
其惑斯甚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
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庶官之長也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
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課苦臥翻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

心進用不次則天謂武后也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
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
朝頼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易以
豉翻以豉翻陛下慎簡之規書曰簡在帝心太精而失士上竟追
前詔不行 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
師古知留後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
餘人而去田軍屯田之軍也 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
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
一人與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以為遠國商販惟利
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為衆舶所湊湊千候翻
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攜戶圭翻言
以招攜者失其道也左傳管仲曰招攜以禮曾不內訟論語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
而內自訟者也注云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更蕩上心為諂巧以蕩上
心注蕩謂動搖之也況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
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望
寢不行 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
尚辰羊翻度徒洛翻薨呼肱翻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
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使疏吏翻度徒
洛翻復扶又翻少詩照翻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
□時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

反駁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
傷於聖鑒上不從己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河南北江淮荊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
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
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
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
制備失所恒病於斯
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
用上許為遣使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
贄復上奏以為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

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雖敵穆公猶救其
（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
況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宣慰諸道水
災以前青州刺史李師古為平盧節度使　韋皋攻維
州獲其大將論莽熱　陸贄上言以
邊備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其略曰所謂
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
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
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

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赴援
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眾寡不敵工拙
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
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并而我之部
分離析故也所謂蓄斂乖宜者陛下頃設就軍
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
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苟且專
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
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
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

於京邑又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不可衣
鬻無所售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
轉高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
為功利軍城以所得加價為羨餘雖設巡院轉
成囊橐
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囷倉
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
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
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

六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注：[illegible])既易集事(注：[illegible])又足勸農(注：[illegible])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將制國用須權重輕(注：[illegible])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注：[illegible])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注：[illegible])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注：[illegible])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且減價以糶而無米(注：[illegible])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米糙且陳(注：[illegible])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注：[illegible])斗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注：[illegible])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注：[illegible])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注：[illegible])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注：[illegible])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注：[illegible])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illegible]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注：[illegible])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注：[illegible])斗用百錢以利農人(注：[illegible])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注：[illegible])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注：[illegible])償先貸戶部錢○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注：考異曰[illegible])邊備浸充○冬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為之備辛酉(注：[illegible])韋皋復遺雲南王書(注：復扶又翻遺惟季翻)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注：[illegible])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注：語牛倨翻)聞竇相屢奏擬上不允(注：今人謂聖旨不從[illegible])

請爲不允習謂唐人之言也 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爲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爲對上怒參歸怨於君已貶公輔爲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 [illegible]

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奏敗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 [illegible] 庚午 [illegible]

初李納以棣州蛤[illegible]有鹽利城而據之又戍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緒之路 [illegible] 及李師古襲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輕之 [illegible] 是月引兵屯德棣將取蛤[illegible]及三汊城師古遣趙鎬將兵拒之上遣中使諭止之武俊乃還 [illegible]

初劉怦薨 [illegible] 劉濟在莫州其母弟澭在父側以父命召濟而以軍府授之 [illegible] 濟以澭爲瀛州刺史 [illegible] 許它日代己既而濟用其子爲副大使澭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濟怒發兵擊澭破之 [illegible]

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 [illegible] 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 [illegible] 會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宮舍 [illegible] 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 [illegible]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 [illegible] 郭璞 [illegible] 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 [illegible] 蜀人謂之苦荼 [illegible]

[illegible]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illegible]滂又奏姦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

二月，甲寅，以義武留後張昇雲為節度使。

初，鹽州既陷（鹽州陷見二百三十二卷貞元二年），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illegible]）。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illegible]）。

（[illegible]奏曰師之道[illegible]）

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illegible]），由是靈、夏、河西獲安。

上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宜密封手疏以聞。又苗粲以父晉卿往年攝政（[illegible]），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晉卿十子[illegible]與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近其[illegible]翻）。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遺唯季翻），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迹同事殊，鮮克以濟（鮮息淺翻）。恐爽無私之德（爽差也），且傷不吝之明（書曰改過不吝）。」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記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惟恐眾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中竹仲翻），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為于偽翻）；或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辭。詞皆近於情理（近其靳翻），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宜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辨讒，必求情[illegible]，情見跡著（見賢遍翻），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illegible]）。」又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律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物者一尺笞四十[illegible]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illegible]），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

刻啓風化之首及可通行(風化之首謂宰相者風化之所自出)贍道一開佞轉滋甚鞭轡不已必及金玉(轡與靳同)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古語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謂既受其私饋則以私意屬之)是以涓流不絕溪壑成災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猜阻之有乎(復扶又翻下同)　初竇參惡左司郎中李巽(巽音遜)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巽為湖南觀察使(郴丑林翻)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遺唯季翻)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下與分同)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眾議為之憤邑(邑於汲翻)叛臣得以為辭(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二年)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曖音愛不明貌)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駭動不細(辟毗亦翻)竇參於臣無分(古雅翻契分之分扶問翻)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不濫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理治也)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首謂為首者從謂隨從者為首者重隨從者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況參得罪

太甚

之初私黨並已從坐人心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污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寬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讒毀不已參至邕州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傳知戀翻)　海州團練使張昇璘昇雲之弟李納之壻也以父大祥歸于定州(海州東海郡……)嘗於公座罵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詔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使疏吏翻)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襲取義豐安喜無極萬餘口徙之德棣(義豐屬定州安喜本定州治……無極山碑……)昇雲閉城自守上遣使諭之乃止上命李師古毀三汊城(李納築三汊城見上年汊楚嫁翻)師古奉詔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於朝廷者皆撫而用之　五月甲辰以中書侍郎趙憬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義成節度使賈耽為右僕射右丞盧邁守本官並同平章事邁翰之族子也(憬俱永翻耽都含翻……)陸贄恃恩欲專大政排己置之門下(政事堂在中書)

省今渭橋東省故□□ 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 為趙憬同平章事陸贄為相□□□□本作集賢□□□□□□□□□□□□□□□□□□□□□□□□□□□□□□□□□

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 自揔大上以下詳六失 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 倩七政翻 屢□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 又復犯□ 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 矣也 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 鮮息淺翻將即亮翻 務相遵養 遵養言相率以養惡也 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 誚才笑翻 率眾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 僨方問翻 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 此二失 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 推吐雷翻倚於綺翻 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 省悉井翻 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 重直用翻 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 榷古岳翻 總其所入歲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眾矣 此三失 吐蕃舉國勝兵之徒 勝音升□□□□之□□□□□者也 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 帥所類翻 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眾以弱為強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 言西北兩蕃者以開元天寶以來西則吐蕃北則突厥中興以來所謂兩蕃西則吐蕃北則回紇 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 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曆十四年使既史□ 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 監古銜翻史炤曰衡車上橫木抗衡謂兩相抗拒有若車衡相抗也余謂衡所以平首尾有所偏重則衡為之低昂者言無所低昂而平視之也 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 令力丁翻

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夫音扶將即亮翻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企去智翻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慍可謂怨生於不均矣此六失也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行下孟翻可者遷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孫子之言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斷丁亂翻選置戎臣先求易制易以豉翻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飆驛書上聞上時掌翻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喪息浪翻捃居運翻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累良瑞翻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此七失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爲收糴爲于僞翻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韋皐遣大將董勔等將兵出西山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丙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晉罷爲禮部尚書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皐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皐所與書爲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幷遺皐帛書遺唯季翻自稱唐雲南王孫

吐蕃贊普義弟曰東王（吐蕃以雲南王為弟見二百一十六卷天寶十載封曰東王見二百二十六卷代宗大曆十四年）皋遣其使者詣長安幷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皋遣使慰撫之（[illegible]）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illegible]）秋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至德元載十月[illegible]事見二百一十九卷）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劍南西山諸羌女王湯立志（[illegible]）哥鄰王董臥庭白狗王羅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尚悉曩悉董王湯悉贊清遠王蘇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illegible]）先皆役屬吐蕃至是各帥眾內附韋皋處之於維保霸州（霸州天寶元年招附生羌置霸州）給以耕牛種糧（種章勇翻）立志陀忽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賜而遣之

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illegible]又食證翻三月為一季凡三月終則入物于庫故謂之季庫）染練物則別置月庫以掌之（每月入物故謂之月庫）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藏徂浪翻）延齡徒以別置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illegible]）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汙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廄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illegible]）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己功（[illegible]）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貯丁呂翻）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眾口喧於朝市（[illegible]）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八月庚戌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冬十月甲子韋皋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為帛書答之（節度巡官在推官之下[illegible]）

十一月乙酉上祀圜丘赦天下

劉士寧既為宣武節度使（八年[illegible]）諸將多不服士寧淫亂殘忍出畋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眾心士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

十二月乙卯士寧帥眾

二萬畋于外野（畋，亭年翻。）萬榮晨入使府，召所留親兵千餘人，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眾皆拜。又諭外營兵，皆聽命。乃分兵閉城門，使馳白士寧曰：敕徵大夫，宜速即路（即，就也。），少或遷延，當傳首以獻。士寧知眾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比至東都（比，必寐翻。），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敕歸第，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鄟城（[illegible]），遣使問故，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illegible]），少誠慚而退。上聞萬榮逐士寧，使問陸贄（[illegible]），贄上奏，以為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勞，力到翻。），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是眾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強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復，扶又翻。下同。）：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制即從內出。贄復上奏，其略曰：臣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踣，蒲北翻。）。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illegible]），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循良。又聞本是滑人（劉玄佐，滑州匡城人，萬榮與之同里相善。），偏厚當州將士（[illegible]），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頗，滂何翻。[illegible]），亦非將材。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敗則僨軍（[illegible]）。又曰：苟違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illegible]）。不若絕之於萌芽。又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導事君，先令順長（長，知兩翻。下同。）。又曰：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處，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寧，起於倉卒（卒，讀曰猝。），諸郡守將，固非連謀（將，即亮翻。），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咎計度於成敗之勢（度，徒洛翻。），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又曰：陛下但選文武群臣一人，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勞，力到翻。），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襃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為。又曰：儻後事有愆素（左傳曰：不愆于素。杜預注云：不過素所虞也。），臣請受敗橈之罪（橈，奴教翻。）。上不從。壬戌，以通王諶為宣武節度大使（諶，氏壬翻。），以萬榮為

陵後 丁卯，納故駙馬都尉郭曖女爲廣陵王淳妃。

淳，太子之長子（是爲憲宗）；妃母即昇平公主也。

十年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二萬餘戶來降。詔加韋皋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illegible]）

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illegible]）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illegible]）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illegible]）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illegible]）乃歔欷流涕，俯伏受詔。（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鄭回密見佐時教之，（鄭回事見二百二十二卷[illegible]）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illegible]）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illegible]）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illegible]）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甚衆，（[illegible]）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少，詩紹翻。[illegible]）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于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illegible]）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戌，遣使來獻捷。（[illegible]）

瀛州刺史劉澭爲兄濟所逼，（[illegible]）請西扞隴坻；（[illegible]）遂將部兵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爲秦州刺史、隴右經略軍使，理普潤。（[illegible]）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澭親視之；死者哭之。

乙丑，義成節度使李融薨。丁卯，以華州刺史李復爲義成節度使。復，齊物之子也。（李齊物，[illegible]）復辟河南尉洛陽盧坦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illegible]）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illegible]）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入朝，厚賜遣歸。

夏，四月，庚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百人素驕橫，（[illegible]）萬榮惡之，（[illegible]）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誘親兵作

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逸淮厚撫之。（[illegible]）汴人李乃、鄭州（[illegible]）琳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呼於市曰：（呼，火故翻。）「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劉士寧所為。五月，庚子，徙士寧於郴州。（郴，丑林翻。）欽州蠻酋黃少卿反，圍州城，（[illegible]）經略使孫公器奏請發嶺南兵救之，（[illegible]）上不許，遣中使諭解之。

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使謂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illegible]）不過三五百里，今所擬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及當路州縣，（[illegible]）事恐非便。」贄復上言，（[illegible]）以為：「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illegible]）甄恕以勉其自新；（[illegible]）不儆則浸及威刑，不勉而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又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奸凶，恒處防閑之中，（[illegible]）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illegible]）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于茲。（[illegible]）今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疆域不離於本道，風土反惡於舊州，（[illegible]）徒有徙家之勞，（[illegible]）移配之損。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示人疑慮，體又非弘，乞更賜裁審。」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illegible]）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illegible]）好以辯給取人，（[illegible]）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滯淹。贄上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懋，勉也；庸，功也。）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介必懲，而用材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而恪居，（[illegible]）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illegible]）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illegible]）付授當器，（[illegible]）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稱愜為能，（愜，苦叶翻。）而不

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
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
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
分上不聽下不從贄又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
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
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
出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土輸布
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
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
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

三十

黎庶窘蹙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靈建
中之初冊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
其原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
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
全革其法所爲必當其悔乃亡兵
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
調法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校驗簿書每州
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兩稅定額
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制賦入必以
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

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
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
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
資産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産之中有藏於
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
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
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
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
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
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

三十一

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
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
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
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
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
旣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
以救凋殘其二請二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
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
不過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
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

輕重之宜（班固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又鄭氏周禮注曰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遍）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illegible]）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謂折錢而徵他雜物也）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易以豉翻）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illegible]）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illegible]）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甿（長知丈翻甿莫耕翻）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復方目翻除也）條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斂力贍翻下同）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遊賦役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澆古堯翻訛五禾翻）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此不以增戶為課最而以減稅能撫人者為最也）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見賢遍翻）比校殿罰亦如之（殿丁練翻）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先悉薦翻）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稅茶見上）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占，之贍翻），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失不損富，優可賑窮，此乃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周禮地官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一

起閼逢閹茂[illegible]，盡[illegible]，凡六年[illegible]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

貞元十年六月壬寅朔，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薨。其子殿中侍御史緘與抱真從甥元仲經謀，祕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緘，又詐為其父書，遣裨將陳榮詣王武俊假貨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厚善，欲同獎王室耳，豈與汝同惡邪！聞乃公已亡（[illegible]），乃敢不俟朝命而自立（[illegible]），又敢告我，況有求也！使榮歸寄聲質責緘（質，正也，以義責之也）。昭義步軍都虞候王延貴，汝州梁人也（梁縣，漢置，屬河南郡，後魏置汝北郡，隋分置承休縣，唐以承休縣為梁縣，屬汝州，在州西南四十五里），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王延貴。守進至上黨（昭義軍治上黨），緘稱抱真有疾，不能見。三日，緘乃嚴兵詣守進，守進謂之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捐館，猶言捐棄其館舍而去也），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illegible]）

史072-327

異牟尋之子名尋夢湊 湊羅棟乃其孫也 第字

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緘掌事諸君意如何莫對
緘懼乃歸殺發以使印及管鑰授監軍
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趣緘赴
京都 元仲經出走延貴悉歸罪於仲
經請斬之詔以延貴權知昭義軍事 雲南王異牟
尋遣其弟湊羅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
印請復號南詔
癸丑以
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

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
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
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
所賜龜茲樂唐十部樂有龜茲
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抹首加紅 惟二人在耳滋曰南
詔當深思祖考子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
不謹承使者之命 賜義武節度使張昇雲名茂昭

御史中丞穆
贊按度支吏贓罪 裴延齡欲出之
從延齡譖之貶饒州別駕朝士畏延齡側目
贊寧之子也 韋皋奏破吐
蕃於峩和城 秋七月壬
申朔以王延貴為昭義留後賜名虔休昭義行軍司
馬權洺州刺史元誼聞虔休為留後意不平表請以
洺州別為一鎮昭義精兵多在山東
誼厚齊以悅之上遣中使諭之不從臨洺
守將夏侯仲宣以城歸虔休虔休遣磁州刺史馬正

卿督裨將石定蕃等將兵五千擊洺州定蕃帥其衆
二千叛歸誼 正卿退還詔以誼為饒州刺史誼
不行虔休自將兵攻之引洺水以灌城 黃少卿陷
欽橫潯貴等州攻孫公器於邕州 九月王虔休破
元誼兵進拔雞澤
十里
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
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
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
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
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

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匹段雜貨在糞土之中已腐爛不可用雖甚愚之人亦知其妄[illegible]不加之罪延齡[illegible]愚乎）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illegible]）悉收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illegible]）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illegible]）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illegible]）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德宗躬親庶務不任宰相故以延齡為耳目以進奉逢其欲耳）群臣畏延齡有寵

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illegible]）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illegible]）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illegible]）以靖譖服讒為盡節（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書堯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共音恭）魯邦之少卯也（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瑩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跡其姦蠹日長月滋（[illegible]）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亦難悉數又曰陛下若謂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辯明（[illegible]）陛下若知其無良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illegible]）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誣之能詐同之辭還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事見八卷秦二

世三年）臣謂鹿之與馬物理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左傳芋尹無宇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諠諠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上時掌翻）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十二月王虔休乘冰合度壕急攻洺州元誼出兵擊之虔休不勝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太半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

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事見上卷八年九年 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為太子賓客。考異曰韓愈順宗實錄云上宣召位稍久益自遣業柄握治世事失人君大體宰相亦不得行其論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旣欲克己者皆不欲事權安肯自未失藩不任宰相乃使宗之失而臣歸咎於贄豈人情也又贄論敍官缺員狀云須之賴臣對克勝任遣豪容養育備職貴致勞者思巨細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辭也蓋此

初，勃海文王欽茂卒，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元義猜虐，國人殺之，立宏臨之子華璵，是為成王，改元中興。華璵卒，復立欽茂少子嵩鄰，嵩鄰復又謂 是為康王，改元正曆。自大祚榮立國元之北諸夷皆畏而臣之偉盛數加安不能服也故常盛理敘其世為詳 歸其子武藝立益以彊盛東元仁安更五代以至于宋郎

十一年春，二月，乙巳，冊拜嵩鄰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考異曰實錄乙巳冊大嵩鄰為勃海郡王今從新傳

陸贄既罷，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眾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柰何！』言其事勢將柰之何 以動搖眾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中傷翻言不獨以此為延齡罪且欲危社稷 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為涪州長史，滂為汀州長史，銛為邵州長史。[illegible]

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見二百三十二卷貞元四年 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爭讀曰諍 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屑意猶言介意也 城揣知其意，輒強與酒；強其兩翻 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惴之睡翻 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約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illegible]

殿閣上書伏閣不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欲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

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萬餘眾。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骨咄祿本姓跌跌氏（跌，徒結翻），辯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藥羅葛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稚者皆內之闕庭（內，讀曰納）。

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後李萬榮為節度使。甲申，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神通之五世孫也（神通，淮安王，高祖之從父弟）。庚寅，遣祕書監張薦冊拜回鶻骨咄祿為腾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癸巳，以李說為河東留後，知府事。說深德王定遠，請鑄監軍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

秋，七月，丙寅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

王定遠自恃有功於李說，專河東軍政，易置諸將，說不能盡從，由是有隙。定遠以私怨杖殺大將彭令茵（茵，於真翻），埋馬矢中，將士皆憤怒。說奏其狀，定遠聞之，直詣說，拔刀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以籍貯敕及告身二十餘通示之曰：「有敕令說詣京師，以行軍司馬李景略為留後，諸君皆遷官。」眾皆拜。大將馬良輔竊視籍中皆定遠告身及所受敕也，乃麾眾曰：「敕告皆偽，不可受也。」定

遂登乾陽樓（乾陽樓蓋晉陽宮城南門樓），呼其麾下，莫應，踰垣而墜，為枯枿所傷而死。（枿，五葛翻，木之伐去者其根復生餘為枿。考異曰：……定遠殺彭令茵……以事聞，德宗以定遠有奉天功……）

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薨。閏月戊戌，元誼以洺州詐降，王虔休遣裨將將二千人入城，誼皆殺之。（裨，頻彌翻；將，即亮翻。）九月丁巳，加韋皋雲南安撫使。（以安撫南詔為官名。）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獵於野，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為兵馬使，因眾心之怨，閉門拒之。懷直奔歸京師。冬十月丁丑，以懷信為橫海留後。

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昆明城在嶲州。）又虜施順二蠻王。（施蠻、順蠻皆烏蠻種，居鐵橋西北。施蠻居大施賧、小施賧、劍寻賧；順蠻居劍羌賧，在劍寻賧西北四百里。）

十二年春正月庚子，元誼、石定蕃等帥洺州兵五千人及其家人萬餘口奔魏州。（帥，讀曰率。）上釋不問，命田緒安撫之。乙丑，以渾瑊、王武俊並兼中書令。己巳，加嚴震、田緒、劉濟、韋皋並同平章事，天下節度、觀察使悉加檢校官以悅其意。三月甲午，嶲州奏降西南蠻高萬唐等二萬餘口。（降，戶江翻。）乙巳，以閑廄宮苑使李齊運為禮部尚書（閑廄宮苑使，李齊運蓋兼為之），戶部侍郎裴延齡為戶部尚書，使職如故。齊運、延齡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於上，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丙子，韶王暹薨。（暹，皇弟也。）魏博節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緒薨，左右匿之，召季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喪，推季安為留後。

庚辰，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參之。四門博士韋渠牟嘲談辯給，（後魏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禮記云：天子設四學……唐……百官志……四門館……）上悅之，旬月遷右補闕，始有寵。（……士正七品上，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之子為生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

五月丙申，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暴卒，監軍楊明義請都虞候楊朝晟權知留後。丙辰，以朝晟為邠寧節度使。六月乙丑，以監勾當左神策軍竇文場、監勾當右神策軍霍仙鳴皆為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為中護軍。（……此官……中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事見二卷元年，置六統軍。）

（□□呂翻）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絪，音因）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著令，著定為令）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衣，於既翻。墮，讀曰隳。壞，音怪）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復，扶又翻。為，于偽翻）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中書降敕。明日，上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時宦官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病，昏不知事，霍仙鳴薦宣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辛巳，以沐為行軍司馬。

宣歙觀察使劉贊卒。（歙，書涉翻）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斂，力贍翻，下同）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折則成方，轉則成圜，言於常稅之外別自轉折以致貨財也）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濟源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濟，子禮翻）及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綬，蜀人也。（史不能審其郡望，止云蜀人）

萬榮疾病，其子迺為兵馬使。甲申，迺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說、張丕以不憂軍事，斥之外縣。（說，讀曰悅）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始舉，軍士十餘人呼曰：（呼，火故翻）「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為行軍司馬！」（[illegible]）沐懼，陽中風，舁出。（中，竹仲翻。舁，余，又羊茹翻）軍士又呼曰：「倉官劉叔何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斫守進，迺止之。迺又殺伊婁說、張丕。（說，讀曰悅）都虞候匡城鄧惟恭與萬榮鄉里，萬榮常委以腹心，迺亦倚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謀執迺，送京師。秋七月乙未，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以萬榮為太子少保，貶迺虔州司馬。丙申，萬榮薨。鄧惟恭既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晉既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傔，苦念翻。從，才用翻）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九域志：鄭州東至汴州一百五十里）鄭州人為晉懼，（為，于偽翻）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帥諸將出迎。（帥，讀曰率）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

能禦寇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座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 晉至之明日悉罷之 戊戌韓王迥薨 壬子詔以宣武將士鄧惟恭等有翊戴李迺功各遷官賜錢其所脅邀逼制使者皆勿問 八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丙子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朝議以董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 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憬薨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 又拜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於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甲午以景略為豐州都防禦使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眾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盧邁得風疾庚子賈耽私忌宰相絕班上遣中使召主書承旨 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壬子吐蕃寇慶州 冬十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崔損給事中趙宗儒並同平章事損玄暐之弟孫也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 十一月乙未以右補闕韋執誼為左諫議大夫 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戶部郎中王紹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韋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掊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牟形神佻躁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閉外閤 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宣武都虞候鄧惟

晉料

內不自安潛結將士二百餘人謀作亂事覺晉悉捕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師己未詔免死汀州安置安置於荒遠州謂之安置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數負約不許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九域志環州治通遠縣有方渠縣木波馬嶺石昌合道四鎮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鄉城鹽州城鹽州見上卷九年又問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為也此後周韋孝寬城汾石之故智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眢井眢井廢井也果得甘泉方渠縣臨河從土人飲食 三月三城成

異曰實錄先是邠寧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請城之詔問須幾何人朝晟奏不須益兵既而方渠木波成皆可二十八日訖功二十三日畢其二十六日發軍十日而定成又十八日而畢

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馬嶺縣漢屬北地郡後魏置馬嶺城以臨之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其素如其素 庚午義成節度使李復薨 庚辰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 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吾恐為所留遂自它道潛去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事見後十六年 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 六月壬午鄜坊奏吐蕃入寇巂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 光祿少卿同正張茂宗許尚義章公主茂昭之弟也 未成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

許之。秋，八月，癸酉，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同正。左拾遺蔣乂上疏諫，以為：「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姻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婚。

九月，己丑，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邁以病罷為太子賓客。

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為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為之罷役。

十二月，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春，正月，乙亥，名申光蔡軍曰彰義。

申光蔡三州

夏閏五月庚申，以神策行營節度使韓全義為夏綏銀宥節度使。全義時屯長武城，詔帥其眾赴鎮，帥讀曰率。士卒以夏州磧鹵，磧七迹翻。鹵音魯。[illegible] 又盛夏，不樂徙居，樂音洛。辛酉，軍亂，殺大將王栖巖等，全義踰城走。史言韓全義為將，無以服眾之心。[illegible] 部虞侯高崇文誅首亂者，眾然後定。崇文，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為長武城都知兵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宣口聖旨而授之官，使掌兵。史言德宗專以宣旨授官，涵輕詔命。

秋七月壬申，給事中同平章事趙宗儒罷為右庶子。以工部侍郎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統軍。比擬六軍之例。[illegible] 在時禁軍戍邊，稟賜優厚，稟給也。諸將多請遙隸神策軍，稱行營，皆統於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京兆尹吳湊屢言宮市之弊，宦者言湊獨奏宮市，皆右金吾都知趙洽、田秀嵒之謀也。丙午，洽、秀嵒坐流天德軍。[illegible]

九月丙申，以陝虢觀察使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頔音迪。丁卯，杞王倕薨。倕音垂。德宗之子。

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彰武當作彰義。霍山縣，唐屬壽州。[illegible] 殺鎮遏使謝詳，[illegible] 侵地二十餘里，置兵鎮守。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己巳，左遷城道州刺史。考異曰：[illegible] 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誚才笑翻。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按之，他判官載妻子中道逃去。[illegible]

冬十月丁酉，通王諶薨。諶氏壬翻。庚子，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明州鎮將栗鍠殺刺史盧雲，誘山越作亂，攻陷浙東州縣。[illegible]

十五年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逸，德宗弟也。

二月丁丑，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乙酉，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淫縱，佻他彫翻。好慢侮將士，軍中皆惡之。惡烏路翻。董晉薨，長源知

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眾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勞力到翻）長源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故事主帥薨（帥所類翻）給軍士布以制服長源命給其直叔度高鹽直下布直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為之備是日軍士作亂殺長源叔度臠食之（臠力兗翻）立盡（又言陸長源之死其才周若違叔度則貪死）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為宣武大將得眾心密書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亂眾乃定以常州刺史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錡渠綺翻又音奇肅宗末李國貞為絳州行營兵所殺）

錡因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剝北角翻）庚辰浙東觀察使裴肅擒栗鍠於台州斬之　己丑以劉逸準為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　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戊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薨戊辰以河陽懷州節度使李元淳為昭義節度使　癸巳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薨　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皋約共擊吐蕃皋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異牟尋有智略恐兵必敗以兵糧未集而未許也）　山南西道都虞候嚴礪諂事嚴震震寢疾使知留後遣表薦之秋七月乙巳以礪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八月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潁（臨潁漢古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許州東南六十里宋白曰大曆四年自故城移於臨潁地實關之也）陳州刺史上官涚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為少誠所虜　丙午以涚為陳許節度使（涚始銳翻）少誠遂圍許州涚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蔑莫結翻）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兗州人也少誠

又寇西華（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涚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庚辰宣武節度使劉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弘為留後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辛酉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與劉全諒約共攻陳許（先悉薦翻）以陳州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

許下。少誠由是失勢。[注：illegible]冬十月乙丑，邕王謜薨。[注：illegible]太子之子也，上愛而子之。及薨，謚曰文敬太子。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慎、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涚、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吳房、朗山。[注：illegible]十二月辛未，中書令咸寧王渾瑊薨于河中。[注：illegible]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

上前，由是為上所親愛。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注：illegible]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六州党項自永泰以來居于石州，[注：illegible]永安鎮將阿史那思暕侵漁不已，[注：illegible]党項部落悉逃奔河西。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注：illegible]每出兵，人自規利，[注：illegible]進退不壹。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溵水。[注：illegible]

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注：illegible]吐蕃眾五萬分擊南詔及巂州，異牟尋與韋皋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注：illegible]十六年春正月，恆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注：illegible]竇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以全義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注：illegible]宣武軍自劉玄佐薨，凡五

[注：illegible]士卒益驕，輕其主帥。[注：illegible]韓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主名者，郎將劉鍔常為唱首。三月，弘陳兵牙門，召鍔及其黨三百人，數之以數預於亂，[注：illegible]自以為功，悉斬之，血流丹道。自是至弘入朝，[注：illegible]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讙呼於城郭者。[注：illegible]義成監軍薛盈珍為上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譖其幕僚馬總，貶泉州別駕。福建觀察使柳冕謀害總以媚盈珍，以泉州事從按[注：illegible]

無辜（爲，于僞翻）晃怒召戎因之使守卒恣爲侵辱如此累
月徐誘之使誣摠戎終不從摠由是獲免（晃，芳之子
也。柳芳有史學，事玄宗、肅宗）盈珍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盈珍又
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
事長安知之是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長樂驛在長安
城東，近滻坡）與之同宿中夜殺之沉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
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首，式又翻）亦作狀白南仲遂
自殺明旦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尸旁
上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益深亦
請入朝夏四月丙子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金吾仗舍，
凡內外官之待罪者詣焉）詔釋之召見（見，賢遍翻）上問盈珍擾卿邪
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
何可勝數（勝，音升；數，所具翻）雖使羊杜復生（羊祜、杜預；復，扶又翻）
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
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上曰南仲惡政皆幕
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
墜江中而死（推，吐雷翻）黔中觀察使韋士宗政令苛刻
丁亥牙將傅近等逐之出奔施州（九域志：黔州東北至施州一千四百一十一里）
新羅王敬則卒庚寅冊命其嫡孫俊邕爲
新羅王 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

得爲大帥（帥，所類翻）每議軍事宦官爲監軍者數十人坐
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
之地（沮，將預翻；洳，人恕翻；沮洳，下溼也）多病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
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溵南廣利原（溵南，溵水之南）
鋒鏑纔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五樓在溵水北……）
少陽滄州清池人也（清池，漢浮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清池）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
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
之志專以慢上陵下爲事上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爲
無如之何頔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至德元載升襄陽防禦使爲山
南東道節度使……）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里，距襄州一百二十五里）
頔遣兵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頔表洪責太重上
復以洪爲吉州長史乃遣之（復，扶又翻）又怒判官薛正倫
奏貶峽州長史比敕下（比，必利翻，及也）頔怒已解復奏留爲
判官上一一從之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鎮彭城
十餘年（建封貞元四年鎮徐州）軍府稱治（治，直吏翻）病篤請除代人
辛亥以蘇州刺史韋夏卿爲徐泗濠行軍司馬敕下
建封已薨夏卿執誼之從祖兄也徐州判官鄭通誠

留後。恐軍士為變，會浙西兵過彭城，愔欲引之為援。軍士怒，壬子，數千人斧庫門，出甲兵，擐執之，圍牙城，劫建封子前虢州參軍愔，令知軍府事，殺通誠及大將段伯熊等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吏部員外郎李鄘為徐州宣慰使。鄘直抵其軍，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凶黨不敢犯。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鄘以非朝命，不受，使削去，然後受之以歸。 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 丙寅，韋皋奏復入黔中。 湖南觀察使河中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贓賄，履表稱所斂物皆備進奉。上召詣長安，丁丑，命三司使鞫之，詰其物費用所歸，履曰：「已市馬進之矣。」又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所對率如此。上悅其進奉之言，釋之，但免官而已。 丙戌，加淄青節度使李師古同平章事。 徐州亂兵為張愔表求旄節，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平章事，兼濠泗節度使，使討之。佑大具舟艦，遣牙將孟準為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泗州刺史張伾出兵攻埇橋，大敗而還。朝廷不得已，除愔徐州團練使，以伾為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為濠州留後，仍加佑兼濠泗觀察使。兼，正倫五世孫也，性狡險彊忍。建封之疾亟也，兼陰圖代之，自濠州疾驅至府。幕僚李藩與同列入問疾，出見之，泣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棄州此來，欲何為也！宜速去，不然，當奏之。」兼錯愕出不意，遂徑歸。建封薨，藩歸揚州，兼誣奏藩於建封之喪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佛經曰：「佛言果報，有諸？」藩曰：「有之。」佑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祕書郎。 新羅王俊邕卒，國人立其子重熙。 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

大兵潰丁巳又全義夜遁保溵水縣城溵水縣隋置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盧龍節度使劉濟弟源為涿州刺史不受濟命濟引兵擊擒之九月癸卯義成節度使盧羣薨甲戌以尚書左丞李元素代之

取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背蒲昧翻喜懼者相半故衆心多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它變上以為然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餘慶與戶部侍郎判度支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庚戌貶餘慶郴州司馬頔泉州司戶

泉州唐聖曆二年分泉州之南安莆田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曰泉州考異曰舊傳曰時歲旱人饑

癸丑吳少誠進逼溵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帥讀曰率下同宣武河陽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溵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仲宣義成將時昂河陽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衆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於城外既而昌裔齎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吳少誠戰殺二千餘人　庚申以太常卿齊抗為中書舍人同平章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癸亥以張愔為徐州留後　先是韋皋

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

許少誠無功　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　若重煩元老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荊楚以翦凶逆　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上曰賊意蓋亦□□恐須開其生路上從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

甲午以其行軍司馬鄭儋為節度使　己丑河東

上擇可以代僧孺者，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嚴綬進奉事見二百三十二年）記其名，即用為行軍司馬。

吐蕃數為韋皐所敗。（史言德宗好貨，惟進奉者則記其姓名。數，所角翻。敗，補邁翻。）是歲，其驃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illegible]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據陸贄書云吐蕃[illegible]）

[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二（起重光大荒落，盡玄黓涒灘，凡五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一

貞元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迹，（為，于偽翻，下同。）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任，音壬。朝，直遙翻。）遣司馬崔放入對。（考異曰：舊全義傳：[illegible]）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illegible]）上曰：「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邪！」（[illegible]）閏月甲戌，歸夏州。（夏，戶雅翻。）

韋士宗既入黔州，（事見上卷去年。）妄殺長吏，人心大擾。士宗懼，二月，脫身亡走。夏四月辛亥，以右諫議大夫裴佶為黔州觀察使。（佶，其吉翻。）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朔方邠寧慶節度使楊朝晟（[illegible]）防秋于寧州，乙酉，薨。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寀將兵戍定平，（武德二年[illegible]）

分寧州安定縣置定平縣屬寧州九域志在州南六十里朝直遥翻 朝宗請以其衆隸神策軍，詔許之。楊朝晟疾亟，亟紀力翻
召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徇
衆情，殊非國體。帥所類翻 寧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
宜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比必利翻 必無虞
矣。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軍士私議曰：
朝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君，吾事之；若命帥於它軍，
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己丑，上遣中
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上復遣高品薛盈
珍齎詔詣寧州。高品，內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復扶又翻 六月，甲午，

盈珍至軍，宣詔曰：朝宗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
壯軍勢，威戎狄，以李朝宗為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為
何如？諸將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經言於衆曰：李公
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
二千為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造七到翻
欲奉以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
命則不可，軍中豈無它將乎？將即亮翻 衆曰：弓刀皆為官
所收，惟軍事府尚有甲兵。軍事府，知軍事所居也。欲因以集事。
南金曰：諸君不願朝宗來，宜以情告敕使，若擐甲
兵，[illegible] 乃拒詔也。命閉門，不內軍士。去詣兵馬使高

固。固逃，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
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
之。衆曰：劉君既得朝旨為副帥，必撓吾事。撓奴教翻 詐稱
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戊戌，制以李朝宗為邠寧
節度使。是日，寧州告變者至，上追還制書，復遣薛盈
珍往詗軍情。詗火迥翻，又翾正翻 壬寅，至軍中，以高
固為請，盈珍即以上旨命固知軍事，取傳戊戌制書
至邠州，邠軍惑，不知所從，[illegible] 姦人乘之，且為變。留後孟子周
悉內精甲於府廷，日饗士卒，內以悅衆心，外以威姦

黨，邠軍無變，子周之謀也。李錡既執天下利權，
[illegible] 以貢獻固主恩，以貨賂結權貴，
[illegible] 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
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
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
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坑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并
鎖械內坑中，生瘞之。瘞於計翻 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
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
挽彊，謂能挽彊弓也。[illegible] 胡奚雜類謂之蕃落，[illegible]
[illegible] 給賜十倍它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illegible]

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李勉事代宗德宗二朝貞[illegible])

己酉以高固為邠寧節度使固宿將以寬厚得眾節度使忌之置於散地(散[illegible])同列多輕侮之及為帥一無所報復軍中遂安　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　己丑吐蕃寇麟州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曜之子也(曜郭子儀之子也)　僧延素為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孫也(英公徐世勣)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謂敬業光宅元年事[illegible])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　上遣使敕韋皐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紓緩也)　皐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老翁城[illegible]維州保州[illegible]定廉縣南接吐蕃[illegible]內附置奉州天寶[illegible]八載[illegible]天保軍[illegible]為天保郡乾元元年[illegible]乃沒吐蕃[illegible]王建傳曰維州[illegible]西抵[illegible]在[illegible]界[illegible])

河東節度使鄭儋暴薨不及命後事軍中喧譁將有它變中夜十餘騎執兵召掌書記令狐楚至軍門諸將環之(環音宦)使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筆立成(楚令狐德棻之族也令狐德棻事太宗[illegible])　八月戊午以河東行軍司馬嚴綬為節度使　九月韋皐奏大破吐蕃於雅州(雅州[illegible]原[illegible]此為名[illegible]志雅州京[illegible]二千七百[illegible]十二里[illegible])

左神策中尉竇文場致仕以副使楊志廉代之

皐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　冬十月庚子加皐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郡王　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先棄城奔慶州(為吐蕃[illegible])

(驃[illegible]年號八年[illegible])

十八年春正月驃王摩羅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貢驃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驃[illegible]南[illegible]千[illegible]里[illegible]京[illegible])聞南詔內附而慕之因南詔入見(見[illegible])仍獻其樂　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挑徒了翻)虜悉眾追之伏發虜眾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太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還從宣翻)　乙亥韋皐遣使獻論莽熱(考異曰舊傳云十月遣使獻論莽熱[illegible]實錄[illegible])　上赦之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illegible]判官齊總代掌後務

齊總（[illegible]）暴刻以求媚，又過之。三月癸酉，詔擢總為衢州刺史。給事中長安許孟容封還詔書（[illegible]）曰：「衢州無它虞，齊總無殊績，（[illegible]）比聞超獎，深駭群情。若總必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眾疑。」詔遂留中。己亥，上召孟容，慰獎之。秋七月辛未，嘉王府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illegible]）自理逋債。（[illegible]）乙亥，詔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達群情，

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淮南節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書王鍔為淮南副節度使兼行軍司馬。（[illegible]）己酉，鄜坊節度使王栖曜薨。中軍將何朝宗謀作亂，夜縱火。都虞候裴玢潛匿不救火。（[illegible]）旦，擒朝宗，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鄜坊節度使，以玢為行軍司馬。

十九年春二月丁亥，名安黃軍曰奉義。（[illegible]）己亥，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illegible]）明日，左兵馬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illegible]）辰，杜佑入朝。（自淮南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王鍔為淮南節度使。（[illegible]）獻懿二祖於德明興聖廟（[illegible]）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illegible]）乙亥，以司農卿李實為京兆尹。實為政暴戾，上愛信之。實恃恩驕傲，許人薦引，不次拜官，及誣譖斥逐，皆如期而效，士大夫畏之側目。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illegible]）乙亥，吐

蕃遣其臣論頰熱入貢。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驕縱，招權（[illegible]）依附者眾，宦官之勢益盛。壬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伾使于吐蕃。陳許節度使上官涗薨。其壻田偁欲脅其子使襲軍政，（[illegible]）密斷牙將王沛

亦濁之壻也知其謀以告監軍范日用討擒之乙未以[illegible]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為節度使[illegible]許州人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己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以疾罷為太子賓客[illegible]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棋[illegible]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illegible]及宮市事[illegible]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illegible]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illegible]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illegible]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illegible]溫渭之子時為左拾遺[illegible]景儉[illegible]曄滉之族子[illegible]宗元禹錫時為監察御史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illegible]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illegible]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己陰事令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illegible]鹽夏節度判官崔文先權知鹽州為政苛刻冬閏十月庚戌部將李庭俊作亂殺而臠食之左神策兵馬使李興幹戍鹽州殺庭俊以聞丁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損薨 十一月戊寅朔以李興幹為鹽州刺史得專奏事[illegible]自是鹽州不隸夏州[illegible]

得專達於朝廷其後鹽州靈朔方節度夏州節度又增銀宥鹽三州隸之

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鄭餘慶十四年拜相十六年[illegible]從才用翻）

建中初敕京城諸使及府縣繫囚每季終委御史巡按有冤濫者以聞（冤枉也濫[illegible]）近歲北軍移牒而已（[illegible]官[illegible]御史不敢復入軍獄因但移文北軍取其囚姓名及事因應故事而已不問其有無冤濫）監察御史崔薳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以入右神策軍軍使以下駭懼具奏其狀上怒杖薳四十流崖州（薳韋委翻）京兆尹嗣道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illegible]）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朝直遙翻）監察御史韓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愈坐貶陽山令（陽山漢縣屬桂陽郡後漢省晉平吳分含洭縣復置唐屬連州神龍元年移縣治於含洭水之北 考異曰韓愈河南令張署墓誌曰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又祭署文曰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又[illegible]落陽山之尹[illegible]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與署同貶當在此年冬）

二十年春正月丙戌天德軍都防禦團練使豐州刺史李景略卒初景略嘗爲佐行酒者誤以醯進（醯呼西翻醋也）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得罪强飲之（任音壬强其兩翻）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欲奉以爲帥（帥所類翻）監軍抱置別室軍士發扃取之監軍以聞詔以代景略

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考異曰實錄及舊傳皆云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月卒長子立一歲又卒次子嗣立[illegible]年贊普死遣[illegible]弔祭[illegible]云十二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illegible]以是考之爲一[illegible]今從實錄及舊傳字當作事）

夏四月丙寅名陳許軍曰忠武

左金吾大將軍李昇雲將兵鎮咸陽疾病其子政諲（諲音因）與虞候上官望等謀效山東藩鎮使將士奏請代父（[illegible]）事六月壬子昇雲卒甲寅詔追削昇雲官爵籍沒其家

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使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唐人多言作如此云）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言若束草爲節度使亦必敬事之來希皓之忠如此而其後不復見於史豈從史以傾陷而去之也）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按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考異曰杜牧上李司徒書作押衙盧從史今從實錄）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出伍言出[illegible]伍中）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

史明日句當此軍句當古候翻監軍曰中丞若如此
此亦因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旨得謂吐從史
捧詔再拜舞蹈希皓廻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
集更無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為節度使九
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諱誦德宗長子按此宣宗大中三年追崇號號也考之會要葬豐陵冊與此追崇諡號同蓋會要所載初議誤也

永貞元年是年八月始改元永貞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
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
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
巳德宗崩年六十四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
金鑾殿金鑾殿程大昌雍錄曰金鑾坡者龍首山之支隴隱起平地而坡陁靡迤者也其上有殿名曰金鑾殿殿旁有坡名曰金鑾坡又曰金鑾殿者在蓬萊山正西微南龍首山坡隴之北殿西有坡德宗即之以造東學士院以其在開元學士院之東也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
所立尚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
居冢嫡中外屬心屬之欲翻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廣陵
王純太子長子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和戶臥翻議始定次
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考異曰被喪則下同邢鞋發喪則不應紫衣蓋當時蒼猝備此服亦既喪也以未成服故不衣縗絰耳力疾出

九仙門雍錄曰九仙門在西苑之東北角右神策軍右羽林軍右龍武軍列營於九仙門之西按實錄平大明宮圖宮城西面右銀臺門又北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人心粗安
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考異曰實錄丙申宣遺詔今從順宗實錄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
太子縗服見百官縗倉回翻即位於西內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企去智翻曰真
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宮中
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
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
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
行下下戶嫁翻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
始朝百官於紫宸門紫宸門紫宸殿之門也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己酉加義武節度使張茂昭同平章事
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
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己用事於中與相
唱和和戶臥翻壬子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
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
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道欲示無外春秋公羊傳曰王者無外
遣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國北唐人以比外藩鎮故有此語
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
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考。

[illegible]且告假道於汴[illegible]宣武節度使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翦棘夷道[illegible]，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illegible]，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元素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元素，泌之族弟也[illegible]。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illegible]，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事覺，弘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辛酉，詔數京兆尹道王實殘暴掊斂之罪[illegible]，貶通州長史（宋白曰：通[illegible]）。市井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illegible]。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illegible]，

上所褻狎[illegible]；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好，呼到翻），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illegible]，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illegible]，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illegible]，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illegible]，僴然自得[illegible]，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illegible]，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illegible]。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illegible]，至一日除數人[illegible]。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illegible]，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闒茸[illegible]，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illegible]，夫婦寢其上（恐人盜之）。甲子，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illegible]。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

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宮市事見上卷貞元十三年。五坊：一曰鵰坊，二曰鶻坊，三曰鷂坊，四曰鷹坊，五曰狗坊。小兒者，給役五坊者也。唐時給役者多呼為小兒，如苑監小兒、飛龍小兒是也。五坊屬宣徽院。）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橫，戶孟翻）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汲，居立翻，引水也），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近，其靳翻。毆，烏口翻，擊也），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囊，奴當翻。質，音致），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善飼之（飼，祥吏翻，與飤同），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挈而去。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乙丑，罷鹽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羨，弋線翻）而經入益少（少，詩沼翻），至是罷之。三月辛未，以王伾為翰林學士。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群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量，音良）。壬申，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郴，丑林翻）、杭州刺史韓皋、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贄貶見上貞元十一年。餘慶貶見十六年。皋自京兆尹貶見十四年。城貶見十四年。貶忠州別駕同馬末戍，皆有時追召之。）贄之秉政也，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吉甫貶，參之），既而徙忠州刺史；贄昆弟門人咸以為憂，至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初猶慚懼，後遂為深交。吉甫，栖筠之子也。（李栖筠事代宗，以直聞。）韋皋在成都，屢上表請以贄自代。贄與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卒，子恤翻。）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考異曰：舊錡傳云，德宗崩，諸道置鎮海軍。按書方鎮表，元和二年八月辛酉詔曰：順宗、德宗實錄，並云貞元二十一年置鎮海軍節度使，貞元之初，亦以江淮諸道鹽鐵使領之，令使府歸在京，至元和，言德宗、順宗平均太上君臨元和。）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戊子，名徐州軍曰武寧，以張愔為節度使。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先，悉薦翻），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度支、鹽鐵、轉運，利權所在，諸使莫重焉。王叔文起於卑賤，驟自御其權，恐其心不安而致使疏吏也），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藉，慈夜翻。會，古外翻），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易，以豉翻），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度支、鹽鐵轉運一使），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屏，必郢翻。語，牛倨翻），人莫測其所為。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莽，莫補翻。鹵，郎古翻。莽鹵，言不以為意也）。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

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

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強直名，止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啟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箸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夏，四月，壬寅，立皇弟諤為欽王，誠為珍王；子經為郯王，緯為均王，縱為漵王，紓為莒王，綢為密王，總為郇王，約為邵王，結為宋王，緗為集王，𦈡為冀王，綺為和王，絢為衡王，纁為會王，綰為福王，紘為撫王，緄為岳王，紳為袁王，綸為桂王，繟為翼王。

乙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

及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以給事中陸質為太子侍讀 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 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它事質懼而出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 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 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 王伾即為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尉

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將韋皋之意於叔文 求都領劍南三川 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癸丑韋皋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 又上太子牋以為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任情墮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遍於貴位潛結

左右褻狎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皋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處，昌呂翻。度，徒洛翻。）俄而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箋表繼至，意與皋同。（考異曰：實錄略本云韋皋、裴均、嚴綬表繼至，意與皋同。又云外有皋、裴均、嚴綬等箋表。詳本裴均皆作裴垍。按裴垍時為考功員外郎，裴均為荊南節度使，今從詳本。）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裴光庭相玄宗。）

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幾，居豈翻。無幾，言無多時也。）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假，古訝翻。求假，請告也。）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比，毗至翻。難，乃旦翻。為，于偽翻。）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折，之舌翻。）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illegible]考

[illegible]入翰林[illegible]叔文母將死前一日叔文[illegible]以五十人[illegible]李忠言劉光琦[illegible]俱文珍及諸學士[illegible]叔文[illegible]不敢[illegible]叔文[illegible]）

秋，七月，丙子，加李師古檢校侍中。

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恟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總北軍；（[illegible]）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illegible]威遠[illegible]）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中，竹仲翻。）明日，遂輿歸不出。己[illegible]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illegible]）

一人，從四品下，掌貳府州之事；歲終則更次入計。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薨，以其子副使執恭為留後。（考異曰：舊傳：懷信卒……朝廷因而授之……）

乙未，制以積疢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當。（句，古侯翻。當，丁浪翻。）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惡，烏路翻。）俱文珍屢啟上請令太子監國，（監，古銜翻。）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

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后，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

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

丙午，昇平公主獻女口五十；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卻之。庚戌，荊南獻毛龜二，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勿復以聞。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

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皋薨。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幕府……久官崇者則為刺史，已復還幕府，（復，扶又翻。）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為故也。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復，方目翻。除也。）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祀之。支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

朗州武陵、龍陽江漲，流萬餘家。

壬午，奉義節度使伊慎入朝。

辛卯，夏綏節度使韓全義入朝。全義敗於溵水而還，不朝覲而去，（事見上卷十六年。）上在藩邸聞其事而惡之，（惡，烏路翻。）全義懼，乃請入朝。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己未，以袁滋為劍南東

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度支奏〔三判〕鹽所置別庫皆減正庫之物別貯之〔貯丁呂翻見上卷貞元十年〕請併歸正庫從之 辛酉遣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榷稅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行下孟翻否音鄙〕 癸亥以尚書左丞鄭餘慶同平章事 九月戊辰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絕〔迎訪事始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 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晉荀組云二親陷沒寇難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箋別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蒸嘗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俟中壽而服之若境內賊亂猶平辟著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莊子曰人生上壽一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伏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記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鄭玄注曰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攢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及葬而啓之攢才官翻〕皇帝帥百官舉哀〔帥讀曰率〕即以其日為忌從之 壬申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曰曆……永貞初韋執誼奏修撰私家記錄并是望令各撰日曆月終藏館中撰定從之此日曆之所從起也〕 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皆王伾王叔文之黨也舊志撫州京師東南三千三百一十二里連州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 冬十月丁酉右僕射同平章事賈耽薨 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為給事中 舒王誼薨 太常議曾太皇太后謚曰睿真皇后 山人羅令則自長安如普潤矯稱太上皇誥徵兵於秦州刺史劉澭且說澭以廢立〔說式芮翻〕 澭執送長安并其黨杖殺之 己酉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崇陵〔新書帝紀作神武聖文皇帝當從之崇陵在京兆雲陽縣北十五里嵯峨山〕 廟號德宗 十一月己巳祔睿真皇后德宗皇帝主于太廟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 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將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奄衣廉翻奄奄言氣息微也〕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悸其季翻〕 戊寅以韓全義為太子少保致仕 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史 復以右庶子武元衡為御史中丞〔是年三月武元衡自御史中丞左遷右庶子王叔文等惡之也〕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朝直遙翻〕 己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

馬柳宗元爲永州司馬劉禹錫爲朗州司馬志云京師
東南四千一千七里饒州三千二百六十三里永州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朗州二千一百五十九
里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爲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
爲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爲郴州司馬台州京師東南四千
一百七十七里和州二千六百八十三里岳州二千二百三十七里 回鶻懷信可汗
卒遣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爲騰里野合俱録
毗伽可汗自懷信立回鶻藥葛羅氏絶矣此後使皆書冊其嗣以表懷信子孫也 十
二月甲辰加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同平章事以
奉義節度使伊慎爲右僕射 己酉以給事中劉闢
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西川節度使領益蜀漢眉嘉資簡雅茂
松扶文龍戎翼邛巂姚柘恭當悉奉靜等州治成都然西邊諸州多淪於異域矣 上以初嗣
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爲今釋
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
不爲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爲東川節度使丹津之
五世孫也津韋孝寬之子也 辛酉百官請上上皇尊號曰
應乾聖壽太上皇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孝德皇帝上
許上上皇尊號而自辭不受 壬戌以翰林學士鄭
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刑部郎中杜兼爲蘇
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
留爲吏部郎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三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上帥羣臣詣興慶宮上上皇尊號。丁卯，赦天下，改元。辛未，以鄂岳觀察使韓皋為奉義節度使。癸酉，以奉義留後伊宥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後。宥，慎之子也。壬午，加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甲申，上皇崩于興慶宮。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

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為唐昌尉。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眾，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

若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illegible]

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illegible]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illegible]李元奕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箸者，崇文斬之以徇。[illegible]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illegible]

奚王誨落可入朝。丁酉，以誨落可為饒樂郡王，遣歸。[illegible]癸丑，加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戊午，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illegible]紀綱有敘，苟慎選天下賢材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illegible]

至於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illegible]魏明帝自案行尚書事，[illegible]隋文帝衛士傳餐，[illegible]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illegible]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三月丙[illegible]，以神策行營京西節度使范希朝為右金吾大將軍。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illegible]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

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illegible]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

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illegible]杜黃裳以全義出征

無功驕蹇不遜，五月，令致仕。（事見上卷永貞元年。）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夏綏兵馬使楊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為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阿，烏葛翻。跌，徒結翻。）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考異曰：[illegible]）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

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潘孟陽所至專事遊宴，從僕三百人，多納賄賂。上聞之，甲辰，以孟陽為大理卿，罷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illegible]）丙午，策試制舉之士。（歐陽脩曰：唐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illegible]）於是校書郎元稹、（稹，止忍翻。）監察御史獨孤郁、校書郎下邽白居易、前進士蕭俛、沈傳師出焉。郁，及之子；（獨孤及見二百二十[illegible]代宗永泰元年。）俛，華之孫；（蕭華見二百二十[illegible]肅宗上[illegible]）傳師，既濟之子也。（沈既濟見二百二十[illegible]代宗大曆[illegible]）

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兵部侍郎、度支使、鹽鐵轉運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罷其鹽鐵轉運使，以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illegible]）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illegible]）戊申，加隴右經略使、秦州刺史劉澭保義軍節度使。（[illegible]）

辛酉，以元稹為左拾遺，白居易為盩厔尉、集賢校理，蕭俛為右拾遺，沈傳師為校書郎。（[illegible]）稹上疏論諫職，（[illegible]）以為：「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事見一百九十二卷太宗貞觀元年。）故天下大理。（言天下大治也。）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illegible]）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illegible]）庶官罷巡對，（[illegible]）

諫官能舉職者獨詔命有不便則上封章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illegible]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寘於其位而并棄諫員之哉[illegible]頃之復上疏以為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矣[illegible]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illegible]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illegible]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illegible]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illegible]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以周歲[illegible]未聞有受伏[illegible]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illegible]奉官尚爾況疏遠之臣乎[illegible]此蓋陛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illegible]又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illegible]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illegible]上書勸上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illegible]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疏賤至於師傅之官[illegible]不能職廢疾不任事者[illegible]則休[illegible]帥不知書者為之[illegible]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illegible]搢紳皆恥由之就使[illegible]時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illegible]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壬戌邵王約薨[illegible]　五月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為節度使　庚辰尚書左丞同平章事鄭餘慶罷為太子賓客　辛卯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　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illegible]闢置柵於關

東萬勝進戍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鹿頭關城（[illegible]）凡八戰皆捷　加盧龍節度使劉濟兼侍中　己亥加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兼侍中　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德陽縣屬漢州[illegible]州東北八十五里）　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九域志漢州[illegible]有石碑[illegible]字之誤也）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疏斥在外不免貧窶（[illegible]）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減吾數歲（[illegible]）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觱篥（[illegible]）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illegible]）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爲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illegible]）且覆吾族師道爲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爲己能果堪爲帥乎幸諸公審圖之　閏月壬戌朔師古薨（[illegible]）沐公度祕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爲節度副使　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illegible]）　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illegible]）　壬寅葬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于豐陵（豐陵在京兆富平縣東北三十里[illegible]）廟號順宗　八月壬戌以妃郭氏爲貴妃　丁卯立皇子寧爲鄧王寬爲澧王宥爲遂王察爲深王寰爲洋王寮爲絳王審爲建王（[illegible]）

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illegible]）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illegible]）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巳以師道爲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堂後[illegible]）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illegible]）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illegible]）上命宰（[illegible]）中書四門搜掩（[illegible]）盡得其姦狀九月辛

一員溪雷州司戶尋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以三千人歸順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闢壻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

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自投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於大逵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貨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初韋皋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闢反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

乃得免從謐之曾孫也韋皋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贍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以為將相未敢奉薦廬山人式琯之從子文昌志玄之玄孫也劉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乃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指受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

澭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辛巳詔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輒附奏陳論冬十月甲子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入朝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川房式等至京師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為東川節度使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

劉闢誅

往討劉闢還未至城府兵黃中之兵也唐以廣中爲府所與元六殺謂之府兵非唐初所[illegible]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以疾驅入城慰[illegible]之[illegible]又勸下[illegible]餉而問曰汝曹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故汝曹得以立功苟復使他人誅汝以爲功邪[illegible]皆拜謝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爲節度使 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 武寧節度使張愔有疾上表請代十一月戊申徵愔爲工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代之王紹本名純避上名改焉復以濠泗二州隸武寧軍見[illegible]分濠泗二州[illegible]二百三十[illegible]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徐人喜得二州故不爲亂 丙辰以內常侍吐突承璀爲左神策中尉[illegible]承璀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爲承璀張本其甚幾於亂國是歲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回鶻之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教與天竺又異按唐書會要十九卷回鶻可汗王令明教僧進法入唐大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勅賜回鶻摩尼爲之置寺賜額爲大雲光明寺六年正月勅荊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illegible]摩尼僧議攻京城[illegible]其大學[illegible]數年[illegible]法日晏乃食[illegible]本國[illegible]而不食乳酪[illegible]唐史回鶻[illegible]元和初再朝獻[illegible]晏乃食[illegible]可汗[illegible]其法日晏乃食食湩而不食湩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二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上以杜佑高年重之[illegible]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illegible]三朝至中書議大政它日[illegible]聽歸樊川[illegible]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黃裳[illegible]大節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乙巳以黃裳[illegible]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己酉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吉甫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illegible]十五年德宗貞元七年竇參[illegible]吉甫[illegible]長[illegible]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illegible]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黃洞蠻獲其酋長黃承慶黃洞蠻[illegible]西原[illegible] 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神策鹽州定遠兵隸焉[illegible]定遠城[illegible]西受降城[illegible]右神策京西北八鎮[illegible]鹽州[illegible]以右神策[illegible] [illegible]遂[illegible] 秋八月[illegible]以[illegible]濟王[illegible]

昭爭私隙迭相表請加罪戊寅以給事中房式為幽州成德義武宣慰使和解之九月乙酉密王綢薨夏蜀既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為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

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既掌留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嚴兵坐幄中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臠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臠食之注刃於敕使之頸詬詈將殺之錡陽驚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

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為姚志安所敗生致於錡未及京口錡敗得免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為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

高崇文在蜀期年一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一卒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上擇可以代崇文者而難其人丁卯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其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為福乎！」眾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強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強、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群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為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冢廟，中丞盧坦上言：「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之惡而累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代今

上八

允祖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昭義節度使盧從 [illegible]

史內與王承宗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 [illegible] 冀在大行山之東 擁兵東出上召令還從史託言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 考異曰 [illegible]

[illegible]

它日上召李絳對於浴堂 [illegible]

[illegible]

其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

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為人臣負朕乃爾何以處之 [illegible] 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絪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搢紳之論稱絪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 [illegible] 疾寵忌前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信讒也上良久曰誠然絪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處分 [illegible] 上又嘗從容問絳曰 [illegible] 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

惟陛下之聰明，若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止。群臣請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丙申，許之。

盩厔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

十二月，丙辰，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京西諸軍都統。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翰林學士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擇高門美才。」上曰：「此非卿所知。」己卯，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頃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三年春，正月，癸巳，群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赦天下。自今長吏詣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琦奏分遣諸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

附邕遣……上從之。光琳……是則從之，苟為非是，奈何不改！

臨涇鎮將郝玼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

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

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

癸巳，郇王總薨。

辛亥，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

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夏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前進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吏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為考策官，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分。

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裴垍、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垍、涯學士，垍為戶部侍郎，涯為都官員外郎，貫之為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乙亥，以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僧孺，弘之七世孫；宗閔，元懿之玄孫；湜，睦州新安人也。

丁丑，罷五月朔宣政殿朝賀。

以荊南節度使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五月，翰林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關外官。

（故以爲關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垍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所數）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否音鄙）一旦無罪悉疏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洶洶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索山客翻）牛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問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爲左補闕（京兆府除兩赤縣外餘爲畿縣凡置都其郭下縣亦爲赤餘爲畿縣）今僧孺等所言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恐非嗣祖宗之道也質寧之子也（穆寧[illegible]）

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西原蠻酋長黃少卿請降六月癸亥以爲歸順州刺史（黃少卿反見二百二十四卷[illegible]貞元十年）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置之甘州（沙陀降吐蕃見二百三十三卷貞元六年[illegible]古[illegible]翻）每戰以爲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自歸於唐（復扶又翻）遂帥部落三萬循烏德鞬山而東（帥讀曰率下同烏德鞬山在回鶻牙帳之西[illegible]唐書云即鬱督軍山[illegible]音也鞬居言翻）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轉戰至石門（水經註河水[illegible]石門[illegible]）凡數百合盡忠死士衆死者太半（此置石門關在原州平高縣界）執宜帥其餘衆猶近萬人騎三千詣靈州降（[illegible]）

[illegible]

奉誠可汗收復涼州大敗吐蕃之衆或有[illegible]烈考於[illegible]

贊普者云沙陀本回紇部人今[illegible]

贊曰昔我烈考爲唐之臣不幸河西爲吐蕃所據[illegible]

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靈鹽節度使范希朝

聞之自帥眾迎於塞上置之鹽州為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為于詔偽訓）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未幾盡忠弟葛勒阿波又帥眾七百詣希朝降（[illegible]）詔以為陰山府都督自是靈鹽每有征討用之所向皆捷（[illegible]）靈鹽軍益強（[illegible]得中國[illegible]）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以給事中盧坦為宣歙觀察使蘇強之誅也（[illegible]）兄弘在晉州幕府自免歸人莫敢辟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為判官上曰使蘇強不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illegible]）況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後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也）

九月庚寅以于頔為司空同平章事如故（[illegible]）加右僕射裴均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鍔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以為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illegible]）今又除鍔則如鍔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一啟不可復塞且鍔在鎮五年（德宗貞元十九年鍔為淮南[illegible]）百計誅求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鍔以進奉得之競為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考異曰[illegible]）

壬子以宣武節度使韓弘同平章事

丙申以戶部侍郎裴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illegible]）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illegible]）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illegible]）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民（[illegible]）及垍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illegible]之

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息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illegible]垍獨奏之垍器量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illegible]垍曰公不稱此官[illegible]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宅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 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illegible]

[illegible]

河中晉絳節度使邠國公杜黃裳薨 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於臨涇[illegible]以鎮將郝玼為刺史[illegible] 南詔王異牟尋卒子尋閣勸立

四年春正月戊子簡王遘薨[illegible] 渤海康王嵩璘卒子元瑜立改元永德 南方旱饑庚寅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二浙荊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illegible]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illegible]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丁卯罷絪為太子賓客擢藩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illegible]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裴垍具奏其狀請以李鄘代之三月乙酉以綬為左僕射以鳳翔節度使李鄘為河東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留後[illegible] 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illegible]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illegible]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

計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循情（……賜則非有費矣……多怨……情矣）。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巽奏郴州司馬程异吏才明辨，請以為揚子留後（揚州揚子縣，自大曆以來，鹽鐵轉運使置巡院於此，故置留後）。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异句檢簿籍，又精於巽，卒獲其用（句，音鉤。為程异以理財進用張本……）。

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

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而儲闈未立，典冊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伏望抑撝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長子鄧王寧為太子。寧，紀美人之子也。辛未（……）度（……）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給沙陀，許之。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進銀器千五百餘兩（……）。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銀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

如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自建中三年王武俊以恆冀[illegible]至是二十八年），人情貫習，不以為非（貫，讀曰慣。貫習，猶言慣熟）。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張茂昭請除人代承宗，[illegible]）。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盡歸國家矣（自大曆、貞元以來，用兵之弊正如此）。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illegible]）欲希上意，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illegible]）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說上（[illegible]），請發兵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

初，平涼之盟（見二百三十二卷貞元三年），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三詣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路隨表請和蕃，情切於求親也。號，戶刀翻）。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illegible]），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垍、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

六月，以靈鹽節度使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illegible]），慮其反復，又部落眾多，恐長穀價（長，知兩翻），乃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使以領之，而處其餘眾於定襄川。於是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illegible]）。

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illegible]），盛脩安國寺（[illegible]），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illegible]），先構碑樓，請……

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以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璀適在旁，上命曳倒碑樓。[illegible]承璀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illegible]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四

起屠維赤奮若七月，盡玄黓執徐，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爲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丁卯，貶憑賀州臨賀尉。[illegible]夷簡，元懿之玄孫也。元懿，高祖子。上命籍憑貲產，[illegible]李絳諫曰：「舊制，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櫟，音樂。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累，良瑞翻。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朝，直遙翻。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上密問諸學士曰：「朕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德、棣二州更爲一

鎭以離其勢幷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師道事見[illegible]) 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illegible]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illegible]得以爲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illegible]搆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illegible]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illegible]

[illegible]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illegible]易於反掌[illegible]故諂諛躁競之人[illegible]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illegible]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illegible]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illegible]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

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illegible]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illegible]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illegible]其爲憂患可勝道哉[illegible]濟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illegible]時吳少誠病甚

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illegible]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illegible]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illegible]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illegible]以收鎭冀之心[illegible]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illegible]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眞定宣慰[illegible]承宗

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丙申，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三萬餘人。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恆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婿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為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貶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垍、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垍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則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屬，之欲翻），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

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橫，戶孟翻），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為廉良，怫意則毀龔、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署為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為留後。

是歲，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

以下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
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濟使魏知
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
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
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
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
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
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
忿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
之路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
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
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
壓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遺趙人書曰
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
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
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
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
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
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
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

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
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
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
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
爾何不與承宗反繫忠獄使人視成德
之境果不爲備後一日令濟專護北疆勿使
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
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
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
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且
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
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趙
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
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今則柰何忠曰燕趙
爲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
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
敗忠於上兩皆售也賣物去手曰售
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
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
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illegible]）

五年（[illegible]）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束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為恆州北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三鎮謂河東、河中、振武），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嘩者。（[illegible]）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鎮。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酈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illegible]），軍中奪氣。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唐制，御史分司東都，謂之東臺。攝，收也），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一季俸，召還西京。至敷水驛（華陰縣有敷水驛。[illegible]），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稹傷面（考異曰：[illegible]中使仇士良[illegible]白居易傳皆云[illegible]士元[illegible]）。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illegible]）。翰林學士李絳、崔群言稹無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橫，戶孟翻），人無敢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眾，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疾惡繩愆（惡，烏路翻），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西留後（[illegible]之言）。

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illegible]），與從史兩軍入賊境（[illegible]），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難支敵。（[illegible]）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illegible]），久不能下（[illegible]）。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illegible]）。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illegible]）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貲，財也。[illegible]），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彊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也（為，于偽翻。下同）。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illegible]），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

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一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illegible]）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細作，古之諜者。）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為陛下深憂者二也。（[illegible]）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illegible]）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illegible]）又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illegible]）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為言為臣之（[illegible]）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illegible]）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illegible]）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illegible]）垍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很，必將為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都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璀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illegible]）甲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illegible]）

左右驚亂，（[illegible]）承璀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illegible]）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也。（[illegible]）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新唐書地理志：定州新樂縣東南二十里有木刀溝。[illegible]）

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illegible]）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

義（[illegible]）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illegible]）

（[illegible]）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五州，澤、潞、邢、洺、磁也。[illegible]）於魏博恒幽諸鎮蟠結（[illegible]）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洺入其腹內（[illegible]）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曏為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胤（[illegible]）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illegible]）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為重鎮留後為之求旌節（[illegible]）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校，較也；[illegible]）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illegible]）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為伍且謂承璀誘重胤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張茂昭、田季安、程執恭、李師道。[illegible]）并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illegible]）若皆不報則眾怒益甚若為之改除（[illegible]）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illegible]）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illegible]）對曰從史為帥不由朝廷（[illegible]）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illegible]）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為望外之福（[illegible]）豈敢更為旅拒況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承璀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illegible]）中等夷其多必不願重胤獨為主帥移之它鎮（[illegible]）乃愜眾心（[illegible]）何憂其致亂乎上（[illegible]）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為河陽節度使孟元陽為昭義節度使戊戌（[illegible]）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五月乙巳昭義軍三千餘人夜潰奔魏州（[illegible]）劉濟奏拔安平　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illegible]）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illegible]）

甲子奚寇靈州　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為臣比請罷兵（[illegible]）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理道，治道也）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illegible]）令明日三殿對來（[illegible]）白居易（[illegible]）

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唐置翰林學士之始無承旨永貞元年上始命鄭絪為承旨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對翰林學士凡十人[illegible]南廳五間北廳[illegible]承旨居北廳東第一閣謂白居易小臣不遜白居易也須令出院令出翰林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猶言少思慮也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箝其廉翻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考異曰舊居易傳曰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所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是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見聽納今從李司空論事

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蓬萊池在蓬萊殿北一曰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自蓬萊池西北出玄武門入重元門苑中重元門苑之南門南對宮城北玄武門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間古莧翻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數所角翻考異曰實錄淄青幽州累有章表請赦承宗[illegible]今不取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復扶又翻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唐制布帛六丈為端四丈為匹加劉濟中書令

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長知兩翻緄古本翻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玘墟里翻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呼火故翻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為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皋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索山客翻總因寘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涿州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莫州南至瀛州八十里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嶺南監軍許遂振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於上上命召於陵還除冗官於音烏召於同冗官散官也冗而隴翻裴垍曰於陵性廉直陛下以遂振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為吏部侍郎遂振尋自抵罪

八月乙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憲宗信方士之心已露於此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事各見本紀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事見二百一卷高宗總章二年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

安同理何嗟異乎。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還。辛亥，復為左衛上將軍、[illegible]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上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裴垍得風疾，上甚惜之，中使候問旁午於道。丙寅，以太常卿權德輿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欲舉族入朝；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左庶子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書管鑰授迪簡，遣其妻子先行，曰：吾欲子孫不染於污俗。茂昭既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楊伯玉作亂，囚迪簡。辛巳，義武將士共殺伯玉。兵馬使張佐元又作亂，囚迪簡，迪簡乞歸朝。既而將士復殺佐元，奉迪簡主軍務。時易定府庫罄竭，閭閻亦空，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身居戟門下經月，將士感之，共請迪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迪簡為義武節度使。甲午，以張茂昭為河中、慈、隰、晉、絳節度使，從行將校皆拜官。右金吾大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求河中節度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貶慎為右衛將軍，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留其子宥主留事，朝廷因以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會宥母卒於長安，宥利於兵權，不時發喪。鄂岳觀察使郗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問，先備籃輿，即日遣之。甲辰，會王纁薨。庚戌，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鍔為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鍔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鎮非大忠、大勳，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鍔既無忠勳，朝廷又非

不得已何爲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考異曰 [illegible]]

[illegible] 千萬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奏 [illegible]

又不工於完聚泡希朝以河東全軍出也河北[illegible]鍔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鍔平章事李絳諫曰鍔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上乃止[復扶又翻]

中書侍郎裴垍數以疾辭位[數所角翻]庚申罷爲兵部尚書

十二月戊寅張茂昭入朝請遷祖考之骨于京兆[茂昭 [illegible]]

壬午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爲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鏁守者不爲開[鏁 [illegible]]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辨真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還 [illegible]]明日擢爲重職

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橫戶孟翻 [illegible]]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是陛下負臣也[惡烏路翻]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從千容翻]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illegible]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爲節度使

庚申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二月壬申李藩罷爲太子詹事

己丑忻王造薨[造代宗之子 [illegible]]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惡烏路翻]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判本司者判戶部 [illegible]]上問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illegible]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藏徂浪翻 [illegible]]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illegible]上嘉其直益重之

乙巳上問

宰相……權德輿對曰秦以……（……）選
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抶人背（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
（……）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旋踵自亡
（……）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
（……）……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夏四月戊辰以
（……）……裴垍為太子賓客李吉甫惡之也（……）
庚午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為戶部侍郎判
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為代北水運使有異馬不
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遲之
……品官劉泰昕按其事（……九百三十二人……）

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
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召泰昕還（……）
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皋謨董溪（……）
坐贓數千緡敕貸其死皋謨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
潭州並追遣中使賜死（……）
（京師東南……京師南……四千五百……四百四十五里……）
權德輿上言以為皋謨等罪當死陛
下肆諸市朝（……）誰不懼法不當已
赦而殺之溪晉之子也（……）庚子以金
吾大將軍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隴州地

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
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
不當覬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
其地（……）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
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
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賜振武節度使阿跌光進姓
李氏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
（所謂十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
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
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

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
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
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請敕
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
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
品月俸錢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
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
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
大小刺史皆千緡（……）

剟為扣始立限約（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二年）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事見二百三十三卷德宗貞元四年量其閑劇）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illegible]）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

秋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禮記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都省者尚書都省）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斷丁亂翻）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處昌呂翻）則經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循州[illegible]）

甲寅吏部奏准敕併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黔州大水壞城郭（[illegible]）觀察使竇羣發溪洞蠻以治之（[illegible]）督役太急於是辰溆二州蠻反（[illegible]）羣討之不能定戊午貶羣開州刺史（[illegible]）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為求方鎮（[illegible]）事覺賜死事連左衞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丙申以承璀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此上曰此家奴耳嚮以其驅使之久（[illegible]）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illegible]）

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閤（[illegible]）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擇其人獨近世不然十二月壬申詔封恩王等

六女為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編尺證翻）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曰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為相前一日出承璀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同平章事新傳曰絳所言無不聽帝欲遂以為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除有殿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平章事今按實錄出承璀至絳入相五十一日二傳云翌日誤也）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鯁古杏翻數所角翻）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閏月辛卯朔黔州奏辰漵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漵音敘帥所類翻）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唐太子通事舍人八人正七品下掌導宮臣辭見承令勞問此職本宣也李涉時試官）知上於吐突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罪承璀久委心腹不宜遽棄知匭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賂詣光順門通之（戣逵龜翻武后垂拱二年置匭四枚共為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木位主春配仁色青仁者以亭育為本以青匭置於東有能告養人及勸農之事者投之銘曰延恩匭南方火位主夏色赤配信信者風化之本以丹匭置於南有能正諫論時政得失者投之銘曰招諫匭西方金位主秋色白配義義者以斷決為本以素匭置於西有能自陳抑屈者投之銘曰申冤匭北方水位主冬色玄配智智者謀慮之本以玄匭置於北有能告以謀智者投之銘曰通玄匭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進之宋朝改匭院為登聞鼓院投書者入其狀於閤門使進之會要光順門居）戣聞之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八月貶涉峽州司倉（峽州古夷陵地蜀置宜都郡梁置宜州後魏改拓州西魏取三峽之義周武帝以州扼三峽之口改曰峽州唐志峽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八十八里）涉渤之兄（李渤時隱於少室山）戣巢父之子也（李懷光之難巢父死於之）辛亥惠昭太子寧薨（寧上長子也四年三月立為太子）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五二錢者

七年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惡烏路翻）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諳音庵）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唐人謂同年登進士科為同年至今猶然）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趣讀曰促）　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東受降城故勝州東北隔河）　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樂音洛）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

置。[illegible]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唐六典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illegible]）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旰古案翻）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間古莧翻）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常言人臣不當強諫（左傳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強其兩翻[illegible]）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

惰（懈古隘翻[illegible]）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illegible]）

夏四月丙戌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羣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庫部郎中[illegible]）上嘉羣讜直（[illegible]）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長知兩翻）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上時掌翻）上乃從之

五月庚申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設爲法制以招[illegible]）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復扶又翻）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治直吏翻）日旰暑甚汗透御服（[illegible]）

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

秋，七月，乙亥，立遂王宥為太子，更名恒。恒，郭貴妃之子也。諸姬子澧王寬長於恒，上將立恒，命崔群為寬草讓表。群曰：凡推己之有以與人謂之讓。遂王，嫡子也，寬何讓焉！上乃止。

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洛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為節度副使。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眾心，出為臨清鎮將，欲殺之。興陽為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

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為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眾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曏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鄰道

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他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為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為留後興驚仆於地眾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五 起玄黓執徐十月，盡柔兆涒灘九月，凡四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柰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庚戌，更名皇子寬曰恆，察曰悰，寰曰忻，寮曰悟，審曰恪。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

若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爲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恭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証爲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田氏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

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爲右監門衛將軍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

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 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

比其得報寇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郤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爲相州刺史融興之兄融與興幼孤融長養而教之興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

融退而挾之挾丑粟翻扶也曰爾不自悔禍尚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暴之時猜暴之時謂田季安時也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義權知國務庚午以言義為勃海王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數所角翻　辛未德輿罷守本官　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二年頔入朝見二百三十八卷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能為人屬請為于偽翻下同屬之欲翻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正言求出鎮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索山客翻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溷戶困翻廁也事覺頔帥其子殿中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內帥讀曰率唐大明宮南面門曰丹鳳門其西曰建福門內讀曰納退負南牆而立遣人上表閤門以無印引不受唐制凡四方章表皆閤門受而進之頔既無職印又無內引所以不受日暮方歸明日復至復扶又翻　丁酉頔左授恩王傅仍絕朝謁朝直遙翻敏流雷州舊志雷州至京師六千五百一十二里季友等皆貶官僮奴死者數人敏至秦嶺而死自藍田關出度秦嶺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遺唯季翻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

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三月丙辰杖殺鑒虛沒其所有之財考異曰實錄在二月發長曆二月乙酉朔三月甲寅朔丙辰三月三日甲子武元衡入知政事十一日也實錄不書月日　甲子徵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元和二年武元衡出鎮至是召還　夏六月大水上以為陰盈之象辛丑出宮人二百車　秋七月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兼理河防理治也時受降城為河所毀河毀受降城見上卷七年　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德故城天德故城在受降城東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乾元後徙天德軍於永濟柵按宋白續通典作永清柵其城陸伏同城之舊址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仁愿築受降城見二百九卷中宗景龍元年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況天德故城僻處确瘠處昌呂翻确克角翻瘠秦昔翻磽确也瘠薄土也去河絕遠烽候警急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卒子恤翻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軍徒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緣以名于私役使之聚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

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考異曰：[illegible]又云以中受降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五十人[illegible]三者不同，莫知[illegible]此不同，或者一千二百四十人以是二城都數[illegible]）器械止有一弓，自餘稱是。（稱，尺證翻。）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乙巳，廢天威軍，（元和初，并左右神威為一軍，曰天威軍；神策有射生軍[illegible]）以其眾隸神策軍。丁未，辰溆賊帥張伯靖請降。（[illegible]）辛亥，以伯靖為歸州司馬，委荊南軍前驅使。

（[illegible]付[illegible]）初，吐蕃欲作烏蘭橋，（烏蘭縣[illegible]）先貯材於河側，（貯，丁呂翻。）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佖，毗必翻。）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新志：西州交河縣北[illegible]柳谷[illegible]）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鸊鵜泉，（鸊鵜泉在[illegible]）邊軍戒嚴。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判官嚴澈，綬之子也。（嚴綬[illegible]綬音受。）以刻覈得幸於進賢。進賢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備回鶻，所給資

糧多虛估，（[illegible]）至鳴沙，遵憲屢[illegible]而士卒[illegible]發怒，夜，聚薪環其屋而焚之，擐甲而還。（還，從宣翻。）庚寅，夜，焚門攻進賢，進賢踰城走，軍士屠其家，并殺嚴澈。進賢奔靜邊軍。（靜邊軍在[illegible]西一百八十里。）群臣累表請立德妃郭氏為皇后。上以妃門宗強盛，（妃，郭子儀之孫[illegible]）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慶賀，竟不許。丁酉，振武監軍駱朝寬奏亂兵已定，請給將士衣。上怒，以夏綏節度使張煦為振武節度使，（煦，[illegible]）將夏州兵二千赴鎮，仍命河東節度使王鍔以兵二千納之，聽以便宜從事。駱朝寬歸罪於其將蘇若方而殺之。

發鄭滑魏博卒鑿黎陽古河十四里，以紓滑州水患。（[illegible]）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惡，烏路翻。）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事見漢桓靈紀。）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九年春正月甲戌，王鍔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

于都護府。……蘇亂者蘇國珍……

十二人。二月丁丑，貶李進賢為通州刺史。甲午，貶朝

貞……縱亂者杖之八十，奪色，配役定陵。

奏……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

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

上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為弓

箭庫使、左神策中尉。李

吉甫奏：「國家舊置六胡州於靈鹽之境，

開元中

廢之，更置宥州以領降戶；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

軍。

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

項。」上從之。夏五月庚申，復置宥州，理經略軍，取

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實之。先

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

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為：「回鶻凶彊，不可無備；

淮西……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

萬，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

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修

城塹，蓄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

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磧路無備，更修天

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

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又……儻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

三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

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乙丑，桂王綸薨。

六月壬寅，以河中節度使張弘靖為刑部尚書、同平

章事。弘靖，延賞之子也。翰林學士

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

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貴戚及勳臣之家，

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貫者，

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悰不

辭。秋七月戊辰，以悰為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尚

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八月癸巳，成昏。

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

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年

間，人未嘗以絲毫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

所賜奴婢卒不肯……」奏請納之，悉自市寒

賊可制指者【制指謂可制御而指揮也】自是閭門路絕、闐ㄟ

聲閏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考異曰實錄少陽卒在閏月己丑下壬辰上而并元濟奏與陳言之紀綱少陽卒皆在九月按舊傳曰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為輟朝紀張弘靖請為少陽輟朝贈官而實錄辛丑贈少陽右僕射然則己丑至辛丑才十二日耳豈容四十日不輟朝乎今從新紀】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壽州有茶山抄楚交翻】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元和元年】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淮南節度治揚州欲徙治壽州以逼蔡】會朝廷方討王承宗【事見上卷四年五年】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事見七年】吉甫以為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七萬緡弘正曰吾不若移河陽軍之為善也【喜朝廷之不猜防魏博】九月庚戌、洺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忠武都知兵馬使【九域志陳州西南至蔡州一百九十里】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為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肅宗時令狐彰背史思明歸朝】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荊南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嚴綬為山

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嘗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惡烏路翻】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為輟朝但易環蔡諸鎮將帥【易以豉翻環音宦將即亮翻下帥所類翻】益兵為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圬射堋【圬哀都翻堋蒲登翻射埒也】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婿也元濟以為謀主戊戌加河東節度使王鍔同平章事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唐工部郎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舞陽縣屬許州九域志在許州西南一百八十里】焚葉【葉式涉翻】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冬十月丙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公李吉甫薨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為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綬音受】乙丑命內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監其軍【考異曰實錄作譚峻今從舊傳】戊辰以尚

尚書左丞呂元膺為東都留守　党項寇振武　十二
月戊辰以尚書右丞韋貫之同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乙酉加韓弘守司徒弘鎮宣武十餘年
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忠純待之王鍔
加平章事弘恥班在其下與武元衡書頗露不平之
意朝廷方倚其形勢以制吳元濟故遷官使居鍔上
以寵慰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東都畿也）己亥
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
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
敗于磁丘（[illegible]）卻五
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九域志唐州東至壽州三百五十里）壽州團
練使令狐通為淮西兵所敗（[illegible]）走保州城境上諸
柵盡為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
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
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
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
櫜鞬迎之（[illegible]）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
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
戒其部校曰（[illegible]）行營之事一決都將（[illegible]）
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illegible]）
（[illegible]）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
之（[illegible]）淫泆者沈之於江（[illegible]）士卒皆喜曰中丞
為我治家（[illegible]）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
綽所乘馬踶殺圉人（[illegible]）公綽命殺馬以祭
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
駑何足惜也竟殺之（[illegible]）河東將劉輔殺豐州刺
史燕重旰王鍔誅之及其黨（[illegible]）王叔文之
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illegible]）
（量音良）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
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illegible]）三月乙酉皆
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
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
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劉禹錫字夢得）萬無母子俱
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
言曰（[illegible]）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為死別良可
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
責也（[illegible]）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

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illegible]）

宗元善爲文，嘗作梓人傳（[illegible]），以爲：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羣木之材（[illegible]），視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眾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相，息亮翻；勝，音升）。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倍（[illegible]）。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稱，尺證翻），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illegible]），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衒能矜名（[illegible]），親小勞，侵眾官，听听於府庭（[illegible]），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illegible]），[illegible]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illegible]），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illegible]），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爲政亦然。吾見長人者（[illegible]），好煩其令，若甚憐焉（[illegible]），而卒以禍之（[illegible]）。旦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穫，督其蠶織，吾小人輟饔飧以勞吏之不暇（[illegible]），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illegible]）！故病且怠，職此故也（[illegible]）。此其文之有理者也。（[illegible]）

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潁。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南頓縣，漢屬汝南郡[illegible]）。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

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illegible]）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趣七喻翻）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為元濟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師道曰（說輸芮翻）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是人情恟懼（恟許拱翻[illegible]）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

（[illegible]）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申光蔡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此以大小強弱之勢言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斷丁亂翻[illegible]）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羇居宜翻）羇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諳烏含翻懾之涉翻）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難乃旦翻下同）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比毗至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易以豉翻）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時曲[illegible]）淮西兵晨壓其壘而陳（陳讀曰陣下同）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illegible]）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李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說輸芮翻刺七亦翻下同）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為吳元濟遊說（為于偽翻說輸芮翻）（少詩照翻）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illegible]）

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illegible]）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傔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illegible]）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illegible]）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illegible]）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橑者皆索之。（[illegible]）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illegible]）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illegible]）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甚急。（[illegible]）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illegible]）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illegible]）

秋，七月，庚午朔，靈武節度使李光進薨。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後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籥，籍財物，歸於其姒。（[illegible]）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

（[illegible]）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甲戌詔數王承宗罪（[illegible]）絕其朝貢曰冀其翻然改過束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本道人謂淄青人也）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元膺以東都防禦使戍留守其所統兵曰防禦兵）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唐六典東都□城南面三門中曰定鼎左曰長夏右曰厚載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南曰永通北曰上東北面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西[illegible]考異曰河南記曰賊[illegible]）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唐六典東都皇城在都城西北隅南面三門中曰端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東面一門[illegible]西面二門[illegible]元膺坐於左掖門下）指使部分（分扶問翻[illegible]河南府西南至虢州界三百[illegible]里[illegible]鄧州界六百里）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illegible]）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趫勇（趫丘妖翻捷也）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儕士皆翻）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為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illegible]）有訾嘉珍門察者（訾[illegible]姓也）潛部分以屬圓淨（[illegible]）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illegible]）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二縣伊闕陸渾）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illegible]）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留守防禦兵之將也）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illegible]）為之耳目元膺鞫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illegible]）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illegible]）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illegible]） 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illegible]）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

襄陽（襄陽，山南東道節度治所）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賚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八州：襄、鄧、唐、隨、均、房、郢、復）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樂，音洛）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從其[illegible]行者）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宣武節度治大梁[illegible]）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遺，唯季翻）使者先致書。光顏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妓，渠綺翻。荷，下可翻）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illegible]）即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illegible]文從字順）「為光顏多謝相公，（[illegible]）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以戶部侍郎李遜為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為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illegible]）

辛丑，刑部侍郎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類後，（[illegible]）至今長行敕，近刪定為三十卷，請施行。」從之。（[illegible]）

上雖絕王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illegible]）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

庚戌，東都奏盜焚柏崖倉。（[illegible]）

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溵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illegible]）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illegible]）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illegible]）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

己丑，吐蕃

欵隰州塞請互市許之 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荅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數所角翻）敗蕭沛數縣（敗補邁翻 蕭沛皆漢縣屬徐州 九域志 蕭在州西五十里 沛在州西北一百四十里）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溫人王智興擊破之 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平陰古肥子國 漢肥城縣之地 隋開皇十六年置山茌縣 大業初改曰平陰 取界內平陰古城爲名 時屬鄆州 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illegible] 又愿晟之子也 東都防禦使呂元膺請募山棚以衛宮城從之 乙丑河東節度使王鍔薨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兩役謂淮西及恒冀也）恐國力所不支請并力平淮西乃征恒冀（[illegible]）上不爲之止（爲于僞翻）弘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強斬首千餘級（敗補邁翻） 庚辰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誥蕭俛各解職守本官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illegible]）也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卒致朱泚之亂（事見二百二十六卷二百二十八卷 卒子恤翻）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illegible]）

甲申盜斷建陵門戟四十七枝（斷[illegible]音） 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 乙巳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玄道之曾孫也（李玄道事太宗爲文學館學士） 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郗丑之翻）斬首千餘級

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巔弑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謂之大容（容[illegible]）言兄也（南詔置弄棟節度於唐姚州之地 程大昌曰南詔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拓東麗水 [illegible]） 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荊南節度使袁滋父祖墓在朗山（[illegible]）請入朝欲勸上罷兵行至鄧州聞蕭俛錢徽貶官及見上更以必克勸之（更工衡翻）僅得還鎮 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鷄城（[illegible]）

高宮縣界。

三月庚午，太后崩。太后王氏，上之母也。辛未，敕以國哀，諸司公事權取中書門下處分，只令宰相參決百司公事處分。不置攝冢宰。唐中世以來，天子諒闇，不置攝冢宰，古者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之制，然非能盡行之也。 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鏉山。鏉，五高翻，又五到翻。 己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 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 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陵雲柵在溵水西南，郾城東北。蔡人立柵於此，以陵雲為名。斬首三千級。 辛亥，司農卿皇甫鎛以兼中丞權判度支。鎛始以聚斂得幸。鎛，音博。斂，力贍翻。 乙卯，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瑊之子也。瑊事代、德，有大功。 宥州軍亂，逐刺史駱怡。夏州節度使田進討平之。 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 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霞寓自蕭陂進至文城柵，遇伏而敗。鐵城即文城柵，以其堅不可破，故謂之鐵城耳。宋白曰：鐵城在吳房縣西南，文城東北。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上，時掌翻。 中外駭愕。宰相入見，見，賢遍翻。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易，以豉翻。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李遜主餉霞寓軍，霞寓以罪歸之。 秋七月，貶霞寓為歸州刺史。歸州，古之夔子國，吳分建平郡，唐置歸州，京師南二千二百六十八里。 遜亦左遷恩王傅。恩王連，代宗之子。 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使、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州為理所。 壬午，宣武軍奏破郾城之眾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 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好，呼到翻。別，彼列翻。又數請罷用兵，數，所角翻。左補闕張宿毀之於上，云其朋黨。八月壬寅，貫之罷為吏部侍郎。 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眾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柏鄉，漢鄗縣地，隋所置也，屬趙州。宋白曰：柏鄉縣西南至高邑縣十七里。光武即位於鄗，改曰高邑，今高邑是也。 庚申，葬莊憲皇后于豐陵。從順宗也。 九月乙亥，右拾遺獨孤朗坐請罷兵，貶興元府倉曹。

[illegible]之子也。（[illegible]代宗[illegible]以論議[illegible]）饒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戶。丙子，以韋貫之為湖南觀察使，猶坐前事也。（[illegible]）辛巳，以吏部侍郎韋顗、考功員外郎韋處厚等皆為遠州刺史，張宿讒之，以為貫之之黨也。顗，見素之孫也。（韋見素[illegible]）處厚，夐之九世孫也。（韋夐，後周[illegible]）乙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眾，拔六柵。（[illegible]）冬十一月壬戌朔，容管奏黃洞蠻為寇。乙丑，邕管奏擊黃洞蠻，破之，復賓、巒等州。（[illegible]）丙寅，加幽州節度使劉總同平章事。李師道聞拔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王鍔家二奴告鍔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上命鞫於內仗，（[illegible]）遣中使詣東都檢括鍔家財。裴度諫曰：「王鍔既沒，其所獻之財已為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為憂。」上遽止使者。己巳，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庚子，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赴京兆府治事也。）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illegible]似，肖也。[illegible]）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illegible]）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illegible]）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illegible]）

（以擢軍中偏裨階爲銜過此乃輕陛下法不獨誠出於教與禮之人不打神策軍將按公錄憲宗穆宗俱皆爲京兆尹非事恐非傳寫節爲叙副之誤也今將因話錄）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長河縣屬德州□□□□□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岸置縣十年又置於河東□□小胡城屬德州）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恒州三十里而軍（□□□）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恒州（□□□□）與承宗戰大敗奔還定州（九域志恒州至定州一百三十五里）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倮露（倮□□□）陳楚馳入定州（易州南至定州百四十里）鎮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斂軍中掠鎬家之衣也）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史言□河朔之人習於□□□□其□）丁未以翰林學士王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新興柵當在唐州東北界）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隨鄧節度使愬聽之子也（愬聽皆李晟之子）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于郾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己未容管奏黃洞蠻寇巖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六 起彊圉作噩盡屠維大淵獻正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為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illegible] 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illegible] 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illegible] 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illegible] 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illegible] 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illegible] 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illegible]

[illegible] 鹽鐵副使程异督財賦於江淮。回鶻屢請尚[illegible] 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illegible] 時中原方用兵，遂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illegible] 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illegible] 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illegible] 眾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illegible] 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illegible] 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illegible] 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己亥，[illegible] 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illegible] 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

千之衆據文城柵（[illegible]）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有陳光洽為之謀主，（[illegible]）光洽勇而輕，（[illegible]）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illegible]）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illegible]）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illegible]）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illegible]）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illegible]）之子也。（曹成王皋[illegible]）淮西被兵數年，（[illegible]）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illegible]）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illegible]）賊亦患其（[illegible]）糧食，不復禁。（[illegible]）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illegible]）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illegible]）郗士美敗於栢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戊辰，賜程執恭名權。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illegible]）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illegible]）吳秀琳以文城（[illegible]）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

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偽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illegible]）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illegible]）女於唐州，（[illegible]）於（[illegible]）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皆感泣。（[illegible]）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溵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溵水，據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度，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illegible]）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illegible]）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擒淮西將柳子野。（[illegible]）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為郾城令，質其母楊氏。（[illegible]）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illegible]）

（從逆而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青陵在郾城西南）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據新書李光顏傳洄曲即時曲也蓋溵水於此回曲以為名）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此以上李光顏事）又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九域志[illegible]）

（冶爐城蓋韓國鑄劍之地時當在[illegible]平界按新書[illegible]）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illegible]）癸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illegible]）丙午游弈兵馬使王義破楚城（[illegible]在州西一百五里蕭梁置西楚州及汝陽郡於此）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六鎮討王承宗者（事始上卷十一年）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強引兵出境纔五里（出境謂出武強之境）留屯

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李逢吉等之言即韋貫之等之言也[illegible]前此兵勢未[illegible]不得不從也）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方城縣本漢堵陽縣地[illegible]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六十里有青臺鎮[illegible]）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易弋豉翻平易也）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興橋柵在張柴村東）常陵暴官軍（陵者加之以陵暴者加之以暴）庚辰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張柴村在文城柵東二十里[illegible]）愬召廂虞候史用誠（[illegible]虞候掌左右）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illegible]）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易以豉翻）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曏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屏必郢翻卑正翻）或至夜分（夜半為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為賊內應且言得賊諜

〔[illegible]其事之言兵行營諸軍移文[illegible]〕愬恐謗先達於上己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為疑請令歸死於天子〔[illegible]〕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illegible]〕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illegible]〕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illegible]〕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illegible]〕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illegible]〕愬又以祐為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illegible]〕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illegible]〕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illegible]〕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閏月己亥程异還自江淮得供軍錢百八十五萬緡〔[illegible]〕諫議大夫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

餉太子又悅太子以諧謔〔[illegible]〕上聞之丁未罷綬侍讀〔[illegible]〕尋出為虔州刺史〔[illegible]〕綬京兆人〔[illegible]〕吳元濟見其下數叛〔[illegible]〕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為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illegible]〕秋七月大水或平地二丈初國子祭酒孔戣為華州刺史〔[illegible]〕明州歲貢蚶蛤淡菜〔[illegible]〕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甲辰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為誰可求其人與之庚戌以戣為嶺南節度使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illegible]〕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illegible]〕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為朕行乎〔[illegible]〕對曰臣誓不與此賊

但以臣比觀吳元濟表比毗至翻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裴度不用群議請身督戰[illegible]處昌呂翻又以戶部侍郎崔群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揔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爲于僞翻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通化門長安城東面北來第一門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之弟也嘗以膽畧自銜於度[illegible]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茂和父孝忠以服順易定比況[illegible]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高承簡爲嘉王傅蓋嘉王運之子嗣爲嘉王故置官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翰林學士掌禁中草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相在外朝恐其中外相應以沮罷兵之議沮在呂翻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illegible]

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却之楚丘古己氏縣隋開皇六年改曰楚丘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七十里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爲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監古銜翻陳讀曰陣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去羌呂翻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初上爲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唐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句諸司百僚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欠之物以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比音毗宿招權受賂於外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惡之惡烏路翻上欲以宿爲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重任必能可否朝政始宜爲之朝直遙翻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罷逢吉爲東川節度使甲寅李愬將攻吳房吳房漢縣屬汝南郡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吳王闔閭弟夫槩奔楚楚封之於此爲堂谿氏以封吳故曰吳房今吳房城堂谿亭是隋改爲吳房縣屬蔡州[illegible]諸將曰今日往亡陰陽家之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爲往亡九月以寒露後第二十七日爲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

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還音旋又如字）淮
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
下馬據胡牀（胡牀今謂之交牀其制本自虜來始名胡牀隋以讖有胡改曰交牀唐猶謂之胡牀）令
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考異曰舊傳作擒獻忠今從平蔡錄）
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
吾計也（定計入蔡在取吳房）不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
蔡之精兵皆在洄曲（考異曰舊元濟傳李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洄曲拒李光顏曰董重質弃洄曲軍李愬傳云分五百人斷洄曲又云洄曲子弟歸求寒衣然則元濟之衆當在洄曲也余意洄曲蓋御洄曲也）及四境拒守（守手又翻）守州城者皆羸老之
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比必利翻及也）元濟已

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
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澥胡買翻李愬檢校左散騎常侍鎮唐鄧故裴度稱之）　上竟用張宿為諫議大夫崔
羣王涯固諫不聽乃請以為權知諫議大夫許之宿
由是怨執政及端方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譖去之
（去羌弓翻）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九域志郾城縣有沱口鎮沱徒何翻）
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五溝在洄曲帥讀曰率）大呼而
進（呼火故翻）注弩挺刃（挺徒鼎翻）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
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
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

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
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
千人殿其後（殿丁練翻）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
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凡烽候所置率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知更刻觀望動靜一人為烽帥知文書符牒轉牒）據其柵命士少休（少詩沼翻）食乾糒整羈靮（糒音備乾飯也羈馬絡頭也靮丁歷翻）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
曲及諸道橋梁（斷丁管翻）復夜引兵出門（復扶又翻）諸將請所
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
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

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
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
州城（至蔡州城下也）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
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據蔡州至是三十二年）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
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為坎以先登（钁厥縛翻）
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
擊柝如故（柝他各翻）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
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外宅節度使外宅也）或告元濟曰官
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

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 [illegible] 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 帥讀曰率 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 [illegible] 矢集城上如蝟毛言其多也 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 自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據蔡州三世三十三年而滅 考異曰舊傳曰其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愬自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元李傳曰十一月愬夜出軍令李祐為前鋒其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實錄曰愬以十月[illegible][illegible]即州元七日使武官鄭澥告[illegible]期於裴度按先[illegible]日即是平蔡錄[illegible]云八日甲子也而[illegible][illegible]設云七日而又云十日夜[illegible]軍[illegible][illegible]設元濟傳[illegible]一月[illegible]出軍尤誤裴度傳云[illegible]十一日李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元[illegible]亦[illegible]按十月戊午朔韓愈平淮西碑云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即十五日也又曰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即十六日也實錄已知執元濟乃奏到日也今從平蔡錄 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 推赤心置人腹中 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鞠場毬場也 以江

南節度使李鄘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 元和九年楊元卿為吳少陽判官入奏以諭[illegible]於朝廷吳元濟留其妻今請將命[illegible]取[illegible]西珍寶其使可知也 上曰朕討淮西為人除害 為于偽翻 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 櫜古勞翻鞬居言翻[illegible]以藏矢鞬以藏弓[illegible] 以道左道東也余按古者乘車尚左故迎拜於車下者皆[illegible]手[illegible][illegible]蓋自北而東者以道東為左自南而來者以道西為左自東西而來者[illegible][illegible]車之所鄉而分左右也鄭玄注一隅[illegible]故孔穎達正義曰言[illegible]左右服南鄉西鄉為正蓋南鄉君道也西鄉主道也 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 悖蒲妹翻又蒲沒翻分扶問翻 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史言李愬識度非當時諸將所及 李愬還軍文城 [illegible]度既入蔡李愬還軍文城此皆是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非諸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私[illegible]者比也 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 事並見上 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 卒子恤翻 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

者不償近怨大者不詳細者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illegible]）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斷丁亂翻）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illegible]）先是吳氏父子阻兵（吳氏父子謂少陽元濟也[illegible]）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

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illegible]過工禾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illegible]樂音洛）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illegible]）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復方目翻[illegible]）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illegible]）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為于偽翻[illegible]）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illegible]）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illegible]）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溵水也（事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於其帳中得朝廷所與問訊書（[illegible]）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屬之欲翻[illegible]）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

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illegible]）過於夷貊（貊莫百翻[illegible]）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環音宦）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屏必郢翻[illegible]）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阽余廉翻[illegible]）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奕於內（奕音亦[illegible]）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驚怒

以他過杖殺之以劉晏平之善遇人答李師道不能…其智能而有…殺之…孫乃怒而…以亡而已矣 戊子以李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舊制御史二人知驛開元中令監察御史分知兩京館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 壬辰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潾諫曰潾力珍翻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分扶問翻切在塞侵官之源塞悉則翻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以戒於初令或有妨不以在太上不聽 甲午恩王連薨連代宗子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為神武將軍知軍事會要乾元元年十月四日敕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軍…六軍官益置…各四…將軍大將軍上…稍加以名號而不掌兵知軍事則掌兵矣唐隨… 裴度以馬揔為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郾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量音良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揔為淮西節度使 初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為淮南監軍李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承璀以六年出為淮南監軍九年召還引鄘為相鄘…是年十二月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祖出祖道謂之祖餞…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戊寅…師辭疾不入見見賢遍翻不視事百官到門皆辭不見鄘…李…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戶重質為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十三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昈李公度屢諫之昈侯古翻異曰…又有郭航名按亂乃牙將昈所使能者恐非昈等同諫者也今從河南記 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心為尚書憂家事為于偽翻反為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愛十二州之土地十二州謂鄆曹濮青淄齊登萊沂密海兗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疏沐等出沐知萊州…事子之…萊州…改…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囚郭昈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曇徒含翻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說式芮翻質音致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乙巳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上命六軍修麟德殿右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大將軍即右龍武大將軍以外寇初平謂淮西初平營

緒太多，白宰相裴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國為鴻臚卿；壬申，以文悅為右武衛大將軍，（既出奉國於外朝，文悅又自北門諸衛遷南牙諸衛環陵如劉）充威遠營使。（威遠營方共兵軍也）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大明宮東有東內苑，苑中有龍首殿、龍首池，龍首水自城南而注入于此池，安白口龍首殿在右軍）

李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謂裴度曰：李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下，戶嫁翻）

李鄘固辭相位。戊戌，以鄘為戶部尚書，以御史大夫李夷簡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渤海僖王言義卒，弟簡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歲卒，從父仁秀立，改元建興。乙巳，遣使來告喪。

橫海節度使程權自以世襲滄景，（德宗始命程日華為橫海節傳子懷直，為從兄懷信所逐，懷信死，子權嗣為節）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安，己酉，遣使上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樂，音洛）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為禮部員外郎。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說，式芮翻）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質，音致）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奏請。（為，于偽翻）

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表，時掌翻）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說，式芮翻）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馮，讀曰憑）自以為深根固蔕，（蔕，丁計翻）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眄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思，相吏翻）縮衣節食，（縮，斂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國兵謂王師也。駸駸，馬行疾貌）趙人已獻城十二，（[illegible]）[illegible]忠深為公憂之。（為，于偽翻）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戊辰，內出廢印二紐，賜左右三軍辟仗使。（[illegible]神武[illegible]三軍各分左右，辟讀如闢）舊制，以宦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監軍有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一年。宋白曰：舊制內官為三軍辟仗使，以察奏諸將，如方鎮之監軍使）及張奉國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

庚戌，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見上卷十一年。[illegible]）

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

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李正己初據有十五州及李納拒命徐州入于朝廷德棣入于朱滔有十二州而已先司徒謂李納也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三州謂沂密海州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為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為陳禍福爲于僞翻責其決語決語謂決爲一定之言不依違持兩端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弟許之弟與第同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曏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重直用翻又直龍翻使疏吏翻朝使謂朝廷所遣使者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史炤曰孟子曰係纍其子弟孫氏注云係纍縛結也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自許州徙滑州謀討師道也以淮西節度使馬總為忠武節度使陳許溵蔡州觀察使以申州隸鄂岳光州隸淮南不復以蔡州爲節鎮

辛丑以知勃海國務大仁秀為勃海王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棣州刺史詔以河陽兵送至滴河滴河漢千乘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縣漢濕沃入焉唐屬棣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漢許商鑿河因以爲名後人加水爲滴宋白曰以爲名會縣為平盧兵所陷平盧李師道兵也華擊卻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度副使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淮西已平故烏重胤復還鎮河陽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為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為供軍使遂方慶之孫也王方慶武后聖曆中爲相以書名上方委裴度以用兵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辛丑以夷簡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八月壬子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罷為兵部侍郎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史言鎛异逢君之惡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吐從暾入聲突陀沒翻甲辰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皇甫鎛以戶部侍郎判度支程异以工部侍郎判鹽鐵轉運使如故制下朝

野為慢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丑之翻笑也裴度崔群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復扶又翻上時掌翻以為鎛異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仰牛向翻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比毗至翻近也謂討吳元濟時裁損淮西行營諸軍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謂舊將所遣討蔡之兵今盡遣之以討李師道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言鎛在度支剋殖軍士諸軍可訴之於鎛今鎛為相無可訴之地矣程異雖人品庸下然心

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處昌呂翻下同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言憲宗英明且為所惑可以數非以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眾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蕩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謂獻德棣二州韓弘輿疾討賊謂自將兵討李師道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墮讀曰隳壞音怪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省悉景翻鎛自知不為眾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

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崔祐甫相德宗有可稱者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繒慈陵翻度因奏事言之鎛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引足以君不敬大矣憲宗為於此不恤不察由是鎛益無所憚憚徒案翻程異亦自知不合眾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知印秉筆時宰相判事故終免於禍五坊使楊朝汶汶音問妄捕繫人迫以考捶責其息錢遂轉相誣引所繫近千人

中丞蕭俛劾奏其狀俛音免劾戶概翻裴度崔群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橫戶孟翻史炤曰轂者輻所湊也漢書京兆尹自言待罪輦轂下謂京師在天子輦轂之下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死盡釋繫者上晚節好神仙好呼到翻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為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合音閤唐會要興唐觀本司農園

世在音樂坊開元十八年造李道古為鄂沔以求文元罪不知悉是以重罪也泌既誅而道古亦貶矣為上服必藥致疾張本泌薄必翻以兵錯翻

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長樂州當在靈州黃河外定遠城之西五六百里樂音洛

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宋白志台州唐興縣有天台山宋朝改唐興縣為天台縣天台山在縣西一百一十里臨海記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幃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長知兩翻上信之。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台州漢回浦縣地會稽東部都尉理後漢光武改回浦為章安縣吳分章安置臨海郡晉因之武德四年置海州五年改台州因天台山為名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喜許記翻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賦布也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為于偽翻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甲午，鹽州奏吐蕃遁去。

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為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樂音洛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渡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會古外翻裴度曰：魏博軍既渡河，不可復退，復扶又翻立須進擊，方……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魏博與滑州分河為境州為已出界唐中世以來命藩鎮兵征討已出境糧皆仰給於度支裴度用兵於東平李德裕用兵於上黨知其弊有以制之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一遷不兩雄又有實生之形疑阻或生何事不測其患豈止於遷延之役與其渡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渡河，楊劉鎮在鄆州東阿縣界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陽穀縣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東阿陽穀縣地今縣界有須昌故城向陽穀本漢須昌縣地則兵勢自盛，賊眾搖心矣。上言得至陽穀恐兵有利勢也此言賊眾搖心詣其成敗也上從之。是月，弘正將全師自楊劉渡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此自楊劉直進不復迂其路至陽穀也李師道傳云弘正距鄆州九十里田弘正傳云四十里考異曰河南記云築於陽穀西北今從實錄賊中大震。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法門寺在鳳翔府岐山縣特功德使言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帥僧眾迎之。帥讀曰率

戊辰，以春州司戶董重質為試太子詹事，委武寧軍驅使，李愬請之也。愬以重質李師道

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降戶江翻

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

在李師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新表見二百三十七卷元年） 元規辭去（文會為師道親黨，請留，蜀之，欲斷） 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盷、李存為司空忠謀（為司空盡翻，下不為同師並以挍同空故誅之） 李文會譖使殺沐，因盷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盷存還幕府。 上常語宰相（謂裴度、崔群等） 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易文言之傳） 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武寧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乙卯晦，進攻金鄉，克之（金鄉縣屬兗州。宋白曰：金鄉縣本漢東緡縣，今縣理即古緡國城。陳留風俗傳云：東緡，故陽武戶鄉。後漢於任城縣西南七十五里置金鄉縣，因穿山得金，故曰金鄉） 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悸，其季翻） 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也，既失之，其刺史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為，于偽翻） 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考城，漢古甾縣，唐屬曹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六十里） 丙戌，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沭陽，漢厚丘縣，後魏曰沭陽，以其地在沭水之陽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沭，食聿翻） 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未返（好，呼到翻） 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 壬辰，武寧節度使李愬拔魚臺（魚臺，漢方與縣，宋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為魚臺，以城北有魯公觀魚臺故名。公如字，觀，古玩翻。春秋魯隱公如棠觀魚，李師道請接應於魚臺市）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施，式智翻） 有然香臂頂供養者（供，居用翻；養，余亮翻） 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樂，音洛） 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永平八年，見四十五卷）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事並見前紀） 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唐時四夷入朝貢者皆引見於宣政殿）

（殿見）禮賓一設（唐有禮賓院凡胡客入朝設宴於長興里之北元和九年置禮賓院於長興里之北末屬鴻臚寺）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先以桃茢祓除不祥（記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illegible]）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極刑謂死刑也）裴度崔羣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癸巳貶愈為潮州刺史

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釋氏之說以空為宗）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害己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自邪所自出也）

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殺萬餘人

滄州刺史李宗奭與橫海節度使鄭權不叶不受其節制權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奭使其軍中留己表稱懼亂未敢離州詔以烏重胤代權將吏懼逐宗奭宗奭奔京師辛丑斬于獨柳之下丙午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陽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二月，盡重光赤奮若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海州治朐山，本漢朐縣，後魏加山字。東海，漢贛榆縣地，後魏置東海郡及縣，隋置東海縣，唐因之。懷仁縣，武德元年置，貞觀元年廢。懷仁，後漢贛榆縣地，後魏置懷仁縣。九域志：在州東一十里。懷仁縣，梁置，在州北一百一十里。懷仁縣，沭陽縣，本漢厚丘縣地，梁置潼陽郡，後魏改曰懷仁，隋開皇廢郡，縣屬海州。唐志：懷仁，武德四年置義塘郡及懷仁縣，以懷仁縣東北有古城，是懷仁郡理。今懷仁郡理，是漢贛榆縣，東北有古城，是為贛榆。宋白曰：懷仁縣，隋開皇置，唐因之。）

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丞縣，漢屬東海郡，隋廢，開皇十六年置於此，後為蘭陵郡。武德四年改曰承縣，後屬沂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宋白曰：承縣本漢丞縣，後魏改曰丞，隋開皇二十六年廢。舊置丞縣，故城在今縣西一里。丞縣後屬蘭陵郡。）

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治，直之翻。）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劉正臣見二百一十七卷肅宗至德元載。）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數，所角翻。）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眾心，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門下別奏者，使府貞牙門下別奏也。唐六典：凡諸軍鎮大使三品已上傔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三品已上傔二十人，別奏八人；總管三品已上傔十八人，別奏六人；四品已上傔十一人，別奏三人；若鎮官四品已上傔各減二人，別奏各減一人；五品已下傔各減三人，別奏各減二人；副使傔準品各減一人，若鎮守已下傔奏並四分減一。傔、別奏，皆令自召以充。）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還，音旋，又如字。）頗為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軍中稱都將為都頭。）同受傳語，（傳語，謂師道遣使者傳言語也。）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

悟屏人示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卷與捲同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言奉行詔旨以誅李師道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為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眾首良久對曰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眾所

惡者惡烏路翻凡三十餘人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近其靳翻帑他朗翻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使宅節度使所居有仇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恐行人遇兵走還城報遂令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天明則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主帥文書下諸將謂之帖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古者書竹為簡策以為書後世因謂書為簡白使謂白節度使使疏吏翻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比必利翻及也子城已洞開

惟牙城拒守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索山客翻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索山客翻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復扶又翻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為幸尋皆斬之代宗永泰元年李正己得淄青至是五十四年而敗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

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賈直言囚見上卷七年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趨七喻翻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之改容義而不責識如字辨識也號戶刀翻舐直氏翻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夏侯澄見上卷上

年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讀史至此，盡亦知其所以得，監其所以失，則知所以治。通鑑一書，不苟作矣。）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適，去音。均，爲），以鄆、曹、濮爲一道（鄆，音運。濮，音卜），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

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長，知丈翻），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復，扶又翻。下復須同。）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爲。悟多力，好手搏（好，呼到翻），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離，力智翻）。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除，謂除授。改，謂改他鎮），登即行矣（言登時即行也），何能爲哉！」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言驚遽失守，不知所爲）。明日，遂行。弘正已將數道，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客亭，驛亭也，送迎賓客之所）。

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昈、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李文會出登州，見上卷上年），聞將移鎮，所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敗，補邁翻），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方項羽分齊爲三，以王田市、田都、田安，後人因而言之。）乃詐爲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豐齊驛當在齊州東南。宋白曰：豐齊縣，漢祝阿故城也，在齊州東北二十里）。比還（比，必利翻，及也。還，音旋，又如字），悟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在朝，一死於獄，家貲悉爲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劉悟奏言。）

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先，悉薦翻），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樂，音洛），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弘正爲此，示鄆人以寬大耳。寒食之說不同：杜學記曰：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循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也。洪容齋曰：先賢傳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曰：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以太原、上黨、西河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此注已見前。）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

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暴易暴也，將何愛焉。（[illegible]）（勝，[illegible]；扶又翻。）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事見二百三十九卷十年。截，[illegible]；沮，在呂翻；撓，奴巧翻。）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橐篋以索之，（[illegible]索，山客翻。）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潼關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案，文案也；[illegible]史言關吏不[illegible]。）（[illegible]所以容姦。）乃裴度奏遣吏察鄆用兵以來上之密勅機略，因侍臣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請自禁中用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史言憲宗得為君之體。）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為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為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自是之後，淄青專平盧之號，而鄆、曹、濮賜號天平軍矣。）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為沂、海、兖、密等州觀察使。（為王遂以嚴酷召亂張本。）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抗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橫，戶孟翻。）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史言反側之地，擇帥不可不詳。處，昌呂翻。）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薨。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擠，子細翻，又子西翻。[illegible]）丙子，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皇甫鎛專以掊克取媚，（掊，蒲侯翻。）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將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從父弟也。（從，才用翻。）史館修撰李翱上言，（[illegible]）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屏，必郢翻。）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自建中初[illegible]）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數，所角翻。塞，悉則翻。）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

化何不勞而成哉若不以此爲事臣恐大功之後逆
欲易生（易以豉翻）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矣陛下可以高
枕自安逸（...）如是則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丁
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付
内京兆府御史臺徧鞫之皆款服（...罪伏...）　京兆
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
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恒戶登翻鄆音運刺七亦翻）而士元等後
期聞恒人事已成遂竊以爲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
度爲罪均（度徒洛翻）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
悉殺之（復扶又翻）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蔡平韓弘懼故入朝）
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
銀器千（繒慈陵翻）而汴之庫廄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
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史言韓弘善聚斂）　己丑羣臣
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兗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狷古縣翻）
時軍府草創（是年三月方分...四州置觀察）人情未安遂專以嚴
酷爲治（治直吏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每
督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
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

沂水（沂州治臨沂縣以臨沂水名之也）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
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
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常侍謂王遂也副使謂監軍副使也在告謂休假在直謂直衛之兵也）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
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爲然約事成推弁爲留後
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
弓刀（直房直兵之舍也）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射食亦翻）遂
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
暴（數所具翻）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升廳
號令與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賀衆莫敢不從監軍
具以狀聞　甲午韓弘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絁三萬
匹（絁式支翻）銀器二百七十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
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
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
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禮（史言進奉之弊...）　丁酉以河陽
節度使令狐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鎛
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爲相（裴度之議令狐楚出...今皇甫鎛引而相之...）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
華爲沂海兗密觀察使　韓弘累表請留京師八月
己酉以弘守司徒兼中書令　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弘

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弘靖，張延賞之子。延賞相德宗。）少有令聞，（少，詩照翻。聞，音問。）立朝簡默。河東、宣武闕帥，（帥，所類翻。）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鍔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後，（王鍔鎮河東，韓弘鎮宣武，弘靖皆承其後。斂，力贍翻。下同。）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下安之。（張弘靖之爲資藉之并汴可也，施之幽燕則殿矣。）

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戊辰，陳許節度使郗士美薨。以庫部員外郎李渤爲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閿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閿，音旻。）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攤，他干翻。比，音毗，又毗至翻。）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斂，力贍翻。）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執政，謂皇甫鎛等。惡，烏路翻。）渤遂謝病歸東都。

癸酉，吐蕃寇慶州。（慶州，隋弘化郡，開皇十六年改爲慶州，以慶美取其嘉名。漢歸德、富平縣地。舊志：京師西北五百七十三里。）營於方渠。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扇，音戰。鄆、兗、海、沂、密本一鎮也，故恐其扇亂。）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紿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從，才用翻。）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眾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杻，女久翻。）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

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此言鄆、青、沂分爲三鎮之初。先，悉薦翻。）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眾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眾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處，昌呂翻。下處同。）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屛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兵死之氣，凝爲赤霧。）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左傳，昭十一年。般，音班。）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惡，烏路翻。）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殿，丁練翻。斂，力贍翻。）專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釁，許覲翻。）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帥，所類翻。易，以豉翻。）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盻盻，恨視也。說文：音五計翻。孫愐音五禮翻，又音奚。）如寇雔聚處，（處，昌呂翻。）得間則更相魚肉，（間，古莧翻。更，工衡翻。）惟

先發者為雄耳。〇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升平（幾，居依翻），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〇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〇乙巳，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

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皇甫鎛自知以姦諂亂政，故深恨崔羣之言）。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安南都護府治交州），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苛刻失眾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此洞蠻即西原蠻，其黃氏者謂之黃洞）。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數，所角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數，所角翻。唐桂管管桂、昭、蒙、富、梧、潯、龔、鬱、欽、平、琴、賓、澄、繡、象、柳、融等州）、容管經略使陽

旻欲徼幸立功（徼，堅堯翻），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被，皮義翻；勝，音升）。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惟戣所部晏然（嶺南節度領五管，而廣州所管自為一道，以廣州管韶、循、岡、賀、端、新、康、封、瀧、恩、春、高、藤、義、竇、勤等州）。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為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為瓊州刺史。是歲，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眾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

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以為與鹽州俱沒）。無何（言無何時也），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不可勝計（當曰書擊吐蕃破之，殺獲不可勝計，文意乃為明暢）。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玼，音此）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新舊書皆作史敬奉）。〇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泌知台州，見上卷上年），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illegible]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躁，則到翻）。〇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為除天下之

害者，愛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樂，音洛。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衆者，伺，相吏翻。衒，熒絹翻。技，渠綺翻。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之所能勝也。藏，徂浪翻。勝，音升。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記曲禮之言。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潾江陵令。

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譖羣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賜與多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陳，舊也。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流言，放言也。李光顏憂懼欲自殺；李光顏時帥邠寧。遣人訴於上，上不信。京師恟懼，羣具以中外人情上聞。上，時掌翻。鎛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十二月，乙卯，以羣為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鎛矣。小人去君子以為自安之謀，不知適以自危也。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好，呼到翻。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沮，在呂翻。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謨才行。行，下孟翻。癸亥，擢兼謨左拾遺、內供奉。正官之外，又有內供奉，猶御史裏行也。兼謨，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事見武后紀。儒衡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平一在武后時，隱居嵩山，修浮屠法，累召不起。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十五年春正月，沂海兗密觀察使曹華請徙理兗州，沂海先治沂州。許之。

義成節度使劉悟入朝。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惲，於粉翻。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也。釗，音昭。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考異曰：實錄但云上崩於大明宮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志弒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裴廷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然憲宗之崩，事祕不能測其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

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按新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號六軍。今神策軍既專而負有六軍，則明唐中世以後以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也。威遠別是一軍。）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等及兵部郎中薛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對于思政殿。（以穆宗即位于太極殿東序，及丁未御西宮朝臨按之，中和殿、思政殿疑皆在西內。實錄言憲宗崩于大明宮之中和殿，則在東內。）放，戎之弟；（薛戎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公著，蘇州人，皆太子侍讀也。上未聽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參預機密。上欲以為相，二人固辭。丁未，輟西宮朝臨，（西宮即西內，大行在殯，臣子朝夕臨哭也。朝，直遙翻。臨，力浸翻。）集群臣於月華門外。（西內太極門內之東有日華門，西有月華門；東內則宣政殿東有日華門，西有月華門。）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上議命相，令狐楚薦御史中丞蕭俛；辛亥，以俛及段文昌皆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俛與皇甫鎛皆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以其附吐突承璀也。）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以其薦柳泌也。）癸丑，以薛放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中。乙卯，尊郭貴妃為皇太后。丁卯，上與群臣皆釋服從吉。（用漢文帝遺制也。）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倡，音昌。）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陛下宜延對群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趨，七喻翻。）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初屬潭州，神龍三年度屬衡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二十里。）

壬辰，廢邕管，命容管經略使陽旻兼領之。安南都護桂仲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清用刑慘虐，其黨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說，式芮翻。）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七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為逗遛，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為安南都護。乙未，以太僕卿杜式方為桂管觀察使。丙申，貶仲武為安州刺史。丹王逾薨。（代宗子。）吐蕃寇靈武。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辛酉，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侍書之任，唐初已有之。）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公權，公綽之弟也。

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桂仲武，執楊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海門鎮在白州…），復以仲武為安南都護。吐蕃寇鹽州。初，膳部員外郎元稹為江陵士曹（憲宗元和五年…士曹，事見二百三十八卷），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篇。上問稹安在，對曰：「今為散郎。」（中郎…謂之正郎，員外郎謂之散郎…）夏五月庚戌，以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唐制，中書舍人六人，一人知制誥…以他官知制誥…），朝論鄙之（鄙…）。會同僚食瓜於閣下（中書省閣…又有…），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遽…）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庚申，葬神聖章武孝皇帝于景陵（景陵在同州奉先縣北二十里金幟山），廟號憲宗（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商之中宗、高宗是也；西漢以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東漢自明帝至桓帝，廟號皆稱宗，猶仿佛古意。唐十七宗，今人所稱者三宗而已）。六月，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為吏部侍郎，召對別殿。上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七年）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崔羣之對…送往事居之間…以正）太后居興慶宮，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上壽（帥，讀曰率）。上性侈，所以奉養太后尤為華靡（…淮西…憲宗…為法…曰孝…時掌…之政衰矣，況穆宗欲有以加之邪）。秋七月乙巳，以鄆曹濮節度為天平軍（鄆音運。…鄆州，古須句國，秦為薛郡，漢為東平國…京師東北一千六百九十七里；曹州，古曹國…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三里；濮州…京師東北一千…）。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為山陵使，部吏盜官物，又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為羨餘獻之（羨…），怨訴盈路。丁卯，罷為宣歙池觀察使（以宣…）。八月癸巳，發神策兵二千浚魚藻池（魚藻池在…禁苑中，有山，山上建魚藻宮。王建《宮詞》云：魚藻宮中…）。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己亥，再貶令狐楚衡州刺史。上甫過公除（遵漢制，…謂之公除。按此時以二十七日…下所謂易月也），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九月九日謂之重陽，九，陽數也。…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為三令節，任文武百寮選勝地追賞為樂），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古者踰年改元，元朔未改，謂未踰年也。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謂公除易服，為天下也，而三年之喪，內不可忘…），遵同軌

之會始離京。（左綰天子七月丙辰葬……）告遠夷之使未復命。（……有大喪遣使告哀……）過磧落葬為齊人所……（……）合樂後延事。

將未可。上不聽。戊午，加邠寧節度使李光顏、武寧節度使李愬並同平章事。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憲宗元和十三年，承宗以二子為質於朝。見上卷。）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鎮帥所部下州。）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王武俊之夫人。）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作年十八，按承元大和七年卒，年三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曷不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以遵忠烈之志，（王武俊封琅邪郡王，諡忠烈。）諸公肯從之乎？」眾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得謂己為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党項復引吐蕃寇涇州，連營五十里。（……）辛巳，遣起居舍人柏耆宣慰鎮州。壬午，羣臣入閤。（……）

（……）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倡優狎昵，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閤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覃，珣瑜之子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

人多宴樂（樂音洛）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為于偽翻）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沈持林翻樂記優雜子女鄭玄曰優或為優孔穎達曰優雜謂獼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無別也）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考異曰實錄明年二月丁丑上觀雜伎因云上嘗召公著問云云按紀遂云其日上歡甚賜公著云云此誤也今因事言之）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左右神策軍分屯近鎮凡八鎮長武興平好畤普潤鳳翔良原定平奉天也宋白所記與此稍異）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鄆王府長史邵同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鄆王恪穆宗子也將即亮翻繚翻使疏吏翻鄆音運長知兩翻少始照翻好呼到翻）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為弔祭使（按新書吐蕃傳帝即位遣田洎告哀則以洎為告哀使八年弔祭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還音旋唯于癸翻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既而吐蕃為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為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党底朗翻洎其冀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郴丑林翻）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劉悟為昭義節度李愬為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自魏博徙成德劉悟自義成徙昭義李愬自武寧徙魏博）又以左金吾將軍田布為河陽節度使滑州刺史邢玭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眾（元和四年以原州之平涼縣置行渭州數所角翻）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考異曰舊傳元和移涇州事在十四年今從實錄）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慍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鬬者彼何人邪（謂上即位之賞也慍於問翻）常無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為開陳大義以諭之（為于偽翻）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甲戌罷神策行營之軍也（罷梁守謙）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鹽州五原縣有烏白池唐志鹽州元管池烏池白池瓦窰池細項池青白鹽池在鹽州北）尋亦皆退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號戶刀翻）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事見上卷元和十四年）諸將勿使

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勝音升）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丁未承元赴滑州（考異曰舊承元傳曰承元則拍召諸將於館諭之言李師道之事軍中始定舊鄭覃傳曰王承元按殺鄭滑鎮之二軍留承元不能赴鎮承元乃重至宣諭乃以覃爲宣諭使初鎮卒辭謂不遵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拜泣德命按實錄辛亥田弘正奏今月九日王承元領兵二千人赴閣州討覃於勝猶未能到鎮州依傳考詳以爲覃功耳今從承元傳）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率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散常侍以下至遺補起居郎舍人皆供奉官也延英門延英殿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從才用翻下同）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門下省門下也謂延英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復道出城幸華清宮（自複道出至興慶宮因南山城不出皇城使百官知之而扈從也）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晡奔謨翻）

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

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癸未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謂貶潮州刺史時也）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傍步浪翻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比毗至翻）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言不能爲大事也）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事見上十四年）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處昌呂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謂明年改元大赦天下）赦其罪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略使（降戶江翻爲于僞翻）苟處置得宜（處昌呂翻）自然永無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上（諱恆憲宗第三子）

長慶元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諸道各令均定兩稅（以河北諸道兵興以來賦斂無藝故令均之）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蕭俛介潔疾惡爲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俛音免少詩照翻）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爲相段文昌復左右之（復扶又翻左音佐右音佑）詔徵

狀詣京師俛屢於延英力爭言播纖邪物論沸騰不可以污台司(污烏故翻濁也)上不聽俛遂辭位己未播至京師壬戌俛罷爲右僕射俛固辭僕射二月癸酉改吏部尚書　盧龍節度使劉總旣殺其父兄(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五年)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爲祟(數所角翻祟雖遂翻)常於府舍飯僧數百(飯扶晚翻)使晝夜爲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敢寐(悸其季翻處昌呂翻)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己卯奏乞棄官爲僧(考異曰舊溫造傳曰長慶元年奏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旣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乃拜起居舍人充太原幽州鎮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櫜鞬郊迎乃宣聖旨示以招懷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還總遂以家入覲按實錄長慶元年正月乙巳以造爲太原幽鎮等道宣慰使二月己卯劉總奏乞爲僧計造奉使還家丞三月癸亥總已卒八月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造前以京兆司錄宣慰河朔推其歲月足明舊傳誤也)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上面諭西川節度使王播令歸鎮播累表乞留京師會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請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翰林學士杜元穎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爲刑部尚書充鹽鐵轉運使元穎淹之六世孫也(杜淹太宗朝爲官)　回鶻保義可汗卒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　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瀛莫觀察使(玫莫杯翻)　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條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復方目翻)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戊午立皇弟悟爲鄆王恪爲瓊王恂爲沔王懌爲婺王愔爲茂王怡爲光王協爲淄王憺爲衢王憬爲澶王(憬居永翻瓊渠營翻淄莊持翻憺徒覽翻又徒濫翻沔彌兗翻澶時連翻)皇子湛爲景王涵爲江王湊爲漳王溶爲安王瀍爲潁王　劉總奏懇乞爲僧且以其私第爲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爲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唱留者遮道而留總唱帥者首唱以御衆許讀曰軍)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張玘總爲識畏其父兄者也)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考異曰舊傳總以節付張皐記之兄爲隨對刺總之妻父也按實錄幽州留後張玘奏總以剃髮僧皆不知所在州不以彼卒也)癸亥卒于定州之境(德宗貞元元年劉怦得幽州三世二十六年而滅)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譏切事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三年)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穎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牓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屬之欲翻)

（下覆書居等者書取中進士姓名奏聞之）及第者（取中進士謂之及第言其文學及等第也）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言皆公卿子弟無藝能也）以關節得之（唐人謂屬請為關節）[illegible]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覆審也再引試取中進士）[illegible]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考異曰唐實錄曰朗長[illegible]）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劍州京師南一千六百六十二里）汝士開江令（開江漢朐忍縣地梁置漢豐縣西魏改曰永寧縣[illegible]唐代宗寶應元年改曰開江帶開州）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喪息浪翻）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李敬玄高宗朝為相）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軋乙黠翻）丙戌冊回鶻君為登囉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按通鑑冊回鶻新可汗未嘗書回鶻君[illegible]）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逆公主　壬子鹽鐵使王播奏約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右拾遺李珏等上疏以為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見二百三十四卷德宗貞元九年）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斂之目（橫戶孟翻斂力贍翻）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丙辰建王恪薨（恪上弟也）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illegible]）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初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嬀檀為一道請除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觀察使（[illegible]）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眾（[illegible]）總與之鄰境（幽并二鎮接壤）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illegible]）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illegible]）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伉口浪翻[illegible]）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illegible]）然後削髮委去（[illegible]）克融滔之孫也（[illegible]）於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

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
致頒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等久羈旅京師至
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匄居太翻乞也省悉井翻〕
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
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
〔先悉薦翻冒莫北翻易以豉翻〕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
之〔將即亮翻下同〕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
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
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
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
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
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復扶又翻〕繩之以法數以
反虜詬責吏卒〔數所角翻詬古候翻又呼候翻〕謂軍士曰今天下太
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
怨怒〔燕人爲安史之亂...〕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八〔起重光赤奮若七月盡玄黓攝提格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長慶元年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
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
服〔韋雍欲以幽州之治治幽州之軍...所據之〕
地不同也〔貫讀曰慣〕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治直之翻〕
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
弘靖貨財婦女因弘靖於薊門館〔薊門館...〕殺幕僚
韋雍張宗元〔考異曰...宗元實錄...〕崔仲卿鄭𡒉〔𡒉許元翻〕都
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
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
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
迎舊將朱洄奉以爲留後〔洄...〕洄克融之父也時
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爲之衆從之〔或問當
幽州軍亂之時弘靖若能以任迪簡行於中山者
行之可以弭亂乎曰...與其下同甘苦弘靖驕〕

責其贓弘靖婦女為兵所掠係傍為兵所殺伐掠人畢能跋人以事弘靖亦被建節帥空名於得兇字之上月得免憑陵然所怀至悉重身而兄眾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眾共殺之考異曰實錄到職纔數日軍人徹刺之發與弘靖同館與之後數萬軍人怨徹與弘靖為其將後之它所獄自縊就戮因抗聲大罵與弘舊傳云讀有張徹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害加害將引置館中數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為亂矣所獲擇食數甚日徹累官至范陽杜牧亦求衛史長史二年入六年拾為甲丞奏召為御史史其府言不敢留遣之不及秀臣始至燕往張弘靖佐乃奔發手道有語以君還之至數日軍亂悉其殺公置之所盡殺之月而因其所相張使史長者無肯殺其之師所居月餘問者中且貴人自京師至君吾師公奔貴出土人上使至副記讀見自歸幸門殺曰張卽史淮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黙嘿其悚揩駁曰張卸史忠義必為其飼告出紿人不忍殺遣之別館即以東君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賊日吳元濟斬東市出

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割肉拘鼠猪犬鵝鴨喪其以斃死君起不能罵眾皆曰義士生贅年聲之以以死君起死口不能罵眾皆曰義士生繫以臺之以後濟書拘日以弘靖因時被殺丁實士且續云後數百臺記云宮月三書名不同按此月贊曰已弘靖已除官月給別錄附今從實錄參以墓誌余謂韓愈墓誌以記張徹所以罵賊之言實錄及曾鞏既遷張徹所以罵賊之心若其月日則考異已及有所去取

壬子群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為賓客分司殿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也乙未再貶吉州刺史舊傳貶撫州考異曰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強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昭義節度使辛酉太和公主發長安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門下之世田弘正兩出兵攻鎮州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舊制諸道兵出境乃度支給其衣糧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倰崔曾孫也以為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考異曰舊弘正傳七月所鎮兵帥王庭湊傳六月遣魏兵歸還鎮不數日亂舊崔倰傳曰侵宰相祐甫之兄孫也初名在倰沔之孫也承宗太嗇州刺史分授之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弘正兄弟子姪皆仕分居東西兩都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錄錄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

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姓王氏曾祖五哥之為王武俊養子故冒姓王氏名五哥之王武俊子以驍果著稱為武俊之將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思養大猶子以河朔舊事勇聞於軍中又陵太原尚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考異曰七月十八日也舊傳曰廷湊自稱留後遣騎兵救援朱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倰於崔祐甫為冊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左金吾將軍楊元卿言以為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

鎮州亂，上賜元翼白玉帶。辛未，以元翼爲深冀節度使。（補元翼以言發受賞，然與秘執賴州之亂者，古之君不以賞言謂而已，其言可行必行而行之。）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莫州北接幽州，故先陷。）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岌，魚及翻。）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樂，音洛。）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遺，于季翻。）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謂平朱泚也。）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屏，必郢翻，又卑[illegible]翻。從，才用翻。）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被，皮義翻。號，戶刀翻。堊，遏各翻。[illegible]塗也。按[illegible]傳，父母之喪居[illegible]）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以田布所爲，宜可以得魏人之心，而卒不濟者，人心已離，而布之威略不振也。）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深州[illegible]冀州八十五里。）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高祖起兵，以溫大雅掌書記。）

乙丑，以裴度爲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濋。（濋，音楚。）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淶水、遂城、滿城。（淶水，漢涿郡遒縣地，隋開皇元年以范陽爲遒縣，更置范陽縣於此地，六年改[illegible]爲固安，八年[illegible]十年又置永陽縣，十八年又改爲淶水[illegible]其後[illegible]又置[illegible]以名縣也。遂城，漢北新城縣地，屬中山國，後魏[illegible]營州於[illegible]五郡[illegible]後省并爲昌黎一郡，領永樂郡[illegible]有武遂縣[illegible]置遂城縣，屬易州[illegible]置威勇軍，以縣置[illegible]頒縣[illegible]保州。）自定兩稅以來，（定兩稅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illegible]

尚書楊於陵以爲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貿音茂。流散，謂錢流布於天下），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賈音古）及流入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錢出塞，謂流入於夷狄），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冬，十月，丙寅，以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播爲相，專以承迎爲事，未嘗言國家安危。以裴度爲鎭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鎭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爲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爲杜叔良喪師張本）。以牛元翼爲成德節度使。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吐蕃國有大相、副相，史因亦以宰相書之）。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興爲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爲之，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爲，于僞翻。爲王智興逐崔羣張本）。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朱克融遣兵寇蔚州。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庚辰，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

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illegible] 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illegible] 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illegible] 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illegible] 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illegible] 意見先者遭蔽塞。[illegible] 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illegible] 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illegible]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illegible] 宦官受其賂，為之請，[illegible] 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無過溫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illegible] 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illegible] 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以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illegible] 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崟作亂，伏誅。[illegible] 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崟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崟，其黨死者數千人。[illegible]

（入賁[illegible]）（[illegible]）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illegible]）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illegible]）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illegible]）

斬獲萬餘人。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illegible]）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平盧當作盧龍）戊子，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

柵，斬獲千餘人。（[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illegible]）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illegible]）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眾隨之，遂陷弓高。（[illegible]）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為：「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illegible]）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illegible]）

（[illegible]）蓋由節將太眾，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illegible]）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illegible]）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州重圍，（[illegible]）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illegible]）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illegible]）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illegible]）

有殊邀而敗績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唯虛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撓奴巧翻陳讀曰陣今既祗留東西二帥謂令裴度居西李光顏留東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以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謂令報其父為王庭湊所殺之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言仰給於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田布非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自田弘正以魏博一軍歸朝廷後伐恒平淄青錫賞優厚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兩道謂東西兩路既易支持易以豉翻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憀斂力贍翻率所律翻憀落蕭翻無憀無所賴也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白居易之論事李絳之流亞也顧憲穆有用不用耳省悉景翻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為成德軍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度支所給衣糧供軍院運以給之乘繩證翻在塗為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皆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鬭志又屬大雪屬之欲翻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六州魏博貝衛澶相也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言仰給於朝廷也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以衆情若火火本有然之勢鼓扇以激之則烈矣間古莧翻扇式戰翻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復扶又翻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謂行田承嗣以來之事也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即就也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忠臣義士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號戶刀翻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孝子之喪其親也以凡夕具奠此上飲食書之於生前之靈筵抽刀

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illegible]）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故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内實與幽鎮連結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日簡本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裴度以河東軍營其西李光顏以橫海諸軍營其東陳楚以易定軍遝其北是爲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illegible]經年之米爲陳米[illegible]時炒[illegible]用[illegible]人爲[illegible]勺一[illegible]又[illegible]之勺乃飲器也余以量米凡量十勺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以量言之則一人日給一勺之陳米有餓死而已作史者蓋極言之[illegible]）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或以逃或以死除其籍[illegible]）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呼火故翻）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少詩沼翻）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監古銜翻陳讀曰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徒洛翻）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illegible]）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illegible]）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illegible]）丙寅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爲沂州刺史（[illegible]）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爲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illegible]）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爲李全略 辛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植

罷為刑部尚書，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考異曰：[illegible]〕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為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illegible]〕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廷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考異曰：[illegible]〕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為河東節度使。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帥，所類翻。〕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憲宗之崩，承偕有立穆宗之功。〕陵轢節度使劉悟，〔轢，郎擊翻。〕數眾辱之；〔[illegible]〕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汶，音問。〕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為如是，欲効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illegible]〕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考異曰：[illegible]〕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

三月壬辰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南牙常參武官謂十六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也）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由歷者所得官之由歷職任考量者也）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賈音古）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朝籍謂列名於朝籍也）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扼於革翻腕烏貫翻）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鎮節度使崔群忌之奏請即用智興為節度使不則召詣闕除以它官（不則者不然則也）事未報智興亦自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群懼遣使迎勞（勞力到翻）且使軍士釋甲而入智興不從乙巳引兵直進徐人開門待之智興殺軍中不同已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群及監軍（見賢遍翻）拜伏曰軍眾之情不可如何為群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為于偽翻治直之翻從才用翻）皆素所辦也遣兵衛從至埇橋而返（埇余拱翻）［illegible］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謂諸道進奉在汴河中者）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史言無復紀綱）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眾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言止勿使入者君上之仁不畏死而入鎮者臣之義也）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王武俊贈太師擊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二卷德宗興元元年）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為于偽翻）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為美官（田弘正之孫皆為美官見上卷）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王承元見上卷元和十五年冠古玩翻）劉悟李祐今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眾心動麾之使出（恐眾聞愈言而心動）謂愈曰侍郎來（韓愈時為兵部侍郎）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少詩沼翻）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幾居豈翻）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

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先是上詔劉悟送監軍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度宜如何處置，（處，昌呂翻）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承偕在行營，（謂在行營攻王承宗時）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不。（不，讀曰否）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籍籍，紛紛也）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單辭，一人之辭）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為，于偽翻）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俛，音免）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今茲囚縶，太后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言流則悟必釋承偕）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中人故欲歸許州）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李光顏本忠武節度使，許州，忠武軍治所。考異曰：舊光顏傳曰：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宗事若）

（度以所將兵攻盡，奏乃懇辭兼鎮，以度表討賊無功，故今從實）壬子，以裴度為淮南節度使，餘如故。（故也，銜如）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三鎮，河北）招聚不逞，（不逞，不得逞志者也）章表多不遜。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請以兵從，（從，才用翻）朝議以為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還，音旋，又如字）　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濠州，丙辰，刺史侯弘度棄城奔壽州。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寰帥其眾三千出博野，（帥，讀曰率）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眾二千猶固守博野。朝廷以新罷兵，力不能討，徐州己未，以王智興為武寧節度使。　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為橫海節度使。（李光顏既還許州，故復以全略鎮橫海）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糶，他弔翻）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所由，館驛掌事之吏也。物必經由其手，故謂之所由）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

少為刺史縣令所殿最殿丁練翻又乞撿責所在實戶據口
團保團保者團結戶口使之互相保識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
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為首者
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連狀人謂連名告狀者也詔百官議其
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
少詩沼翻見賢遍翻糴鹽上當時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
不取或賒貸徐還還當物直貸借取直用此取濟兩得利
便今令吏人坐鋪自糶糶之列翻鋪普故翻非得見錢必
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
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而戶糶必索百姓供
應索山客勢供應言各供其物以應官吏所須也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
在分憂令人以君憂民有不得其生者故置守令在分憂豈可惟以
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行下孟翻言治行也又獨言治行
戶口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戶
給賜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
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為
宰相處論道之地處昌呂翻書三公論道經邦雜以鹺務鹺才何翻
禮記鹽曰鹹鹺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名利
難兼卒蹈禍敗竇參事見德宗紀皇甫鎛事見憲宗紀卒子恤翻又欲以重
法禁人喧訴喧訴謂為首告訴者杖殺連名者杖脊也夫強人之所不能事

必不可強其兩翻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考
異曰實錄因三月壬寅平叔遷戶部侍郎事遂言變
鹽法又變鹽法韓愈論鹽法狀云奉今月九日敕又
寅三月十一日愈論鹽法狀云奉今月
日敕不知果何月也今附於四月之末平叔又奏
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
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死田損什
九刺史自以所守州為當州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
逋負詔悉免之、邕州人不樂屬容管邕邑管入容管見上卷元
和十五年樂音洛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史使奏之容
管經略使嚴公素聞之遣吏按元宗擅以羅陽縣歸
黃洞黃少度羅陽縣當在西原黃洞界元宗擅以縣歸之蓋欲行其邪謀也
五月壬寅元宗將其百人并州印奔黃洞、王庭
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
宗子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考異曰舊元稹傳作于友明
明舊元稹傳作王友明實錄之初作王友明閒說賊黨使出元翼
翻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又官告身元稹為之
兵部令史為之武官告身
而先以告身給之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
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
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
告其事
故足構成乃自太原入朝而李逢吉為兵部侍郎與裴度素不協

趙子仲言之許因嬰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為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按驗度者不遑元稹與官官侯欲害役俱其甚多向以沼逢吉又如所謀則其當擾界非所以害變也又逢吉若使李賞告之下御史按勘賞急以健引逢吉以所以自謀也蓋賞自告耳非注吉教令也丁巳詔左僕射韓皋等鞫之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史言朱克融弄朝廷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党項寇靈州渭北掠官馬党寇靈州緣及渭北也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長春宮在同州元稹以出刺兼使今削之吐蕃寇靈武庚辰鹽州奏党項都督拔跋萬誠請降党項朝翻拔跋當狄扰跋降炉江翻壬午吐蕃寇鹽州戊子復置邕管經略使又扶初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弘靖代韓弘見上卷憲宗元和十四年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愿繼之性奢侈賞勞既薄於弘靖時勞力到翻又峻威刑軍士不悅愿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惡烏路翻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即帳中斬瑗頭因大呼呼火故翻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汴州西至鄭州一百五十里亂兵殺其妻推都押牙李㝏

為留後㝏古拜翻考異曰實錄戊戌汴州監軍使奏六月四日夜軍亂節度使李愿踰城以聞新紀亦云六月癸亥今㝏反沼李愿據李重若川月四日夜故逐不得三北丁十小方季珂幻賓錄字記為六月紀此月此日奏到日今從實錄七月四日十六丙申宋王結薨結憲宗子戊戌宣武監軍奏軍亂庚子李㝏自奏已權知留後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三省官遺補舍丞郎以上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李㝏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潁三州各上奏請別命帥三州皆宣武巡屬上大喜以逢吉議為然遣中使詣三州宣慰逢吉因請以將軍徵㝏入朝以義成節度使韓充鎮宣武充弘之弟素寬厚得眾心韓弘鎮宣武二十餘年將士懷之其弟以寬厚得眾故逢吉請以充代㝏脫㝏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徐帥王智興許帥李光顏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丙午貶李愿為隨州刺史隨州古隨國漢為隨縣江左為隨郡西魏置隨州京師東南一千三百八十八里以韓充為宣武節度兼義成節度使徵李㝏為右金吾將軍㝏不奉詔宋州刺史高承簡斬其使者㝏遣兵二千攻之陷寧陵襄邑宋州西至汴州一百八十五里寧陵州西四十五里襄邑州西北宋州有三城賊已陷其南城承簡保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丑忠

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㝏屯尉氏（尉氏在汴州西南許州東北）兗海節度使曹華聞㝏作亂不俟詔即發兵討之㝏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丁巳李光顏敗宣武兵於尉氏（敗補邁翻下同）斬獲二千餘人八月壬大理卿劉元鼎自吐蕃還（元鼎去年使吐蕃）甲子韓充入汴境軍于千塔（千塔當在汴州北）武寧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衆遁去壬申韓充敗宣武兵於郭橋（九域志汴州浚儀縣有郭橋鎮）斬首千餘級進軍萬勝（九域志汴州中牟縣有萬勝鎮）初李㝏既為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㝏除將軍

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㝏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既而官軍四集兵屢敗㝏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屬之欲翻）臥於家丙子質與監軍姚文壽擒㝏殺之詐為㝏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㝏四子送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將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失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遺唯季翻帥所類翻）即命罷給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癸未以韓充專為宣武節度使以曹華為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為兗海沂密節度使加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為右金吾將軍韓充

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惡烏路翻）千餘人一朝并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除亂而去其根則亂無從生矣治直吏翻）九月戊子朔浙西觀察使京兆竇易直（易以豉翻）奏大將王國清作亂伏誅初易直聞汴州亂而懼欲散金帛以賞軍士或曰賞之無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國清作亂易直討擒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考異曰舊易直傳前江淮旱水淺轉[illegible]）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鍔餘貲

家富厚橫海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財（[illegible]）丙申密教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為妾以軍亂聞（稷家有[illegible]）（[illegible]）朝廷之討李㝏也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史憲誠表請授㝏節又於黎陽築馬頭為渡河之勢（[illegible]謂之馬頭）見文恪辭禮倨慢及聞㝏死辭禮頓恭曰憲誠胡人譬如狗雖被捶擊終不離主耳（捶止蕊翻離力智翻）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辛未上自複道幸華清宮遂畋于驪山即日還宮太后數日乃返丙子集王緗薨（[illegible]順宗子）庚辰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

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見，賢遍翻。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交牀，本自虜來，始名胡牀。隋以讖有胡，改名交牀。唐穆宗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羣臣，則又名繩牀矣。余按交牀、繩牀，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以木交午爲足，足前後皆施橫木，平其底，使錯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後亦施橫木而平其上，橫木列竅以穿繩絛，使之可坐；足交午處復爲圓穿，貫之以鐵，斂之可挾，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牀。繩牀，以板爲之，人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後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閣臂，其下四足著地。悉去左右衞官，去，羌呂翻。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考異曰：劉軻牛羊日曆曰：穆宗不愈，宰臣議立敬宗爲皇太子，時牛僧孺獨賀說欲立諸子，書籍乃昌言於朝曰：須守澄。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漢公事宣言於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衢門牆上施榜，每於要宗打辛吏路傍或楚內草部衢門而書之，策其太后，其兇險如此。此出於朋黨之言也。不取。癸巳，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上疾浸瘳。是歲，初行宣明曆。憲宗時，司天徐昂上新曆，名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無蔀章之數，至於察斂啓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上立，以累世纘緒，必更曆紀，乃詔日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則稍增損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捌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注

唐紀五十九 起昭陽單閼，盡著雍涒灘，凡六年。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下

長慶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綿綵、銀器各有差。綿，當作錦。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衞將軍公武爲其父謀，爲，于僞翻。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稚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藏，徂浪翻。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主權，謂中外官有事權者。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繆，靡幼翻。三月，壬戌，以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至文宗太和三年，用裴度薦，始徵李德裕從浙西入，又爲李宗閔所排，出帥滑。以爲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考異曰：舊德裕傳曰：時和李逢吉自裴度入朝，乃密賂賊人，成于方，欲六八元稹、裴度俱罷，逢吉代裴

受[illegible]既得權位疏遠德裕起行德裕與僧孺俱有怨望之[illegible]紋引僧孺權封與德裕共中沮之九月出德裕[illegible]李宗閔引僧孺同平章事錄是交怨愈深盡德裕以此疑愬逢吉未必皆出逢吉之意也。夏

四月甲午，安南奏陸州獠攻掠州縣。（[illegible]武德元年以寧海郡之安海玉山置玉山州，貞觀[illegible]州廢，上元二年復置陸州，東至欽州界三百里。高宗[illegible]）丙申，賜

宣徽院供奉官錢，紫衣者百二十緡，下至承旨各有差。（唐中世以後，置宣徽院，以宦者主之。其[illegible]宣徽使，宣徽南院、北院使[illegible]本[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內侍[illegible]供奉[illegible]故[illegible]因[illegible]進[illegible]）

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翼城，本漢絳縣地，[illegible]）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illegible]在[illegible]之下。）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眾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無可取，去之未晚。」（時中官多加將軍，謂之內將軍。[illegible]）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

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illegible]知[illegible]）愬署為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己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譖之於愬而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為立居宅，贍給之，（[illegible]）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去年冬十一月，上有疾，事見上卷。）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以通夕，關通賂遺，（[illegible]）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illegible]鄭注與李[illegible]）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己酉，以權為嶺南節度使。五月，壬申，以尚書

左丞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illegible]襄陽[illegible]南陽郡之鄧縣也[illegible]古[illegible]貞元二十一年[illegible]安養[illegible]古鄧[illegible]）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illegible]）丙子，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為節度使。六月，己丑，

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四年。秋，七月，癸亥，嶺南奏黃洞蠻寇邕州，破左江鎮。邕州宣化縣有左江[illegible]丙寅，邕州奏黃洞蠻破欽州千金鎮，刺史楊嶼奔石南砦。[illegible]南詔勸利卒，國人立其弟豐祐。[illegible]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illegible]

八月，癸巳，邕管奏破黃洞蠻。丙申，上自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illegible]投絹二百匹施山僧。[illegible]上之逸遊，皆此類，不可悉紀。癸卯，以左僕射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illegible]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又新，薦之子也。[illegible]九月，丙辰，加昭義節度使劉悟同平章事。李逢吉

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illegible]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illegible]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illegible]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illegible]

（[illegible]記已見[illegible]）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illegible]京兆尹新除皆詣臺參[illegible]逢吉欲激二人使爭，以愈兼御史大夫[illegible]）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

己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元穎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爲杜元穎[illegible]以刻[illegible]）

辛卯，安南奏黃洞蠻爲寇。

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戶部侍郎。（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

四年（[illegible]）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會。（[illegible]）

初，柳泌等既誅，（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illegible]）上頗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皋者上疏，以爲：「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illegible]）『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illegible]）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illegible]）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illegible]）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丁卯，嶺南奏黃洞蠻寇欽州，殺將吏。（[illegible]）

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illegible]）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illegible]）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illegible]）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illegible]）

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即位于太極東序。

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事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illegible]）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illegible]李逢吉[illegible]）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衆，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illegible]）

初，穆宗既留李紳，（事見上年。）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為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眾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群居議論者，輒指為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為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為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為端州司馬。

逢吉仍帥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眾駭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為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為信州刺史，蔣防為汀州刺史。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為之懼，曰：「于給事為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文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為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

紬書所上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己亥，尊郭太后為太皇太后。乙巳，尊上母王妃為皇太后。太后，越州人也。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數，所角翻。）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

三月，壬子，赦天下。諸道常貢之外，毋得進奉。甲寅，上始對宰相於延英殿。初，牛元翼在襄陽，（[illegible]元翼在襄陽見上卷二年。）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數，所角翻。）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絕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illegible]）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illegible]）今日益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仗。（[illegible]）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illegible]）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illegible]）令聞未彰，（[illegible]）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illegible]）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illegible]）栖楚乃出，待罪於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庚午，賜內教坊錢萬緡，以備行幸。（[illegible]）

夏四月，甲午，淮南節度使王播罷鹽鐵轉運使。（[illegible]）乙未，以布衣姜洽為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洿、布衣李虞、劉堅為拾遺。（[illegible]）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illegible]又八人皆任要劇[illegible]考異曰：按宰相之[illegible]）

門何益無特所親愛之士數旁引援詢訪得失否藏
人物其間忠邪廉能固亦多矣其跡遠不得志者則
於石怨疾之巧立名目以相謗訕比乃古今常態非
獨逢吉之門有八關十六子相謗訕比乃古今常有求
癸逢吉之門必先經此八人多納賂此然不然意亦恐未必
敘但逢吉之門險詐者爲之路皆出於李諫夷敢
宗實錄按程之奏黨與王守澄事比乃正直之之
士元吝承安邪之黨黨蓋議史治裕之當乎是爲
逢吉之所善故
罪並之耳
供人供役於染坊者也薩使
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染坊）玄明謂韶曰我為子卜
曰人染供如鄭樊芳陸打
爲于筮翻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
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
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本草
日紫草出碭山山谷及楚地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圃
或種蒔其根所以染紫也爾雅謂之藐

芺茈似蘭香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一月妹
張陸乾以下文清思殿推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
大明宮東西又
北則玄化門）伺夜作亂（史斷翻）未達所詣有疑其重
載而詰之者（載才代翻詰去吉翻）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
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趣七喻翻自左銀臺門至清思殿入）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
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
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伎渠綺翻）上常佑右軍至是上
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
近（宮左神策軍左龍武軍左羽林軍皆在左銀臺門東北）上從之左神
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
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上憂二太后隔絕（二太后太皇太后郭氏上母太后王氏也）存亮復以五
百騎迎二太后至軍（騎奇寄翻）又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
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
而走會康藝全與右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
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狼籍逮夜始定餘黨猶散
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
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恇駭（恇去王翻）丁酉上還宮宰相
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帥讀曰率）盜所歷
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己亥詔並杖之仍

不改職任（監門宦者之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判度支竇易
直並同平章事上問相於李逢吉逢吉列上當時大
臣有資望者程為之首（上時掌翻）故用之上好治宮室
（好呼到翻治直之翻）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
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　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
將軍康藝全為鄜坊節度使（鄜音夫）上聞王
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
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
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

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嘗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十四年）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illegible]）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illegible]）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群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張韶之亂馬存亮功爲多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秋七月以存亮爲淮南監軍使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illegible]）壬申進馬百五十匹上卻之甲戌侍御史溫造於閤內奏彈祐違敕進奉（[illegible]）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八月丁卯朔安南奏黃洞蠻入寇（[illegible]）龍州刺史尉遲銳上言牛心山素稱神異（[illegible]）

（[illegible]）有掘斷處請加補塞（[illegible]）從之役數萬人於絕險之地東川爲之疲弊（[illegible]）　九月丁未波斯大賈李蘇沙獻沉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illegible]）漢道明之六世孫也（[illegible]）　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十一月戊午安南奏黃洞蠻與環王合兵攻陷陸州殺刺史葛維　庚申葬睿聖文惠孝皇帝于光陵（光陵在同州奉先縣北十五里堯山）廟號穆宗　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復領利權（[illegible]）　十二月癸未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拾遺李景讓薛廷老請開延英論其姦邪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illegible]）即日除劉栖楚諫議大夫景

讓僧之曾孫（李讓僧天寶末守東平死於安祿山之難贈左僕射）廷老河中人也。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乙未，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按唐會要上以元和四年六月七日生，今王智興以十二月請之也），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illegible]），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illegible]），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是歲，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illegible]）

寶曆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下，改元。先是鄠令崔發聞外喧囂，問之，曰五坊人毆百姓（[illegible]）。發怒，命擒以入，曳之於庭。時已昏黑，良久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雞下（[illegible]），忽有品官數十人（[illegible]），執挺亂捶發，破面折齒（[illegible]），絕氣乃去。數刻而蘇，復有繼來求點之者（[illegible]），又繫臺吏以席蔽之，僅免。上命復繫發於臺獄（[illegible]），而釋諸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illegible]），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爲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illegible]）。

[illegible]

中旨復以王播兼鹽鐵轉運使（[illegible]），浙東觀察使[illegible]之上，皆不納。牛僧孺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於館舍（[illegible]）。將佐諫曰：襄陽地高於夏口（[illegible]），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illegible]），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上遊幸無常，昵比群小（[illegible]），視朝月不再三（[illegible]），大臣罕得進見（[illegible]）。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箴六首（[illegible]）：一曰宵衣，以

諷視朝希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好呼到翻）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讜音黨）五曰辯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驁流湎舉白浮鍾（事見二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二年）魏叡侈汰陵霄作宮（事見七十三卷魏明帝青龍三年）忠雖不忤善亦不從（忤五故翻）以規為瑱是謂塞聰（左氏傳楚靈王畫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史老曰以規為瑱王曰... 韋昭注...）防微箴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漢成帝時霍氏外孫任宣子章坐謀反...）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獻餐斯可戒懼（事見漢武帝建元三年）上優詔答之

上既復繫崔發於獄（復扶又翻）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橫戶孟翻）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方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易以豉翻）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被皮義翻）自餘諫官論奏甚眾上皆不聽戊子李逢吉等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翻）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韋貫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下遐稼翻）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勞力到翻）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鶻昌錫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

夏四月癸巳群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量音良）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秋七月甲辰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正入謂歲額...）

己未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運材於京師造之計用轉運半年之費

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略遷戶部侍郎。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爲親兵。八月，庚戌，悟薨，其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

初，陳留人武昭罷石州刺史，爲袁王府長史，（袁王紳，順宗子。）鬱鬱怨執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人也，激怒之云：程欲與昭官，爲逢吉所沮。昭因酒醉，對左金吾兵曹茅彙言欲刺逢吉；爲人所告。九月，庚辰，詔三司鞫之。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謂彙曰：「君言李程與昭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冤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爲也！」獄成，冬，十月，甲子，武昭杖死，李仍叔貶道州司馬，李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崖州。（彙，于貴翻。）

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丙申，立皇子普爲晉王。

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爲：「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挽朝命，其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

不曉朝廷之意，[illegible]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illegible]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illegible]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illegible]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illegible]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為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刃，[illegible]足明群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illegible]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illegible]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為昭義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

李絳好直言，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illegible]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illegible]元和中，伊慎為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太重，削去之。[illegible]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illegible]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illegible]上聽行舊儀。甲子，以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illegible]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三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illegible]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illegible]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illegible]

云云又上有[illegible]上雖年少（[illegible]）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初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客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呫囁耳語。」（[illegible]）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二月，丁未，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illegible]）人服其識量。

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illegible]），宰相及朝臣諫者甚眾，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illegible]）。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illegible]）。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阤（[illegible]），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illegible]），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illegible]），克融以為疏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illegible]）。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illegible]）！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咆，[illegible]），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illegible]）。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illegible]）。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立才人郭氏為貴妃。妃，晉王普之母也。

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illegible]）。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為節度使。

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illegible]）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為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己卯上幸興福寺（[illegible]）觀沙門文溆俗講（[illegible]）　癸未衢王絢薨（[illegible]）　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illegible]）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illegible]）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潤州至京師二千八百[illegible]）上館之禁中山亭（[illegible]）　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illegible]載義承乾之後也[illegible]）　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為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illegible]）　壬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程

敬宗被弑

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十一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竇易直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illegible]）善擊毬好手搏（[illegible]）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illegible]）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illegible]）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　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illegible]）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年十八）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illegible]）　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illegible]）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illegible]）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蒼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illegible]）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處厚曰正名討

罪於義何嫌 嫌戶兼翻 安可依違有所諱避 又問江王當如何
踐阼 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
詰去吉翻 難乃旦翻 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
即皇帝位 當時皆從其言 時不暇復問有司 復扶又翻 凡
百儀法皆出於處厚 無不叶宜 癸卯以裴度攝冢宰
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 見賢遍翻 王素服涕泣 甲辰
見諸軍使於少陽院 少陽院以見禁望之當在宮城 比陽院太子居之亦謂之東宮 今按閣本大明宮圖少陽院在浴堂殿東其北又有 溫室宣徽殿清思殿太和殿不在東宮 考異曰舊錄文宗實錄見軍使東宮 陳見百官下不云別殿今從敬宗實錄 趙歸真等諸
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 乙巳文宗
即位 更名昂 更工衡翻 昂五剛翻 戊申尊母蕭氏為皇太后 王太后
為寶曆太后 是時郭太后居興慶宮 王太后居義安
殿 蕭太后居大內 上性孝謹 事三宮如一 自此以後凡言上者皆文
宗也 每得珍異之物 先薦郊廟 次奉三宮 然後進御
蕭太后閩人也 庚戌以翰林學士韋處厚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 上自為諸王 深知兩朝之弊 兩朝謂穆敬
朝直遙翻下同 及即位 勵精求治 去奢從儉 治直吏翻 去羌呂翻 詔
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 出三千餘人 五坊鷹犬準
元和故事 量留校獵外悉放之 量音良 有司供宮禁年
支物 並準貞元故事 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
餘員 總監總監苑也 停諸司新加衣糧 諸司內諸司也敬宗所加衣糧
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 占之瞻翻 陂彼為翻 悉歸之
有司 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 鏤郎豆翻 敬宗之世
每月視朝不過一二 上始復舊制 每奇日未嘗不視
朝 奇紀宜翻 天子以隻日視朝舊制 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 久之
方罷 待制官舊雖設之 未嘗召對 至是屢蒙延問 其
輟朝放朝皆用偶日 中外翕然相賀 以為太平可冀
欲治天下之主不世出 人君初政苟有一二足以新民視聽 天下之望重矣 以副天下之望者幾希
責卿公晉懷帝唐文宗是也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上

名涵 穆宗第二子 即位更名

太和元年春二月乙巳 赦天下 改元 李同捷擅據
滄景 朝廷經歲不問 去年三月李同捷擅領留後 同捷冀易世
之後或加恩貸 三月壬戌朔 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
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 見賢遍翻 請遵朝旨 上雖虛
懷聽納 而不能堅決 與宰相議事已定 尋復中變 復扶又翻
夏四月丙辰 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 因請避位 上
再三慰勞之 勞力到翻 忠武節度使王沛薨 庚申以太
僕卿高瑀為忠武節度使 瑀音禹 自大曆以來 節度使
多出禁軍 其禁軍大將資高者 皆以倍稱之息貸錢

於富室（倍者子錢倍於本錢稱者本相侔也稱尺證翻）以賂中尉，動踰億萬（億於力翻），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沛帥缺，裴度、韋處厚始奏以瑀代之（瑀音禹），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鮮息淺翻少也）。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廷湊檢校官。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六月癸巳，以播為左僕射、同平章事。

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于莊陵（莊陵在京兆三原縣），廟號敬宗。李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璠各帥本軍討之（[illegible]）。戊午，李載義奏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同捷為婚姻，及同捷叛，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illegible]），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illegible]）。

王廷湊為同捷求節鉞不獲（[illegible]），乃助之為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illegible]）。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illegible]）。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為橫海節度使（[illegible]），從王智興之請也。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illegible]），建置天子在其掌握（[illegible]），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illegible]），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illegible]），輔相得以專其任（[illegible]），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

（書部豪賢見漢析帝紀復扶又翻）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宦官首弑敬宗而立上也春秋穀梁傳以定元年書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斷為春秋之微指也此二語謂憲宗淮藩首亂稱兵以逐君側惡為名）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illegible]以誅宦官為名[illegible]）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illegible]）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

前當治於後（治直之翻）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謂趙高[illegible]宦者也）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謂宦官專權[illegible]）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蕡蓋謂敬宗以強暴亡身又懼文宗以仁弱不能制宦官也）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三皇五帝）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略見二十八卷漢元帝初元元年二年）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稱尺證翻紊音問）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

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引漢元帝以為戒者蓋以[illegible]）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孚芳無翻）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illegible]）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illegible]）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illegible]謂觀軍容使）

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軼徒結翻紲息列翻）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朝直遙翻）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覷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難乃旦翻）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周禮一命受職後世以初品官為一命）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部知兵馬使亓志紹

將兵一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若堅翻……亓當音……號……翻　亓、开二音皆姓也趣七喻翻　考異曰實錄憲作于志紹新紀傳作亦作开志紹或作亓志紹舊紀作开志紹今從之據考異紀當作紹）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　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郃音合璵音余慎由……）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蕡符分翻囂許驕翻）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使府謂藩府辟為幕職所帶憲官謂之御史也）植勛之孫（馬勛見二百三十三卷德宗貞元元年）式起之孫（王起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慎由融之玄孫也（崔融以文學著於武后時）夏六月晉王普薨辛酉諡悼懷太子　初蕭太后幼去鄉里有弟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觀察使求訪莫知所在有茶綱役人蕭洪（凡茶商販茶者以若干為一綱役人者綱之役夫也）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趙縝引之見太后近親呂璋之妻（縝止忍翻）亦不能辨與之俱見太后上以為得……甲子以為太子洗馬（洗悉薦翻）

峯州刺史王昇朝叛庚辰安南都護武陵韓約討斬之（峯州……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里宋白曰峯州……武陵縣……）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為廷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己巳下詔罪狀廷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　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戰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饋……）庚寅以寰為夏綏節度使（……）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　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為橫海節度使　岳王緄薨（緄古本翻……宗子）庚戌容管奏安南軍亂逐都護韓約　冬十月洋王忻薨（忻憲宗子）　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敗補邁翻）　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以堅固為名）　又破其兵於寨東　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傅良弼至陝而薨（陝失冉翻）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為橫

海節度使、甲辰，禁中昭德寺火，（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延及宮人所居，燒死者數百人。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無棣，古齊國之北竟，周封太公賜履所至也。漢樂陵、陽信縣界有無棣溝通海，隋置無棣縣，隸滄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七里。）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亓志紹，（亓，音其。說，式芮翻。）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戊寅，以翰林學士路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辛巳，史憲誠奏亓志紹兵屯永濟，（[illegible]大曆七年田承嗣分[illegible]置永濟縣，屬貝州。）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帥，讀曰率。）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起屠維作噩，盡昭陽赤奮若，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

太和三年春，正月，亓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貝州在魏州東北二百一十里。）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禹城，漢祝阿縣地，天寶元年更名禹城，屬齊州。九域志：禹城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李聽、史憲誠合兵擊亓志紹，破之，志紹將其眾五千奔鎮州。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長蘆縣，屬滄州。[illegible]九域志[illegible]）甲辰，昭義奏亓志紹餘眾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洺州。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帥，讀曰率。）進攻德州。（九域志：德州東北至滄州二百三十里。）武寧捉生兵馬使石雄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中欲逐智興而立雄，智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戌，以雄為壁州刺史。（壁州，本漢宕渠縣地，後魏大統中於此[illegible]，唐武德八年立壁州，以縣[illegible]。[illegible]京師二千八百二十二里。）

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戌，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石雄既去武寧，王智興惡殺軍中與雄善者百餘人。夏，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情，請誅之。上知雄無罪，免死，長流白州。為武宗復用石雄張本。武德四年析合浦縣置博白縣，四年置南州，六年改白州，至京師六千七百一十五里。縣西有博白江為名州。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羅城，外郭也。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降，戶江翻。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

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將陵，漢安德縣地，隋分安德置將陵縣，屬德州。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斬同捷，傳首京師。篡，初患翻。傳，直戀翻。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同捷以寶曆二年叛，至是三年。而柏耆徑入城，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為循州司戶。滄州古龍川營將置德州，收德州，同捷請降，千琉州。丙入滄州，祐從之，酋歷入。師又令曰遂勢張皇東復。禮入會示事哉大將禁。濟平若將害普邀功稱止。考異曰：實錄，四月，李祐奏同捷請以兵馬降，柏耆請與同捷兵宗。

司戶。新書曰：同捷請降，祐使萬洪代守滄州，同捷奏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謀言王庭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耆斬其首以聞。諸將疾其功，比奏貫之，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蕭普張皇過功，胃有之，然其專殺之，而蕭奏文宗不得已而貶，然亦其實也，至於賜死則居馬國。退奏其受同捷婢妾綃使。李祐尋薨。壬寅，詔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效順，為達章表，除將之書，餘皆勿受。辛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度使，連道錯。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為節度使。節度使，李聽兼之，相衛澶為一鎮。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

耆自盡。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廷湊書，請納景州；景州本屬德州，李同捷既亡，王庭湊據之，今請納之也。又奏亓志紹自縊。又一於縊。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館陶，在魏州北五十里。憲誠竭府庫以治行，治，直之翻。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為備，大敗，潰走。考異曰：新傳，進滔既乾使前使，三家在唯。若留後，乃令曰：公等既為眾所推，皆入軍中。

必當窮究。聽承命都將執事者諭之曰：害前使者[illegible]軍亂兇黨[illegible]

[illegible]傳。晝夜兼行，至淺口，[illegible]失亡過半，

輜重兵械盡棄之。[illegible]昭義兵救之，僅而得免，歸

于滑臺。[illegible]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

八月壬子，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

歸之。滄州承喪亂之餘，[illegible]骸骨蔽地，城空野曠，

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為齊德滄

景節度使。[illegible]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

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

皆仰給度支。[illegible]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

二年，請蠲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

盈。[illegible]王廷湊因鄰道微露請服

之意。壬申，赦廷湊及將士，復其官爵。以浙西觀察

使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吏部侍郎

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上性

儉素，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illegible]上

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

韋處仁嘗著夾羅巾，[illegible]

[illegible]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

故有選尚。[illegible]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

卿不須爾。壬辰，以李德裕為義成節度使。李宗閔

惡其逼己，[illegible]故出之。冬十月丙辰，以李聽為太

子少師。路隨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

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奸臣所為，不足法

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十一月甲

午，上祀圜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纖麗

布帛皆禁之，焚其機杼。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

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illegible]不

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

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illegible]蠻人反以衣食

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顛謀

大舉入寇，[illegible]邊州屢以告，元穎不

之信。嵯顛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為鄉導，[illegible]

襲陷巂、戎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

兵大敗。蠻遂陷邛州。[illegible]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入

朝。詔發東川、興元、荊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

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以王智興為忠

武節度使（[illegible]）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顛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illegible]）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illegible]）欲遁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為邵州刺史。（[illegible]）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為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illegible]）釗兵寡弱不能戰，（[illegible]）以書責嵯顛，嵯顛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illegible]）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illegible]）嵯顛自為軍殿，（[illegible]）及大度水，嵯顛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illegible]）嵯顛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illegible]）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為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illegible]）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illegible]）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顛。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戊子，立子永為魯王。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illegible]）稍稍逐之。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illegible]）興元兵少，（[illegible]）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illegible]）興元兵有常額，詔新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illegible]）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illegible]）絳方與僚佐宴，不為備，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illegible]）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為亂兵所害，遂屠絳家。（[illegible]）戊午，叔元奏絳

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尚書右丞溫造（[illegible]）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亂兵上始悟　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尚書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illegible]）所過恐其為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illegible]）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陘北沙陀素驍勇（[illegible]）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illegible]）福祿人也執宜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illegible]）執宜感恩為之盡力（[illegible]）塞下舊有廢府十一（[illegible]）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塞　溫造行至褒城（[illegible]）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己卯造視事饗將士於牙門（[illegible]）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前既勞問（[illegible]）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合唱殺（[illegible]）新軍八百餘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殺絳者斬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尸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聞己丑流楊叔元於康州（[illegible]）癸卯加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為荊南節度使　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獻（[illegible]）　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illegible]）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illegible]）　上患宦者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illegible]）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illegible]）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尚書右丞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illegible]）　初裴度征淮西（[illegible]）

[illegible]奏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漸復進用，至是怨度，為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illegible]，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illegible]。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illegible]，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illegible]，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illegible]，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illegible]，張朏之逐張延賞[illegible]，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忷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illegible]。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鄉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為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又[illegible]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illegible]，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illegible]，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illegible]，迤邐接黎州[illegible]，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illegible]，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illegible]，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illegible]。」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是歲，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孫彝震立，改元咸和。

五年春，正月，丁巳，賜滄齊德節度名義昌軍[illegible]

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illegible]

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噪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illegible]）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事見二百四十一卷）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illegible]）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平滄景見上三年）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illegible]）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illegible]）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強而扶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illegible]）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illegible]）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何為哉！國家之有方

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新羅王彥昇卒，子景徽立。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illegible]）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為信然，甚怒。（[illegible]）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illegible]）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議其事。（[illegible]）守澄乃止。（[illegible]）是日旬休，（[illegible]）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扣頭而退。（[illegible]）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illegible]）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illegible]）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illegible]）

故內獄由是獄稍綏正雅翃之子也（王翃見德宗紀）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illegible]）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illegible]）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復與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存亮即日請致仕（[illegible]）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illegible]）係乂之子（[illegible]）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　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illegible]）亟命中使帥工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illegible]）左補闕韋溫諫以為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為墮曠（[illegible]）宜黜其人更擇能者代之（[illegible]）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即委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illegible]）得四千人而還（[illegible]）秋八月戊寅以陝虢觀察使崔郾為鄂岳觀察使（[illegible]）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荊漢之會（[illegible]）土多羣盜剽行舟（[illegible]）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illegible]）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為治（[illegible]）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illegible]）鄂地險民雜夷俗慓狡為姦（[illegible]）非用威刑不能致治（[illegible]）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illegible]）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illegible]）所募北兵已得千

五百人與士兵參居[illegible]轉相訓習日益精練
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
道以治之無不堅利[illegible] 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
謀請降[illegible]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
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
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皋沒
身恨不能致者也[illegible] 事下尚書省
集百官議[illegible]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
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
戍兵[illegible]

[illegible]

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
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illegible]上平涼阪[illegible]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
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
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
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
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
裕由是怨僧孺益深[illegible]
冬十月戊
寅李德裕奏南詔寇嶲州陷二縣[illegible]

六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曰
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為今水旱
為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illegible]上善之辭不受二
月辛丑以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兼侍中充忠武節度
使以邠寧節度使李聽為武寧節度使 回鶻昭禮
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illegible]
李聽之前鎮武寧也有蒼頭為牙將[illegible]至是聽先遣親吏至徐
州慰勞將士[illegible]蒼頭不欲聽復來說軍士
殺其親吏屠食之[illegible]聽懼以疾固辭丙以前忠武
節度使高瑀為武寧節度使 夏五月甲辰李德裕
奏修邛崍關及移嶲州理臺登城[illegible] 秋七月原
王逵薨[illegible] 冬十月甲子立魯王永為太子初上以
晉王普敬宗長子性謹愿欲以為嗣會薨[illegible]
上甚惜之故久不議建儲至是始行之 十一
月乙卯以荊南節度使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西川
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illegible]

但謀以快胸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責其尸位素餐無佐理興化之心）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至理至治也）亦謂小康（康安也）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閽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珍王誠薨

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叠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從弟也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

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illegible]

[illegible]故歸而益驕。[illegible]

徐州承王智興之後，士卒驕悍，節度使高瑀不能制。[illegible]上以爲憂。甲寅，以嶺南節度使崔珙爲武寧節度使。珙至鎮，寬猛適宜，徐人安之。珙，琯之弟也。[illegible]

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illegible]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爲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爲美，敕使往，恐不得出。」[illegible]相不以爲意。

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illegible]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illegible]

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諡，[illegible]及德裕爲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爲賓客分司。

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illegible]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批答賜之，[illegible]文穎不受而去。

和王綺薨。[illegible]

庚戌，以楊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

汝州刺史（唐以隋睢陵郡置汝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四十二里；隋置伊州，於襄城，後改汝州，京師東九百八十二里）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寘御臺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給舍，謂給事中、中書舍人）宗閔失色。丁巳，以蕭澣為鄭州刺史（鄭州至京師一千一百五十里）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illegible]）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illegible]），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為侵盜（[illegible]），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illegible]），奏罷其侍講（覃自工部[illegible]）（[illegible]翰林侍講學士）上從容謂宰相曰：殷（[illegible]）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illegible]）。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上即位至是八年矣），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illegible]）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秋七月壬寅，以右僕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宣武節度使楊元卿有疾，朝廷議除代，李德裕請徙劉從諫於宣武，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為未可。癸丑，以左僕射李程為宣武節度使。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楊綰議見二百二十二卷代宗寶應二年）德裕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illegible]），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者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嚮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illegible]），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illegible]）。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疏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illegible]），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illegible]）（[illegible]）

入賢望者浸多……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

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閤，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

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

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

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乾耗之餘，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

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剗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虞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甘安，

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又作

守論，以爲今之議者皆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

甚，侈心益昏。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呼；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爲之序，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自古[illegible]其國[illegible]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
聖賢材能多聞博[illegible]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廟堂之上
兵形已成然後付[illegible]之於將[illegible]漢祖言指蹤者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獲免者大也此其是也彼為
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illegible]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
依倚王守澄權勢[illegible]灼上深惡之[illegible]九月丙寅侍
御史李款閤內奏[illegible]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
來[illegible]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
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
數十上[illegible]守澄匿注於右軍[illegible]左
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illegible]
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illegible]鄭注姦猾無雙卵[illegible]
不除[illegible]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
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來
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
[illegible]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姦楊王必助中
尉進言[illegible]況中尉有翼戴之功[illegible]
[illegible]豈以除姦而獲罪乎元素以為然召之
注至蠖屈鼠伏[illegible]

[illegible]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illegible]
弘楚詗伺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
[illegible]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
他日之禍矣[illegible]因解軍職去頃之疽
發背卒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illegible]且畏王
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illegible]於上而釋之尋奏為
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illegible]
[illegible]
朝野駭歎[illegible]甲寅以前忠
武節度使王智興為河中節度使　群臣以上即位
八年未受尊號冬十二月甲午上尊號曰太和文武
仁聖皇帝會有五坊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illegible]
[illegible]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

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比毗至翻)吾無術以救之敢崇盛名乎因以通天帶賞李程(通天帶蓋帶之名)羣臣凡四上表竟不受 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鄭注醫之禍胎於此)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一(起閼逢攝提格盡旃蒙單閼凡二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大和八年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閣入左銀臺門稍北太和殿又西臨清思殿)見近臣然神識耗減不能復故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丙戌莒王紓薨(紓順宗子)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為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宋申錫事見上卷五年)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考異曰新傳中敏傳云六年夏旱上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云云按實錄六年中無求雨事八年七月…殺申錫後二年六年若宋申錫…去年七月…今從開成紀)

初李仲言流象州(事見二百四十三卷敬宗寶曆元年)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逢吉以敬宗時出鎮)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

使衣民服（[illegible]）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illegible]）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illegible]）

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爲諫官，（[illegible]）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嚮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兩省官皆近侍之[illegible]）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

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illegible]）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illegible]）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illegible]）德裕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佽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illegible]）二人即行下。（[illegible]）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禀宰相意邪！」（[illegible]）二人悵恨而去。

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illegible]）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illegible]）

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仵，（[illegible]）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庚寅，以

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佽，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璩，德輿之子也。乙巳，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爲兵部尚書。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母兄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薨，軍中奉其子都知兵馬使元逵知留後。元逵改父所爲，事朝廷禮甚謹。

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袞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敘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蜹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爲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驅之使爲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群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幽州奏莫州軍

亂刺史張元泥不知所在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爲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史極言注之姦狀癸未以史元忠爲盧龍留後考異曰實錄十二月鎮州奏幽州[illegible]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illegible]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王璠之[illegible]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爲成德節度使巢公湊薨追贈齊王[illegible]鄭注上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辛卯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illegible]漢武帝[illegible]長安志[illegible]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碣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闥堰在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之周三百[illegible]

之[illegible]志曰[illegible]三月冀王絿薨絿順宗子丙辰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初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illegible]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illegible]傅母女師也[illegible]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召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爲賓客分司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illegible]時人皆哂之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赴鎮[illegible]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illegible]初京兆尹河南賈餗[illegible]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巳賜百官宴於

曲江。古者上巳用三月上巳，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復用巳。唐貞元間置三令節，賜百官選勝行樂，三月三日其一也。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餗恃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餗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餗恥之，求出，詔以為浙西觀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庚子，制以曏自上初得疾，謂七年冬也。王涯呼李德裕奔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

初，宋申錫獲罪，事見上卷五年。宦官益橫，橫，戶孟翻。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illegible] 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考異曰：舊傳以為上出[illegible]以示臣之[illegible]與[illegible]誅宦官之[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然則上與訓謀誅宦官必在此時矣。然文宗與訓謀誅宦官必密，左右恐亦未敢發[illegible]言，如補國史所云也。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烜，況遠翻。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遺，唯季翻。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

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興寧，漢龍川縣地，江左置興寧縣，唐屬循州。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為，于偽翻。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為左神策中尉，[illegible]韋元素，以士良代之。守澄不悅。戊辰，以左丞王璠為戶部尚書、判度支。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合，音閤。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惡，烏路翻。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下，遐稼翻。注求為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明州，漢鄞縣地，[illegible]台州，開元二十六年置明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四里。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為監軍。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虔州，漢贛縣地，晉置南康郡，隋為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十七里。庚戌，作紫雲樓於曲江。[illegible]樓在曲江之南，舊經焚毀，[illegible]不復修，今再作之。辛亥，以御史大夫李固言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訓、鄭注為上畫太平之策，為，于偽翻。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然，寵任日隆。初，李宗閔為吏

郎因駙馬都尉沈𦙶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為相（宋若憲召入宮以若憲好學…）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處州長史（…至京師…四千二百七十八里）著作郎分司舒元輿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鞫楊虞卿獄（侍御史…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癸丑擢為御史中丞元輿元褒之兄也（…）貶吏部侍郎李漢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為遂州刺史（…汾州…遂州…至京師…二千…）皆坐李宗閔之黨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注又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巳詔所在試僧尼誦經不中格者皆勒歸俗（…）禁置寺及私度人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馬（考異曰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講…）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　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為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講學士　貶左金吾大將軍沈𦙶為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　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為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珏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珏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為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珏江州刺史再貶沈𦙶柳州司戶（江州至京師東南二千…里）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至京師…千九百八十…）楊虞卿李漢蕭澣為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　己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為司農少卿立言贓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閬州…至京師…一千九百…里）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

朝廷中恟恟，上亦知之。訓、注恐為人所摇，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鹽鐵使王涯奏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illegible]）

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為忠武節度使，代杜悰。（[illegible]）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為。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illegible]）癸亥，封杖殺之。（[illegible]）

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illegible]）以注為鳳翔節度使。（[illegible]）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為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節度副使也。）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illegible]）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illegible]）李訓、鄭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illegible]）

乙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illegible]）得為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illegible]）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illegible]）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illegible]）

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

李聽自恃勳舊，不禮於鄭注。注代聽鎮鳳翔，先遣牙將丹駿至軍中慰勞。（[illegible]）誣奏聽在鎮貪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為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

悰爲忠武節度使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略上問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榷茶於是以王涯兼榷茶使(榷古岳翻)涯知不可而不敢違人甚苦之鄭注欲收僧尼之譽固請罷沙汰從之(是年七月訓注乞沙汰僧尼)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好呼到翻)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見二百四十三卷穆宗長慶三年訓見上八年)卒謀而殺之(卒子恤翻)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鎮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爲當路所軋(軋乙黠翻)置之散地(散悉亶翻)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橫戶孟翻)知將敗矣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襄邑王神符淮安王神通之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棓懷其斧以爲親兵(宦爲偵劉白挺猶曰白挺也)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滻水(滻音產)(原出藍田縣說之西北行至白鹿原西南即過京城王守澄墓於白鹿原)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先悉薦翻)已而并注去之(去羌呂翻)行餘璠立言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輿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唐制凡朝皇帝御殿衛座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臥遞門奏訖(言已中書奏禁門已於閤門遞入以奏也)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帥讀曰率下同)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紫宸內殿也含元前殿也上欲往觀甘露故百官從紫宸退而出立班於含元就以左右金吾仗在含元殿前左右也)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軟輿蓋以個襻擔而舁之下應稱令人舉之)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還音旋又如字)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考異曰按訓與韓約共謀詐爲甘露而自言非真者蓋欲使宦官盡往金吾後院因伏兵誅之耳故二十一日

[illegible]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illegible]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illegible]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illegible]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illegible]

[illegible]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illegible]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illegible]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迤邐入宣政門，[illegible]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郗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illegible]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illegible]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illegible]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慚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討賊。[illegible]王涯等將會食，（諸宰相每日會食於政事堂）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捕賊黨。

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輿易服單騎出安化門（安化門，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被，皮義翻。桎，職日翻。梏，古沃翻。掠，音亮。治，直之翻。勝，音升）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里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河東節度之兵也）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為相魚護軍令致意（魚，魚弘志也。時為右神策護軍中尉）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璠知見紿（紿，蕩亥翻）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為見引涯曰五弟昔為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王涯第二十，王璠第五。事見上卷五年）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皋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證家鉅富（證，音正）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餗入其家執其子溵殺之（溵，音殷）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鐬翰林學士黎埴等家（左常侍，左散騎常侍也。鐬，火外翻）掠其貲財掃地無遺鐬瑊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剽，匹妙翻）互相攻劫塵埃蔽天

癸亥百官入朝（朝，直遙翻）日出始開建福門（建福門，在大明宮丹鳳門之西）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從，才用翻）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新書儀衛志曰：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兩觀。監察御史二人立東西朝堂甎道以涖之。平明，傳點畢，內門開。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夾階，監門校尉二人執門籍，曰唱籍，既視籍，曰在，入畢而止。次門亦如之。序班于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而入，武班自西門而入，至閤門亦如之。夾階校尉十人同唱，入畢而止。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廷左右，巡使二人分涖于鐘鼓樓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每班，尚書省官為首。武班供奉者立于橫街之南。[illegible] 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次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凡殿中省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繖扇而立。東宮官居上臺官之次，王府官又次之。[illegible]）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勝，音升）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敘王涯賈餗反事浮泛（其敘事浮泛，蓋以涯等非實反也）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

昨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靳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illegible]），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興安門，大明宮南面西來第一門[illegible]），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為姦人所汙，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西軍，右神策軍也[illegible]）。李孝本改衣綠（[illegible]），猶服金帶，以帽障面，單騎奔鳳翔（欲依鄭注也），至咸陽西，追擒之。

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illegible]），將奔鳳翔，為盩厔鎮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illegible]）。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

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illegible]）。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illegible]長安城中東市、西市也）。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illegible]）。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稚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榷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illegible]）。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illegible]）。臣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illegible]）！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姦究險（[illegible]），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為恥；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復，扶又翻），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姦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剭（[illegible]），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illegible]），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為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illegible]）。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illegible]），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illegible]）。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王沐之弄命，舒守謙之幸免，[illegible]禍福之幾，天豈爽哉）。是日，以令[illegible]

為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illegible]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illegible]上不豫知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誗等[illegible]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illegible]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為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illegible]丙寅以師邕為矯詔下御史獄[illegible]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illegible]

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奔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為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為公以好召注[illegible]屏其從兵於坐取之[illegible]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illegible]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枝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簡能綸之子[illegible]傑俛之弟也[illegible]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為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illegible]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illegible]

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娖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娖，測角翻。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己巳，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折，之舌翻。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分，扶問翻。從，才用翻。下導從同。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姦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從，才用翻。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儋，都甘翻。儋州，漢儋耳郡，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二里。商山卽商州界也，所謂七盤十二繞是也。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患此路之險，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榷茶使令狐楚奏罷榷茶，從之。罷王涯榷茶法。乃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宅物稱是。稱，尺證翻。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比，毗至翻。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周親，至親也。孔安國曰：周，至也。其餘殆不足問。」時宦官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瓜葛有所附麗，言非至親，或纍縈中表相附麗以敘親好，若瓜葛縈。或暫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等還。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金光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二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縱，子容翻。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韈而乘馬者。韈，方發翻。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屬，之欲翻。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六典：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內一重名皇城，又內一重名宮城，亦名子城。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眾立望仙門下，大明宮城南面五門，望仙門在丹鳳門之左。帥，讀曰率。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皁，衣，於既翻。皁，在早翻。持弓刀北望，見皇城門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剽，匹妙翻。幾，居衣翻。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甲申，敕罷修曲江亭館。以鄭注言而修之，注誅乃罷。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

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雖為所脅從(脅，迫也)涉於詿誤(詿，古賣翻；又戶卦翻)皆赦之他人無得相告言及相恐愒(愒，許葛翻；又丘例翻)見亡匿者勿復追捕(復，扶又翻)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橫，戶孟翻)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勝，音升)出為華州刺史(華，戶化翻)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常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諠元賞使覘之(覘，丑廉翻)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閣本大明宮圖，下馬橋在建福門北)元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跽，巨几翻)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屬，之欲翻)行當繼至遂杖殺之([illegible])乃白服見士良(白服，即待罪之素服)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為國惜法(為，于偽翻)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初武元衡之死(見二百三十九卷[illegible])詔出內庫弓矢陌刀給金吾仗使衛從宰相([illegible])至建福門而退至是悉罷之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南牙十六衛之兵至此雖名存實亡然以北軍衛南牙則外朝亦將聽命於北司既棄太宗之紀綱又增宦官之勢故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馮宿[illegible]穆宗長慶[illegible]知制誥)

二月癸未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荷，下可翻)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為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illegible])流血千門僵尸萬計([illegible])搜羅枝蔓中外恫疑([illegible])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illegible])事亦無成謹當脩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天德軍奏吐谷渾三千帳詣豐州降

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為滁州刺史([illegible])

左僕射令狐楚從([illegible])

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從千容翻）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
為收瘞以順陽和之氣（為于偽翻瘞於計翻已今孟春陽和伸達以死氣逆生也）
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
一襲（考異曰開成紀事云京兆尹薛元賞於城西張村葬涯等七人今從新傳）
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　丁未皇城留守郭皎（狡）
（凡車駕行幸則京城置留守今天子在上京而皇城置留守當考闕下奏則知置皇城留守官之意也）
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軍器使即軍器庫使內諸
司使之一也）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儀刀以木為之裝之以銀而已）
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讓檢校司復扶又翻）
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湔則前翻）
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
祿（荷下可翻）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
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橫戶孟翻）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
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粗坐五翻）天
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夏四月乙卯以潮州司戶李
宗閔為衡州司馬凡李訓指為李德裕宗閔黨者稍
收復之　淄王協薨（協憲宗子）　甲午以山南西道節度
使李固言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左僕射令狐楚
代之　戊戌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從千容翻）鄭覃
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
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後代辭人
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
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史言鄭覃能守經學以輔其君）覃篤於經術
上甚重之　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
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
外復有猜阻（復扶又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
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為召士
良等出（為于偽翻）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
解　閏月乙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聽為河中節度
使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散蘇旱翻）惟聽
為可以然　乙未李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
再三以為不可上曰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
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右軍
右神策軍）上取之入宮秋七月右拾遺魏謩上疏以為陛
下不邇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教
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唐內諸司有教坊使莊宅使皆宦者
為之）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
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
即撤之（光武時宋弘為大司空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陛下豈可

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即出孝本女(考異曰實錄上云取孝本女二人入內下魏謩疏云取孝本少女一人入內所以知此不同者蓋孝本二女皆籍沒在右軍先取長女入內魏謩不之知又取次女魏謩乃知之上疏故也)擢謩為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髫齔孤露(髫徒聊翻)(小兒垂髮也齔初覲翻小兒毀齒也)故收養宮中耳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謩徵之五世孫也(魏徵以直事太宗)鄜坊節度使蕭洪詐稱太后弟(事始二百四十二卷大和二年)事覺八月甲辰流驩州於道賜死趙縝呂璋等皆流嶺南(縝止忍翻)初李訓知洪之詐洪懼辟訓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神策軍出為節度使者軍中皆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有自左軍出鎮鄜坊(左軍左神策軍)未償而死者軍中徵之於洪洪恃訓之勢不與又徵於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自言訓判絕之仇士良由是恨洪太后有異母弟在閩中孱弱不能自達(孱鉏山翻)有閩人蕭本從之得其內外族諱因士良進達於上且發洪之詐洪由是得罪上以本為真太后弟戊申擢為右贊善大夫　九月丁丑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為于偽翻)為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流涕泫然(俛[illegible]翻)(痛也泫胡犬翻)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姦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謂漳王湊也)(幾居衣翻)況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曏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寃矣(謂漢昭帝知燕蓋上官之詐也)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寃上深痛恨有慚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為成固尉(成固縣屬興元府)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度與案司宋心句斷文)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易以豉翻)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冬十一月丁巳貶益梧州司戶(梧州因蒼梧郡為名在京師南五千五百里好呼到翻劾戶概翻)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樂音洛史炤曰鞠以皮為之今通謂之毬)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遝達合翻)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眺他弔翻)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為理猶言為治也)上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復扶又翻)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

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有司以左
藏積弊日久（藏徂浪翻），請行檢勘，且言官典罪在赦前者
請赦之。上許之。既而果得繒帛妄稱濆汙者（濆[illegible]智翻，汙[illegible]），
（[illegible]）敕赦之。給事中狄兼謩封還敕書，曰：官典犯贓，理
不可赦。上諭之曰：有司請檢之初，朕既許之矣。與其
失信，寧失罪人。卿能奉職，朕甚嘉之。 十二月庚戌，
以華州刺史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
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為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
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權（撓奴巧翻，又奴教翻），陛下
亦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
之。鈞以清惠著名。 己未，淑王縱薨（縱子用翻）。
二年春二月己未，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疏。朕聞竇
易直為相（竇易直為相，於長慶、寶曆），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
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蔣王緝薨（緝七入翻）。 三
月，有彗星出於張（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長八丈餘。 壬
申，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夏四月甲
辰，上對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於便殿
（柳公權先除翰林侍書學士，今以諫議學士兼侍書）。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
三澣矣（澣戶管翻）。眾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
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
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
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杜佑通典曰：中書舍人文士之極任，朝廷
之盛選，諸官莫得出[illegible]），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乙巳，以公
權為諫議大夫，餘如故。 戊戌，以翰林學士、工部侍
郎陳夷行同平章事。 六月，河陽軍亂，節度使李泳
奔懷州。軍士焚府署，殺泳二子，大掠數日方止。泳，長
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恃所交結，貪殘
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亂。丁未，貶泳澧州長史（澧州京師
[illegible]）。 戊申，以左金吾將軍李執方為河
陽節度使。 秋七月癸亥，振武奏党項三百餘帳剽
掠逃去（剽匹妙翻）。 給事中韋溫為太子侍讀，晨詣東
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
（[illegible]）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
言。溫乃辭侍讀。辛未，罷守本官（考異曰：[illegible]）。 振武突厥百五十帳
叛，剽掠營田。戊寅，節度使劉沔擊破之。 八月庚戌，
以昭儀王氏為德妃，昭容楊氏為賢妃（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

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立敬宗之子休復為梁王，執中為襄王，言揚為杞王，成美為陳王。癸丑，立皇子宗儉為蔣王。蔣古國名左傳凡蔣邢茅胙祭河陽軍士既逐李泳，日相剽掠為亂。九月，李執方索得首亂者七十餘人，悉斬之。索山客翻餘黨分隸外鎮，然後定。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昫曰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覆定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福建奏晉江百姓蕭弘稱太后族人。晉江故晉安郡晉安縣地吳置東安縣晉改曰晉安隋改曰南安開元八年分南安置晉江縣帶泉州詔御史臺按之。戊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甲寅，御史臺奏蕭弘詐妄，詔遞歸鄉里，遞音弟亦含而進不之罪，冀得其真。歸也

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叁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二 起著雍敦牂，盡玄黓閹茂，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

開成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射食亦翻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唐諸坊皆有門以時啟閉斷音短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丁卯，追贈故齊王湊為懷懿太子。知湊之冤也湊被讒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五年

戊申，以鹽鐵轉運使、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判戶部李珏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三年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按珏與嗣復並命今從實錄判使如故。謂鹽鐵轉運使判戶部使嗣復，於陵之子也。於陵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二年於音烏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橫戶孟翻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粗坐五翻仇士良深惡之，惡烏路翻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

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陳夷行性介直，惡楊嗣復為人，每議政事，多相詆斥。壬辰，夷行以足疾辭位，不許。上命起居舍人魏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魏徵諡曰文貞) 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illegible])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illegible]) 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宗閔貶見上卷太和九年) 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illegible]) 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曏以朋黨亂政，陛

下何愛此纖人！」(纖人，小人也。[illegible]) 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洪州，京師東南三千九十里) 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詆，丁禮翻；訐，居謁翻) 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illegible]) 舍人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illegible]) 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為杭州刺史。([illegible]) 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玨善，故引為大

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illegible]) 三月，牂柯寇涪州清溪鎮，鎮兵擊却之。([illegible]) 初，太和之末，杜悰為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事見上卷太和八年) 時有五色雲見于岐山，([illegible]) 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illegible]) 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佛若果愛僧尼，當見於京師。」未幾，獲白兔，([illegible]) 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illegible]) 旬日而斃。監軍不悅，以為掩蔽聖德，獨畫圖獻之。及鄭

注代悰鎮鳳翔，(鄭注為鳳翔節度使，[illegible]) 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八月，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采而嘗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悰為工部尚書、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illegible]) 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

堯舜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
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石虎
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
以是觀之，瑞豈在德！玄宗嘗爲潞州別駕，
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
勤職業，此等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
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它日，謂宰相曰：時和
年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
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
夏五月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亦勿申牒
所司。其臘饗太廟及饗太清宮、
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
初，義武節
度使王晏平自盜贓七千餘緡，上以其父智興有功，
免死，長流康州。晏平密請於魏、鎮、幽三
節度使，
六月壬寅，貶永州司戶。八月己亥，嘉王運薨。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
太子頗好遊
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
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
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群臣皆言太子年少，
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謨
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
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
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
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
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義武節度使張璠在鎮十五年，爲
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
子元益舉族歸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軍中欲立
元益，觀察留後李士季不可，衆殺之，又殺大將十餘
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遷爲義武節度使。義武馬
軍都虞候何清朝自拔歸朝；癸酉，以爲儀州刺史。
朝廷
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在鎮久，甲
戌，以德州刺史劉約爲節度副使，欲以代之。開成

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小露之弊之後宜官事積遷至於此）癸未始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先奏聞於上禁中四具狀付中書方與檢勘無由暴而施行之）冬十月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為留後　太子永猶不悛（悛丑緣翻悛改也）庚子暴薨（考異曰按文宗後具錄[illegible]南江曰[illegible]為天子不能全一子遂裝劉其材等然月太子非良死也但宦者事以外人莫得其詳故實錄但云終不悛遂成日暴薨）諡曰莊恪　乙巳以左金吾大將軍郭旼為邠寧節度使（旼音旻[illegible]翻邠卑巾翻[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將公權[illegible]）宰相議發兵討易定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仰牛向翻）急之則攜所不為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乃除張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乃上表以不便李仲遷為辭朝廷為之罷仲遷（為于偽翻）十一月詔俟元益出定州其義武將士始謀立元益者皆赦不問　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為天平節度使以劉約為義昌節度使　丁卯張元益出定州（考異曰國史曰易定張公瑤卒三軍請公瑤子元益繼軍務公瑤乃孝忠孫也公瑤頌留之際誠元益歸款三軍復就鎮魏三道自立連帥坐觀制命師謀未央及四鄰公欲伐而克之貞猶公議未可與師且行平時澧追元益赴闕若拒命攻逆討之不遵上前使短長未行劉典貞猶公有命跋扈跪元益詔意云數張元益等大抵忠功列鼎鄂垂於不拆外乃發行貞[illegible]達州不墜素風文宗晝詔旌深叶壽祥[illegible]下定州元益拜詔罷焚墨衰疏死於疾三軍將吏[illegible]進諸道俗各布謂公瑤公逸全家赴闕詔以推策寶使陳君賞詣為所謂貞猶公李狂也按實錄捕定州牙將宗第又李德裕比年不實補國史蓋以論說不可據今從實錄）庚午上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尚父郭子儀德宗尊為尚父）太后叔父（太皇太后郭子儀孫也）在官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俛首良久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

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旼家（太皇太后居興慶宮興慶宮謂之南內）　上好詩（好呼到翻）嘗欲置詩學士李玨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　甲戌以蔡州刺史韓威為義武節度使（[illegible]）　河東節度使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東都（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號綠野堂）十二月辛丑詔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敦諭上道（上時掌翻）　鄭覃累表辭位丙午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是歲吐蕃彝泰贊普卒（[illegible]）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矣（吐蕃自彝泰以後衰而唐亦衰考異曰彝泰卒及達磨[illegible]）

四年春閏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不能入見。上遣使問疾，發使者旁午。三月丙戌，裴度薨，諡曰文忠。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夏四月戊辰，上稱判度支杜悰之才，楊嗣復、李珏因請除悰戶部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未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珏曰：「陛下嘗語臣云，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五月丁亥，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福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政事堂在中書省）遂趨出。上遣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覃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上以鹽鐵推官、檢校禮部員外郎姚勖能鞫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不聽，上奏稱：「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勖檢校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六月丁丑，上以其事問宰相，楊嗣復對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秋七月癸未，以張元益為左驍衛將軍，以其母吳莫陳氏為趙國太夫人，賜絹二百匹。易定之亂，吳莫陳氏說諭將士，且戒元益以順朝命，故賞之。甲辰，以太常卿崔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鄲，郾之弟也。八月辛亥，鄜王憬薨。（憬，憲宗子）癸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蕭本詐稱太后弟，上下皆稱蕭弘是真，以本來自左軍，故弘為臺司所抑。今弘詣臣求臣上聞，乞追弘赴闕，與

本對推以正眞僞詔三司鞫之冬十月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曩嘗觀之對曰此曏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爲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搆會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更，工衡翻復欲爾邪復，扶又翻執以付吏己巳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三司按蕭本蕭弘皆非眞太后弟本除名流愛州弘流儋州而太后眞弟在閩中終不能自達

乙亥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是歲天下戶口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勒爲可汗

也文宗崩武宗即位遣嗣澤王溶告哀於回鶻使還始知特勒可汗易代救朱邪赤心若黎勿篤公屈呵汗安得因溶告哀始知易代乎此則自相違矣其説何開成初拔掬有安允合前與特勒柴革波基陵特寇可汗可汗覺殺柴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鶻相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勒可汗以㕎馺特勒為可汗新傳云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勒為可汗今從之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潁王瀍為皇太弟瀍直連翻應軍國事權令句當句古侯翻當丁浪翻且言太子成美年尚沖幼未漸師資漸子廉翻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更工衡翻李珏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瀍為太弟考異曰唐闕史曰武宗皇帝王夫人者燕趙倡女也武宗為潁王獲愛幸文宗以十六宅西偏建安王溶潁王瀍院上數幸其中讌洽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宮無子所立敬宗男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貴主禁掖者以安王大行親弟既賢且長遂起左右神策軍及飛龍羽林驍騎數千衆御當斷奉迎安王中貴連呼曰迎大者立大者如是者數四意以安王為兄即大者也及兵至二王宅首兵士聞語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大為六者王宅七人竊聞之擁潁王被擁出嬌言曰大若潁王也左右以王貌枯瘦長皆呼為大王且與中尉有死生之契汝曹或不從必赤族矣時安王心云貞欲策合上志少疑懦未敢出潁王神氣抑揚流手揮皆夫人自後聳出之衆惑其語遂扶上馬戎

文宗崩 武宗

甲霜擁前至少陽院諸中貴知己誤無敢出言者遂羅拜稱萬歲尋下詔以潁王瀍立為皇太弟權句當軍國事新后妃傳曰武宗賢妃王氏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為助畫故進號才人蓋亦取於闕史也按立嗣大事豈容譯誤闕史婦佶今不取從文宗武宗實錄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瀍沈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見賢遍翻斷丁亂翻慍於問翻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于太和殿年三十三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說式芮翻考異曰舊傳曰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子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為嗣故王受禍復殿官按提當啓裕李入相今從武宗實錄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考異曰武宗實錄裴夷直上言伏見二日敕令有司以今月十四日殯然成服按文宗以二日崩豈得二日遽有此敕必誤也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以甘露之事也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記檀弓秦穆公弔公子重耳曰儼然在憂服之中詩閔予小子嬛嬛在疚疚病也在憂病之中復扶又翻以哀慕為心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斂大行十一日而始大斂非禮也

勑。武宗即位。甲午，追尊上母韋妃為皇太后。二月乙卯，赦天下。丙寅，謚葬太后曰宣懿。夏五月己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為吏部尚書，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珙居勇翻）秋八月壬戌，葬元聖昭獻孝皇帝于章陵，（章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二十里）廟號文宗。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坐為山陵使龍輴陷，（輴敕倫翻，天子龍輴，載柩車也，畫龍於輴）罷為太常卿，貶京兆尹敬昕為郴州司馬。（郴丑林翻）義武軍亂，逐節度使陳君賞，君賞募勇士數百人復入軍城，誅亂者。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致理猶言致治也）在於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人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史言李德裕亦不免由宦官以入相）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十二年入見，乾元中為回鶻所破，自是隔閡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青山翻）其人悍勇，

〔訐翻〕吐蕃回鶻常賂遺之〔遺唯季翻〕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黠戛斯所敗〔數所角翻敗補邁翻〕詈回鶻曰〔詈力智翻〕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立㕎馺〔事見上年〕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㕎馺及掘羅勿〔考異曰舊傳作句錄末賀今從新傳〕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馺職特勒厖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邏盧賀翻〕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嗢烏沒翻〕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頡奚結翻啜陟衛翻〕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

就雜虜貿易穀食〔貿音茂食讀曰飤〕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西城朔方西受降城〕亘六十里不見其後〔亘居鄧翻〕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新志單于府有雲迦關振武節度治單于府迦古牙翻又居伽翻考異曰新傳實錄作雲伽關今從一品集〕魏博節度使何進滔薨軍中推其子都知兵馬使重順知留後　蕭太后徙居興慶宮積慶殿號積慶太后〔蕭太后文宗之母〕　十一月癸酉朔上幸雲陽校獵　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諫議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為杭州刺史〔武宗惡夷直視冊考異曰新傳曰

世不肯署今從武宗實錄〕　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唐制千牛備身掌執御刀服花鈿繡衣綠執象笏宿衛侍從宋白曰唐制千牛進馬並以資蔭子唐制以五品以上皆得蔭子判從一品官得蔭子〕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恚於避翻〕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惡烏路翻〕出為婺州刺史〔婺州春秋越之□□□會稽越地吳置東陽郡隋平陳置吳州又以其地於天文為婺女之分改為婺州京師東南四千七十三里婺□遇翻〕　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順知魏博留後事　立皇子峻為杞王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瀍穆宗第五子〕

會昌元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　沔奏回鶻已退詔沔還鎮〔自雲迦關還鎮〕　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新志回鶻牙東北千里入磧經度鹿山鹿耳山至錯甲山□□□言錯子山東距釋迦泊三百里考異曰□伐拔紇烏介立在二月今從之使唐□錄年錄曰王子烏希特勒者曷薩之弟胡特勤之□□斯所迫帥衆來歸至錯子山乃自立為可汗二年七月冊為烏介可汗〕　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陳夷行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惡烏路翻〕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為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

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玨。湖南觀察使治潭州，桂管觀察使治桂州。潭州古長沙郡，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桂州為桂林郡，吳甘露元年置始安郡，梁置桂州，至京師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少，詩照翻。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劉晏之死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李正己等請晏罪見二年。興元初，帝悟，許晏歸葬。貞元五年，擢晏子執經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宋申錫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大和五年。追悔事見上卷開成元年。嗣復、玨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爲，于僞翻。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坐，徂臥翻。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玨、季稜志在陳王，陳王成美也。嗣復、弘逸志在安王。安王溶也。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楊妃請立安王，故云然。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復，扶又翻。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指意。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二使，一至潭，一至桂。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玨爲昭州刺史，昭州至京師四千四百六十里。裴夷直爲驩州司戶。

考異曰：舊紀：開成五年八月十七日，葬文宗于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率禁軍護靈駕至陵所，欲倒戈誅士良、弘志，鹵簿使兵部尚書王起、山陵使崔鄲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弘逸、季稜伏誅。[illegible]湖南觀察使，李玨爲桂管觀察使。[illegible]夷直爲杭州刺史。[illegible]也。賈緯唐年補錄曰：五年八月云云。[illegible]弘逸、薛季稜[illegible]宦官[illegible]山陵使[illegible]崔[illegible]及[illegible]。傳[illegible]山陵[illegible]。立命中使[illegible]。已誅弘逸、季稜[illegible]不當至此[illegible]。起傳與嗣復傳自相違[illegible]今從實錄。以其事與嗣復傳[illegible]。亦不知之，戶部尚書判度支杜悰[illegible]。舊嗣復傳[illegible]崔鄲[illegible]。云[illegible]中使一人[illegible]。[illegible]使去人不[illegible]。入中書[illegible]相[illegible]崔鄲[illegible]。[illegible]令三相會食[illegible]自歸[illegible]請開延英賜對[illegible]進狀。

後覽擬詔令至午又召宰等二人對[illegible]進并請得捋擠史至中書問有此事無樞密使對曰向者不敢言陛下都既知只是二人辭復李玨德裕言以升至重陛下不諳閒便遣使去物情無不驚惟一請附德裕奏旦言君發德宗時段君先自取惟比一事不可更行儀裕等至夜不能改中書將早晚延英陽判至中報闕延英參奏不得承相首下日已侯請若有一人進狀按問必不拾矣德裕極力救解以抑頭流丘德裕救又得之人自不可又召入至英論案三相公於當日奏事為門下[illegible]云云[illegible]合之又令狀召至知[illegible]省官[illegible]舍從實錄亦采[illegible]替記仁宗白曰天聞六[illegible]除誤起居注閒韓奏狀觀史館書嘗至已宗[illegible]德宗一有存實錄武宗至[illegible]唐自武宗以後六代實錄[illegible]一卷餘皆闕諸臣今宋敏求補遺文及舊書傳說纂六十五卷目為唐年補錄以備時采史館從之詔褒美付史館

六月，乙巳，詔：自今臣下論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以魏博留後何重順為節度使。上命道士趙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親授法籙。道家釋籙錄於張道陵蓋祖壇崇而信之則授籙出祖唐武宗之受當作受右拾遺王哲上疏切諫，坐貶河南府士曹。考異曰實錄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於三殿建九天道場帝親授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請不受[illegible]為道[illegible]不從又上書諫求和事詞甚切直貶河南府士曹參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令與道士趙歸真於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彥謨切諫貶彥謨河南府戶曹實錄在九月已命歸真建道場[illegible]受法籙[illegible]言王哲之始宜崇信道籍王哲又疑其事與舊紀劉彥謨事相類今從實錄

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嗢，烏沒翻。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為仇，請自出兵驅逐。[illegible]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為嗢沒斯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為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謂助收兩京、平安史之亂也。今為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呼韓邪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之甘露三年。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史記李斯之言。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走，音奏。安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為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偽。[illegible]考異曰一品集嗢沒斯等詔曰天德軍[illegible]至覽所奏表又曰方略鎮撫已命使臣又知堅昆等五族[illegible]入[illegible]可汗[illegible]公主及[illegible]可汗播越它所特勒等相率遁逃萬里將命又曰豈其設計陰外寇臣[illegible]本蕃又曰錄未知指的雖使聽從又曰又憑邊鎮守臣或懷疑且又曰若違張賈往安撫又曰執熱然則詔下必在此時也未還，上問德裕曰：嗢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嗢沒斯等帥眾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

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嗢沒斯降，戶江翻；劉，直亮翻。況嗢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分，扶問翻。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抄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先儲之以爲，其交戰在兵；習者不察，耳抄翻。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雜虜，即吐谷渾、沙陀、党項等部落。毋得先犯回鶻。考異曰：舊紀八月，烏介……

告故可汗死，國人推爲可汗，今奉公主南投大國。烏介至塞上，嗢沒斯與赤心相攻，殺赤心宰相千帳。近西城以牛羊贈烏介，又令其相頡干迦斯表云：據城乞糧種牛羊，諸部王會李師德欲令公主入朝，以牛羊萬石。舊德裕傳曰：宣王觀天……斯於朝族奉烏介請歸唐，使先生會昌二年二月於塞上遣使求助兵，太和公主南來，寫年軍曰：年請以沙陀、退渾諸部兵擊之，不復百實。多云：年之奏，德裕云云，帝以爲之下議三萬。伐叛記曰：會昌元年二月，回鶻遠涉沙漠，請求餒將，全實於塞上。部落饑饉，糧食窮人，貲財寶主帳，奪之心，至其年秋，城使田牟軍本將上表。運黨項與回鶻有鎮兵，田牟出本部兵馬錢。天德項內只有將士一千人，戰事又恐其半遠。至閤當德於吐蕃奏云：八月二十四日請遣二。平掠吳兵又蕃渾不得先犯回鶻，在田令。中牧舊紀實錄官承集衆書寫之事，會集奏牟。前後多差互，今從伐叛記、一品集。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布，田弘正之子。

癸巳，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留務。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唐自憲宗以後，羣臣乞對延英，率於延英門請對。會要曰：元和十五年詔，於西上閤門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閤中赴延英路。宋申錫之得罪也，召諸宰相自中書入對延英。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啖飢虜，啖，徒濫翻。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illegible]是也。至於此言，特以劫陳夷行，[illegible]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考異曰：伐叛記云：使止賜米二萬石，尋又爲介至……

[illegible]實錄：十一月，初，推未知公主所在，遣苗縝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爲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先，悉薦翻。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illegible]盧龍軍復亂，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考異曰：舊紀：十月，幽州軍亂……初，陳行泰逐史

元忠遣監軍傔（苦念翻。監軍傔，監軍之傔從也。）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諳，烏含翻。比，毗至翻。）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傔，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雄武軍在薊州。薊，音計。）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仲武，范陽舊將之子。）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鄉之。鄉若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復却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團結土人為兵，號曰之土團。）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多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媯州南至幽州二百九十里，至京三千一百五十里。檀州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邀虜、石子䃅七鎮。媯，居為翻。）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幽州昌平縣西北三十五里有居庸關，亦謂之軍都陘。按今居庸關在燕京之北一百一十里。）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李德裕因吳仲舒之言，因心服張仲武，夕晦矣，今掌燕留務，豈虛哉。）德裕奏：行泰、絳皆使

大將上表於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發兵為朝廷討亂（為，于偽翻。）與之則似有名。（德裕既未敢保仲武，又恐與其初論行泰事勢首相違，故然。）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上校獵咸陽。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縝齎詔詣嗢沒斯（縝，止忍翻。）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嗢沒斯逆順之情。從之。上頗好田獵及武戲（武戲，謂擊鞠、角抵、手搏等技。）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郭太后，憲宗后，於上為祖母，時居興慶宮。）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從，千容翻。）太后勸以納諫。上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上出畋稍稀，五坊無復橫賜（橫，下孟翻。）。癸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鄲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唐書曰：黠戛斯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者為不祥。黑瞳者必曰李陵苗裔也。）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質，音致。磧，七迹翻。）屯天德軍境上（天德軍境北至磧口三百里。）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迦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考異曰：新傳曰：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邀達干殺之，南度磧，遣）

天德城劉沔屯雲伽關拒却之按烏介方倚唐爲援豈敢攻天德今從舊紀傳實錄十二月庚
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
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
帥讀曰率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
未有此比比毗至翻例也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
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
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 朝廷以回
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爲巡邊使察
將帥能否拭衛之子也李衛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二年 二月淮
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判度支 河東節度使符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
回鶻杷白巴翻杷頭烽北臨大磧東望振武把蒲巴翻 李德裕奏請增兵鎮
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右散
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
判院事玄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殿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宰相一人爲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爲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和四年集賢御書院學士直學士一人皆用五品如兩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 德裕以恩非己出
因事左遷公權爲太子詹事此德裕所以不能消黨之禍也 回
鶻復奏求糧復扶又翻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
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
應接處置處昌呂翻 三月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
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符澈疾病疾甚曰病
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節度
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
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竟
不行 回鶻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黠下八翻先告田牟
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
之衆七千帳東走考異曰拔說曰赤心宰相謀犯塞嗢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牟使誘赤心同謁可汗殺於可汗帳下赤心所領兵遂潰散東去歸投幽州一品集爲幽州紀聖功碑赤心恃力負氣踏藉屬階爲嗢沒斯所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遁漁陽舊傳曰回鶻相赤心者與連位相姓僕固者與特勒那頡啜部衆不賓烏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其黨嗢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烏介戮赤心於可汗帳下并僕固二人那頡戰勝全占赤心下七千帳東據振武大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新傳曰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得要領即密約田牟請赤心嘗帳下按一品集賜可汗敕書璽云去歲嗢沒斯已至近界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然鶻可汗書意又云嗢沒斯自本國破之初奔迸先至塞下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足則嗢沒斯自有部衆雖遂降烏介身未嘗往也安得斬赤心僕固於帳下手且赤心若不實烏介又安肯隨嗢沒斯同謁烏介乎蓋嗢沒斯自恐赤心禁忽誘至己之幄下而殺之耳今從新傳又從拔記嗢沒斯殺赤心於烏介至天德下達言之書傳等方拔赤心嗢沒斯誘殺至己帳下又安肯隨嗢沒斯同謁烏介乎回鶻到橫水然新傳在召諸道兵於烏介可汗建來則盡那頡特勒下烏介天德一品集據則事跡不在赤心字即後故置於此然
河東奏回鶻兵

至橫水，（考異曰：實錄：「待叡奏回鶻掠橫水事在正月。」李拭巡邊前，安二品集此狀云：「宜密詔劉沔、忠順。」則狀必在李忠順鎮振武之後也。蓋叡在大原時奏之，沔除河東後，德裕方有此奏，故置於此。）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烏介時移帳保錯子山。）未知此兵為那頡所部，為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仲武，張仲武也。）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羇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易，以豉翻。）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情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考異曰：一品集異域歸忠傳序云：「二年四月甲申，回鶻大特勒嗢沒斯率其國特勒宰相等歸附。」而此四月十八日狀已言嗢沒斯遣款，若蓋嗢沒斯先遣人輸心之時已送款於田牟，至二十日乃帥衆至天德耳。其左金吾大將軍云：「曼戢欵誠布于邊將，爭競反覆，不遺君親，戢其鋒殍亡之徒，曾奔赴之犯旅，觀歸唐而七萬甚明。」蓋回鶻亂亡，嗢沒斯本與赤心等來歸唐，而邊吏疑阻，故赤心等怨欲犯塞，而嗢沒斯先告邊將，請誅赤心之衆，東走而嗢沒斯帥其衆降也。）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閒，（閒，古莧翻。）且欲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大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雄流白州，見二百四十四卷大和三年。）隸振武軍為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嗢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考異曰：一品集嗢沒斯特勒等以五月四日上；實錄在五月丙申，蓋據奏到之日。今從歸忠傳序。）上信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惡，烏路翻。）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丁亥，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沒斯等。以嗢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衆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趣，七喻翻。）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

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勝音升）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考異曰：伐叛記曰：仲武招降，方心下潰兵及可汗下部落附伎三萬餘人，分配諸道。回鶻提族遂至窮弱。新舊紀皆無仲武戎回鶻事。舊回紇傳曰：仲武大破那頡，其衆全收七千帳，殺戮收精老小共九萬人。那頡中箭，透駝羣潛遁，烏介獲而殺之。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曰：公許後受降三萬人，特勤二人，可汗妹一人，大都督外宰相四人，奚也禪王薛將不可代載，諸書皆不言仲武敗那頡啜月日，故附於此。）時烏介衆雖衰減，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還音旋）可汗表求糧食、牛羊，（因楊觀之還而上表）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回鶻自肅代以來以馬與中國互市，遣其遺而使其糴）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鮮，息淺翻）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調，徒弔翻）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彼謂烏介）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虞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復，扶又翻，下同）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謂受嗢沒斯降也）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嗢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嗢沒斯所部為歸義軍，以嗢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陳夷行罷為左僕射。　秋，七月，以尚書右丞李讓夷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嵐州人田滿川據州城作亂，劉沔討誅之。　嗢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剽，匹妙翻）又屯杷頭烽北，（宋白曰：杷頭烽在朔州）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為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離，力智翻）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為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

八月，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鬭至雲州城門。（宋白曰：雲州，古平城之地，北至長城三百里即蕃界。今大元大同府治大同縣，領雲中、白登二縣，又有雲內州，領柔服、雲川二縣。）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考異曰：實錄：六月，回鶻寇雲州，劉沔出太原兵禦之。又云：劉沔救雲州，為回鶻所敗。七月，又云：烏介過天德，至杷頭烽，突入大同川，驅太原部落牛馬數萬，轉戰至雲州。新紀：正月，回鶻寇橫水柵，略天德、振武軍。三月，回鶻寇雲朔。六月，劉沔及回鶻戰于雲州，敗績。按一品集奏回鶻事狀：臣等見楊觀說，緣司賞赤心下兵馬多散在山北，恐與奚、契丹、室韋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遠去。今因賜仲武詔，令諭以朝旨，緣回鶻曾有忠效，又因以使諭以國家朝廷事體，存撫地，令奚、契丹等與

其國力討除赤心下散卒逃可汗漸出漢界免有歸留此狀雖無月日約須在楊觀自回鶻還赤心死部頡啜來敗詐也又賜可汗書云一昨數使却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闕所止憂遣則是可汗遽示馬價不朝廷於此盡以給之也又七月十九日狀云望賜可汗書得嗢沒斯表稱在本國之時各有本分馬其馬價絹並合落下亦充進奉以可汗本國續藏久在邊陲此已量與嗢沒斯要當其嗢沒斯以下大分馬價絹使賜可汗無則給□□偵必在七月十九日前當足時回鶻必未隱實□敗劉沔實入大同川涼太原半馬故韓廷宙窃□求試共早辨塞下北去尚未有汝討之意也又賀絹八月壬戌朔李德裕奏請遣石纂節營取公主搶可月戊感又奏所營事令且迕辛未詔發家許給汝襄陽兵屯太原振武天德救援接一品集德裕議討數回統衆云臣奴奉聖主緣回鶻斬通把頡銖早須計發臣比知戎為不鄰攻成只知馬上駁實臣料必無遊奚伏道又不會□黃遣令石雄以義武馬軍兼退軍馬騎精建步和以為務艱街技夜纂必易成功衆無月日實貔援七日救云令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所營事望且令

臣設置之翁已既此時猶云渾通把頭始則足尚未知邊把奚幢南也又入月七日論回鶻事宜狀云回鶻自至把頭烽北已足數旬奏報寂怒更無使軟祭員請款只只在天德撥武界首不狀至等今月一日所討量石雄所管事望且令往更當歲事務據此識意利是誅未知可汗深入犯雲州也又八月十日請發陳許等兵狀云臣等詐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請更撥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至河水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銀與吐蕃連約則為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請直兵恐不可待須令及水未合各到於在然則回鶻突入大同川屯雲州必在八月之初一日七日猶未知九日始奏到敵議緣兵守獨驅逐實錄寺許皆尹今從舊紀**丁丑，賜嗢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嗢沒斯曰思忠阿歷支曰思貞習勿啜曰思義烏羅思曰思禮考異曰舊紀六月嗢沒等至京師制以嗢沒斯充歸義軍使賜姓名李思忠以回鶻宰相愛邪勿為歸義軍副使賜姓名李弘順舊回鶻傳□二年

冬三年孫回鶻七月共三萬衆於大降幽州詔賜諸道方嗢沒受邪勿等諸部降振武皆賜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貞思義今從實錄**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為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考異曰舊紀此詔在劉沔張仲武為招討使下按一品集八月十八日狀房日□□等謂課外請云石識直久在京城事無征細齊不請惡□錄沒入鴻臚崔朝廷數置問來奉使意在覺才又云石識直先方房另逃走必是已入回鶻邦其比夫豈肯盡忍伏望支語劉沔所在勤迴然則遣石錄直囑可汗書必在此狀之式未知後來果會勤回否也**諭以「自彼國為紇吃斯所破，**點戛斯一名乾吃斯語寄於近蓋**來投邊境，撫納無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近其靳翻**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鈔楚交翻**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以**謂贊大和公主繼中國揣初

要貌好呼到翻**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為「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呼韓邪事見漢宣帝紀**及令大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言無所愧於懷也**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桀其列翻驁五到翻**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好呼到翻**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同**回鶻為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

戛斯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彼謂點戛斯)而踐
奔仁義之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
大漢竟自夷滅(事見漢宣元帝紀)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
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三道
河東盧龍振武也)俟來春驅逐回鶻人困馬羸之時(羸倫爲翻)
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
詔命若虜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
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月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
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
不一詢羣情終爲浮辭所撓(撓奴教翻又奴巧翻)望令公卿集
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
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
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
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
鶻西南面招討使(北河西謂北河之西)皆會軍于太原令沔屯
鴈門關(鴈門關在代州鴈門縣即陘嶺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
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詗唐事(監古銜翻使疏吏翻詗火迥翻又翻正翻)張
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
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酋慈由翻長知丈翻)室
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監使則歸之

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
營近南四十里(近其靳翻)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
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
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
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
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逼回
鶻 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易以豉翻相息亮翻)以
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惡烏路翻)乃言居易衰病不任
朝謁(任音壬)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
易且有器識甲辰以敏中爲翰林學士(爲敏中排德裕張本)
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
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爲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
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契苾
種族大和中附於振武契苾何力太宗時來朝後留宿衞蔚紓勿翻契欺訖翻)冬十月丁
卯立皇子峴爲益王岐爲兗王 黠戛斯遣將軍踏
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吕施合等奉公主歸
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爲奸人所隔今出
兵求索(索山客翻)上天入地期於必得(上時掌翻)又言將
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回鶻牙帳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去長安七千里開元
中破突厥徙牙烏德犍山昆河之間南距其高闕塞一千七百里)兼已得安西北庭

達靼等五部落李心傳曰達靼之先與女真同種鞨之後靺鞨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illegible]及勃海強[illegible]屬[illegible]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乃黑水遺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達靼[illegible]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illegible]李心傳蜀人也安能知[illegible]北事特以所傳聞書之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

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為詞太和公主憲宗女於上為姑上幸涇陽校獵乙卯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閤中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比毗至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己未以少逸為給事中朗為左諫議大夫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進兵請待歲首夏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欲待來春進兵李忠順獨請與李思忠俱進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柵從之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

達磨贊普之喪普更會昌二年贊普卒至十二月遣論贊等來告喪考異曰實錄丁卯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廢朝三日贊普立僅三十餘年有心疾不知國事委政大臣焉命將作少監李景為弔祭使據補國史彝泰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不書彝泰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補國史故文宗實錄闕略故它書皆因而誤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illegible]成三年已卒達磨立至此五年而實錄云僅三十年方是誤以達磨為彝泰也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弔祭使劉沔奏移軍雲州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丙戌立皇子嶧為德王嵯為昌王嶧音宣嵯才何翻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為贊普綝丑林翻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

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為此也比毗至翻為于偽翻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剺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洛門川在渭州隴西縣東南漢來歙破隗純於落門即此考異曰補國史曰恐熱姓末名農力吐蕃國中不呼[illegible]姓但王族則曰論宮族則曰尚其中宰相[illegible]號也[illegible]皆言之如中華[illegible]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屬之欲翻聚會其徒也賊捨國族立綝氏專害忠良以脅眾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

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綝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三部落吐蕃種落之分居河隴者或云吐渾党項嗢末嗢烏沒翻）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王屋曰從龍州青川鎮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之城是生蕃置節度之所）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洮土刀翻）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語牛倨翻）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為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眾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枕職任翻藉慈夜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三（起昭陽大淵獻盡閼逢困敦凡一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

會昌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拓跋[illegible]部落[illegible][illegible]契苾[illegible]說錄考異曰舊回鶻傳云豐州刺史石雄後唐獻祖紀年錄云石州刺史石雄是時[illegible]豐州刺史[illegible]實錄）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眾寡見氈車數十乘（氈車以氈為車乘繩證翻）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從才用翻下侍從同衣於既翻華人謂中國人也）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諜達協翻閒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輜重走（重直用翻）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殺胡山即黑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為

[illegible]

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illegible]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　庚戌以石雄爲豐州都防禦使[illegible]回鶻之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illegible]

[illegible]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詔停歸義軍[illegible]以其士卒分隸諸道爲騎兵優給糧賜　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illegible]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illegible]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　上欲令趙蕃就頡戛斯求安西北庭　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illegible]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illegible]上乃止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罷爲右僕射　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illegible]

（年上）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遺惟季翻下同）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太和公主以長慶元年嫁回鶻至此得還安定新書作定安）（長知丈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帥讀曰率）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蕃無狀之罪（唐公主入蕃者謂之和蕃公主今太和公主以回鶻犯邊故自謝和蕃無狀去羌呂翻）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陽安公主順宗之女宋白曰不至者陽安宜城真寧義寧臨真真源義昌六公主也）賜魏博節度使何重順名弘敬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二十一年當作二十二年）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為回鶻所隔（比毗至翻）回鶻凌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夷（殲子

廉翻滅也）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孔穎達曰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得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民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注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駮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達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若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魏趙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為卿乃賜有大功若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以子之緣有其次族則以公子之宗賜以為族若襄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若為卿其君不賜族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之為別散則通也故左傳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北平太守謂李廣都尉謂李陵）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滹沱河（酋慈由翻長知丈翻呼火故翻）

（章懷太子後漢書注曰山海經注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畤縣下流入定州深澤縣滹九域志忻代二州注皆有滹沱水）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並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長知兩翻）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并力於西謂吐蕃并力以攻岐隴涇靈更無虞於南謂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南吐蕃寇蜀則南路自茂入維路也）憑陵近甸旰食累朝（朝直遙翻旰古案翻）貞元中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城堅卒不可克（事見二百三十六卷德宗貞元十七十八年卒子恤翻）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翼州有合江守捉與棲雞城本皆唐地後陷吐蕃）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宥州界）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畚布忖翻）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何用送來（此言吐蕃謂中國為彼也帥所類翻）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謂戎虜有攜離內向之心者畏吐蕃之戮也使不敢復懷反側以威虐固制之）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更工衡翻十二年為一紀大和五年悉怛謀來至是年適十二年）而運屬千年（謂千載一遇之運也屬之欲翻）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惡烏路翻好呼到翻下同見左氏春秋傳）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逃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

執轡者曰擾之不義也且致訟執擾者曰彼嘗擾吾羊矣何讓之有牛大畜也(畜許救翻 擾而沼翻)之何以為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元祐以前論牛李者多右牛黨 蓋當時國論大指如此)

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閑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不得所猶言不安其所也)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八年)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伺相吏翻)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九尺蓋絕有也 騋古哀翻)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為之備從諫榷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榷古岳翻)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牙職謂牙前將校之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好呼到翻 轢郎狄翻 惡烏路翻)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為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為中軍兵馬使(考異曰實錄作匡周 今從一品集)孔目官王協為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為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鄆音運)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秘不發喪王協為稹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敬宗寶曆元年劉悟死從諫襲位事見二百四十三卷)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遺唯季翻)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使押牙姜崟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崟魚音翻 解戶買翻)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供奉官宦者也)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復扶又翻)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處昌呂翻)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破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貞元元年 擒盧從史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五年)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帥所類翻)如李抱真成立此軍(見二百二十二卷代宗永泰元年)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見二百三十五卷貞元十年)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

逼脅朝廷(事見文宗紀)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
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
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復扶又翻)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
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
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王元逵鎮帥何弘敬魏帥也)
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
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
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山東三州謂邢洺磁也)
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
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沮在呂翻撓奴巧翻又奴教翻)則稹必成
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考異曰按舊紀實錄前載德裕之語皆出於伐叛記伐叛記……劉從諫始亡之時至此君昌謀討之意只言宜集議又云宰臣再議皆備禮耳德裕之言當在前初實錄遺似誤也)羣臣言
者不復入矣(復扶又翻下同)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
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
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左傳云輔車相依)
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昆古渾翻)丁丑上臨朝稱
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
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以烏介可汗尚在黑車子也)
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考異以實錄)

云從諫死二十日參按姜崟等云自四月六日發不見本使而辛巳爲從諫輟朝乃六日至辛巳已經十八日耳實錄自相違今不取)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杜牙壬)
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
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賚直數千緡(賚來代翻緡眉巾翻)復遣
牙將梁叔文入謝辟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
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
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辭士康
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
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復
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因姜崟梁叔文辛巳始爲從諫
輟朝(爲于僞翻)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
素令以書諭稹(令父以書諭其子也從素時在朝爲右驍衛將軍……)稹不
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
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興
之子也(王栖曜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興元元年王智興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黃州
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
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
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
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必勝是
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

軍掎持（[illegible]）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illegible]）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illegible]）淮西自少誠以後僅五十歲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illegible]）建中之後每奉忠義是以鄭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illegible]）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illegible]）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illegible]）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illegible]）今纔二十餘歲（[illegible]）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以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縶稽老而已（[illegible]）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之口（[illegible]）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illegible]）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illegible]）

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illegible]）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illegible]）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禮（[illegible]）請下百官議（[illegible]）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illegible]）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戊戌以宗閔為湖州刺史（[illegible]）

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illegible]）河東節度使劉沔以步騎二千守芒車關（[illegible]）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illegible]）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

騎三千守臨洺，掠堯山；（堯山縣屬邢州，本柏人縣，天寶元年更名。宋白曰：以堯嘗登此山，人以名之。洺音名。）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冀氏縣，漢猗氏縣地，後魏為冀氏縣，屬晉州。[illegible]）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朔諸鎮有自立者，（先，悉薦翻。）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度，徒洛翻。）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illegible]）

（[illegible]）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趙州，九域志：趙州北至鎮州一百五里。）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鉉，元略之子也。（[illegible]）上夜召學士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愨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懦怯，墮敗舊風故也。」（[illegible]）以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為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illegible]）劉沔自代州還太原。（以回鶻已破走也。）

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仵合入貢。（仵音午。）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近，其靳翻。）彼見前代興

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觀仇士良之教其黨，[illegible]）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仰車關，即昂車關。）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為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好，呼到翻。樂，音洛。）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強起之，（彝泰贊普，文宗開成三年卒，達磨之兄也。強，其兩翻。）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沈，持林翻。）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論恐熱起兵事見上卷二年。）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是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

鎮西鎮西軍在河州西一百八十里畜許救翻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
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惡烏路翻盤桓不進婢婢
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為不足屠也今
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郤之使其志益驕
而不為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
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難乃旦翻闔境之內孰不
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
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
維誠為非據夙夜慚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
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愜詰叶翻恐熱得書喜徧

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
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為書勤厚答之
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
能事此犬鼠乎　秋七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
為昭義節度招撫使朝廷以鈞在襄陽寬厚有惠政
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上遣刑部侍郎兼
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
鶻鎮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太祖第六子梓生德良六世至回
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鄉日河朔用兵諸
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仰牛向翻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

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輸春遇翻延引歲時今請賜
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
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
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
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
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
城九域志翼城縣在絳州東北一百里宋白曰翼城本漢絳縣地後魏明帝置北絳縣於曲沃縣東改為翼城縣因東方翼城為名　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
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為晉
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

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事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開成元年倖下耿翻
由此為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
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
弘敬亦為之奏雪為于偽翻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
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櫜姑勞翻鞬居言翻立於道左
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宣旨之敕使曰制使自兵興以
來未之有也兵興以來謂天寶之後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
奉詔　王元逵奏拔宣務柵宣務柵當在堯山縣東北擊堯山劉
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敗補邁翻詔切責李彥佐劉
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

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
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
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
厚賞以勸將來但不要置之要地耳上從容言文
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從千容翻好呼到翻著陟略翻有
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謂德裕大
和閒入爲相時文宗猶不如此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
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
敢哉上善之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九域志趙
州南至邢州境七十里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
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
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自曲環李光顏以忠武軍屢立戰功王宰智
興之子於當時諸將蓋少年中之翹楚者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闕
山險未能進軍河陽畏太行之險河東畏石會烏嶺之險[illegible]賊屢出兵
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
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
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趣七喻翻下同磁州之翻相州東至魏州
百八十里自至磁州六十里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
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
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言不敢入懷州時議者鼎沸以為劉

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蓄精兵十萬糧支十年
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
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
曰為我語朝士爲于僞翻語牛倨翻有上疏沮議者我必
於賊境上斬之疏所去翻沮在呂翻議者乃止 何弘敬聞王宰將至
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
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
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
復扶又翻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
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
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隔險不進西軍謂河東晉絳兵也
故賊得併兵南下自太行南下懷州界之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
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東都謂之洛師書洛誥曰朝至于洛師望詔王
宰更不之磁州魏博已出師攻磁州故王宰之軍不往亟以忠武軍
應援河陽不惟扞敵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令全軍
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
張知亮翻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
繒帛助河陽務之上皆從之繒慈陵翻王茂元軍萬善劉
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
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

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覘，丑廉翻）
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
義成軍適至，（時以河陽兵寡，詔王宰以忠武軍，令以義成兵援之。義成軍，滑州也）茂元
困急，欲帥衆棄城走，（帥，讀曰率）都虞候孟章諫曰：賊衆自
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
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強留。（強，其兩翻）茂元乃
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登太行坂也）微
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
死者甚衆。（踐，慈演翻。墜，直類翻）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
河陽非宜，（處，昌呂翻）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
將才，（將，即亮翻）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
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
營攻討使。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肥鄉，漢縣，曹魏置；平恩，漢縣，至唐皆屬洺州。九域志：肥鄉在州東三十五里，平恩在州東九十里）殺傷甚衆，得
劉稹牓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
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謂王元逵奏弘敬持兩端也）
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
僕射。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
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
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

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illegible]）
不若遂置孟州，（[illegible]德宗建中二年[illegible]）其懷州別
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
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
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為河陽節度、懷孟觀察
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昕，許斤翻）庚戌，
以石雄代李彥佐為晉絳行營節度使，（考異曰：[illegible]彥佐[illegible]入）令自冀氏取
（[illegible]彥佐[illegible]）
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軼，徒結翻）是月，吐蕃
論恐熱屯大夏川，（大夏川在大夏縣西，有大夏水[illegible]）尚婢
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
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
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
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乏不進之狀。恐熱
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斷，音短）夾
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
溺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恐熱單騎遁歸。石雄代李
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烏嶺，在冀氏縣烏嶺山）破五寨，斬
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
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

將破賊而實錄已紀矣到康作對宰臣言乃是十五考異曰實錄從諫記皆云十月五日上言石雄日恐誤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比明至劉從諫折言屈身如磬之形折之舌翻其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妖於驕翻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以為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樂音洛為于偽翻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見上會昌三年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敗補邁翻辛未徙沔為義成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党項寇鹽州以前武寧節度

使李彥佐為朔方靈鹽節度使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處昌呂翻聞党項分隸諸鎮諸鎮謂邠寧夏州鹽州靈武振武延州皆有党項諸部分隸焉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剽匹妙翻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為擒送為于偽翻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為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為之副居於夏州理其辭訟庶為得宜乃以兗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岐皇子也夏戶雅翻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党項副使史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

及六鎮百姓六鎮鹽州夏州靈武振武邠寧延州也安南經略使武渾役將士治城治直之翻將士作亂燒城樓劫府庫渾奔廣州監軍段士則撫安亂眾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愠於問翻懟直類翻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為內應

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誘音酉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彫黃嶺在澤州長子縣郭誼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武鄉縣漢垣縣後魏改為鄉縣治於南亭縣石會武鄉皆屬潞州誼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考異曰武宗實錄十一月十三日宰州奏一十三日收天井關十月十二月王宰兵已至天井關於十月之末豈能取澤州品集王宰此月三日始得天井關十二月入取澤州壹在十二月丁巳二字誤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陵川漢泫氏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陵川縣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五里河東奏克石會關洺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

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怡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軼，徒結翻。）望詔石答怡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為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考異曰：[illegible]）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碣，渠列翻。）上怒，貶碣鄧城令。

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王逢以河東兵屯榆社。）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先，悉薦翻。）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己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趣，讀曰促。）楊弁因眾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眾剽京城市，殺都頭梁季叶。（帥，讀曰率。叶音協。）李石奔汾州。（汾州，太原府西南至汾州[illegible]百餘里。）弁據軍府，釋賈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為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兩地，謂澤潞、并[illegible]。）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將，即亮翻。）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榮當作橫，事見十卷漢高祖三年、四年。）李靖擒頡利，（事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四年。）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考異曰：[illegible]）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事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三年。）今劉

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血屬謂父子兄弟至親同出於
一氣者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弈將不即毀除實恐非
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
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
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
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
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
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朏所逐
逃奔漢州還入成都事見德宗紀朏敷尾切望詔李石義忠速還
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
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
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三千討楊弁
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考異曰
實錄詔劉沔於行營量抽兵騎援又詔王元逵以兵五千抵土門張仲武把兩門以為聲援今從伐叛記
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為遊說說式芮翻臣已斬
之兼斷其北出之路斷音短恐楊弁之軍北出鼓動雜虜與回鶻餘衆合勢斷其路
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
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
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
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羨慕之心使之討
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九域志鎮州西
至太原府四百三十里武宗之意蓋欲使張仲武出兵逾鴈門趣太原趣七喻翻仲武去年
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
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彊弱楊
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
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
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
光明甲柳子列里地名陌道廢兩各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
以太原無兵李石措龍也綾厚為李招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
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
原人勁悍皆可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
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
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
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以其起於
卒伍而逐節帥也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當時君相志叶議從劉稹勢已窮蹙
必不肯捨之而不討德裕此言蓋激武宗以明楊弁之決不可恕耳河東兵戍榆社
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
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
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
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

兩月矣。宰與石雄素不相叶（王宰父智興奏石雄，雄流白州，故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為磁州刺史，為劉稹所質（質，音致），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為此也（為，于偽翻）。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孫，將申大義，在抑私懷。」丁巳，以李石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石雄為河中節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元略，時宰崔植之父）。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illegible]）。（[illegible]）辛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按宋白續通典，狗脊嶺在京城東市）。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趣，讀曰促），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處，昌呂翻）。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為河陽節度使。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敗，補邁翻）。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鼓腰嶺當在潞州武鄉縣北。考異曰：實錄，王宰奏賊將康良佺敗，棄石會關，殺軍入二十里，守鼓腰嶺。按石會關在潞州北，與河東接。宰時在澤州南，何以得敗良佺？蓋逢字誤為宰字）。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諦，音帝），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開元之盛，隴右、河西分為兩鎮而已；蓋陷之後，附蕃分為四鎮十八州：秦、原、河、渭、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乃以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考異曰：實錄以濛為巡邊使在明年二月壬寅。壬寅，二十五日。今按一品集，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奏狀曰：緣李回等擬黠戛斯狀云：今冬就黑車子收回鶻，可汗自令黠戛斯兵馬，黠戛斯使回卜已教書，到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各要路出兵邀之。又不行令，代北諸軍撒拔其營。又幽州兵馬多來，先令比待至冬初。中使譯語部縣，年二月。稍多秋，謂今冬防秋，冬初者皆四事也，不容至五年二月，以蕃為盧之奔使，要在今年春夏，不知的何月日，且稍於此），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詗吐蕃守兵眾寡（詗，火迥翻，又火正翻）。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眾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illegible]）。以道士趙歸真為右街道門教授先生。吐蕃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

[illegible]恐熱[illegible]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為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九域志河州東南一百十五里有東谷堡[illegible]）婢婢為木柵圍之絕其水原恐熱將百餘騎突圍走保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夏四月[illegible]進攻澤州 上好神仙[illegible]道士趙歸真得幸諫官屢以為言丙子李德裕亦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illegible]見二百四十三卷[illegible]）不宜親近[illegible]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戊寅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起以文臣未嘗執政直除使相前無此比（[illegible]）上曰宰相無內外之異朕有闕失卿飛表以聞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考異曰[illegible]）仲郢公綽之子也（[illegible]）

（[illegible]）宦官有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逵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逵用法太嚴有諸[illegible]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逵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illegible]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因言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擣破以授欽緒獻之[illegible]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illegible]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illegible]上曰亦大是奇士[illegible] 上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illegible]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默然左右請并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甲辰以悰同平章事（考異曰新表在閏月壬戌今從實錄）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及悰中謝（既受命入謝謂之中謝）上勞之曰[illegible]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

魏徵矣。武宗之所望於悰者如此，然悰在相位，其所論諫，史無聞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内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户食實封玖伯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四 起閼逢困敦閏月，盡著雍執徐，凡五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下

會昌四年閏月壬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方鎮遣牙職入奏事，因謂之奏事官。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好，呼到翻。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喪，息浪翻。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詗，火迥翻。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離，力智翻。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挼穗

舂之以給軍（[illegible]）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易以豉翻）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伺相吏翻）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令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乾音干）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繞澤州（環音宦）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陳讀曰陣）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illegible]）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illegible]）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為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illegible]）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illegible]）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冕之支孫也（[illegible]）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己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illegible]）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illegible]）王協薦王釗為洺州都知兵馬使釗得眾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洺州未立少功實所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貲（[illegible]）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為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illegible]）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忷忷不安（[illegible]）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illegible]）問為之請（[illegible]）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illegible]）先是使府（[illegible]）洺

州軍士布人一端壽有帖以折冬賜（先悉藏以前所賜布折充冬賜衣之）會稅商軍將至洺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少詩照翻）政非己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少詩沼翻）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處昌呂翻）德裕請以盧弘止為三州留後（考異曰舊紀傳作弘正實錄新紀傳皆作弘止今從之）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占之贍翻）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再從兄從祖兄也從才用翻）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劉匡周第十三牙院押牙治事之所）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為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

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說式芮翻）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五舅謂裴問劉稹之舅也）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元益事見二百四十六卷文宗開成三年）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為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太夫人謂從諫妻裴氏）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為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謂裴問以邢州降也）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已畢也）出見諸將稹治裝於內廳（治直之翻）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帥讀曰率）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北宅昭義節度使別宅在使宅之北故曰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太尉謂劉從諫）須留後自圖去就則

朝廷必並誅閔禎曰如所言禎之心也可武遂前執
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
褓中子皆殺之（[illegible]）又
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谷陳揚庭李仲京郭台
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姪
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
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餗之子也甘露之亂仲
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李仲京等俱於甘露之亂[illegible]）
（[illegible]）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
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
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
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illegible]）但遣
盧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
何處之德裕曰劉稹騃孺子耳（[illegible]）阻兵拒
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
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
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
（謠言見上卷三年）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
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
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為若在先朝赦之久矣

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
山南東道尋為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
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illegible]日[illegible]除其賦役也）軍行所過州縣
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illegible]）
（[illegible]）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
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
曰必移他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治直之翻）及聞石雄將
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
告身來日當至（郭誼為昭義都知兵馬使故稱之）諸高班告身在此
晚牙來受之（[illegible]）乃以河
中兵環毬場（河中兵石雄所統[illegible]）晚牙誼等至唱名
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黠下八翻）悉執送京師加何
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
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
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
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德宗遣韓全義討吳少誠全義）
（敗於[illegible]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
有三四（下戶嫁翻）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
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
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鬭者皆怯

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信旗者別為一旗軍中視之以為進退監古銜翻陳直刃翻)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卻輒引旗
先走陳從而潰(陳讀曰陣)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
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
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
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
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
故所向有功(史言李德裕之事而叙之以見唐中世之所以敗武宗之所以勝)自用
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
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
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語牛倨翻使疏吏翻)與其使大將邀宣慰
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
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
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為于偽翻)及為軍中所逐
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
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事並見前紀)
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復扶又翻)
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用李德裕三年之議也)丁巳盧
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
度(事見上卷三年)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
鈞之美(陳讀曰陣)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
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
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
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事見憲宗紀)郭誼
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伎渠綺翻)
彼二人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
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
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
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
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郎之徒豈非助亂
之人乎而光武不殺(事見光武紀)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
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復扶又翻下同)則其死固
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
非也 王羽賈庠等已為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
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
者非之(王涯賈餗以其非罪被害於人手而家出於宦官罪未至於殄滅而無遺育李德裕明言其罪若負假手於劉從諫而致天誅者宜識者之非之也)劉從諫妻裴氏亦
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
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

奏請寬之不從昭義爲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
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
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
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内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
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乙亥李德
裕等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
宣懿太后祔廟（上初卽位追諡母韋妃曰宣懿太后）陛下未嘗親謁上
瞿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至於徽稱非所敢當凡
五上表乃許之（瞿紀具翻瞿然失其常度之貌徽美也稱昌孕翻）李德裕
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詗知回鶻上下離心（詗火迥翻又翔正翻）
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
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
事中使（欲遣識事宜者出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
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李
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
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
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七年）以
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
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
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
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下遐稼翻）中丞李回知
雜鄭亞以爲信然（唐制御史臺侍御史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河
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
德裕奏述書上之上大怒以僧孺爲太子少
保分司宗閔爲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
宗閔漳州長史（垂拱元年分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漳水爲名舊志京師東南七千三百里）
上幸鄠校獵（鄠音戶）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
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復扶又翻）十二月以忠武節度
使王宰爲河東節度使河中節度使石雄爲河陽節
度使（考異曰實錄九月盧鈞奏十七日石雄回軍赴孟州按雄於時未爲河陽節度續實錄誤也）
上幸雲陽校獵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
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號始無道字中旨令加
之（是時帝崇信道士趙歸真等受法籙故中旨令羣臣於尊號中加道字而不知其所謂道者非吾之所謂道也）庚戌上謁太廟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
築望仙臺於南郊　義安太后王氏崩（大和五年宰相建白以太皇太后與寶曆太后俱稱太后不敢斥言皆以宮名爲稱今宜稱義安太后號未辨前代詔令義安太后居義安殿宜曰義安太后詔可）
以秘書監盧弘宣爲義武節度使弘宣性
寬厚而難犯爲政簡易（易以豉翻）其下便之河北之法軍
中偶語者斬弘宣至除其法（河北諸鎮防其下相聚謀己故嚴禁）

語之法以剛制之盧弘宣至中山乃除其法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
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會春旱弘宣命
軍民隨意自往取之粟皆入境訖秋稔償之時成德魏
博皆饑獨易定之境無害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
令吳湘盜用程糧錢新書百官志主客郎中主蕃客東南蕃使還者給入海程糧西
北蕃使還者給度磧程糧至於官吏以公事有遠行則計程以給糧而糧重不可遠致則以錢準估
故有程糧錢強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為贓罪當死
湘武陵之兄子也吳武陵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李德裕素惡
武陵惡烏路翻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
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
衢州人嘗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
為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
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復扶又翻斷丁亂翻
處昌呂翻為德裕以吳湘獄致禍張本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
爭之不納稠晉江人宋白曰[illegible]治晉江縣晉為晉安[illegible]晦昕
之弟也敬昕見上卷三年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兆尹素
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
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隋封牛弘為奇章公牛僧
孺蓋其後也故時人亦呼之為奇章公宋白曰奇章縣本漢宕渠縣地梁置奇章縣取縣東八里
奇章山為名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為冊黠戛

斯可汗使使疏吏翻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柏
城之外義安太后諡同[illegible]光陵而不合
同平章事杜悰罷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
鉉罷為戶部尚書乙丑以戶部侍郎李回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故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
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illegible]
[illegible]
黠戛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秋七
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
惡烏路翻去羌呂翻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復扶又翻乃先毀山野
招提蘭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illegible]謂長安為上都時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
嚴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
商汝州各留一寺華戶化翻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
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考異曰實錄中書門下奏請上都東都兩街各留寺十
所每寺留僧十人大藩鎮各一所留方依前詔裁上都東都每街各留寺兩所每寺僧各留二十人中書
門下奏奉敕諸道所留僧尼數宜令更存量分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今擬天下諸道
共五十數四十六道合鄆山南東道荊南嶺南汴宋[illegible]

宣歙湖南江西浙東浙西每道許留僧二十人山南其省□東鄂岳潭許汴滑鄆曹徐泗鳳翔兗海淄青滄景易定福建同華商州望令每道許留十人夏一道管黔中安南汝金商邠容管每道許留五人一道河中己數下留十三人按鎮州凡五十六州四十一道令云五十六 武宗即位毀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還其州南州 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有數 東都二寺天下所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 得留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凡 寺四千六百僧尼并冠二十六萬五百寶錢寺又云 按會時石刻云西京留寺僧各十人部醫留寺二僧 各三人數皆不同 令從實錄前文

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是時敕曰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illegible]西[illegible]一品令有祆正蕃主[illegible]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

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廨古隘翻銅像鐘磬以鑄錢 以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宋白曰潞城縣春秋潞子嬰兒之國漢為潞縣[illegible]戶□為後魏太武改為刈陵縣隋開皇十二年置潞城縣九域志潞城在潞州東北四十里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請令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洺之路洺音名又令河陽節

度使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節度使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為[illegible]皆從之 八月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神主二十六今貯於太微宮小屋[illegible]請以廢寺材復修太廟 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考異曰會要云元和[illegible]

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時中書門下奏[illegible]百官奉表稱賀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illegible]

恒山右接天池上有五臺五臺靜比至繁時[illegible]五百餘里靈記云五臺山者[illegible]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經所載今北臺即是中臺中臺即是南臺[illegible]黃尖即是北臺[illegible]即是西臺[illegible]東臺[illegible]恒山頂是也[illegible]西臺[illegible]東海西[illegible]天池[illegible]南[illegible]山[illegible]此山[illegible]臺[illegible]東臺[illegible]太華[illegible]大海[illegible]四十二里[illegible]古寺[illegible]八十里[illegible]古寺[illegible]十二里[illegible]寺[illegible]

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illegible]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illegible]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爲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illegible]出爲靈武節度副使

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爲帥[illegible]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遂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illegible]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illegible]太平驛在潞州[illegible]六十里[illegible]盡殺之[illegible]考異[illegible]

[illegible]

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

九月詔修東都太廟[illegible]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上欲立王才人爲后[illegible]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illegible]乃止

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illegible]外人頗驚懼曩者寇逆暴橫[illegible]

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寬矣　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為之治崇玄館置吏鑄印唐有崇玄署令掌僧道屬宗正寺又有崇玄學博士崇玄學士玄宗天寶二年改崇玄學曰崇玄館改博士曰學士為之子為總治直之曰玄靜固辭乞還山許之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好惡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官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眾怒愈甚史言李德裕以此自用不滿人意　上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遊獵宜扶又下同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年正旦朝會以有疾也　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婢遣厖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數所具翻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　是歲天下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朝廷雖為党項置使以侍御史為使分

十八

三部招定党項以分寧延靈夏鹽靈武鄜坊節度党項侵盜不已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屯叱利寨宰相請遣使宣慰上決意討之

六年春二月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暨為東北道招討党項使米姓出於西域康居枝庶米國人入中國子孫遂以為姓　上疾久未平以為漢火德改洛為雒漢光武以火德改洛陽為雒陽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三月下詔改名炎土王于火以王氣勝君名今改名炎火生土為土氣勝之後以君名生王氣也帝末幾而晏何益哉　上自正月乙卯不視朝十五考異曰實錄據舊紀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一日不視朝又不見中詔處分莫得詳焉今從之宰相請見

十九

不許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群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言以為戲笑好呼嘲上性豪邁尤所不禮考異曰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曰宣宗憲宗第四子也母鄭太后武宗即位之後以武宗之數沉於宮中乃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於永巷之中錮於宮中數日不令食之武宗乃奏武宗云前者王子不宜久在宮中以糞土雜之將別路歸家仇公武取出於宮中以糞土雜之而取之以歸家養之三年後武宗宮車晏駕百官奉迎於從事王裒等宗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宗皇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之一日會鞠於苑中武宗召上遺左右以擊鞠日於中官仇士良命中官仇士良留頻馬於苑前白武宗曰適有旨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矣遂請為僧遊行江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即

武宗崩 宣宗立

位令狐澄貞陵遺事曰上在藩時嘗從駕迴而上誤墮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為芳醪矣上喜獨自負一舉而盡體微暖有力遂步歸藩邸此二事皆鄙妄無稽今不取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考異曰舊紀二月以立為皇太叔武宗實錄云壬戌宣宗實錄云辛酉按獻替記云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一日更不開延英蓋二十一日則宣宗見百寮也今從宣宗實錄更名忱更工衡翻忱時壬翻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illegible]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illegible]甲子上崩年三十三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惡烏路翻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近其靳翻灑淅肅然之意言可畏憚也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尊母鄭氏為皇太后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考異曰實錄新舊傳皆云德裕自守太尉檢校司徒今從舊紀又貞實事曰上初即位於太極殿時宰相李德裕為冊禮使及退上謂宮侍云[illegible]聽政之二日遂出為荊南舊德裕傳曰五年武宗上尊號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辭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數月復知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illegible]紀新表及舊書武宗朝德裕未嘗罷免[illegible]東都留守舊傳謬誤今從實錄

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

杖殺道士趙歸真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

五月乙巳赦天下

上京兩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左街先留慈恩薦福寺今增置興唐寺保壽寺二所寶應寺改為資聖寺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禪寺改為安國寺尼寺二所法雲尼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寺改為唐昌寺右街先留西明寺改為福壽寺莊嚴寺改為聖壽寺又增置寺一所千福寺改為興元寺一作興聖寺[illegible]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溫國寺改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尼寺一所萬壽寺改為延唐寺[illegible]紀曰今天子即位天下州置二寺用度僧男女各其法各上三十人兩京數增其四五云實錄五日敕兩街先留寺兩所外更添八所準上石刻云京師兩街各置十寺寺僧五十人遣歸二年五月敕後非今者也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illegible]則天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隸祠部開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官隸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隸司封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後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隸左右街功德使會昌二年以僧尼隸主客太清宮置玄元館亦有學士至六年廢而僧尼復隸兩街功德使是年也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illegible]

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

辛酉立皇子溫為鄆王渼為雍王渼音美涇為雅王滋為夔王沂為慶王

六月禮儀使奏請復代

宗神主於太廟〔開成五年，文宗升祔，代宗神主以親盡祧遷，今請復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爲九代十一室。從之。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回鶻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及凍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烏介可汗自殺胡山之敗，竄於黑車子族，今爲其所殺〕，立其弟特勒遏捻爲可汗〔捻，奴協翻〕。 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于端陵〔端陵在京兆三原縣東十里〕，廟號武宗。 初，武宗疾困，顧王才人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縊〔宗武〕〔之間王才人之死懷揚妃之禮也〕。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柏城之內〔考異曰蔡京王貴妃傳曰帝疾亟才人文視漬而歸益息熱議皆緊服如常日乃取所發用物散與六家學盡持帝所愛由至帝前已見升選容易自然而小於御座下以爲名而得卒信紀宣宗葬端陵側武王民祇爲李德裕書一話自上遠學王妃古事宮之隨至尹以德裕許不測夕而讒以悖無不驚懼以謂上功成之傳天同恐測一德記因進實在五年十月貴王貴妃傳喜恐不測一德記因韓剌談錄司蓋才人書有於武宗對曰若陛下不隊召而問之日我誠不諱汝何之對曰若萬歲之後無復生爲是日令於御前歌詞竊子曲聲謂樓咽開者涕要及宮東憂爲哀慟散日而嬪變於嵩陵之咽闕止事恐正是王才人傳聞不同〕。 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爲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爲郴州司馬，恩州司馬崔珙爲安州長史〔安州，漢安陸縣地，京師東南二千五十一里〕，潮州刺史楊嗣復爲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爲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從嗣復貶見二百四十六卷元年二年崔珙罷相崔鉉代之奏珙安貴宋嘗附會盜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陳罪數讒其妹貶澧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僧孺宗閔貶見上四年〕，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離封州而卒〔離，力智翻〕。

九月，以荊南節度使李德裕爲東都留守，解平章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肅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商，翰之族孫也〔盧翰相德宗於貞元之間〕。 冊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爲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蠻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帥鄰道兵討之〔帥，讀曰率〕。 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右常侍，右散騎常侍也〕。 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隤陷〔隤，杜回翻，下墜也〕，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捶，止蘂翻〕。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迕景讓意〔迕，五故翻〕，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聽，讀曰廳〕，立景讓於庭而責之

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
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
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垂末垂也垂年猶言末垂之年）何以見汝
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褫丈豸翻）將撻其背將佐
皆為之請（為于偽翻）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
莊老於場屋（士人謂貢院為場屋至今猶然）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
讓終不肯屬主司（屬之欲翻主司按文士可否禮部侍郎知貢舉者是也）曰朝
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
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
由是始及第　冬十月禮院奏禘祭祝文於穆敬文
武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太常有禮院帝於穆宗弟也於敬文武叔也）
甲申上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士劉玄靜（既杖殺趙歸真而復受法籙許還先而致之會昌五年劉玄靜還衡山）　十二月戊辰
朔日有食之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
大孝皇帝上（諱怡即位改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按通鑑書諸帝號自玄宗以後皆以葬諡冊為正宣宗諡聖武獻文孝皇帝若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則咸通十三年追崇之號也）

大中元年春正月甲寅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二
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破回鶻也

[illegible]回[illegible]
鷹隼（隼聳尹翻）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
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
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
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
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
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左傳甯莊子之言[illegible]）衛旱討邢而雨
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
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兩省五品以上給事中中書舍人以上也）
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見二百四十六卷會昌二年）
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
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考異曰實錄[illegible]）德裕由是自東
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分司東都也）左諫議大夫張鷟
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冤滯今所原死罪無
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馬植
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以植為刑部侍郎充鹽鐵轉

運使柏耆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為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自是）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觀通鑑所書，則會昌之是非可見矣。）

己酉，積慶太后蕭氏崩。（蕭后，文宗之母也；武宗時居積慶殿，故以稱之。）

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

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黨項及回鶻餘眾寇河西；（誘，音酉。）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代北諸軍，謂以北諸部落也。）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為冊黠戛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長而多髯，（髯，如占翻。）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對曰：「長子緒今為隨州刺史。」上曰：「堪為相乎？」對曰：「緒少病風痺。（[illegible]痺，必至翻；脚冷濕病也。）次子綯，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即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綯入謝，上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綯，徒刀翻；悉，詳也。）上悅，遂有大用之意。（為用令狐綯張本。）

秋，八月，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葬貞獻皇后于光陵之側。（積慶蕭后諡貞獻。）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會要：是年勅親王樓號雍和殿，別造正宇廊舍七十間。）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憂形於色。

突厥掠漕米及行商，振武節度使史憲忠擊破之。（考異曰：……破突厥。厥亡已久，此有餘種在振武之北者；余謂此突厥餘種部落者也。）

九月，丁卯，以右金吾大將軍鄭光為平盧節度使。光，潤州人，太后之弟也。

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吳湘死見上卷武宗會昌五年。）丁亥，敕御史臺鞫實以聞。（鞫實，謂窮治得其實也。）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三百八十三員。（會昌減者，至此以……者為是邪？以於減之後復增者為是邪？）

二年（戊辰）春，正月，甲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思，相吏翻。）赦天下。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為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冤。丙寅，坐阿附，貶南陽

尉（史言丁柔立有卓[illegible]之心。南陽縣，漢南陽郡所治宛縣地也，隋改爲南陽縣，唐屬鄧州。劝城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坐前不能直吳湘冤，乙酉，回左遷湖南觀察使，亞貶循州刺史，李紳追奪三任告身，（李紳已薨。）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己丑，貶端州刺史。

回鶻遏捻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朗，（[illegible]）及張仲武大破奚衆，（事見上年。）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人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因此[illegible]鶻者也。）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勤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餘衆爲七，七姓共分之。（室韋有[illegible]西室韋[illegible]）居二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回鶻，（[illegible]）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數帳潛竄山林，鈔盜諸胡；（鈔，楚交翻。）其別部厖勤，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見，賢遍翻。[illegible]）

二月，庚子，以知制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太宗金鏡[illegible]）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illegible]）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觀，古玩翻。）上欲知百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上之，（[illegible]）常置於案上。

立皇子澤爲濮王。

上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者，（處，昌呂翻。）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說。（[illegible]）今陛下深拱法宮，（[illegible]）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賜束帛遣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罷爲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戶部周墀，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馬植並同平章事。（墀，陳知翻。）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澳，貫之之子也。（澳，烏到翻。貫之，元和中爲相。）

己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興慶宮。

六月，禮院檢討官王皞（唐太常禮院有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人。貞元九年四月敕，太[illegible]）貶句容令。

常寺宜置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員使爲[illegible]句容縣屬潤州宋白曰句容縣本漢縣以界內有句曲山爲名[illegible]因以名。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勤政樓即玄宗所起勤政務本之樓在興慶宮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皞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上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汾陽王郭子儀封汾陽王憲宗在東宮爲正妃，逮事順宗爲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illegible]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爲一書生所苦，公第先行。[illegible]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皞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顙，歎皞孤直。明日，皞坐貶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爲崖州司戶，湖南觀察使李回爲賀州刺史。崖州京師南七千四百六十里賀州京師南四千一百三十里前鳳翔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黑山事見上卷武宗會昌三年烏嶺事見會昌四年[illegible]政府即政事堂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曰：黑山、烏嶺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鎮酬之足矣。[illegible]除左龍武統軍。雄怏怏而薨。十一月庚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

鄭顥，絪之孫，鄭絪為相於元和之初。登進士第，為校書郎、右拾遺內供奉，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顥尚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唐制：公主乘厭翟車，外命婦一品乘白銅飾犢車。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太平、安樂之禍。」樂音洛。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宮，立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自古以來婦謂夫弟為小郎。遣歸鄭氏。由是終上之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以也憲宗不為正其始，致宣宗不為止其終。

壬午，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illegible]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琮為太子賓客分司。

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宋白曰：清水，漢舊縣，其地即秦仲始所封。宋白曰：長與中移。古之域志：清水縣在秦州東九十里。宋白曰：長與所移也。東本縣於上邽縣[illegible]。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

上見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外郎杜勝次對，上問其家世，對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事見二百三十六卷永貞元年。即除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諗，式裴翊以裴度翊元和之功，自足以賞延子孫，但翰林學士承旨非賞功之官耳。

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將拓跋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降，戶江翻。

三年春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被，皮義翻。沒四十年，老稚歌思，稚，直利翻。思，相吏翻。如丹尚存。」乙亥，考異：實錄八月乙亥，[illegible]。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為御史。

二月，吐蕃論恐熱軍于河州，尚婢婢軍于河源軍。河源軍在鄯州東[illegible]。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illegible]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據河橋，阻河以截恐熱之追；既敗，焚橋以退者，恐熱之追也。史言尚婢婢知兵。

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高宗時，吐谷渾為吐蕃所逼，徙于鄯州，不安其居，又徙于靈州之境；咸亨三年，以靈州故鳴沙縣地置安樂州以居之。安史之亂，吐蕃取安樂州。又徙朔方、河東之境。原州界有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木靖七關。[illegible]

（三州七關以吐蕃國亂自來降遣使以宣諭諸道應接之也考異曰實錄以來實錄是月）以太僕卿陸耽為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應接。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權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竟寢。墀又諫上開邊，由是忤旨。（忤五故翻）夏，四月，以墀為東川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同平章事。癸巳，盧龍奏節度使張仲武薨，軍中立其子節度押牙直方。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戊戌，以張直方為盧龍留後。五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李程相敬宗見二百四十三卷）在鎮不治，（治直之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省悉景翻）徐州果亂，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人。以義成節度使盧弘止為武寧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復謀作亂，（復扶又翻）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由是獲安。六月，戊申，以張直方為盧龍節度使。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玭取秦州。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己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七關三州）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

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廣德以來西羌內侵山南道內階成陷沒文州經治劍南西山諸州亦多有沒於吐蕃者按階州時爲武州宋白曰階州漢武都之地後魏平武都築城於仙陵山置武都郡西魏始置武州大曆初與秦州俱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至武州景福元年改階州 冬十月改備邊庫爲延資庫備邊庫初置見上武宗會昌五年 西川節度使杜悰奏取維州 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見二百三十八卷元和五年以中原方用兵謂方用兵於兩河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 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暴忍喜遊獵[illegible]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託言出獵遂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綝爲留後綝丑林翻考異曰舊紀十一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軍人推周綝爲留後四年九月周綝卒軍人立張允伸爲留後直方傳曰直方多不法慮爲將卒所圖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廷張允伸傳曰四年秋帥周綝寢疾表允伸爲留後新紀四年八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張允伸自稱留後傳亦言直方出奔即以允伸爲留後實錄直方赴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伸知留後皆無周綝姓名今從舊書直方至京師拜金吾大將軍 甲戌追上順宗謚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謚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仍改題神主自天寶已來加上諸帝謚號陵也玉冊及神主未嘗改題 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奏取扶州劉昫曰扶州治同昌縣歷代吐谷渾所據西魏逐吐谷渾於其地置鄧州及鄧寧郡蓋以平定鄧至羌爲名隋初改置扶州及同昌縣去長安西南一千六百九十里寶應後沒於吐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天台後學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五（起上章敦牂盡屠維單閼凡十年）

宣宗元聖至明成文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下

大中四年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隸鳳翔（[illegible]） 夏四月庚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植為天平節度使上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贄有力焉（武宗之大漸也馬元贄等定策立上為皇太叔）由是恩遇冠諸宦者（冠古玩翻）植與之敘宗姓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遺唯季翻）植服之以朝（朝直遙翻）上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臺鞫之盡得植與元贄交通之狀（下戶嫁翻）再貶常州刺史（常州古延陵季子之邑後為毗陵晉為晉陵唐為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 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薨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平章事 秋八月以白敏中判延資庫（[illegible]） 盧龍節度使周綝薨軍中表請以押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張允伸為留後九月丁酉從之（考異曰[illegible]） 党項為邊患發諸道兵討之連年無功戍饋不已右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柳州司馬溫裕戣之兄子也（孔戣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 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illegible]） 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羆子燭盧鞏力（複姓）將兵據氂牛峽以拒之（[illegible]）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眾必潰羆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羆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illegible]）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illegible]）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illegible]）殺其丁壯

剗其耄老（剗[illegible]耄[illegible]）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平章事。（考異曰：舊紀在十一月，今從實錄、新紀。）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學士劉瑑為京西招討党項行營宣慰使。（瑑，持兗翻。）以盧龍留後張允伸為節度使。十二月，以鳳翔節度使李業、河東節度使李拭並兼招討党項使。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溫業，戣之弟子也。（孔溫業之無行不見於史，時人蓋以其家世有德也。）

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降，戶江翻；下同。沙州東南至長安三千八百五十九里。）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眾被甲譟於州門（帥，讀曰率。被，皮義翻。），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考異曰：補國史作議潮，今從實錄、新書紀、傳。）以義潮為沙州防禦使。以兵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休，肅之子也。（裴肅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沒，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壞劉晏之法。（沈，持林翻。[illegible]劉晏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漕，在到翻。）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

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數，所角翻。）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勝，音升。）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復，扶又翻。）党項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上以南山、平夏党項久未平，（[illegible]）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三月，以白敏中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統，他綜翻。制置使始此。）南北兩路供軍使兼邠寧節度使。敏中請用裴度故事，擇廷臣為將佐，許之。（裴度討淮西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夏，四月，以左諫議大夫孫景商為左庶子，充邠寧行軍司馬；知制誥蔣伸為右庶子，充節度副使。伸，係之弟也。（蔣係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

初，上令白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婿，（壻，音細。）敏中薦鄭顥。時顥已昏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illegible]上卷上年。鄭州東至東京[illegible]師一千一百五里。）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樂，音洛。數，所角翻。）

臣父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出外，顯以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於禁中取小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朗輩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歸，置函於佛前，焚香事之。敏中軍於寧州。壬子，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於三交谷。敏中奏党項平。辛未，詔：「平夏党項，已就安帖。南山党項，聞出山者迫於饑寒，猶行鈔掠，平夏不容，窮無所歸，宜委李福存諭，於銀、夏境內授以閑田。如能革心向化，則撫如赤子，從前為惡，一切不問，或有抑屈，聽於本鎮投牒自訴。若再犯疆埸，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將吏有功者甄獎，死傷者優恤。靈、夏、邠、鄜四道百姓，給復三年。鄰道量免租稅。向由邊將貪鄙，致其怨叛，自今當更擇廉良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

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其眾或散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眾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為國城，請唐冊我為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眾，欲為邊患，會久雨乏食，眾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于廓州。

六月，立皇子潤為鄂王。

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發十七萬僧，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為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粗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

八月，白

敕中奏南山党項亦請降時用兵歲久國用頗乏詔并赦南山党項使之安業 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 戊戌以戶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戶部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群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重之人老敢以安危言）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雞山在蓬州之界三川謂[illegible]）以果州刺史王贄弘充三川行營都知

兵馬使以討之 制以党項既平罷白敏中都統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使 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十一州并沙州為十一州 宋白曰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illegible]西至伊州七百五十里 西州東至[illegible]西州[illegible]南至瓜州[illegible]甘州西至肅州四百二十里[illegible]至鄯州[illegible]東至[illegible]二十六里[illegible]至鄯州四百九十里[illegible]至蘭州二百八十里河州東北至蘭州三百[illegible]岷州北至蘭州[illegible]州[illegible]道縣王[illegible]二十[illegible]里西北至河州大夏縣三百六十三里）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為節度使（考異曰實錄[illegible]紀義潮降在五年八月 補國史[illegible]新紀在十月[illegible]實錄五年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義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閻英達等差使上表請以沙州降十月義潮遣弟義澤以本道[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九

（伊肅等十一州地圖戶籍[illegible]義潮[illegible]足述[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年十一月[illegible]等十一州[illegible]自[illegible]張義潮奉十一州[illegible]使[illegible]十一州[illegible]使[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十一州觀察使 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為歸義軍長史（按新書[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龜從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坐出獵累日不還宿衛貶左驍衛將軍 六年春二月王贄弘討雞山賊平之 是時山南西道

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illegible]）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眾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稽音啓顙息朗翻）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 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不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苟欲反者可射我（射而亦翻）賊皆投弓列拜請降（降戶江翻）潼歸館而王贄弘

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至山下党項擊滅之　三月
勑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鄠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
中書門下奏以為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
音欲使中外畫一（漢書蕭何為法講若畫一師古注曰畫一言整齊也）今獨免
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勑曰朕以鄭
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況親戚
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
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卒子恤翻）當共守之並依
所奏　夏四月甲辰以邠寧節度使白敏中為西川
節度使　湖南奏團練副使馮少端討衡州賊帥鄧
裴平之（[illegible]）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可為邠寧帥
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畢諴
論邊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略（[illegible]）上悅
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諴
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資履（[illegible]）六月壬
申先以諴為刑部侍郎癸酉乃除邠寧節度使（考異曰[illegible]）
（舊傳[illegible]）雍王渼薨追諡靖懷太子（渼音美）　河
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又妄殺降者由是
北邊擾動閏月庚子以太子少師盧鈞為河東節度
使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但
徙義成節度使盧鈞奏度支郎中韋宙為副使宙徧
詣塞下悉召酋長諭以禍福（[illegible]）禁唐民毋得
入虜境侵掠犯者以死雜虜由是遂安掌書記李璋
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為首者
謫戍外鎮餘皆罰之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橫戶孟翻）
不可不抑璋紳之子也（[illegible]）　八月
甲子以禮部尚書裴休同平章事　孫寇昌資二州（[illegible]）
（[illegible]）十里　冬十月邠
寧節度使畢諴奏招諭党項皆降　驍衛將軍張直
方坐以小過斃殺奴婢貶恩州司戶　十一月立憲
宗子惴為棣王（[illegible]）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
精則戒法墮壞（[illegible]）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
諸州准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會之
縣許置一院（[illegible]）嚴禁私度僧尼若官
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illegible]）
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七年春正月戊申上祀圓丘赦天下　夏四月丙寅
敕（[illegible]）法司斷罪（[illegible]）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決杖十（[illegible]）
（[illegible]）杖臀一折笞五（[illegible]）使吏用法有

常準、冬十二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大禮、不可罷、況天下無事、上曰、近華州奏有賊光火劫下邽〔明火行劫言無所憚也邽音圭〕關中少雪〔少詩沼翻〕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養余亮翻〕舅〔舅其久翻〕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上與之論為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朝直遙翻〕太后數言其貧〔數所角翻〕上輒厚賜之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復扶又翻〕〔民官謂治民之官〕　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榷古岳翻酤音姑〕〔考異曰續皇王寶運錄具載是歲度支支收之數併錯謬不可曉今特存其可曉者溫公學於史之闕文蓋其所重者志稽用也〕

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罷元會、上自即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竄甚衆〔宣宗絕鄭后景陵之合葬誅元和東宮之官屬則以為穆宗母子敵顏陳弘志之謀者然文宗於穆宗父子也文宗讀元和實錄以成甘露之禍使父果為賊臣則子必為滿門之而不察[illegible]〕慮人情不安、丙申、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搜擿餘黨、流竄已盡〔[illegible]〕其餘族從疏遠者、一切不問〔[illegible]〕

二月、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illegible]〕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為睦州刺史〔[illegible]〕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或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騎常侍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硤石[illegible]〕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上責之曰、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易以豉翻〕謫配恭陵　立皇子洽為懷王、汭為昭王、汶為康王〔汶音問〕〔考異曰唐年補錄五年正月甲戌朔封三王今從實錄新紀〕　上獵於苑北〔此又出苑北[illegible]〕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家索之〔[illegible]〕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

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衣，於既翻。下至衣紫衣黃並同。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上以甘露之變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八年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

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比，音鼻。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斷，丁亂翻。朝，直遙翻。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句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唐制上元以後三品已上服紫，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八品服綠，九品服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黃。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其時但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至玄宗，宦官至三品將軍者，庶幾得衣紫矣。衣，於既翻。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九年春正月甲申，成德軍奏節度使王元逵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紹鼎。癸卯，以紹鼎為成德留後。

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厲以所得於父老之言獎厲之，眾始知之。

三月，詔邠寧節度使畢諴還邠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項未平，移邠寧軍於寧州，事見上卷三年。諴，胡讒翻。至是南山、平夏皆安，威、鹽、武三州軍食足，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武州。令還理所。理所，猶言治所。邠寧軍本理邠州，北至寧州一百二十五里。

夏閏四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鏁，蘇果翻。令廳，謂縣令聽事。每有役事委令據簿定差。令之差役

五月丙寅，以王紹鼎為成德節度使。

上聰察強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灑，所賣翻，又所蟹翻。掃，素老翻，又素報翻。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任，音壬。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污帛，污，烏故翻。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唐末宦家承旨以院吏充，五代以諸衛將軍，宋朝以士人為之，遂為清選。及中書覆入，內出度支奏付中書，中書宣覆奏入，謂之覆奏。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上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自寫而上之，為，于偽翻。上，時掌翻。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它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鄧州在京師東南千九百

（三才）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里）語中事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詔事有不可者澳輒曰茲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淹留至旦上疏論之上多從之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遜之弟子也（李遜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性卞急（卞，皮變翻）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甲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丁酉以悰為太子太傅分司　九月乙亥貶李訥為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以禮部侍郎沈詢為浙東觀察使詢傳師之子也（傳師名見前卷）　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為兵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有闔閭醫工劉集以醫術自售（醫工無職於尚藥局者；不得出入宮禁，因緣之間）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凡鹽鐵院有場官主之）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鹺鹽何以課其殿最（殿，丁練翻）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臣未敢奉詔上遽批（批，匹迷翻）劉集宜賜絹百匹遣之它日見仲郢勞之曰（勞，力到翻）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苦不能食召醫工梁新診脈（診，止忍翻；候脈受病之所）治之數日良已（治，直之翻）新

因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右威衛大將軍康季榮前為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二百萬緡事覺季榮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湟功（季榮有功見上卷三年）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諫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貶季榮夔州長史（夔州京師南二千四百二十三里）　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顥尚主通顯固求散地甲午以祗德為賓客分司（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十年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鄭朗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　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閑，讀曰閒）休不敢復言（復，扶又翻）　二月丙戌休以疾辭位不許　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婚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奔亡屬姦臣當軸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厖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　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月丁卯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為京兆尹澳為人公直既

倒題

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積（莊吏，掌主家田租者也。橫，戶孟翻。）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其狀。上曰：卿何以處之？（處，昌呂翻。）澳曰：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為京兆，（澳自翰林學士拜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為蠹，得寬重辟，（辟，毗亦翻。）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言韋澳所奏誠合於理。）但鄭光殢我不置，（殢，[illegible]。）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聽臣且繫之，俟徵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言韋澳所言灼然可行也。）朕為鄭光故撓卿法，（為，于偽翻。撓，奴教翻。）殊以為愧。澳歸府，（府，京兆府。）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illegible]）

六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司農卿韋廑欲求夏州節度使，（廑，渠巾翻。）有術士知之，詣廑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廑信之，夜，設醮具於庭。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呼，火故翻。）韋廑有異志，令我祭天！廑舉家拜泣曰：願山人賜百口之命！家之貴財珍玩盡與之。邏者怪術士服鮮衣，（邏，郎佐翻。）執以為盜。術士急，乃曰：韋廑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財求我耳。事上聞，（上，時掌翻。）秋九月，上召廑面詰之，具知其冤，謂宰相曰：韋廑城南甲族，（京城之南，韋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為姦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廑永州司馬。

戶部侍郎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與之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冬十月乙酉，以顥為秘書監。

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為嗢祿登里羅汩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也。宜遷四主出太廟，（四主，謂穆、敬、文、武四宗神主。）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其事，不決而止。時人

以是薄景讓（薄其逢君之[illegible]也）敕於靈感會善二寺置戒壇僧尼應填闕者委長老僧選擇給公憑赴兩壇受戒兩京各選大德十人主其事（僧之[illegible]持戒行者謂[illegible]）（諸寺[illegible]綱維大[illegible]大德[illegible]）有不堪者罷之堪者給牒遣歸本州不見戒壇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選舊僧尼舊僧尼無堪者乃選外人 壬辰以戶部侍郎（[illegible]）判戶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illegible]）即手書慎由名及新命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illegible]）慎由明之八世孫也（[illegible]） 內園使李敬寔（[illegible]）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illegible]）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illegible]）配南牙（[illegible]）

十一年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夏侯孜為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先是判戶部有缺（[illegible]）京兆尹韋澳奏事上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煩劇屢（[illegible]）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許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illegible]）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illegible]也）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 戊辰以澳為河陽節度使（考異曰舊傳云十二年[illegible]今從實錄）玭仲郢之子也（仲郢見上卷武宗會昌五年） 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止（為于偽翻）上樂聞規諫（樂音洛）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illegible]） 二月辛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為相議事於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illegible]）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嶺南溪洞蠻屢為侵盜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將軍宋涯為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為安南經略使容州軍亂逐經略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為容管經略使 秋七月甲午立皇子灊為衛王灌為廣王（[illegible]） 庚子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教坊祝漢貞滑稽敏給（[illegible]）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

談有如宿構由是寵冠諸優(冠古玩翻)一日在上前抵掌談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爾曹正供戲笑耳(畜吁玉翻)豈得輒預朝政邪自是踈之會其子坐贓杖死流漢貞於天德軍(考異曰實錄大中十一年七月敕翰韓王乾咎於嶺外初捨人祝漢貞寵冠諸優後出入宮郎乾咎以金帛結之求吏顯已納賂而未敢言至是爲御史臺劾奏故段杖漢貞遠天德軍令役貞陵遠事)樂工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恃恩暴橫以睚眦殺人(橫戶孟翻睚五懈翻眦士懈翻睚眦恨視也又眦目際也師古曰睚舉眼也眦即眥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牾)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爲之請因上幸後苑奏樂(爲于偽翻)乃設虛坐(坐徂臥翻)置琵琶而羅拜於庭且泣上問其

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復扶又翻)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八月成德節度使王紹鼎薨紹鼎沈湎無度(沈持林翻湎彌兖翻飲酒齊色曰湎詩云天不湎爾以酒閉門不出客酒)好登樓彈射人以爲樂(好呼到翻彈徒丹翻射而亦翻樂音洛)衆欲逐之會病薨軍中立其弟節度副使紹懿戊寅以紹懿爲成德留後　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師盧鈞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爲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勛與勳同)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

降拜武衛將軍(先悉薦翻酋慈由翻長知丈翻)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河州鳳林縣北有鳳林關以名縣鳳林漢之白石縣地天寶元年以關名縣誘音酉)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宴於軍中宴坐也)謂承勛曰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三川于涼川蔚蕃川洛門川也)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宕徒浪翻)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見賢遍翻)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爲唐百姓(帥讀曰率)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義潮以沙八等州歸唐)承勛欲自有其功稍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

既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復扶又翻下同)承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使府謂秦成防禦使府也度徒洛翻)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耕謂營田之利市謂互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爲然即奏延心爲河渭都遊弈使使統其衆居之(史言官之專自將帥至於偏裨詳自於身謀略於國嘗故夷人寇見其肝亦得行其自全之謀　考異曰此事出請國史按張義潮以十州降河渭已在其間今延心復以河渭降者義潮所關者漢民延心所部者蕃族也又補國史不云延心以何年以降部傳但云張義潮降其後爲渭州勇將尚延心以當破亡亦歎秦州事史高駢誘降延心)

安漢宋說萬帳以逐收二州[illegible]延心武衛將軍[illegible]長思 宗時始為[illegible]所謂等州都護[illegible]使[illegible]傳[illegible]使因[illegible]穎[illegible]江源并[illegible]也[illegible]事置於此 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鄭朗以疾辭位壬申以朗為太子太師

上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

山 流軒轅集見上卷會昌六年[illegible]羅浮山在循州博羅縣西北三十里漢志[illegible]

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為黑車

子所塞不至而還 [illegible] 辛卯貶端

章賀州司馬 十一月壬寅以成德軍留後王紹懿

為節度使 十二月龐鄴罷判度支

十二年春正月以康王傅分司王式為安南都護經

略使 [illegible] 式有才略至交

趾樹芀木為柵可支數十年 [illegible]

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

能冒 [illegible]

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 [illegible] 去交趾半日程

[illegible]

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中其要害 [illegible]

偵蠻要害[illegible]譯諭之以守禦之 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

我自執叛獠耳非為寇也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

政 [illegible] 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纔

羸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於邊徼 [illegible] 初戶

部侍郎判度支劉瑑 [illegible] 為翰林學士上器重之時

為河東節度使手詔徵入朝瑑奏發河東外人始知

之戊午以瑑同平章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瑑仁軌之五世孫也 [illegible]

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 [illegible]

上[illegible]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 晉王衍字夷甫 妄分流

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

稱其職 [illegible] 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

日慎由無以對 [illegible] 軒轅集至長安上召入禁中問曰

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 [illegible] 則自然受

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甲子朔罷公卿朝拜光陵及

忌日行香。移宮人於諸陵[illegible]

戊辰，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爲東川節度使。[illegible]

上欲御樓肆赦，[illegible]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illegible]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屬，之欲翻。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以史言宣宗不早定國本，使王宗實得以立長而竊定策之功，復詳見又[illegible]旬日，慎由罷相。

勃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爲勃海王。

夏，四月，以右街使、駙馬都尉劉異爲邠寧節度使。[illegible]異尚安平公主，上妹也。庚子，嶺南都將王令寰作亂，囚節度使楊發。發，蘇州人也。

戊申，以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夏侯孜同平章事。

五月，丙寅，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劉瑑薨。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爲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illegible]倣，俛之從父弟也。[illegible]

辛巳，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勳爲嶺南節度使，發鄰道兵討亂者，平之。

是日，湖南軍亂，都將石載順等逐觀察使韓悰，殺都押牙王桂直。悰待將士不以禮，故及於難。難，乃旦翻。

六月，丙申，江西軍亂，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

初，安南都護李涿考異曰：實錄或作琢，或作涿，會要亦作涿。[illegible]爲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群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illegible]

[illegible]嶲州有林西原[illegible]舊有防冬兵六千[illegible]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illegible]知嶲州者言於杜悰請罷防冬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illegible]由獨遂帥其眾臣於南詔[illegible]自是安南始有蠻患是月蠻寇安南[illegible]

秋七月丙寅宣州都將康全泰作亂逐觀察使鄭薰薰奔揚州丁卯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為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illegible]朝廷亦因而甄獎[illegible]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illegible]朝廷竟有何利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illegible]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容管奏都虞候來正謀叛經略使宋涯捕斬之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以六百人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渡海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擐音宦）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杜守澄者自齊梁以來擁眾據溪洞不可制[illegible]式離間其親黨守澄走死[illegible]安南饑亂相繼六年無上供（上供者以供上用者也）軍中無犒賞式始修貢賦饗將士占城真臘皆復通使（占城在大海中[illegible]）

淮南節度使崔鉉奏已出兵討宣州賊。八月，甲午，以鉉兼宣歙觀察使。己亥，以宋州刺史溫璋為宣州團練使。璋，造之子也。溫造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四年。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漂沒數萬家。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舊志，建州在京師東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悸懾失緒，悸，其季翻。懾，之涉翻。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復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里。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杭州，吳分餘杭立，隋置。晉改臨水為臨安，隋為錢塘縣，屬杭州。杭州在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六十里。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謝上，謂謝到任表也。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權！」如令狐綯之所為，則其相也可也。若其為相而畏其有權，則宰相取充位而已。

時方寒，綯汗透重裘。重，直龍翻。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上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相見。」復，扶又翻。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大中四年綯相，至是踰十年。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初，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事見上。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崔鉉奏克宣州，斬康全泰及其黨四百餘人。上以光祿卿韋宙父丹有惠政於江西，事見二百三十卷。以宙為江西觀察使，發鄰道兵以討毛鶴。崔鉉以宣州已平，辭宣歙觀察使。十一月，戊寅，以溫璋為宣歙觀察使。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幸。」易，以豉翻。徼，堅堯翻。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問次對官入對，宰相皆在。復，扶又翻。伸不諭。上省。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韋宙奏克江

州斬毛鶴及其黨五百餘人宙遇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將從行宙至江州季友請夜帥其衆自陸道間行比明至洪州 帥所類翻間古莧翻比必利翻及也江州西南至洪州一百九十五里 州人不知即日討平之宙奏留捕盜將二百人於江西以季友為都虞候

十三年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 三月割河東雲蔚朔三州隸大同軍 時置大同軍節度治雲州宋白曰朔州東至蔚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故雲州二百六十里今雲州治雲中本古平城地 夏四月辛卯以校書郎于琮為左拾遺內供奉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

輒折匕筯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 折而設翻更工衡翻 二公主皆上女琮敖之子也 武寧節度使康季榮不卹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 新書曰牟三為武寧帥皆有能名按武宗會昌四年田牟方為天德軍使則其初除武寧以在會昌之間而史不記其歲月 復以為武寧節度使一方遂安貶季榮於嶺南 六月癸巳封憲宗子惕為彭王 惕他歷翻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愛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 為于偽翻 故久不建東宮上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

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見 見賢遍翻 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 屬之欲翻 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亓元實 考異曰亓或作亓刑戶實錄今從東觀奏記懿宗實錄何苦擊翻海陵本 亓渠之翻姓也 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 中尉謂王宗實 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亓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崩 年五十 東首環泣矣 首式又翻環音宦

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漼 句古侯翻當丁浪翻鄆若遷更工衡翻漼七罪翻 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宣宗性明察沈斷 沈持林翻斷丁管翻考異曰續貞陵遺事曰越守進女樂有絕色者上初悅之數月錫賚盈積一旦晨興忽不樂曰玄宗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乃召美人曰應留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命賜鴆一盃此太不近人情恐譽之太過今不取 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衛瀾君之論實不足以發明書宣宗之明察不足以蔽書 丙申懿宗即位癸

卯，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以王宗實為驃騎上將軍。李玄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考異曰：[illegible]

九月，追尊上母晁昭容為元昭皇太后。[illegible]加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兼中書令。考異曰：東觀[illegible]大中十二年，魏博何弘敬加中書令[illegible] 幽州節度使張允伸

同平章事。冬，十月，辛卯，赦天下。十一月，戊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鄴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杜審權同平章事。審權，元穎之弟子也。[illegible] 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illegible] 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illegible] 有眾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勍、[illegible] 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綯秉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賄。滈，[illegible] 宣宗既崩，言事者競攻其短。丁酉，以綯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韋皋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群蠻，[illegible] 使由蜀入貢。又選群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illegible] 如是五十年，群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illegible] 杜悰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

冬使者留表付巂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illegible] 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illegible] 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illegible] 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illegible] 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illegible] 考異曰：[illegible]

按自西川入蠻表與多內變叛盟諸蠻以寇…
子盡四蠻等弟舉武都者也
…入蜀其勢大中十三年已見…
…傳考以…入蠻後…傳…述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萬壽觀公事兼提舉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六　起上章執徐盡彊圉大淵獻凡八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　諱漼宣宗長子也初名溫即位更名

咸通元年　是年十一月始改元咸通　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桐柏觀在台州天台縣…　范居植死，劉勍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剡縣…　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見卒謂…　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子將…望海鎮在明州界…　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三溪在今嵊縣西南…　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

將皆死，官軍幾盡（幾，居依翻）。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暀（帥，所類翻。暀，于放翻，又于況翻），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治，直之翻）。

丙申，葬聖武獻文孝皇帝于貞陵（此謚正月甲申所冊謚也。貞陵在京兆雲陽縣西北四十里），廟號宣宗。

丙午，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腰，肩輿以歸。

鄭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歙，書涉翻）。祗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越州有東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縣，至曹娥百官渡而東入海；西小江出諸暨，至錢清凌西東入于海。皆曰小江者，以別浙江為大江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復，扶又翻）。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度支常元餉軍食不足則惠饋，宣潤將士不以為度支常饋）。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職者，軍職；級者，勳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騎，奇寄翻。越州會稽縣東南有平水，大嶽又東路山助小江也，北又一小江呼出大木山南流合于東小江，故係平水東以別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唐凡朝會，文官班於東，武官班於西，故謂武臣為西班）。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王式，王播弟起之子也。舊史以為播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聞，音問），可任也。」諸相皆以為然（相，息亮翻）。遂以式為觀察使，徵祗德為賓客（太子賓客，分司，懦怯也）。

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則不然（為，于偽翻）。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張，知亮翻），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仰，牛向翻），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左右神策、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威、左右羽林，號北門十軍。貞元二年，左右神策、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威各置統軍，此又唐末所謂十軍也，又以其兵將分隸左右神策，而猶存十軍之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勝，音升）！」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

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散，悉亶翻。凡州郡軍職，十將之職負亦郡下），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葅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帥，讀曰率），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為固守之備（斷，丁管翻）。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唐興，吳分章安之南鄉置始平縣，晉改為始豐，宋因之。唐武德四年分臨海置，隋廢，後改曰天台。九域志：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己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上虞，漢古縣）。

[illegible]癸酉入餘姚殺丞尉[illegible]
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illegible]
[illegible]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
餘老弱者蹂踐殺之[illegible]及王式除書下
浙東人心稍安[illegible]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
[illegible]劉暀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
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illegible]聞
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
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
以拒之[illegible]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illegible]過大江掠揚
州貨財以自實[illegible]還
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
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
盡入於我矣[illegible]但恐子孫不能守
耳終吾身保無憂也[illegible]甫曰醉矣明
日議之暀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
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

為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
功未易成也[illegible]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
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
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
之[illegible]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
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
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illegible]乙未式入越
州既交政為鄭祗德置酒[illegible]曰式主軍政不可以
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
能妨人樂飲[illegible]丙申餞祗德于遠郊復樂飲而
歸[illegible]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
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
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illegible]式曰汝降
是也當立效以自異[illegible]使帥其徒為前鋒[illegible]
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
飲食之[illegible]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
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
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illegible]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
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illegible]嚴門禁無驗

者不得過（[illegible]），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征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少，詩沼翻），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illegible]），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illegible]）。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illegible]），困餒甚；式既犒飲（[illegible]），又賙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讙呼（[illegible]），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illegible]），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詗賊遠近眾寡（[illegible]），式笑而不應。選懦卒（[illegible]），使乘健馬，少與之兵，以為候騎（[illegible]）。眾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illegible]）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illegible]）。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武將游君楚（[illegible]）、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易，以豉翻），毋焚廬舍，毋殺平民

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降，戶江翻），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沃洲在今越州新昌縣東南）。甲辰，拔新昌寨（[illegible]），破賊將毛應天，進抵唐興（[illegible]）。白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以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臥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它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暇與之講論乎（[illegible]）！願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己酉，貶譜為陽翟令。譜，珪之六世孫也（王珪，[illegible]）。五月庚戌，敕給事中鄭公輿封還貶譜敕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以為譜侵敏中，竟貶之。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暀、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illegible]）。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illegible]）；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illegible]），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戣將四百人（[illegible]），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illegible]），賊入甬溪洞（[illegible]）。戊辰

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帥，所類翻）。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鄉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衣，於既翻），暀悉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海口在寧海縣東北四十餘里）。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澨（望海鎮在明州，澨，時制翻，水際曰澨）。思益等遇賊將劉巨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虞，度也），皆棄船走山谷（走，音奏），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剡上在［illegible］州），恨無兵以守之（黃罕嶺在剡縣之東，其路險隘），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南陳館在寧海縣西南六十餘里，宋白曰寧［illegible］），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村（上村在寧海縣北四十餘里［illegible］）。王皐懼，請降。壬申，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以為：「兵興以來，賦斂無度（上，時掌翻；斂，力贍翻），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撫存，外毋得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從之。袁王紳薨（紳，憲宗子）。戊寅，浙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繒，慈陵翻）以緩追者，跌跌戮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復，扶又翻）。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為前導（為，于偽翻）。」從之。甫後茵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趣，七喻翻）。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剡縣東南有溪水，此北流出城中，多鑿井以引山泉之［illegible］非［illegible］縣皆［illegible］內城［illegible］為完［illegible］），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少，詩沼翻），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暀、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趨，七喻翻；斷，音短），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暀、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

（考異曰：［illegible］錄［illegible］諸軍以中人三戰於剡，凡八十三戰，賊懼，其所謂［illegible］女［illegible］官軍［illegible］休耳［illegible］備之［illegible］遺言［illegible］百餘人［illegible］兵［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伏兵［illegible］數十［illegible］二十三日［illegible］王式［illegible］裘甫［illegible］）

官帥浙以鉞入[illegible]城堅守縱不可遂[illegible]式乃約降 詩奏以金吾將[illegible]許為其[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可遂以為不[illegible] 又越城左右賊[illegible]手甫以[illegible]越則[illegible]以[illegible]公日行吾[illegible]命[illegible] 行用足為左右[illegible]決曰[illegible]賊何[illegible]刻[illegible]勸[illegible]公[illegible]東[illegible]三 飢手式登[illegible]甫擅[illegible]君之[illegible]吾[illegible]斬[illegible]劉[illegible]安[illegible]市 衛之鄮入[illegible]已[illegible]向[illegible]李[illegible]以[illegible]可[illegible]良[illegible]平 訖甫之入[illegible]出言[illegible]股[illegible]不[illegible]祥[illegible]一[illegible]筆[illegible]有 至泉寸曰人也[illegible]言已[illegible]不[illegible]平[illegible]某[illegible]二[illegible]書 以出土公[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大[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起[illegible]何[illegible]出[illegible]按 雖蠶豎請[illegible]然[illegible]以[illegible]甫[illegible]在[illegible]剡[illegible]城[illegible]窮[illegible]困[illegible]已[illegible]拔[illegible]不[illegible]能[illegible]處 所言莫知易[illegible]功[illegible]甫[illegible]者[illegible]諸[illegible]將[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可[illegible]知[illegible]也[illegible]甫[illegible]之 式不必更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或[illegible]者[illegible]來[illegible]皆[illegible]可[illegible]知[illegible]剡 [illegible]餘[illegible]之[illegible]或[illegible]欲[illegible]以[illegible]兵[illegible]來 [illegible]山[illegible]殺[illegible]色[illegible]將[illegible]官[illegible]軍[illegible]因[illegible]數[illegible]等[illegible]使[illegible]搖[illegible]之[illegible]亞 剡城猶

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大蘭山，在今明州奉化縣西北，有大蘭山，上有越州分界，接鄮縣。又大蘭 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台州大將嚴從簡等走入台州境，故台州發兵邀擊。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陳，讀曰陣。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易，以豉翻。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趣，讀曰促。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自至德以來，浙東盜起者，有袁晁、裘甫。袁晁，張伯儀平之；裘甫，王式平之。袁晁之亂，通鑑書之甚略，而已詳於裘甫者，蓋唐中世之後，家有私史，王式之功，紀其事者非一書。〔illegible〕

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封衛王灌，灌，懿宗子也。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位，辛亥，以敏中為司徒、中書令。右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閔，贈以一官。」冬，十月，丁亥，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illegible]

擬相魯皆微人也兄抃疏少將上前只尉未可言也後數日上將作延陀綱又費態將曰其變胥海口上思還故里與指公自錫幸樹而許之既寤後謂滿口向見餘公指處尚何畏尚不言必證禎明日入中書目為同列言之翁而於帝前論奏名其子蒙於荊立南山射驛護喪歸葬之又及日將恭東宮其殺竟又於其身留發事李高既為文日奏乃恭東宮其殷又於荊立宗初部譯曾伊川節奏乃六狀青太上隸垦竟又於荊宗初鉞注又公太子敏中為中書令時與之同在中書設令敏中遂驗於南七肯蒙一論二令交子役又又年蒿詐愛加於龍賜令鍾邑系慈敘乃川欽事故敏中語及云按此設錄敏中院學數本追贈己李是業奏泥其義有恩於敏中書中書作把飲陰敗之至此又詩其美勤哉按學歌忘去年進退陸下新之命學作藏之恩則之比表在歲通元年二年舊傳鄭為翰林學士承旨以李語翰殺死朱大中輯令綱當藏果有不家思歸宗評遂海在分鎮令翰天大蔭鄭奏論之李太尉高行

翱此時未曾翰林學上問此表敕出何宗令內貴官暇入翰林充學士餘依奏金華手詔擬曰宣宗遣語行經延資車見實履運錢帛山問左右每日處備高比事于宰日宰拔李宗銘政以大下每日處嘗情用之餘自是已來遼庭有急支常無之州若上蓋曰實有翰上曰今何在曰項以望吳湘獄以是遂上一散異豈合奈事由是公為以進退乞此功之於上覽表豈遂合其加贈歸弃為此宣宗素恐追重之始即之賢其加聘不知其仕為州不云豈合檢請以晉鄭追呂在諸宗時比代詩為州令不取

己亥，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畢諴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播州，中州。大中

十三年為雲南所陷此安南逐蠻李鄠越境收復故以為功而不知蠻兵乘虛已陷安南也

十一月丁丑，上祀圜丘，赦，改元。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考異曰：新南詔傳：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略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宣宗絕其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為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鄠，以王寬代之。實錄曰：又安南都護李鄠。 都護李鄠。又鄠初在武州，武州也，今從實錄。鄠在宜州界。與監軍奔武州。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二月，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左僕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受宣，受宣命也。三相起，避之西軒。三相，畢諴、杜審權、蔣伸也。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覆讀覆，音復。讀，如字。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為先，刑殺為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闈，時以兩中尉、兩樞密為四貴。豈得不自憂

乎（吾殺宰相則上手滑矣中尉握兵亦將殺及禍豈得不自以為憂）悰受恩六朝（六朝謂憲穆敬文武宣）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慙懷而退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為它慮既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悅（竟凡亦是據杜悰家傳書之其辭旨然據客有過其實者洪邁隨筆曰按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惟蔣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書穆乃衆宇自用者無有易事盡信史之奏温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有此信乎修史之難哉 考異曰新傳云宣宗大漸樞密使王歸長等矯詔迎鄆王立之懿宗即位故異大臣宗實之發立鄆王當王宗實新傳云誤矣誤耗今從稍國史）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弃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譁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東漢黨錮之禍蓋亦如此李杜諸公風節凜凜千載之下讀其事者想使人心也吾人亦以待書射說害語人不能企其萬一以膽清流之禍哀哉沈持禁錮）福王綰薨（綰順宗子）夏六月癸丑以驩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群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群蠻陷交趾（道讀曰導）朝廷以杜氏彊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劉昫曰唐武德四年以隋朱崖郡為崖州自雷州徐聞縣南舟行四百三十里度大海達崖州宋白曰宋開寶六年制舊崖州之地處瓊州郵陂振州為崖州 考異曰實錄又賜寬半部云云如閔李琢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李鄠又鄠置其子守澄使萬事韋變為受撥邑劉到鎮已於李鄠刺索取前授教詔一一參洋杞李琢在據蠻竹領委州刺史兼也軍兵為使杜存誠害請矣沿勇據為之衛等掾寧其不史藝矛焉及李鄠至蠻蠻治安南鄠走武州召士軍光復海吾而存誠家矣宣果朝廷請姑息乃贈存誠金吾將軍鄠以先漢敗信州情國史蠻陷安達李鄠為武州吾士軍皮寶頭有功嫌報首領杜存誠以擇業盤相不毅力盡叢兼綰夷猿為鄉導之罪出敕畀替州後以存誠鉻洞強攘家矣數豪子第藝總軍蔡告翰中事軍死信鄠方甚軒延亦加姑息乃再事宰裏長先鄠至州贈存成金吾將軍以為其喝功命前鹽州郭史王宙為都護移鄠所嶽存錄之子守澄已為王王於丞鄠至旬日又之非罪年實不錄力赤代鄠者乃王冥非王府補為使誤也今從取舊克復安南一事餘皆從乎劉錄實錄按唐朝若以杜守澄之疑為李鄠罪則當追守澄官不當贈其父官此宋祁以致疑於肯也）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先充邕虎部）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宋白曰巒州古南越地晉置晉興郡隋廢郡為宣化縣唐武德四年於州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為巒州至長安五千六百里邕州秦桂林郡地吳置寧州後改邕州）

至京師五千三百里西至邕州三百里二十餘日蠻去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蹈時為殿中監徒以為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蹈秀實之孫也段秀實死於朱泚之難

杜悰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貞元間南詔復[illegible]蜀中寢兵無事群蠻率服率所律翻服從也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事始見上卷大中十三年待其更名謝恩更工衡翻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為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巂州攻卭崍關穆遂不行考異曰實錄在此年十一月按[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鄭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illegible]

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庚寅朔群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赦天下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　二月棣王惴薨　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illegible]仍發許滑徐汴荊襄潭鄂等道兵各三萬人[illegible]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illegible]

[illegible]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illegible]

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illegible]奏遣制置嶺南事三月京還奏事稱旨稱尺證翻復以京權知太僕卿充荊襄以南宣慰安撫使[illegible]張本　夏四月己亥朔敕於兩街各置戒壇度人三七日

四寺謂慈恩薦福西明莊嚴也三七一十一日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為內寺尼受戒內寺尼蓋宮人捨俗者就禁中為寺以處之非外教也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梵夾者貝葉經也以板夾之謂之梵夾貝多葉出摩竭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數所角翻施式豉翻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為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玄祖謂唐祖老子唐尊為玄元皇帝也素王謂孔子也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人情莫不愛其親莫不愛富貴佛者棄父母之愛捨王子之貴而出家是割愛中之至難者又釋氏闢勝大之言以為滅度後諸天所王供養眾人皆世所希有故人奉其法而世崇奉之是取滅後之殊勝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瘼音莫病也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能去講筵繆靡幼翻勝音升去羌呂翻講筵講經之筵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從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為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為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徼吉弔翻武夫邀功妄占戍兵占之贍翻虛費饋運蓋以荒陬路遠陬子侯翻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群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伺相吏翻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時相謂當時宰相也省悉景翻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王智興得徐州見二百四十二卷穆宗長慶二年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彫旗門槍挾馬等七軍牙軍中有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軍者王式至徐州盡誅之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更工衡翻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呼火故翻其眾皆和之和戶臥翻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拊芳武翻或為之執板唱歌為于偽翻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復扶又翻勞力到翻來力代翻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

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為左僕射同平章事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

者猶在浙東，詔式帥（帥讀曰率）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大彭館在徐州城外。大彭即彭祖，所謂商有大彭霸諸侯者也。一曰彭祖姓籛名鏗，事帝堯，歷虞、夏至商，年八百歲，封於彭城，故彭城人以名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考異曰：[illegible]）

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事見二百二十六、七卷。）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事見二百三十三卷貞元四年。）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憲宗元和四年，分徐州之苻離、蘄縣，泗州之虹置宿州。[illegible]）留將士三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

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首，手又翻。）一切勿問。

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嶺南分為二，西道治邕州。）奔藤州，（藤州，漢蒼梧郡猛陵縣地，[illegible]至京師五千八百[illegible]里。）詐為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眾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以桂管[illegible]西道[illegible]。）[illegible]所自[illegible]，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佾為魏王，侹為涼王，佶為蜀王。（佾[illegible]，侹[illegible]，佶其吉翻。）

十一月，立順宗子緝為蘄王，憲宗子憒為榮王。

南詔帥群蠻五萬寇安南，（[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四年春，南蠻[illegible]五萬攻安南[illegible]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illegible]人[illegible]交州[illegible]）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荊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義征子弟，[illegible]募從軍者也。）受鄭愚節度。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考異曰：實錄，詔襲且住海門；是時襲已[illegible]在交趾，被圍不得退屯海門也。[illegible]）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

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翼王綽薨。（綽，順宗子。[illegible]）是歲，嗢末始入貢。嗢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嗢，烏沒翻。）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從，才用翻。）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眾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為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宕，徒浪翻。）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祀圜丘；赦天下。是日，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趣，七喻翻。）船已離岸，遂溺海死，（[illegible]）幕僚樊綽攜其印浮渡江。（[illegible]）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荊南虞候元惟德等謂眾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按東羅門[illegible]）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illegible]）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illegible]）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降，戶江翻。[illegible]）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西道。

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illegible]）應接未決於與奪；南蠻侵軼，（[illegible]）干戈悉在於道塗。（[illegible]）旬月以來，不為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遊，以待遠人乂安未晚。」（言[illegible]）弗聽。

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illegible]）置天雄軍於秦州。（[illegible]）

(秦州不隸)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察使(晏實宰之子宰父智興之[illegible]北二百四十七卷會昌四年)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復扶又翻下同)　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謂於義武軍中選之也校戶教翻)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諴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為兵部尚書　康承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荊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月戊辰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楊收同平章事收發之弟也(楊發[illegible]宣宗[illegible])收與左軍中尉楊玄价敘同宗相結故得為相([illegible]玄价[illegible])

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龔象二州隸桂管(去年以龔象隸嶺南西道)　戊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審權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閏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

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確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考異曰實錄以鄆州為交州[illegible]又云[illegible]乃[illegible]州[illegible])以宋戎為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嶺南句)江西湖南饋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澪[illegible])灕水([illegible])勞費艱澀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illegible])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之。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容藤二州[illegible]）　夔王滋薨。（[illegible]）敕以閤門使吳德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illegible]）不□忽以內人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illegible]）太宗發卒修乾元殿閒，張玄素諫，即日罷之。（[illegible]貞觀四年）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

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曆，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冬十月甲戌，以長安尉、集賢校理令狐滈爲左拾遺。乙亥，左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illegible]）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涿爲安南，（見上卷大中十三年）致南蠻至今爲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酉，雲復上言：「滈父綯執政之時，（[illegible]）又鬻人號白衣宰相。」滈亦上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唐太子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糾劾宮寮及率府之[illegible]）　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泗隸焉。（[illegible]）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攻府第，殺詢。

五年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蠙爲昭義節度使，（[illegible]）取[illegible]以殺沈詢。　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爲其子[illegible]賂張雲與元少尹劉蛻，華陰令，（[illegible]）敕曰：「[illegible]之忠，難迷踈易之責。」（[illegible]）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巂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illegible]）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遐戎二城，從之。（[illegible]）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illegible]）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甲申，南西川節度使蕭鄴左遷山南西道觀察使。

三月丁酉，彗星出於婁，長三尺。（[illegible]）己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唐司天監[illegible]察天文，稽曆數[illegible]）

本司天官吞迷天象以妖爲祥 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帥讀曰率 [illegible] 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爲導紿之 [illegible] 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天平軍兵也 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爲 [illegible] 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 [illegible]

散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戶部蕭寘同平章事寘復之孫也蕭復相德宗 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昵尼質翻 燒營將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比毗至翻罷徐州武寧節度事見四年 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遏南詔蠻敗之 [illegible] 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遷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爲右武衛大將軍分司 [illegible]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爲經略使 [illegible]

[illegible] 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 [illegible] 乃以駢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高崇文有定蜀之功 世在禁軍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好呼到翻 兩軍宦官多譽之兩軍謂左右神策 [illegible] 累遷右神策都虞候黨項叛將禁兵萬人戍長武屢有功遷秦州

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復扶又翻　冬十一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爲路巖以寵杜悰償張本

六年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室。時王皞復爲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王皞議見二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二年　諸道進私白者，唐時諸道歲進閹兒號曰私白閩中爲多，故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爲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寘薨。　夏四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璩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璩，元裕之子也。璩其於翻元裕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八年　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強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嶲州刺史喻士珍貪獪，獪古外翻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寇嶲州，復扶又翻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降戶江翻　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爲鎮西節度使。譔，震之從孫也。譔雛免翻嚴震著績興元德宗當遷興元有迎乘輿之功從才用翻　六月，高璩薨。　以御史大夫徐商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立皇子侃爲郢王，儼爲普王。　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惡烏路翻去羌呂翻趣讀曰促　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高祖武德四年分交趾所置南定縣屬安南府宋白曰南定漢交趾郡之地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近其靳翻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穫以食軍。食祥吏翻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氏崩。考異曰舊傳云大中末崩誤也今從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固俊

克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北庭本貞觀所置之庭州長安二年置北庭都護府西七百里有清海軍又西延城西行三百二十里至輪臺縣回鶻固俊新書及考異文皆作僕固俊考異曰實錄義潮奏僕俊收西河及諸落胡漢皆歸伏并表賀收西州等城事吐蕃傳曰七年僕俊擊取西州收諸部按大中五年義潮以十一州圖籍來上西州已在其中今云克西州者蓋當時路得其圖籍耳 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容仇人以告拓拔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宋白曰鄯州南至廓州一百八十里考異曰實錄義潮又奏差小校使張季顒押領拓跋懷光下使送論恐熱首并隨身器甲等以進奉[illegible]吐蕃傳曰[illegible]戰破之斬[illegible]以獻今從舊國史實錄 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巂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巂州去年為南詔所陷 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驃匹妙翻南詔自尋夢湊以來自稱驃信夷語若君也[illegible]應於陵翻 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捽而毆之捽昨沒翻毆烏口翻 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還從宣翻 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勞力到翻 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在鎮十年大中十一年紹懿襲鎮 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汝今長矣吾兄謂紹鼎長知兩翻 我復以軍政歸汝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汝之功也言竟而薨史言王紹懿能不私其子 閏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夏四月貶前西川節度使李福為蘄王傅以[illegible]致南詔之寇也王[illegible] 五月葬孝明皇后於景陵之側主祔別廟憲宗之元妃也[illegible]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薨軍中立其子左司馬全皞為留後 以王景崇為成德留後 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酋遷南詔所署安南節度使也 以范昵些為安南都統昵尼質翻些蘇箇翻又音細 趙諾眉為扶邪都統邪讀曰耶范昵些趙諾眉皆南詔所署也 監陳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監古銜翻陳讀曰陣使疏吏翻 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駢考異曰補國史謂駢及晏權皆云安南節度使按駢上有都護經略招討使耳無節度使也舊王智興傳九子無晏權名實錄亦云命晏權代駢為節度而無日蓋闕也 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晏權智興之從子也王智興歷德憲穆敬文朝後為武寧節度使 是月駢大破南詔蠻

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 秋七月以何全皞爲魏博留後 冬十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收爲宣歙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多倚爲姦利楊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怒以爲叛己故出之 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數所具翻）傳首京師其部衆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絶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乞離胡見二百四十六卷武宗會昌二年）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illegible]）與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illegible]）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illegible]）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闇懦動稟李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爲之用遂解重圍（重直龍翻）蠻遁去者太半駢至復（復扶又翻）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爲南詔鄉導者朱道古（鄉讀曰嚮[illegible]）斬首三萬餘級（[illegible]）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帥讀曰率[illegible]） 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爲節度使（[illegible]）

初自李涿侵擾安南（事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二年）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曆日（是年丙戌明年丁亥也） 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爲節度使 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illegible]）每月宴設不減十餘（[illegible]）水陸皆備（[illegible]）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南宮興慶宮）禁苑在宮城之北昭應咸陽（[illegible]）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帟羊益翻小幕）諸王

立馬以備陪從(從，才用翻，下同)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勝，音升)

八年春正月以魏博留後何全皞為節度使 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illegible])以為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淮深守歸義 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illegible])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有寇必為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為讎賜姓李除為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樂工李可及善為新聲 三月上以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處，昌呂翻)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illegible])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夏四月上不豫羣臣希進見(見，賢遍翻)五月丙辰疏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遞降一等 秋七月壬寅蘄王緝薨(緝，懿宗子)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榜禁之(揭，其列翻)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仁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貲登樓擊鼓久之乃定 甲子以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駙馬都尉于琮同平章事 宣歙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在華州)([illegible])施衣物([illegible])使巫祈禱縣令誣以為收罪右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為相除嚴譔江西節度使受錢百萬又置造船務人訟其侵隱([illegible]) 八月庚寅貶收端州司馬([illegible]) 九月上疾瘳 冬十二月信王愷薨([illegible]) 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拾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七 起著雍困敦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巂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巂州，以邛州為理所。[illegible] 朝廷以為信然，以師望為巂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巂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illegible] 初，南詔陷安南，見上卷四年。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慎由之從子也，[illegible] 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illegible] 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illegible] 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illegible] 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群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illegible] 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illegible] 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illegible] 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illegible] 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為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潯代鎮交趾，從之。[illegible] 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illegible] 龐勛等至湖南，[illegible] 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illegible] 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銀刀見上卷三年。朝廷所以赦之者

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幟昌志翻）。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塞悉則翻），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眾合，為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眾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杜慆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為玩己，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慆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慆，悰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勛與許佶等乃言於眾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王侍中謂王智興也，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二年），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眾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眾心不安，輒萌奸計。將士誠知詿誤（詿古賣翻），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逆旅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眾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為一將。時戍卒拒彭城止四驛（三十里一驛，四驛百二十里），闔城忷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悍侯旰翻），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

卒復爾猖狂（輭下同扶又翻）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廷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帥讀曰率）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謂殺都將王仲甫）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剽匹妙翻）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如淳曰枝梧猶枝扞也師古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三將謂尹戡杜璋徐行儉又欲自為一營事並見上）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去羌呂翻）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眾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眾（數所具翻）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汙烏故翻又烏路翻染如豔翻又如鑑翻）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苻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虹漢古縣宋魏廢齊有古虹城在夏丘縣界武德置虹縣本古虹城貞觀八年移治夏丘故城時屬宿州九域志在泗州東一百八十里顏師古曰虹音貢今音絳）上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敕使張敬思尚在勛等軍中）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任山在彭城西南三十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詗賊（詗翻正翻又火迥翻）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搒之（搒音彭）果得其情乃為偶人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比必利翻及也下比官軍比追及皆同音）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間古莧翻）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苻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濉水在虹縣西靈壁東）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璐音路考異曰實錄作十月丙午今從彭門紀亂）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始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苻離敗（先悉薦翻）決汴水以斷北路（斷音短）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

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度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射而亦翻）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近其靳翻）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夜自一更至五更使人各直一更擊鼓以警衆謂之持更[illegible]嚴更之署所以警夜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晝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illegible]至六遠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更工衡翻）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illegible]河之會[illegible]經故城中有大船[illegible]汴而下入淮則可以入江湖矣艘蘇遭翻）以千[illegible]遂贈張敖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illegible]州）使西歸長安

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饑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陳讀曰陣下同）伏千人於舟中（艤魚豈翻）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元密以為畏己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元密引兵走陷於荷涊（荷古俄翻涊乃[illegible]翻）賊追及之元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諜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濉水踰山趣彭城（趣七喻翻）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塞悉則翻）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九域志徐州北至兗州三百六十里）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眾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羅城外大城也子城內小城也）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塞悉則翻）城陷（[illegible]）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刳而剉之（刳[illegible]剉寸臥翻）盡滅其族勛坐聽事（[illegible]聽讀曰廳）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趣讀曰促）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重直龍翻）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漢高帝起於沛豐唐屬徐州）（[illegible]）之項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

主遂（言士卒所以逆逐主帥者皆其所自致）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見上卷二年）或死或流冤横無數（横戶孟翻）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勝音升四州謂徐宿濠泗）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琯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奕使黨與各（[illegible]）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緣兵守之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

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群盗皆倍道歸之闐溢郛郭（闐徒年翻郛芳無翻）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人來從亂者多故米踊貴）勛詐為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五縣謂彭城蕭豐沛滕也）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illegible]）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考異曰舊紀實錄新紀濠州陷在十一月按彭門紀亂始得徐州則遣行及取之望回拒未及為備豈得在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泗州刺史杜慆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慆遣人迎勞（勞力到翻）誘之入城悉誅之（誘音酉）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眾至萬餘終不能克（史於此略言其下文始詳言其事）

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趣七喻翻）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盛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復扶又翻）附道偉以聞

初辛雲京之孫讜（雲京見二百二十二卷）（[illegible]）寓居廣陵喜任俠（[illegible]俠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又曰俠之為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年五十不仕與杜慆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難乃旦翻）吾不為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眾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復扶又翻）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塞悉則翻）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

死，何爲讓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讓乘小舟得入。慆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慆設守備，帥衆鼓譟，[illegible]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龐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illegible]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illegible]執以應募。[illegible]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illegible]道閒勛據徐州，各遣兵據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illegible]賊遂破魚臺等近十縣。[illegible]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illegible]

說勛曰：[illegible]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猶行香，[illegible]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illegible]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

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考異曰：[illegible]] 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illegible]及吐谷渾、達靼、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illegible]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考異曰：[illegible]] 至洪澤，[illegible]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慆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illegible]讜請復往求救，慆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慆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illegible]

李為陳利害（為，于偽翻），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讓拔劍瞋目謂公弁曰（瞋，昌真翻）：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止耳！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僅免。讓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為，于偽翻）。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讓舉身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帥，讀曰率），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似入城，還去則便（俾賊不敢進兵言還軍不去則於事為便也）。讓逐之，攬得其髻（攬，盧敢翻；髻，古詣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讓曰：臨陳妄言惑眾（陳，讀曰陣），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讓素多力，眾不能奪。讓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賊陷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龐勛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迥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鎮海軍治潤州）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翟，直格翻）。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illegible]），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

[illegible]

軍被殺逐殺盡其入鎮者使監軍押送（舊從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李湘東甲小）一萬餘人被劫驅送濠州軍援淮口，（在泗之江入漕驛）路絕。（[illegible]）

康承訓軍於新興，（九域志宋州寧陵縣有新興鎮）賊將姚周屯柳子，（[illegible]）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一萬人，承訓以眾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illegible]）攻陷滁州，（[illegible]）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illegible]）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為子將，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illegible]）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考異曰：[illegible]）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

己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柯，斧柄也。[illegible]）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之。（[illegible]）讜舟輕行疾，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illegible]）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illegible]）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illegible]）賊夜遁。明旦，淮南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奄至，（[illegible]）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軼，徒結翻。遣使詣勛說諭，說，式芮翻。許爲奏請節鉞，爲，于偽翻。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自壽州[illegible]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復，扶又翻；下同。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爲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見，賢遍翻。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恣，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衄，數，所角翻；衄，女六翻。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illegible]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illegible]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考異曰：[illegible]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illegible]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屬之欲翻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三千之下當有人字將將並即亮翻譽音余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新軍謂勛新遣之軍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紿之曰紿蕩亥翻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丁卯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以保衡為起居郎駙馬都尉同昌清郡名屬疊州常芬縣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為之編金縷以為箕筐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稱尺證翻

徐賊寇海州賊者蓋勛所遣兵也九域志徐州東至海州四百八十九里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殊絕也斷橋柱而不使絕賊過蹈之而自陷斷音短下斷同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殪壹計翻其攻壽州者復為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南道軍淮南之兵也復扶又翻

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讜讜音黨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夾古洽翻著直略翻艘蘇遭翻及鎖讜帥眾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喧許元翻呼火故翻杜慆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慆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陳讀曰陣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卻存誠憂欲自殺[illegible]一卻一前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其勢易與耳所以作眾氣[illegible]使帥眾揚旗鼓譟而前[illegible]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端州司馬楊收長流驩州尋賜死其僚屬黨友坐長流長直亮翻貶者十餘人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翠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壞音怪已而收竟以賄敗

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卻敵陳讀曰陣十鎮之兵伏其驍勇十鎮謂昭義成德魏博鄜[illegible]

承訓遣引麾下千人渡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檛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承訓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濉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縱騎蹂之，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濉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弃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良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勛欲斬弘立，周重爲之說勛曰：弘立再勝未賞，一敗而誅之，弃功錄過，爲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

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韋保乂爲左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徙郢王侃爲威王。

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弃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亭，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周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爲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牙李湘手足，以示救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君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

勛為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讜復詣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先悉薦翻後扶又翻]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斗山在今盱眙縣亦曰斗山在淮水之東見古附臨淮]賊將王弘立帥衆萬餘拒之又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帥讀曰率塞悉則翻]又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艦戶黯翻]旁出四五尺為戰棚[棚蒲萌翻]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缶揭火牛焚之[揭其謁翻火牛謂束草為牛之象以油灌之缶盆也以缶盛火擊其草則火牛焚之]戰艦既然[然如延翻]火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考異曰續寶運錄曰二月七日辛讜擒賊劉空解千二隻發糧二十一日卻到楚州四月六日諭賊至斗山下是日二十隻入淮正月二十七日迎來船也二十隻入泗二十六日未運糧食盡復出又二十日卻到楚州不虞生恩十五山東救援後又上有二月十日救讜御史不准下六二月七日賊出兵程歸是三月字也]龐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案而受之時魏博兵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綯為太保分司[以綯在淮南為龐師命罷之] 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覺魏博分為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近其靳翻]勛縱火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兖州[兖州本…] 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為鬥敗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聞音問]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自去年九月被圍]守城者不得寢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謂破戴可師之兵也] 西軍震恐[西軍謂康承訓之軍也時屯柳子在豐縣之西]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進明攻柳子[是直利翻器徒也]適淮南敗卒在賊中者[李湘之兵也]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

自米期遷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比必利翻)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藉慈夜翻僵居良翻)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襦汝朱翻短衣也)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考異曰實錄勛敗於柳子在五月蓋約奏到書之其他皆如此有月日不可用今從彭門紀亂)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第城驛在徐州西)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鎰音逸)聚眾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為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下邳縣屬徐州九域志下邳在州東一百八十里)勛命鎰救之鎰帥其

眾來降(帥讀曰率)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蕘(陝失冉翻)蕘(蕘如招翻)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蕘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之(溺奴弔翻)坐貶昭州司馬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癸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平章事(考異曰玉泉子聞見錄曰於公舟判鹺以滑為從事商鎮拒命官曾不及講譜出於鶴依以楊反貫搖辭權書可倚以圖事而密略闕者是惡落有後泰於之詔辭後手允算一見悅之每亥貫歸第時核笑之由是日如親熟漆許以內廷之拜既有日爰勝聞接謂徐公曰相公遇譜以某學在門館幸遇相宮習唐四海之人雖不受擢公之恩蓋後相公從事寵留〻加且環歲令常公曾不以下其如之某雖不依亦相

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請從此辭即下拜焉虛助闕者言徒在陛而已造闕別有計不費得然方欣遂謝瞻已衰趨出矣明日內牓子出以瞻為翰林學士續瞻傳宰家惟相以宗人遇之書為翰林學士按瞻素有清譽決不至如玉泉子所云恐出於愛憎之說嘗見譽又云玄貫為鳳翔監軍時因出為太原亞尸鄭從讜為節度使殊不禮焉瞻後入翰林而作相也常謂人曰吾在門為鄭句書令將息不接病欽奏從讓南海之命將所致內按舊傳瞻自戶部侍郎承旨出為太原尹河東節度使贈為學士若并果議忍不為少尹又書起咸通十二年十二月郭從自宣武節度使為此在州路州後故知玉泉子說記皆虛今不取)瞻桂州人也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招義本漢鍾離縣地宋置濟陰郡隋廢郡為化明縣武德七年改為招義縣鍾離漢古縣定遠東曲陽縣地梁改為定遠縣皆屬濠州九域志招義在州東一百二十四里定遠在州南八十里)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挑徒了翻)

賊見其眾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北津淮水北之津也臨淮水渡之處南津)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平其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滑州卒四千人戍魚臺(魚臺縣屬兗州九域志在州西)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滑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闔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

復引兵會之（復扶又翻）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依據山林[illegible]賊抄掠者過之[illegible]輒為所殺而五六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為之帥[illegible]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千里（環音宦）賊莫敢近[illegible]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勢益離蘄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illegible]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illegible]直自彭城還攻玫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邠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還從宣翻）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為但禱神飯僧而已（懣[illegible]飯扶晚翻）

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治直之翻）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環音宦[illegible]）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illegible]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躡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攻豐擊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illegible]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illegible]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嘗憤憤[illegible]時將所部兵守城及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皐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旗為應使衆心無疑[illegible]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illegible]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勞力到翻）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illegible]玄稔復進言（復扶又翻）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符

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猶
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
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積薪數
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
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得萬
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
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
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若
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
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
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黨自北門出玄
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
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
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引步
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
勛襲宋州陷其
南城刺史鄭處沖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渡
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
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
將濟水李袞

發橋勒兵拒之賊驚擾將潰縱擊殺賊近萬人
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
數日乃獲其尸
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
宋威亦取蕭縣
吳迥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玄稔為右驍衛大
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
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
吳迥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迥死於招義以
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慆為義成節
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
為節度使召見留為
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
以辛讜為亳州
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
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
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

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通賂遺，左右用事。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

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衆擊董舂烏部，破之。十一月，蠻進寇巂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開道，踰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兗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丁酉，蠻衣兗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為，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

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刺史楊忞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忞、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結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栰爭渡，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旦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邛州軍資儲偫皆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

[illegible]將兵赴援[illegible]詔左神武將軍顏[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八 起上章攝提格，盡[illegible]，凡[illegible]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

咸通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

西川之民聞[illegible]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illegible]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illegible]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illegible]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illegible]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illegible]立戰棚，具礮樏，[illegible]造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illegible]至是揭牓募驍勇之士，[illegible]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illegible]

[illegible]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illegible]）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踊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曾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路巖韋保衡上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逗橈不進（逗音豆橈奴教翻）又不能盡其餘黨又貪虜獲不時上功（上時掌翻）辛酉貶蜀王傅分司（蜀王佶皇子也考異曰[illegible]）尋貶恩州司馬南詔進軍新津（[illegible]東南七十里）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遣使告急于朝（[illegible]）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illegible]）蠻以耽待之恭亦為之盤桓（[illegible]）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illegible]）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illegible]）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以王者自處（[illegible]）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illegible]）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illegible]）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弈使王晝至漢州詗援軍且趣之（[illegible]）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illegible]）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illegible]）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遽前（[illegible]）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為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繯挽之使近（[illegible]）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光擢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illegible]）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illegible]

新爲慶復所奬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屋之，以爲蓬，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斸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曏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皋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皋使匠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皋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爲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爲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爲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

說上分立小壘使守卒為之以援築謂之篩音故翻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復，扶又翻先是，西川牙將有職無官，先，悉薦翻及拒卻南詔，四人以功授監察御史，此所謂官也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有功授官而徵其錢，此亦言興之兆也太甚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曹確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夏，四月，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保衡同平章事。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瞳招諭之。瞳，徒東翻五月，丁丑，以邛州刺史吳行魯為西川留後。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新息，漢縣，屬汝南郡，唐屬蔡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

五十五里，去州九十里。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寘諸典刑，豈得羣黨相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分，扶問翻。長，知兩翻宜加窮誅，以懲來者。」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處，昌呂翻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為：「徐州雖屢搆禍亂，謂王智興以來桂州戍卒也未必比屋頑凶，比，毗至翻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謂降節度為團練使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泗州向因攻守，結釁已深，事見上卷九年十年宜有更張，為兩便。」更，工衡翻詔從之。徐州依舊為觀察

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為團練使，割隸淮南。加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兼侍中。秋，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翰林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諫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時掌翻以為：「修短之期，人之定分；分，扶問翻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劭等診療之時，診，止忍翻；療，力照翻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差，初加翻；跌，徒結翻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繫老幼三百餘人，物議沸騰，道路嗟歎，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蓋由

安不慮危，忿不思難之故也。伏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覽疏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力諫於上前，上大怒，叱出之。魏博節度使何全皞年少驕暴，好殺，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又減將士衣糧。將士作亂，全皞單騎走，追殺之，何全皞[illegible]四十二年得魏博[illegible]推大將韓君雄為留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為之請旌節。為，于偽翻九月，庚戌，以君雄為魏博留後。丙辰，以劉瞻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貶溫璋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仰藥卒。仰，牛向翻敕曰：「苟無蠹害，何至於斯！惡貫盈，死有餘責。宜令三日內且於城外權瘞，瘞，於計翻俟

經恩宥方許歸葬使中外快心姦邪知懼己巳貶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當等於嶺南比音毗當[illegible]皆坐與劉瞻親善為韋保衡所逐也知至汝士之子汝士虞卿從兄也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當扶之子也魏扶見二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三年

劉瞻云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言誤投毒藥以致同昌公主不救丙子貶瞻康州刺史康州去京師五千七百五里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梧州漢蒼梧郡廣信縣地唐置梧州御史中丞孫瑝坐為瞻所引用亦貶汀州刺史路巖素與劉瞻論議多不叶瞻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驩州司戶驩州陸路至長安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里水路一萬七千里

冬十月癸卯以西川留後路巖為節度使十一月辛亥以兵部尚書鹽鐵轉運使王鐸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鐸起之兄子也王起見二百四十一卷長慶元年丁卯復以徐州為感化軍節度十二月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以左金吾上將軍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同昌公主諡文懿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為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餤四十橐駝以飼体夫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其聲悽惋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數萬為其首飾以絁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以魏博留後韓君雄為節度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既而爭權浸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夏四月癸卯以巖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巖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權京兆尹薛能巖所擢也巖謂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對曰鄉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能汾州人也

五月上幸安國寺賜僧重謙僧澈沉檀講座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秋七月以兵部尚書盧耽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使。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劉鄴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得風疾，請委軍政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知留後。允伸尋薨。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宣宗大中[illegible]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

二月，丁巳，以刑部侍郎、判戶部趙隱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為幽人所服。張允伸薨，公素帥州兵來奔喪，[illegible]張簡會懼，三月，奔京師，以為諸衛將軍。[illegible]

夏，四月，立皇子保為吉王，傑為壽王，倚為睦王。以張公素為平盧留後。[illegible]

五月，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閤門告郭淑妃弟內作坊使敬述陰事；[illegible]上大怒，杖殺殷裕，籍沒其家。[illegible]

乙亥，閤門使田獻銛奪紫，改橋陵使，銛息廉翻。以其受殷裕狀故也。殷裕妻父太府少卿崔元應、妻從兄中書舍人崔沆、沆從才翻[illegible]季父君卿皆貶嶺南官；給事中杜裔休坐與殷裕善，亦貶端州司戶。沆，鉉之子也；崔鉉見二百四十七卷武宗會昌三年。裔休，悰之子也。丙子，貶山南東道節度使于琮為普王傅、分司。普王儼，上之皇子也，後更名儇，是為僖宗。辛巳，貶尚書左丞李當、吏部侍郎王渢、[illegible]左散騎常侍李都、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張裼、[illegible]前中書舍人封彥卿、左諫議大夫楊塾。癸未，貶工部尚書嚴祁、給事中李貺、給事中張鐸、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起居舍人蕭遘、李瀆、鄭彥特、李藻，皆處之湖嶺之南，坐與琮厚善故也。貺，漢之子；[illegible]遘，寘之子也。李漢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illegible]甲申，貶前平盧節度使于琄為[illegible]王府長史、分司；琄胡[illegible]前湖南觀察使于瓌為袁州刺史。瓌、琄皆琮之兄也。尋再貶琮韶州刺史。[illegible]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illegible]

與琮偕之鄧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尊卑，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六月，以盧龍留後張公素為節度使。 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尚書左右丞分總六曹二十四司郎官，凡除授其人，左右丞得以糾劾之，不令赴上者，謂之不放上。上，時掌翻。）先遣人達意璋。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 秋七月乙未，以璋為宣歙觀察使。（歙，書涉翻。）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薨，沙州長史曹義金代領軍府，制以義金為歸義節度使。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自餘諸州隸歸義者多為羌胡所據。（自唐末迄于宋朝，河湟之地淪[illegible]為戎，中國不能復取。朝，直遙翻。）

冬十二月，追上宣宗謚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上，時掌翻。）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橫，專殺長吏，（橫，戶孟翻。長，知兩翻。）朝廷不能平，徙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illegible]不赴。（史言沙陀跋扈，不[illegible]而後動[illegible]。）

十四年春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眾，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事見憲宗紀元和十四年。死者人所甚諱也，況言之於人主之前乎？言之至此，人所難也。）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轝、幡花、幢蓋以迎之，（[illegible]）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為綵樓及無遮會，競為侈靡。上御安福門，降樓膜拜，（膜，莫胡翻。[illegible]）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已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施，式豉翻。勝，音升。）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五月丁亥，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中書令。（[illegible]） 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敵，棄城奔荊南。（黔，其今翻。[illegible]）荊南節度使杜悰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親族應緣坐者，令有司搜捕以聞。匡謀，鳳翔人也。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鐸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時韋保衡挾恩弄權，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王鐸，保衡及第時主文也，（[illegible]）蕭遘，同年進士也。二

人素薄保衡之為人，保衡皆擯斥之。（考異曰：[illegible]）秋七月戊寅，上疾大漸，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立少子普王儼。（考異曰：[illegible]）庚辰，制立儼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illegible]）辛巳，上崩于咸寧殿，（年四十一）遺詔以韋保衡攝冢宰。僖宗即位。八月丁未，追尊母王貴妃為皇太后。劉行深、韓文約皆封國公。關東、河南大水。九月，有司上先太后諡曰惠安。（[illegible]）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韋保衡，怨家告其陰事，貶保衡賀州刺史。樂工李可及流嶺南。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為子娶婦，（[illegible]）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金也。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為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它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季玄言。（史言小人[illegible]）以西川節度使

路巖兼侍中，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中書令，魏博節度使韓君雄、盧龍節度使張公素、天平節度使高駢並同平章事。君雄仍賜名允中。（考異曰：[illegible]）冬十月乙未，以左僕射蕭倣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再貶保衡崖州澄邁令，（[illegible]）尋賜自盡。又貶其弟翰林學士兵部侍郎保乂為賓州司戶，所親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劉承雍為涪州司馬。承雍，禹錫之子也。（[illegible]）癸卯，赦天下。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遊宴，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籌，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為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荊南節度使。咸、籌潛知其故，逃亡。以右僕射蕭鄴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十二月己亥，詔送佛骨還法門寺。再貶路巖為新州刺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上（[illegible]）

乾符元年（[illegible]）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illegible]）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illegible]（[illegible]）

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碾蓬實為麪蓄槐葉為虀或更衰羸亦難收拾〔[illegible]〕今所在村閭[illegible]見[illegible]鄰境之[illegible]也

餓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illegible]〕督趣甚急〔[illegible]〕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illegible]〕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illegible]〕

〔[illegible]〕至深春之後有菜麥大牙纔以叅接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為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路巖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illegible]〕巖美姿儀囚於江陵獄再宿須鬢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取結喉三寸以進〔[illegible]〕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揚也〔[illegible]〕邊咸郭[illegible]捕得皆伏誅初巖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illegible]〕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illegible]〕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鉉言

以太子少傅于琮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二月甲午葬昭聖恭惠孝皇帝于簡陵〔[illegible]〕廟號懿宗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隱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以華州刺史裴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

以虢州刺史劉瞻為刑部尚書瞻之貶也〔[illegible]〕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illegible]〕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illegible]〕

夏五月乙未裴坦薨

以劉瞻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illegible]〕及瞻還為相鄴內懼秋八月丁巳朔鄴延瞻置酒於鹽鐵院〔[illegible]〕瞻歸而遇疾辛未薨時人皆以為鄴鴆之也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彥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彥昭，羣之從子也。（崔羣相憲、穆。從，才用翻。）兵部侍郎王凝，正雅之從孫也。（王正雅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其母，彥昭之從母也。（母之姊妹之子。）凝與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衩衣見彥昭，（衩，楚賣翻。衩衣，便服不具盡也。）且戲之曰：「君不若舉明經。」彥昭怒，遂為深仇。（唐世重進士而輕明經，故當時有是言。）及彥昭為相，其母謂侍婢曰：「為我多作襪履，王侍郎母子必將竄逐，吾當與妹偕行。」彥昭拜且泣謝曰：「必不敢。」凝由是獲免。（考異曰……）冬，十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鄴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以吏部侍郎鄭畋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盧攜守本官，並同平章事。（考異曰……今從實錄。）十一月，庚寅，日南至，（冬至日南至，夏至日北至。）羣臣上尊號曰聖神聰睿仁哲孝皇帝，改元。（改元乾符。）魏博節度使韓允中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簡為留後。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度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詰，去吉翻。詰朝，明旦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度河南而還。復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度河，與景復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軍不至，而蠻眾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十二月，党項、回鶻寇天德軍。感化軍奏羣盜寇掠，州縣不能禁，敕兗、鄆等道出兵討之。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崍關，攻雅州。大度河潰兵奔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大為守備，而塹壘比鄉時嚴固。驃信使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云：「非敢為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為讒人離間冤抑之事。倘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即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詈辱之。蠻兵及新津而還。

賞恐鑑至豫焚城外民居殆盡

十一月五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以韓簡為魏博留後

商州刺史王樞以軍州空窘減折糴錢民相帥以白梃毆之又毆殺官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李誥到官收捕民李叔汶等三十餘人斬之

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郗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

皇甫……十六年……乾符二年正月……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辛巳上祀圜丘赦天下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

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豨突奈何近其靳翻豨許豈翻豨豕也豕健於突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衆事見二百五十卷懿宗咸通七年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城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詔小醜易以枝梧易以豉翻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敕止河東兵而已考異曰舊紀此在元年十二月今從實錄

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 [illegible] 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 考異曰舊本紀此年正月令孜為右軍中尉 [illegible] 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 考異曰 [illegible] 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 [illegible] 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 [illegible] 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 [illegible] 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 [illegible] 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 [illegible] 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illegible]

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 [illegible] 脩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 [illegible] 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 [illegible] 駢召黃景復責以大渡河失守腰斬之 考異曰 [illegible] 駢又 [illegible] 自將本管 [illegible] 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人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 [illegible] 辭語怨望中書不荅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荅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 [illegible] 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

其（[illegible]）嶺南節度使辛讜，詔使錄詔白牒與之（白牒[illegible]）。從之。

三月，以魏博留後韓簡為節度使。

去歲，感化軍發兵詣靈武防秋，會南詔寇西川，敕往救援；蠻退，遣還，至鳳翔，不肯詣靈武，欲擅歸徐州。內養王裕本、都將劉逢收捕唱帥者趙武等八人斬之（[illegible]），餘眾然後定。

初，南詔圍成都，楊慶復以右職優給募突將以禦之（[illegible]），成都由是獲全。及高駢至，悉令納牒（[illegible]），又託以蜀中屢遭蠻寇，人未復業，停其稟給（[illegible]），突將皆忿怨。駢好妖術，每發兵追蠻，皆夜張旗立隊，對將士

焚紙畫人馬（[illegible]），散小豆，曰：「蜀兵懦怯，今遣玄女神兵前行。」軍中壯士皆恥之（[illegible]）。又索閤境官有出於胥吏者，皆停之（[illegible]）。令民間皆用足陌錢，陌不足者皆執之，劾以行賂，取與皆死（[illegible]）。刑罰嚴酷，由是蜀人皆不悅。夏，四月，突將作亂，大譟突入府廷，駢走匿於廁間（[illegible]），突將索之不獲（[illegible]）。天平都將（[illegible]）帥所部數百人被甲入府擊突將（[illegible]），突將撤牙前儀注兵仗（[illegible]），無者奮挺揮拳，乘怒氣力鬭，天平軍不能敵，走歸營。突將追之，營門閉，不得

入。監軍使人招諭，許以復職名稟給，久之，乃肯還。天平軍復開門出，為追逐之勢，至城北，時方脩毬場，役者數百人，天平軍悉取其首還，詣府云已誅亂者。駢出見之，厚以金帛賞之。明日，牓謝突將，悉還其職名衣糧。自是日令諸道將士從已來者更直府中，嚴兵自衛（[illegible]）。

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侍中。

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illegible]），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illegible]），遂劫庫兵

作亂，行收黨眾近萬人，攻陷蘇、常（蘇常二州[illegible]去一百八十里），乘舟往來，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考異曰：[illegible]）。

五月，以太傅、分司令狐綯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司空、同平章事蕭倣薨（考異曰：舊傳[illegible]）。

六月以御史大夫李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辛未高駢陰籍突將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圍其家挑墻壞戶而入老幼孕病悉驅去殺之嬰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流血成渠號哭震天死者數千人夜以車載尸投之於江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名衣糧激成眾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詐殺無辜近萬人天地鬼神豈容汝如此我必訴汝於上帝使汝它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冤抑污辱如我今日驚憂惴恐如我今日言畢拜天怫然就戮久之突將有自戍役歸者駢復欲盡族之有元從親吏王殷諫曰相公奉道宜好生惡殺此屬在外初不同謀若復誅之則自危者多矣駢乃止

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眾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芝所敗冤句人黃巢亦聚眾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盧龍節度使張公素性暴戾不為軍士所附大將李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族回鶻敗降於張仲武仲武使戍邊屢有功賜姓名陳貢言者盧龍宿將為軍士所信服茂勳潛殺之詐稱貢言舉兵向薊公素出戰而敗奔京師茂勳入城眾乃知其非貢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為留後

秋七月螟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荊棘而死宰相皆賀

八月李茂勳為盧龍節度使

九月右補闕董禹諫上遊畋乘驢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為假父華清宮使道雅求贈官禹上疏論之語頗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列訴於上冬十月禹坐貶郴州司馬……孫也

昭義軍亂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自為留後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

節度使、回鶻還至羅川羅川漢陽周縣地宣宗大中二年因吐蕃西奔至是方還十一月遣使者同羅榆祿入貢賜拯接絹萬匹 羣盜侵淅[illegible]剽掠十餘州至于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 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為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illegible]仍以威為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騎奇寄翻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奏遣將士張晏等捕沂州還至義橋聞北境復有盜起復扶又翻留使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趣鄆州譟蘇到翻趣七喻翻都將張思泰李承祐走馬出城裂袖與盟以俸錢備酒殽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一切無得窮詰詰去吉翻唐自中世以來[illegible] 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賜兗海節度號泰寧軍 三月盧龍節度使李茂勳請以其子幽州左司馬可舉知留後自求致仕詔茂勳以左僕射致仕以可舉為盧龍留後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隱罷為太子太傅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 蠻之陷交趾也事見二百五十卷懿宗咸通六年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驤妻李瑤瑤宗室之疏屬也蠻遣瑤還遞木夾以遺駢[illegible]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度覆敗之狀折辱之[illegible] 原州刺史史懷操貪暴四月軍亂逐之 賜宣武感化節度泗州防禦使密詔選精兵數百人於巡內遊奕防衛綱船五日一具上供錢米平安狀聞奏[illegible] 五月昭王汭薨[illegible] 以盧龍留後李可舉為節度使 六月[illegible]王[illegible]薨[illegible] 雄州地震裂水涌壞州城及公私廬舍俱盡[illegible] 秋七月以前蔡州刺史高傑為左驍衛將軍充沿海水軍都知兵馬使[illegible]以討王郢 鄂王潤薨 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同平章事 宋威擊王

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illegible]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illegible]時兵始休詔復發之[illegible]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illegible]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illegible]又[illegible]五千及義成兵[illegible]以左[illegible]元裕爲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

汝州詔邠寧節度使[illegible]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illegible]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中書令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鐐鐸之從父兄弟也[illegible]東都大震[illegible]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illegible]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illegible]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illegible]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甓甃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illegible]無得爲坎埳以害耕種[illegible]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撲撻而功辦[illegible]自八月[illegible]至十一月戊子畢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illegible]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

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illegible]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illegible]信用其言

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　王郢因溫州刺史魯寔請降寔屢爲之論奏[illegible]敕郢詣闕郢擁兵遷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鎮使朝廷不許以郢爲右率府率[illegible]仍令左神策軍補以重職其先所掠之財並令給與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illegible]

淮南節度使劉鄴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瑑，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瑑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青滄軍士戍安南，還至桂州，逐觀察使李瓚。瓚，宗閔之子也。以右諫議大夫張禹謨為桂州觀察使。桂管監軍李維周驕橫，瓚曲奉之，浸不能制。桂管有兵八百人，防禦使纔得百人，餘皆屬監軍；又預於逐帥之謀，強取兩使印，擅補知州官，奪昭州送使錢。詔禹謨誅之。禹謨，徹之子也。

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復光，玄价之養子也。

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偓，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鐐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偓。偓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為之奏官；鐐亦說仙芝許以如約。偓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奸宄。」王鐸固請，乃許之。乃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鐐、偓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其首，其眾諠譟不已。仙芝畏眾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偓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鐐為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之黻紅旗王仙芝起自鄆封兩侵汝鄭叫大寇黃巢尚君長王鐐師之徒黨僅一千餘人攻陷汝州云云又曰黃巢望闕廣而去仙芝告鄆州尚行尚君長期孫蔡禦取羣凶之頭三千餘湛蜀仙芝君長二千餘人屬黃巢於曹明年二月仙芝陷鄆州巢陷鄆州則亦巢趣閩廣仙芝趣鄆也王坤此書年月事迹甚舛尤多但擇其可信者取之

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一千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 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九 起強圉作噩盡上章困敦十月凡三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下

乾符四年[illegible]春正月王郢誘魯寔入舟中執之王郢因魯寔請降將士從寔者皆奔潰朝廷聞之以右龍武大將軍宋皓為江南諸道招討使先徵諸道兵外更發忠武宣武感化三道忠武軍許州宣武軍汴州感化軍徐州宣泗二州兵新舊合萬五千餘人並受皓節度二月郢攻陷望海鎮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刺史王葆退守唐興唐興即今天台縣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詔二浙福建各出舟師以討之

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

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宣宗大中十三年酋龍立中國為之虛耗為于偽翻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謚曰景莊皇帝子法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考異曰除雲南錄曰南詔別名鶴拓其後亦自稱大封人[illegible]法好畋獵酣飲好呼到翻委國事於大臣閏月嶺

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遣陁西段瑳寶等來請和，（南詔官有陁西，猶中國判官也。瑳，七何翻，又七可翻。）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羸，倫爲翻。瘵，側介翻。）詔許之。讜遣大將杜弘等齎書幣送瑳寶還南詔，但留荊南、宣歙數軍戍邕州，（歙，書涉翻。）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王郢橫行浙西，鎮海節度使裴璩嚴兵設備，（璩，求於翻。）不與之戰，密招其黨朱實降之，（降，戶江翻。）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稱，尺證翻。）敕以實爲金吾將軍。於是郢黨離散，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巨容以甬橋[illegible]……[illegible]）餘黨皆平。璩，諝之從曾孫也。（裴諝事代宗、德宗。從，才用翻。）

三月，黃巢陷沂州。

賊帥柳彥璋剽掠江西。（帥，所類翻。剽，匹妙翻。）

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陝州軍亂，逐觀察使崔碣，貶碣懷州司馬。（陝，失冉翻。碣，其謁翻。）

黃巢與尚讓合兵保查牙山。（考異曰：[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以仙芝獨受官而怒毆仙芝事，[illegible]……[illegible]）

五月甲子，以給事中楊損爲陝虢觀察使。損至官，誅首亂者。損，嗣復之子也。（楊嗣復事文宗。）

初，桂管觀察使李瓚失政，支使薛堅石屢規正之，瓚不能從。及瓚被逐，（李瓚被逐見上卷上年。）堅石攝留務，移牒鄰道禁遏亂兵，一方以安。詔擢堅石爲國子博士。

六月，柳彥璋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彥璋亦自附降狀。（降，戶江翻。）敕以彥璋爲右監門將軍，令散衆赴京師，以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彥璋不從，以戰艦百餘固溢江爲水寨，（[illegible]）剽掠如故。（剽，匹妙翻。）

忠武都將李可封戍邊還，至邠州，迫脅主帥，索舊欠糧鹽，（帥，所類翻。索，山客翻。）留止四日，闔境震驚。（[illegible]）秋七月，還至許州，節度使崔安潛悉按誅之。

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三道，[illegible]）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左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

請歸淮川養疾（淮川在長安東淮音崖）上皆不許（史言僖宗不能定國是）

王仙芝陷安州　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高品牛從珪往慰諭之貶承顏象州司戶承顏及崔碣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史言唐末賞罰失當且言主昏政亂雖使良吏在位不得展其才亦不免於罪）從珪自鹽州還軍中請以大將王宗誠為刺史詔宗誠詣闕將士皆釋罪仍加優給　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閒道逃歸（閒古莧翻）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約還者戍約將士使還赴援也）　冬十月邠寧節度使李侃奏遣兵討王宗誠斬之餘黨悉平（逐王承顏之黨也）　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復扶又翻下同）以為自王仙芝俶擾（按孔安國尚書注俶始也擾亂也俶尺六翻）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竭資糧（言選本道所者以供征行士卒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將即亮翻下同）

隸宋威（[illegible]）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illegible]）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強兵盡付他人良將空還若勍敵忽至（勍渠京翻）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為然（[illegible]）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籍（衄女六翻）（[illegible]）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為聞奏（為于偽翻）朝野切齒（[illegible]）以為且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內大臣謂兩中尉兩樞密也）早行罷黜不從　河中軍亂逐節度使劉侔縱兵焚掠以京兆尹竇璟為河中宣慰制置使（璟居永翻）　黃巢寇掠蘄黃（蘄黃二州相去一百六十五里）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級巢遁去　十一月己酉以竇璟為河中節度使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於復光（[illegible]）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　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鞫之（[illegible]）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　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illegible]）詔

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江州刺史劉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柳彥璋水寨，賊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斬彥璋，散其衆。掠彥璋為盜九月而收 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楊知至見上卷懿宗咸通十一年 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為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塹度。九域志郢州長壽縣有賈塹鎮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元日冬至諸州鎮皆受賀 將吏牙參下至縣邑亦然 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治直之翻 及暮，知溫猶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皁裘而行，將佐請知溫擐甲以備流矢。皁才早翻擐音宦 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荊門，遇賊，晉分編縣置長林縣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又分長林置荊門縣屬江陵府九域志在府北一百六十里 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

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宋威本平盧罷招討使 以曾元裕為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為副使。考異

戊戌，以西川節度使高駢為荊南節度使兼鹽鐵轉運使。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宋白曰蔚州秦趙郡之地後魏置懷荒禦夷二鎮於此東魏於此置靈丘郡後周大象二年置蔚州唐開元初移郡治於靈丘西南一百三十里西至朔州三百八十里 時河南盜賊蠭起，謂王仙芝黃巢等也 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復扶又翻 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衆，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言李國昌討平龐勛於當時功為大附振武於諸將官為高聞音問 其子勇冠諸軍，冠古玩翻 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然。君立，興唐人；隋分靈丘縣置安邊縣唐萬歲通天二年置治於蔚至德二載更名興唐屬蔚州 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貞觀二十二年以奚可度者部落置饒樂都督府開元二十三年更名奉誠都督府 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宋白曰大同軍舊在朔州馬邑縣開元五年分善陽縣之東三十里置大同軍以戍邊後於軍內置馬邑縣漢舊名也 代北荐饑，荐才甸翻再也五穀不熟曰饑 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說式芮翻 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言道里遼遠往返稟命則事必泄而害成 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攻雲州牙城也帥讀曰率下同 執文楚

及判官柳漢璋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衆趣雲州[illegible]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衆且萬人屯於鬭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爲防禦留後[illegible]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鬭雞臺下克用令軍士咼而食之以騎踐其骸[illegible]甲戌克用入府舍[illegible]事

[illegible]

[illegible]

將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

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慰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李克用始此語牛倨翻稱尺證翻愜詰叶翻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考異曰舊紀咸通十三年七月以前義昌節度使盧簡方為太僕卿十二月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等使國昌稱病辭軍務乃以太僕卿盧簡方為雲州刺史充大同軍防禦等使上召簡方於思政殿謂之曰卿以諭州萬制丞君大同叙朕以少陀追渾歲亂虜留以御嘗在雲中患及部萬且忍丞萬勝兆行具達賊皆安疑露昌切令有所精謙也十四年王月辛未以雲朔暴亂代北驗數錫盧蘆方部日以知入司重不安殺害殺文甚李國畢小男克用主領兵據又曰若克用皆分主兵務東手特朝廷除人則事出據宜不足措意君傳圖軍柄鎮奄大剛則夜繫久長故鄴依允料屬昌戴忠故節分當已有指揮花方準府蕭之固邑不秦部乃詔太原節度使羅穿落飼門華度使張公素出師討之三月以詔方為

振武節度使至嵐州年實錄乾符元年十二月蘊方除大同二年正月陽稱方可云使房盧公素討之蓋舊紀贊録各監殺文楚死之後載除簡方及詔書使事紀安續耳恐曾未見署無舊紀所云太原曲州討之蓋因敘後來事實錄所以不取為方加招諭未武攻討也唐末見聞錄又云五年四月徹除藉方潁實節度使五月卒實錄亦在五年而云六月李蓋約奏剿之月耳令終三朝聞見錄貶楊知溫為郴州司馬以王仙芝犯江陵城幾失守士民多為所殺略也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黃梅縣屬蘄州宋白曰宋分蘄春郡置南新蔡郡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黃梅縣界內有黃梅山因名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元裕奏大破仙芝於黃梅殺戮五萬餘人追至曹州南華縣斬仙芝傳首京師舊紀二月王仙芝餘黨攻江西招討使宋威出軍擊敗之仍宣詔書諭仙芝仙芝致書於威求節鉞威

僞許之仙芝令其大將尚君長蔡溫玉奉表入朝威乃斬君長溫玉以徇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郛宋威赴援與賊戰大敗之殺仙芝傳首京師君長弟讓輿黃巢大招淮南傳傳曰齊克讓為兗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發引君歷陳許衆鄧樊少長皆廣之衆號三十萬三年七月陷江陵又遣將徐唐言陷陝州時仙芝表請符節不允以宋威為荊南節度招討使楊復光為監軍使光遣長官兵府宋諭以鋤首釋罪引加官爵仙芝乃令皆君長蔡溫玉走房威稱次諸關請罪且求恩命許宗威害復光之功並請送闕鼓於訪晉鎮斬之既怒悉[illegible]錢擊官軍威軍大駿後光伏其餘衆以怨之錫其以王驛代為招許五年入月敗獲剿州轄仙芝皆獻于縣下新傳黃巢自崇州韓仙芝分莫衆南君長入陳蘇冀六椋齊曹衆萬人入衆仙衣節度使薛崇進皆仁人宋賴蔡保查所山十兵廣陷山芝合畫宋此會令之敗與至仙芝解面亦底漢攻并南皆之既不能宇身交和州未克仙芝之圍以州取之使徐唐莒守之破朗然遣圍律州觀方使華理花舟之乃向者西責宣[illegible]不能得州欲身留江西魏別部遣入河南帝詔宣安諸監忠武德起

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遣之忌捏交允監軍復光以詔諭賊仙芝遣尚君長等吉遝甘苓又遣爾書求薛度威賜許之上言奏君長邪字寸苛光[illegible]言其降命待許史與中人年部不詣仙[illegible]芝怒遇攻決州入其郢威自將往詣敗方[illegible]黃不[illegible]王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敘賊[illegible]下君長弟讓帥仙芝讀黨歸巢數舊傳令皆從實讀皆不同文云不盛殺仙芝[illegible]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考異曰續寶運錄乾符元年黃巢[illegible]反建元曰王霸元年舊傳先是尚君長家[illegible]許乘衆入查東工黃巢黃揆昆仲八人李[illegible]數事[illegible]讓月餘東軍敗萬[illegible]州[illegible]刺史王[illegible]闕東[illegible]軍加討寶為州敗其衆十餘萬尚讓乃[illegible]推[illegible]為主曰[illegible]于大將軍仍置守蜀蕃[illegible]不[illegible]官新傳日尚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illegible]號楚天[illegible]將管署[illegible]官曾驅河南山南之其萬[illegible]建元王霸令從之署拜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遣天平節度使張裼書

……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 [注文漫漶不清]

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荊南之功也

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 [注文漫漶不清] 曾元裕屯荊襄 [注文漫漶不清] 黃巢自滑州略宋汴 [注文漫漶不清] 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衛南 [注文漫漶不清] 遂攻葉陽翟 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宮闕 [注文漫漶不清] 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鎮兵 [注文漫漶不清] 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 [注文漫漶不清] 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伊闕河陰武牢 [注文漫漶不清]

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 [注文漫漶不清] 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

湖南軍亂都將高傑逐觀察使崔瑾瑾鄲之子也 [注文漫漶不清]

黃巢引兵度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

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 [注文漫漶不清]

[注文漫漶不清]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充，內藏虛竭，無所依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辭極哀切，詔不許。

曹師雄寇湖州，鎮海節度使裴璩遣兵擊破之。王重隱死，其將徐唐莒據洪州。饒州將彭幼璋合義營兵克復饒州。

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詔百僚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爲：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識大體，反因一僧呫嗫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辯，詔諭解之。澹，璵之子也。

五月丙申朔，鄭畋、盧攜議蠻事，攜欲與之和親，畋固爭以爲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

上聞之曰：大臣相詬，又……何以儀刑四海！丁酉，畋、攜皆罷爲太子賓客，分司。

云議蠻事無可諳之然當時所述恐不謬又畋傳曰特黃巢攻陷江浙上表乞節鉞畋與同列置講議計及技用將不卽事多異詞又奏詔蠻請降公主和畋因爭以為不可遠抗論之乃奏與攜俱罷之拒又攜曰擇大臣甚言不亦不止與畋異李翊之外孫入司農議論不協功主山之起河南舉宋威齊議皆奏等南將署用為招討使討賊皆無功致賊令又言高騈之請發以公主和南詔鄭畋駁之以為不可專首念爭內是兩罷之舊紀六年五月宣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岧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不久為乞天平不許璆上表論宰相分爭論欲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熟舊傳舊紀皆以畋攜俱罷在六年實錄新紀此等五月實錄皆以書皆自相抵牾然未敢以為定大罷在五月實錄新紀書之在五月今從之

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豆盧瑑爲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隨，（施式豉翻）行施匄者，每出，襤褸盈路。（襤盧談翻褸力主翻）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邕州大將杜弘送段瓌寶至南詔，踰年而還。（杜弘去年以段瓌寶還，見上年。）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於南詔。（復扶又翻）

李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遮虜軍在武谷東北，宋白曰：遮虜平在嵐州西北，當武寧軍北，此遮虜軍當在寧武、岢嵐之北。）進擊寧武及岢嵐軍。（寧武軍在嵐州西北，岢嵐軍亦在嵐州，宋白曰：嵐州當武寧軍北。）

（是與雲州東距寧武路至嵐州七百里，崩丹西至八岢嵐軍二百二十里，此李國昌合雲朔之兵東由西寧，乃按既陷遮虜東擊寧武而擊岢嵐也；寧武軍、岢嵐軍在嵐州東北百里，將我岢嵐之。）

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澣（舍翊）發民塹晉陽。己未，以都押牙康傳圭爲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赴代州。土團至城北，娖隊不發，（娖測角翻，整也。）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澣遣馬步都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土團乃臠虔，（臠力兗翻）牀舁其尸入府。（舁羊茹翻）澣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押牙田公鍔給亂軍錢布，衆遂劫之以爲都將，赴代州。澣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

五月，（考異曰：唐末見聞錄：五月振武損都將殺不……）

[illegible]……岢嵐軍進打寧武及岢嵐軍代……二十二日指揮在寧……三城……門差夫一人齎……發起……至嵐……身差二十四……押牙……公鍔出安……不定……却回……以克起……[illegible]

之時[illegible]朝廷以

澣為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為河東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illegible]朝廷以荊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illegible]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為鎮海節度使 沙陀焚唐林崞縣入忻州境[illegible] 秋七月曹翔至晉陽己亥捕土團殺鄧虔者十三人殺之義武兵至晉陽不解甲讙譟求優賞[illegible]翔斬其

十將一人乃定發義成忠武昭義河陽兵會于晉陽以禦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嵐軍陷其羅城敗官軍于洪谷[illegible]晉陽閉門城守 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illegible]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illegible] 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illegible]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壬寅曹翔薨丙午昭義兵大掠晉陽坊市民自共

擊之殺千餘人乃潰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illegible]都留守[illegible]以吏部尚書鄭從讜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從讜餘慶之孫也[illegible]以戶部尚書判戶部事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節度使 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illegible] 十一月岢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為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

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illegible]中書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答之 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殺之殆盡餘衆自鴉鳴谷走歸上黨[illegible]

五代史紀曰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義節度使李鈞充北面招討使將上黨太原之師過石嶺關屯于代州與幽州李可舉會赫連鐸同攻蔚州獻祖以一軍禦之武皇以一軍南抵遮虜城以拒李鈞是冬大雪弓弩弦折南軍苦寒臨陣大敗奔歸代州李鈞中流矢而卒唐末見聞錄曰十九日崔季康書牒往嵐州請求赴救賈敦詞大夫權兵馬留後契苾判官李劭權知留後敦實遂歸使李鈞領本道兵馬到代州軍變殺代州使李鈞殘軍散收義軍兵州百姓分司歸本道家與義軍變以排李鈞所寄代州百姓以廷李鈞不知去後舊紀

王郢之亂，終本卷四年事在上卷二年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鎮在杭州臨安縣。錢唐置臨安縣屬杭州石鏡山在九域志臨安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臨安志石鏡山在縣南一里錢鏐故居

是歲，曹師雄寇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為之都將，號杭州八都，錢唐餘杭皆漢縣富陽漢富春縣晉避諱改為富陽新城吳分富春置鹽官吳置臨平即鹽官縣地有臨平湖錢唐北隋之餘杭縣置杭州後為治錢唐餘杭縣在州西北九十九里富陽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鹽官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新城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臨平在州東北下同昌為之長。杭州八都長其後宇卒，錢塘人成及代之。按錢鏐傳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以分為石鏡都知兵馬使。錢鏐事始此錢鏐列傳

六年春正月，魏王佾薨。佾懿宗子

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考異曰舊紀張璘作張璘新紀傳實錄作潾今從舊紀及唐末見聞錄新紀張潾黃巢傳及唐實錄皆作張潾今從之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十人，勍渠京考異曰新傳畢師鐸反攻高駢時記本末甚詳新傳曰畢師鐸冤句人少與黃巢同起乾符初與尚讓等將攻諸及巢渡江畢師鐸之將降與巢黨相恐不從攻淮南師鐸乃與巢大將鐸等降駢則師鐸為駢將在於巢渡江之前故從巢入廣南未嘗與巢戰也今從實錄新紀巢遂趣廣南。彥，徐州人；師鐸，冤句人；罕之，項城人也。

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五月丁辛從者死亦太半。辛讜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賈宏使南詔辛子讜嗣辛讜已病風，南詔必至子讜死痺冷濕病也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奈何！吾使吏騎下調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古語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而遣之。史言辛讜死不忘國事

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已下拜。己巳，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不謂曰否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為弟為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酋龍謚景莊皇帝於驃信為諸父，驃信為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事見二百一十四卷玄宗開元二十六年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罷

在邊鄙謂南詔與西川爭恨細故以致興戎今驃信欲修舊好好呼到翻豈可違祖宗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戎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分扶問翻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雲虔留善闡十七日而還驃信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上時掌翻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辛未河東軍至靜樂靜樂漢汾陽縣地齊周之際改曰岢嵐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汾源大業四年改曰靜樂唐屬嵐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五十里士卒作亂殺孔目官石裕等 壬申崔季康逃歸晉陽 甲戌都頭張鍇郭昢帥行營兵攻東陽門鍇口駭翻昢普沒翻又普骨翻又普沒翻帥讀曰率入府殺季康 辛巳以陝虢觀察使高潯為昭義節度使陝失冉翻以邠寧節度使李侃為河東節度使考異曰唐末見聞錄二十日宣慰使到府李侃除河東節度使實錄因云庚寅除蓋誤也 三月天平軍節度使張裼薨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晸討誅之晸知領翻 夏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詰去吉翻蜀人怪之 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所由謂捕盜官吏令窮覈則應坐者眾覈下革翻搜捕則徒為煩擾 甲子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成都城中鬻花果蠶器於一所號蠶市鬻香藥於一所號藥市鬻器用者號七寶市置牓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 未幾幾居豈翻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先悉薦翻復扶又翻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冎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 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為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義武黃頭軍之名也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蜀兵由是浸強余嘗謂兵之強弱在將不在兵以秦之兵強天下而漢高祖以蜀兵定三秦自唐以來蜀兵號為懦怯然韋皋用以制吐蕃而有餘未嘗藉工於他道也至李德裕始募工於紀遠以治器械崔安潛蓋效李德裕之故智耳諸葛孔明治蜀作木牛運習之亦自晉以下徵而為之家台女良煩噬異珍見寶畫境而守蜀東南以西路兵為天下器大豈借工於荊路哉射而亦翻 京王鋋亮音他頃翻從然宗子 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為宰相之長長知兩翻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考異曰舊紀五年二月錄白書督討賊天子以宋威失策發高君長乃以鐸檢校司徒兼侍中門下侍郎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充諸道兵馬都統四年賊陷江陵

詔年盪淮翠浴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充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今從實錄及新紀表

五月辛卯敕賜河東軍士銀牙將賀公雅所部士卒作亂焚掠三城新書地理志唐自高祖起兵於晉陽自天後已來以爲北都而晉陽宮仍隋不廢宮在都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築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城宮南有大明城故宮城也執孔目官王敬送馬步司節度使李侃與監軍自出慰諭爲之斬敬於牙門乃定

泰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爲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官人以世而不考其才古今之通患也爲鐸係失律張本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塞嶺則湖

河東都虞候每夜密捕賀公雅部卒族滅之丁巳餘黨近百人稱報冤將近其新詔大掠三城焚馬步都虞候張鍇府城都虞候郭昢家節度使李侃下令以軍府不安曲順軍情收鍇昢斬於牙門并逐其家以賀公雅爲馬步都虞候鍇昢臨刑渲言於衆曰所殺皆捕盜司密申今日冤死獨無烈士相救乎於是軍士復大譟篡取鍇昢歸都虞候司鍇昢又翻下巢侵廣尋下令復其舊職并召還其家收捕盜司元義宗等三十餘家誅滅之己未以馬步都教練使朱玫爲三城斬斫使攻莫打斲將兵分捕報冤將悉斬之軍城始定

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璆迢二人爲之奏聞爲節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考異曰續寶運錄曰黃巢先求廣府兼使相朝廷不與黃巢憂切兵屯廣州復救旨不赴遂沿江攻劫黃巢夏六月上表稱重軍百萬都統兼韶寶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表云六宜十五日表欲遣內侍仇公度廣南邕安南安東等迤節度儀指揮觀等使駕區公食邑五百戶寫告六通又賜節度將吏空名尚書僕射官告五十通九月二十日公度到廣州至十月一日巢與公度指四段繇物等五疋表函并所賜官告並去仕公度家李云廣節元年十月一日上表云度等其年十月是十九日至京如寶運錄所云則是廣明元年十二月不巢猶在廣州也按其日詳巳入長安今從舊紀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始置市舶司於廣州以招來[illegible]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考異曰賊圍廣州仍與賈商節度使李迢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爲巢天平節鉞迢璆上表論之實封迄璆上表論請詞甚懇款方詔公卿集議巢又乞廣州節度安南都護巢自春夏其衆大疫死者什三四[illegible]續表求爲巢乃繼有是請右僕射于琮議云[illegible]大時朝廷倚高駢成功不允其奏乃議除官或云以王負將軍[illegible]之宰指亦沮其議乃除率府率策巢傳以時高駢鉞淮南表浮招討賊許之議加[illegible]將巢乃還在爲降于駢遣陸張洊詐奏受降于天兵鎮巢會溝殺之因房其懇報韶詔求相遣蕃寶虛亂崔璆奏乞天平節變朝議不允又乞除官侍官宜貢映與擁寫使楊復恭欲請授同正負科軍廬擒敢其議請授與所宰節其不受請以高駢討之部巢南少有詔高駢[illegible]諸道汴營都沆巢進駁潘州副巢退南長表爲入于訪度使又宣崔璆言[illegible]

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云乃拜巢率府率搢盧攜傳亦皆以為攜議授巢率府率按此時攜已罷相今從實錄河東節度使李侃以軍府數有亂數所角翻稱疾請尋醫敕以代州刺史康傳圭為河東行軍司馬徵侃詣京師秋八月甲子侃發晉陽尋以東都留守李蔚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蔚音鬱鎮海節度使高駢奏請以權舒州刺史郎幼復充留後守浙西遣都知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兵馬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臣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巢趣七喻翻巢聞臣往必當遁逃乞敕王鐸以所部兵三萬於梧桂昭永四州守險詔不許　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朝直遙翻腕可斷腕烏貫翻表不可草巢殺之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李迢在[illegible]王仙芝已[illegible]李迢[illegible]黃巢[illegible]李迢[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巢怒[illegible]殺之[illegible]令招[illegible]草表述其所懷[illegible]不[illegible]即可斷表終不[illegible]今從實錄冬十月以鎮海節度使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以涇原節度使周寶為鎮海節度使寶為周[illegible]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劉巨容為節度使巨容徐州人也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栰數十乘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九域志自潭州至朗州三百八十餘里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眾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眾趣襄陽九域志自江陵至襄陽四百四十里帥讀曰率趣七喻翻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考異曰[illegible]廣明元年[illegible]巢陷潭州王鐸[illegible]襄陽漢宏大掠[illegible]黃巢[illegible]

[illegible]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illegible]者十三四[illegible]北歸以圖大[illegible]廣明元年[illegible]王鐸[illegible]漢宏[illegible]江陵[illegible]襄陽[illegible]實錄[illegible]漢宏[illegible]江陵[illegible]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僵居良翻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眾北歸為羣盜帥讀曰率閏月丁亥朔河東

節度使劉蔚有疾，以供軍副使李邵權觀察留後。巳丑，蔚薨，都虞候張鍇、郭昢署狀納邵（[illegible]）以少尹丁球知觀察留後。

十一月，戊午，以定州已來制置使萬年王處存為義武節度使。河東行軍司馬、雁門關已來制置使康傳圭為河東節度使。（[illegible]）

黃巢北趣襄陽，（[illegible]）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屯荊門以拒之。（九域志：襄陽南至荊門二百七十里。）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眾，乘勝逐北，比至江陵，（比，必利翻，及也。九域志：荊門南至江陵一百六十五里。）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眾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illegible]）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illegible]）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眾乃止。（[illegible]）全晸渡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為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賊勢復振，（復，扶又翻。）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十五州，眾至二十萬。

康傳圭自代州赴晉陽，庚辰，至烏城驛，張鍇、郭昢出迎，亂刀斫殺之，并族其家。

十二月，以王鐸為太子賓客、分司。（以江陵之敗也。）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為門下侍郎、平章事。（[illegible]）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illegible]）

是歲，桂陽賊陳彥謙陷柳州，殺刺史蕭岳。

廣明元年（[illegible]）春，正月，乙卯朔，改元。

沙陀入雁門關，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太谷。（[illegible]）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illegible]）

河東節度使康傳圭專事威刑，多復仇怨，強取富人財。遣前遮虜軍使蘇弘軫擊沙陀於太谷，至秦城，遇沙陀，戰不利而還；傳圭怒，斬弘軫。時沙陀已還代北，傳圭遣都教練使張彥球將兵三千追之。壬戌，至百井，（[illegible]）軍變，還趣晉陽。（[illegible]）傳圭閉城拒之，亂兵自西明門入，殺傳圭。監軍周從寓自出慰諭，乃定，以彥球為府城都虞候。朝廷聞之，遣使宣慰曰：「所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illegible]）

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

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illegible]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考異曰[illegible]）

上好騎射劍槊法算（[illegible]）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五十緡（[illegible]）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illegible]）上笑而已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illegible]）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

高駢奏改楊子院為發運使（楊子院舊置留後今改為發運使宋朝江淮發運使令此）

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田令孜本姓陳咸通中隨義父入內侍省為官路遂冒田姓）

初崔安潛鎮許昌（許昌許州也忠武節度治所）令孜為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illegible]）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辛未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從讜同平章事（[illegible]）充河東節度使康傳圭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從讜鎮之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illegible]）為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為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為推官（[illegible]）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龜崇魯政會之七世孫也（[illegible]）時承晉陽新亂之後日

有殺掠從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斷丁亂翻）將士欲為惡者從讜輒先覺誅之姦軌惕息（惕他歷翻）為善者撫待無疑如張彥球有方略百井之變非其本心獨推首亂者殺之召彥球慰諭悉以兵柄委之軍中由是遂安彥球為從讜盡死力（為于偽翻）卒獲其用（卒子恤翻）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等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考異曰續寶運錄載駢上表及答詔云今以卿為諸道行營都統應行營將士兵馬並受指揮詔自未至之間朝廷遣貳續敕內不許行軍只令寫于封詔不得擅行征討於是高駢乃引淮水處工都城三里生甲不討實巢自此轉塞請紀傳王鐸北歸荊南京為諸遣行營都統而實錄及新紀表皆云兵南面行營都統舊紀乾符四年六月以駢為鎮海節度使江西招討使六年十月以駢為淮南節度使兼充行營招討使廣明元年三月朝廷以鐸統衆無功乃授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事四年為鎮海節度使尋授諸道兵馬都統六年冬徙淮南節度使兵馬都統如故盡據傳已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實錄五年六月駢移鎮海六年正月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仍賜詔如實運錄所載者八月駢上表亦如之十月駢徙淮南依前充都統按駢表請追郎加復備守浙西則是在鎮海時也詔云周旋六鎮見是駢已移淮南後也六鎮謂安南天平西川荊南鎮海淮南也又詔云令以御為諸道都統則似授淮南後方為都統也疑駢在浙西方為招討使既數破巢軍乃以減衆為已任上表請去置者軍自攻巢於廣州及王鐸敗盡喪遂以駢代之嘗鎮重其權故為諸道都統若駢先為諸道都統鐸但為南面都統則鐸已在駢統下可以指揮不須云乞降敕指揮鐸也且鐸自宰相都統諸將討賊豈立都統之名不應同時有兩都統況兵在荊所領江西招討使若時黃巢方掠及吉饒[illegible]）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士

客之兵共七萬（土兵謂淮南之兵也客兵謂諸道之兵也）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為朝廷為駢所誤張本）安南軍亂節度使曾袞出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 夏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為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琢聽之子也（聽李晟之子琢竹角翻）張璘度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帥所類翻重直龍翻）屢破黃巢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眾數萬降（降戶江翻）璘攻饒州克之巢走時江淮諸軍屢奏破賊率皆不實宰相已下表賀朝廷差以自安（賈誼有言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唐則薪已然矣尚可以自安耶）以李琢為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 以楊師立為東川節度使牛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勗吁玉翻）以諸葛爽為北面行營副招討 初劉巨容既還襄陽（還從宣翻）荊南監軍楊復光以忠武都將宋浩權知府事泰寧都將段彥謨以兵守其城詔以浩為荊南安撫使彥謨恥居其下浩禁軍士剽伐街中槐柳彥謨部卒犯令浩杖其背彥謨怒挾刃馳入府并其二子殺之復光奏浩殘酷為眾所誅詔以彥謨為朗州刺史以工部侍郎鄭紹業為荊南節度使 五月丁巳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為振武節度使 劉漢宏之黨浸侵掠宋兖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東方諸道宣武忠武義成）

（天平、泰寧、平盧處先也。）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啗，徒濫翻。）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降，戶江翻。為，于偽翻。誘，音酉。）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兵已北度淮，（詗，翾正翻，又火迥翻。）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復，扶又翻。考異曰：[illegible]）

[illegible]

乙亥，以樞密使西門思恭為鳳翔監軍。丙子，以宣徽使李順融為樞密使，皆降白麻，於閤門出案，與將相同。（[illegible]翰林學士草制，謂之白麻[illegible]）

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蜀人皆驚，莫知為誰。有青城妖人乘其聲勢，帥其黨詐稱陳僕射，（[illegible]）馬步使瞿大夫覺其妄，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悉誅之。六月，庚寅，敬瑄至成都。（[illegible]）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illegible]）盧攜病風不能行，謁告，（[illegible]）己亥，始入對，敕勿拜，遣二黃門掖之。攜內挾田令孜，外倚高駢，上寵遇甚厚，由是專制朝政，高下在心。（[illegible]）既病，精神不完，事之可否決於親吏楊溫、李修，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材，專附會攜。崔沆時有啓陳，常為所沮。（沮，在呂翻。）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來降。（降，戶江翻。）琢時將兵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illegible]）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眾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illegible]）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illegible]）

薛傳文達等薛居正五代史記武皇令軍使傅文達起兵於蔚州高文集縛送李琢按國昌時在蔚州何以令文達守之今按薛史友金，克用之族父也。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劉漢宏南掠申光。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說爲是（崔澹說見上五年），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劉蜀分建寧郡置雲南郡），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爲怯，復求尚主（又要撲），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上言：大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咸通元年蠻陷安南，二年陷邕州，四年又陷安南，十四年寇黔中，又咸通二年…寇西川，六年…十年寇西川，十五年寇西川，乾符元年寇西川，事並見前紀），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太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茲空竭（度支、戶部、鹽鐵謂之三使），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爲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爲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爲寇，由徐雲虔復命，蠻尚有覬望。今安南子城爲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下（節度使曾袞），自餘戍卒多已自歸（事見上），邕管客軍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枝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考異曰：實錄六月丙申，陳敬瑄奏請與蠻和親，丁酉，中書奏，令百官集議，庚申百官議定…）

中書委還使按敬瑄此月入月上丙申乃十四日…[illegible]

令敬瑄錄詔（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王龜年爲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爲副使，別遣內使，共齎詔詣南詔。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illegible]），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illegible]），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爲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illegible]），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illegible]），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illegible]）。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illegible]）。

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

閒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

恐賊迤邐過淮宜勑東道將士善為隄

備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詔河南諸道發兵屯

溵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辛酉

以淄州刺史曹全晸為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為宿州刺史

李克用自雄

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

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七千餘

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敗之

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

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
宋白曰達靼者本東北方之夷蓋靺鞨之部也貞元元和之後奚契丹攻劫部衆分散或投屬契丹或依于渤海漸流徙于陰山其俗語訛因謂之達靼唐咸通末有首領每相温于越相温部帳于漢南隨草畜牧李克用爲吐渾所困嘗往依焉達靼善待之及授鴈門節度使以其部族從克用收復長安逐黃巢於河南皆從戰有功由是甲子于壹八之盛念其舊
詔以鐸爲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爲蔚州刺史白
義成一作
薩葛米海萬爲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
達靼本靺鞨之別部也居于陰山
歐陽脩曰靺鞨本在奚契丹東北後爲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其景門薰語以漢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生語者於萬身高貴各轉而爲也盡達靼乃韃靼也其之遺婦哭惟新唐書有青冒……嬈如墨突樅書書
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李國昌父子李
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
之無不中
帥所類翻下同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
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
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
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
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赫連鐸蓋說諸達靼豪帥以李克用父子才勇久留韃靼必爲其部落患故使殺之而克用與其豪帥言欲南向勤王克用豪帥知其志大決不肯久留陰山之心我何苦殺之以爲其部落患故之是遂止
八月甲午以前西川
節度使崔安潛爲太子賓客分司
之盧攜惡之也
九月東
都奏汝州所募軍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還過東
都燒安喜門焚掠市肆由長夏門去
長夏門東都羅城南面東門
黃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
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
泗州上
以俟諸軍至
并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
徐州遣兵三千赴溵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兇悍
兇悍又隨龐勛
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
能乾符初爲徐州節度使
有恩信於
徐人館之毬場
館古玩翻
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
問之對以供備疏闕慰勞久之方定
勞力到翻
許人大懼
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溵水
岌逆及翻
行未遠聞之夜
引兵還比明入城
比必利翻
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
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
岌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爲岌所襲
引兵還兖州
齊克讓本泰寧節度使引兵還鎮
諸道屯溵水者皆散
黃巢遂悉衆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壯以益兵在此
攻長安
先是徵振武節度使吳師泰爲左金吾大將
軍以諸葛爽代之
先悉薦翻
師泰見朝廷多故使軍民上
表留己冬十月復以師泰爲振武節度使以爽爲夏
綏節度使
夏戶雅翻
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兖之境
所至吏民逃潰
羣盜陷澧州殺刺史李詢判官皇

甫鎮。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上禮部者二十三，而不中第，可謂老於場屋矣。上，時掌翻。中，竹仲翻。）詢辟之。賊至城陷，鎮走問人曰：「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還詣賊，竟與同死。（士為知己死，皇甫鎮有焉。科舉之家，烏足以盡天下之士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起上章困敦十一月，盡玄黓攝提格四月，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上

廣明元年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榮作亂，剽掠坊市俱空。（虞，元具翻。剽，匹妙翻。）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漢宏降，見上卷七月。賞薄而怨，[illegible]有以窺朝廷也。）甲寅，以漢宏為浙東觀察使。（為漢宏據浙東張本。）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諸將，與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黃巢。（讜，多曩翻。玫，謨杯翻。）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為河陽節度使。（代北已平，琢內徙，亦以備黃巢也。）

初，黃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黃巢初求天平節，[illegible]瑑欲以滿其欲。）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厭，於鹽翻。）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剽，匹妙翻。）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考異曰：驚聽錄曰：宰臣豆盧瑑奏：淮南九驛使至泗州，[illegible]付進賊大總，黃巢必若過淮，落賊之計，又勝兵不及，領且請之請淮節度授當州節度使，策其不亦討亦

了雖宰臣盧攜言之不可奏以黃巢爲國之患久矣時與江西節制離藩而行致劫南卻李其節但微諸道驍勇把截泗州因此不發內使邪建豐莊乃夢使臣逃道而去寄汴州徐州兩道告急到不報黃巢過淮盡戡龍戎不出其劃廷未曾以江內節與巢猶使與之實可從隸出驚聽錄不足信也京師

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辛酉以王重榮

權知河中留後以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李都爲太

子少傅以王重榮作亂不能制故召李都以河中授之汝鄭把截制置都

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

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

問罪無預衆人言自欲問罪於天子與衆人無預也上召宰相議之豆

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

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大盜將至無以禦之君相相對泣謀河毛成

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

潼關臣自爲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

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

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

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事見玄宗肅宗

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

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謂陳敬瑄楊師立牛勗也帥立

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僖宗踐曰童昏此比意豈不知高材宗邑之高樂之在藥之爲可憂也哉積至而復亂之則只宋之明陵苦安而忠勤所以能當其從出

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爲于僞翻是日上幸左

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

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珂丘何翻上召見

三人見賢遍翻以承範爲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

使師會爲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爲句當寨柵使句古侯翻當丁浪翻

令孜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

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爲副使

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

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鬬久乏資儲州縣殘

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逼兵械

刓弊刓五官翻圓也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

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

等將以赴之將即亮翻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

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帥讀曰率勞力到翻閭里晏然允

章迺之曾孫也迺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興元元年允章可謂忝厥祖矣田令孜

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辛未陝州奏東都已

陷壬申以田令孜爲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

東討左右神策軍也華戶化翻是日賊陷虢州虢州東北至陝州一百

八十五里心腹以神策將羅元杲爲河陽節度使

以周岌爲忠武節度使岌既殺薛能遂以岌爲之武節度之命遂及之忠

……蔡州刺史秦宗權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為節度使，即以宗權為蔡州刺史。（[illegible]）

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illegible]）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稟，給也。[illegible]）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illegible]）未嘗更戰陳，（更，工衡翻。陳，讀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僱病坊貧人代行，（[illegible]開元五年，宋璟等奏：悲田病坊，[illegible]長安已來，置使專知。[illegible]至二十二年，[illegible]令病坊收管。[illegible]）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illegible]）承範進言：（[illegible]）「聞黃巢擁數十萬之眾，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illegible]）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illegible]）州庫唯塵埃鼠迹，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illegible]）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鬥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卻，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illegible]）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諠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坑」。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為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卒，（[illegible]）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眾，外軍飢潰，蹋開禁坑。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illegible]）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奏不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illegible]）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illegible]）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填之，（[illegible]）須臾而平……

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阬比至（[illegible]翻）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illegible]）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illegible]）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爲賊鄉導（[illegible]）以趣長安（趣七喻翻）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爲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賀州秦蒼梧郡之臨賀縣吳置臨賀郡唐爲賀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六十里）

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鈐其廉翻）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降戶江翻）癸未制以巢爲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爲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爲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爲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裴休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六年）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布路分路也）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illegible]長安城西面[illegible]門曰開遠門[illegible]第二門曰金光門第三門曰延平門）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

行（從才用翻）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illegible]）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爲百姓（爲于僞翻）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巢館于田令孜第其徒爲盜久不勝富（勝音升）見貧者往往施與之（施式豉翻）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

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上趣駱谷（[illegible]）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illegible]）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illegible]九域志洋州[illegible]仙人唐公昉[illegible]）

（[illegible]）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為備擬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畫皂繒為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為己符瑞（巢僭號則言唐字去丑口而著黃[illegible]日月為明字也）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為皇后（考異曰實錄巢傳並曲[illegible]氏為皇后今從新傳）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蓋古[illegible]以其軍分左右[illegible]）費傳古為樞密使（[illegible]）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illegible]）璆邠之子也（[illegible]）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illegible]）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兵屯櫟陽黃巢將碭山朱溫屯東渭橋（[illegible]）巢使溫誘說之（說式芮翻）爽遂降於巢溫少孤貧與兄昱存隨母王氏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illegible]）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illegible]）巢以諸葛爽為河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杲逃奔行在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從容以俟兵集（[illegible]）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甓傷其面（[illegible]）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illegible]）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illegible]）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illegible]）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illegible]）發兵會於鳳翔時禁兵分鎮關中者尚數萬（[illegible]）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

結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illegible]）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illegible]）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illegible]）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illegible]）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illegible]）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唐制諸司郎中從五品上員外郎[illegible]）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使調發河中（[illegible]）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illegible]）王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illegible]）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眾皆以為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illegible]）

陳敬瑄聞車駕出[illegible]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偫不豐田令

孜亦勸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是年七月改元)春正月車駕發興元加牛勗同平章事陳敬瑄以扈從之人驕縱難制(…)有內園小兒先至成都(唐時內園[illegible])遊於行宮笑曰人言西川是蠻今日觀之亦不惡敬瑄執而杖殺之(考異曰[illegible])由是眾皆肅然敬瑄迎謁於鹿頭關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東川治梓州[illegible])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

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齎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漢州[illegible])丁丑車駕至成都館於府舍([illegible])

上遣使趣高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聞

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illegible])濬恥於眾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illegible])既忝知聞何憚改更([illegible])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容

二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考異曰[illegible])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illegible])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illegible])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雁門

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西南面行營都監

黃巢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戒因戍鄧州以扼荊襄([illegible])

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鋋將兵擊黃巢([illegible])

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illegible])

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眾五萬寇鳳翔（[illegible]）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疏陳於高岡（[illegible]）以賊書生輕之鼓行而前與伏行伍（[illegible]）伏發賊大敗（[illegible]）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 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illegible]）大索城中能為詩者（[illegible]）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 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illegible]）獷悍暴橫（[illegible]）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illegible]）今雖有眾數萬苟無威信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illegible]）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為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靼迎之（[illegible]）李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illegible]）

（[illegible]）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illegible]）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奔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illegible]）詔以徽為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illegible]）即以為河陽節度使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illegible]）本党項羌也（[illegible]）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

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夏，四月，戊寅，詔加王鐸兼侍中。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黃巢以其將王玫為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為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讙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延，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繫白繻為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詗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

處存收餘眾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棄長安，皆率眾奔鄧州，朱溫斬溥、謙，釋巖使還商州。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王橋，不利。

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為節度使。

賊眾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啟聖睿文宣武皇帝。

有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未，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

苾璋契苾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歸　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去年十一月殺[illegible]岌[illegible]節十一月而黃巢陷長安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illegible]以楊復光爲忠武監軍[illegible]鄧州拒賊[illegible]安遣朱溫[illegible]鄧州復[illegible]宴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illegible]以內侍侍監爲之長故左右以稱復光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自高祖至僖宗凡十八世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爲于僞翻因瀝酒爲盟瀝郎擊翻[illegible]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說式芮翻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并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劉恕考異[illegible]八都[illegible]不可考故[illegible]王建[illegible]諸書不可考故[illegible]　王建舞陽人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溫戰敗之[illegible]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藍橋在藍田縣南還從宣翻又如字　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　六月戊戌以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遇大雨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考異曰唐末見聞錄六月二十日沙陀軍却[illegible]太祖紀年錄[illegible]薛居正五代史與紀年錄同[illegible]忻代先屬[illegible]鴈門今從見聞錄[illegible]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興平在長安西[illegible]黃巢將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　西川黃頭軍使李鋋將萬人鞏咸將五千人[illegible]屯興平爲二寨與黃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千人益之營安居置事見上卷乾符六年　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改元中和　庚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昭度同平章事　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鞾衫斬之滅其族[illegible]考異曰唐末見聞錄六月三十日沙[illegible]　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　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　田令孜爲行在都指

揮麾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復扶又翻）蜀軍頗有怨言瑄與令孜宴土客都頭（[illegible]）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厭（厭於鹽翻）顧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觖望（觖窺瑞翻）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間如字）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長知兩翻）征伐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創初良翻）又嘗征吐谷渾傷脅腸出線縫復戰（縫扶容翻復扶又翻）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吮徂兗翻吐土故翻）遂帥所部作亂（帥讀曰率）丙申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廣都縣[illegible]唐龍朔二年復分雙流置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西四十五里）從兵皆潰（潰戶對翻）獨廳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齎吾印劍詣陳公曰郭琪走度江（度讀曰渡）我以劍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劍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牓懸印劍於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言欲奔揚州歸高駢也）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語牛倨翻）遂解印劍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上日夕專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處昌呂翻外臣謂外廷之臣宰相以下百執事皆是也）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治直吏翻）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難乃旦翻）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為賊所害（謂豆盧瑑崔沆等也射寅謝翻）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又不宣慰朝臣（翌日明日也）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群臣乎（[illegible]）儻群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群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聖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

躬被寵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illegible]）疏入，令孜屏不奏。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蟆頤津（[illegible]），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為節度使。

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至丁酉乃止。

武寧節度使支詳（[illegible]）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入關討黃巢，二人皆詳所獎拔也。溥至東都，矯稱詳命，召師還，與璠合兵，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犒賞甚厚。溥遣所親說詳曰：「眾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出居大彭館，溥自知留務。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并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為武寧留後；表璠為宿州刺史。璠到官貪虐，溥以郭詳代之，殺之。

楊復光奏升蔡州為奉國軍，以秦宗權為防禦使。

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illegible]），自稱將軍，有眾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illegible]）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

高潯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illegible]），潯敗，奔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illegible]），巢以詳為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為節度使。

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illegible]）。

初，高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illegible]）。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illegible]）。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為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illegible]）。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

軍事寶遂以言者為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illegible]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詬之曰彼此夾江為節度使汝為大臣我豈坊門卒邪[illegible]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為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禳雄雉集之異耳[illegible]

高駢召石鏡鎮將董昌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illegible]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為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illegible]州在州西南百四十里昌自石鏡引兵入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周寶寶不能制表為杭州刺史

臨海賊杜雄陷台州

辛酉立皇子震為建王

昭義十將成麟殺高潯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方立邢州人也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永嘉賊朱褒陷溫州[illegible]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眾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眾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illegible]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illegible]

天平節度使南面招討使曹全晸與賊戰死軍中立

其兄子存實爲留後　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溫襲鄜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各歸本道[illegible]

鄭畋至鳳州[illegible]畋累表辭位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爲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爲鄂岳觀察使　加鎮海節度使周寶同平章事　遂昌賊盧約陷處州[illegible]

十二月江西將閔勗戍湖南還過潭州逐觀察使李裕自爲留後　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　賜夏州號定難軍[illegible]

初高駢鎮荊南[illegible]補武陵蠻雷滿爲牙將領蠻軍從駢至淮南[illegible]逃歸聚眾千人襲朗州殺刺史崔翥[illegible]詔以滿爲朗州留後歲中率三四出兵寇荊南入其郛焚掠而去大爲荊人之患陬溪人周岳嘗與滿獵爭肉而鬬欲殺滿不果[illegible]聞滿據朗州亦聚眾襲衡州逐刺史徐顥詔以岳爲衡州刺史石門蠻向瓌亦集夷獠數千攻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illegible]

王鐸以高駢爲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illegible]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爲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爲左右先鋒使時溥爲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illegible]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

王敬武以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為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畯為判官直弘文館王摶為推官摶徒官翻司勳員外郎裴贄為掌書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畯畋之弟摶璵之曾孫璵王贄坦之子也裴坦見二百五十卷懿宗咸通十年又以王處存為東面都統陜虢觀察使王重盈為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黃巢以朱溫為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為司空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務一以咨之以王鐸判戶部事朱溫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以李孝昌為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為河南都統河南北諸軍涇原節度使胡公素薨軍中請命於都統王鐸承制以大將張鈞為留後李克用寇蔚州蔚紆勿翻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資陽縣屬資州獨無所

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明日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節度使府也使疏吏翻下同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日丁定翻二七十四日也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為盜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大罵楊遷發憤為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

月眾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州縣不能制敬瑄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時各將二千人以討之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為左右神策內外八鎮兼傳野奉天節度使夏四月甲午加陳敬瑄兼侍中赫連鐸李可舉與李克用戰不利初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久客

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爐鼎所以鍊金石化丹砂爲金銀之類頗言公私利病駢愈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珙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爲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疏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去羌呂翻張守一蓋居滄景二州間以術干駢無所遇窮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埒龍輟翻等也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爲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殷

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爲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史炤曰疽千余切又子與切癰病一本從疒從旦音多但翻又音[illegible]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爲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搔爬也捫摸也替[illegible]畜吁玉翻聞其腥穢多來近之近其靳翻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道家謂天帝爲玉皇大帝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刺七亦翻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衣於既翻潛於他室

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盛時征翻彘直例翻灑於庭宇如格鬬鬬都豆翻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幾居希翻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鹽城漢鹽瀆縣地又與城邑唐武德七年置鹽城縣有監亭一百二十三有鹽亭[illegible]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南二百四十里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爲于僞翻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illegible]往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稽音啓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

以珠玉常置坐隅坐徂臥翻用之自謂磻溪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各以其姓傅會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以爲仙籍[illegible]官翻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用之自言與守一殷等本皆神仙以譴降在人間限期既滿當復升天別於仙官又道家之說有太清玉清上清爲三清之境幢傳江翻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著陟略翻跨苦化翻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illegible]江陽后土廟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置江陽縣與江都俱在楊州郭下治[illegible]

今揚州城東南隅蕃釐觀是也然揚州古城在蜀岡之上北連雷塘今城周世宗所築則此時后土廟在揚州城外也宋白曰宋武帝分江都縣置廣陵縣隋初改為江陽縣以處江之北故曰江陽縣

祈禱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少詩照翻)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漢武帝時方士語好呼到翻)說駢作迎仙樓(說式芮翻)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高居傲翻)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寤(伺相吏翻)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鳴指彈指也)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獪古外翻縱子容翻)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貨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搒掠取服(搒音彭掠音亮)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重直龍翻屏必郢翻)用之又欲以兵威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莫邪讀曰鏌耶)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帥所類翻)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從才用翻近其靳翻)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三司綱謂戶部度支鹽鐵所發綱運輸朝廷者)用之猶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者不能絕俗累(累良瑞翻)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賓客謝絕人事(去羌呂翻)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祓敷勿翻又方廢翻祓除災也)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為畢師鐸討用之張本復扶又翻)

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難乃旦翻)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已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巢將朱溫時據同州李詳據華州故號令之行止此二州華戶化翻)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賣人於官軍以為糧官軍或執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